# 鄭振鐸文集

##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鄭振鐸文集

##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郑振铎文集**(第七卷)
Zhengzhenduo We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7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frac{5}{8}$ 插页 4
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100

ISBN 7—02—000410—5/I·411 定价 6.40 元



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与李健吾（左一）、唐弢（左二）、柯灵（右一）王辛笛（右二）摄于北平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文学十讲 序目

一、诗经與楚词

二、汉代的辞赋

三、曹植與陶渊明

四、新民歌

五、李白與杜甫

六、唐代的变文與宋代的话本

七、元人杂剧

八、明代的传奇

九、三国志與水浒传

十、人民的史诗

以上共十讲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中 [illegible]

八讲。

[illegible]

作 者 手 迹



# 第七卷说明

本卷收辑作者建国前撰写的未收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有关中国文学论文和建国后撰写的中国文学论文，编为“文学杂论”。此外，《劫中得书记》系作者自己编定，曾于一九五六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书林杂记”收集作者访书的杂记。

本卷材料来源，除有关出版物、报刊外，未刊稿、讲稿部分，均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资料。编印时对原资料中若干排校错误，作了必要的订正。

# 第七卷目录

## 文学杂论

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3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 ………………………………………13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 ………………………………………26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戏曲传统 ………………………………………41
中国文学的发展……………………………………………………54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68

中国短篇小说集序 …………………………………………………82
中国短篇小说集例言 ………………………………………………87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序言………………………………………89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序言………………………………………91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下册序言 …………………………………95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上册序言 …………………………………99
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 ………………………………103
论唐代的短篇小说 ………………………………………………119
宋元明小说的演进 ………………………………………………125
明代之短篇平话小说 ……………………………………………166
明代的小说与戏曲 ………………………………………………168

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 175
清朝末年的小说……………………………………………… 194
中国小说史料序……………………………………………… 203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 …………………………………… 205
水浒全传序 ………………………………………………… 207
中国小说八讲(提纲) ……………………………………… 214

中国的戏曲集 ……………………………………………… 238
中国戏曲的选本……………………………………………… 240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 ……………………………………… 283
元人小令集序 ……………………………………………… 285
中国剧场的变迁是怎样的？古剧里面有无脸谱
和“武打”之类的成份 …………………………………… 287
跋所藏散曲目 ……………………………………………… 292
明钞本录鬼簿跋……………………………………………… 293
接收遗产与戏曲改进工作 ………………………………… 295
有关发扬昆剧的三个问题 ………………………………… 298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 ……………………………………… 303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 ……………………………………… 307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 ……………………………………… 309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 ……………………………………… 312
关汉卿传略 ………………………………………………… 314
论关汉卿的杂剧……………………………………………… 318
关汉卿戏曲集代序 ………………………………………… 348
刘知远诸宫调跋……………………………………………… 358

步韵诗 …… 363
纳兰容若 …… 364
孔雀东南飞 …… 365
碧鸡漫志 …… 367
李后主词 …… 369
唐　诗 …… 370
郑　厚 …… 371
王若虚的文学评论 …… 372
几部词集 …… 373
李清照 …… 375
孟姜女 …… 376
平鬼传与捉鬼传 …… 380
警世通言 …… 381
老虎婆婆 …… 383
蝴蝶的文学 …… 385
什么叫做“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 …… 397
“词”的存在问题 …… 400
词与词话 …… 403

影宋本楚辞集注跋 …… 411
屈原传 …… 414
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 …… 419

## 劫中得书记

劫中得书记 …… 429

劫中得书续记 …… 498
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 546
清代文集目录序 …… 591
清代文集目录跋 …… 593

## 书林杂记

求书日录 …… 599
关于永乐大典 …… 634
漫步书林 …… 640
中晚唐诗纪 …… 680

# 文 学 杂 论

# 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中国素以文教之邦著称。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历代帝王且时时下崇“文”之诏令。以中国人之如此重视文学，以中国文学所历年代之如此长久，宜其能蓬蓬勃勃，产生无量数之杰作了。然而除了诗歌与论文、杂著之外，其余戏剧、小说、批评文学之类并不发达。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中国人所崇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文”，乃是所谓“六经之道”，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其他真正文学，则提倡者决无其人。诗歌最容易发泄人的真情，故最发达。至小说之类，则所谓文人者且鄙夷之而不屑为。《四库总目提要》且以“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勿贵。……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至于近代，因西洋小说介绍进来的原故，大家才稍稍承认小说在文艺上的地位，但是一般人还不大明了文学究竟是什么，也不大知道中国文学真价的所在。有人以学校中的“功课表”算为文学。也有人把宋元理学，汉人章句，也叙入文学史之中，又有人以陶潜来同俄国的托尔斯太相比。中国文学真还在朦胧阴影之中，没有露出新明的阳光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前次，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开会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就是“整理中国文学的范围与方法”。当时大家曾讨论了一回，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与重大，时间又是太短，所以没有议出什么结果来。

现在，我先把自己的意见，简简单单的写出来，请研究中国文学的诸位先生，给我些教正。

## 一 整理的范围

文学的范围，极不易确定。如果我们说《诗经》是文学，《西游记》是文学，或是《日知录》不是文学，《朱子语录》不是文学，那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如果一进到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那末，便不易十分确定了。譬如问：“王充《论衡》是不是文学”？“《北梦琐言》，《世说新语》，算不算文学？”或是“《陆宣公奏议》，《贾子新书》，是不是文学？”便不易立刻回答了。至少也要把文学的性质懂得清楚，并且把这种书的价值与影响研究得详详细细，才能够无疑的回答说：“这是文学”，或“这不是文学”。

而欲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尤为不易。

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颢、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谭”，

"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我们要把中国文学的范围，确定一下，真有些不容易！

现在凭我个人的臆断，姑且把他分为九类如下：

（一）诗歌　这里诗歌一字，所包括的颇广，自四言的诗，五言、六言、七言的诗，以至乐府，词，长歌，赋等等，都包含在内。词是从诗变化出来的，中国旧的分类虽与诗分开，其实性质是一样。只不过音调不同而已。赋自《离骚》以后，作者继出。而《离骚》实为后世诗人之祖，故赋也不能与诗分开。还有民间歌谣，也须附在这一类中。

（二）杂剧，传奇　元人杂剧，及汤若士，李渔，蒋士铨诸人之作都包括在内。董解元《西厢记》，体例与王实甫不同，他这本书，是预备给一个人唱演的，不是预备给许多人扮演的。后世弹词，与他极为相近，亦可附在此类。

（三）长篇小说　中国长篇小说极少。自宋元以后，始有作者。而所谓文人学士对于这种书，并不重视。所以除了《水浒》，《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以及其他历史小说如《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秦汉演义》之类百余种以外，长篇小说几于绝无仅有。

（四）短篇小说　唐人的短篇小说如《虬髯客传》，《柳毅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都是价值极高的。自唐以后，作者极少，蒲留仙之《聊斋》，与流行民间之《今古奇观》，可以附在此类。

（五）笔记小说　此为中国所特有者。《四库总目》所列子部小说家，几皆为此类。而往往一书中有许多篇是记掌故的，有许多篇是记奇闻的。还有许多是杂记经籍考证及音义的，不能把他们完全当为小说。

（六）史书，传记　长篇传记，中国极少。至于史书，则《左

传》,《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之类，都是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他们的影响极大,后世言文者多称左、马。在文学史上，他们与《诗经》,《离骚》是有同等的重要的。

（七）论文　论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秦诸子及贾谊,扬雄,王充，仲长统，韩愈，苏轼，黄宗羲诸人所作的《论衡》《昌言》《明夷待访录》之类,一面于思想界极有关系,一面在文学上也各有相当的地位。

（八）文学批评　中国的文学批评极不发达,刘彦和的《文心雕龙》算是一部最大的著作。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亦多新意。其馀如《诗品》，诗话，词话及《唐诗纪事》之类，大半都是不大合于文学批评的原则的。

（九）杂著　如书启,奏议,诏令,赞铭,碑文，祭文，游记之类,皆归于这一类。

以上九类,略可以把中国文学,包括完尽。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极严而隐。有许多奏议、书启是文学,有许多奏议、书启便不能算是文学。所以要定中国文学的范围，非靠研究者有极精确的文学观念不可。

## 二　整理的方法

我们研究一种学问，不能受制于他人所预定的研究方法之下。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决不敢替别人定什么整理的或研究的方法。但是至少限度的研究的趋向,我想总要稍稍规定一下。因为这种研究的趋向,正如走路一样无论走到那里去,都是非经过这一个地方不可的。譬如在培根以前，研究学问，都只信仰相传的成说,并不自己去考察。在达尔文以前，讲生物原理的人,也

都只相信上帝造物之说，并不去研究生物进化之原理。到了培根、达尔文以后，则研究学问的自然而然的都趋向于归纳的研究与进化论一方面了。又如十八世纪以前，西欧的批评文学家，都以希腊的传统的学说为惟一的批评方针。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不遵守亚里斯多德定下的"三一律"，便被当时的人攻击得很利害。到十八世纪以后，文学的研究者便没有人信仰这"三一律"，而另有他们自己的新趋向了。如果在现在的时候，而还有人拿"上帝创造说"来批评"进化论"，或拿"三一律"来做现在的戏剧的准绳，则这人必定是个非愚则妄的人了。所以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

（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

（二）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了。

现在先就第一项略说一下：

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完全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板的无一毫生气。《诗经》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被汉儒解释，便变成"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了。虽然朱熹能够打破这种解释，而仍把他加上儒家

的桎梏，说什么“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最可笑的是：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这一首诗，明明是“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朱熹的话）之意。汉儒却把他当做叙述妇人适人，未见其夫，与既见其夫的心境变化之文。这真是大错特错了。第一段“未见君子”解做“在涂时”，还勉强可通。至第二段，第三段，则出嫁之女，要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做什么？下边紧接着“未见君子”——“在途时”——则更说不通了。出嫁之女走到途中，忽然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奇怪的，诗中“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明明是言未见其夫，故而悲痛。汉儒却解做“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离也”。如果是说女思相离的话，那末，见夫前与见夫后，总是一样的相思，为什么见了夫后，便“我心则夷”呢？这种曲解强释，完全是中了儒家的礼教之毒之故。所以不许有怀春之士，不许有思夫之妇，而非把他们拿来装饰儒家所定的“礼教”的门面不可。其实孔子选诗的本意，岂是每首都含有宣传他的主义的意义在内么？

《离骚》与其后的各种小说，也同样的受了这种曲解的灾祸。自《史记》有“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言，于是后之注

《骚》者、几无一语不解为怨诽，无一语不解为思君。自朱熹作《通鉴纲目》贬曹魏，以三国正统予刘而不予曹，于是后之评《三国演义》者，几无一处不以作者为贬曹操，为是写曹操的奸恶的。无论曹操的一举一动，都以为奸谋，是恶行。评《红楼梦》者，竟有逐回斥责贾母为祸首的。评《西游记》者，则有以此书为言医药之书，逐回都是谈论医理的。如此附会之处，几于无书无之。中国人的儒教的文学观，因此养成，根柢深固，莫能拔除。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说，开卷亦必说许多大道理。无论书中内容如何，而其著书之旨，则必为劝忠劝孝。甚至著淫书者，开头亦必说他著此书，是为了"劝善惩淫"。这种文学观是我们所必要打破的。还有一种无谓的文学正统的争论，如言古文者，鄙骈体为不足道；言骈体者，亦斥古文为淡薄。言宋诗者，遂唾弃别时代的一切作品，以为不足学之类。我们都应一概打破。

文学贵独创。前人之所以嘉惠后人者，惟无形中的风格的影响，与潜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袭之作，决无佳构。而中国文学则以仿古为高，学古为则。屈子有《离骚》，扬雄则作《反骚》。枚乘作《七发》，而《七启》之属遂相继而产生。言诗者，不言此诗家之特质何在，独硁硁然举某诗似杜子美，某诗似黄山谷，一若学古人而似，即为诗人最大之成功者。言散文者亦然，作者评者，莫不以摹学左、孟、《史记》、昌黎为荣。这种奴性，真非从根本上推倒不可！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文学，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择，而加之以新的证明，新的基础。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要问我，“旧的既然要打破，那末，新的呢？新的文学的观念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地方，我且乘便把第二项“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说一说。

我们的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便是建筑在这“近世精神”上面的。

这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是怎样的呢？

B·G·Nowlton 在他的《文学的近代研究》(Modern study of literatuse)一书里，说得很详细。他以为近代的精神便是：(一)文学统一的观察，(二)归纳的研究，(三)文学进化的观念。

所谓文学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研究文学应该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此段请参看本年《小说月报》第二号我的《文学的统一观》）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则不惟没有世界的观念，便连一国或一时代的统一研究，也还不曾着意，他们惟知道片段的研究一个或几个作家。用这种文学的统一观，来代替他们的片断的个人研究，实是很必要的。

但是说来可怜，中国人便连这片断的个人研究也不曾研究得好呢！他们所谓研究，便是做“年谱”与“注释”。能够对于一个作家的性格与作品，有一种明了的切实的批评的，实在是万不得一。

“归纳的观察”，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初步。无论我们做个人的研究工夫也好，做一部分或全部分中国文学的研究工夫也好，

我们必须应用这“归纳的观察法”，把作品与作家仔仔细细的研究个公同的原则与特质出来。

所谓“进化的观念”，便是把“进化论”应用到文学上来。许多人反对讲“文学进化”，以为文学是感情的结晶，人类的感情自太古以至现代，并没有什么进化。所以荷马的史诗，我们还是同样的赞赏。如言进化，则荷马之诗必将与希腊的幼稚的科学知识，同归消灭了。其实，这是不然的。“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已。所以说英国文学的进化，由莎士比亚，而史格德，而丁尼生，并不是说丁尼生比莎士比亚一定好。这种观念是极重要的。中国人都以为文学是不会变动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古人必可以作为后起之人的模范。所谓“学杜”，“学韩”，都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如果有了进化的观念，文学上便不会再有这种固定的偶像出现，后起的文学，也决不会再受古代的传袭的文学观的支配了。

这种研究的趋向，是整理中国文学的人大家都要同走的大路，万不可不求其一致。至于各人要做什么工作，则尽可以凭各人的兴趣与志向做去，不必别人代为预先计划。不过据我的意见，中国文学的整理，现在刚在开始之时，立刻便要做全部的整理功夫，似乎野心太大了些。最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后再进而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而详确。局部的研究可分为：(一)一部作品的研究，(二)一个作家的研究，(三)一个时代的研究，(四)一个派别的研究，(五)一种体裁的研究。但这种局部研究，有时也要关涉全体的。如从事一个作家的研究，对于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必须研究的。他的性质，他的作品与风格，他的人生观，都是要细细的观察的。从事一个作品的研究，

也是如此。除了研究他的风格与所包含的思想外，至少还须知道他的作品的历史与性格，及这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因为时间关系，这篇短文便如此的匆匆结束了。还有许多话，只好待以后再说。

（《文学旬刊》第五十一期，一九二二年）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

## ——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演讲

### 一　什么是诗？它与散文有何区别？

诗是最年轻的，人类在儿童时代就会口中念念有词，任何一个民族在它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有诗。在文学中诗又是最成熟的、最高级的形式，它是最自然的、脱口成章的东西。如刘邦向来不会写文章，但当他心中有感便脱口唱出“大风起兮云飞扬……”，项羽临死也能唱出“虞兮！虞兮！奈若何？……”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就有许多枪杆诗，农村的老百姓也能做快板诗。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它是最精练毫不拖沓的，感情更集中，更洗练，更提高，有音节，有起伏，有音律的东西。它是人民喜欢的文学形式，是人人都能欣赏的东西。诗都是有韵的，韵还可以顿挫，最早的诗都能唱。采取了韵文形式就容易记忆，容易传达感情，所以古代散文也多是有韵的。

诗一般可分两种：一种是徒歌，是不带音乐唱的，叫吟诗，和戏曲中的干唱干念类似。吟诗也叫唱诗，调子抑扬，富有音韵节奏之美，即在现在南方广东、福建、四川等地还很流行，如唱《木兰词》，李白、杜甫等诗。另一种是乐歌（乐曲），是配合音乐唱的，随着音乐的调子有许多衬字和虚字。古乐府调（如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合乐而唱的。总之，不管徒歌还是

乐歌，都是音节非常调和，本身就包括很高的音乐的美。

从诗的性质讲，一般也分两类：一是抒情诗，一是叙事诗（史诗为其中一种）。抒情诗是直接表达感情，是最精练的，其中没有故事，是借音乐和诗表现出来的。叙事诗是有故事的，是表现民族传统、民族历史、命运、生活的；史诗是叙事诗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可以说是民族的百科全书，表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希腊荷马史诗《奥地赛》、《依里亚特》；印度古代的两部史诗《马哈巴拉泰》(Mahabarata)、《拉马耶那》(Ramayana)，其中表现了为人民服务的英雄人物，他们是该民族的光明与正义的化身。中国古代可以说没有史诗，在《诗经》中虽有几篇类似的东西，但和印度、希腊的史诗还很不相同。中国叙事诗的产生是比较晚的，象《离骚》只是叙事诗和抒情诗的结合。抒情诗在中国是最发达的，也是产生最早的，是我们民族最精练最高的诗歌形式。

诗人所歌唱的是人民的希望与要求，人民的快乐与悲伤，人民的痛苦与不幸，清楚的表现出人民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人民喜欢什么，怨恨什么，表现的最深刻，最有力，而且也最能够击中敌人要害。因此，诗和散文肯定是不同的。诗比散文形式更高，更加洗练，更加集中，做为一个诗人要有更高、更丰富、更集中的感情和更好的艺术修养。

中国诗的形式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解决的问题，是否可以五七言诗为主要形式呢？它是否最适合中国语言的特点和习惯呢？用古代形式写新的情绪是不是合适？枪杆诗、快板诗是诗中的最高形式，还是拟模外国形式？现在尚无定论（但抄袭外国诗的排列方式——豆腐块式，没问题是否定的）。我们的诗人们都正在创造自己的诗的形式。至于继承古代诗五七言传统，这

样是否容易使诗变成不严肃的，流入油腔滑调？这是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诗的形式还正在一个摸索阶段。中国诗的传统是伟大的，丰富的，是有很高的成就的，可是现在还没产生一首令人一念永远不忘的好诗，可见新诗创作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 二 诗 经

中国诗比任何文学形式都产生得早，它是我们民族文学创作中最年轻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它的编成约在纪元前五世纪（孔子死于纪元前四七九年）。据说，古代有采风官到各地采诗，孔子再加以选择编删，差不多把纪元前五世纪以前的诗都编到里面了，其中包括的诗，最早的有纪元前八百七十年以前的作品。

《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按其内容可分三种，即风、雅、颂。其中"风"是民间歌谣，占一百六十篇；"雅"是文人创作，有一百零五篇；"颂"是祭祀宗庙歌曲，共有四十篇。若编辑《诗经》的真是孔子，看来孔子倒不是一个狭隘的人。《诗经》中包罗万象，把两千五百年到两千八百年间社会生活的整个情况都反映了出来。要研究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的话，《诗经》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材料。《诗经》包括的范围很广，从民间歌谣直至祭祀歌曲等。但所反映的地域很小，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大部分在黄河以北，小部分在黄河以南，长江流域的则完全没接触到。

《诗经》中主要的是民间歌谣，它是无穷的最可宝贵的材料，把我们初期封建社会的祖先在黄河流域所歌唱的，所反对的，所希望的，所要求的，以及快乐忧伤与不幸等感情都表现出来。在

《诗经》中还有占很大成份的恋歌，写得很好（不下于现在好的情歌），是非常活泼新鲜的东西。其中更重要的一种是反映农民生活的歌曲，很明确地表现了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反映了地主的残酷剥削以及农民的痛苦，把农民的憎恨与反抗，表现得非常深刻，如《伐檀》就是农民很尖锐地讽刺地主，再如《小雅·七月》反映农民生活非常生动具体。还有反映入门女婿之苦的如《黄鸟》写得也很好。

“雅”分《大雅》、《小雅》两个部分，据说《小雅》是讽刺，《大雅》是歌颂，但实际上《大雅》也有讽刺的，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情况的。这些作者虽出身于统治阶级，但他们站出了自己的阶级，不满意贵族的统治，深刻地揭发了当时贵族统治阶级的黑暗腐化。

“颂”是祭祀文章，其中《公刘》有史诗的意味，描写初期封建社会周民族的迁移，怎样搬家，怎样定居（定居一定要背山面水），怎样选择地方、条件盖房子，写得很好。这种描写法在“颂”中很多，还有其他宗庙祭祀诗等，反映了我国古代初期农业社会生活。

## 三　楚　辞

《楚辞》是两千三百年前的著作，《楚辞》弥补了《诗经》的缺陷，收集了长江以南的民间歌曲。在春秋时代（《诗经》采诗时代），楚民族被认为是蛮夷，受中原人士的排斥，同时语言不通，民歌很不好搜集，所以《诗经》中没包括这一部分。《楚辞》表现了南方文学的成就，他的特点是想象力更丰富，表现自己的感情更流畅，更充沛，更大胆地勇敢地反抗当时的黑暗统治，讽刺当

时朝廷的腐败。这些特点主要集中在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中，其中以《离骚》为主。《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它反覆地表示了作者的政治情感。《九章》中也有几篇很好的东西。《天问》也很好。其中与民歌关系最密切的，或是在民歌中提炼出来的如《九歌》和《招魂》。《九歌》是写楚国的神话，用最漂亮的句子，改写民间的祭神歌，写出民间最崇拜的是什么，最畏惧的是什么，这可以表现两千三百年以前，长江以南的祖先是怎样歌颂祭祀神鬼的。中国古代宗教一直停留在多神教、拜物教的阶段，天堂地狱不分明，就是分人间和人间以外的世界。《招魂》中反映了人间是最快乐的，人间以外的地方，天上、地下、东、南、西、北，都是可怕的，这是根据当时民间风俗习惯写的，影响非常之大。

屈原的著作一向是采用民间文学形式加以提高加工而成的。而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反抗情绪代表了当时人民对贵族统治的反抗情绪；他通过自己的悲愤表现人民的悲愤；通过他自己的感情表现人民的感情。屈原是否有统一中国的野心，现在还不可考，但屈原却是一个爱国诗人，他爱他的乡土、乡人，他极力想保护他的诸侯王国不受外族的欺凌和压迫。

宋玉在屈原之后，是否是屈原的学生，却是问题。宋玉赋有十六篇，年代约在纪元前三世纪，现在在《文选》、《古文苑》等书中，又有署名宋玉的作品，如《大言赋》、《小言赋》，写得很漂亮，《大言赋》就尽量说大话，越大越好，《小言赋》就尽量说小事，说一个蚊子肝九族人吃还没吃了。这可以表现出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祖先想象力的丰富。但是今日看来，肯定不是宋玉所作。还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写得都很好，但是否写成于战国时代也成问题。宋玉作品选入《楚辞》中的有《九辩》。《九辩》潇洒

之气过于《离骚》、《九章》，不满当时统治的情绪是和《离骚》相同的。看《九辩》可知宋玉的人格很高(决不象《屈原》剧里那样)，在《高唐赋》、《神女赋》中说宋玉是楚王的弄臣，但是不是这样也很难说。

《楚辞》的影响很大，其内容多不满意统治阶级，代老百姓发牢骚，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后来的汉赋就是受《楚辞》影响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六百到七百年的时代，赋的产量很多，司马相如、枚乘、贾谊，甚至张衡、班固等人，皆未可厚非。其中也有很好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人民的生活。

## 四 五言诗

五言诗的产生约在纪元前一世纪，汉成帝时代，据考证《李陵答苏武书》并非李陵所作，而是纪元前两世纪的作品。当时五言诗大部是民歌民谣，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是五言诗的代表作，也是产生于民间的最好的作品。到第三世纪初期，建安时代(一九六——二二〇年)，五言诗才掌握在有天才的诗人手里，并加以提高。当时最主要的诗人是曹氏父子三人(曹操、曹丕、曹植)，他们最先掌握并提高了民间形式。曹操多写四言。其子曹植最重要，写得最好，他是统治阶级的游离份子，由于自己境遇的不幸很受压迫，所以也比较能够了解人民的痛苦，同情人民。五言诗的最盛时代到六朝为止，当时作者很多，重要作品如嵇康的《幽愤诗》、阮籍的《咏怀诗》、郭璞的《游仙诗》及左思的《咏史诗》等都充满了自己的感慨悲愤的感情。最重要的诗人是陶渊明(第四——第五世纪，六朝初期)，现在对他的评价一般人还不大敢下断语。他是田园诗人，歌颂自然，表现农村生活，但

他不仅象苏东坡所说的那样表面平淡无奇，实际上他是很热情的人，他还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桃花源记》表现了他理想的社会，代表了他的政治理想，他并不是远离人间、脱离政治的。

六朝诗人很多，我们再举陶渊明以后的两个重要诗人，即鲍照、庾信。鲍照的诗充满了不幸时代的悲痛的情绪，其内容极其丰富，他的诗虽多拟古，但他却用很丰富的感情表现了当时的时代。庾信也反映了当时不幸的、动乱的、被压迫的、沉痛的时代，杜甫曾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的《哀江南赋》(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侵入，庾信被俘未回)写得非常沉痛。他们的诗都是言之有物的作品，他们本身也决不是貌为诗人，就脱离人民而飘飘然了，而是生根于人民中，一直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

六朝时南北方的民间歌曲都是五言的，江南流行的民歌叫“徒歌”，分二种：一种是流行于太湖流域的叫“吴歌”，如《大子夜歌》、《小子夜歌》、《子夜四时歌》、《读曲歌》等。其中有很重要的东西。言词清新，不下于《诗经》中的恋歌。一种是流行于湖南、湖北、长江流域的叫“荆楚西声”(也收在《乐府诗集》中)，是南方码头水路上的人吟的，调子软绵绵的。北方的乐歌，如游牧民族的“梁鼓角横吹曲”(胡乐)，其中虽也有很漂亮的恋歌，但调子不象南方那样软绵绵的，而是大刀阔斧，高头大马，气魄很大。这时不但有大量的出自民间的歌曲，还有文人学士受民间歌曲的影响，而发挥其天才创造出的许许多多的重要作品，它们是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五 李白与杜甫

诗到唐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用五言，又运用了更适合

的七言。诗歌大盛，形式很多，譬如有不限句数的可长可短的古诗（又称《古风》），八句的律诗，四句的绝句和从律诗发展起来的排律。唐诗有这些体裁，所以说唐朝是诗歌全盛时代。《全唐诗》有九百卷，有作品流传下来的诗人约两千人左右，作品在一万首以上。

唐朝诗人很多；在李白、杜甫以前，值得注意的有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他的诗很有特别情调，他终年生病，在待死的情况中，写了很多诗，专描写自己病中的痛苦。还有骆宾王，他所描写的当时社会及个人的悲愤的长诗，写得很好，以写骂武则天的文章而著名。此外陈子昂的《感遇诗》，风格很高。再是王梵志，他的诗影响很大，但在宋以后便不为人所知。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才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他的诗，他做了许多格言诗、哲理诗、教训诗等，写得很自然，风格很通俗。

到了第八世纪开元、天宝时代，李白、杜甫产生。他们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富庶的时期，在文化艺术上也是最发达的时候。当时长安变成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日本、朝鲜等五十多个国家都来入贡，而且各国都派留学生到中国来。中国的文化普遍传到东西南北四方，音乐、舞蹈、美术等都极其发达（西藏今日的舞蹈、音乐还保留着唐朝的风味）。这时唐朝已达到全盛时代。当时以诗取士，是两级考试制度，先举进士，后考诗赋，没有学问、不会作诗的人就不能受举，永远不能做官，所以作诗的风气越来越盛。李白、杜甫就是在社会最繁盛和诗的气息特别浓厚的情况下出现的，他们又继承了古代诗歌最优秀的传统，而且使它更加发展起来。

李白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浪漫诗人，整天醉熏熏的，似乎离人间很远，而对杜甫的估价比李白高得多。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

的，杜甫的脾气也很大，好喝酒，生活并不很规矩，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谨慎。他们之间有其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真实地表现了那时的时代，但表现形式不同，李白是比喻或反面描写，如《蜀道难》，杜甫则是正面地老老实实地表现人民的痛苦，反抗那个时代，如“三吏”、“三别”。

与杜甫、李白同时代的还有王维与孟浩然，都是描写自然风景极好的田园诗人。王维是静的描写，客观的描写，不加一点自己的见解。孟浩然是动的描写，把自然人格化了，喜欢用许许多多的人的行为描写自然，或是把人参加到自然中去，写得很好。这种田园诗或风景诗和宋代的画很相似，表现得非常细腻。

李白、杜甫之后，主要有顾况、白居易、皮日休、聂夷中，后二人是最近才被提出来的，因为他们是的的确确地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社会，表现了自己的不满，替人民说了话，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悲痛。如聂夷中的“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他把人民的需要和希望都写出来，他大概是受了王梵志的影响，多是格言诗。再有唐末的罗隐、杜荀鹤，他们把人民生活的痛苦都用诗反映出来，句句是格言，现在流传着的格言还有许多是罗隐的诗。

## 六　词

唐诗限制很严，不适合于配合音乐唱，配合音乐唱需参杂很多虚字，这就产生了另一种体裁，名为词。最早的词产生在第八世纪，它完全是配合音乐唱的，范围很广，其中一部分是能唱的诗，一部分是民歌，一部分是外国传来的音乐调子（如有一部曲调即是从印度来的调子），再一部分是文人创作。其中最重要的

是民歌。

词到五代时大盛，产生了许多写词的人，如《花间集》选了十八个词人的作品，其中以四川的作品为主，并包括中原、长江上游、黄河流域一带作家的作品，而把长江下游、江南一带作家的词都漏掉了（当时江南词人是南唐二主，他们的作品今尚流传一小部分）。再有《阳春集》（冯延巳编），这是真正唱的词，这些词也正是表现了词人的感情。

到了宋朝，词成了与人民生活不可分的东西，在游戏场中说书的都要先唱一段词给大家听。原来词都是很短的，在五代时，词叫"小令"，唐代词也很短，到了宋朝发展成为"慢词（长篇，约在百字以上）"。慢词又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柳永最著名，其词流传遍天下，所谓"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他的词多写离情别绪悲伤之情，但入情入理，非常通俗。还有一派是苏轼，他完全是为自己而写，发泄个人感情，不一定能唱，爱怎样写就怎样写，作风很豪爽，与柳永恰恰相反。

宋朝变乱很多，北宋末南宋初，许多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痛苦和人民的痛苦。如赵佶（宋徽宗）他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但在学术上则有很大的成功，他的词作得很好，描写他被俘的生活，非常沉痛，和庾信类似。还有女作家李清照，她经过很多流离的痛苦，能相当大胆地写出个人的感情。

南宋末，局面比较稳定，产生两个比较好的爱国词人，即辛弃疾和陆游。辛弃疾的作品慷慨激昂。陆游的作品里，表现了迫切希望恢复中原的心情。从他们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局面稳定后的情况及人民对恢复中原的要求。

到宋朝末年有两个大诗人，即文天祥和汪元量，他们本身是大政治家。文天祥的作品反映出人民的痛苦及个人的痛苦，沉

痛异常，汪元量诗写得也很沉痛，他们的词也都写得很好。

宋时的叙事歌曲很流行，开头只是把几篇词连在一起唱，如用《蝶恋花》的调子唱《西厢记》的故事等等，这叫"鼓子词"。在宋仁宗时很快就发展成为很伟大的叙事歌曲，叫"诸宫调"。其创造者是孔三传（民间诗人）。诸宫调中最有名的是董解元的《西厢记》，写得非常漂亮。再是帝俄时的考古学家在甘肃发现的《刘知远诸宫调》，写得好极了，把民间生活表现得非常好。当时唱诸宫调的有男班，有女班（《风月紫云亭》就是描写女班唱诸宫调的情形），但这些长篇叙事歌曲，今天还流传的已经不多。到了南宋末年，词的调子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被人欢迎，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体裁来代替了它。

## 七 散 曲

词调俗了以后，就出现了散曲。过去有人称词是诗余，曲是词余，这是瞧不起词曲的论调。其实词、曲是诗中更加重要的，它表现了元、明两朝带音乐的诗的主体。在戏台上唱的叫"剧曲"。清唱叫散曲，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的成份很多，收集了大批的民歌，并吸收了蒙古、色目人的调子，以及文人创作等。它是元、明两朝能唱的曲子的总称。

散曲分"南曲"、"北曲"两大派。南曲多是描写恋爱生活为主，写的柔软。北曲虽有的也描写恋爱，但和南曲不同，很健壮豪放，这些都是由民歌而来。元朝散曲以北曲为主。

当时散曲家兼戏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乔梦符（乔吉）、白仁甫（白朴）等人，还有一个专写散曲的叫刘致（刘时中），他把元朝社会的黑暗，在两篇散曲中都表现出来，如描写钞票制度的害

人等等。

明朝的散曲家很多，但值得提出来的却不多，明朝主要是以南曲为主。这时有一个特点，即凡是真正好的作家都产生于民间，好的作品都是从民间吸取营养的。例如金銮，他抓住了民间新鲜的调子来加工改编。还有刘效祖也写了很多民间歌曲。凌濛初则在理论上公开提出，说文人的作品没有能赶得上民间的《打枣竿》、《吴歌》等的。冯梦龙收集了许多北方的《挂枝儿》、南方的《山歌》刻印出来，流传遍天下，现存的还有一百多首。再一个是赵南星，他更进一步利用民间歌谣，模仿民歌写了不少的东西。还有一个相当伟大的作家施绍莘，他在当时是受排斥的，他不用民歌只用旧调来创作，如《花影集》是很好的东西，今尚流传。

## 八　清代的诗、词、曲

清朝的诗是古代诗歌传统的总结时期，凡是古代用过的形式，都好像回光返照似的重现一遍，各种形式都有人运用，而且作得还很好，如吴伟业便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诗人。

乾隆时重要作者有袁枚、赵翼(他的讽刺诗写得很好)，还有一个专写散曲的蒋士铨，后来较重要的有黄遵宪，他整理提炼了广东梅县的山歌。

满族有两个大词人，即纳兰性德和西林太清君，他们都有很大的成就，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写的非常好，很流行。女词人西林太清君的《渔歌》甚著名，虽写的有很多不合规格的地方，但很新鲜，后来她和大诗人龚自珍恋爱，两个人都写了许多恋歌。

在曲中发现新生命的是"道情"，这时南方如福建、广东、长

江、九江以及北方的民间歌曲都复活起来，很多文人作家们将它整理提高。如招子庸收集整理广东的《粤讴》。还有满族作家戴全德（在九江浔阳作官）曾用满语与汉语混起来写了不少的诗，有的内容是很好的，如《浔阳诗稿》，其中就有很好的小调。

当时有两部比较重要的曲选，即收集北方民歌的《霓裳续谱》，及收集长江流域的民歌的《白雪遗音》，都有极好的内容。

总之，中国诗的传统是民间歌谣的传统。中国各种形式风格的诗，都首先产生于民间，为老百姓所喜好，而后才为文人所掌握。文人只有从民间吸取养料，他才能有所成就，只有掌握住并提高了民间形式的诗人，他的诗才一定是新鲜活泼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诗的形式的发展既是来自民间，生长于民间，它当然是与广大人民密切结合的。据说《楚辞》中的《九歌》，在湖南等地现在还有人唱。所以民间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他有优良的传统，我们学习诗歌传统，不仅要向古代大诗人学习，而且更要向民间作品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讲话记录稿）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

## ——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演讲

## 一 小说的类别

中国小说与世界小说分类相同，分三种：一、短篇小说，二、中篇小说，三、长篇小说。

中国短篇小说又分两种，一是传奇文，一是评话或叫词话（宋朝叫小说，明朝叫词话或评话），前者是文言文，后者是白话文。中篇小说出现的最晚，宋朝的小说只有短篇和长篇。长篇最初是讲史，后发展成演义，多是一百回到一百二十回。中篇小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多是四本或六本书，有十二回到二十四回的篇幅，其中主要是佳人才子书，没有一部好东西，在当时却很流行，并且很早就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了，但它不能代表中国的小说，而是中国小说中最坏的东西。

长篇小说是从讲史发展来的，因为讲历史是天然的长篇，愿意拉多长就多长，甚至可以讲半年。而说词话的人则很精简，因为词话较短，一讲就完，有头有尾，人们听起来也方便、感兴趣，所以比讲长篇的人容易吸引群众。讲长篇的人为了兜揽生意，便想办法在每回的前面把先前的事简略的叙述一番，这样听起来就不至于无头无尾了；说长篇的又"卖关子"，说到最紧要的关头则要"且听下回分解"，这样使人们放心不下，第二天就一定要

来听。

## 二 中国小说的特质

中国小说与别国小说不大相同，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是口头的传说写下来的。它一开头就不是由几个有才能的文人创作出来的，而是从民间来的，是口头流传的，它最早是群众文娱活动的一种，它能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是和人民群众密切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形式。

小说起源于唐朝和尚庙里讲唱的变文（变文又叫摩诘），就是由有才气的和尚讲唱佛经故事，并有音乐配合。当时大多是讲释迦牟尼的故事，这故事很长，有五百多段，分作两部叫《佛本生经》和《佛本行经》。《佛本生经》讲他一生的事，写他本是太子，如何看到人民的生老病死而觉悟出家。《佛本行经》则讲他如何舍身救人救虎和做鹿王的故事，是讲前生的（鲁迅先生所提倡的《百喻经》就是从这里来的）。当时写的最漂亮的宣传佛教的故事叫《有相夫人升天曲》，写有相夫人留恋人间，感情委婉哀怨，最后认识到死后更幸福，就愉快的死去，写的非常好，像希腊著名悲剧家沙福克里士（Sophocles）和阿斯齐洛士(Aeschylus)的作品。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佛经故事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尚们就开始讲人间的故事和历史的故事。如《伍子胥过昭关》、《王昭君和番》等都是很吸引人的。到了宋时，皇帝感到和尚庙里竟至说起恋爱故事来，便加以禁止，其实是借口没收了庙产，以解救国库的空虚，当时和尚不能在庙里说故事，但老百姓又喜欢听，同时又由于生活关系，于是和尚就搬到游戏场所的“瓦子”里

去说唱，文人们看见和尚的买卖好，也到瓦子里去说唱，是谓之说书。说长篇的就叫讲史，说短篇的就叫小说。

（二）小说既是口头传说写下来的，所以保留了许多口语，并且是第二身称的，句句都针对听众来说，对群众不断的交代情节和问题，中间还常常夹杂一些议论。

（三）许多小说是讲唱的，讲完一段就由歌伴唱一段，形容一种东西或人物的时候，也唱一段，所以中国小说的特点就有了"有诗为证"或"有词为证"的形式。

（四）因为是讲唱的，所以保留许多说书的样式，开头时总要说一篇闲话，作为引子，在弹词中称"开篇"，说书的称"得胜头回"。这是因为说书时听众没有来齐，就在未正式开讲以前，先讲一段可有可无的小故事作为调剂（据说过去讲《水浒传》每回前头都有一篇"致语"的）。

（五）长篇小说为了掌握住听众，故多卖关子，到紧张之时就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所以中国小说常有惊险之处。

这些特征都是指宋以后的白话小说而言，宋代以前只是小说的雏形，还未发展成为真正的小说。

## 三　汉魏六朝的故事

周秦诸子的寓言是最早的小说形式，这些寓言不单在《庄子》、《韩非子》里有，在《孟子》中也有，其中有许多已经发展成为有趣的故事，很曲折，已有了小说的意味。如在《列女传》、《韩诗外传》中也有许多生动的故事。

到了六朝时，佛教输入，佛教故事也随之传到中国来，许多

印度故事都改头换面变成中国的故事了。这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故事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笑话和讽刺故事，及劝人信佛的宗教宣传故事。在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及《小说史略》中收集了很多。

## 四　唐朝的传奇文

唐朝的传奇文已发展成了小说。武则天时，张鷟写了《游仙窟》及《龙筋凤髓判》，这是最早的文人创造的小说，完全是用骈文写的，用了许多双关语，可惜这类东西流传下来的很少。

传奇文从开元、天宝、韩愈出现以后，才发展起来。韩愈提倡古文，所以当时古文很流行，突破了骈文风格，虽然来往公事及一切应用文章则仍用骈文，但有许多人用古文写了很多漂亮的故事（鲁迅先生搜集校刊，编成《唐宋传奇集》）。

传奇文与过去的故事不同，其重要之处是它不仅脱离了宗教的影响，也不再讲神秘、空想的东西，而是真正的面对生活，现实主义地表现了那个时代，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情况。内容可分三类：

（一）老老实实的写自己听到的或见到的当时人民现实生活中漂亮的故事，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蒋防的《霍小玉传》，这些都代表了当时传奇文的最高成就，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许多矛盾情况和生活情况。唐代传奇中虽然都只写了一些小事情，但却写的很生动，使人永远不能忘记，这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生活。

（二）描写空想的生活的：在描写空想生活的传奇文中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这些虽是写虚无缥缈的梦，但却也真实的反映了

现实。其梦中的喜怒哀乐的生活，正是唐朝每一个文人的喜怒哀乐的生活。这些文章的风行一时，同时也由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十分特别的，凡拟投考之人，必先要得到有权势人的举荐，然后才能考，这时就有许多文人拿了自己的文章到处送人求荐，这些文章就叫“行卷”，最流行的是诗，后来渐有人以传奇文作“行卷”，送给刺史和达官贵人，以此求得进身之阶。

（三）到了唐末又产生了新的一派，如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裴铏的《传奇》。这大部分是写当时最流行的武侠故事，这种武侠小说的盛行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时许多节度使分封割据，互兼互并，有的且专横无理、残害老百姓。如朱温他要文人为他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文人不肯颠倒事实，自喻为“清流”不参与政治，朱温就老羞成怒，把这些文人投到黄河中说：“偏要把清流投之于浊流。”老百姓对军阀这种随便杀人以及横征暴敛的事情恨之切齿，但自己又没有能力反抗，于是就幻想着希望着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出现，铲除这些恶霸，替他们报仇。所以这种故事最初还是合乎人情的，但后来故事中的人物渐渐变成半人半神，而再后则完全变成神仙了。这虽然神奇古怪不合乎情理，但也表现出老百姓的悲愤，他们想用超人力的神仙来制服恶人，这些看起来好象离现实很远，但实际它还是现实主义的。

这三种不管他们描写什么，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的矛盾。

## 五　宋代的小说与讲史

宋朝的小说是市民文学，是在瓦子里讲唱的，是真正出于民间为广大市民所喜欢的东西，不同于唐朝的传奇。瓦子好象现在

的庙会，是个易聚易散的地方，以讲史、小说为主要演唱的东西，这些都是第二身称的。相传小说讲史以宋仁宗喜欢听而大盛，实际上，是起于民间，为老百姓所喜爱而流行。北宋时民间已流行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讲、一个人唱的形式。唱的地方用词写成的称"词话"，用诗写成的叫"诗话"，还有一种称"评话"。"评"就是夹叙夹议的意思，说书人在说书中间夹杂主观见解在里面，有宣传鼓动的作用。评话、词话、诗话三者结构大体上差不多，开头都有一段"入话"，后称"开篇"或"得胜头回"，是以一段小故事或描写景致的文章引出正文，有以正面故事引起反面正文的，有以反面的引起正面的，还有的以正面的引出正面的。基本上是这三种形式。

小说是短篇的东西，它虽也讲历史上的故事，但大部是讲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好象今日的快板，很受老百姓欢迎。如当时有一个和尚巧计夺人妻，后为官府所杀，这事轰动一时，说书者就以此为题材编成《简帖和尚》，大家非常愿意听。还有许多讲神怪故事的，如《西山一窟鬼》虽是写神怪，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却很近人情，表现出当时人民的生活。表现阶级压迫的如：《碾玉观音》是写韩世忠强买平民家的女孩子，后来因为这女孩子和别人恋爱，他就要杀她，从这里反映了宋朝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迫害与人民的痛苦。《杨温拦路虎》中的英雄写的很合乎情理，他很有本领，但只能战胜一个敌人，若是两个人他就打不赢。还有一本非常好的叫《快嘴李翠莲》，大部分是用快板写的，生活气氛非常浓厚，描写了封建社会里一个个性很强的女孩子的悲惨结局。宋代小说除"三言"外，大部收集在《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话本》里边，在《永乐大典》中还收集了六十六种，但现在一本都不存在了。明朝冯梦龙收集了许多，但还是不全。从

今日流传下来的那些小说看，可知说书人的技巧很高，他们能把普通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活泼，变成故事性很强的东西。可是听众并不满足于听短篇故事，于是他们也讲长篇故事，长篇都是历史故事，还未接触到现实生活。这类长篇故事在苏东坡时已有，甚至在唐末就已有人讲三国的故事了，宋代也讲“三国”和“五代史”，都是很曲折动人的故事(现在宋本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还流传了下来。当时福建建安是出版中心，所以把这些东西都刻印出来了)。除此以外，还讲当代的历史故事，南宋时金兵侵入，人民念念不忘中原，希望有民族英雄出现，收复失地，所以讲唱宋室南迁的故事的很多，如：《中兴名将传》、《复华篇》等，这些东西一定是民族感情非常浓厚的，所以在后代异族统治时期被毁，现在都已失传。

讲唱称平话，印出来就称话本，所以也就是说话人的底本，如《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及《简帖和尚》都是小册子，到明朝才被收集起来。

## 六 元朝的小说

元朝说小说的风气还很盛，在《清平山堂话本》及《京本通俗小说》中可能保存有元人的东西，但现在还未得到证实。今保存元代讲史很多，一三二一年到一三三一年福建建安虞氏刻的话本《至治新刊》，在日本发现五部，第一部是《武王伐纣书》，写的很好。第二部是《乐毅图齐》(又称《七国春秋后集》，可见还有前集，据估计前集可能是《孙庞斗智》)。第三部是《秦始皇传》，写得最坏，完全抄袭历史，小说趣味不浓厚。第四部是《吕后斩韩信》(又称《前汉书续集》，正集可能是楚汉相争，写楚霸王死的事

情)，写的很活泼。第五部是《三国志平话》，内容是与第四部紧接下来的，可见它们是出于一人之手。后来罗贯中把《三国志评话》改编成《三国演义》，删掉刘邦、吕后等人转世的部分，但原来故事尽管离开历史很远，却很有趣味，很受老百姓欢迎，所以至今还流传于山西一带。罗贯中是在元朝末年出现的，名本，是一个典型的以出卖自己的著作为生的人，他除了写小说之外，也写戏曲。当时有两个出版中心，一是杭州，一是大都(北京)。罗贯中虽是中州河南开封府人，但却一直住在杭州。罗贯中写了很多小说，相传他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已不全，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国志演义》。他的才能很高，漂流于江湖之上，生活面很广，他的历史知识也很丰富，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改编了《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原只有骨骼，经罗贯中加以血肉，把故事描写的更好，组织技术也很高，如“刘备三请诸葛”一段写的非常好，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写出，就一层深似一层，这中间还衬托出张飞性格的卤莽以及诸葛亮的清高，同时把主角在出场前的气氛布置的很雄壮，衬托得很好。《三国志》的文字虽是半文半白，但还不失为一部好作品。罗贯中有他独特的风格，实在是未可厚非的作家。另外能确定是罗贯中所作的还有《平妖传》(原二十回本，现流传的四十回本为冯梦龙后来改编的)，笔法也是半文不白的。

《水浒传》号称也是罗贯中写的，但笔法与《三国志》、《平妖传》完全不同，已没有之乎者也之类的东西，完全是流畅的白话文，在写作技巧上也远远超过了前二书，所以可以肯定《水浒传》与《三国志》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原本《水浒》上有“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辑”之语，可知原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只是后来加以编辑而已。

《水浒传》是超出讲史的第一部伟大的作品。作者的身世现正在调查中，今已肯定历史上是有施耐庵这样一个人，不过他的生平材料，现在发现的还很少（江苏淮安的施耐庵传以及墓志铭等都不十分可靠，因《水浒》中的语言不是杭州的就是开封的，其中并无淮安语），有人说他是《录鬼簿》中的施惠（君美），是《拜月亭》的作者，本是杭州的一个做买卖的。这种推论很没有根据。罗贯中常到当时的出版中心——杭州，可能见到施耐庵的本子，就加以改编了。因罗贯中只是《水浒》的编辑者，故还保存了施耐庵的本色。《水浒传》最早既不是七十回，也不是一百回、一百二十回，而是不分回目连接写下去的，只分几则，中间有非常醒目的小题目，故事结构非常严密。最初的梁山泊故事只有征方腊。平辽、平田虎、平王庆都是后加进去的。作者在征方腊以前已把一百零八将的结局、发展情况都布置好了，所以在平辽、平田虎、王庆中所死的人，都是一百零八将之外的后来投降的人，这三次大战中一百零八将一人也没死，但到了征方腊只一次就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很明显是后人加上去的。平辽可能是明嘉靖年间郭勋加进去的。平田虎是明末编小说的人加进去的。平王庆是明万历年间加进去的。七十回本是金圣叹删改的。宋江等受招安被害是农民起义的悲惨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不应该删去后一段，强使它现代化。我们用现代的标准，去要求《水浒》中的英雄，是不合乎事实的。因此看《水浒》应看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直到宋江被害为止，写的很沉痛，也很好。在李逵乔断案中描写李逵的个性很深刻。

《水浒》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东西，是把人民所喜欢的英雄写在文字上并给以灵魂血肉，形成一部具有现代

意义的小说。《水浒》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人物刻划，生动活泼。十四世纪在世界各国还都在写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能创作出这样不朽的作品，实在是我国的光荣与骄傲。

## 七 明朝的小说

在《三国志》、《水浒传》、宋朝的评话及元朝的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朝小说也是相当重要的。明朝的小说虽然很多，可是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是因为当时越流行的东西，越没有人注意保存，所以大部分被毁掉了，现在只有山西老财家或孔庙中还可找到一些。其中流传的较重要的有：

（一）《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他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宗教系统、神话组织，但既非佛教也非道教，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也是原始的最幼稚的儒家思想，信阴阳五行之说。在《西游记》这本小说中，作者通过具体故事，有组织有连系的表达他的理想，所以写得丝毫也不概念。

《西游记》从头到尾是一部讽刺的、借题发挥喜笑怒骂的小说，其中每段故事都表现了作者的无限机警智慧以及不满于当时黑暗社会的情绪。书中所写的孙悟空是智慧的化身，通过猪八戒的形象描写人间的欲望，其中最令人欢迎的一段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八十一难”虽然为了凑数有些重复，其中有的也比较写得粗浅，但大部分写的很好。总之《西游记》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神怪故事，但本质上却是一部讽刺的现实主义作品，用象征的比喻的神怪的外衣，刻划和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二）《南游记》（《华光天王传》）：作者余象斗。写玉皇大帝

的外甥华光天王反抗玉皇大帝的故事。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闹天宫一段，作者用尽方法来表现华光天王的反抗精神，气势非常雄壮，可惜笔法很幼稚，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上。所以尽管故事非常生动，但因文章写的太坏，当时不大被人注意。

此外还有两部不大重要的：《东游记》写八仙过海的故事。《北游记》写玄武大帝出身的故事。这四部合在一起称《四游记》。其中有许多很好的故事，但未得到发展，还停留在原始阶段。

（三）《封神传》：和《西游记》一样，牛鬼蛇神无所不有，但它并不是提倡迷信的，而是以道教做掩护，反抗统治阶级的。它也是一部比较原始的东西，论写作技巧还远不如《西游记》。作者不详，明万历本子上有"许仲琳编"的字样，但不太可靠，或者可能经这人编过。《封神传》从头到尾不仅反抗封建统治，而更重要的是它又反抗了封建的传统的道德。如武王伐纣是臣伐君，首先反对了五伦中最重要的君臣之伦；父子之伦也被打倒，如纣之子反抗其父；再如托塔天王之子哪吒杀死小龙王，天王欲将其献出以赎罪，哪吒大怒，把身上之肉割掉还给父母，从此脱离关系，这段故事也充分表现了反父子之伦的意识。总之这部作品，虽然因为写作方法的幼稚，全篇都充满了惨淡的气氛，但气派却很大，富于幻想，是一部反抗性很强的作品。还有人称它为寓言书。

（四）《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完全是文人为作文章而作，写的很不好，笔法很别扭，同人民离的很远。作者罗懋登（也同书坊联系甚密，还写了一些戏曲）故意把现实变成神怪，没有多大意思。

此外还有几部比较重要的历史小说如《列国志》、《隋唐演

义》、《东西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宋演义》、《岳传》(《精忠传》)、《英烈传》等。按照历史的发展来说，每一朝代都有了演义小说，只缺少一部讲开天辟地的，于是又有人写了《开辟传》。这些作品经书坊里刻来刻去，作者到底也不知是谁。至明末冯梦龙改编了《平妖传》称《新平妖传》，改编了《列国志》称《新列国志》，但新本反而没有旧本好，新本固然把不合历史的地方都去掉了，可是把生龙活虎的地方也删掉了，显得很枯燥。明朝当代的故事马上就写成小说的，如写白莲教的《后平妖传》。

另外还有一部很重要的描写的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金瓶梅词话》，把其中猥亵之处去掉，就是一部极好的以现实生活作中心的小说。这部书是把《水浒传》中武松的故事放大到一百倍以上发展起来的。在小说本身技巧上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写的很细腻，很有人情味，不像以前的作品只是粗枝大叶的描写打仗或英雄。像《水浒》中虽然把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人的性格表现的很突出，但对像卢俊义这些人就没写出什么个性来，尤其是女性，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根本没有个性。

《金瓶梅词话》出于一六一七年，作者是徐州(兰陵)人，名笑笑生。“画鬼容易画人难”，写一个神仙鬼怪的小说，怎样写都可以，谁也无法对证，但真正描写起人间的人就难了。《金瓶梅》完全是一部描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小说，不但把每个人都写出个性来，而且场面也非常大，从皇帝宰相的家庭一直到最下层的小市民的生活，写的都非常逼真，把封建社会黑暗矛盾刻划的极其细致，入骨三分。在十七世纪的初期出现这样一部描写现实社会生活的大书是很不简单的。由此可见中国小说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中篇小说大部是写才子佳人，数量虽很多，但在中国小说

发展的历史上并不重要(对才子佳人书,《红楼梦》的楔子早有批判,我们不再多讲)。不过其中有几部讽刺小说还值得提出来,如《捉鬼传》、《常言道》、《何典》。但讽刺的并不好,远不如《西游记》。

明末的短篇评话很多,是模仿宋朝的,但好的很少。冯梦龙的"三言"写的很生硬,并不好。最坏的是凌濛初的"二拍",文笔非常生硬,七十多篇中很少有好的。

## 八 清朝的小说

到了清朝出现了几部比较重要的作品:

(一)《红楼梦》:是在《水浒》、《金瓶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包罗万象,不仅描写了一个大观园,也表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上至朝廷,下至最下层的小市民都写到了。作者曹霑(雪芹)可以说是高级家庭的浪子,他是汉军旗人,其祖父曾做江南织造,很阔气,后来破落了,曹雪芹只得住在北京一个破庙里,连干饭也吃不上。在这样情况下,他写出了《红楼梦》,据说他只写了八十回就穷死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它是一部未可厚非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笔法细腻,描写深刻,能由小看大,由近看远,由浅看深,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能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生活。《金瓶梅》主要是描写粗暴的恶霸,这还是好写的;而《红楼梦》却描写了许多女人,作者把这些同一阶级出身,同一社会的人物的个性都表现出来,尽管人物很多,但面貌性格各有不同。在创作技巧上说,《红楼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产生于十八世纪,这时西欧的大作家如萨克莱(Thackeray)、菲尔丁(Fielding)等才刚刚开始写长篇故事小说,而中国就产生了这

样伟大的作品，它不仅在中国小说史上很重要，就是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人，这是一部自传式的讽刺小说，但其中充满了矛盾。一面反抗封建社会，一面又拥护封建道德，这说明作者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是站在封建道德的一方面的，但他又讽刺、漫骂、斥责封建社会腐败的、没落的现象，暴露封建社会的矛盾，他反对新兴的商人，而对一些儒腐的穷极无聊的老先生倒很崇拜。他理想有一种全盛的美满的封建社会，但这种社会是不存在的。

（三）《镜花缘》：产生于十八世纪，作者李汝珍，北京人。过去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夸耀自己才能的才情小说，其实不然，它是一部反对封建制度、讽刺性很强的小说。它很尖锐地深刻地借神仙鬼怪的事情讽刺当时的社会，比《儒林外史》更有现实意义。如女儿国、君子国等段都讽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虚伪和黑暗，其中也写了很多女子，但技术上远不如《红楼梦》。

这三部小说可以代表十八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成就。从这里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封建社会没落时在文学中的反映。

至清末有许多小说出来，只举几部重要的：

（一）《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他喜欢考古，是第一个研究甲骨文的人，又懂水利、懂医术，曾作医生）。这部小说把清末的社会完全反映出来，表现了长期的封建社会衰落下来，而新的即将到来的时代的情况。他的政治理想完全是改良主义者，对革命军、义和团都不满意。

（二）《孽海花》：作者曾朴，文笔很好，此书是描写没落社会文人学士的生活情况的，所写的都是现实的人物。写出所谓清流到底是怎样回事，暴露他们完全是虚假的，只能空谈，一碰到

具体问题就垮台。如刘大成自报奋勇要去打仗，但刚一出山海关，还没到战场，听到炮声就跑回来了。

（三）《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称南亭亭长）。和《儒林外史》一样，一方面拥护封建道德，但又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矛盾与黑暗现象，表现了初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民的生活，描写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以及老百姓如何反抗洋人，说明了真正反抗帝国主义的是老百姓。

（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称我佛山人）。这也是一面暴露封建社会的没落与衰亡，而对封建道德又有些留恋不舍的小说。

以上这些书，很像契可夫的《樱桃园》，作者虽然很留恋封建社会，但事实上，封建社会的死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这些作品暴露了没落社会的各种腐败、黑暗以及卑鄙无耻的官吏、统治者的丑态，所以对社会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讲话记录稿）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戏曲传统

## ——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演讲

## 一　戏曲的形式与其类别

（一）形式：戏曲是舞蹈与歌曲溶汇起来的东西，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是表现人类欢欣鼓舞的情绪的。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当时人民为了庆贺葡萄熟了而载歌载舞，内容主要是歌唱古代英雄的故事，模仿古人的动作，后来演变为歌唱史诗。如荷马的史诗就是唱出来的。在唱时难免有动作，于是史诗就戏剧化了，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为舞台上正式演出的戏剧。

戏剧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复杂的综合艺术。古代的歌、舞是分家的，即所谓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如西洋歌剧只唱，不带动作；再一种是舞剧（巴蕾舞）只舞不唱；近代的话剧则是只有对白、动作，不唱也不舞；近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又有一种音乐喜剧，把歌唱、动作、说白、舞蹈合在一起，很流行，苏联也有。其实这种形式在中国早就出现过了，如京戏就是说白、动作、歌唱、舞蹈连在一起的形式。

中国戏曲发展较晚，最古的歌舞（如日本的剑舞，就是唐朝时传去的，至今还保留着中国最早的戏曲形式），舞的人不唱，另外有一批人在旁边唱歌。如元曲中的《刀会》是：关羽主唱，而由周仓随着关羽的唱词来舞刀。这就说明中国的歌、舞最早也

是分家的。而后中国的戏曲多是属于乡下草台戏，由于舞台场面的限制，所以象征性的动作很浓厚，但是这种形式已经把歌、舞、白、科连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歌、舞、白、科连在一起是中国戏曲的特点，也是戏剧中的最高形式。

（二）类别：有三：

1.戏文：是南方的戏曲，或叫南戏，也就是后来的传奇。如《琵琶记》、《杀狗记》等是。始自永嘉（温州），曾称"温州杂剧"。永嘉戏曲风气现在仍很盛行，当时经常有几个戏班同时表演，进行比赛。南戏的组织规格很严，开头有戏提调，称副末登场，介绍戏的内容，戏文很长，每部要有二、三十出戏，普通要演一昼夜，唱戏的人吃不消，因此每出戏就要有重点，角色要分配的均匀，不使主角偏劳。如第一出是生唱，第二出就是旦唱，第三出再生旦混唱……只有这样轮流唱，才能使主角支持得住。

2.杂剧：是北方的戏曲，用北方的调子唱的，因北方的曲调声音高亢，唱起来很累，不能太长，所以一般都是四折，偶而也有五折。它是从诸宫调演变来的，诸宫调是一种说唱的弹词形式，有男班，有女班，因此杂剧则分末本、旦本两种，前者为男主角唱的，后者为女主角唱的，一个人连唱到底。如《风雨还牢末》便是由男主角唱的。配角只能说白不能唱。如果戏中的主角很多，就由一个人在每折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只换衣服，唱的却还是他一个。如《关大王单刀赴会》一折是乔国老唱，二折是司马德操唱，三、四折是关羽唱，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演员唱的。杂剧中还有不是一个人唱到底的，如《西厢记》，很长，分五本，第一本是张生唱，第二本莺莺唱，第三本是红娘唱，第四本是张生唱，第五本是合唱，这样旦末轮唱劳逸比较平均。杂剧的另一个特点是叙述成份很浓厚，这仍带有诸宫调的遗风。北曲现在舞台上还可以

看见，如《林冲夜奔》、《刀会》等是。

3. 地方戏：有的已失传，尚流传至今的有弋阳腔，亦即所谓高腔，四川、湖南的地方戏属于此类，今日演唱的《秋江》便是。明时有所谓潮州戏，亦曾盛行一时，现在已变成古典戏，不能演唱了。

再是梆子调，有各种形式，在明末清初乾隆年间非常流行，在《缀白裘》中十一册全是梆子调，梆子调亦称秧腔或秧歌调，多为单出，现在仍到处流行。还有曾流行一时的“时剧”如《尼姑思凡》、《贵妃醉酒》等，也包括梆子调、弋阳调等。

（三）角色的典型化：中国戏曲的另一个特点是角色的典型化，这表示了广大人民的爱憎分明，分生、旦、净、丑、末各有不同，用脸谱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表现好人坏人，青衣一出来就是正派人，而花旦一出来就知道是不正派的，红脸的就是好人如关羽等，而白脸的就是坏人，如曹操、严嵩。

古时称“粉墨登场”，当时化妆用品比较简单，明末清初的脸谱都是极其简单的，这种典型化有它的好处，教育鼓舞作用很大。但到乾隆年间，宫廷之间演唱连续十天十夜的大本戏，因登场人物多了，所以脸谱也就千变万化起来，变得古怪复杂了。到今天更加复杂，如孙悟空登场，脸上就画一个桃子，还带一个叶子，太无聊，我是非常反对的。这种过于典型化是有很大毛病的，它减弱了或失去了原来戏曲画脸谱的教育、鼓舞的意义和作用。

画脸谱是最原始社会中的一种习惯，在战国吴越时代，不仅画脸，而且还要“纹身”，在外国如非洲红印第安人，也画脸画的很厉害，这是原始社会野蛮的表现；再如澳洲有晒人头的习惯（把人头晾干，用药使缩的很小），拿来当作装饰品，放到手杖上，

这是非常野蛮的，不人道的。因此，今日画的古里古怪的脸谱我认为是蛮性的复现。

## 二　中国最早的戏剧——宋朝的戏曲

宋时已有“杂剧”，是歌舞剧，还不能算是一种戏曲，称“宋金杂剧词”。中国很早就有穿古人衣服、模仿古人动作的形式，如《史记》所载优孟说楚庄王的故事。王国维的《优语录》中也记载了许多这样事情，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戏曲。

真正的戏曲是从宋之戏文开始（始于温州戏），时间约在十一世纪与十二世纪，即北宋末南宋初。其原因可能是受到外来的影响。当时中印交通非常频繁，印度的戏曲很发达，随之传入中国，故受其影响。有人说中国戏很象希腊古典戏剧，这可能因印度戏受希腊戏剧影响，而我们又受印度影响之故。

宋朝的戏文，现在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知道《王魁负桂英》、《赵贞女蔡二郎》等在当时是很盛行的。在明《永乐大典》中有《张协状元》，内容歌词都很古，作者是温州人，可能是元代最早的作品。内容类似《琵琶记》，写的很沉痛。其中还有一篇为《宦门子弟错立身》，称“古杭才人编”（古杭是元人称谓），由此可见是元人的作品。其内容活泼、生动，情节曲折，艺术价值很高。再一篇是《小孙屠》，称“古杭书会编”（书会是专给演员编剧本的组织），可知也是元人的东西。情节也是非常复杂的。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我国最早戏曲的情况。

《永乐大典》中戏文有三十三种之多，现只存三种。

戏文是南戏。这时在北方又有另外一派戏剧产生出来，这就是杂剧。

## 三　元人杂剧(元曲)

现存有一百六十多种，有目录可查的有五百多种，是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产生的东西，比莎士比亚的出现还早一百多年，当时的作家、作品非常之多。

研究元曲应该注意的几点：1.元曲一般有一个特点，即曲子极好，而说白极其庸俗、重复。这是因为原来只有曲子，而说白是明人后加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就只有曲无白，白只是"云云了"，这是让演员自己根据当时的情节自由发挥的。2.要了解元曲产生的时代背景，才能更进一步了解元曲的现实意义。当时，中国的封建经济基础已发展到最高峰，还是游牧民族的蒙古族的入主中原，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A、蒙古人贵族，在各处随便作威作福，掠夺杀伤汉人。元曲中写了很多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衙内"，他们是"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见关汉卿的《鲁斋郎》)，但却抢别人的马，夺别人的财物，霸占别人妻子的，这就是指蒙古贵族的行为。B、元朝做官的大都是不懂汉语的蒙古人，当时便有一批不能中举的丧尽天良的汉人，在衙内做翻译，他们也操生杀予夺之权，到处胡作非为，无恶不作。在元曲中所谓的"吏"就是指这些人。在元曲中有许多公案剧，专写官怎样糊涂，吏怎样恶劣，人民寄望于清官，向往以清官的力量铲除一切恶霸。当时对包公就抬举的非常高，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清官不可得，则求其次，把希望寄托在比较有正义感的吏身上，碰到较好的吏也歌颂不已。官不好，吏不好，便把希望寄托在梁山泊好汉身上，或其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草莽英雄身上(元曲中黑旋风李逵的戏极

多，当时就有描写李逵的专家出现）。

这时统治者排斥汉人，又曾废科举多年，许多文人不得官做，无出路（当时做官的多是蒙古人或不识字的汉人，文人只可作一个马官），就产生了退隐求仙的思想，因此元曲中神仙佛教的故事很多。以上是社会黑暗的一面。另外好的一面，即传统的封建道德被打破了，反映在作品中就有许多反抗封建观念的东西产生。当时经济繁荣，版图很大，国外交通发达，同欧洲意大利等国来往密切，贸易繁盛，商人市民生活富庶，农产品销售量大，农民生活也提高，许多大城市如苏州、杭州、大都（北京）等都非常繁荣。人民生活提高，便要求文娱活动，看戏的人特别多，戏曲因而发达；同时有许多文人求官不成便专门给剧团写剧本，如关汉卿、郑德辉等人，这也更加促成了戏曲的迅速发展。

现在讲几个重要作家：

1. 关汉卿：他的年代大概是一二一〇年到一二八〇年左右，是最早的戏剧作家，其作品最多也最好，可能是创造杂剧体裁的人。他原是做医生的，因为医生接触社会面广泛，所以他的作品内容也非常广泛。一共写了六十五本戏曲，最能深刻的描写和反映社会生活，所写的人物表现了不屈的反抗精神。他还擅长描写女子的性格，如《窦娥冤》是关汉卿一个最成功的作品，一面极深刻的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一面将窦娥的强烈的反抗意志描写的非常沉痛动人。在元朝社会中象这样冤枉死去的人是很多的（此戏后人改编成《金锁记》，价值就大不相同了）。再如《玉镜台》一剧也描写了一个个性很强的女性。《救风尘》中的女主角赵盼儿，不但个性很强，而且很有斗争性，智慧很高。《诈妮子调风月》一戏中的女主角燕燕，也是一个很有才智、很明朗爽快、很泼辣倔强而且反抗性很强的封建时代的丫环。《蝴蝶梦》

是公案传奇，把一个老太婆的感情矛盾描写的好极了。此外如《谢天香》、《望江亭》、《金线池》等也都是以女主角为中心的，人物也都写得有血有肉。

关汉卿不仅善于写女性，同时也善于写英雄，《鲁斋郎》是写包公怎样运用智慧铲除恶霸，他把衙内鲁斋郎的名字改成鱼齐即，骗过皇帝杀掉了。另外还写了很多“三国”戏，如《单刀会》、《西蜀梦》，把关羽、张飞的英雄气概都写得非常好。他的六十五种戏中，传流下来的只有十八种，把当时翻天覆地的社会，表现得非常深刻。

2. 王实甫：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作家。《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金圣叹把他的地位提得很高，而贬低了关汉卿是不妥当的）。《王西厢》是从《董西厢》来的，它表现了反抗封建道德的情绪，写的很好。除此以外他还写了《丽春堂》、《破窑记》，但都不大重要。

3. 武汉臣：是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写作技巧和结构都非常高超，而且还描写了当时社会的真情实况，他所写的《老生儿》是公认的杰作。此外，《玉壶春》、《生金阁》等亦都写得很好。

4. 康进之：他的《李逵负荆》是个很优秀的作品，深刻地表现出李逵的耿直的有正义感的个性。

## 四　明朝初年的戏曲

戏文在南方流行着。在明初有四大传奇：“荆（《荆钗记》）、刘（《刘知远》也叫《白兔记》）、拜（《拜月亭》）、杀（《杀狗记》）”。《荆钗记》描写了恶霸如何坏，好人如何得救护团圆，把穷书生王

十朋的流浪的痛苦写得很生动。《刘知远》写李三娘的困苦沉痛的生活，“磨房产子”一段写得很凄惨。《拜月亭》是描写蒋世隆、王瑞兰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写的委婉动人。《杀狗记》即《杀狗劝夫》，描写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事情，情节复杂，为老百姓所欢迎。

再有当时流行最广的是《琵琶记》，描写赵五娘如何忍痛忍苦的去找她的丈夫，每段都写得很沉痛，“琵琶上路”一段写得最好，现在全部都能唱。不过其唱法、动作都较机械，是一个比较初期的剧本的典型。

明朝写杂剧的人很多，最著名的是周宪王朱有燉（朱元璋的孙子），所写戏曲三十一种，今全部存在，说白也都存在，比关汉卿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还多，但恐怕不是他自己作的，而是他的门客替他写的。其中大部分是王家的供奉戏，但里面也有些真正好的东西，如《豹子和尚自还俗》，描写鲁智深的故事，写他当过强盗、小偷，也当过英雄，与《水浒传》的内容很不相同，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水浒传》还未定本。

明朝中叶王九思、康海两人都写了中山狼的故事，写得都非常好。康海以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写了人救狼，反为狼所食的故事，来表现他的社会经验。

明朝以后杂剧、戏文很多。当时剧本的特点就是多写古代的故事，和现实联系很少，多表现为写戏曲而写戏曲的倾向。

明朝初期的戏文如“荆、刘、拜、杀”本是句句通俗，人人可懂的，但到明中叶以后则越来越文雅，曲词讲究对偶，句句用典故，老百姓出场也是四书五经，谁也听不懂，不知唱了些什么。直到十六世纪明万历年间，沈璟才大胆的提出戏曲是要人懂，否则就失其作用的改革意见，提倡戏曲的“本色”，说不应用太多的典

故和对偶文章。他写了十七种戏曲，现存五、六本。与他同时，受他影响很深的是汤显祖，他出身很苦，作过小官，满腹牢骚。但文才很高，进一步提倡“本色”，纠正了过去用典故过多的毛病，每一剧本都象诗一样，写的很漂亮，《牡丹亭》就是他的名著。

总之，明朝的剧本多写历史故事，表现时代不够，技巧方面有少数好的。

## 五 清朝的戏曲

清初戏曲非常发达，一个人写几十部东西不算稀奇，他们不仅写故事，而且还多是影射当时社会的，写作范围既广，魄力又大，许多戏曲家产品之多不下于莎士比亚。如李玉写了二十九种戏，都是为演出而写的，有的至今还能演，传说李玉是家人出身，是苏州申相国家里的奴隶（弹词《玉蜻蜓》就是叙述申家的故事，相国的母亲原是尼姑）。在明朝家人不能应试科举，永远做不了官，主人有生杀予夺之权，即使是家人赎身以后发了财，见了旧主人，也还要必恭必敬。李玉的才能不能发挥，便集中到戏曲上来。当时在苏州正是昆腔全盛的时代，清初之时昆曲遍于天下，代替了明朝的弋阳腔。昆腔班多是苏州人，编剧本的也是苏州人，李玉既在苏州，当然也很受影响，也就专为剧团的演出而写剧本。他的四部著名剧作是“一（《一捧雪》）人（《人兽关》）永（《永团圆》）占（《占花魁》）”，他不但能写喜剧而且也能写悲剧，这充分表现作者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一捧雪》是悲剧，描写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黑暗情况，情节非常沉痛。《占花魁》则是喜剧，表现恋爱的曲折故事，写的很漂亮。再还有《千锺禄》（亦

叫《千锺会》），也是清末最流行的戏，其中一段称"八阳"（又叫"惨睹"八段，每段都以阳字为结尾），学昆曲的人首先就要学这一段，声调异常高亢、流利，其中还有"搜山"、"打车"两段写的也不错，不但情节紧张，而且很沉痛感人。还有《秦琼卖马》、《麒麟阁》，写的也都极好。其《眉山秀》虽写的不太好，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李玉的写作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朱佐朝写了三十三种戏。其《渔家乐》等都充分的反映了社会的黑暗。

朱素臣写了十九种戏。最有名的叫《十五贯》（取材于《醒世恒言》），它是以明朝故事为题材，影射了清朝政治的腐败情况，描写人民怎样受压迫，写的相当好。

到了乾隆时，戏曲有很大的变化，唱全本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于是就分成两派：一派专演"零出"戏，因为全本戏常连演几天几夜，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于是便挑出些精彩的段落来演，如把水浒故事分成"武十回"（武松的故事）、"石十回"（翠屏山故事）、"宋十回"（宋江的故事）等分别演出。又有的在一夜中把文戏、武戏、生戏、旦戏夹杂起来演（在鲁迅的《社戏》中可看出这种情况），以满足观众的各方面的要求，当时这种形式非常流行，《纳书楹》与《缀白裘》等零出戏的集子就随之而出现了。

再一派是唱大本戏的，清朝王公贵族不满足于一天演一出戏，要求看更长的戏，于是连演十天十夜的大本戏就出现了。如张照，他就专编供应皇帝看的大本戏。最著名的是《目莲救母》又叫《劝善金科》。剧中牛头马面能下台表演，演员和观众混和在一起。把所有《三国演义》的故事凑在一起，成一大本称《鼎峙春秋》；把所有杨家将的故事凑成一大本叫《昭代箫韶》；把所有《水浒传》的故事凑成一大本叫《忠义璇图》；把所有《西游记》的

故事凑成一大本叫《莲花宝筏》。这五大本戏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但其中只有《劝善金科》及《昭代箫韶》刻出来了。这种大戏在技术上是有创造的，如戏台是转台，戏台又分三层楼，神仙可以从空中降下来，这样演戏需要很大的经费，所以此种技术就不能流传到民间去。

张照只是改编、整理别人的作品，所以他不是创造而是编纂。作为一个戏曲作家是不够的，只有在《劝善金科》中还有一点创造。至今民间还流传着的如《尼姑思凡》、《和尚下山》等就是大本戏中的一段。

大本戏规模很大，需要几十甚至一百多人一起出场，仅是简单的"粉墨登场"就无法分别各个人物的面貌，于是各式各样的脸谱就出现了。而且越画越稀奇古怪。这其实正表现了想像力的贫乏。大本戏只适合在宫廷内演出，不能在民间流传，只有打脸谱流传到民间来了。可见这个改革是有头无尾的。

昆曲在清乾隆年间非常流行。有几个很重要的作家，如杨潮观，是一个很著名的讽刺家，写了三十二个小戏，其中有些是非常好的，充分表现了他的高度的天才。如《吟风阁传奇》中的"偷桃"一段最著名，是写东方朔偷王母娘娘桃子吃的故事。不但对话很有风趣，而且表现了反抗黑暗统治的意识。

同一时期的作家还有唐英，写了《古柏堂传奇》共十七种，他是汉军旗人，家中很有钱，养了许多戏班子，他的作品可能是由这些戏班子里的人替他写的，但其戏曲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收集民间故事与歌曲加以改编运用，如把梆子腔改成昆曲，最著名的是《面缸笑》，故事性强趣味浓厚，对封建统治者讽刺的很厉害。

再有蒋士铨写了十三种戏曲，都是讲忠、孝、节、义维持封建

道德的东西，不过其中《冬青树》一出，还有爱国主义思想。

昆曲的唱词老百姓都听不懂，不能为老百姓所欢迎，于是戏曲就分成了两派，即“花部”、“雅部”。“雅部”多演昆曲和古典戏。“花部”则演地方戏，范围非常广，包括梆子腔、四平调，还有其他各种调子，在《纳书楹》中选了二十三种（其中多四平调），称之为“时剧”，如梅兰芳唱的《贵妃醉酒》，就是时剧中最流行的一种，它是梆子调，又称秧调（或秧歌调），由此可见与民间关系很密切，《缀白裘》第十一集全部收集梆子调，这是因为人民不愿意再看那些古典文雅的昆曲，所以才使梆子调获得这样的发展。同时川调、汉调、徽调等在民间也都流行起来。到了清末逐渐产生了皮簧戏（即京戏），它是汉调、徽调的混合物，其中还夹杂了北曲、甚至昆曲等东西。那时“花部”又称“乱弹”，爱唱什么就唱什么，随着演唱者的嗓子，高调、低调可以混合唱，没有一定的曲谱和调子。这在昆曲就不成，昆曲调子有一定的高低。

清末戏曲改良风气很盛，余治是改革戏曲的创始人，他主张戏曲应传忠传孝，尽力维护封建道德，曾写《庶几堂今乐》共二十八种（他预定要写三十二种，但只写了二十八种就死了），内容虽不可取，但有的技巧还好，完全是皮簧戏。现在还流传的一部叫《朱砂志》，其余多是陈腐不堪的东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戏曲发展的大概倾向，就是任何一种戏曲如果不是从民间来的，或不是生根于人民的土地中就一定会失传，凡不是与人民密切结合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就一定被淘汰，昆曲中初期的“荆、刘、拜、杀”所以流行得很广，主要是因为广大人民所喜爱，但后来一般文人专在戏曲中发牢骚，如尤侗因为做不了官，就写了一部戏来泄愤，这些不能代表人民说话、不是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东西，老百姓是不感兴趣、不愿意看

的。所以也就不能流传下来。再如皮簧戏开始产生于民间，经文人改编，老百姓还爱好，但后来变成文人玩弄笔墨的东西，逐渐离开了人民，就开始衰落下去。不但戏曲如此，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如此。如果它离开了人民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像《五伦全备记》这样脱离人民迂腐不堪的东西，不能演出不能流传是很自然的。

补充：杂剧（元曲）是北曲，戏文是南曲。昆曲是从戏文中来的，当然是南曲，它同元曲是有分别的。北曲是以弦乐为主体，南曲是以管乐（笛）为主体。但昆曲是管弦合奏，这在音乐上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昆山魏良辅是很伟大的作曲家，管弦合奏就是他创造的。北曲是老老实实的唱，而昆曲则花腔很多，声调缓慢，一字可唱几个音，故又称“水磨腔”。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讲话记录稿）

# 中国文学的发展

## 上

（从公元前十四世纪到公元一五七二年）

当印度的哲人们在冥想着"吠陀"(Vedas)哲学时，中国的哲人们与历史家们则在利用着占卜的记载，阐明着自然与人间的哲理，记录着历史事件与人物。

当印度的歌人们在蔚蓝的天空，漫漫的长夜里，对着封建主们歌唱着不朽的《马哈卜拉他》(Mahabarata) 和《拉马耶那》(Ramayana) 的时候，中国的歌人们则在庄严的宗庙里，歌颂着先王先公们的丰功伟绩，在封建主们的欢呼欢宴里，歌唱着柔情如水的情歌，或尖锐的讽刺的悲愤的诗篇。

当印度的释迦摩尼在传播着他的佛教的影响，想改革那不幸的古老的社会的时候，中国的孔子则在宣扬着他的哲学，把古代的学问，从少数的封建主们手里解放出来，并及时的鼓吹着国内的团结，以抵抗外来的侵略。

释迦摩尼的弟子们建立了佛教哲学，孔子的弟子们，还有墨子和杨朱，则在传布着各种的哲学思想。从极端的兼爱的救世主义的墨子哲学到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杨朱，从坚持着孔子的仁义的道德准则的孟子到新的法家思想的荀子和韩非子，从从事于诡辩逻辑之学的邓析子、公孙龙子，到奔放豪迈、讽刺自放的

庄子和追念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许行，无不是深刻的，雄辩的，用许多深入浅出的比喻或故事，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思想与哲学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黄金时代。这时正是中国铁的大量生产和被应用的时代，正是初期封建社会的末代，正是为大统一的秦的帝国树立下理论的基础。

同时，大诗人屈原，在中国的南方的楚地出现了。他是一个与楚王同姓的贵族，眼看着楚国封建主的势力的削弱下去，而没有力量去挽救，便悲吟着伟大的《离骚》，憔悴不堪的徘徊于水边，终于投江自杀。他的诗篇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带着浓厚的爱国的呼号与古代南方的民歌的色彩。那不朽的伟大诗篇在当时和后代都有了极大的影响。

短促的秦帝国，只留下很少数的著作。但那个有大雄心的秦始皇帝却做了好几件大事，把过去不同的列国文字统一了，把不同的列国度量权衡的制度统一了，把车轨的宽狭统一了，使能通行于全国，还建筑着为防御北方异族侵入的长城。中国在这时是真正的统一了。坚固的长期的封建制度在这时代开始了。

汉帝国承继了秦帝国的一切，秦代未完成的事业，在汉代把它们完成了。秦要以暴力统一思想，杀了许多思想不同议论纷纷的学者们，焚烧了民间的书册。汉代则真正的把思想统一于儒家和道家的两个范畴之内了。但在文学上，则承继着楚国的传统。汉高祖是喜欢楚歌的。大作家贾谊是屈原的一个追随者。

汉武帝时代，开始了整理和恢复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工作。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完成了一部空前的大史书，一部古代历史的全集《史记》。那魄力是够弘伟的。差不多不仅包括了所有的古代历史的人物、事件，而且也包括了古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学。他是封建时代的大历史家，而他的史书里却随处流露出反抗封

建统治的口吻来。

西汉末，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对于古代的典籍，包括文学著作在内，做了写定的工作，编了总目录。经过秦火之后，古代遗留的文学，有了一个总的清理与编定。屈原等楚国作家的集子也有了定本。王充的《论衡》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怀疑并驳斥了许多古代的荒诞的故事、传说与理论。这是大批古书经过整理后，有着比较研究的好机会的直接的大收获。他是开始从封建的拥护者的儒家哲学的囚笼里脱离出来，开始有了自由思想的空气。

同时，一种新的诗体在民间产生了，这就是五言诗。其初是童谣、民歌，大都是讽刺诗、情诗之类。很快的，文人学士们，就采取这个新的诗体，写作着伟大的诗篇出来。古诗十九首是最精品可爱的情诗和表现那时代的生活的诗篇。每一首都像一颗明珠落在玉盘里似的，铿锵有声而宛转自如。伟大的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叙唱一个悲惨的恋爱故事）和蔡文姬的《悲愤诗》（文姬为大学者蔡邕之女，汉末时为匈奴所虏，曹操将她赎回。她做了这首诗，叙述自己的生活），乃是两篇很重要的描写那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文献，同时也是两篇最美丽最惨婉的诗歌。特别是前者，它是充满了反抗封建社会的礼教的感情的。

建安时代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的时代。以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为中心，集合了当时的许多诗人于周围。他们是勇敢的，常写着反礼教的诗篇。自由的文艺批评开始有了鼓励。而曹操和曹植本身也是大诗人。王粲的《登楼赋》是开始脱出了楚文学的影响，有了时代的真实情感的作品。在以后的三四百年间，他的影响很大。

陆机的《文赋》树立了中国文艺批评的基础。以后，刘勰的《文心雕龙》便是从此而扩大了影响的。他们都批评着过去作家们的作品，注重于文艺作品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并对每一个当时流行的文体做了详尽的有关源流的(即“历史发展”的)叙述。

六朝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黑暗的时代。经过了一百几十年的干戈扰乱，北方民族在中国北部站立了根基，原来的汉族的一部份则迁居到南方来。中国分裂为南北两朝。南朝的文学接受了南方民间文学的新影响，大量制作着《子夜歌》、《读曲歌》等的新乐府辞，这是男女相悦的行歌，互答的情歌，有着最真挚的情感和最婉曲描写，且反抗着儒家的严格的礼教的束缚。大诗人陶渊明，以自然的作风，写着许多田园诗。他反抗当时的黑暗统治，而追慕着古代的原始社会，赞颂着古代的英雄。但他也还写着《闲情赋》一类的很好的情诗。他是同情于被压迫的农奴们的。他是黑暗时代的光明与光辉。

假如南朝文学是柔情如水的作品，那末北朝文学则带着粗犷的骑士之风度，有时还忘不了游牧生活的回忆。南朝被虏北去的文士们，像庾信，曾写着《哀江南赋》一类的东西，那是每个字都浸透着民族的感情与悲愤的。

佛教已经输入中国。在这时代，在南北两朝都大为流行。但中国的士大夫们反对佛教的很不少。有的人，以其非中国的而加以排斥，有的人则抬出道教来与他对抗。最重要的是南朝的一位大哲学家范缜，他写了一篇《神灭论》，以无神论、唯物论者的观点来批判佛教。这是最重要的不朽的论文之一。但因为统治阶级的封建主们坚信着佛教，到处建立着庙宇、石窟、雕像和塔，他的说服力量是不大的。伟大的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寺，都是在这时代开始开凿与饰装的。佛教的故事在中国也大

为流行，有的改换上中国衣冠，逐渐的变成了中国的故事。

隋唐的统一，使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大帝国。唐太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诗人们开始歌颂这个时代。陈子昂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但大部分的作者们却都是宫廷诗人。诗体也起了变化，七言诗的一体，有了很大的势力。大翻译家和旅行家玄奘法师，在介绍佛教哲学上尽了极大的力量。他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载着古印度历史、地理和传说的最重要的不朽的旅行记之一。他也把老子的《道德经》译为梵文，介绍到印度去。

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产生了。李白是一位浪漫派的诗人，高声歌唱着他自己幻想的乐园。初期的杜甫也是他的同俦，但经过了安史之乱以后，他成了一位更伟大的社会诗人。他自己经历着丧乱，有了更深刻的成就。后期的杜甫便歌唱着封建社会的黑暗与痛苦，斥责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同情于被压迫的人民们。在封建社会里产生了这末伟大的一位社会诗人，乃是黑夜的明灯，乃是时代的光荣。他的影响极大。

白居易承继了杜甫的作风，写了不少的社会诗，为人民们作喉舌，向黑暗的封建社会攻击。他的《新乐府》五十篇，乃是封建时代罕见的同情于被压迫的人民们的诗歌。作者的伟大的精神是不朽的，对于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唐末到五代，是军阀割据的时代。唐代的大帝国瓦解了。人民们在各个地区的封建主们的统治下，生活得更为痛苦。好些诗人，象顾况、杜荀鹤、罗隐、于濆等，都是为人民们说话的。那些有光辉的诗篇，现在流传下来的还不少。

在唐代，佛寺里讲说故事的风气很盛。其初是讲说佛教的故事，后来便讲说到人间的历史的、社会的故事和新闻了。这样的故事，一边唱、一边讲的，至今还流传不少。这样的风气和体

裁，开始了中国小说的先路。

中国小说，在宋代极为流行，有说有唱，且有若干专业的讲说者们，在公共的娱乐场所，为人民们服务。所说的故事，以英雄传奇和短篇的社会小说为主。那些作品的成就，相当的伟大。

宋代的诗篇，以新体的"词"为主。在略早，五代的时候，江南的封建主，李后主和他的父亲中主已在写"词"，都是很高超的词人。那是纯粹的抒情诗，以歌唱爱情为主。但也有联合若干篇，叙唱一个故事的。柳永和苏轼是宋代的两个大诗人。女诗人李清照的作品，则以其特殊的清婉郁丽的作风，照耀着那个时代。

爱国诗人陆游和辛弃疾，象两个巨人似的，杰出于南宋金人入侵的危急时代。辛弃疾从北方逃到江南来，他是一位很坚强勇敢的将军和政治家。陆游到死还怀念着已失去的北方的国土。他们都鼓励着当时和后代的爱国的人民们，而使人民们永远吟咏着他们的诗篇，不会忘记他们。

从宋代萌芽了的小说和戏曲，在元代大为流行。许多大诗人和小说家都为职业的剧团和说书的团体写作剧本和小说。关汉卿、王实甫以及其他好几十位作家们的剧本，得到了无数人的欢迎，并紧紧的抓住了他们的情感。《西厢记》和《灰阑记》是流行于世界的作品。这个黑暗的时代，受压迫者们的痛苦，在他们那些剧本里都能极真实的表现出来。《西厢记》反抗封建的婚姻制度，尤博得青年男女们的同情。在南方，则有另一种剧曲在流行，那是以南方的歌调唱着的。最早在宋代流行的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就有点象印度大戏曲家卡利台沙(Kalidasa)的《苏空特娌》(Sukandara)。剧本的构造上，先有副末(戏班的领导者)来说明全剧的故事的提纲，到结束，便把主角引进了剧场，也有

点象印度剧的形式。中国和印度，在这个新的文学型式上可能有着血肉的关系。

元末明初的大小说家罗贯中，写了不朽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大作品是至今还流行得极广，且仍为广大的人民们所喜爱的。《水浒传》所表现的反抗封建主的精神给了后代的许多向封建主们不断的作激烈争斗的人民们以鼓励。同时的大诗人刘基，是杜甫、白居易的真正的承继者。他的好些诗篇都是敢于揭发当时人民们的痛苦与呼吁的。

南方的戏曲，在明初开始大为流行，高则诚的《琵琶记》，将古老的剧本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重新歌唱出来，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喜爱。《白兔记》，写五代时一位封建皇帝刘知远和他的妻李三娘的故事，曾赚得了不少人的眼泪。

皇族的剧作家朱有燉，曾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几乎全部都存在，这是很有幸运的。在其间，我们看到好些无聊的专为皇家剧团写作的庆寿或颂扬的剧本，但也读到好些精美的描写社会生活的作品。有几本写“水浒”英雄们的故事，的确可称为不朽的杰作。

作为宗教剧而流传到今的，有冗长的一百出的大剧本《目连救母记》。这是戏曲家郑之珍所写的。据说，在农村中演唱这个剧本时，曾连续唱了好几日夜，这是一个佛教的故事，将人间和天堂作了对比。作家的意思，当然是要人皈依佛教的天堂。但许多人却最喜爱其中描写人间的部分。象《尼姑思凡》的一出，乃是不朽的大胆的向宗教作激烈的反抗的作品，本身是一篇最精莹可爱的歌颂人间的欢乐的诗篇。

在老式的诗歌，象五言、七言诗和词里，找不到什么伟大的作家，但在新型的诗歌（散曲）上，在元代和明代，却产生不少位

的抒情诗人，有的是田园诗人，有的歌唱爱情的，有的则揭露出封建时代的黑暗面。象元代的马致远，明代的秦大声、冯惟敏等，都是有很好的成就的。

## 下

（从公元一五七三年到一九四二年）

明代的万历，是明帝国的堕落期。政治的黑暗与贪污，太监的特务网的密布，封建地主们的横暴奢侈，绝大多数的农民被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以及地主们所控制着商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压迫得透不过一口气来。自发、自流的农民革命运动到处在爆发着。同时，国内来自满洲族的压力也逐渐的加紧。国外日本的倭寇又时来骚扰沿海地区。在这样的一个“世纪末”，产生了多量的“世纪末”的文学作品，是必然的结果。但那些“世纪末”的作品，却不纯然是骋驰着个人主义的狂行、狂言与狂想的。在那些不净洁的描写之外，还保存着多量社会生活的描写与对于封建地主和恶霸的厌恶与讽刺。其代表作便是长篇小说《金瓶梅》。那是一部不朽的描状封建社会的黑暗面的入骨三分的杰作；象一位医生用解剖刀来解剖病人似的，这部小说的作者，把封建社会的病状解剖得清清楚楚，只是不曾把疮口缝好，不曾开出治病的医方来而已。作者自称笑笑生，是山东人，其真实的姓名我们却不知道。在这个时代的前后，同类的小说还有不少，但都比不上它的笔力尖锐与细致。《西游记》，一部描写唐代僧人玄奘到印度取来佛教经典的故事的长篇小说，乃是伟大的英雄历险记，其中的猴王孙悟空，恐怕是和《拉马耶那》里猴子哈纳曼（Hanuman）有些关联的。许多读者特别喜爱其中孙悟空大闹天

宫的一段，那是充满了对于统治者的嘲笑与反抗的精神的。作者吴承恩，把这古老的故事架子，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泼泼的诙谐百出的不朽的小说了。

稍晚的时候，有冯梦龙和凌濛初，曾模仿着宋代的短篇小说，大量的写作着当代生活与历史故事的短篇作品。可惜他们教训的意义太浓厚，产生不出什么重要而秀隽的作品来。

戏曲在这时代极为发达。较早的时期，大音乐家昆山人魏良辅，曾创造新腔，运用着弦管诸乐器，演奏古曲和新剧，大受时人的欢迎，号之为昆山腔。首先替昆山腔写新的剧本的有魏氏的同乡人梁辰鱼；他写了一部《浣纱记》，叙述春秋时代吴、越相争的故事，以范蠡和西施为主角。可惜写得不大好。大诗人汤显祖起来，才在戏剧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他的“四梦”，特别是他的《牡丹亭》，乃是一部绝妙的抒情诗剧，反抗封建道德的压迫的。立刻便传诵遍天下，令少年男女们为之低徊感泣，连老年人也为之惆怅不已，这是不容易模仿和追赶得上的作品。此后纷纷的拟作者都是不足观的不足自存的东西。

短篇剧本在这时也写得很多，但不是落于“教训”，便是陷于描写个人主义的失意的悲呼，没有好的作品产生。

清兵的侵入山海关，惊醒了汉民族的自觉，彻底的扫除了将近一百年来的堕落的文风。同时，清代帝王，下了决心，清理田赋，狠狠的惩治了一大批残酷的剥削着农民的封建地主们。这使农民们略略的得以安生。一个严肃时代开始了。伟大的诗人们出现了。吴伟业象古代的庾信似的，追忆着过去宗国的影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伟大的散文家，写着结实而深刻的哲学的论著；特别是黄宗羲，写了一部《明夷待访录》，宣传着民主的思想，乃是了不起的一位先知先觉者。此外，总有一千位以

上遗民作家倾吐着他们的悲愤而著之诗篇，优秀的作品，象山阴道上的好山好水，触目皆是，举之不尽。那末多爱国诗人产生于同一时代是文学史上所绝罕见的事实。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则是以神怪故事寄托着遗民的悲痛的。相传为他所写的《醒世姻缘传》，则为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社会生活，泼辣生动。

孔尚任的《桃花扇》剧本，也是充满了故国的回忆的，打破了生旦团圆的惯例，而以"国家已破，何以家为"为结，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恋。是真实的一部伟大的剧诗。

经过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对于爱国主义文学的禁与毁，徒尚"形式主义"的作品大量的产生。但在乾隆时代，毕竟还有象郑燮那样的社会诗人出现，敢为人民呼吁；象杨潮观那样的讽刺的剧作家出现，敢于讥诮封建制度和专制者，可说是卓然不群的。好的诗人们也还有，象赵翼和蒋士铨，但那是太多了，也举之不尽。长篇小说在这时有很好的成就。曹雪芹的《红楼梦》，带着凄惋的情调，以春蚕吐丝似的笔触，细腻而精刻的描写那时代行将没落下去的封建贵族地主的家庭的故事。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以讽刺的笔调，描写着海外历险的故事。其中女人国的一段，对于封建的男权是攻击得很利害的。署名为百川的《绿野仙踪》，又名《百鬼传》，以横恣无敌的描状，揭发着封建社会的诸般丑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理想的政治小说，充满了对于传统的文士们的攻击而同情于工、农和小商人阶级。这是很特出的一部人民的文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煽起了新的爱国主义的高潮。以大政治家林则徐为中心，许多诗人开始关心到国事。有一部《射鹰楼诗话》（林昌彝编），便是搜集了那时代的许多爱国的抗英的诗篇为一书的。

散文家们纷纷的起来呼号发言。魏源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写了(或译了)一部《海国图志》，是介绍世界各国历史与地理的书，使中国人向世界打开了窗户。

太平天国的兴起与失败，在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创痕；封建地主的集团对于革命者们的残酷无比的屠杀，虽一时扑灭了革命的火焰，而那火种却是永远的留传下来的。可惜没有大作家来写这个大时代。一部反动的小说《花月痕》，是从头到尾侮蔑着太平军的英雄们的，读了令人气塞。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不断侵入中国，一方面激起文人们对于外来文学与事物的注意，另一方面则传教士们的横行不法，使人民们积愤于心，郁郁不平。经过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人民的爱国的思想更蓬蓬勃勃起来。封建地主们不得不出来挽救他们自己的危亡的命运，便发动了维新运动。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为首，进行着短促的政治改革。在其间，谭嗣同的革命性是很强的。他写了一部《仁学》，是很深刻的哲学著作，但不久，他们的活动，便为守旧派所制止。康、梁逃亡国外，谭嗣同被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却不断的加强起来。结果，招致了义和团的事变。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群众爱国运动，虽经过很短促的时间便失败了，但其影响是很普遍的，也留下好些好的诗篇。

维新运动的失败，与清廷政治的腐败贪污的现象的日益更甚，促使大部分的爱国主义者成为革命运动的首脑，孙中山便是最重要的一个领袖。太平天国留下去的火种在这时又炎炎的成为大火了。种族革命的主张与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合流起来。孙中山、章炳麟的著作和邹容的《革命军》，感召了不少青年人投入革命队伍中。在这时候，描写官僚政治的丑恶面的长篇

小说出现得不少，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最有名。革命的诗人们和剧作家们也出现了不少。中国的新话剧运动的开始和这时的革命运动是分不开的。春柳社是这时最有名的革命剧团。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在很短时间内便迫清廷的儿童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一度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终于这个革命运动的果实被奸狡的大官僚袁世凯所利用。他在一九一二年就大总统任，布置着北洋军阀在各地，扑灭了革命力量，屠杀了大批的爱国者。侦探特务们密布在全国。在文学上是恹恹无生气。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利用了他的弱点，利用了欧洲大战的机会，和他签订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梁启超在这时候写了好几篇感人的爱国的论文。不久，袁世凯被推翻，死去，而北洋军阀的混战与割据的局面却开始了。一九一七年的伟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刺激并感召了中国的爱国者与革命者，他们明确了革命者应该走的是那条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受到广大的知识青年们的欢迎。一方面拥护他们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方面也接受了科学与民主运动的号召。李大钊的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而写的《庶民的胜利》，特别受到重视。鲁迅也为这个杂志写了好些尖锐的短文和一篇以攻击封建道德为主题的短篇《狂人日记》，得到了极大的影响。新诗运动和新剧运动也以这个杂志为中心。它的势力遍及全国，同类的杂志，象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好几百种。“五四运动”开始了，从理论转入实际的群众的行动。革命的力量日益强大起来。北洋军阀们虽想消灭他们，却徒唤着无可奈何。后来，李大钊组织北方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久，被军阀所杀害。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却一天天的发展开来。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瞿秋白、蒋光赤

都开始参加了左翼文坛的活动。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的便扫除了北洋军阀的抵抗。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成就，不幸在中途却为更凶狠的军阀蒋介石所窃取了。他和他的帮凶们，把共产党出卖了，把他们清除出来，极残酷的屠杀了无数的爱国的革命者们，工人们和农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部分坚持着武装斗争，一部分则转入地下。一九二七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和茅盾都加入了。茅盾从大革命失败后，就逃亡到日本，在那里写了《蚀》的三部曲（三部长篇小说），后来，又回到上海，出版了他的重要的长篇小说《子夜》。他和鲁迅、瞿秋白都不时的被迫害着。鲁迅用了好些笔名，写着许多不朽的短文，瞿秋白也发表了不少的以文艺批评为主的散文。新作家丁玲、张天翼、沙汀等都在这时候出现。白莽、殷夫、胡也频等，都写着诗歌和小说，不幸，这三人却被蒋介石所杀害了。然而左翼的文学运动在青年爱国者和革命者中，迅速而普遍的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受了感召，纷纷的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鲁迅不幸在这个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病逝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损失！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不断侵略，最后发生了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的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号召着抗日的统一战线。在文学界首先成立了“全国文学者救亡协会”，这个统一战线，做得很成功，把爱国的文学者们全都联合在一起，团结成象一个钢铁铸成的文学巨人似的。蒋介石和其伙伴们虽力图加以破坏，却没法动摇其分毫。他们号召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首先把文艺为抗战而服务。这时，产生了无数的“为祖国而歌”的诗篇，鼓励着工、农、兵的战斗精神的戏剧，描写

抗战与抗战中人民生活的小说，无数的号召向敌人和投降者进攻的散文与短文。在战后，孤岛似的上海，也出现了好些抵抗文学与爱国文学；象描写敌后游击战的英雄们故事的《新水浒》(小说)，象描写爱国诗人与政治家文天祥故事的戏剧，都曾为人民们所热烈的欢迎着。但这时候的作家们，有许多还流于空想，自我陶醉，有热情，也投入抗日的统一战线中来，却没有实际的经验，没能“下乡”、“入伍”。一九四二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使中国文艺运动转入了正确的坚定的方向——为工、农、兵服务。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

#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 一

我们在编纂或写作《中国文学史》的时候，首先要接触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同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和对于这个发展的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进行研究是分不开的。我们既不能不顾“历史条件”，生硬地搬用欧洲各国的文学发展的规律，又不能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应用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或强调“文学”发展的特殊性，使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完全分离开来。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这个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是及时地反映出我们在中国研究方面的正确与否的倾向。我很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们参加这个重要的讨论。在这篇论文里，我只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欢迎大家的批评与纠正。

我在保加利亚科学院的保加利亚文学研究所，苏联的阿美尼亚科学院的阿美尼亚文学研究所，都和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正在热烈地讨论这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文学史的分期和一般历史的分期是否完全一致的？文学的发展是否有其特殊性？如果承认有，那末应否加以强调？阿美尼亚文学研究所的讨论，问题不大。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发展，

对于十九世纪的文学发展，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争论。他们完全同意于文学史的分期和一般历史的分期是一致的。但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特别是苏维埃时期的文学发展的分期，却有了好些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现在还在讨论中。保加利亚文学研究所的讨论，则已经告一个结束。其结论是：应该注意到文学发展的特殊性，但必须不忽视一般历史的发展。

在列宁格勒的东方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大学的一部分关心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曾经要我向他们做一次“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我第一次提出了我的看法。现在在这里所发表的，主要是根据这个报告的提纲写出来的，在材料方面有些补充，但在论点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 二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过去的若干时期里，中国的学者们曾写出了不少部中国文学史。从林传甲写的《中国文学史》到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好几部《中国文学史》，都曾提出了对于分期的看法和实际上的运用。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出版的若干《中国文学史》，主要是按照历史上的“朝代”即殷、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两宋、元、明、清那末分法的。他们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文学的发展和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亡具有如何的密切的关系，却按照着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变革，而自然地划分着中国文学史的时代。这种分期法，可以称之原始的或自然的分期法。这是第一种。

在其间，有少数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则受到日本人著作的影响，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的三个大时

期。古代的，往往是包括到前秦为止。中世纪的，则从两汉开始到唐五代为止。近代的则往往是从宋代开始到清末。他们也没有什么详细地说明这样分法的道理。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已经从原始的或自然的分期法向前走了一步，开始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着重在文学自身的发展的规律或过程了。这是第二种。

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所编写的若干部《中国文学史》，则不仅特别强调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而且也同时强调每一种"文体"的发展的特殊性。且举几个例吧。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乃舍文学的本质上的发展，而追逐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那个狭窄异常的一方面的发展之后，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只是"白话文学"的发展。执持着这样的"魔障"，难怪他不得不舍弃了许多不是用白话写的伟大的作品，而只是在"发掘"着许多不太重要的古典著作。譬如，象叙述大诗人杜甫的诗篇，他只是烦琐地叙述着杜甫集子里的几篇带些诙谐性的小诗。这是魔道之一。陆侃如的《中国诗史》，抱着每个时代各有其特殊的文体的见解（唐诗，宋词，元曲），在宋就不言"诗"只言"词"，在元就不言"诗""词"只言"散曲"，尽管宋、元二代有着不少的写作诗词的伟大诗人们存在着。论宋诗能够忽略了梅尧臣、陆游、杨万里们么？述元诗的，可以把元好问、虞集、范椁、杨载、揭傒斯和杨维桢他们的名字删去么？象他那样的《中国诗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半身不遂或肢体残缺的"诗史"呢？在那里，怎能看得出中国诗歌发展的全貌呢？这是第三种。

我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包罗得比较全面些，但也是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而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三个大时期：

（一）古代文学，从远古到西晋，

（二）中世纪文学，从东晋到明代中叶，

（三）近代文学，从明嘉靖到五四运动，

（四）现代文学，五四运动以来。

虽然已经注意到"时代"的影响，却过分强调每一种文体的兴衰，不曾更好地把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乃是卷没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波涛里而不能自拔的。又论述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时，也有过分夸大之病。这是第四种。

鲁迅先生编的《汉文学史》，虽然只写了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却是杰出的。首先，他是第一个人在文学史上关怀到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的。他没有象所有以前写中国文学史的人那样，把汉语文学的发展史称为"中国文学史"。在"汉文学史"这个名称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次，他包罗的范围很广，决不忽视真正的伟大作品，不管它是用古文写的或是白话文写的，不管它是用古代的文体写的，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文体写的。这就同胡适和陆侃如的所作，有本质上的区别了。这是第五种，也是解放前最好的一种。

解放以来的若干中国文学史的新著，和这一二年内全国学者们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有了比较新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有：

一、把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九期的。第一段从殷代到秦；这个时期，又分为二期：（1）殷代，（2）西周到秦。第二段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它又分为二期：（3）两汉，（4）魏晋南北朝。第三段从唐到南宋末；它也分为二期：（5）唐五代，（6）两宋。第四段从元到民国初期；它又分为三期：（7）元代，（8）明清二代，（9）晚清到民国初期。这是第六种分期法。

二、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三段八期的。第一段从殷代到秦

汉；它分为三期：（1）春秋以前，（2）晚周，（3）秦汉。第二段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它又分为二期：（4）魏晋南北朝，（5）隋唐五代。第三段从宋代到五四运动；它又分为三期：（6）宋元二代，（7）明清二代，（8）鸦片战争到五四。这是第七种分期法。

三、把中国文学史分为六段十四期的。第一段，周以前，是萌芽时代，亦是第（1）期。第二段，周代，是少年时代；它分为二期：（2）西周及春秋，（3）战国。第三段，从秦到南北朝，是壮年时代；它又分为二期：（4）秦汉，（5）魏晋南北朝。第四段，从隋至元代，是丰收时代；它又分为：（6）隋及唐前期，（7）唐后期及五代，（8）北宋，（9）南宋及金，(10)元代。第五段，从明到清，是第二个丰收时代；它又分为三期：(11)明前期，(12)明后期，(13)清代。第六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也就是第(14)期。这是第七种分期法，也就是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所采用的。

四、把中国文学史分为六期的。（1）从古代到春秋，亦称为上古文学史。（2）从战国到西汉，亦称为古代文学史一。（3）从东汉到隋，亦称为古代文学史二。（4）唐代和宋代，亦称为中世纪文学史一。(5)元明到清前期，亦称为中世纪文学史二。(6)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乃是近代文学的时期。这是第八种分期法。

这些分期的论据，都有一部份是正确的，但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为时尚早。现在正展开讨论。可能在展开讨论时候，会产生更为正确的见解出来。

## 三

我的见解是：

一、首先要确定"原则"。原则之一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服从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改变。而生产关系的改变，便影响了上层建筑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等等，人类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的面貌也就随之而改变了。"历史"就是记录和表现这些"改变"或发展的。文学史乃是历史的一部分，乃是记录文学创作这种上层建筑的发展过程的，它乃是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所以文学史的发展的过程，必须遵循一般历史的发展过程，别无和一般历史不同的发展过程。

原则之二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既然是服从于基础的改变，故一般的发展规律，是没有例外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的特殊性。人类的进展并不像田径赛似的，枪声一响，就一齐拔步向前跑去。各个不同的民族，除了遵循一般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外，有他们自己的特殊性。像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一是封建社会的时期特别长；从战国到鸦片战争，足足有两千二百多年（公元前四〇三年——公元后一八四〇年）。哪一个国家有这末长期的一个封建社会呢？二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有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公元一八四〇年——一九四九年）。这也是许多国家在他们的历史上所没有的。中国根本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时代。

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里，我们又有了若干的可注意的变化。第一是，许多王朝的改变，都是由于农民大起义的结果。西汉末年的“赤眉”大起义，东汉末年的张角等的红巾起义，元末的农民大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都使长期的封建社会，起了新的波澜壮阔的变化。第二是，北方或东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南下并统治了中国全部份或一部份土地的结果，也给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决定性的打击。他们或长或短时期地或多或少地破坏了中国的坚固的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使其在某一时期里产生出不同的或特殊的生活面貌，虽然其本质仍然是封建的。像南北朝时代的“五胡”，像唐末的契丹和宋代的辽、金二族，乃至蒙古族建立的元代，满族建立的清朝等，他们都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起了不少的变化和有了不同的面貌。第三是，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诸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势力，从沿海诸据点，一直伸入内地。他们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未曾诞生便夭折了。他们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侵略，同时，也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勾结与“狼狈为奸”，使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形成了一种特殊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这些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中国文学上都有极深厚的影响。中国有没有像西方或俄国所产生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呢？没有。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百年之间，所产生的乃是魏源、林则徐、朱琦、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林纾、曾朴诸人和鲁迅先生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品。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诸人的小说，或反帝甚力，而对于封建社会却往往留恋未已，甚至加以歌颂。只有在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以后，以鲁迅先生为杰出的代表的一大部

份作家们，方才全心全意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开辟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道路，其影响正一天一天地更加强大起来。

在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的奴隶社会时代和长时期的封建社会时代的文学，也是紧密地反映着和表现出时代的变化的。许多农民大起义，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弘伟而深刻的足印，而北方或东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南侵，则激起了更多的汉族作家们的悲愤，倾吐出更多的美好的热情磅礴的作品出来；像西晋末年的刘琨，宋代的岳飞、陆游、文天祥诸人，明代末年的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傅山诸人，一时数之不尽。他们的反映现实，是很敏捷的，很深入的。他们是和他们的时代生活同呼吸的。戏曲家们所反映的元朝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的生活不是最真切动人的画面么？明代小说家们所描写"世纪末"的明帝国的崩溃的面貌，像在《西游记》，《金瓶梅》里所见到的，不是最生动活泼的封建社会生活的刻划么？他们或快或慢地，或前或后地，反映或表现了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一块儿迈步前进的。他们的作品乃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生活的最可靠、最翔实、最生动的记录与描写。所以，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可分开的。

二、但也还必须承认：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自有其几个特殊之点。第一是，民间文学的影响，特别巨大。许多弘伟的文体和伟大的作家都是从民间文学那里受到影响，得到典范的。像建安时代的五言诗的诸作者，就是受到汉末民歌、民谣的影响的。又像明代的小说，也就是得到民间话本的感兴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也给汉文学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同时，他们自己也产生了不少的好作品，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芒

四射的明星。像南北朝时代的北方诸民族的文学，元代的蒙古族的文学，都在汉文学史上留下巨大的影响。第三是，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在我们文学史上也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是“独往独来”，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的，同时，也没有不给予别的国家以影响的。所谓“文化交流”，是古已有之的。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却在那里听到中国流传到印度去的《小秦王破阵乐》。我们不应讳言那些外来的影响，当然也不应该过份夸大或过份强调那些影响。

这些因素，使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其若干特殊性或特点。

三、因之，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的原则：

（1）是和一般历史的发展规律相同的，

（2）是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步调相一致的，

（3）同时也是有她的若干特殊性或特点的。

我们既要根据一般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要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特殊性。我们要结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

## 四

我想，依据了以上的论据，可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的五个时期；在几个时期里，又可再划分为若干段落。

第一，上古期，以邃古到春秋时代（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公元前四〇二年），这乃是奴隶社会文学的时期。代表的作品是《诗经》和《尚书》、《论语》等。代表的作家是《诗经》里的几位大

诗人和孔子。这个时期，开始表现出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

第二，古代期，从战国时代到隋（公元前四七五年——公元后六一七年）。这是封建社会文学的前期。我们在这一千多年里，看到了几次的历史大事件的发生，那就是秦的统一中国，汉的打败匈奴和寻求西方的据点，西晋末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占据了中国北部，和杨坚的统一南北，建立了短促的隋朝。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都促进了文学上的大作品的产生。大江南北和四川等地的文学，开始在骚坛上驰骋着。“楚辞”、“楚歌”的流行和屈原的出来，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先秦诸子的出来，表现着中国散文的“百家争鸣”的一个大时代。贾谊同司马迁、枚乘、司马相如等大作家的产生，标志着初期封建社会的繁荣时代。刘向、扬雄、班固、张衡、王充、仲长统以至建安七子的出现，说明了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对于各式各样文体的创造的努力，对于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的成就，并因之在思想上有了跃进，和对于民间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吸取而有了“五言诗”的产生。嵇康、阮籍、左思、裴頠、郭璞、刘琨、陶渊明、鲍照、谢朓、萧衍、范缜、刘义庆、江淹、何逊、庾信、徐陵诸作者构成了南北分立时代的五彩缤纷的文坛。外来的佛教文学和民间文学，给予诗人们以不少的影响。批评文学在这个时期，也有了很好的成就。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其本身就是很美好的文学创作。隋代的杨广、薛道衡等，结束了古代文学的时代。据此，这个时代，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战国到秦的统一（公元前四七五年——公元前二二一年），这是屈原与楚辞的时代，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二）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到晋的南渡（公元前二〇九年——公元后三一六年），这包括了两汉的大时代，包括了三国和西晋，乃是两司马、建安七子和嵇康、阮籍的时

代。（三）从东晋到隋帝国的灭亡（公元三一七年——六一七年），乃是左思、郭璞、陶渊明、鲍照、庾信、徐陵的时代。

第三，中世期，从唐帝国的建立到鸦片战争（公元六一八年——一八四〇年）。这是封建社会文学的后期。这个时代比较地长，文学家产生得特别多；许多新的文体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创作家们也就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唐诗，有了以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许多大诗人作为代表，无愧地成为诗人的一个黄金时代。宋代的诗坛，有了以晏氏父子、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柳耆卿、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文天祥、谢翱诸作家为代表，也决不比唐代寂寞。"词话""诗话"和"戏文"的出现，表示着一个更新的大时代的行将到来。元、明二代乃是戏曲和长篇小说的两种新的文体驰骋文坛的大时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仁甫、康进之、武汉臣、施耐庵、罗贯中、朱有燉、高则诚、杨慎、吴承恩、笑笑生、汤显祖等许多大作家陆续地诞生于世，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大作品。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和清兵的入关，结束了"世纪末"的明帝国。清兵的入关，向文坛吹进了一阵严肃的寒冷的空气。许多大诗人为了反抗这个新的统治而殉难以死，或遁迹于深山荒谷之间。像陈子龙、夏完淳等等，其人不朽，其作品也是不朽的。李玉、朱素臣、蒋士铨诸大戏曲家和曹霑、吴敬梓诸大小说家，使清代文学的光芒，烛映天空。诗人们和散文作家们更是屈指难数。但鸦片战争的起来，和紧接着的太平天国的起义，却结束了这个封建社会的最后的一个繁荣时代。这一千二百多年的文学史，令我们如入"山阴道上"，好山好水，扑面而来，耳目应接不暇。因为时间长，又可分为下列的五个阶段：（一）唐五代（公元六一八年——九六〇年），（二）宋和金代

（公元九六〇年——一二七九年），（三）元代（公元一二〇五年——一三六七年），（四）明代（公元一三六八年——一六四五年），（五）清代建立到鸦片战争（公元一六四四年——一八四〇年）。这五个阶段的文学发展是各有其特色的。她们紧密地应和着历史的前进的步调而一同前进。历史上产生的大事件，大变化，都深刻有力地，生动活泼地反映在各个阶段的许多文学作品里。

第四，近代期，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一八四〇年——一九四九年）。这个时期的文学是应划为一个阶段的。时间虽只有一百十年，却产生许多大作家和许多大作品出来。他们和以前若干时代的文学具有不同的作风与思想感情。但有许多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如何划分法，意见很多，特别是这个时代应该终止于什么时候呢？是否应该终止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之前，或终止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期呢？为什么不再划分出一个“旧民主主义时代”来呢？鲁迅应该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作家呢，还是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先驱者呢？这些话“说来话长”，在这里不能详论。将来将会有专题的讨论和辩论。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即“先驱者”常会走在“时代”的前面，常先期地鼓唱出或创导着未来时代的理想，或理论的。马克思的真理就是走在时代之前的。鲁迅的一部份作品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烛照着一九四二年以后的时代，特别是现在，而成为文艺工作者们的指路明灯。所以，我和一部份同志们，都主张把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前为止。如上面所已举的，除了鲁迅、瞿秋白和其他一大部份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家们，是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里的之外，在

五四运动之前的作家们，常有认识不清，思想感情十分混乱、复杂的。像李宝嘉，既写了猛烈地攻击封建官僚统治阶级的《官场现形记》，却又写了讽刺新时代的人物的《文明小史》。他到底是反抗封建主义的呢，还是拥护封建主义的？其他若干作家，也都同样地有其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有其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这可以说是"历史条件"使他们成为这样的既是进步又是落后的作家。假如在这个时期没有产生像这样的充满了自相矛盾、自相冲突的作家出来，那才是古怪呢。梁启超说得很好，"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两千多年的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压力与熏染，怎能不会在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里，出现留恋或维护封建社会里的种种事物的思想感情来呢？梁启超的"今日之吾"如果是不断"进步"的，那末他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作家了。

第五，现代期，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而进入弘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到今日为止，虽然只是短短八年，但已产生出不少好的作品出来，像赵树理的《三里湾》，老舍、曹禺的剧本，杨朔诸家的小说等等。这是一个方才开始的伟大时代，其成就将会远较以前的各个时代更为伟大的。

## 五

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以上的五个时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和现代期的说法，只是个人的初步意见。是否妥当，要请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讨论、指正。此外，有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分期的专门问题，大都是和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相同的，像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底开始于何时呢？中国有没有

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呢？如果有，是在什么时代？如果没有，为什么原因？这些种种问题，都是应该成为专门的讨论题目的。这些种种专门问题的讨论，也将是有助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深入研究的。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写毕

（《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 中国短篇小说集序

我们一讲起中国的短篇小说，便须对于“短篇小说”的意义先考察一下。

短篇小说有广狭两种意义。就广义言之，则凡一切古代至近代的短篇的故事，都可谓之“短篇小说”。就狭义言之，则只有近代新发生的一种具有特殊体裁的短篇文字，才可适用这个名称；凡一切古代的，非那种特殊体裁的短篇作品，都不能算是“短篇小说”。美国的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爱伦坡(Edgar Allen Poe)说：短篇小说是一篇用散文写的叙述文字，“我们读之，只需半点至一点或两点钟的工夫的。”这个定义便是广义的。如中国唐代作家所作的《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等，以及《京本通俗小说》、《剪灯新话》、《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书中的全部故事，如阿刺伯的《一千零一夜》中无数的故事，如意大利鲍卡西奥(Boccàccio)所著的《十日谈》(Ten Days Entertainment)中的一百篇故事等等，都可在这个广义的定义之下，称之为“短篇小说”。

赫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在他的《小说法程》(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里，也曾把短篇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

The aim of a short story is to produce a single narrative effect with the greatest economy of means th-

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tmost emphasis. 见原书第一百七十七页。(译意：短篇小说的目的是要用最经济的手段，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以发生一个单纯的叙述文的感应的。)

这个定义便是狭义的。在这个定义里，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所谓"单纯的叙述文感应"，盖指：短篇小说虽包含动作、人物、环境之要素，而常重其一而轻其二；有时其目的在发生动作感应，有时其目的在发生人物感应，有时其目的却在发生环境感应。作者及读者的注意力常都集中于一个要素上。第二，所谓"最经济的手段"，盖指：短篇小说应删尽一切繁文枝词，使它的文辞节省至无可再节省的地位。两个人物在文中已足用，便不必再加进第三个，一件事实已足用，便只须叙此一事。第三，所谓"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盖指：短篇小说虽须以最经济的手段写之，却又不可因文辞太节省之故而使它的感动力减低。如文中原写两个人物，如欲使它更有力而再添写一个人物时，却又不可拘于"经济"的见解而不去添写。正如爱伦坡所说的：简而不当，与长而不当是同样的不对的。这就是"最经济的手段"必须"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之故。

照这个定义看来，则短篇小说的性质与通常的简短的故事完全不同。简短的故事是一幅仅具轮廓的图画，是一幅缩小的地图，可以添绘放大的；短篇小说却是一幅虽短小而完美的山水画，不能再添一笔，也不能再缩小一点的。它又像古拙的盆松，虽矮小而有凌霄的气概，决不能——也不必——再用什么手段把它增高增大的。照这个定义，则无论中国的无数短篇作品，无论《一千零一夜》及《十日谈》中的许多故事，都很难当此"短篇小说"的称谓。包尔文教授(Professor Balwin)说：《十日谈》中的

百篇故事，以近代批评眼光论之，仅有二篇足以称为短篇小说的。据我们的臆测，则在中国的无数的短篇故事里，恐平均百篇之中更难有二篇足以当现代的所谓短篇小说之称号的。因为无数的中国的短篇故事，大概都要算作长篇小说的缩短的东西；他们差不多都是一个长故事的节略；我们很容易把他衍放成很大一部长小说或长剧本的。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汤显祖可以将他衍放成四十出那么长的《南柯记》；薛调的《无双传》，陆采也可以将他衍放成四十余出那么长的《明珠记》。至于近代的莫泊桑、柴霍甫诸短篇小说作家的作品，却决不能照那么样的方法把他衍放成什么更长更大部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用狭义的短篇小说定义来衡量中国的短篇故事，则我们很怀疑，在"中国的短篇小说"这个名词之下，究竟能否集有十篇以上的作品。

本书所选集的中国短篇小说，乃是根据于短篇小说的广义的定义而选集的。因此，所选的便不免较多。我们所持以选集这些短篇故事的标准是如此：第一，自然以那些故事本身的文艺价值为断；第二，由那些故事中，可以略略的窥见某时代社会生活的一斑，而故事的文艺价值也并不十分差的，也将入选，这些材料是我们在史书上，在典雅的诗、古文词上，在文人的无量数的别的作品上最不易看到的；第三，有许多中国的短篇故事，是后来著名的剧本、小说以及民间故事的渊源。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些故事，便不能充分的了解以后的许多剧本、小说以及民间故事。这正如我们不明白希腊神话便不能读欧洲诸国的文艺一样。所以这类的故事，我们选录得特多，唐人所作的故事，以这一类的为最多。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元人杂剧《曲江池》的题材的渊源，也是明人传奇《绣襦记》及无数的民间小说、唱本、剧本中的李亚仙、郑元和的故事的渊源。陈鸿的《长恨歌传》，是白朴的《梧桐

雨》、洪升的《长生殿》的渊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渔的《蜃中楼》的渊源。此外，不能一一枚举。

然第二、第三的选集标准虽使本书取材不免稍宽，编者却不欲因此而选及内容太卑下、文辞太粗鄙的作品。总之，本书所选的东西，自信不至于有很多的无聊的干枯的作品。

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许多人都说，在唐以前，我们已有了短篇小说，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及《搜神记》、《世说新语》中的数则较长的文字之类，然他们不是太零碎、太无故事的意味，便是整片的论文中的一节，不能独立取出而称之为短篇小说。所以本集所选录的作品，始于唐；唐以前的文字，概不选入。

自唐以后，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二大系：第一系，是"传奇系"；第二系，是"平话系"。传奇系创始于唐，其流派极多且杂。由唐之《古镜记》、《玄怪录》等等，宋之《江淮异人录》、《稽神录》等等，明之《翦灯新话》等等，以迄清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现代林氏之《技击余闻》等等，千余年间，其作家未尝中绝过，可谓极盛！平话系创始于宋；十数年前发见的《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便是这一系的元祖。此后明人及清初人作此者不少，选本也甚多，传于今者尚有《醒世恒言》、《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今古奇闻》、《今古奇观》等数种。此系到了清之乾、嘉间，作者却似已中绝。《今古奇闻》二十二卷《林蕊香行权计全节》里，虽有"庚申发逆之乱"的话，或有人疑其为咸、同间人所作，然此一卷的文字体裁，与上面的二十一卷完全不同，实是一篇传奇系的作品而误被后人窜入者。至于平话系的小说所以没有传奇系之盛，且作者至清中叶而忽中绝者，其原因不外二端：一，平话系的作品不易作，且系用白话作的，古文家之流，不

能做，也不屑去做；二，当时在上者以其淫秽，曾禁止其印售。

平话系与传奇系的作品，最显明的区别，便是前者以民间日常所口说的语言写的，后者是以典雅的古文或骈文写的。平话系的作者在开篇每先写一段引子，或用诗词，或用相类或用相反的故事一二则，然后才入正文。如《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先引许多春词，然后才叙韩蕲王游春，才叙秀秀养娘进王府。又如《今古奇闻》中的《脱网罗险遭医师屠割》，先论一段庸医之误人，又引一段医师误诊未婚女为有孕而被病家所殴打的趣事，然后才叙一个凶险的医生的故事的正文。传奇系的作品，则不用此种引子。这是二者不同的又一点。

选平话系的作品易而选传奇系的作品难。因平话系的作品不很多，而传奇系的小说集则不可胜数，不独遍读为难，即搜集也决难完备。本书所选传奇系小说的范围，以编者个人所见的书为限。难免有不少很好的作品被遗落了而未入选。这是要请读者原谅而且指教的。

本书受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指导不少，特此致谢！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一九二八年四月）

# 中国短篇小说集例言

本书选录自唐至清末的短篇小说；文言的“传奇系”小说及白话的“平话系”小说俱收入。洪容斋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然唐以后的小说，好的也不少。平话派的小说，描写民间的琐事，更有使人如躬见其情景者。此集所持的选择标准，自然以其文艺上的价值为第一。

选录“传奇派”的小说的书，有《太平广记》、《说郛》、《唐代丛书》、《龙威秘书》等，然俱卷帙浩繁，且太凌杂，如在沙中拣金，不易翻出什么好的作品来读。故本集对于无聊的异闻杂记及艺术上无甚价值的东西，都已舍弃不录。颇足使读者省了许多自己选择的时间。

平话派的小说选本，今最盛行于世者为《今古奇观》一书，然此外，自《京本通俗小说》以至《醉醒石》、《石点头》、《拍案惊奇》、《西湖二集》、《今古奇闻》诸书，外间便不大流传，虽间见石印小字本，亦改换书名，窜乱字句，几至不能卒读。本集所选，皆从旧刻原书录出，错字脱句之弊，或不至多见。

《唐代丛书》诸书选录唐、宋人传奇，对于作者及原著，每有错误及割裂之病，如《虬髯客传》误题张说作，《昆仑奴传》误题冯延巳作，《迷楼记》误题韩偓作，又割裂《酉阳杂俎》、《传奇》诸书以为《剑侠传》之类，今俱已一一加以辨正。

向来读小说者，对于作家生平多不知道，作者亦往往隐匿真名，不欲告人。本集对于作家有可考者，必附加注释，略述其生平。其无可考者则缺之。

本集所录诸作，略依时代为次序，拟分三集。兹先出第一集，所录皆唐人传奇。第二集拟录自宋初至明的短篇作品，第三集拟录清之短篇作品。对于现代生存的诸短篇作家的文字，因恐有侵版权，概不入选。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一九二八年四月）

#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序言

这一集所选的短篇小说，都是唐代人所作的。有的相传为唐代人所作的作品，如托名为韩偓作的《开山记》、《迷楼记》，而实乃北宋人所作之类，俱不选入本集。

唐人小说，在文艺上的价值很高，有几篇如《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之类，其叙写的绵密美丽，其题材之宛曲感人，俱为唐以前所未有、唐以后所少有者。后来的许多小说、剧本——尤其是剧本——都喜把他们取来作为题材。我们读了这一册内所选的短篇作品，不仅感受得他们的本身的文艺价值，且可以知道许多元、明人的戏曲或小说的“本事”。

唐人小说，通常分为左别的四类：

一、别传（即史书所不载的轶事）遗闻，如《李卫公别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太真外传》、《高力士传》等。

二、恋爱的小说，如《霍小玉传》、《柳氏传》、《会真记》、《李娃传》之类。

三、剑侠的故事，如《虬髯客传》、《红线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之类。

四、神怪的故事，如《南柯记》、《元无有》、《枕中记》、《东阳夜怪录》、《杜子春传》、《灵应传》之类。

本集所选者，大约都可包括于这四类的大题目之下。第一类的“别传”，有文艺的价值的极少，本册只选了二三篇，如《李卫公

别传》之类，毫没有可使人感动的地方的作品，都割舍了。第二类的恋爱小说，是最可爱的；差不多所有较好的，本集都已收入了。第三类的剑侠故事，叙写得很活跃的作品也不少。第四类的神怪故事，太多了，本集不能收集得许多，只拣了最好的几篇选入。

唐人小说，开始于《古镜记》及《白猿传》，然直至天宝之后，作者始盛。如著名的"传奇"作者元稹、白行简、陈鸿、李公佐、蒋防、沈亚之、沈既济、牛僧孺等，都是生在元和、会昌前后的。最后的作者则有裴铏、杜光庭等。

唐人小说所以至唐的后半期才盛者，其原因不外二端：第一，以前的人颇看不起做小说一类的人，稍有声望的人都不屑去做这一类的东西，然至天宝以后，文坛风尚却大变了。牛僧孺既以居高位而喜作小说，韩愈、柳宗元、元稹之流的大作家也开始去作《毛颖传》、《蝜蝂传》一类的小品文字及《会真记》一类的小说，于是当时成为风气。作者每喜著笔写幽怪、恋情或豪侠的故事，以相传诵，于是小说作家便盛极一时。第二，开元、天宝的故事，流传民间者，多为人所艳称、所乐闻，于是文人便载笔以记之。当时藩镇专横，官吏贪虐，刺客亦多。于是国法之所不能制裁者，便有人希望能有一种来去无踪的剑侠以制裁之。这便是剑侠故事的创造的大原因。又那时选举不公，文士多不平之气，于是《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一类的鄙夷仕宦富贵的小说以及《灵应传》一类的叙述第二世界的荣华显赫的作品，便应运而生。

唐人小说，大都为《太平广记》、《唐代丛书》、《龙威秘书》、《古今逸史》所采录。《唐代丛书》诸书，谬误极多，惟《太平广记》成于北宋人之手，最为可靠，故本书所选，大都依据于《广记》。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一九二八年四月)

#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序言

这一集选录自宋初至明末的短篇故事。

在这一个时期内，平话系的小说突然的兴起，叙写的逼真与宛曲，皆为传奇系作家所不及。然在同时，传奇系的作品也出产不少。现在将本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载传奇系的作品，下部载平话系的作品。

传奇系的作家，在宋初尚有几个，如乐史，如秦醇，他们都是追踪于陈鸿、白行简、李公佐之后，以叙述奇踪艳闻为务。无名氏的《海山记》及《梅妃传》，也并不弱于《长恨歌传》之类的作品。然叙剑侠故事的作品，却没有唐代之盛，叙怪异故事的作品，也干枯丑陋，无复有《南柯太守传》诸作之清隽可爱。到了后来，“随笔”之作极盛，而“传奇”反为萧索。南宋之时，郭象作《睽车志》，洪迈作《夷坚志》，篇幅甚多，而叙载琐屑，直无一篇是有情致的作品。只有无名氏的《李师师传》写得很有趣。自元至明，好的作者更不多。瞿佑、李祯虽盛为当时所称，然佳作却殊少。只有祯的《鸾鸾传》，结局能超脱于寻常的“团圆”之定则，尚可读之不至生厌。马中锡的《中山狼传》，是一篇很有趣的寓言，叙写的手段也不坏，在此时是不易得的作品。

因为这一期传奇系作品的贫乏，所以选录得不多。凡是琐屑的“笔记”中的文字，大多数不录，仅仅录了较好的几则，如张齐贤的《白万州遇刺客》（《洛阳搢绅旧闻记》）、洪迈的《侠妇人》

(《夷坚志》)等以为例。

因为这一期传奇系作品的贫乏，所以虽文辞不见得十分可爱，而材料却是后来有名传说的起源的，如曾巩的《杂识》(叙狄青事)，张邦几的《王魁》(叙王魁负桂英事)，洪迈的《猪精》(叙岳飞事)等也都选录进去。

这一期的短篇作品，所可夸耀者乃是平话系的作品。平话系的作品，在北宋时才产生。他们与传奇系的作品，有几点大不同的所在。第一，传奇系作品，好用典雅的文句，到了瞿佑一流的作品，简直每个人物一开口便是骈俪之气逼人，而平话系的作品则一洗此习，完全以清莹流顺的口语文来叙写，每个人物的说话，差不多都是逼肖的。第二，传奇系的作品，所取的材料大都是“贵族”，不然便是“神怪”，便是“侠客”。但平话系的取材，则差不多完全是取之于民间的，取之于市井的。他们的人物都是平平常常的人物。便是叙写鬼怪，也是近于人情的。第三，我们在传奇系作品中，几看不出作者的个性、时代及地域，在平话系的作品中，却可清清楚楚的看出人物的个性、时代与环境来。这于历史家也是极有用处的。

平话系作品的元祖，就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京本通俗小说》，以后《永乐大典》中亦采录甚多，可见宋、元时平话作者不少。明之初年及中叶，未见有什么这一类的作家。到了末叶，却有一个大作家冯梦龙出来，编纂“三言”，大畅这个平话系的流派。当时作者受其影响很深，如即空观主人，如古狂生，如天然痴叟，都步于其后而有所继作。惟他们所作的，与宋人的平话，却已有个不同。这便是：宋人的平话，大都是“为说故事而说故事”的态度，冯梦龙他们所作的，却已带了很浓厚的道德色彩，变了“为教训而说故事”了。但他们所作，也并不完全是教训的，有

时也叙写些“无关道德”的有趣的故事，如《唐解元玩世出奇》之类。平话系作品，现在尚流传于世的，自宋至明，有下列的几种：

（一）《京本通俗小说》 不知作者，大约是“说话人”的底本吧。今所传者为残本，自卷十至卷十六凡存七卷，共有七篇小说：

| | | | |
|---|---|---|---|
| 卷　十 | 碾玉观音 | 卷十一 | 菩萨蛮 |
| 卷十二 | 西山一窟鬼 | 卷十三 | 志诚张主管 |
| 卷十四 | 拗相公 | 卷十五 | 错斩崔宁 |
| 卷十六 | 冯玉梅团圆 | | |

尚有《金主亮荒淫》一种亦为《京本通俗小说》中所有，而《烟画东堂小品》所刊《通俗小说残本》不收，另有长沙叶氏的单刻本。故合计之，宋人平话之传于今者凡有八种。

（二）《喻世明言》 为冯梦龙所编，今传本少见，《今古奇观》系选冯氏“三言”及《拍案惊奇》以成书者，共四十卷，每卷一篇，其中除选于《醒世恒言》的十一篇，选于《拍案惊奇》的十篇，及第三十回一篇未知所本外，其余十八篇，乃是《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之文。（《明言》文凡八篇）

（三）《警世通言》 亦为冯梦龙作，今传本少见。有十篇被选于《今古奇观》中。王士祯言：“《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拗相公》是《京本通俗小说》中的一篇，乃亦见于《通言》，由此可知《通言》中必多旧作，未必全为梦龙所作。

（四）《醒世恒言》 亦梦龙作，今尚存。凡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中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篇，即《错斩崔宁》。可见《恒言》中亦不全是梦龙的创作。《恒言》中的小说，曾被《今古奇观》选入十一篇，《今古奇闻》中亦选入四篇。

（五）《拍案惊奇》 凡三十六卷，共收小说三十六篇。即空观

主人的序说："龙子犹（即梦龙）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观此，似此书亦为梦龙所著。然松禅老人在《今古奇观》的序上，却说："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之刻。"可见此书实是即空观主人所自作的。此书被《今古奇观》选入七篇，其余二十九篇，曾被书贾加入《今古奇闻》中的一篇，改名为《续今古奇观》。

（六）《石点头》 为天然痴叟作，共十四回，冯梦龙曾为之作序作评。今人曾把它改名为《五续今古奇观》。

（七）《醉醒石》 为东鲁古狂生所作，共十五回。

以上七种是现在所知的。今皆每种录有一二篇或三四篇在本集中。至于明以后人所作的，如《今古奇闻》之类，这里不录，待选入第三集中。

平话系的作品，在初时，差不多都是叙写当时或近代的故事的，如《京本通俗小说》八篇中，有七篇是叙南宋之事的，只有一篇《拗相公》是叙北宋王安石事，然年代相去还不远。到了冯梦龙他们，便有叙春秋、汉、晋、唐、宋之故事的，如"伯牙碎琴"、"庄子劈棺"以及羊角哀的故事之类都是；也有将唐人传奇演衍成文的，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之类都是。但究竟以叙当时事及近代事为多。大概，叙古事，叙写便不真切，叙时事，描状便活泼。故本集所选，都取其叙时事的。

平话系小说流传于世者，除《今古奇观》外，其他各书都不易得。本集内所录的几篇，搜罗颇费些力。希望将来能有人将这些书陆续印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上册，一九二八年四月）

#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下册序言

这一集的上册，选录宋至明末的短篇故事不少，但还有许多，因篇幅关系，不能容纳于那一册之内的，因再编成这一册。

传奇系的作品，在这时代实在是贫乏得可怜。在上一册里，我们还看见《梅妃传》、《李师师外传》、《中山狼传》等几篇较好的作品，然而已不能与本书第一集内所选的唐人诸传奇相提并论了。到了选录这一册时，却连《梅妃传》、《中山狼传》那么样完整的作品也没有了。所有的，除了《三山福地记》、《阿留传》、《辽阳海神记》以外，都不过是琐杂的"笔记"中的一鳞一爪而已。这些极简单的仅具有故事的雏形的东西，他们的本身，原没有什么价值，其价值乃在于下面的二点：

一、是后来的传奇杂剧或小说的题材的来源；

二、对于后来的作家曾给与不少的影响与暗示。

关于第一点，如《韩湘子》，如《陆务观》诸篇都是；关于第二点，如《王榭》，如《浮梁张令》，如《王泰》诸篇，后来的作品，受其影响与暗示不少，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便有好几篇是受到这样的影响的。《梁太祖》、《韩魏公》诸篇写得虽像是散漫，却很有描写力，能使被写的人物翩翩欲活的现在纸上。

这是编者于上册所选录者外，再选录这十几篇的原因。

然而"这一期的短篇作品，所可夸耀者，乃是平话系的作品"。上册里已经选载了十余篇，但是编者总觉得太少。所以这

里又选载了九篇。这九篇的来源，除了《京本通俗小说》、《醒世恒言》、《拍案惊奇》、《石点头》、《醉醒石》诸书，上册里已经有选录者外，尚有《西湖二集》，为上册里所未及收及者。

《西湖二集》凡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韵，周清原著。以所叙者皆为关于西湖之故事，故谓之"西湖二集"。而谓之"二集"者，想当更有初集，然今绝不可得见。每卷载故事一篇，凡得三十四篇，皆平话系之作品也。清原，武林人，自号济川子，其名未详。生于明之末叶。大约生平殊困厄。尝自谓："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见《湖海士序》）所以他在这部《西湖二集》上颇多愤慨不平之言。这部书传本殊少见，今录其三篇，可见一斑。

江东老蟫序《醉醒石》，谓："大凡小说之作，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觇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谲焉。于此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这都是说小说之实际上的功效的，未免带了太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但即就这些功效而言，也只有平话系的小说，才能有此，传奇系的作品却不足以预于这个荣誉。我们见到的传奇系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空想的产物，毫无时代性的文字，汉、晋人之所作，与唐、宋人之所作，相差未远，唐、宋人之所作，与元、明、清人之所作，亦相差未远，我们所能于其中见"当时之制度，觇风俗之纯薄，物价之低昂，人心之诡谲"者，乃仅可在平话系作品中求之；而作者之能使"场前巷底妇孺皆知"者，亦仅平话系之作品有此魔力而已。

《碾玉观音》中之叙南宋军阀的威势，叙贵人家中收用养娘

之制度,《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之叙明时的丐头制度等等,皆为一切史书中所绝无的材料,而却正是编辑社会史的人所最需要的东西。姑举一二例,此外可知。

传奇系的作品,大多数只有叙述而没有描写,能如《霍小玉传》之有深刻的描写力者极不多见。平话系的作品,则专以描写见长,已具有近代的小说的作风,不管他叙的是山精海怪,幽灵狐魅,不管他写的是空想的神仙故事,怪诞的民间传闻,而总有一种活泼泼的生气,不知不觉的会把这些邪神妖鬼,故事传闻,都人格化了,人情化了,写得他入情入理,不殊于人世上日常所见的事,所见的人。而其描写人间的世态人情,尤为真气逼人。试举本册里的几篇故事为例,《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倪善继夫妇的霸产的心理,写得如何的好,《灌园叟晚逢仙女》中之张委的横行,《惟内惟货两存私》中之魏进士与他的妻之不同的心思的对照,《陶家翁大雨留宾》中之蒋震卿的得妻,又写得如何的真切而近情。

许许多多的长篇小说、长篇传奇都叙的是:某生某女的会合,如何的奇巧。小姐私奔,虽暂为奸人所欺,而终于是"佳人才子的重圆"。这里,在《陶家翁大雨留宾》里,却把这个打不破的惯例打破了,私奔的小姐却终于跟随了误认的"才子"而去。

许许多多的长篇小说、长篇传奇,都写的是:佳人才子的恋爱的始终,其中必有如何的波折,必有严父的阻挠,必有如何的奸人从中播弄,必有一场兵灾人祸,把他们生生的拆散了。这里,在《吹凤箫女诱东墙》里,却又把这个打不破的惯例打破了。作者写潘用中与杏春小姐的相恋,如何的近情在理,再看那些空想的做作的传奇小说来,真如粪土。它那里没有奸人,没有兵祸,没有心肠冰冷如铁的父母,只淡淡的写来,却已足动人。

无论他们的题材是如何的空想、怪诞，然如像那末逼真的近情在理的叙写，在中国一般小说中已是不容易得到的了。

本集二册中，所选的不过一脔而已。将来有机会，很想能一部部的将他们介绍给大家。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下册，一九二八年四月)

#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上册序言

本集所选的，都为近代的作品，自清之初叶起，到了民国之初年为止。在这个时代，传奇系的作品，是多至不可胜数；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开其端，继其后者无虑百数十家。如袁枚之《新齐谐》、沈起凤之《谐铎》、和邦额之《夜谭随录》、纪昀之《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乐钧之《耳食录》、王韬之《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宣鼎之《夜雨秋灯录》、俞樾之《右台仙馆笔记》是其中最有名者，然或者琐屑过甚，不能成一篇完全之故事，或者故为简练，读之毫无情意，或者借径于狐鬼之行动，而悬教训之旨，有类于寓言，或者极力模仿唐人传奇，欲以诡异之恋情及侠义行动见长；然求其足成为首尾完整，有情有节的故事者，却不易多觏；惟《聊斋志异》尚有几篇着意经营之作，如《婴宁》，如《马介甫》，如《竹青》，都可算为清代无量数的短篇杂记中的杰作。他们不仅是一篇结构完美的故事，而且也叙写得十分真切动人；虽然情节不能免于诡异，而主人翁之性格却很活泼，世态人情，亦写得曲折尽致。如《婴宁》之类，实可上比肩于唐人之名作《霍小玉传》之类，虽然他们的情调之间是很不相同的。像《婴宁》那样的轻盈巧笑的喜剧的作品，在中国短篇故事中真是不容易见得到的东西。《阅微草堂笔记》虽负盛名，而琐细已甚，简练太过，且篇篇都是大发议论的结局，屡欲选入几篇，而实无可选。这些东西，乃非完整的故事，而为一种“寓言”或小记事。论者每以他们足

以与晋六朝人的《搜神记》诸作相颉颃许之，实则，这种回复到远古去的作品，在现在看来，却是不足取的。其不足取，正如现在去拟作像《诗经》那样格式的四言诗，或像《尚书》那样的拙奥的古文似的。

当清之初叶，在《聊斋志异》之前，却也有几篇好的传奇系的作品，他们却不似《聊斋志异》之类之会集为一书，乃是散篇的；有张潮者，曾把这些东西集为《虞初新志》一书，其中如吴伟业的《柳敬亭传》、无名氏的《小青传》等，却都是很不坏的东西。在明、清之交，全个中国沦没入残酷无比的流寇与异族的劫掠中，当然是会产生不少好的记载与故事出来的。

平话系的作品，在这时却衰微已甚。平话集之出版于此时者仅有下列三部：

（一）《十二楼》　这是李渔所作的，亦名为《觉世名言》，题觉道人编，实则觉道人乃李渔之笔名。其中共有故事十二篇，大约都是他自己所作的，不像冯梦龙的"三言"，乃多收古代作品也。这些故事，每一篇都是与"楼"有关系的，故谓之十二楼。那十二楼？即：

| | |
|---|---|
| 闻过楼 | 三与楼 |
| 十叠楼 | 鹤归楼 |
| 生我楼 | 夏宜楼 |
| 拂云楼 | 夺锦楼 |
| 奉先楼 | 合影楼 |
| 萃雅楼 | 归正楼 |

其中之大病，乃在好发教训之言，然偶然亦有很新鲜的见解，很僻怪的议论，一望而知其为作《一家言》及《十种曲》的笠翁之所说。

这个短篇集，刊于清初，有顺治戊戌序。

(二)《今古奇闻》 这是光绪十三年上海东壁山房刊行的。据王寅(字冶梅)的序说，这个集子乃是他由日本带回来翻刻的。然其中不尽为平话系的作品，如第二十二卷之《林蕊香行权计全节》乃完全是传奇系的文字。又杂有"三言"之文不少，如卷一之《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卷二之《刘小官雌雄兄弟》，卷六之《陈多寿生死夫妻》，卷十八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皆为选自《醒世恒言》者。又卷十之《梅屿恨迹》，乃为选自《西湖佳话》者。大约是：王寅自日本得到"三言"的残本，为之改编了一过，而又补上几篇，如咸、同间之作品《林蕊香行权计全节》等而刊行者；不然，即日本当清之中叶，原有如此的一个选本，而王寅则为之补上了最后一篇(即《林蕊香》)者。故卷首题着"东壁山房主人编次"。

(三)《西湖佳话》 这部书作于清康熙间，与《西湖二集》相类，亦为专叙关于西湖的故事者。全书凡十六卷，包含十六篇故事，每卷一篇，即：

| | |
|---|---|
| 葛岭仙迹 | 白堤政迹 |
| 六桥才迹 | 灵隐诗迹 |
| 孤山隐迹 | 西泠韵迹 |
| 岳坟忠迹 | 三台梦迹 |
| 南屏醉迹 | 虎溪笑迹 |
| 断桥情迹 | 钱塘霸迹 |
| 三生石迹 | 梅屿恨迹 |
| 雷峰怪迹 | 放生善迹 |

这部书的作者，自署为古吴墨浪子，未知其真姓名。有的时候，他把他的故事写得很活跃，有的时候却很干涩。他的文笔也很可怪，不是如"三言"及《十二楼》、《西湖二集》一样的流利的语体

文，乃是另一种的夹杂了不少古文的句调的语体文，很像《三国演义》，也许比它更文。

在清之末叶及民国的初元，又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的好的短篇作品。待下册再选入。

本集所选，与上面几集一样，其中有不少是民间流行之故事及小说、剧本的主源。如《李姬传》及《柳敬亭传》曾为孔尚任的剧本《桃花扇》的故事来源，《小青传》乃为吴炳的传奇《疗妒羹》的故事来源，《雷峰怪迹》亦为白蛇故事之最初形式，为读《白蛇传》传奇及《义妖传》弹词者所不可不参考者。此外，如《圆圆传》亦为陆次云的剧本《升平乐》(亦名《圆圆曲》)之本事，《补张灵崔莹合传》为《十美图》及《乞食图》的本事，《大力将军》及《雪遘》亦为蒋士铨之传奇《雪中人》的本事。读了这些短篇故事，便亦可知道了不少民间及文艺界最流行的故事了。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上册，一九二八年四月)

# 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

## 一

中国小说向无明了的分类，中国小说史更无明了的分期。最古的中国小说，足当"小说"二字之称的中国小说，其启源究在何时，也颇不易知道。即所谓中国小说的范围，也是历来为学者争论点之一，"小说者，有别于大言，有别于正语的著作也"，他们往往这样的说；所以一切无当于大雅的，一切琐碎无足归类的著作，皆可谓之为小说。《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一门所录的小说，凡分杂事、异闻、琐语三种，与史部的杂史和子部的杂家并无若何严密的分别，且其中足当小说之名的，实寥寥无几，真正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等等却反被摈斥而不得预于其列。所谓《说郛》、《说海》、《五朝小说》、《顾氏文房小说》之类号称小说丛书的东西，其中所收录者，实在庞杂不堪。《杨太真外传》、《虬髯客传》之类，固见收录，而《古今注》（崔豹）、《洛阳名园记》（李格非）、《诗品》（钟嵘）之类，乃亦俨然占重要的几席。如果我们要明白中国小说的内容，真非澈底将他们所包含的东西澄清一下不可。今姑不列举前人的非理的分类与其主张，只将我个人的意见列下。据我个人的主张，依了自然的确切的内容，中国的小说，可分为左列的五类：

## 二

第一类是所谓“笔记小说”。这个笔记小说的名称，系指《搜神记》（干宝）、《续齐谐记》（吴均）、《博异志》（谷神子）以至《阅微草堂笔记》（纪昀）一类比较具有多量的琐杂的或神异的“故事”总集而言；范围固不能过于狭小，内容的审查，固不能过于严格，然也不能如前之滥，将一切“杂事”、“异闻”、“琐语”都包括了进去，有如近日出版的通俗本的《笔记小说大观》。我们应该将他们限于“故事集”的一个标准之下，或至少须是具有大多数的故事的。所谓“琐语”之类的东西，像《计然万物录》、《博物记》（汉唐蒙）、《博物志》（晋张华）、《清异录》（宋陶谷）、《杂纂》（唐李商隐）、《幽梦影》（清张潮）、《板桥杂记》（清余怀）；所谓“异闻”之类中的《山海经》、《海内十洲记》、《神异经》；所谓“杂事”之类中的《摭言》（唐王定保）、《云溪友议》（唐范摅）、《北梦琐言》（宋孙光宪）、《归田录》（宋欧阳修）、《侯鲭录》（宋赵德麟）等等，都是不能算作“笔记小说”的。即在真正的笔记小说中，像《搜神记》、《虞初新志》之类，也不能算真正的小说，不过具体而微的琐碎的故事集而已。其中亦有很好的小说资料，亦不过仅仅是资料而已，其本身始终未入小说的途径。

## 三

第二类是“传奇小说”。这里所谓“传奇”，并非长篇剧本的别名，如《荆钗记》、《还魂记》、《琵琶记》、《拜月亭》之类，其所指的乃是我们所称的唐人传奇一类的作品，如《霍小玉传》、《李娃

传》、《灵应传》，以至《聊斋志异》(清蒲松龄)等。这一类的小说，始足以当"小说"的称号。这一类的小说的作者，始有意于写小说，有意于布局、结构与经营。笔记小说往往是朴实无文的，只是记载一件古事，报告一件新闻，或追忆种种的往事。传奇小说则于记载、报告、追忆之外，还着意于叙写与描状，不仅使之成为一篇动人听闻的故事，且还使之为辞采焕发神情宛肖有不朽的名作的价值。且其中尽有些富于近代"短篇小说"的趣味的。其本身，在艺术上，实是一种小说，不能以泛泛的笔记小说一类的作品视同一类，虽然二者大概都是用文言写的，二者又大都是混合在一册之中，或合于一个总集，或一个选集之中。

## 四

第三类是"评话小说"。这也是短篇的小说，与传奇小说相类。惟后者写以文言，前者写以白话而已。即在题材上，二者相同之点也很多。但在来历上，评话小说和传奇小说却完全不同。传奇是由笔记小说脱胎而来的，作者以著作为志，以"传奇"为意，或当他们为古文一类的不朽的作品中的一文，或当他们为一种娱悦人生的东西，或为了卫道，为了愤懑而去抒写那些作品，用以寓意寄怀的，一点也没有实用的目的；他们只是文坛上的流行物而已，从不曾想到了通俗。评话则不然，他们最早的作品，系出之于说书先生之手。说书先生们为了要娱悦大多数的听众，便编造了敷演了那些新闻与故事出来。他们的重要，乃在讲述而不在于著作(虽然后来讲述短篇故事的风气已经消灭了)，所谓《错斩崔宁》、《西山一窟鬼》一类的东西，原来只不过是讲述的底本而已。所以评话的口气，全都是以第一身的讲述口气出之

的。这是评话的一个特色。这种特色，直到了评话已成了文士的著作，而不复是说书先生们的讲述底本时，还维持着不变。这乃是很早的所谓“通俗小说”。在短篇中，所谓“通俗小说”便是评话。笔记与传奇却不是能够通俗的。但评话虽能通俗，在文坛上历来的影响却不甚大。可以说，在文坛上影响最小的，要算评话体的小说了。且其历史也极为短促。她们在不知不觉之中生长着，自南宋以至明初。等到文士们觉察到他们的价值而搜集刊印、模拟著作着时，评话的末运却不久便到了。且连一般的作品也都沉沦于纸堆书角，绝少为人所注意。虽然《今古奇观》和《十二楼》为我们所熟知，但最古的几部总集《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与所谓“三言”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的三部大选集，与乎《拍案惊奇》的初二刻、《醉醒石》、《石点头》、《照世杯》等等的总集，却至今才有人在谈着。

以上三类都是短篇的作品；所谓短篇，盖即指篇幅简短、大都每篇能够独立成为一册的作品而言。一切的短篇小说，不管是笔记也好，传奇也好(评话是例外)，全都是总合同样的许多东西成为一册或混杂于别的东西或诗文集之中而成为一书的。单独刊行的，在笔记与传奇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在评话中，却间亦有之。像《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好几篇小说《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钱曾的《也是园书目》(卷十)皆曾著录之，且都当作单独的作品，与四卷本的《宣和遗事》、四卷本的《烟粉小说》、十卷本的《奇闻类记》等并列，这可见这些评话在当时原是有过单刻本的，像今日的小唱本小剧本一样。但单篇另刻，卷帙过薄，每易散失，所以后人便有汇刻之举，像《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之类都是。以篇幅而论，在短篇之中，评话是最长的了，所以原来能够别刻单行。评话的内容，大都是每篇不分回的，但

间有分为二回至四回的。最多的不出五六回以外。所以我们可以说，短篇小说的篇幅是在六回以内的。

## 五

第四类是“中篇小说”。中篇小说之名，在中国颇为新鲜。其实像中篇小说一流的作品，我们是“早已有之”的了。中篇小说盖即短的长篇小说(novelette)。他们是介于长篇小说(novel)与短篇小说(short story)之间的一种不长不短的小说；其篇幅，长到能够自成一册，单独刊行，短到可以半日或数时的时间读完了它。或切实的说一句话，中国的中篇小说，其篇幅大都是在八回到三十二回之间(但也有不分回的，那是例外)。其册数大都自一册到四册，而以大型的一册，中型的四册为最多。中篇小说的代表作，便是所谓“才子书”，如二才子《风月传》、三才子《玉娇梨》、四才子《平山冷燕》、八才子《白圭志》、九才子《平鬼传》、十才子《驻春园》等等皆是。又明代的许多秽亵的中篇，如《玉蒲团》之类也都是中篇的。最早的中篇，或可以说是最短的中篇，乃是唐张鷟所著的《游仙窟》。这是单本刊行的传奇体小说的第一种。这一个体裁在后来乃成了一个派别。《燕山外史》等便是变本加厉的这一体。又明人的《娇红传》(这些作品却往往见收于明人的小说杂文集如《艳异编》、《国色天香》等等，单行者不多)、《钟情丽集》等等，也都是篇幅较长，可以独立的《游仙窟》一体的作品。一般的传记体的东西，如《南海观世音出身修行传》、《闺孝烈传》(叙木兰事)，《许真君传》等等，也都是中篇的。大都中篇小说，其内容以所谓“艳情”的故事为最多。其文字则以文言写成者为最多，以白话写成者较少。仔细分之，亦可分析为“传奇”及

“评话”二体；而传奇体的作品，其数量远胜于评话体的。大抵中篇小说的性质，本为很短的长篇小说，而非较长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小说的作品，本不便袭用严格的近代小说的分类。所谓短篇、中篇、长篇者，往往只是篇幅上的分别而非内容与性质上的分类。所以一切的中篇小说，我们可以当作较长的短篇小说，也可以当作较短的长篇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只是一个型式的东西的放大或缩小而已。所以很多同一的材料，乃被不同的作者写成不同的短篇、中篇或长篇的；最好的例子，便是白蛇的故事，由《太平广记》中的一段短故事，变成了《西湖佳话》中的《雷峰怪迹》(此作原名《西湖三塔》，为宋人评话之一，见《也是园书目》卷十)，又成为中篇小说的《雷峰塔》，更成为长篇巨制的《义妖前后传》(此为弹词，并非小说)。其发展的历程是很显明的，但其故事的骨架与型式则始终未之一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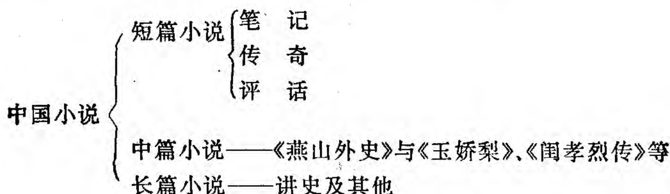
## 六

第五类是“长篇小说”，包括一切的长篇著作，如《西游记》、《红楼梦》之类。这一类即是所谓 Novel或Romance，篇页都是很长的，有长至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亦有多至二十册、三四十册的。在中国文学名著中，除了弹词外，便要算这一类的长篇小说的篇页为最浩瀚的了。这一类的小说，大都是以白话写成的，绝少有文言的著作，更少有骈四俪六的体裁。此盖大半因篇幅过长，不易写成文言之故。以《三宝太监西洋记》(明罗懋登)及《蟫史》(清屠绅)之喜舞文弄墨，其结果却也不能不用了白话，更不必说别的了。《三国志演义》的文字原是半文半白的，《南北史演义》(皆清杜纲著)之类更为全袭史书原文，未加改作，故文言的

气氛较多(十几年前的《玉梨魂》诸通俗小说之用文言写成却是一个例外)。但有一半也因长篇巨制，每多描写细腻，对话逼真之处，如用文言，则神情尽失。这一类的小说，又可以分为好几类，而依据于真实的历史而写的演义，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五代残唐传》，却是其中最原始的、最占一个大地位的一类。中篇小说，名作最少，短篇小说，间有情文并茂之作，长篇小说则为中国小说中最大的光荣。所谓小说中的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即列于世界名作之中，亦未为愧。而《红楼梦》、《绿野仙踪》、《封神传》、《海上花列传》、《镜花缘》之类，也都是卓卓的巨著，未必有逊于沙克莱、司考脱、大仲马诸人的最好的作品的。

## 七

综上所言，中国小说的分类，可列为左表：




## 八

一种文学形式或种别的产生，其原动力不外两点，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民间的创始。着眼在中国文学史的人，至少可以明白：这两点乃是中国文学中许多歧繁的种别所以产生的原因。

“词”是这样产出的，“杂剧”“传奇”是这样产出的，“弹词”“宝卷”是这样产出的，“小说”也便是这样产出的。当外来的影响到来时，以古有的传统的文学名著自豪或作为自己的模式的知识分子，是决不肯低首于其前的；他们反抗着，鄙夷着蔑视着他们（例如，光、宣间作者对于欧洲小说的蔑视，便是一个显证，而林纾氏因为译了《茶花女》之类的许多小说之故，桐城派的文人们至不以他为同类，虽然林氏是自附于桐城的）。这乃是民间的无成见的无名作者第一次深受到他们的影响；及后这个影响渐渐的扩大了，终于文人学士也不得不从风而靡了。又，对于民间的创作品，知识分子也是极端藐视的。但这些创作品，却有根深蒂固的势力。他们能在不知不觉之中造成一种风气。于是最早受到这种风气的薰染的，便是一部分放浪不羁的、不上正统派的台盘的所谓“才子”（这些“才子”们最好的例子，如罗贯中、冯梦龙等皆是）。然后过了一些时候，便连正统派的文人也不由自主的被传染了。词曲小说之逐渐的成为文坛上的主体，其进展的程序，都不外于此。我们在小说史上，对于这个进展，看得尤为显明些。

## 九

根据了这样的自然的进展途径，中国小说史，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期，从原始的古代到唐的开元、天宝时代。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胚胎期。一切真正的小说体裁都不曾成立；所有的不过是具有小说的影子的琐杂的笔记中的许多故事，或性质邻于史书传记而略带有夸饰的描写荒诞的记载的作品，或神异不经

的许多近于异域描写的地理书。这些都不是什么小说；我们可以说，至多不过是小说的资料，或邻近于小说是什么区域的东西而已。在这一期中，并没有什么杰作。我们有的是：《山海经》、《穆天子传》、《燕丹子》、《神异经》、《十洲记》、《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西京杂记》、《博物志》、《搜神记》、《灵鬼志》、《异苑》、《续齐谐记》、《冤魂志》、《冥祥记》、《世说新语》、《拾遗记》之类。这期也可以说是笔记小说的时代。其大部分的作品，皆非正规的“小说”，其小部分的作品则为故事的总集。在这一个时期里，有两个很可以注意的事实：

（一）是佛教影响的输入。如颜之推的《冤魂志》、王琰的《冥祥记》，完全是为佛教张目的，可不必论。即如其他各书，如《续齐谐记》之类，也是很受佛教的影响的；至少有许多材料，是从佛教故事中得来的。大约佛教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供给许多材料给笔记的作者；二是引导他们向一条因果报应的故事路上走去。其影响的进展，大约有三个阶级：第一阶级，是佛教的宣传者，采取了印度的因果报应的传说来宣讲；第二阶级，是宣传者创造了许多中国的因果报应的故事，或将印度原来的这许多故事，换了中国的地名人名而将他们变做了中国的故事；第三阶级，是文人学士采用了这些传教的故事，而铲去了宗教的色彩，纯然的作为他们自己的著作的资料。或尚留着些外来的痕迹，或竟将这些痕迹完全泯灭了。

（二）是传奇小说及中篇小说的萌芽。这一期的最后，已有了几篇传奇小说及中篇小说的产生，如王度的《古镜记》、张鹭的《游仙窟》之类。但在许多的笔记小说，竟有许多故事已具有传奇小说的影子，有一部分居然竟为可独立的传奇小说。这开辟了第二期的传奇小说时代的先路。

## 十

第二期，从开元、天宝时代到北宋的灭亡。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发育期，又可谓“传奇小说”时代。第一期的作者，都是无意于写小说的，他们写笔记时，或者为了宣扬宗教，或者不过是掇拾新奇的遗闻逸事，惊人的神怪故事而已，他们不注意于描写的艺术，他们的作品都不过是片段的记载，零星的叙述，干枯无味的故事概略。到了这一期，却不然了。传奇小说作者乃是有意于写小说的，乃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而并无其他目的的；他们很着意于描写，他们很着意于布局结构。他们不欲使他们的作品仅成为干燥的故事，片断的记录；他们有意的使他们肉体丰腴了，使他们的精彩焕发动人，使他们的艺术精深莹洁。小说到了这一期，才是一种独立的东西，才是一篇独立的艺术杰作，而不是故事或琐事总集中的几段比较隽妙的片断。在这时期里，佛教仍有影响，在题材一方面，仍从佛经故事中撷取了不少。这一期的杰作很不少：《莺莺传》(元稹)、《李娃传》(白行简)、《霍小玉传》(蒋防)、《南柯太守传》(李公佐)、《柳毅传》(李朝威)、《非烟传》(皇甫枚)、《枕中记》(沈既济)、《无双传》(薛调)、《虬髯客传》(杜光庭)等都已成为后来戏曲的资料，而其本身也是很好的杰作。这一期的小说，更有一点是对于后来的作品很有影响的，即在鬼神的怪迹、域外的异闻、传教的故事、帝王名人的言行之外，他们却还着意于人间情绪的抒写；他们写社会上新发生的故事，他们写恋爱之遇合，他们写妓院的情景，他们写当时的日常生活，总之他们描写人情世故，他们描写当代生活；这便是较之第一期一个最大的进展之点。在这时期，民间暗地里已产生不少

的白话小说，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之类，皆为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五代钞本。他们虽不为当代文人学士所注意；他们虽不是什么杰作，然在第三期里，却渐渐地显出他们绝大的影响来。长篇小说在这时代似乎已露萌芽，我们虽没有得到什么遗文，然《三国志》的故事，当时是有说唱着的（据苏轼《志林》）。又敦煌石室的文库中，有所谓《隋唐故事》，有所谓《列国志残卷》，虽不尽是小说，然实可见当时历代故事的如何流行。历史小说，即所谓演义者的发端，也已可于此得到其消息了。中篇小说，在这时绝少产生。或者想象中许多的历史小说，便都是中篇的吧（这由元刊本的五种平话及传为宋刊本的《五代史平话》之皆为中篇的，可知）。



第三期，从南宋到明弘治。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成长期。所谓笔记小说，仍在流行着，其内容似更为庞杂；所谓传奇小说，也仍在流行着，其结构与题材似也渐见硬化。长篇小说在这时却露出了崭然的头角。《宣和遗事》一类的杂书可以不提。《五代史平话》是最早的历史小说的遗物。当时，"讲史"的说书先生们，原有专说"五代史"的一科。在日本的内阁文库里，又藏有元刊本小说五种，每种三卷，皆新安虞氏之所刊，上半页为图画，下半页为文字，都甚精美。这五种是：《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吕望兴周）、《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全相秦并六国平话》（秦始皇传）、《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吕后斩韩信）及《全相三国志平话》。这五种的发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绝大的消息。我们有了这些书，方知道所谓《十七史演义》的著作盖远在

演义的始祖罗贯中之前。既然有《七国春秋后集》，当然必有《七国春秋前集》；既然有《续前汉书平话》，当然必有《前汉书平话》，又必有《后汉书平话》以至《续后汉书平话》；又继于《武王伐纣平话》当然必有《春秋列国平话》之类的著作。所以这五种尚系未全的一种全史平话的零种。即不是什么《十七史演义》之类，一定不止只有这五种的。这可见历代的长篇小说在当时如何的流行，又可见长篇小说之始于"历史的小说"是一个如何自然的趋势。在小说艺术未臻完美之前，长篇著作是很难著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在此期的最后，则有今本《三国志演义》的出现，其作者为罗贯中；又有《忠义水浒传》的创作，其作者亦为罗贯中。《忠义水浒传》的出现，乃见长篇小说的技术更进一步；由仅仅叙述史事的正史的翻本，一变而成为着意于叙写极短时间的一部分在历史上若有若无的英雄豪杰的 Romance。这时长篇小说的叙述描写，已由历史的拘束解放出来而入于自由抒笔挥写的程度，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虽然《忠义水浒传》的今本，其完成乃在于第四期之中，然这个原始的本子，已种下了一种浩雄奔荡的气势了。评话小说，在这一期开始产生出来，有所谓"词话""诗话"之名，词话者，例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七篇，诗话者，例如《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些评话，叙述古事者少而描状现代者多。对于人间世态的描写，是极尽了真切活泼之致的。将他们与《武王伐纣》、《三国志演义》一类的历史小说较之，我们将见二者在艺术上相差得如何的远。京本一类的评话小说，其技术已臻成熟之境，而《武王伐纣》之类的历史小说，真不过是粗制品而已。中篇小说在这时候也产生了好几部，如《风月相思》及邱濬的《钟情丽集》，便是一个代表。但文笔殊为庸腐，意境也极熟套，并无多大的成功。

# 十二

第四期，从明的嘉靖时代到清乾隆、嘉庆时代。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全盛期。凡一切孕育于第一至第三期间的一切形式，无不在此期内达到了他们的最成熟、最发达之境。未入流的笔记小说不必去提它。传奇小说，颇现出中兴的情形来，这从《聊斋志异》等作里颇可看得出。评话小说也到了极盛的时代，《古今小说》及《警世》、《喻世》、《醒世》的三言之外，又有《拍案惊奇》的二刻、《清平山堂》的十余种、《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十二楼》以及向来不为人所知的《幻影》等几部总集或选集。合而计之，总在三百种以上。将来大约还有继续被发现的可能。他们的题材已由现代的描状而扩充到了古代名作及杂事的重述。因为发达得太快了，题材乃骤现枯窘之态。自此以后，因了种种的关系，特别是政治的压力，这一个文体却突然的消灭了，不再见于第五期之中了。只剩下抱瓮老人所选的包括四十种评话的一部选本《今古奇观》当作了鲁灵光殿而已。中篇小说也骤然的大批生产出来；除了许许多多的“佳人才子书”的《平山冷燕》、《玉娇梨》等等之外，更有讽刺意味颇为浓厚的《平鬼传》、《常言道》等等的出现。《许真君传》、《南游记》、《北游记》等等也都出现于这个时代之中。中篇小说的黄金时代，大约也即在这个时代吧。长篇小说在这时更显出了长足的进步。《水浒传》被润改为极完美的一部长篇的英雄 Romance（非金圣叹的七十回删本），《武王伐纣》被扩大为《封神传》（许仲琳作），《唐三藏取经诗话》也被取做弘伟的《西游记》（吴承恩作）的张本。又有《隋炀艳史》、《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镜花缘》、《绿野仙踪》的

许多名作。长篇小说的取材，其范围是一步步的广大了。既由历史小说进而为英雄传奇，既由短篇评话进而成弘伟的长篇小说，其技术的进展，便自然而然的一天天的精深了，纯莹了；一方面又由英雄的传奇进而写社会的生活，宫廷的故事，以及家庭的日常消息，文人学士的行动言谈，一方面更进而利用旧材料，旧思想，而作为发挥自己才学及理想的工具（此如《野叟曝言》、《镜花缘》等）。到了以小说为工具而装载着学术及理想的炫耀时，大约长篇小说的发达，也已到了登峰造极的止境了。

## 十三

第五期，从清的乾、嘉以后到现代。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衰落期。一切小说的形式，在第四期之内过于发达了的，到了这个时代，便无不呈现着疲乏及模拟的情态。评话小说绝了踪影，连模拟的人也没有。传奇小说乃由隽美的《聊斋志异》一变而后入于原始的笔记体的著作。中篇小说也寥寥的绝少出现。独有长篇小说，除了引伸了英雄传奇（如《三侠五义》）、历史小说（如种种演义）之途径，以及人情世态的模拟的描状之外，却另外开辟了一条特殊的路。这便是对于社会黑暗面的布露与攻击。始于《蜃楼志》诸作，而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为全盛期的代表作。其末途，便至于以攻击有恩怨关系的私人为目的，利用一般人的爱听闲话的心理，而图畅售其著作的目的，而写着的黑幕小说的盛行。这种堕落的心理与行为，正足以见中国的小说而已迫近于末日。更有，描写妓寮生活与不自然的性生活，也是此时长篇小说的特征之一。其作品，如《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之类。又方言文学，在这时大为发达，这也是

极可注意之点。北方的方言文学既充分的发展在《儿女英雄传》上，而南方的方言文学，除了传奇、弹词之外，便充分的发展在《海上花列传》及《九尾龟》诸书上。

## 十四

将以上的叙述总括一下，更可以列成一个表，这个表的纵线为时代，横线为小说的种类。（表见下图。）

六朝 唐 宋 元 明 清

笔　记

传　奇

评　话

中篇小说

长篇小说

西　晋　（1）开元　天宝（2）宣和　（3）　嘉靖　（4）乾隆　（5）清末

## 十五

印度的及民间的影响，给中国小说以极灿烂光荣的五个史期者，到了现代，已经是“再而衰，三而竭”了。笔记、传奇、评话等的短篇，以及“佳人才子书”的中篇小说固已没有重兴的可能，即章回体的长篇，也已到了它的末运，不再有复活的机会。正在这个恹恹一息的当儿，却有另一种的外来影响，西欧的影响，以较印度影响更为雄大的气势，排闼直入，给中国小说以一种新的

不可抵御的推动力，而使之向另一方面走去，使之不再徘徊于笔记、传奇、评话及章回体的长篇的破旧的故垒之中。现在这种外来影响虽只有很短的历史，却已使中国的小说另换一个不同的面目，中国小说史另增了一个崭新的篇章了。无论在长篇的小说上、中篇小说上或短篇的小说上，这个影响的所及的范围，都是一样的大。我们可以判定：中国小说在这个第二次的外来影响之下，一定是，将有一个更光明的前途与历史的。这个光明的前途与历史，究竟有如何的发展，将来于我们的创作家的努力与否卜之。

本文为著者在上海光华大学的讲演稿，其初稿一度曾发表于某周刊上。但近一年来，意见与前又略有不同。故再加以修改，刊于本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学生杂志》第十七卷第一号，一九三〇年一月）

# 论唐代的短篇小说

中国的短篇小说，在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才开始发展，才有具有很美丽的故事和很完善的结构的作品流传下来。在这个文学艺术的伟大时代之前，我们已经产生了很漂亮、很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还可能已有了完美的短篇小说，但大部份没有保存下来。就保存到今天的唐代以前的故事和传说看来，他们一部份是和古代的寓言分不开的，那就是引用了故事和传说，来说明某些哲学家的论据的；其他一部份，乃是宗教徒们，佛教、道教和中国古老的原始宗教，用来宣传宗教的信仰的，那就是，利用许多故事和传说，来阐明：信仰的人，得到了神或佛的保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疾病离身，恶鬼退去；不信的人，则会遭遇到种种的不幸与恶疾，且被打下地狱，受种种的可怖的刑罚。还有的一部份，乃是记录人世间的嘉言善行或漂亮的言语，可笑的举动的；像最有名的《世说新语》就是这一类书的代表。专门记载"笑话"的书，也竟有好几部。也还有若干故事和传说，是记载神仙故事，鬼怪传说，乃至海外的人情物态的。他们的数量不少，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但都是相当简短、质直的记载，只是瘦骨嶙峋的故事和传说，还不能构成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短篇小说。到了唐代，方才产生了描写婉曲、想像丰富、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真实的短篇小说。

最早出现的一篇作品是《古镜记》，这是隋唐之间的一个文

奇的故事，组织成为一篇；是比较以前的简短的故事有显著的进步与更大的组织能力的。又有无名氏的一篇《补江总白猿传》（约产生于六五〇年），写一个具有幻术的白猿，抢掠了人间的美女，后乃为一个将军所杀的故事。那故事是属于神怪的一类，但富有人情味。但更重要的是张鷟（约六六〇——七四〇）所作的《游仙窟》这篇小说，将近一万言，写的是他自己在一夜之间，身入神仙之窟，和美丽的女子十娘和五嫂酬酢应对的经过。他把这场恋爱的遭遇，写得很细腻，很生动，且充分的运用诗歌和民间流行的"双关语"，给予后代的小说作者的影响很大。

在他之后，描写人世间的青年男女们的恋爱故事的作品就大为发达。有的是真实的很凄惋的故事，有的是故事很幻怪，但又很近人情的悲剧或喜剧。陈玄祐（约七七〇年间）的《离魂记》，写王宙和张倩娘相恋，但她的父亲把她许配给别的人了。王宙很悲愤的离开了她，上船到京都去。午夜的时候，他正在船上辗转的不能入睡，却听见岸上有人急骤赶到船上来。原来是倩娘弃家来奔。他们到了四川，同居了五年，生了两个儿子，同回她父亲家里去省问。想不到她的身体却是病在闺中。两个倩娘，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原来私奔王宙的却是她的灵魂。

沈既济（约七五〇——七八〇）的《任氏传》，写的是妖狐任氏和少年郑六相恋的故事。这故事写得很生动，任氏虽是女妖，却生得美艳冶丽之至，且极忠贞于郑六，遇强暴而不屈伏。后为猎狗所杀；郑六永远的忆念着她。

李朝威（约八〇〇年间）的《柳毅传》，写少年柳毅与洞庭湖的龙女的恋爱遇合。这是神怪的故事，却写得很富于人情味，故

事的发展也很曲折而动人。

但写得最好的还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和白行简的《李娃传》。这两篇作品都是描写人间的真实生活与故事的。他们把唐代的社会生活都表现得十分翔实而生动，那故事的本身又是那末凄惋而曲折，可以说是典型的唐代短篇小说的作品。

蒋防（约七八〇——八三〇）早年以诗赋著名，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长庆（八二一——八二四）中，贬为汀州刺史。他的《霍小玉传》，写有名的诗人李益和少女霍小玉的恋爱故事。这是一个悲剧。李益抛弃了霍小玉，另外娶了妻，小玉却痴心的等待着他，直到病死。在临死之前一刻，才和李益再见一面。她凄怨的责备着李益，一恸而绝。对于这个负心的诗人，读者是会不由得要引起憎恨之感的。

白行简的《李娃传》，则是一个喜剧的结果。行简（七七〇？——八二六）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他常写为大众所喜爱的文章。这篇小说，作于贞元十一年（七九五），是他早年的作品。李娃是长安城的一个有名的妓女，少年郑生为了热恋着她而丧失了一切，流落为乞丐，受尽了痛苦。后来，李娃收留了他，使他奋志读书，中举为官。这是当时艳称的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元稹（七七九——八三一）的《莺莺传》流传得最盛，当时即有人写了诗歌，以后又有曲子。著名的《西厢记》戏曲，就是演这个故事的。稹是一个诗人，当时诗名和白居易相埒。他的诗歌，天下传讽，并传入宫庭中，宫中呼为元才子。尝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后官武昌军节度使。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他是唐代短篇小说的作者中的一位最为人所知者。《莺莺传》写张生和崔氏少女莺莺的恋爱故事。稹写少女的初恋情怀，甚为生动。他们的恋爱是以悲剧收场的。张生另外结了婚，莺莺也嫁了

人——后来的《西厢记》却改写成团圆的结局。但初恋的惓忆却是像藕丝似的牵系在心头。

有名的《长恨传》为陈鸿所作。陈鸿(约八一〇年间)是白居易的一个朋友。白居易写了一篇《长恨歌》，记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陈鸿为之作此传，附于居易《长恨歌》之首。这个故事也是流传极盛的，但陈鸿写得朴质而不大动人。

像这样的恋爱故事，在唐代还产生了不少，但脱离不出以上几篇的范畴。在同一时期，又产生了一种具有出世思想的幻想的故事，那是描写人世间的富贵荣华，像梦幻似的瞬刻消灭的；梦中的一生，虽是瞬刻，却也就是真实的人世间的一生的写照。这样的故事，足以表现出唐代考试制度下的文士们的不满与不平的心情。由于这样的心情，就产生出对于"官吏"的显赫生活的凄凉结局的卑视。我们可以举出沈既济的《枕中记》、沈亚之的《秦梦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三篇作为代表。在其中，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是最好的一篇。

李公佐(约七七〇——八五〇)和白行简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很用心于写短篇故事的。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正和白行简的《李娃传》一样，都是很完美的短篇小说，不仅盛传当代，而且对后来的影响——特别是戏曲作家们——是很深的。但这二者之间，其气氛和情调是十分不同的。李公佐沈屈下僚，名位不显，恐怕其生活也是十分困顿的，因之，便产生了消极的反抗的心理，以出世的思想，掩蔽其不满与不幸。南柯太守淳于棼，在蚁穴之中所经历的一生，也便是唐代最显赫的官僚所经历的一生。这是很好的，而且很真切的表现出唐代官僚阶级的内在心理的故事。沈既济和沈亚之的两篇，其情调也大致相同。沈亚之(约七九〇——八五〇)和诗人李贺是朋友，李贺称他为"吴

兴才人”。他也是名位不显的一位不大的官。有《沈下贤集》，今存，他的《秦梦记》，写得不大好，远不如《南柯太守传》的漂亮。

唐玄宗的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安禄山举起反叛的旗帜之后，唐帝国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便逐渐的削弱下去。地方军阀的力量一天天的强大、坚固，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分裂的局面。这些军阀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扩大自己的领土，对于他们领土上的人民们的剥削与奴役是异常残酷的。“民不聊生”的现象，是到处的普遍的情况。人民们不仅要付出很重的赋税，而且还要为军阀们服兵役，替他们为争夺土地而作战。这种情形，在宪宗以后（即八二〇年以后）更为严重，以致产生了黄巢率领人民军的大起义。在这个时代，军阀们还蓄养着武士们与刺客们。而人民在被压迫的痛苦之下，也希望有超人的武勇之士，能够出来为人民除暴害，雪冤仇，报不平，解除痛苦。因之，武侠或剑侠的故事便大为流传。

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性质较为不同。这故事以拥护唐帝室的主旨，说明“神器”是不能窥窃的。但象虬髯客那样的神秘人物，也是属于武侠之列的。杜光庭（约九〇〇年间）是一个道士，因避乱到了四川，王建以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赐号广成先生。有《广成集》传于世。这个故事，在后代流传甚广，成为戏曲家们喜用的题材之一。

段成式（八〇〇？——八六三）的《酉阳杂俎》里有很多的武侠故事。袁郊（约八五〇年间）的《甘泽谣》里有《红线》一篇，为武侠故事中的典型之作。红线是一个少女，身怀绝技，能飞行往来，遂以她的绝世的武技，阻止了一场军阀们的战争。这个故事在后代也流行甚盛。裴铏（约八六〇年间）的《传奇》，所记载者多半为武侠故事。其中以《昆仑奴》和《聂隐娘》二篇最为人所

传。《昆仑奴》也是一篇勇士的故事，《聂隐娘》的故事则更进一步带有神仙的成份。像《聂隐娘》这样的女子，以剑术著称的，乃成为后代许多的剑仙故事的始祖。裴铏在咸通中为镇海军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后官至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高骈好神仙恢谲事，裴铏恐怕是深受其影响的。但他所写的虽多为神仙剑侠之事，而在幻诞的记述里，仍可看出这个混乱时代的一些真实情况来。

唐代的短篇小说显然较以前的质实、简短的故事与传说，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他们是用散文来细腻婉曲的抒写人间的，乃至幻想的物态人情的。宋洪迈说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事情，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这个评语是很公允的。这些短篇小说在后代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有很多的小说家们模拟他们的作风，而且，他们成为许多戏曲家们吸取题材的渊薮。许多元代和明代的剧本的题材，像《西厢记》、《南柯记》、《绣襦记》等，都是根据了这些唐代小说的。它们在中国文学里所占的重要地位，有些像希腊的神话与传说。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家或艺术家，都得熟悉这些故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也必须熟悉这些故事；否则，就很难了解许多的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与其演变之迹。但他们的本身，也是很完整的作品，不仅具有美丽的题材，而且，也已达小说创作的相当完美的境地。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

# 宋元明小说的演进

一　绪言
二　宋人话本
三　元人的小说(编者按:正文佚失)
四　罗贯中及其著作
五　《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其他(编者按:正文佚失)
六　短篇话本的结集及中篇小说的勃兴

## 一　绪　　言

我们的所谓小说，在唐代以前，可以说还不曾产生，虽然琐屑的"笔记"，与乎佛家的"因果记"已经是很流行着。笔记体的东西，简直不能算是小说，因为他们记载的琐杂，叙述的简率，全不是所谓真正的"小说集"一流的东西。也许其中偶有颇富于小说趣味的记载与叙述，但也只是一种偶现的珠光，且只能成为一种小说的资料，而不能即谓之为小说。佛家的"因果记"则更为别具目的，非复小说的面目。他们自己既不承认为小说，我们当然更不便以他们为小说。像《冥报录》中的一则:

僧义孚，青社人。解琴。寓于江陵龙兴寺，行止诡谲。府主优容之。俾赍钱帛诣西川写藏经。或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义孚

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一旦发觉。卖经者毙于枯木下。此僧虽免罪，未久得疾。两唇反引，有似驴口。其热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见。苦楚备极而死。同寺有数辈，贩鬻经像，惧而舍财修功德，以孚为鉴戒。(《太平广记》卷一百十六引)

便是一例；这是纯粹的宗教文训，决非以说故事为目的之类的东西。虽然其中偶有近乎具有小说趣味的东西，其实也都是未成形的宗教小说。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唐代以前，中国还不曾产生过正宗的小说。到了唐代之初，才有《游仙窟》一流的东西，以记述空想的奇遇，《古镜记》一流的东西，以描叙古物的神迹。至此而单篇别行具有描写的意向与想像的能力的小说方才出现于文坛。开元天宝之后，此类小说尤为盛行。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遂极其婉丽之致。是谓传奇的时代。但他们俱是用典雅的古文写成了的。其影响于后来的文坛者并不甚大，他们只能使后来有《剪灯余话》、《聊斋志异》一类的著作，却不能使后来有长篇巨制，像《西游》、《水浒》、《三国》、《金瓶梅》一类的杰作。真正的以国语文写成的小说，当始于唐代之末而不始于唐初。

向来的见解，每以为以国语文写成的小说，在元代是极盛，《三国》、《水浒》皆出于元代，《西游记》也为元人所作。但经了近十余年来的考索，知道今本《西游记》并非出于元代的邱处机之手，而实为明代的吴承恩所写，才知道今本《水浒传》的完成，亦在明代的中叶，而不在元代。于是许多人便以为以国语文写成的小说乃系胚胎于元代而始盛明代中叶者。这个见解，一时颇为有力。然而，反证立刻便出来了，江东老蟫缪荃孙序的《京本通俗小说》竟在十余年前披露于世；罗振玉也刊布了所谓宋板的《三藏取经诗话》，董康又印行着所谓宋板的《五代史平话》。于是

国语文小说的生命的开始，不仅在于元代，而且被推源于宋代了。就《京本通俗小说》的内容观之，宋人词话的文笔是很高超的，其描写的逼真，遣辞的纯熟，大似全盛时代的产品，而不似草创的初期的东西。如果我们确定《京本通俗小说》内的东西，的为宋人之作，则国语文小说的开创似乎更应提早。果然，在匈牙利人史坦因所发见的敦煌千佛洞藏书库的许多写本中，乃竟有唐人写本的国语文小说《唐太宗入冥记》及《秋胡小说》等在着。《唐太宗入冥记》叙的是：太宗被追捉到冥间，遇见了阳人而为地府判官的崔子玉。借了他的力量，得以多注阳寿，复回人世的事。《秋胡小说》叙的是：秋胡辞妻别母，前去求学，后得官归来，乃在途调戏采桑女子，不料这女子乃即为其妻。在《唐太宗入冥记》的纸背题有“天复六年”（公元九〇六年）等字样，按天复六年即天祐三年，正是唐末。钞书者写于唐末，则著此书者至迟也当在唐末之前。假定钞者与作者同为一人，则其著作时代也当在公元九〇六年或更前。如此看来，我们的国语文小说的创始期犹当从宋代而上移至唐末的。

《唐太宗入冥记》与《秋胡小说》的文句极为粗率，多有不成文理处，白字也是连篇累牍的见着。其过失当不尽在钞者，想来著者也未必是深通文理之人。姑引此二作中的一二段于下，以证此说。

> ……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讫，使者到一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太宗皇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子玉闻语，惊忙起立，惟言：“祸事！”兼云：“子玉是人臣，□□远迎皇帝，却交人君向门外祗候。微臣子玉□□乖礼。又复见任辅阳县尉。当家五百余口，跃马肉食，是皇帝所司。今到冥司，全无主领之分，事将□□急。若勘皇帝命尽，即万事

绝言。或者有寿，□□长安五百余口，则须变为鱼肉，岂不缘子玉冥司□□□□乖。”（不列颠博物院藏《唐太宗入冥记》）

……“汝今再三弃吾游学，努力勤心，早须归舍，莫遣吾忧。”秋胡辞母了手，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画，顿改容仪。蓬鬓长垂，眼中泣泪。秋胡启娘子曰：“夫妻至重，礼合乾坤。上接金兰，下同棺椁。二形合一，赤体相和。附骨埋身，共娘子俱为灰土。今蒙娘教，听从游学，未知娘赐听许已不？”其妻听夫此语，心中凄怆，语里含悲，启言道：“郎君，儿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虽门望之主，不是耶娘检校之人。寄养十五年，终有离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随夫。今日属配郎君，好恶听从处分。郎君将身求学，此惬儿本情。学问虽达一朝，千万早须归舍。”辞妻了，道服得十帙文书，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便即登程……（不列颠博物院藏《秋胡小说》）

此二则中，俱有不可通之语，如“道服得”之类，但在那二篇首尾不全、处处荆棘的小说中，已是最容易明了的所在了。这可见那时的国语文小说，确尚在创始时代。作者皆为民间的半通不通，略识之无的人，故所作的东西，也都是半通不通，若可解，若不可解的。纯熟畅丽的国语文小说，尚要经过一二百年，到了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手中方才能够出现呢。

南宋时代实为国语文小说第一次的黄金时代，不仅短篇小说若《京本通俗小说》所收录的几篇，已臻风裁完美、辞调纯丽之境，即长篇的讲史，像《五代史平话》之类，也已至叙事布局都很自然合格的时代。

然到了继于南宋之后的元代，国语文小说，似乎又陷入一个黑暗的时期。今所知的元代小说，若《全相平话五种》，其措语用辞大都是粗鄙不文，有似于《唐太宗入冥记》及《秋胡小说》。《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古本）之作，已近元代之末，其行文虽甚

通畅，而描状的活泼，叙述的逼真，却仍追不上宋人词话。元代的国语的散文文学，不仅小说一类为然，似乎都在退化，都在倒流。其杂剧戏文的"曲文"虽往往是隽美的白话文，但其散文的对白却往往都是很笨拙的东西，一点也不能与其曲文相称。

明初的国语文也未必有什么显著的进化。但到了嘉靖的时候，小说的第二黄金时代却终于经过了长久的黑暗时期而来到了。《水浒传》完成于此时，《金瓶梅》与《西游记》也皆著作于此时；《封神传》、《三宝太监西洋记》的写作，则较后于此。不仅长篇小说为然，即中篇的小说，短篇的评话也俱现出空前的异彩。由此至明末的百年间，实可谓为中国小说的最光荣的黄金时代。这时所有的小说，往往到了现代还流行不衰。

清代的小说，也颇足以使我们注意，虽然已渐渐的呈现出了衰老、疲乏的征象，且其散文的进步也未必有加于明代。《红楼梦》、《儒林外史》与《镜花缘》乃是清代小说的代表。但短篇的评话，在那时却完全陷于无人注意之境。清末，吏治的黑暗为往古所未有；像《官场现形记》一类的谴责小说，遂以盛行；其种类之伙杂，著作态度的恶劣亦为往古所未有。千年来的国语文小说的旧格调，遂被埋没于愤怒、报复、谩骂、讥嘲的小说坟墓之中。

本文原来只是叙述元、明二代的国语文小说的演进的经过的，但为了要使读者明了国语文小说的第一黄金时代的情形，却又不能不追溯到宋代。至于明以后的小说，则本文俱未之及。

## 二 宋人话本

宋代的小说以"词话"为主体。"词话"者，盖即王国维氏所谓"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也"（王国维《跋唐三藏取经诗话》）。

缪荃孙不知词话二字之意，颇怪其索解无从，遂武断谓“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缪荃孙《跋京本通俗小说》）。若将《京本通俗小说》残本的全部以及其他宋人传下的短篇小说，俱谓之“词话”，当然不甚可通。盖像《错斩崔宁》之类，通体并无一词者，若强谓之“词话”，未免近乎牵强。但《也是园书目》所载宋人词话十六种，《错斩崔宁》乃亦在其中，可见钱遵王编目时，只是将同性质的东西归在一类，必非严格的分着类别的。词话之外，其有诗有话者，则谓之“诗话”。像今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便是。但也有历史小说一类的东西，像《五代史平话》便是。但诗话、词话、平话，为了方便，也可以总称之为“话本”。话本的一体，在宋代是盛行于民间的。那时的话本，不仅单本刊行，且复演之于口，大约总是口说在先，然后为了喜爱者的众多，印刷术的便利，复将所口说的笔之为书。以其本为“说话人”的本子，故虽有“诗话”、“词话”、“平话”之分，而总离不了“话”字；又其体裁也因了此故而具着充分的演说宣讲的气氛，其口吻，也总离不了“说话人”对着听众说话时的样子。

说话人的职业，在北宋时便已盛行。明郎瑛的《七修类稿》说：“小说起于宋仁宗。”此语未知所本。但宋仁宗时代之已有以说小说为职业的人则可意想而知。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京瓦技艺”一条，叙述徽宗时代汴京的职业的技艺者的种类与姓名。其中有讲史、小说、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诸类。他虽系追记宋徽宗的一代，其实这些人物的由来，必定是很古远的，决非突兴于徽宗的一代的。南渡之后，诸般技艺，仍甚发达。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及周密的《武林旧事》，都记载有专门的说书者的类别。耐得翁谓“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

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这里似乎是分为六类，但将如“银字儿”与“说公案”并为一类（据《梦粱录》），“说经”与“说参请”并为一类（据同上），则正合于四家之数。《梦粱录》及《武林旧事》所载的家数虽与《都城纪胜》所载略有不同，而大体相差不远。“说经”、“说参请”及“铁骑儿”一类的东西，今不复存。今所存者胥为小说及讲史的话本，而以小说为尤多。讲史存者为《五代史平话》及《宣和遗事》，而小说存者则以《京本通俗小说》及“三言”中所载的及《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代表。今先论“小说”，即所谓“银字儿”、“说公案”一类的东西。

宋人的“小说”，由于缪荃孙氏的努力，使我们知道了有《京本通俗小说》那样的一部“小说集”，由于罗振玉氏的搜求，又使我们知道了有《唐三藏取经诗话》那样的别一体。《京本通俗小说》今存者残阙不全，仅有第十卷至第十六卷的七卷，每卷一篇，实即七篇。其名目如后：

一、《碾玉观音》（第十卷。《警世通言》有《崔待诏生死冤家》，即此作）

二、《菩萨蛮》（第十一卷。《警世通言》有《陈可常端阳仙化》，即此作）

三、《西山一窟鬼》（第十二卷。《警世通言》有《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此作）

四、《志诚张主管》（第十三卷。《警世通言》有《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即此作。尾州本《通言》本文作《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也仅是异名而已）

五、《拗相公》（第十四卷。《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

堂》，即此作）

六、《错斩崔宁》（第十五卷。《醒世恒言》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此作）

七、《冯玉梅团圆》（第十六卷。《警世通言》有《范鳅儿双镜重圆》，即此作）

但此外尚有三卷，为原本所有，而缪氏所未刊者：

八、《定州三怪》（一卷）

九、《金主亮荒淫》（二卷）

至其未刊的理由，则因"《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然《定州三怪》今存于明人的《警世通言》第十九卷（名《崔衙内白鹞招妖》），而《金主亮荒淫》则亦见于明人的《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近人叶德辉又刊为一册别行。这些作品，除了《金主亮荒淫》一则，时代可疑之外①，其余皆确然可知其皆为宋人之作。虽然《京本通俗小说》未必是宋元时代的东西②。如此，则这些宋人短篇话本的存在于今者加上罗氏印行的：

十、《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

共有十种十三卷之多了（连可疑的《金主亮荒淫》在内）。然实际上尚不止此数。《也是园书目》（《玉简斋丛书》本）载"宋人词话"十六种，其间除《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种已见于前，《宣和遗事》四卷，已为士礼居所刊行，《烟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

---

① 《金主亮荒淫》的内容，完全重述着《金史·海陵诸嬖传》，《金史》当不会根据于小说而写作此传的，所以此传的写作时代，似当在《金史》流行之后，换一句话，即至早当在元代中叶以后。

② 《京本通俗小说》的时代实为可疑，缪氏跋谓"的是影元写本"，我则断其为明代中叶的影写本，或竟是写本而未及刊行者。详见我的《关于京本通俗小说》一文（未刊出）。

卷,《湖海奇闻》二卷,当皆为巨帙的小说集外,尚有十种,皆为单篇另行的短篇话本。今将名目列下,并就所知注明其存在与否,及所存之书。

一、《灯花婆婆》(相传《水浒传》前原有"灯花婆婆致语",然此致语今乃在冯犹龙改本《平妖传》之前,甚短,不知即系此本或其节本否?)

二、《种瓜张老》(《古今小说》第三十三卷,有《张古老种瓜取文女》一回,当即此作)

三、《紫罗盖头》(未见)

四、《女报冤》(未见)

五、《风吹轿儿》(未见)

六、《山亭儿》("山"玉简斋本《也是园书目》作"小";非。《警世通言》第三十七回有《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一作,当即此篇)

七、《西湖三塔》(《清平山堂》有《西湖三塔记》,即此本。《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有《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作,盖即此作的放大)

八、《简帖和尚》(《清平山堂》有《简帖和尚》,即此本。《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见第三十五卷)

九、《李焕生五阵雨》(未见)

十、《小金钱》(未见)

则在此十种中,又有五种是见存于今的。我们如在明人所编的《清平山堂》、《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诸书中仔细的搜寻,当必可更发见好几十种出来的。例如:《杨温拦路虎传》(见《清平山堂》)的开头,有"话说杨令公之孙,重立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唤做杨三官人",文末有:"自此杨温和那妻子归京,上

边口立一件大大功劳，直做到安远军节度使检校少保”，明是宋人的口气。《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见《清平山堂》)的开头有“话说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间，黄榜招贤，大开选场。云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姓陈名辛”，也明是宋人的口气。

又，此外，《古今小说》中，如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第十五卷的《史弘肇龙虎风云会》，第十七卷的《单符郎全州佳偶》，第十九卷的《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第二十四卷的《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第二十六卷的《沈小官一鸟害七命》，第三十六卷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第三十八卷的《任孝子烈性为神》，第三十九卷的《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警世通言》中，如第十三卷的《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第二十卷的《计押番金鳗产祸》，第二十三卷的《乐小舍拚生觅偶》，第二十七卷的《假神仙大闹华光庙》，第三十卷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第三十三卷的《乔彦杰一妾破家》，第三十六卷的《皂角林大王假形》，第三十八卷的《蒋淑真刎颈鸳鸯会》，第三十九卷的《福禄寿三星度世》，皆是很明确的知其为宋人的话本；并非元人所作，更不是明代的拟作者的所写。盖就其风格气韵而论，固显然是宋人的，使我们一见便可立刻与后来的“拟”别得出来，再其口气也完全都是宋人的，虽然有一部分是显然的曾为《古今小说》及《警世通言》的编者所改动过。其所叙述的事实，也完全是当代的事迹，当前的景色，所以写得格外的逼真可爱。《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叙述靖康以后，陷胡汉人，元宵在燕山看灯的凄惨心情，其低徊悲楚的口吻，令我们欲不信其为南渡以后之作而不可得。《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一开头便是“话说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云云，《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一开头便是“话说大宋乾道、淳熙年间，孝宗皇帝登极”云云，《福禄寿三星度世》也有“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真宗皇帝，景德四年秋八月

中”云云。明明都是宋人口吻。此外类此者尚多，不能一一在此举出。更有《醒世恒言》，也尚有宋人之作在内。例如《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卷十三），《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卷十四），《张孝基陈留认舅》（卷十七）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卷三十一）等，都很有是宋人话本的可能。总之，宋人话本，传世者无疑的当在三十种以上。这是一个无比的文学宝库，我们不能不慎重视之的。《永乐大典》目录中，平话一门，有三十余卷之多，惜未注出名目，否则必更可据彼而在明人诸小说集中搜探出不少来的。

这些短篇话本的特色之一，在于未入本文之先，必有一段“入话”引起。这些“入话”或泛论诗词，有如《志诚张主管》的入话：

> 谁言今古事难穷，大抵荣枯总是空。算得生前随分过，争如云外指溟鸿。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脸上红。惆怅凄凉两回首，暮林萧索起悲风。
>
> 这八句诗乃四川成都府华阳县王处厚年纪将及六旬，把镜照面，见须发有几根白的，有感而作……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有个员外，年逾六旬，须发皤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贪色，荡散了一个家计，几乎做了失乡之鬼。这员外姓甚名谁？却做出甚么事来？

“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以下便是正文。为了要说老年人贪色得祸却先远远的从别一个老年人“见须发有几根白的”乃有感而作的一首诗引起，真可谓为“不知所起”。或亦有以相同或相反的故事引起的。但在宋人话本中，却以诗或词做入话者为最多。先是念唱一首或若干首诗或词，然后再解释这些诗词。为什么必定要念唱一首诗词？据我的猜想，依照着当时的习惯，在说话人开场演说“话本”之先，似乎必定要按弹乐器唱念诗词，以静喧哗的场面。今日弹词的“开篇”，摊簧的“唱文”（？）大约也

还是这个遗意吧？唱念完诗词以后，恐怕听者不懂，便又加上一番解释，一面又可多引入名人的诗词与言论以证自己的渊博。又，或者作为迁延正文开始的时间，为了等候着开场后迟到之客的用处的，也说不定。入话的作用，大约不外乎此。以另一段小故事来作“引子”的格局，似乎还是较后的事。但篇中插入的形容形貌景色的歌词，其作用则颇不同，虽然其内容与“引诗”或“引词”似乎无大差别。大抵“插词”的内容，不外乎下列的几式：

(一)一个老儿引着一个女儿，生得如何？

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碾玉观音》)

这是两句的六言，四句的七言组合成了的。可说是较短较简的一式。

(二)恁地道它不是人？看那李乐娘时：

水剪双眸，花生丹脸。云鬓轻梳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天桃，皓齿排两行碎玉。意态自然，迥出伦辈。有如织女下瑶台，浑似嫦娥离月殿。(《西山一窟鬼》)

这是二句的四言，二句的六言，二句的七言，又是二句的四言，二句的七言组合成了的，较第一式略繁。但其中“轻梳蝉翼”云云却与第一式全同。这可见当时这些“插词”原是互相钞袭借用着的。

(三)张主管看见一个妇女，身上衣服不堪齐整，头上蓬松，正是：

乌云不整，唯思昔日豪华；粉泪频飘，为忆当年富贵。秋夜月蒙云笼罩，牡丹花被土沉埋。(《志诚张主管》)

这是一句四言，一句六言，又是一句四言，一句六言，又加二句七言组合成了的。其句格较前二式略有变化，但以四言起却与第

二式同，以二句七言结，又与第一二式同。其略异者惟不以二句的四言起而以四六言的错综引起耳。

(四)遍请范氏宗族，花烛成婚：

一个是衣冠旧裔，一个是阀阅名姝。一个儒雅丰仪，一个温柔性格。一个纵居贼党，风云之气未衰；一个虽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绿林此日称佳客，红粉今宵配吉人。(《冯玉梅团圆》)

这一式表面看来，似乎与前都不同，因其系以二句七言起，而继六句的六言，结以二句的七言。但如将“一个是”的三字作为像词曲中采用的衬字观，则其起句仍为四言，并非七言。

(五)回转头来看时，恰是一个婆婆，生得：

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昏一似秋水微浑，发白不若楚山云淡。(《简帖和尚》)

这是二句的五言，二句的八言组成的，可谓是“插词”中的最简者。此外更有以三言数句起，而以七言或六言结者，或有七言到底，也或有杂言的，但究竟以上面五式为最多。他们式虽不同，至少有两个特色是共同具有的：第一，词是由简而繁，调是由疏而密；第二，往多钞袭雷同之句，他们仿佛有一套谱子在，咏少妇用什么，咏老太婆用什么，咏婚夕用什么，似乎都有规定的格式。我颇疑心这些“插词”也是用来弹唱的。其作用似在于干说口演之外，再于中间插入一二段弹唱，以变换听者趣味的。否则，演说着这些难懂的“插词”，在“说话人”方面，简直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在听众的一边也成了一幕难堪的茫然莫解的场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证据。在《蒋淑真刎颈鸳鸯会》的话本中有着：

未知此女几时得偶素愿？因成《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系于事后，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

云云。其后更屡屡的说道：“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这还不够明白么？所谓歌伴者，或为一人或为多人。这是我们所不能知的。

宋人的短篇话本，就今所传者观之，其运用国语文的技术，似已臻精美纯熟之境。他们捉住了当前的人物，当前的故事，当前的物态，而以恳恳切切的若对着面的亲谈的口气出之，那末样的穷形尽相，袅袅动听，间或寓以劝诫，杂以诙谐，至今似乎还使我们感到他们的可爱。难怪当时这些说话人是如何的门庭如市了。这些说话人虽是职业的，我们疑心他们决不是似通非通的“艺人”，而是很有天才的沦落的文人。或者他们只是口说着，而编辑这些话本的，却另有其人在。这些话本，或者曾经过好多次的润改也难说。《简帖和尚》之末，有“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所谓“书会先生”的人物，至今似乎还是一个谜，正有待于我们去发见。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自宋、元的杂剧以至戏文，都有着他们的传说及影子在着。我们猜想，这些书会先生，实际上当是当时“通俗文坛”的主柄者。《永乐大典》所载的《小孙屠没兴遭盆吊》戏文，便是写着“古杭书会编撰”的。他们当系不得志的文人，介乎职业与非职业之间，或介乎说话人或伶人之间的一种人物。他们的地位是文人，但有时却与职业的“艺人”们相交往，为他们编著剧本，为他们写作话本，总之，当是供给他们以原料的。所以，在生活上，“书会先生”或者有时还要靠着“艺人”们供给着呢。有时，“书会先生”也许要更下一级而成为职业的说话人等等。但他们的身分究竟是高出于一般的“艺人”们，所以艺人们往往不当他们是同辈而称之为“先生”。这种推测，或不会十分错误的罢。总之，象宋人短篇话本一类的东西，任怎样也不能说是出于似通非通的低等“艺人”们之手下的。他们最有可能的，是出于“书会先

生”的笔下。这些话本，几乎没有一篇不好，虽然结构有时显得支离，而叙述却无不生动活泼，人物也个个都似欲跳出纸面来。描状性格那末逼真而隽美的，在中国文学上，真是寥寥可数，下面且引《简帖和尚》的一段为例：

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见卖馉饳儿的小厮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了一探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捽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什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捻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打那厮一拳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拳，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则甚！”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索镮儿，一双短金钗，一个简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简帖看时：（中略）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教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捽住僧儿狗毛。出这枣槊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住茶坊道：“恰才在这里面打的床铺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见茶坊没人，骂声鬼话，再捽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摝来摝了，唬得僧儿战做一团。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

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事从那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皇甫殿直再叫将十三岁迎儿出来，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篾子竹来，放在地上，叫过迎儿来。看见迎儿生得：

短篾膊，琵琶腿，打得水，会吃饭，能窝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条绦来，把妮子缚了两只手，掉过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将妮子起去，拿起箭篾子竹来，问那妮子道："我出去三个月，小娘子在家和甚人吃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篾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摔，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又问又打。那妮子吃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来："三个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来解了绦道："你且来，我问你是和兀谁睡？"那妮子揩着眼泪道："告殿直，实不敢相瞒；自从殿直出去后，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不是别人，却是和迎儿睡。"皇甫殿直道："这妮子却不弄我！"喝将过去，带一管锁，走出门去，拽上那门，把锁锁了……

这样的一种可爱的叙状只有在小说的第二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著作《水浒传》、《金瓶梅》里始可见到的，而今却提早了二三百年而在南宋时代见到了，这还能不以他们为小说的第一黄金时代么？我们常说当民间的创作与文人学士的锦心绣口相接触时，这一种创作的黄金时代便来到了。这个定例在短篇话本也恰好适用着。短篇话本在这时，正是由民间抬头而与文人学士相见，且由文人学士接受了他而为之修正润改，一变其本来面目而使之焕然一新的黄金时代。而这些文人学士似乎便是所谓"书会先生"。

但话本的作者也未必都是很高明的文人学士。虽在她的黄金时代，却也仍有不很高明的东西出现。这是我们敢十分相信的，正如唐代也未尝无歪诗，宋世也未尝无芜词，元代也未尝无劣曲一样。这些更通俗的更近乎原始的东西，似乎特别的不容易流传，所以今存的这一类东西，所有的不过《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种而已。尚有一种《唐三藏取经记》，与《诗话》也甚相同（见《吉石庵丛书》）。《取经诗话》是偶然的幸存于日本，而由罗氏的印本介绍给我们的。极简短，却分为三卷。卷又分为若干则。以西游故事的那末冗长复杂的东西，在元代也有了吴昌龄六卷二十四折的《西游记杂剧》，而《诗话》却仅以三四十页的篇页了之，当然是很为粗糙不堪入目的。其叙述的匆率，内容的简鄙，与其他短篇“话本”像《西山一窟鬼》等较之，实令人有天渊之别的感想。这当然是出于粗识文字的人手中，而非由于漂亮的书会先生，如著作《错斩崔宁》、《西山一窟鬼》者的笔端写出的。例如：

> 行次，至火类坳白虎精。前去遇一大坑。四门陡黑，雷声喊喊，进步不得。法师当把金环杖遥指天宫，大叫天王救难。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射破长坑，须臾便过。次入大蛇岭，目见大蛇如龙，亦无伤人之性。又火类坳坳下，下望，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四十余里。法师问猴行者曰：山头白色枯骨一具如雪。猴行者曰：此是明皇太子换骨之处。法师闻语，合掌顶礼而行。又忽遇一道野火连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遂将钵盂一照，叫天王一声。当下火灭，七人便过此坳。
> （《取经诗话》卷上，《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由这样粗鄙的记述，难怪它要经过二三百年后，才会有如今传世的那末进步的《西游记》出现。在下卷中，有《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一》则，几与“取经”毫无干涉，大约只是一则随意的“插

话”，所以后来各本《西游》俱无此事。此则记载，大似传说中的象等意图杀舜的故事，先放入缸中烧，次钩断舌头，次锁于空仓中，次推入水中，但被害者却处处都有神护，都能得救。其由鱼腹中剖出而复得活的一段，又大似流传于阿剌伯及西欧的神仙故事。大抵这些民间传说，来历必是更古于此话本的。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关于宋代的讲史，今所存者也只有《新编五代史平话》一种。而这一种却又可作为五种观。因为那梁、唐、晋、汉、周的各平话，原是各具起讫，自成一书的。宋代说话人于“讲史书”的普通业之外，更有以讲“三分”及“五代史”为专业的。“三分”者即指汉、晋间的三国的故事，但其话本，今已不传，幸尚传有这部《五代史平话》，可以使我们窥见些当时的“讲史书”者的话本的面目。为什么讲“三分”与“五代史”的，会独成了专业，这是我们所不能确知的。但三国故事的有趣，与五代故事的时代的迫近，又兼当时说话人有专长于此二代的故事的，或系使此二时期的历史所以独有专门的说话人以之为专业的原因罢。

《五代史平话》，凡十卷，计《梁史平话》二卷，《唐史平话》二卷，《晋史平话》二卷，《汉史平话》二卷，《周史平话》二卷，今阙《梁史平话》下卷，又，《周史平话》下卷，实存八卷。每种皆有全目似提要，正与后来的《东西汉》及《三国》诸古本相同。惟正文连

篇接写，并不分则，也不注出目文为可异耳。因为梁、唐、晋、汉、周的时代，是那末密切的衔接着，时代又是那末短，事迹又往往分不开，所以一件战事，一件变故，往往在两三书中反复的叙了又叙。这大约为了作者原是要将各书独立着的，所以并不衔接的写下。这五书的史迹，大约都是根据着正史的，惟间也采用世间的传说，以增趣味。刘知远投军、李三娘遭兄磨难的传说，为后来著名的《白兔记》的主干者，最早的本子恐要算是此书——《汉史平话》——了。惟无二嫂的挑唆，磨坊的产子，及咬脐郎打猎追白兔，因以见母诸事。此可见在这原始的传说中，尚未附入更无稽的其他传说。《五代史平话》的作者，似亦为一位很高明的文人学士。其行文是流畅的，其叙述也是层次井然的。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一见即知其为原始的粗鄙作品者大不相同。但因其究竟系以真实的历史为根据的，所以其叙述始终为"历史"所拘束，往往还带些文言文的调子。因此，其描写也便不能逞心逞意的自由放大。干枯的记载的讥评，自然要当之而无可避免的。在这里，就文学上的造就而论，这以五部连续的历史小说组成的《五代史平话》实远不及《京本通俗小说》以及《清平山堂》、《古今小说》诸集子中的宋人短篇话本的伟大。

《梁史平话》的开端，有四句诗道："龙争虎战几春秋，五代梁、唐、晋、汉、周，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底下便接着说起，"粤自鸿荒既判，风气始开。伏羲画八卦而文籍生，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间便有个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做着那弓箭，威服乖争"云云的一大段历代兴废存亡的概略。直叙到唐僖宗时代，王仙芝倡乱，黄巢赴选不中，一怒而大乱天下，因以引起朱温来。这是梁以后诸史平话所没有的。大约这只是一个"引子"，故要放在《五代史平话》的第一书《梁史平话》

之上。《汉史平话》叙刘知远微时事，颇有情致，大约可算是全书最好的一段罢。

> 刘知远交领那钱后，辞了爷娘，离了家门，奔前去，行到卧龙桥上，少歇片时，只听得骰盆内掷骰子响声。仔细去桥亭上觑时，有五个后生在桥上赌钱。刘知远心里要去厮合赌钱，未敢开口。只得挨身向前看觑。其间有一个后生，向知远道："有钱便将共赌，无钱时休得来看。"知远听得此语，心下欣然，将那纳粮的三十贯钱且把来赌。（卷上）

这也是全书最合于俗文的一段。但最多的地方，还是半文半白的叙述与记载。我们读之，大似在读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罗氏的程度，大约总是相差不远的。

> ——本文为《宋元明小说的演进》一部小书中的一章；因为《中学生》索稿，便先行发表于此。宋人话本，今似还没有人仔细的研究着。我的这篇短文，虽只是简略的叙述，其题材却是很新颖的。或可引起研究中国小说者的一些新鲜的兴趣来罢。关于这个题目的详细研究，将见于我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中。

## 四　罗贯中及其著作

在元、明小说的演进上，罗贯中是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的。活动于宋代的书会先生，在元代虽似乎也甚努力，但其努力的方向，似已由小说方面而转移到戏曲方面去。中国的小说，遂突然由第一黄金时代的南宋，而坠落到像产生《元刊平话五种》的幼稚的元代。以元代的鼎盛的戏文与杂剧较之，诚未免要使人高喊着小说界的不幸。或者，那个时代的人们，已厌倦了比较宁静单调的说书讲史，而群趋于金鼓喧天、管弦凄清的剧场中了吧。

因此，说书的职业，遂为之冷落。因此，小说的著作遂为之停顿。但到了元末明初，却有罗贯中氏出来，竭尽全力，以著作小说，以提倡小说。而小说界的蓬勃气象，遂复为之引起，驯至产生了第二黄金时代的明代。罗氏之功，实不可没。而罗氏的健雄的著作力，在中国小说史上，似乎也一时无比。由高明隽雅的书会先生的作品，一变而为民间的粗制品的《元刊平话五种》，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为一种坠落。但救护着他们而使之复登于文人学士的高坛之上者，实为罗贯中氏。罗氏盖承继于书会先生之后的一位伟大作家，而非继于幼稚的《元刊平话五种》的作家之后者。他正是一位继往开来，绝续存亡的俊杰，站在雅与俗、文与质之间的。他以文雅救民间粗制品的浅薄，同时又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赞语，加之于罗氏作品之上，似乎是最为恰当的。

罗氏的生平，我们不甚明了，我们虽极力的在故书堆中搜索，也不能有什么关于罗氏的新颖可靠的材料发见。在他的作品里，更一无可以供我们研究他的生平的。像他那样的一位小说作家，在极端蔑视小说的中国，其不会有人注意到，当然并不是很可诧异的事。据我们现在所知罗氏名本，字贯中，东原人。这一层，大约是无怀疑的。但亦有以他为武林人，或庐陵人的，其名或有作牧，或木的，或有竟以贯中为他的名的。如此，则连这仅知的姓名籍贯，也是不甚可靠的了。他的生存年代，更无可考。蒋大器序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仅曰："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点也不能使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何时代的人。但蒋氏仅淡淡泛泛的说道："东原罗贯中"，罗氏与他非同时代的友朋，或有关系的前代的交游，

则可知。如此说来，罗氏离蒋大器之时（正德），一定是很久远的了。周亮工《书影》说他是洪武时人，但也无甚确证。他的《水浒传》，题着“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有人以为施氏即为著作《拜月亭传奇》的施君美，也即为《录鬼簿》中的施惠，若此言果确，则耐庵为元至元、至正时人，罗贯中至早也必当为那时候的人了。大约他生于元、而卒于明洪武间的一个假定，是比较的可信的。他一定是一位不得志的才人。在政治方面，必是一点也不曾有过什么关系的，那时（元时）汉人，特别是南方人，在政治上是不用想有什么建树的。在受着异族的重重压迫之下，才人名士们，毫不能有所展施。于是只好将其才力，用之于戏曲上，用之于小说上。一方面也许竟带有几分解决生活问题的性质。罗氏生当杂剧全盛的末期，自知不足以胜人，便于《龙虎风云会》之外，搁笔不再作，而独写作小说于举世不为之日。这些小说的流行，对于他，当有几许利益的。他也许竟是一位最后的书会先生，以著作小说戏曲为职业的。但这些话都还不过是悬想。什么时候方可使我们得到比较可靠的材料呢？陈氏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上，有序一篇道：“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志》始也。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其间横写人情世态，官况闺思，种种度越人表。迨其子孙，三世皆哑，人以为口业之报。”子孙三世皆哑之说，人往往以指施耐庵。此序独加之于罗氏身上，似不可信。更不必说三世皆哑之说，是否真实的了。

罗氏的著作，传世者绝多。但往往皆没有名氏，或为后人所增润删改，已全失其本来面目。但这些著作，大都皆为历史小说——讲史——及英雄传奇。在其中，《三国志》及《水浒传》最

有大名。亦有神怪妖异之作，像《平妖传》的，但不多，且也可算入英雄传奇中。今试将他的著作，分为左列的两大类——讲史与英雄传说——而列其名于下。其中或有不可信的，或有遗漏未曾列入的，皆未能绝对正确的加以考证。

第一类　讲史。此类著述，罗氏最多，相传他有一部巨大的、总名《十七史演义》的著作。但《十七史演义》云云，实不过一个混同的总称。并非真有十七部书。想来不过是混同的说他对于历代的史事，都有演义云云罢了。

(甲)《列国志传》(未知是否为他所作。但体例风格绝类，想当为《十七史演义》中的一部)

(乙)《西汉通俗演义》(是否他作，未能确知。但体例风格绝类，想当为《十七史演义》中的一部)

(丙)《东汉通俗演义》(同前云云)

(丁)《三国志通俗演义》(各本皆题罗氏著)

(戊)《东西晋通俗演义》(是否罗氏作，不可知，但文笔极类)

(己)《南北史通俗演义》(谢无量云："从前看见旧本《南北史演义》和《禅真逸史》，并说根据罗公原本。"但所谓旧本《南北史演义》，我实未见。今所知的，仅有杜纲所著的《南北史演义》而已)

(庚)《隋唐志传》(非褚人获的改本。我有明刊本，题徐文长批评)

(申)《残唐五代志传》(木刻本都题着"庐陵罗本著，汤显祖批评")

(壬)《南宋志传》(与《南宋飞龙传》不同)

(癸)《北宋杨家将》(此应归入英雄传奇类中)

第二类　英雄传奇。

(甲)《水浒传》(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乙)《说唐》(旧本题作罗贯中撰)

(丙)《粉妆楼》(旧本题作罗贯中撰)

(丁)《平妖传》(题作罗贯中撰。但冯梦龙的改本盛行后,原本反晦而不传)

(戊)《禅真逸史》(附)(旧本说是根据罗贯中原本)

这十几部书的篇幅都是很可观的。《三国志演义》已是十余册,《隋唐志传》也有十余册,《残唐五代》等篇幅较短,然也各在四册左右。如此算来,其总数至少是在一百册以上的。罗氏著述力的弘伟,诚可惊人!但世人往往只以《水浒》、《三国》二书属于他,而将其他各书皆作为后人效颦之作。例如吴门可观道人序冯梦龙改本的《新列国志》云:"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翰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仫儸磖碟,识者欲呕。"这样的,便将罗贯中的著书,减少到仅存《三国志》一种了。其实上文罗氏旧本云云之说,是不可厚诬的。可观道人虽将列国、夏、商、隋唐、残唐五代皆作为罗氏以后的人所作,然其中很有确证,可知其为罗氏之作的,若《隋唐》、《五代》即旧本并不标明罗氏所作者,我们在其风格体例上,也可很显然的看出,是与《三国》、《残唐五代》等作同出于一手的。即其材料的运用,史实的剪裁,诗句的串插,也都是若出于一手的。我们很难看出他们乃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代的产品。假如我们如此说,则这些摹拟罗氏作风维妙维肖的作家,真可以说是罗氏的再世了。在平常的摹拟者或效颦者中,我们实在找不出那末样的须眉毕肖的作者来。即《红楼梦》、《水浒

传》、《西游记》的续书的作者中，也只有呆拙的模拟，而很少像这些逼真的肖似的。但这些似乎都是一种假定，即除去了这些疑似的作品不谈，罗氏的著作也尽够我们作一个专章的研究的了。

在他的第一类作品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流行的一部，也是被后人修改得最少的一部。毛宗岗的《第一才子书》，虽标明他自己伪造的古本，用来删润罗氏的原本，然所改削的地方，究竟不多。罗氏原本的面目，依然存在。近来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发现，不止一本，其面目大都无甚异同，可证其即为罗氏原本无疑。依据了这个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我们可知罗氏对于讲史的写作，其态度是改俗为雅，牵野说以就历史的。虽然他仍保存不少旧作原来的东西，但过于荒诞不经的东西，则皆毫不吝惜的铲除无遗。原来，我们要晓得，罗氏的著作，大都不是他自己的创作，而是有所依据的。换言之，他的地位，与其说他是一位创作家，毋宁说他是位编订者。特别是关于讲史一部份。因为那些讲史，在他之前，大都是有了很古很古的旧本的。不过他的这位编订家，所负的责任，与所取的态度，却是非同寻常的编订者一般的。他不是毛宗岗、陈继儒、金圣叹一流人，他乃是更大胆的冯梦龙、褚人获一流人。他是一位超出于寻常编订家以上的改作家。他的改作，有时简直是重作。我们试取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来一看，便可知他的工作是如何的繁重与重要。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其骨架乃建立在因果报应之说上。汉之所以分为三国，盖因韩信、彭越、英布的报仇，三国之所以复合为晋，盖因上天以一统的江山，赐给断狱公平的司马仲相。罗贯中氏改作《三国志演义》，则首先将这一段鬼话，完全铲去。直由“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年十二岁”叙起。许多年来，胶附于《三国志平话》中的这一段原始幼稚的民间因果报应谈，至此始与三国故事

分离。罗氏的手眼，不可谓不高。《三国志演义》之成为纯粹的历史小说，其第一功臣，故当为罗氏。《三国志》在罗氏的许多讲史中，也只是伯仲之间的作品，然却独擅其名，掩蔽了其余的许多著作，殆所谓有幸有不幸者耶？然《三国志》之所以独显，却也有个原故。原来三国故事，在最早的时候，便已与其余历史传说分开，而独为俗人所喜爱。李义山的《骄儿诗》，已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其来历，已在唐代。至宋而遂有以讲说三分为专门职业者。可见《三国》是早已很有幸的盛传于民间的了。罗贯中席其余勋，于是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遂也在他的十七史演义中，特别的显露出头角来了。除了司马仲相的阴司断狱一段以外，罗氏的演义，与《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不同者，尚有几点。(一)削去了平话中许多荒诞不经的事实，例如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于其子曹丕，刘备到太行山中落草为寇等等。(二)增加了平话上所没有的许多历史上的真实材料，例如何进诛宦官，祢衡骂曹操，曹子建七步成章等等。(三)增加了平话上所没有的许多诗词表札。(四)改写了平话上许多不经的记载，例如平话叙张飞拒操长坂桥，大喊一声，桥竟为之喊断。此实万无此理者。故罗氏改作飞的喊声，吓破了夏侯杰之胆。(五)保存了平话的叙述，而将此叙述润饰着改作着，往往放大到五六倍；以此枯瘠的记载，往往顿成了华赡丰腴的描写。有此五点，我们已可知道罗氏改作的功绩是如何弘伟了。今且引罗氏《三国志演义》的一段于下，以示其作风的一斑：

玄德辞二隐者上马，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扣门，童子出。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在堂上读书。"玄德遂跟童子入，见草堂之上，一人拥炉抱膝歌曰……

玄德上草堂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并因徐元直称荐，

敬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见仙颜，实为万幸。”那个少年慌忙答礼而言曰：“将军莫非刘豫州欲见家兄否？”玄德惊讶而问曰：“先生又非卧龙耶？”其人曰：“卧龙乃二家兄也，道号卧龙。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诸葛瑾见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幕宾，二家兄诸葛亮与某躬耕于此。某乃孔明之弟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处闲游？”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同游，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处闲游？”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僻之中，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玄德曰：“刘备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嗟呀不已。均曰：“少坐献茶。”张飞曰：“既先生不在，请哥哥上马。”玄德曰：“已亲诣此间，如何无一语而回？”玄德请问曰：“备闻令兄熟谙韬略，日看兵书，可得闻乎？”均曰：“不知。”飞曰：“问他则甚！风雪甚紧，不如早归。”玄德叱曰：“汝岂知玄机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车骑，容日却去回礼。”玄德曰：“岂敢望先生枉驾来临。数日之后，备当又至矣。愿借纸笔，留一书上达令兄，以表刘备殷勤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宝，玄德呵开冻笔，拂展云笺，其书曰……玄德写罢，递与诸葛均，均送出庄门外。玄德再三殷勤致意，均皆领诺入庄。玄德上马，忽见童子招手篱外叫曰：“老先生来也！”玄德视之，见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被体，骑一驴。后随带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转过小桥，口诵《梁父吟》一首，诗曰：

>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空中乱雪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想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白发银丝翁，岂惧皇天漏！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玄德问之曰：“此必卧龙先生也。”滚鞍下马，向前施礼曰：“先生冒寒不易，刘备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驴，进前作揖。诸葛均在后曰：“此非卧龙家兄，乃家兄岳父黄承彦也。”玄德问曰：“适间所诵之吟，极其高妙，乃系何人所作？”黄承彦曰：“老夫在女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却才过桥；偶望篱落间梅花，感而诵之。”玄德曰：“曾见令婿否？”

黄承彦曰："便是老夫径来看拙女小婿矣。"玄德闻言，辞别承彦上马而行，正值风雪满天。回望卧龙岗，悒怏不已。

他的第二部讲史中的名作是《隋唐志传》。但《隋唐志传》似为明人的改名，并非原名。我藏的明刊本《隋唐志传》其第一卷之末尾，有"批评《唐传演义》卷之一终"数字。《唐传演义》或当是罗氏原书之名吧？今世间流传的《隋唐》乃是清代褚人获的改作本，与罗氏原来相差至远，已完全不是原本的面目。褚氏在《隋唐演义》序上说道："即如《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彩，则前多阙略；其后补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此犹有议焉。"我所藏的明刊本，正是始于隋宫剪彩而终于唐季，恰好与《残唐五代》相衔接者。虽然未必即是罗氏原本，至少也是林氏纂辑的一本。但林氏所纂辑的一本与罗氏原本较之，当无甚差别，至多只是文句诗词上的增减而已。这部《唐传演义》实在是叙述李唐一代的故事的，其始于隋宫剪彩，不过是一个前文第几卷，以后便完全叙的是唐事，所以我们应该恢复其原名《唐传演义》。原来的《唐传演义》当也与《三国志演义》一样，分为若干节，每节各有标题。但明刊则将两节合并而为一节，将两个节目合而为一个类似对偶的回目，用以迎合当时的习惯，然此两个节目，却实在并不是对偶的。例如："严道宗谋说薛举，常仲兴兵败昌松"（第十五节）、"李密登坛受冠冕，李密移檄数十罪"（第八节）等等，皆显然知其仍为原来的节目，而未曾变动过的。《唐传演义》写的事迹过多，时间过长，所以常不免多记述而少描写，很象历史的翻本，而不十分的像所谓历史小说，这是其不及《三国》处。试引一小段于下，以证此说：

时柴绍军迎见妻李氏，大悦曰："自长安别赴太原，一向音问疏阔，不期今日得遇，实天从所愿也！"李氏曰："吾因归鄠县别墅，散家

资，聚徒众，欲赴太原，听知父兵近关中，故来相约。"二人各诉款曲，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世民大喜曰："人所谓摧锋破敌，无非父子亲兵；吾今日有之耳！"因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有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曰："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署记室参军，引为谋士。玄龄亦对人曰："此真吾主也！"罄竭心力，知无不为。（《唐传演义》卷之一第十六节）

其风格与《三国志演义》是完全相同的，出于罗氏之手，当无可疑。又有《残唐五代演义》凡六卷，六十回，亦题为"贯中罗本编辑"，其叙述直接于《唐传演义》之后，而以"却说懿宗传至十七代僖宗即位"引起，其与《唐传演义》为连续的一书，也当无可疑。惟《残唐五代演义》至今仍为罗氏原本的面目，并未有人加以删润过；其所极力描写的李存孝的英勇，王彦章的忠义，俱甚出色当行，颇近于英雄传说。惟此书卷帙较少，叙述未免匆匆，后人之少加改订或润饰，或以看不大起它之故吧？当宋时说三分讲五代史，是说话人的专业的二种，不料在罗贯中的讲史中，三国乃显赫如彼，而五代则隐晦如此，这个缘故真是我们所猜不出的！或者这部《五代残唐》乃罗氏早年之作，故其技术远没有《三国》的纯熟，其动人遂也远没有《三国》的深切了。此外据上文所列，罗氏尚有《列国》、《两汉》、《两晋》、《南北史》、《两宋》等演义，以其著作权俱在疑似之间，故俱不必在此列举着了，——且其体例风格，左右也不过如《三国》、《唐传》一样，本来也可以不必一一的列举着。

罗氏的第二类著作英雄传奇，其成就似远较他的讲史或演义为伟大，因为讲史或演义只是据史而写，不容易凭了作者的想像而驰骋着，而其时代又受着历史的牵制。往往少者四五十年，多者近三五百年，其事实也多者千百宗，少者也百十宗，作者实

病于收罗，苦于布置，更难于细写。而其人物，也往往为历史所拘束，不易捏造，不易尽量的描写着。以讲史而写到《三国志演义》的地步，已是登峰造极的了，这样的左牵右涉，如何会写得好呢！此讲史之所以决难有上乘的创作的原因也。至于英雄传奇则不然，人物可真可幻，事迹若虚若实，年代也完全可不受历史的拘束，如此作者之情思可以四顾无碍，逞所欲写，材料也可以随心所造，多少不拘，作者很容易见长，读者也更容易感到趣味。《水浒传》在艺术上之所以高出《三国演义》远甚，此亦其原因之一。罗氏的英雄传奇，今知者凡四种，其中以《水浒传》与《平妖传》为最著，也最可靠。《唐传》与《粉妆楼》则似乎没有什么确证可以指实其为罗氏所作，今姑并附于后讨论一下。

《水浒传》的故事流传得很早，《宣和遗事》有记，及高如、李嵩辈有传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龚圣与有《三十六人赞》，我猜想此故事在南宋时代或已经演为话本了吧？话本的作者，或即为高如、李嵩吧？但今本《水浒传》的写定，则为罗贯中氏。对于此书，罗氏并不自居于创作的地位，只是很谦抑的题着“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见《百川书志》），大约施耐庵对于《水浒传》的关系，总不止像罗氏《三国志演义》上所题的“晋平阳侯陈寿史传”那末浅薄吧？施氏的《水浒传》也许只是一个未刊的底本，由罗氏整理编次而流传于世的。总之不管施氏的旧本如何，罗氏对于《水浒传》之有编订的大功，是无可疑的，今日流传于世的简本《水浒传》大约是百〇五回的，其笔调大似罗氏的诸作，则我们与其将这部伟大的英雄传奇的著作权归之于施氏，不如归之于罗氏更为妥当些。罗氏原本的《水浒传》今尚未发见于世，今传于世的《水浒传》有繁简二本，为明嘉靖时人所作（见下）。简本则似尚保留不少罗氏原本的面目，惟亦迭有所增添修改。

其修改增添最甚之处似为：(一)征辽，(二)征田虎、王庆，(三)诗词。罗氏的原本当是盛水不漏的一部完美严密的创作，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而终于众英雄魂聚蓼儿洼。其间最大的战役为曾头市、祝家庄及与高太尉、童贯的相抗。至招安后，征讨方腊的一役，则众英雄已至日薄崦嵫之境，在战阵丧亡过半的了。其间征辽大约是嘉靖时加入的。征田虎、王庆的二段的加入，则似乎更晚。这三段故事的插入，《水浒》中显然是很勉强的带着不少的油水不融洽的痕迹①。

《水浒传》的文笔似较《三国》、《唐传》为进步，其半文半白，多记载而少描写的缺点，仍是很显著的，颇可充分的表现出罗贯中氏的特有的彩色，惟对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支配，已有特殊的进展。例如下面的一段形容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事已甚宛曲动人：

> 郑屠正在门前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一声郑屠，郑屠慌忙出柜唱喏，便教请坐。鲁达曰："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郑屠叫使头，"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达道："要你自家切！"郑屠道："小人便自切。"遂选了十斤精肉，细细的切做臊子。那小二正来郑屠家，报知金老之事，却见鲁达坐在肉案门边，不敢进前，远远立在屋檐下。郑屠切了肉，用荷叶包了。鲁达曰："再要十斤，都是肥肉，也要切做臊子。"郑屠道："小人便切。"又选十斤肥的，也切做臊子，亦把荷叶包了。鲁达曰："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切作臊子。"郑屠笑曰："却是来消遣我！"鲁达听罢，跳将起来，睁眼看着郑屠曰："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肉臊子劈面打去。郑屠大怒，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尖刀，跳将出来，就要揪鲁达，被鲁达就势按住了刀，望小腹上只一脚，踢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起拳头，看看郑屠曰："洒家始从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

---

① 详见我所作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载《小说月报》第二十九卷第九号)。

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因何强骗了金翠莲？”只一拳正打中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一边，郑屠挣不起来，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曰：“你还敢应口？”望眼睛眉梢上又打一拳，打得眼珠突出，两旁看的人，惧怕不敢向前。又打一拳，太阳上正著，只见郑屠挺在地上，渐渐没气。鲁达寻思曰：“俺只要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脱身便走，假意回头指着郑屠曰：“你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知他利害，谁敢拦他。（一百十五回本第三回）

象这样的描写，乃是《三国》、《唐传》中所没有的，在全书中这一类的叙写并不算希罕，我们时时都可以遇到。而蓼儿洼的会葬，林冲的走雪，武松的打虎等等，不管它描写得如何，其情景的布设已都是很俊峭可喜的了。嘉靖本的《水浒》除了描写的技巧更高明之外，其情景并无所改易，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是本之于罗氏的《水浒》的。技巧与伟大其功至少是要半归之于罗氏的。

《三遂平妖传》原本二十回，今本则有四十回，为明末冯梦龙所增补，与原本面目已全不同。原本有万历间唐氏世德堂刊本，叙的是汴州胡浩得仙画，为妇所焚，灰绕于身，因而生女永儿，有妖狐圣姑姑授以道法，遂能幻变为纸人豆马，后嫁于王则，则盖有数年称王之命者。弹子和尚、张鸾等皆来归之，则遂称乱于贝州。文彦博率师讨之，则部下如弹子和尚等见则横暴，皆已前后引去。弹子和尚并化身为诸葛遂智，助彦博讨则，以破则与永儿的妖法。彦博部下有马遂的，又诈降击则，李遂则率掘子军作地道入城，彦博遂擒则及永儿，平了贝州之乱。因为平则的三人皆名遂，故谓《三遂平妖传》。原本的二十回，所叙不过如此。冯梦龙托名龙子犹的改本，在全本加以润饰以外，更于原本第一回之前，加以十五回，又于其间加入五回，共成四十回，较原书是完全

改观的了。原本《平妖传》的笔调，也和《三国》、《唐传》等相类。

《说唐传》今存者《前传》、《后传》二部：《前传》共六十八回，始于秦彝托孤及秦叔宝、程咬金幼年事，中叙瓦岗寨聚义，最后则以唐太宗削平群雄登位为帝为结束。中间为小英雄传奇的总称，第一部着重于秦叔宝及瓦岗寨的故事，第二部着重于罗通，第三部中人物则为薛仁贵，这三部是可以独立的。曾有人将瓦岗寨的故事取出，另编《瓦岗寨演义》，我曾见其旧刊本。又薛仁贵的故事，也早已成了独立的题材。元曲中有薛仁贵，明富春堂所刊传奇中也有《跨海征东白袍记》一书。罗氏的《唐传演义》乃是依据于正史的，故亦有瓦岗寨，亦有程咬金、单雄信、薛仁贵，其叙述却与《说唐传》完全不同。《说唐前传》以瓦岗寨聚义为叙述的中心，其间程咬金的憨直，秦叔宝的穷途，单雄信的忠义，徐茂公的智狡，均为《唐传演义》所无者。又《说唐后传》以仁贵的含冤负屈、张士贵的冒功嫉贤的叙述为中心，在《唐传演义》中也全无此种野史俗说的记载（后来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则采《说唐传》入书，故已包括着此事，内容与罗氏《唐传》原本大不相同。因为这二书本为完全不同的种类，故其记载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为什么罗氏于《唐传演义》之外，更作这二部通俗的英雄传奇《说唐传》，则我们不能明白。但此种不同型式而叙述同时代的事的二书，本来尽有出于一手的可能。《说唐传》的来历是很古远的，或者罗氏也只不过加以编次笔削而已，并非他自己的创作。《说唐传》的叙述虽多粗鄙可笑处，而其情景的敷设，却甚为动人，若叔宝的卖马，雄信的拒降，皆为极不朽的气概凛然的章段，足以与《水浒传》并驾齐驱的英雄传奇，恐怕也只有这一部《说唐传》而已，可惜不曾有人表章过，遂致不得登于文坛，为骚人学士所称颂。《粉妆楼》八十回，叙罗成之后两位公子罗灿、罗焜之事，其事实完全不见

经传，俱是作者的捏造，其布局情节，也都杂钞《水浒》与《说唐》，不像是罗氏的著作。谢无量谓是罗贯中叙述自家先代故事的专书①，未免附会得可笑。

又有《禅真逸史》一书，谢无量也以为旧本说是根据罗氏原本的②，但我们所有的明刊本《禅真逸史》却无此语，仅有“旧本意晦词古，不能入耳”，及“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始得”（均见爽阁主人《禅真逸史》）凡例的二语而已，不知谢氏此语何据。《禅真逸史》内容甚杂，当非罗氏所作，故今不及之。

## 六　短篇话本的结集及中篇小说的勃兴

为明代小说史的光荣者，不仅是《水浒》、《西游》、《封神》及《金瓶梅》等的长篇巨著；短篇小说作者的鼎盛，也可以算是一件前古所未有的大业。宋人的短篇小说，像《取经诗话》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类多出于职业的说书者或“书会先生”之手，传者惜不甚多。其所以不多，大约为的是单帙别行，易于散失之故（在明代嘉、隆之前，汇刻丛书的习惯尚未流行，经、子习用之书尚多未聚刻汇印，更不必说是小说了；故在嘉、隆之前，短篇小说多是薄本单行，有类于现在流行各处的小唱本、时调等等一样。其时，杂剧也多未汇印。汇印小说等杂书的风气，当起于嘉、隆之时而盛于万历。《京本通俗小说》虽论者以为系元钞本，但颇有可疑；当系明代中叶以后的产品③。故为了此故，宋、元短篇话本，传

① 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第四十四页。

② 同上第十四页。

③ 详见我所著的《明清二代的话本集》一文（《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七月号）。又长泽矩规也君并有《京本通俗小说及清平山堂》一文，由东生君译出，刊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三月号，亦可参读。

下来的便不多)。但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则小说集的汇刻日盛一日，故旧的话本既陆续的被搜集付刊，新著也日出不穷，以应市场上新兴的需要。所以到了万历、天启之际，不仅短篇的话本集流传甚广，即新著的产生也有蓬蓬勃勃的气象。这种话本的重兴，似乎并不是为了那时说短篇的银字儿及说公案的风气复行于世，我们猜想，这个风气是早已成了过去很久很久的了。其重兴的原因，似乎一方面完全为的是印刷的便利，读者的伙多，一方面，古作的流传既广，也自然给当时作者以刺激，以楷型，而使之重复尝试这种久已随了“说银字儿”的风气的销沉而销沉的文体的著作。据今所知，这一类的小说集(仅举其传于今者而论)凡有十余种以上。

(一)《清平山堂所刊小说》　原书并非此名；以其仅见残本，并无书名，故姑以刻书者的堂名名其书。清平山堂者，有名的宋代作家洪迈后人洪楩所居的堂名也。楩生当嘉靖之际，刻书甚多；最有名者为《夷坚志》、《六臣注文选》及《唐诗纪事》等。而这部小说集在他所刊布的书中，似最为重要。这部小说集，或并非第一部的短篇话本集，然其编纂的体例却甚为原始、幼稚，显然的可见其必当为最初的小说集中的一部。全书今存者凡短篇小说十五种，此外更有若干种，则不可知。她并非纯粹的短篇话本集，因在此十五种中，尚有唐、宋人的旧传奇《蓝桥记》及类乎《剪灯新话》诸作的文言的《风月相思》二种在着，可见其内容原甚复杂。其他十三种，来源都甚古远；《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及《洛阳三怪记》等则为宋人词话(见上文)。《快嘴李翠莲记》篇例最怪，似为词话，却又独多流畅的韵文夹杂于中。似乎是说书先生特取了原已流行甚久的民间叙事歌来编排成文的。故旧歌词尚保存得不少。这篇东西确是研究民间叙事歌的至宝。

（二）《京本通俗小说》 未知编刊者。其详已见上文，今不复赘。惟其编刊的时代，或当与《清平山堂所刊小说》同时（或略有前后），以其亦为残本，故我们不知道其内容是否纯为短篇话本。若果为纯粹的话本集，则其时代似当较《清平山堂所刊小说》为后（以其编制已较《清平山堂》为进步）。

（三）《古今小说》 茂苑野史编。凡四十卷，载小说四十篇，就其故事的发生时代而论，则凡关于春秋的二种，汉三种，梁二种，唐三种，五代四种，宋、金十九种，元二种，明五种。茂苑野史不知何人。盐谷温以为"大概就是冯犹龙了"，这话是很有可能性的。约在四十种中古旧的小说未必甚多。宋人的短篇话本，往往是说当代新闻的；则说上至春秋、下至唐的故事者，必当为明人之作无疑。或即出于茂苑野史之手也难说。又明代的五种，当然也是明人之作。则我们在这部小说集中，大可以看出明人的拟作的技术来。本书的封页上有天许斋的告白云："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并有绿天馆主人的序："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俾为一刻。"是刻此书的时候，已预定要刻四十种以外的东西了。但绿天馆主人并不知为究竟若干种，而天许斋则已知其为一百二十种，似颇可怪。或者这个告白乃在《古今小说》既刊之后，而《警世通言》等将刊之时写的罢。

（四）《喻世明言》 凡二十四卷（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只是一部将《古今小说》的剩余板印行了的书，题页上写着的《重刻增补古今小说》以及衍庆堂告白中的"今板归本坊，重加较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云云，都不过是书贾夸大的言辞。在那

二十四种话本中,与《古今小说》同者凡二十一种。其他三种,则出于《警世通言》者一种,《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出于《醒世恒言》者二种,《白玉娘忍苦成夫》及《张廷秀逃生救父》。据叶敬池《新列国志》题页上的告白"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脍炙人口",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序,亦有"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一语,在《今古奇观》的序上,也记着墨憨斋纂"三言"的事;则《喻世》等"三言"自当为冯梦龙(即龙子犹或墨憨斋)的所纂无疑。惟冯氏为当时的一位主持文坛的一角者;而今本《喻世明言》则割裂钞袭,勉强成书,似决非冯氏的原本。且冯氏既相继而纂"三言",又何必在"三言"中自相重出话本三种之多呢。且《醒世恒言》的题页上,也有"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兹三刻为《醒世恒言》"云云(题着"衍庆堂谨识")。是知日本内阁文库中的这部二十四卷的《喻世明言》,一定是后来书贾伪造的,决非冯氏的真本。冯氏的真本或原本的《明言》,想来一定是有四十卷的,便是上举的一部《古今小说》吧。大约《古今小说》只是一个通名或总名,所以叶敬池刊的《醒世恒言》题页上,也写着"绘像《古今小说》"字样。那三书,所谓"古今小说"及《通言》、《恒言》,显然是三部姊妹集。

(五)《警世通言》 凡四十卷,具着四十种的短篇话本,其中包罗宋人词话不少。但似乎多数是出于明人之手。

(六)《醒世恒言》 亦为四十卷,具着四十种的短篇话本,其中的《金海陵纵欲亡身》,即为叶氏所刊的《金主亮荒淫》,原系《京本通俗小说》的一篇,缪氏弃之而叶氏复为刊之者(叶氏所刊或即《恒言》的翻本,未必即为《京本通俗小说》的残余)。其中明人之作似乎最多。

以上的“三言”，确是一部短篇话本的大丛书；《京本通俗小说》未知多少，想来不会出四十篇以上，《清平山堂所刊小说》大约也只会有四五十篇（明人刊书，似乎喜用“四十”的成数，像《顾氏文房小说》等都系四十种）。像冯氏那末连刊一百二十种的魄力，他们是不会有的。冯氏刊行“三言”的时代，大约总在万历末年，天启初年之间（《恒言》刊于天启七年，其余不记年月）。

自冯氏竭力的提倡着短篇话本，一面翻刻旧作，一面拟作新文（我们猜想“三言”之中，冯氏自己所作，一定不在少数），于是闻风而起的作者竟不在少数。天启、崇祯之时，遂成了话本的黄金时代。在这些作者之中，最著名者为凌濛初氏（即空观主人）；其次又有东鲁古狂生等等。

（七）《拍案惊奇》 凡三十六卷，具着话本三十六篇，似都系凌濛初氏的创作（我们猜想，古作已为冯氏所搜罗无遗，故凌氏之书似皆为创作）。《拍案惊奇》的出版期为天启五年，恰与“三言”中最后出现的《恒言》同年刊行。

（八）《二刻拍案惊奇》 凡三十九卷，附刻《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本。其中也具着三十九篇的故事。凌氏自序说：“丁卯之秋，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是二刻亦为他自己的创作。此二作共凡七十五篇，其气韵已多模拟的做作的样子，大不似“三言”中尚有一部分是浑厚自然，饶有活泼的描写。

（九）《三刻拍案惊奇》 亦名《幻影》，全书十卷，每卷具话本四则，十卷共有话本四十篇，但所知的仅有八卷，缺第九及第十两卷；又卷八也只有二则；实际上共凡三十篇。编辑者为梦觉道人，似当为明末清初时之作。惟彼既题为“编辑”，则这残存的三十篇中，或未必全是编者所自作的罢。

（一〇）《石点头》　凡十四卷，载话本十四篇，天然痴叟作。痴叟不知何许人，然首有冯梦龙氏的序，则当为冯氏的友人。

（一一）《醉醒石》　凡十五卷，载话本十五篇，东鲁古狂生作。古狂生也不知其真姓名，其生年当较冯氏、凌氏略有前后，却与他们同时活动于启、祯之间的文坛上，跟随了当时的风气而写着话本的拟作。

（一二）《西湖二集》　凡三十四卷，有话本三十四篇，题着“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皆叙关于西湖的古今事迹。似亦皆为他的创作。

以上几部短篇话本集，皆为明末人的创作；由话本的搜集刊布，而至于模拟、创作，成了一代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一条大道。然而创作及旧作的刊布既多，便又有一部分的书贾，或文人起而操笔削之权，或主持选政，将这些多量的作品，选择一部分出版。这也是第三步必然要出现的现象。这些选本中，最有名者为二。

（一三）《今古奇观》　此选凡四十回，载话本四十篇，乃系从“三言”、“二拍”中选出者。出版期当为明末。选者抱瓮老人，不知为何许人。所选未必都好，反而“三言”、“二拍”最生动活泼的作品，他倒没有选入，此可见其选择的眼光，实不甚高明。然三百年来，“三言”、“二拍”知者绝少，民间流行者独有《今古奇观》耳。所以书贾又往往将他书易以续、二续或三续《今古奇观》之名，借以渔利。此可见《今古奇观》的势力之大。抱瓮老人虽非一位好选家，然短篇话本的命脉却赖他而得以一线相传，至今不堕。

（一四）《欢喜奇观》　凡六卷，每卷具着话本四篇，共凡二十四篇；其性质恰与《西湖二集》一样，《二集》是专叙西湖的，此书

则专叙幽期密约的。作者或选者为西湖渔隐；有山水邻刊本。其间多选自他书，但似乎也有其自作的在内。

嘉、隆以后，短篇话本既呈现着空前的盛况，同时中篇小说也崭然露出头角来。惟中篇小说的作者类多迂腐的学究，死守着佳人才子的陈套而不知变通，故在其中，佳作却绝少见到。中篇小说的来历，似当追溯到唐人传奇，其后《风月相思》、《锺情丽集》诸作，更开其楷模之端。今《风月相思》等作皆在《绣谷春容》及《国色天香》等小说集中，见者已多，姑不细述。兹仅将流传较盛、单本别行的几种，略述于下。

（一）《玉娇梨》　亦名《双美奇缘》，不知作者。全书凡二十回，叙明正统间的佳人白红玉及才子苏友白的恋爱遇合事。情节平常，见解迂腐，而文字也不甚可观。

（二）《平山冷燕》　凡二十回，荻岸山人编，或以为此山人即康熙时人张劭作。然其著作时代似当在更前。叙的是才子平如衡、燕白颔与才女山黛、冷绛雪的恋爱的经过。情文与《玉娇梨》都不甚相远。

（三）《好逑传》　亦名《侠义风月传》，凡十八回，名教中人编，叙才子铁中玉与佳人水冰心遇合事；情文与上二书差不多。

（四）《铁花仙史》　云封山人编，凡二十六回，叙王儒珍与蔡若兰的悲欢离合事；内容虽较曲折，情文也殊无足观。

此外更有《梦月楼》，凡十六回，不知作者；《两交婚》凡十六回，也不知作者；《蝴蝶媒》凡十六回，南岳道人编；《引凤箫》凡十六回，枫江半云友辑；《玉楼春》凡二十四回，白云道人编；《五凤吟》凡二十四回，嗤嗤道人编；《图画缘》凡十六回，步月主人著；《情梦柝》凡二十四回，安阳酒民著；《金云翘》凡二十回，青心才人编；《玉支玑》凡二十回，天华藏主人述；《锦香亭》凡十六

回，古吴素庵主人编；《凤箫媒》凡十六回，步月主人订；《归莲梦》凡二十回、苏庵主人编；《醉菩提》凡二十回，天花藏主人编；《许真君传》凡十六回，无名氏（？）编；《平鬼传》凡十六回，樵云山人编；等等。虽其中间有较有隽异之作；然大都是一丘之貉，不甚可观的；当时更有污秽的中篇《绣榻〔野史〕》（吕文作），原也甚为流行。他们除了题材极不正当外，描写也是不足道的。我们如果连续的多看了几部，便要立刻的看出，他们乃是如何的雷同，事实与布局都在内——如何的一无生趣。大似野蛮人的塑像，略具人形而已。无论如何，是说不上精采活泼，可喜可爱的。

我们颇觉得不甚可解；为什么在小说的第二黄金时代中，在《水浒》、《西游》、《金瓶梅》的长篇巨著以及"三言"、"二拍"的出现的同时代，竟也同时存在着这些迂腐不堪、粗浅可诧的许多中篇小说呢？为什么冯氏、凌氏等努力提倡着小说的革新与创作，竟会都不注意到中篇呢？第二黄金时代的叙述，乃终止于这样无聊的中篇，真要使我们惋惜不已。

关于中篇像《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在国外都已有了不止一种的译本，且都曾受过欢迎；像这样迂腐的不足代表中国小说的东西，居然至今还被认为中国小说的代表，当然西方是永远不大会明白东方的了。

（本文据作者手稿目录有六章。其中第二章曾刊于一九三一年《中学生》十一期，第四章曾刊于一九三一年《青年界》一卷一期，第一章、第六章未刊，据手稿。第三章、第五章手稿佚失。）

# 明代之短篇平话小说

明代之短篇平话小说以冯梦龙编辑之“三言”为最著，然实为纂集“古今名人”之文，不尽为冯氏之创作。在“三言”之前，先有绿天馆刻印之《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凡载小说四十种。其后衍庆堂购得其板，选其中二十一种，再加以其他三篇，作为《喻世明言》，即“三言”之一；一名《重刻增补古今小说》。

《警世通言》继《喻世明言》而出，载小说凡四十篇。其中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似即《京本通俗小说》之《拗相公》，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似即为《菩萨蛮》，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似即为《碾玉观音》，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似即为《冯玉梅团圆》，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似即为《西山一窟鬼》，第十六卷《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似即为《志诚张主管》；因仅见目录，未见其文，不敢决定其即是也。

《醒世恒言》之刻，在“三言”中为最后。衍庆堂刊本之序云：“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珍玩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恒言》亦四十种。然据鲁迅先生所见之一本，其二十三卷为《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见鲁迅钞给我的《恒言》全目），据盐谷温《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所言，则第二十三卷为《金海陵纵欲亡身》，可见其板刻亦有不同。岂坊贾以《金海陵纵欲亡身》有碍目违禁之处，故易以《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欤?此言或近于事实，因盐谷君所见为原刊本，鲁迅所见则为翻刻本。此外，或再有不同处；但未见全书，不能臆度。

继“三言”之后有即空观主人的《拍案惊奇》两刻。初刻凡三十六卷，自序谓：“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则似全书皆为作者之自作，与“三言”之编辑旧文者有异。二刻凡三十九卷，又附录《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亦皆即空观主人之创作。

“三言”与《惊奇》之外，尚有东鲁古狂生之《醉醒石》十五卷，天然痴叟之《石点头》十四卷，亦皆为创作。

明代之末叶，实为短篇平话最流行之时代，一面努力于保存旧作，一面努力于创作新文，在中国小说史亦是一个应特别注意的时代。

（《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一九二七年六月）

# 明代的小说与戏曲

明朝是小说最发达的时期，戏曲也大盛。因时代较近，流传和保存下来的东西很多，并时时刻刻在发现新的东西。

## 一 时 代

元代一百多年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说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元末农民到处起义，元帝逃回蒙古，徐达带兵打进大都，改称北平。朱元璋夺取了农民的胜利果实，于一三六八年称帝建都南京，是为明。这时明的版图很小，朱元璋仅占领了中原地区，继元朝的残酷统治之后，朱元璋的统治也是非常残酷的。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像元时把蒙古人、色目人、南人、北人分的那样清楚，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正如凤阳花鼓中说："自从来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他没收富者家财把经济力量集中，军队分驻全国各地，由诸子侄统率。四子永乐率重兵驻扎大都（北平），军纪非常严格，战后军队大部分复员，专门从事调查户口工作。当时规定不准唱曲子，唱者削掉嘴唇，踢球者砍其腿，对武将、诸侯、功臣则采取告密牵连的办法，大肆杀戮，所谓瓜蔓抄。朱元璋统治的三十多年，可说是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他不仅仇杀武臣，也杀了诗人画家如王冕等。因此这时他的朝廷是很空虚的。与此同时，他的四子永乐则雄才大略，喜

欢戏曲，许多文人学士都集中在他的周围。

朱元璋死后，孙建文立，他见藩王权势日大，遂与方孝孺等计议削藩。诸藩反，永乐于公元一四〇二年起兵南下“靖难”，势如破竹，不到一年打到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方孝孺被灭十族。永乐于南京即帝位。不久又迁回北平，定都称北京。他气魄很大，曾做过好几件大事，最重要的是遣三宝太监（郑和，色目人）交通南洋，用中国的磁器、绸缎换回南洋的木材、珠宝。

永乐称帝后有三四十年的安定，但与此同时，蒙古力量渐强起来。公元一四四九年，出兵南下。英宗亲征被俘，称土木堡之变。代宗于北京即帝位，后英宗被放回，复辟。至一五〇〇年吐蕃打到甘肃，同年，日本又在东南方温州一带骚扰。一六〇〇年满洲兴起，东北又打起仗来。当时四面受敌，而明帝则荒淫庸碌，一方面是加修长城，长年用兵；另一方面则是对人民进行残酷统治横征暴敛。官僚阶级残暴异常，农民卖身投靠，官僚、大地主的剥削比皇帝还利害，农民变成了奴隶，生活更加痛苦，地主剥削无孔不入，奴变事件也就日益增多。

到一六三五年左右，农民到处起义，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打进北京称帝。但他统治方法上有错误，对旧将领处理不当，吴三桂等反，到清兵大举入关，李自成败亡。清统治者尽量利用汉人，组织汉军，任汉人为大官。一六四五年基本上统一了中国，桂王逃到越南，后送回，于一六六一年被杀。

明朝开国时还比较清明，后因皇帝庸碌，政治就腐败日深，先是大官僚统治，后来又勾结大商人进行残酷的统治。由于内外战争频繁，兵书非常多，讲究练兵，武器也有新的发明。其次是理财方法很多，不过因为贪污盛行，越理越坏。加紧搜刮，人民痛苦日甚，引起的后果是农民到处起义。

总起来说，这个时代不是光明的时代，明朝的统治不如汉、唐、元诸朝，其统治者主要是官僚地主。与此相适应，在文学上也有不同，元代文学是服务于商人市民的民间文学。明朝则服务于官僚地主（董其昌是个代表），只有很少一部分为市民服务。这是明朝文学总的趋势和特点。

## 二　明初戏曲

北方杂剧很盛，可以刘东生、朱有燉做代表，刘东生用文言写的《娇红记》是很好的作品，朱有燉（周宪王）写了很多戏曲，有三十一部流传下来，当时以开封为中心流行很广，内中多宫廷供奉戏，有描写逢年过节的喜庆戏，其中也有一部分最漂亮的民间故事，如《豹子和尚自还俗》（讲鲁智深的）是最好的一篇，《黑旋风仗义疏财》也很好。一般的说，这三十一种中只有十几篇是好的，另外则多是庸俗不堪的东西。其中大部份恐是别人借朱有燉之名做的。明初戏曲上更重要的、也是最发达的是长篇的“传奇”。《琵琶记》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也都很流行。

朱元璋死后一百年，公元一五〇〇年左右，开始有明人自己写的戏曲，因而戏曲才大盛。丘璿写过好几部戏曲，借戏曲来传道统，他的作品较好的是《投笔记》等。《五伦全备记》则是很庸俗的作品，完全是为宣传封建道德而写的。这时文人写戏曲不像元朝文人那样从民间故事出发，而是从书本上找故事，各人有其书囊，语言也趋向于文言，不论什么人说话都是四六文章，典故也多，老百姓很不容易懂，不现实。当时流传很广的老秀才邵璨的《香囊记》就是用四六骈体文写的。

还有一派是写民间东西的，描写的比较好一点的是沈采的《千金记》，是记追韩信及霸王别姬的故事。《还带记》是记裴度的故事。还有苏复之的《金印记》，是写苏秦的事情。另外还有《连环记》、《双忠记》、《精忠记》、《牧羊记》等都是写人民所同情的英雄的，大多为无名作家所作，写的慷慨激昂、沉痛，有很激烈的民族思想，在当时流行的很广的徐霖的《绣襦记》也写的非常好。

所以说明初戏曲是向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是士大夫阶级文人的东西，如《五伦全备记》；另一个则是流行很广的民间作品。

## 三 昆山腔

在昆山腔以前，中国戏曲分南北曲两派，南北曲在用调乐器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北方以弦为主（《董西厢》所弹的称弦索调），南方是以管为主。管弦不能相连。到大音乐家魏良辅出，才把南北方的乐器——管弦连在一起，创造出新的腔调，即所谓"昆山腔"，这是中国音乐上的一次大革命。当时有些文人排斥新的东西，看不起昆山腔，但一些有远见的人，如徐文长等却为昆山腔极力辩护。魏良辅只是作曲家，接着就出许多文人为昆山腔编写剧本，梁辰鱼是第一个，他编的最好的剧本是《浣纱记》（西施的故事），流传的很广。

这时许多作家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完全为官僚地主阶级服务的，文人气味很浓，作品中也多写文人学士的故事，如《明珠记》、《狮吼记》都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狮吼记》为汪廷讷所写，内容是非常不好的。而其中最荒唐的是宁波的屠隆，他写了

《修文记》,鬼话连篇，说不但今天享受,而且将来到天上要永远享受,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昆山腔已渐渐起来了,但较好的作品却不太多。

## 四 汤显祖与沈璟

昆山腔以一个有地方性的东西渐渐传遍天下，为老百姓所喜欢了。这中间遂产生了两大天才作家,即沈璟与汤显祖。沈汤两派是大不同的，汤显祖以诗为曲，不管老百姓懂不懂，是为文人学士而写的。他文学地位很高,但不重音律,如他的《牡丹亭》因不合音律,别人都为他修改。他的《南柯记》、《还魂记》、《邯郸记》写的都很好,而且也可以唱,世称“临川四梦”。和他相反,沈璟是用通俗的土话为老百姓写作的,他是个大音乐家,写出的东西都很合律,他写的多为民间的故事,如《义侠记》,写《水浒》的故事，他并创造了体裁，把许多古怪可笑的故事编在一起称《博笑记》。他共写七种戏,现在都很流行。缺点是他的作品中土话很多，写的很浮面;并不深刻，文艺气味不浓。后人逐渐把他二人的特点合在一起，从而戏曲便大大提高一步。如沈璟的侄子沈自晋即明末大家,写的《翠屏山》、《望湖亭》等当时流传很盛,现在仍能唱。再有陈与郊的《灵宝刀》（写《水浒》中林冲的故事)、许自昌的《水浒记》(宋江的故事)写的都很好，也是很为老百姓欢迎的。

## 五 长篇小说的发展

长篇小说到元末已相当发展,从历史小说(讲史,天然长篇)

经过文人的创造发展成为英雄传奇，到明代英雄传奇遂大为盛行，出现了完整的《西游记》。《西游记》是明嘉靖年间吴承恩写的，故事中充满了反抗的精神（表现在孙悟空身上）。受《西游记》影响写出的有《封神传》，不知何人所作，流传的很广，故事中也充满着反抗意识，要求打倒封建礼教，写的很好，写法很特殊。特别神怪的是《三宝太监西洋记》，为罗懋登所作，故事中斗法很多，其中白话是对偶的，很生硬。而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英雄的故事，如带民间气味很浓厚的《杨家府》（后扩大为《杨家将》）等。当时写杨家的故事很多。其他写的较好的如《皇明英烈传》、《精忠传》等。总之在明朝写历史英雄故事及神怪民间故事都很发达。

到万历初嘉靖末时，小说方向从半人半神的写法又转变为纯人间的东西。如《金瓶梅词话》，书中虽是宋朝社会，但实际是写明朝的现实，反映了明代没落社会的现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水浒》中的妇女都写的很坏，而《金瓶梅》中的女人，个个都写的生龙活现、深刻细腻、性格突出，在写法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 六　短篇词话的流行

明末的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重享受、有闲，因此又要求短篇故事，这在市民也是欢迎的，短而易懂。于是又产生了许多短篇小说。当时江苏人冯梦龙靠改书和戏曲维持生活，他曾改了《平妖传》、《列国志》等书，他收集了自唐代以来的短篇小说，编成《古今小说》，后改名《喻世明言》。以后他又收集一部分名《警世通言》，很受群众欢迎。后来他又收集剩余的一些并加一点，补充成四十篇称为《醒世恒言》，合在一起称“三言”，共一百二十

多篇。在戏曲中他也有很大的加工,《玉堂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都写的很好,也很流行。

湖州有凌濛初从《太平广记》中找一些,自己又创造一些编成新奇的故事,写了《拍案惊奇》,又继续写了一部称"二拍"。以后书坊老板从"三言"、"二拍"中选了一些精采的东西编在一起称《今古奇观》。不过这些虽然流行,但却是为文人服务的。其特点是:(一)很古怪,以情节曲折离奇为主。(二)见解非常庸俗,多是拥护封建道德的。(三)不论是从戏曲或《太平广记》中来的东西,其白话多是硬凑的,不是天然写实的写法,没有《水浒》、《红楼》、《西游》那样通顺的话,看起来不顺眼,听起来不悦耳。(四)这些东西多为文人学士而写的,或写文人本身发牢骚,是为官僚地主阶级服务的。尽管当时很流行,但好的作品是很少的。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

# 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

## 一

中国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不在宋、元。宋、元二代只是短篇话本的发展期；他们也有讲史，却是那样无精采的野生的东西，这就今日所见的《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等书，而可知的。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不见得高明，其完成时期也不在明代。四大奇书中最好的“两奇”，《西游记》、《金瓶梅》，虽然产生于明，其一“奇”，《水浒传》，虽然也完成于明，却都有其很大的缺憾。除了《金瓶梅》外，《水浒》、《西游》都只是英雄历险的故事，都只是一件“百衲衣”，分之可成为许多短篇，合之——只是以一条线串之！例如《水浒》以梁山泊的聚义为线串，《西游》以唐三藏取经为线串之类——则成为一个长篇，其结构是幼稚而松懈的，还脱离不了原始期的式样。《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封神传》以及《韩湘子传》、《云合奇踪》等等，也都陷于同一的型式里，只有《金瓶梅》是一朵太可怪的奇葩，仿佛是放在暖室里被烘烤开的牡丹花一样，令人有怪不相称的先期长成的感觉。叙写社会家庭的日常生活，描状市井无赖的口吻、行动，都是极为逼真的，大有近代的写实小说的作风。以《水浒》的潘金莲和《金瓶梅》的潘金莲相较，则前者只是一具无灵魂的骷髅，后者却是那样的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风骚的妇人！想不到的一个长足的进步！但《金

瓶梅》究竟也还是一部杂凑的书，只是把宋、元话本的描写放大了的，还能够将她像蚯蚓似的，割成一片片而不伤害其本身的发展。甚至，在其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作者把一部分宋、元话本全盘的钞袭过来的痕迹，例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便是整个的被引用了进去，只是改换了人物的姓名而已。而那千篇一律的春情的描写，也令人生厌。所以，这朵奇葩，虽先期而生长，而开放，却不是很成熟的。

到了清代的中叶，长篇小说方才放出万丈的光芒来。

## 二

清初的小说，都还是被拘束于明代小说的作风之中的。许许多多的短篇平话集（创作的），都只是“三言”“二拍”的应声虫，而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佳人才子的小说，又只是“吃不到葡萄”的人的“过屠门而大嚼”的著作。穷酸的态度可掬！

长篇小说，在其间，还算是有“出息”的东西。但也脱离不了明人的规模。

董说的《西游补》，陈忱的《水浒后传》，丁耀亢的《续金瓶梅》，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钱彩的《精忠传》都是颇可注意的长篇。他们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他们都是要以“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所以在“遗民文学”的这个特殊意义上是有了很光荣的收获的。而就小说而论小说，却也只是明人的“余声”而已。

《西游补》最可注意，以其风格最为特别；名曰“西游”补，却是那样的不与《西游》同调。只是迷离恍忽，一气呵成，五彩斑烂，不可逼视，一般人是不会欣赏的。因之，也颇缺乏小说的趣

味。作者原不是在做小说！只是像写《万古愁》的人似的在倾吐自己的悲愤，自己的国破家亡的痛苦！

《西游补》凡十六回，是薄薄的一册。插入《西游记》"三调芭蕉扇"之后，叙孙悟空化斋，为鲭鱼精所迷，见诸幻境，要寻秦始皇，借驱山铎，以徙去火焰山。而梦中醒来，原是手执饭钵。大似威尔士(H. G. Wells)的小说《时间车》。所叙多《西游》作者履齿所未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鲁迅先生谓："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书之日，尚当在明亡以前。"(《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但细读全书，纯是一团悲愤。如不作于清初，似不必如此的躲躲藏藏。明末小说，其作风类皆质直裸露写情之作，像汤若士《还魂记》、支少白《小青传》，皆已极缠绵悱恻。固无需更托以幻觉也。说字若雨，乌程人。明亡，祝发于灵岩，名南潜，一字宝云，号月涵，三十余年不履城市。有《丰草庵》等十八集。

陈忱的《水浒后传》续于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之后，凡四十回，气象颇阔大，有田横义不帝刘的意志，一开头，便写宋江死后，梁山泊的荒凉、寂寞，与阮小七的郁郁无聊，感怀往事，正可和《水浒传》的"魂聚蓼儿洼"的局面相搭配。继述为了权臣的压迫，梁山好汉的余存者，又不得不挺而走险，仍占山为寇。而一部分则奋其勇力，为宋御金。然大势已去，不能有功，好汉们遂以李俊为领袖，分了几批，浮海而去。俊为王于暹罗，自成一个局面。作者"避地之意"，跃然可见。但为了恐触时忌，作者只署着古宋遗民的笔名。卷首论略云："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上下，亦未可知。"又原刊本有万历的序，版心刻"元人遗本"四字，皆有意表示其为"古本"。忱也是乌程人，明的遗民。盖明亡之后，遗民们是以浙地为独多的。

丁耀亢是山东诸城人，字西生，号野鹤。顺治四年入京，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后为容城教谕。著传奇四种，传文集若干卷。其《续金瓶梅》则别署紫阳道人编。卷首弁以《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续金瓶梅》凡六十四回，继于《金瓶梅》后，叙述西门庆、潘金莲等第二世的故事；孽报重重，大类谈说因果的书，而淫秽不逊于本书。但笔墨尚横恣，所叙在异族铁骑的侵略下的人民的生活情况，尤翩翩欲活。盖缘作者是身经此痛，故写来便格外真切可怕。

《醒世姻缘传》在这时代是最足以表现那重染了明末作风的小说的。无疑的，它在技巧上是相当成功的，特别一部分的对话是很流利真切的。但也有其重大的缺点。全书以因果报应之说为始终，以晁、狄二家的故事为主体，其中主人翁是晁大舍（即后来的狄希周）。应该用九牛二虎之力以写之的，然其性格却极不明显，象是纸糊的，又像是泥做的，没有灵魂和血肉，更没有鲜明的个性。写薛素姐的泼悍以及厨子的窃盗，都嫌过火。在结构上，也殊松懈。第一回到二十二回，写的是晁家故事；二十三回到二十九回则写狄家故事。以后则晁、狄二家故事互相错综着。自五十八回到八十九回则又全写狄家故事。以后又是晁、狄二家的事相错综着。直到第一百回，方才把今世的狄希周和他的前生的兄弟晁梁相见，而告结束。其中发挥议论之处太多，完全是明末作家的流毒；又一部分的故事和笑谈，也都是掇拾陈言，以充篇幅。未免令人有“才尽”之叹。但其描状人情世态，特别是黑暗的大家族的生活，却很可注意；虽仍不免夸大，但却是最好的社会史料。有人说，书中的狐，便指的是“胡”，则便更有了遗民文学的意味了。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自署西周生，胡适之以为即作《聊斋志

异》的蒲松龄。一则以此故事即《志异》里的《江城》一篇的放大，再则，据传说，以为此书是松龄作。依据了这个前提，遂找了许多旁证以附会之。但可疑的一点是，《聊斋》里的文字是很洁净的，很少“夹叙夹议”之处。而此书则随处大发议论，很浓厚的染着凌濛初、李渔的作风。不仅文言白话的不同，即作风也大殊。大约山东人对于蒲氏的传说是很多的，故往往将他成为“集体的”文人，鼓词、小剧乃至小说，无往而非托名他作。

钱彩的《精忠演义说岳全传》是较为驽下的。彩，字锦文，仁和人，尽力表彰岳飞的忠勇，别有深意。清代尝列其书于“禁书目录”。今所传者，当必大有为后人所删改之处。他此书是取了熊大木的《精忠传》而加以放大的，凡八十回，插入大鹏鸟转世、铁背虬报冤的神话，这是熊作所无的。钱氏书，极类《说唐传》、《杨家将》、《飞龙传》诸书，把这有名的英雄传说，更为鄙野化了。但较原作，实更活泼，更动人。虽多不经之谈，可笑之处，而其粗枝大叶的创作气魄，却大可注意。第三回到第六回，叙岳飞与周先生的始末，最足令人感泣。其后写张宪、写岳云、写王佐等等，也都不坏。像牛皋，也殊可爱。

## 三

《西游记》故事，在清初，最为流行，而续之者也最多。董氏《西游补》外，别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等。而《东游记》的创作也可以说是对于《西游》的反动。

《后西游记》不知作者为谁，有天花才子的评点，当为清初人。作者序云：“曲借麻姑指爪，遍搔俗肠之痛痒，高悬秦台业镜，细消矮腹之猜疑。悲世道古今盲，毒加天眼之针，忧灵根旦暮

死，硬着佛头之粪。”可见他并不是漫然而作的。其中像“文笔压人，金钱捉将”（二十三回）、“造化弄人，平心脱套”（三十回）等，都是愤世嫉俗之意极深的。惟较浅露，没有《西游》那末婉曲含蓄。《西游》写三藏取经，这书却叙大颠求解。又平空添出小行者、猪一戒、沙弥的三众，有意的步悟空、悟能、悟净的后尘，连性格也都极相仿佛，殊嫌过于拟仿尽态。

《续西游记》凡一百回，传本颇罕见。全脱《西游》的窠臼，别展二境。原是将无作有，故竖空中楼阁，却也头头是道，可证作者设想之奇，真复居士序云：“作者犹以荒唐秽亵为忧……继撰是编，一归铲削，俾去来各有根因，真幻等诸正觉。”是仿佛作者也是吴承恩。其实，当便是真复居士的假托。续书的主要点在说明：“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不烦剿打扑灭，不用彼法劳叨。”而以三藏、悟空等四众，在取经的归途里所遇到的诸难为题材，处处指点出诸魔近在方寸。为了较浅率明白，又过于回回一律，颇令人生单调的厌倦之感。

《扫魅敦伦东游记》，一名《续证道书》，显然也是续于《西游》之后的。虽然故事截然不同，却是由《西游》变化而出的。“昔人撰《西游》，借金公木母、意马心猿之义，而此记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尽归实理。”（序）“一切旁门外道，离我圣教皆虚。莫言释道事同迂，功德匡扶最著。”说是提倡儒教，却又杂以释道之说。全书凡一百回，多腐语凡境，实在并不高明。以南印度不如密多尊者的东来度世为引端，而其背景则放在晋、魏时代。写崔皓的灭佛招致恶报，正是提倡佛教，却又以五伦的正道来扑灭群魅。殆是万历以来三教合一运动的余波。

《东游记》的作者，自署清溪道人，卷首有康熙己酉（八年，公

元一六六九）世裕堂主人的序。按清溪道人即在明末作《禅真逸史》、《后史》二书者，盖至康熙初犹生存于世。《东游》的作风也正和《禅真》相类。清溪道人又尝以冲和居士的别名，刊行戏曲选集《缠头百练》初二集。他姓夏，名履先，又号爽爽主人，杭州人。似为一风雅之书店主人，故多编刊通俗的通行的书籍。

## 四

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一百回，刊于康熙十四年，是一部杂凑的小说，集合了各方面的不同的材料而成的，故全书殊为庞杂。其最重要的根据是：（一）《隋炀艳史》，（二）《隋唐志传》，（三）《说唐传》。关于瓦岗寨集义，秦叔宝出身的一部分，几全袭《说唐传》，不过略加以修正而已。但只叙到明皇、杨妃事为止，不像《隋唐志传》之直写到唐末，和《五代残唐》相衔接。其间剪裁修正，是颇费了些心力的；凭空添出了炀帝、朱贵儿的二世姻缘（即转生为明皇及杨贵妃），全是要作为前后的连络的线索之用的。只是，头绪过繁，忽写柔情，又及金戈铁马，全书的情节是极不统一的。反不若简略粗率的《志传》的前后一贯。人获，长洲人，著《坚瓠集》，又尝刊行《封神传》。

吕熊的《女仙外史》一百回，也作于康熙间，自负不浅。熊，字文兆，号逸田叟，所作甚富，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及诗文集等。熊尝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因以唐赛儿事为中心，而写赛儿的忠勇，“建行阙，取中原，访故主，迎复辟，旧臣遗老，先后来归”事，全是空中楼阁，尤多斗法摆阵的变幻。盖杂取《封神》、《三国》、《平妖》、《西洋记》诸书的意境而成之的。原多淫亵语，刘廷玑劝其删去，熊从之，故传

本较为洁净。

## 五

但以上诸长篇，还很浓厚的染着明末的作风与型式；有的本是续书，除极力追摹原作的风格外，是别无所长的；有的则杂采诸书的旧套，拼合以成之；有的则只是把旧书改作或放大了的。能够见出其为独创一格，自具弘伟的创造力的殆极罕有。遗民之作，若董、陈之《西游》、《水浒》，则又意别有在，不尽以写小说为其着力之点。

表现了特殊的作风与有了很雄大的成就的，当始于乾隆的一代。那一代才真实是黄金时代的开始。

在那一代，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宁，“十全”武功的胜利，《四库全书》的告成，民间孕蓄着多量的财力，地主阶级和商人士子都是生活很优裕的。在戏曲上，既有了弘伟无比的《升平宝筏》、《昭代箫韶》、《劝善金科》一类的皇家歌曲，小说里自然也便表现出世家贵族的豪华的气概来。

这世家贵族的豪华的气概，直接的打破了清初时代的佳人才子书作者的穷酸们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迷梦；间接的脱出了明末小说的陈套，不复自安于杂凑与模拟。他们是要写出自己的经验与生活的，他们是要写出自己那一个阶级的理想与现实的。因此，便远远的脱离了空虚的战争与历险的想像，远远的抛却了无聊的佳人才子的迷梦。他们的书里，有的是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真实的事，有灵魂的人物的真实的行动与对话。这是第一次，文人们把自己阶级的理想与丑相向读者们披露出来。他们不复以娱乐他人或慰安自己的游戏的态度去写什么；他们开始

以“一把辛酸泪”，以自己的血，以自己的心，以自己的情感与回忆来写。于是，在我们的小说坛上便现出了一个新的境界。虽然这新境界的出现时，已不是蓬勃的贵家世族的光荣时代，而只是凄凉没落的哀音；不是得时行道、发挥理想以统治天下的时代，而只是退婴自守，徒寄其最高理想于空虚的独语；但究竟那回忆、那理想、那真实的自传式的描写，已足够使之不朽，使之永远的保有那时代的最好的纪录的了。

在这些崭新的小说里，第一本使人想到的大名作，自然是《红楼梦》。《红楼梦》之为作者曹霑的自传，经胡适的“考证”，俞平伯的“辨”的详证之后，殆无可疑。向来以为这部书是政治小说，是寓有民族意识的等等的话，都该一扫而空（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以为系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鄂妃即董小宛，顺治的出家，即贾宝玉的出家。孙渠父的《红楼梦微言》则以为系叙明、清易代事，——此书未刊，稿在余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略用其说。一为系康熙朝政治小说，金陵十二钗皆为江南诸名士，如朱彝尊、陈维崧即为林黛玉、史湘云等。又有以为系刺和珅，——见《谭瀛室笔记》——或写纳兰成德事，——见《燕下乡脞录》——或藏谶纬，——见《寄蜗残赘》——或明《易》象，——《金玉缘》评语——的。但皆一无是处）。把这些尘雾扫清了时，《红楼梦》的真象，方才看得出，《红楼梦》的伟大处，方才能够领略得出。要是永远的猜谜下去，则恐怕《红楼梦》将成了一部政治史而不是一部小说了。

以《红楼梦》为作者自传之说，当始于袁枚。他说：“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随园诗话》）及胡适之《考证》出，始以大观园中的生活，和作者的家世、生平相对照，而确切不移的知其为“自传”。作

者曹霑，字雪芹，一字芹圃，镶黄旗汉军。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圣祖南巡时，尝数以织造署为行宫。《红楼梦》写元妃省亲事，殆根据幼时的记忆或家中人的传说。寅著书颇多，有《楝亭诗钞词钞》，又刻《楝亭十二种》，为世所重。寅子頫，亦为江宁织造。雪芹为頫子。幼时盖亲历富贵繁华之境。然其后，頫卸任归北京。似经大变家乃中落（也许是抄家）。雪芹中年后，遂饱尝贫困的味儿。居西郊，啜饘粥。但时复纵酒赋诗。《红楼梦》之作，当在其时。《红楼梦》既是饱经世变的一位没落的贵族之所作，故对于过去的繁华，是显示着充分的凄惋的留恋与回忆的。他写"色情狂"的贾宝玉还不大好；写贾雨村，写贾政、贾琏，写薛蟠、柳湘莲、蒋玉函等，也都没有什么生气。他是一个纨裤子弟，终日被供养在金丝笼里的，故对于社会上的一般现象，一般的人情世故，都是不大通达的。但在大观园里，他却是一个锐敏的考察者。一花一木，一桥一水，乃至园中丫头的一颦一笑，他都不曾忽略过去。他是终日追逐于"姊姊妹妹"群中的"色情狂"，故遂成了一个"女性崇拜者"。而家庭的日常生活，女性的琐屑心理，便成了他要最擅长描写的目标。为了对于女性有了那末精密的注意，故写来便活活泼泼，口吻如生。不象《水浒传》，那作者大约是一个女性厌恶者，故提起便没有好感；也不象《金瓶梅》，那作者要写的女性，个个都是个性极强，环境不同的女英雄，写来也容易出色。独《红楼梦》写的是同一的环境里长成的许多类似的女性，一个不小心，便要成"百美图"式的描写，百人面目不殊，个个死气沈沈的。然而作者却能逃避了这一点，在同里显出异来，把个个人的性格，都极深刻的表现出来。一谈一吐，一颦一笑，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史湘云的尖利爽直，林黛玉的峻急多愁，薛宝钗的老练温柔，贾探春的精明

要强，个个都写得好，笔力几乎是直透到纸背后去。即遮掩了说话者的人名，那句话也会辨得出是谁说的。难怪立刻便会有那末广大的读者。高鹗初用活字版印出第一版。但第二年便不得不再版。高本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其间是颇有不同的，可见出高氏笔削的地方；由此推之，第一版里，也许已有了他的笔痕在内。今所见的较早的钞本，都只有八十回。高本始补足后四十回，成为首尾完善之书。那后四十回，许多人相信是高鹗写的。但在一般“续书”里，那后四十回确还算是高人一等。其他续书，若《后梦》、《复梦》、《再梦》、《圆梦》、《幻梦》等，都是恶劣之极，只是“续貂”之作耳。

## 六

《儒林外史》也是一位没落的世家子弟之所作；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凄惋，不是留恋，而是愤激与讽刺。《红楼梦》是绮丽若蜀锦瓯绸的，精致而漂亮；但《儒林外史》却有点象泼妇骂街，虽粗豪而少含蓄，虽痛快而欠深入。这是一位不得意的满腹经纶的文士的所作，满望着有用世的机会，而那机会却终不到他那里去。于是乃不得不以崇祠泰伯的一件小事，夸张的写来，成为他的“制礼作乐”的大本领的尝试之举。他对于世事，几无当意者；凡诗人、文豪、达官、显宦、富绅、地主，殆无不是“丑恶”的自身。而可谈的人，却反在市井屠沽之辈。甚至为隶胥的，为优伶的，为武士的，其可尊敬反过于士大夫万万。即八股文专家的酸儒的马二先生也比舞文弄墨的诗人们更可爱些。“礼失而求诸野”，故作者此书始于王冕的不求闻达，而终结于写几个市井里的文人们，象卖火纸筒的王太，开当铺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等。并

不是作者便以为他们是最高的范式，却为了愤激不平，才舍彼而取此。

作者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补官学弟子员。雍正乙卯，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至金陵，建先贤祠，祀泰伯以下诸高士。晚客扬州，号文木老人。乾隆十九年卒，年五十四（一七〇一——一七五四）。有《文木山房集》。《儒林外史》则刊于嘉庆间，天目山樵（张文虎）为之表章于世。全书凡五十五回，后人别加“幽榜”一回，凡五十六回。又有六十回本，则为齐省堂本所加入的。《外史》也是一部作者的回忆录、自叙传；不过不详于家庭的日常生活，而详于社会的种种人物。书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他自己。他若权勿用即是镜，杜慎卿即杜檠（作者之兄），虞博士即吴蒙泉，庄尚志即程绵庄，牛布衣即朱草衣，凤鸣岐即甘凤池等等，皆可考知。惟或以匡超人为汪中，则非。中生于乾隆九年，敬梓卒时，中才是十龄童子。《儒林外史》里当然不会写到他的。但康、乾时代的整个“儒林”，已毕集于此了。就是那时代的一般社会的生活，也都已很活泼的被表现出来。我们文学史上很少文人自写丑态的东西，这里却很坦白的恣意的攻击着“俗学”与“名士”，又是那么的富于风趣，要捉住一位中国的“君子”的最纯洁高尚的人生观，这里便是最好的渊泉。从这位中国最清高的“君子”眼中所见出的社会，是那样的龌龊与不平等。但也不是全然的绝望与谩骂，其中是尽有可爱可留恋处的。评者谓“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的确的。因为科举制度下的士人阶级的全般面目，已都被摄入这灵活的镜头上了。无疑的，这是一部漂亮的写实的小说。但也有可议之处：（一）引用“老故事”太多，象人头会便全窃之于唐张祜的故事；而老少同年月日生者而异福，及郭孝子等事，也都是明代小说里的东西。这

也许可见作者创造故事力的薄弱。(二)结构过于松懈，几乎全书没有布局，没有中心人物，象片断的回忆，又象个人的感想录，其故事随引随放，随插入随抛开；尽管割成几段，也是无妨的。(三)人物皆有所本，描写则带些夸张，虽是公正的讥嘲，却总不免有些道听涂说的褒贬。

《儒林外史》对于后来的影响却更大。她是有了一大堆的跟踪者，且成了不很小的一群的。清末的许多谴责小说，几乎连作风、作法以至态度都是从吴敬梓那里来的。

## 七

把小说纯然作为骂世的工具的，在这时还有《绿野仙踪》；把小说纯然作为发挥自己的才学与理想的著作的，在这时还有《野叟曝言》。这两部书都是旁门左道，同具着荒唐无比的故事，淫秽下流的描写；但也不无可取，有一部分的比较活泼生动的片段，是很可爱的。在那里，我们仍可看出失意的“书生”，在倾吐他们的胸臆时，是怎样的把他们的悲愤，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咒骂，他们的热情具体的写出来。而《绿野仙踪》给我们的是那末沉痛的一幅“百鬼图”，除了冷讽、热骂之外无别语。《野叟曝言》则给我们以一个穷老著书的书生，其心胸所能想象得到的经国大业的理想，美满生活的图画。假如《绿野仙踪》所给的是咒骂，则《野叟曝言》所给的便是企望。其实是从同一根源发出的。《绿野仙踪》的故事是极为荒唐的。全书凡一百回，今日要见的通行本则仅有八十回。书里主人翁是冷于冰，写他的身世，写他的求名不遂，愤而去学道；写他的得道成仙，普度众生，而要度者却只是大盗、市侩、猿、狐之流，头脑复杂，情欲未断的平常人却是度不成

的。他收了一群弟子，造了一座丹鼎，令他们守护丹药的告成。他们全都坠在幻境之中，各有不同的回忆。丹成，便都成了仙。其中独有温如玉的，虽饱经世变，却顽劣如故，遂终于不能得道。书中写温如玉的地方最多，也最好；一个不通世故的纨裤子弟，被骗、被诱、被囚诈，到处都是陷阱，而他却不能自脱。虽然后来是觉悟了，但仍是不能彻底觉悟的。故只有他成不了仙。这部小说，比《儒林外史》涉及的范围更广大，描写社会的黑暗面，比《外史》也更深刻，而其技巧与笔力也更是泼辣；几乎是纵横如意，无孔不入。但因为故事的本身太荒唐了，有时也太秽亵了，故便没有《外史》那末可登“大雅之堂”，且也减低了许多的崇高的价值。

作者李百川，不知其名。书中写出山东事最为亲切，当是山东泰安左近的人。《仙踪》的钞本，有自序（刻本无之），自叙著书的经过甚详：“余彼时亦欲破空捣虚，做一百鬼记。因思一鬼定须一事。若事事相连，鬼鬼相异，描神画吻，较施耐庵《水浒》更费经营。”其后，他经过了许多的人世痛苦，辄思著作此书。“余书中若男若妇，已无时无刻，不目有所见，不耳有所闻于饮食魂梦间矣。”他的题材是极成熟的蓄在胸中的。到了乾隆癸酉（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始草创《绿野仙踪》三十回。丙子（一七五六）又增益二十一回。直到壬午（一七六二），才在豫完成了全书的一百回，整整的作了十年，写作不可谓不谨慎。作者也是“穷愁著书”的一人，思想多愤慨，以“人”为“鬼”，不歌颂常人的生活，而去歌颂大盗、猿狐。他早年生活很富裕，是世家富族，至中年而大败，以作幕为生。故于人情世故的苦味是尝够了的。书中的温如玉，难保没有作者自己的小影在其中。第二第三回写冷于冰充严嵩的幕客事，抵得过一部《官场现形记》。而第九十

一、九十二回的写严嵩失败事，更远胜于《鸣凤记》的无生气的对话。而最好的地方，尤在第三十六到第六十回的写温如玉事。苗秃、萧麻、金姐，那些市井无赖和娼妓，写来比《金瓶梅》更为入骨三分。写周琏事的若干回，也不坏。第九十三回以下，写"入幻境四子走旁门"，凡浩浩荡荡的六大回，才回顾到前文。那末一兜转，笔力直有千钧之重。惟这一段，明显的窃之于《杜子春传》；又写朱文魁、文炜事也显是取材于沈璟的《博笑记》和明末平话集的欲卖弟妇而错卖己妻的故事的。这便和《外史》犯了同样的"故事创作力"的薄弱的大病了。

《野叟曝言》便没有这病。《曝言》的作者是处处要蹊径独辟的。在那一百五十二回的极冗长的故事里，几乎回回都求立异，求新奇；也许为了过于求立异之故，有的地方，实在是太不近人情，太怪诞了。把书中英雄的文素臣写得是那样的文武全才，无所不能，而又享尽了人间艳福，世上繁荣。集一般佳人才子书的大成，是落魄的文士们想象中所能描画的最快意的、最称心如意的一个局面，一个生活。凡才子心目中所求的种种式样的佳人们，这里已具备之；凡佳人心目中所求的最伟大最有福的才子，这里也已具备之。铁中玉已是才子中的铮铮者，但较之文素臣却藐乎其小！《儒林外史》写着一个儒生的理想，但比较起《曝言》来，彼是那样的穷酸气，而此却是这样的显显赫赫。彼还是不得意者的轻喟，此则是穷人在梦境中的呓语与狂欢。这梦境是如此的辉煌可爱，醒来时也还带有余欣。全书分为"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的二十卷；也正可以此二十字浑括全书大旨。凡"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诙谐，无一不臻顶壁一层。"（《凡例》）但其实是，无一不

乔模作态，无一不是“不近人情”的。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迂腐，更以“肉麻当有趣”的书。其打僧骂道之言，危崖勒马之举，往往有使人浑身皮肤起细粒的。经了许多次的艰危，成就了多少样大功大业之后，主人翁的文素臣遂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诸妾皆独擅绝艺，或知医，或善天算，或能兵，或能诗；诸子皆夺魁元，诸女皆得贵婿；还有无数的孙男，外孙，围绕于其膝下，至不能呼其名。乃至“九万里外塑生祠，百寿堂前开总宴”。一部无聊的“狂言”“谵语”，但于这里，可充分的看出士大夫阶级的可怜的面相与想象来。

作者夏敬渠，字懋修，又字二铭，江阴人，诸生。通史经，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生平足迹几遍天下。著有《纲目举正》、《全史约编》、《唐诗臆解》及诗文集等。他为乾隆时人。乾隆丙午南巡，他赴苏迎銮。拟以《纲目举正》献上。遇阻而止。今所传二铭拟献《曝言》，为其女设谋以素纸易之者，当系由此误传。但二铭生平所学，实尽萃于《曝言》，似亦有“献曝”之意。明清人的佳人才子书，已开始以所作诗词入小说，但像二铭之无所不谈者，实为小说中之创作。此后，则《镜花缘》诸作，纷纷效颦矣。

屠绅的《蟫史》是比《野叟曝言》更为荒唐古怪的，《曝言》迂腐，《蟫史》则怪诞；《曝言》尚写人间，《蟫史》则旅行鬼域。即就文辞而论，《曝言》也还近情入理，《蟫史》则一味好奇，务为怪诞不经之言以自快。我们说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文章古怪，《蟫史》则效之而入魔更深的。全书皆是生硬的文言，令人如读卢仝《月蚀歌》，作者过于卖弄文情，反而弄巧成拙。绅字贤书，号笏岩，江阴人，年二十，即成进士授云南知县。后为广西同知。嘉庆六年卒于北平。别有笔记《六合内外琐言》，文体也怪

诞如《蟫史》。《蟫史》里的桑蠋生即为作者自况。其怪诞无所不至的故事，则大抵就亲历蛮荒所见所闻之所得，而更益以想像的结果。

## 八

正像《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作者们，把三家村学究写佳人才子书的秃笔夺了下来一样，《镜花缘》和《品花宝鉴》的作者们也将夏二铭的腐语迂谈，从小说里扫荡了开去，而易以清新的隽语小言。

《镜花缘》出现于嘉庆间，《品花宝鉴》则较晚。《镜花缘》也是一部明目张胆的说谎的书，也是一部在大白天说梦话的书，但究竟和《野叟曝言》的正襟危坐，以谎为真，非要人相信他不可的态度两样。作者李松石只是在说故事，只是借故事以开玩笑，说冷话；他明明的告诉你，这是谎，这是小说。正像《西游记》之“满纸荒唐言”一样，读者为其生动活泼的想像所沈醉，反而忘其为谎。作者也未尝不夸耀其才学，特别是，将其绝学的“音韵”摆列出来。但他的充满风趣的，他的冷嘲热骂的笔锋，把她从论学的沈闷里救出。全书一百回，至少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故事，至少可发生三种不同的印象；第一个故事是唐敖和他的女儿小山的海外历险记，这两次的海外遨游，是全书最足迷人的地方。虽然多半取材于《山海经》。但作者是那样的善于运用旧材料，竟使最枯燥无味的《山海经》的记载，也有了新的生气与活路。在其间，以他的诙谐，他的新颖大胆的见解，博得更大的喝采。第二个故事是从五十五回到九十四回；这是一幅“百美图”，写诸女考生的怪现状的；也免不了有多少的讥讽，但似不能振作一种新的气氛，

左右不过宴会、娱乐、打双陆、行酒令而已；也有新奇的，但还不及《红楼梦》。第三个故事是从九十五回到结果。这是金戈铁马，大锣大鼓的场面，与前面二大段决不相称。惟布置着酒、色、才、气的四阵，也殊见匠心；在一般魔阵仙阵，像《封神》、《七国》之所写者，尚为别出蹊径。但把这三大段的故事治为一书，实破坏了故事的统一，读后常有不足之感；特别因为第一段故事过于迷人了，对于后半便不免有些失望。作者李松石，名汝珍，北京大兴人。不乐为时文，从凌廷堪学，故于音韵最有所长；后以诸生终老海州。著《李氏音鉴》，《镜花缘》似为其晚年所作。

《品花宝鉴》，陈森书作①。森书号少逸，道光中寓居北京，出入梨园，因采诸伶和诸名士的故事，著为此书，先为三十回。己酉（一八四九）自广西复至平，始补成后半，凡六十回，这部书并不是羌无故实的，明显的是《儒林外史》的同类。乾隆以来的"儒林"的诸相，于此可见之。但作者并没有什么理想，而所写的对象也至为狭窄，只是以男伶为中心的一部变态的恋史而已。明人写此种同性恋的小说不少，但俱丑恶不堪言状，此尚温雅含蓄。然伶人杜琴言辈的行动，已绝类女性，不是男人。清代严禁官吏挟娼，而我们的古老的家庭，又是那样的毫无情趣；一般的情无所寄的士大夫们，遂不得不横决而以男伶为追求的恋爱的对象。此风到清末而未已，是具有很严重的社会的原因的。读者常常会忘记了杜琴言辈为男人；但一觉到其乔模作态的"男妓"，则又充满了不舒服的感觉。其缠绵悱恻的温情软语，乃胥成为极不堪的滑稽的笑谈。

---

① 编者按：《品花宝鉴》作者陈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时误作陈森书，后已订正。

这一部“情史”遂成为一部进退失据的可笑的书！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平。

（《申报月刊》三卷七号、八号，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月）

# 清朝末年的小说

## 一 时 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间，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整个连根动摇了中国两千多年长期的封建社会。这是外国帝国主义不断侵入、包围圈日紧一日的时期，是从封建社会想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而又不能的时期。这中间有许多次大的变动，但从农民革命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失败了，始终没找出一条路来。这一个时期内，经历了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被镇压。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八九七年的德国攻占青岛、胶州湾。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起义。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五年的袁世凯称帝，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总计起来，这八十年中，每隔一两年在社会上就有一次大变动，这些空前的大变动，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英帝势力首先侵入中国，开五口通商，卡住中国咽喉。不久以后，太平天国起义，规模比明末李自成起义大得多，影响极大，整个南方都处在革命势力范围之内。与此同时，

英、法联军因为很小的事情攻占了北京，烧毁圆明园，结果中国赔款，他们才退了兵。此后各帝国主义者更看透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一八八五年法占安南，中法战争中，中国并未战败，但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德国看法国不费吹灰之力占去安南，他便占胶州湾；英占威海卫。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屡遭失败后，更改变了一般人的心理。从前只知中国枪炮不好，所以提倡坚甲利兵，声、光、化、电之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一八九四年后才认识到：中国不但科学不如人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腐败。这时就产生了要求改进政治的两派：一是孙中山，主张民主革命；一是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当时翁同龢为光绪太傅，常讲些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订屈辱条约的事情，光绪受了很大的影响，产生了反帝的决心。康、梁又屡屡上书，要求变法，上海、长沙、汉口、广州各地进步知识分子也都有新的气象产生，于是光绪下令变法，进行了废科举、办学校等一系列的措施。但当谭嗣同密谋取得袁世凯的同情和帮助时，袁世凯却告密于慈禧，慈禧大怒，遂囚光绪，杀新党（谭嗣同等六人死难，后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逃到英国，梁启超逃到日本去。戊戌政变失败，满清又恢复了残酷的统治。

这时帝国主义的宗教、文化侵略非常猖獗，传教士深入内地，只要信教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教会形成堡垒，教民之间时有冲突，当时真正爱国有民族意识的老百姓，异常愤慨，倡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有了义和团活动，但结果被反动政权所利用，引起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事。从此清朝的威望日低，统治力量更为削弱，各省纷纷独立自保，保守势力一天一天的反动，革命的势力也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这时人民不相信康、梁的立宪，一般的却相信欲国家富强必先革

命，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章太炎是民族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汉登高一呼就起义了。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成立革命政权，后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在北京做了大总统，杀害革命党人，并在一九一三年使特务暗杀了宋教仁，江南李烈钧等遂又起来进行二次革命，但不久就失败了。一九一四年欧战开始，日本乘机和袁世凯互相勾结，订立交换条件，出卖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想做皇帝，称中华帝国，改元洪宪，准备登基，但各地都反对，四处纷纷起义，袁不久死去。袁世凯虽死，北洋军阀的势力更加广泛，而形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也是最黑暗的时期。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不过是回光返照，为期很短。倒是在这时期进行的苏联革命给了中国极大的影响，有了苏联的十月革命，才有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才有了新的民主革命的开始。

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变动最大的时期，国土日缩，封建社会动摇，帝国主义势力的日渐深入，使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九一四年时，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松一口气，但政治上仍毫无力量，因此一般人都产生了彷徨、幻灭的感觉，直到十月革命，有人才看到真理，一般年青人开始追求真理，这样才产生五四运动。这一连串的大变动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整个崩溃，影响到文学上的都多多少少的留下一些痕迹。

## 二　鸦片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的文学没留下一部小说、戏曲，而留下反帝的诗歌却很多。林则徐作了许多咒骂英帝的诗，后经其同乡林昌彝收

集起来编为《射鹰(英)楼诗话》。

## 三　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天国是一次大的人民革命,但留下的文献却非常之少,大部份都被统治阶级焚毁,即使剩下的也被大加删改。最近发现一部《太平天国诗文钞》,有石达开和洪秀全的诗,但据考证,只有一首石达开的诗,是比较可靠,其余多系捏造。另外据说早在太平天国即已出版的《太平天国演义》,是亲身经历太平天国的人写的,但无留传。还有一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太平天国演义》,只出四集未完,写的也非常好,很真实。此外还有写的非常坏的反面文章《花月痕》,作者魏秀仁,是一部堕落、颓废的作品,其写法好像《野叟曝言》,把自己的理想化做两个人,一个是韦痴珠,一个是韩荷生,写的很坏。写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更加荒唐,完全是污蔑的口气,是用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写法,集中了中国旧小说中所有的坏东西而写成的。

## 四　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后,产生了很多好的作品,如《黄帝之魂》、《义和团与中国的关系》,都写的很好,内容充满了爱国的热忱,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再有李宝嘉的《庚子国变弹词》及吴沃尧的《恨海》,也写的非常好。另外正面描写义和团的是忧患余生(笔名)的《邻女语》,在一九一二年出版,但并未写完。从反面描写义和团很凶恶的是林纾的《京华碧血录》,还有《蜀鹃啼传奇》也是站在唯心立场污蔑义和团的。

## 五　反对美帝禁工运动

这是一个时间最长、蔓延十年之久始终在发展着的一次大的轰轰烈烈的反美运动，在一八六八年美国刚刚兴起，与满清订立通商条约，鼓励中国人到美国去做工，说给予优厚待遇，结果中国人被骗去二三十万，到美国去给他们进行修铁路(纽约到华盛顿)、开矿山(旧金山)、盖房子等等繁重的劳动，刚刚省吃俭用可以定居，但在一八七九年美国闹经济恐慌，工人大量失业，于是美国便猖獗的掀起排华活动来，对中国工人加以迫害，三K党则想尽一切办法压迫华工。中国工人反对，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仑山革命，死了二万多人，后来遭到失败。吴沃尧原在汉口做《楚报》编辑，有浓厚的民族思想，因美国发生了禁工事件，他马上到上海大声疾呼，反对美国的这一举动。当时梁启超从美回国，他亲眼看到华工遭虐待的情形，便把亲身经历所看到的美国怎样迫害华工的情况写成《新大陆游记》。吴沃尧也写了《劫余灰》，是站在华工的立场，描写最初怎样受骗、后来又怎样遭到迫害的情形，写的非常沉痛。另如：《苦社会》、《黄金世界》、《拒约新谈》等等都是专门描写这个大运动的，写的很好。这时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的反美运动，吴沃尧在上海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组织人物。这次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不下于义和团及鸦片战争后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这次运动不但时间长，而且范围也很广，但很可惜，在文学上没留下多少东西，只残留少许的散文、随笔等。

## 六　李宝嘉

李宝嘉是南京人，住在上海，以卖稿为生，替报纸写文章，同时也编了一些杂志和绣像小说，自称南亭亭长，写了很多小说，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部：(一)《官场现形记》，在这部书里，他把清朝的腐败、黑暗，封建官僚统治内部的黑幕无耻情况，统统揭露出来，在政治上影响甚大，写的深刻而沉痛，使读者看过，对封建旧官僚切齿愤恨；但他仅仅是在揭露黑暗，攻击旧官僚，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来写的。他是尽力维护封建旧道德的，在政治上很模糊。(二)《文明小史(绣像小说)》，在这部书里，他主要揭露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作威作福的黑暗势力，写的很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因为他尚敢暴露，所以收的效果很大，影响很大，但他是出于不自觉暴露的。

## 七　吴沃尧

他原号茧人，又改趼人，自称"我佛山人"，因他是广东南海佛山镇人。他在政治上认识不够，但却有热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浓厚的反抗情绪，当美国发生禁工事件时，他马上辞职不做编辑，而到上海大声疾呼，反对美国，写了不少好的东西。他以前曾和梁启超合作编《新小说》，后来写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涉及范围非常广，他把商人、官僚知识分子及各种古怪人物都写的非常深刻。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不仅暴露了封建官僚的黑暗，同时也暴露了商人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腐败。另外他的《恨海》、《九命奇冤》等也都写的很好。

## 八 刘鹗和曾朴

刘鹗号铁云，江苏丹徒人，人很古怪，艺才较高，会看相、算命、行医、治河，还懂一些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最早发现甲骨文。在政治上勾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之后，被清廷流放新疆而死。他留下的小说《老残游记》，曾被胡适之流大为恭维，他的写法很神怪，完全是《野叟曝言》式的，把革命运动骂的很厉害，称"北拳南革"。他在小说中尽量卖弄自己学问，对风景描写很好。曾朴的《孽海花》也是言过其实，得名过胜的作品。《孽海花》未写完，又写《鲁男子》。曾是常熟人，在军阀手下做财政厅长，赚钱开真善美书店。《孽海花》有人称为《新儒林外史》，主人翁是赛金花，而主要的是写同光时名士清流，如洪钧、张之洞等等的生活丑态。他原想以赛金花为主角，描写近三十年的历史，并准备写义和团，但未写成功。

## 九 一九一一年前的小说

一九一一年以前的小说有两种倾向：一是盛行一时的青楼小说，专门描写妓女、名士生活的；其特点是用苏州话写成，故又称吴语小说。主要的作品是《海上花列传》，但作者韩子云是松江人，故吴语用的并不太好。他描写光绪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情形，反映了一些帝国主义残酷压榨的情况。其语言是：对话用吴语，叙述用国语；上等人说官话，妓女说苏州话。以后的《九尾龟》、《海上繁华梦》都是模仿这种写法。最不令人愉快的是陈森的《品花宝鉴》及俞达的《青楼梦》，描写

的恶劣到了极点。《品花宝鉴》描写的是相公生活及不正常的同性爱。《青楼梦》是才子佳人小说中最坏的结束。李宝嘉也写了一部《海天鸿雪记》,类似《海上花列传》的写法,较好。

北方另有一派,是以北京为中心,盛行一时的武侠小说。同光年间有著名说书人石玉昆写《三侠五义》,后改成《七侠五义》,后来又有人接着作了《小五义》、《小八义》、《续小五义》等等。《三侠五义》中在人情世故上描写的还算好,但没有把个人特点、性格都描写出来,远不如《水浒传》。作者多写包公事,完全是空想的除暴安良,因当时横征暴敛的官僚遍天下,人民希望有一个所谓侠客出来替人民除害,故书中英雄人物多是半人半神的。这种理想是符合当时人心的,所以说书时轰动一时。《三侠五义》是石玉昆说,别人记下出版的。以后同样出了《包公案》、《施公案》等,而最坏的是《永庆升平》(写乾隆下江南)。在这一派较早的是《儿女英雄传》(又名《十三妹》)、《火烧红莲寺》等,写的很坏,完全是维护封建道德的,十三妹无性格,不近人情,没感情,无血肉,写成个死的人物,看起来令人很不愉快,好像《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不过书中有一个特点,纯北京话,完全可以读,创造很多口头的新字眼。

## 十　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小说

这时的小说也有两种倾向,武侠小说还流行,但最重要的是"黑幕小说",它继承了南亭亭长、我佛山人的传统,和《官场现形记》及《海上花列传》的作风而成。如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其中人物都有影射,书中主人翁即作者自己,描写的类似《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大肆夸耀自己才学,不近人情,令人看过很不愉快。

接着又有人写《留西外史》，描写留法学生的胡闹，不近情理。以后又推广到专写本地风光，在上海有黑幕小说家毕倚虹，写《黑暗上海》，随笔就写，无起伏，无结构，无组织，作为一种敲诈取财的工具，但是他不敢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流氓头子的事情，专门写上海有钱无势的大商人。在北京还有《艺林外史》，也是明目张胆的敲诈的小说。黑幕小说由《海上花列传》及《官场现形记》到《艺林外史》，已经堕落得很厉害了。

武侠小说派到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时，已经把人完全变成了神。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古怪想像，如蛇吞象等等，尽量描写人间绝对没有的、不近人情的事情，这些都是完全堕落、不名誉的。

再有非常流行的一派，鸳鸯蝴蝶派，以徐枕亚的《玉梨魂》和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代表，都写的很悲惨，是专门骗取读者眼泪的。

总起来说，清末的小说除李宝嘉、吴沃尧的作品是反映现实的小说外，其他多是感伤的、颓废的、堕落的、幻灭的、彷徨的、供人消遣的，作者写作的态度也是不严肃的，是以文章为游戏的，无思想，无目的，以卖钱为业的。清末文学上的混乱，也正反映了清末社会政治上的混乱，思想上的动摇、彷徨、幻灭。

自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才开始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现实结合起来，成功了有生命的、健康的、活的文学。

（根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

# 中国小说史料序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于是便纵谈到“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的梦境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岂不是“一著错全盘都错”了么？又有人真的相信陈忱的《后水浒传》乃是明人作的，因为“序”上有万历字样，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东西，因为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本”四字。这岂不也是颠倒了历史的事实了么？所以“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瞭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我们都是经过了“摸索”的境界，吃尽了苦的，故对于“版本”“目录”的编著者，往往是抱着很大的敬意的。这一种为人而不为己的吃力的工作，略知学问的门径的人，都得拥护他们，帮忙他们，敬重他们。所以，关于某种专门学问的“目录”，较之摆起了“导师”之面目的什么“国学书目”之类的不伦不类的东西，自然是高明

有用得多的。

而种种故事的变迁的研究，对于中国小说的探讨上，也有了很重要的价值。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但可惜这一类的材料，零星散在诸家笔记里的最多。搜集起来，最为困难。蒋瑞藻氏的《小说考证》用力殊劬，而内容芜杂。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取材最为可靠，但所收的“小说”不多。现在孔另境先生的这部《中国小说史料》，是就鲁迅先生的《旧闻钞》而加以扩充的。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所得已不在少。可以省掉我们许许多多的翻书的时间。这是我们所不得不感谢他的。

在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后，继之以孔先生这类《中国小说史料》的出版，对于中国小说之版本的和故事的变迁的痕迹，我们已可以很明瞭的了。而初学者也可以不至有迷途之苦。想起了我们从前的暗中“摸索”之苦，实在不能不羡慕现在初学者们的幸运！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

（《中国小说史料》，一九五七年五月）

#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

二十多年前，孙楷第先生编辑《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我曾替他做了一篇序。现在，读了孙先生的新著《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还不能不说几句话。在中国文学里，小说的研究是最晚着手，也最难着手。小说与戏曲，在过去，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封建社会的“卫道之士”，视之如洪水猛兽，必欲禁之、焚之以为快。但它们是与广大人民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它们是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的。凡生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上的东西，谁还能毁弃灭绝得了它们呢？因之，所谓“士大夫”们虽鄙视之，虽痛斥之，虽曾禁之、焚之，但它们还是蓬勃而有生气的在人民之间，生长着，发育着，成为近一千年来最重要的两种文学形式，产生出不少无愧于世界人类所骄傲的伟大的作品，像《西厢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便是最重要的古典名著，得花费很多篇页来详细的研究它们的。但对于戏曲的研究，比较还不太困难。一则文献有征，从元代锺嗣成的《录鬼簿》，明代吕天成的《曲品》，到王国维的《曲录》，有着比较完整的记录和依据。二则，历代均有较大规模的“戏曲集”刊行，从臧懋循的《元曲选》，沈泰的《盛明杂剧》初、二集，毛晋的《六十种曲》，到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商务印书馆的《孤本元明杂剧》，一般的重要的名著，是不难在那里获得的。讲到小说，情形就很不相同了。

既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记载可资依据(像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所考证的还是以戏曲为多),更没有像《元曲选》、《六十种曲》那样流行的结集,虽有《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诸集,而流传不广,极不易得,且也只限于短篇的小说。至于长篇的名著,像《三国》、《水浒》、《红楼》,则流传的多是金圣叹之流的批本、改本、删本,我们不能见到原著的本来面目。要得到一部比较近于"原著"的面目的旧刻本,是极为困难的。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研究的基础,而根据了《小说史略》去找原著,却大是不易。以此从事小说的研究者便远较研究戏曲的为苦。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二十多年来的小说研究者们,对于这部书是重视的,对于孙先生的这个工作是感激的。在这二十多年里,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他从古代的许多文献材料里,细心而正确的找出有关小说的资料来,而加以整理、研究。像沙里淘金似的,那工作是辛苦的、勤劳的,但对于后来的人说来,他的工作是有益的、有用的。这一部《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虽只收了他历年所作的五篇论文,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的人看来,都是极有用的。许多见解是很精辟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足以供研究者作为依据的。我很高兴这部书能够出版,能够和读者相见。我想,读者一定会像我自己一样的欢迎它。孙先生还写有一部《小说旁证》,专证好些小说的故事的来源,我盼望它也能早日印行。凡是有益、有用的书,都是值得,而且应该为读者所见到。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于北京。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 水浒全传序

《水浒传》的施耐庵原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现在所能看到的明代的刊本，主要的有一百回的和一百二十回的两种，都不是原本。

按照我们的研究，一百回本里面，从第八十三回到第九十回，在宋江等受“招安”以后，“征方腊”以前，共八回，写宋江等“征辽”的故事，这是原本所没有的。一百二十回本出在一百回本之后，其中第九十一回到第一百一十回，在宋江等“征辽”以后，“征方腊”以前，共二十回，写宋江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又是原本和一百回本都没有的。

这就是说，施耐庵原本，大致相当于一百回本减去“征辽”故事八回之后的九十二回，或一百二十回本减去“征辽”故事八回和“平田虎、王庆”故事二十回之后的九十二回。原本里面，宋江等受“招安”以后，只有“征方腊”一件事，他们的悲惨的结局都被安排在这一战役中；他们并不曾去“征辽”，更不会去“平田虎、王庆”。原本这样的情节，是和《宣和遗事》里面水浒故事的节要相符合的。

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一百回本，是十六世纪（明嘉靖间）的郭勋本。“征辽”故事的插入，大约就在这时候。这以前的原本，大约和许多古本小说一样，全书只分为若干节或若干条，每节或每条之前只有内容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至于分成了“回”，

每回之前又有整齐的对仗式的“回目”，大约也是在郭勋时候完成的。

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一百二十回本，是十七世纪中叶（明末）的杨定见本。前面说过，这个本子里面的“平田虎、王庆”的故事，是原本和一百回本都没有的。但是，这个故事的插入，却不是始于这个时候。在杨定见本出现以前，大约十七世纪初期（明万历间），当时出版业中心之一的福建建安，就印行了各种本子的《水浒传》，现在所看到的有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统称为闽本。那些闽本里面，就有了“平田虎、王庆”的故事。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小说极为流行。书坊抢着刊行小说，又要出奇制胜，吸引读者。所以他们便把一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添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这就成为所谓“文简事繁”本。后来杨定见刊印一百二十回本的时候，是以一百回本为底本，没有依照闽本的删节，但又把闽本所增的“平田虎、王庆”的故事，改写一番，成为二十回，插进百回本里面去，这就成为所谓“事文均繁”的本子。

无论是一百回本，还是一百二十回本，其中的“征辽”的故事和“平田虎、王庆”的故事，都有一个显著的痕迹，证明它们不是原本的完整的结构中所包含的部分。我们发现，这三次大战役中，宋江部下将领也死了不少，但没有一个是参加梁山结义的，而都是结义后新加入的人。很显然，这是因为参加结义的一百零八个弟兄的悲惨的结局，早被施耐庵安排在“征方腊”那一次战役里面，后来平空插进三个战役，既不便打乱原本的安排，又不好把这样大的三次战役写成宋江部下一个将领都不曾损伤，自然只能把那些新参加的人拉来作代替了。

一百二十回本出现以后不久，又出现了金圣叹的七十回本，

又称贯华堂本。金圣叹自称得到"古本"，说是原来只有前面的七十回，而第七十一回以后都是后人所"续"的。实际上，他是有意删去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即宋江等受"招安"以后的全部故事，而使故事的发展到第七十回梁山结义排座次为止。他自己又添写了第七十回的后半，写排座次后，当晚卢俊义作了一个噩梦，梦见来了一个"神人"嵇叔夜，把梁山一百零八个英雄一起杀掉。又，前面有一篇施耐庵的序，也是金圣叹拟作的。这个贯华堂本出现以后，流行得极广，在很长的时间内，代替了一切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成为一般读者中唯一流行的本子。

对于以上所说的各种本子，我们认为，最没有价值的是那些"文简事繁"的闽本。它们求"文简"的结果，把百回本的原文，刮去了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作品便完全被损坏了。明代的胡应麟说过："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这个批评是很对的。

至于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如果删去他所添入的卢俊义的噩梦一段，而以"排座次"为结束，也还是完整的故事，可以独立存在。不过，有些过去曾为广大人民所熟悉、所喜爱的故事，像李逵闹东京、寿张乔坐衙、燕青射雁等等，也一并被删去了，却是可惜的。而且，金圣叹之所以要"腰斩"《水浒传》，是从他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出发的。他生在明末，眼见当时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队的节节胜利，便觉得统治阶级对于起义农民不应该以"招安"为"姑息之计"，而应该像他所写的卢俊义梦中的嵇叔夜一样，采取"严刑酷法"，一网打尽。正因此，他就不仅删去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而且还把前面七十回大加修改，特别把凡是有关宋江的文字都改成和原意不同甚至相反，而又根据自己所

改的加上批语，说是作者在用着什么“春秋笔法”痛骂宋江。他又删去了不少诗词。其中有些是不应该删去的。特别像第十回里面的《恨雪词》：

>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扯絮挦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压瘴犹嫌少，向的是兽炭红炉，穿的是绵衣絮袄，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这和大家都知道的白日鼠白胜在炎夏的时候所唱的歌：

>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 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

同样充满了被压迫者的怨和怒。金圣叹删去这一类的诗词，显然是从他那种反动的政治思想出发的。

当然，金圣叹本也有它的优点。第一，它已经包括《水浒传》的菁华和主要部分；第二，在文字上也是一般地比其他的版本洗炼和统一些。它在近三百年来最流行，是有原因的。只要了解金圣叹的反动的政治思想，慎重地加以订正，把那些改坏了的地方改回来，并削去那些荒诞的和反动的批语，它对于广大的一般的读者还是比别的本子更适宜的。这种本子，已经出版了。

但是，完整的一百二十回的本子，对于研究者，仍然是需要的。我们这里所印行的，就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

我们手头所有的各种版本的《水浒传》是：

（一）《忠义水浒传》 二十卷（一百回，残存第十一卷一卷，即第五十一回到第五十五回），明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刻本。

（二）《忠义水浒传》 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十七年己丑（一五八九年）天都外臣（汪道昆）序刻本。

（三）李卓吾评本《忠义水浒传》 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间容与堂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今用照片本）。

（四）锺伯敬评《忠义水浒传》 一百卷（一百回），明末四知馆刻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今用刘修业先生校录本）。

（五）《忠义水浒传》 不分卷（一百回），明末大涤余人序刻本（李玄伯氏藏），李氏排印本。

（六）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 不分卷（一百回），明、清间芥子园刻本。

（七）《忠义水浒全传》 不分卷（一百二十回），亦题"李卓吾评"，明末杨定见增编，袁无涯刻本。

（八）《忠义水浒传》 不分卷（一百二十回），明、清间郁郁堂翻刻杨定见本。

（九）《第五才子书》 七十五卷（七十回），明、清间金圣叹评，贯华堂原刻本，中华书局影印贯华堂本，又其他坊刻本甚多。

除了《古今书刻》著录的明代都察院本和《百川书志》著录的那部一百卷本之外（这两个本子，很可能就是郭勋本），所有已经知道的《水浒传》的各种本子，差不多都已经集中在一起了。至于那些"文简事繁"的闽本，因为文句方面太不相同，在校勘上是无用的，故未据以校勘。

在以上所说的八种版本中，最古的是郭勋本。但是，它已经只剩下我所藏的残本一卷，无法用作底本。其次，就是天都外臣序刻本；经我们拿它来和郭勋本残卷对照，证明它是郭勋本的一

个很忠实的覆刻本。因此，我们采用它作为底本，再用其他各本详加校勘；又把杨定见本中关于"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的二十回，增补进去。

可惜的是，我们用作底本的天都外臣序刻本，并非万历时的初印本；其中有不少篇页，是清康熙间石渠阁补刻的。有的补刻篇页，似更在其后。在那些补刻的篇页中，还没有发现多大的窜改之迹，可能补刻时还是根据了一部初印本的。但所有补刻的部分，我们仍在校勘记里面一一注明。

大涤余人的序刻本，我们未曾用到。但是，芥子园本的卷首，也有大涤余人的序，全书行款和书中插图均与大涤余人序刻本完全相同。可能芥子园本就是大涤余人本的翻刻本，或竟是利用其旧版印行的。

总之，我们就是用天都外臣序刻本作底本，再用郭勋本残卷、容与堂本、芥子园本、钟伯敬评本、杨定见本、贯华堂本等七种本子来作细致的校勘，将所有的异文，所有的增添或删改之处，一一在校勘记里面注出，并加标点，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完全的本子。

这部书的第九十一回到第一百一十回，即关于"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的二十回，是采用杨定见本的，亦据郁郁堂本加以校正。特别，对于第九十一回的前半，和第一百一十回的后半，我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来整理。因为这两处正是杨定见把"平田虎"和"平王庆"两大段故事插进百回本里面的起讫之处，原来还有些前后情节不一致和文句矛盾的地方，必需再加整理，作适当的修订，才可以使全书完整。但所有的原文，仍在校勘记里一一注明，以见本来面目。

经过这样校勘、标点和整理的《水浒全传》，我们希望它一方

面能满足读者要求读水浒全部故事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供给古典文学研究者以研究的资料。

参加这个校勘、标点和整理工作的，是我和王利器、吴晓铃两先生，但吴晓铃先生后来另有别的工作，全部校勘工作就由王利器先生担任到底，此外还有北京大学若干同学也担任过一部分抄录工作。我们的工作，从一九五〇年夏天开始，到现在完成，前后共三年又四个多月。——当然其中也中断了若干时候。

全书的标点工作由我负责。有什么错误或不妥之处，请读者随时告知，俾能改正。

于北京，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

（《水浒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 中国小说八讲（提纲）

## 第一讲　古代的神话与传说

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传说——天与社与祖先崇拜——天与帝——各民族的不同传说——神话的系统化——鬼与神——女娲、伏羲的故事——羿的故事——尧、舜、禹、汤的传说——武王伐纣——周公辅成王——《穆天子传》——《山海经》——《晏子春秋》——《燕丹子》——《汉武故事》——《汉书·艺文志》里的所谓“小说家”（共十五种，一三八〇篇，《虞初周说》占九四三篇）——诸子里的寓言与故事。

中国古代的神话与传说是丰富的，是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人间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将来的更美好的理想生活的希望的。

在“传说”方面，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对于古代英雄们，对于有功绩的劳动人民和杰出的英雄人物的歌功颂德的感情。中国的所谓“神”，有许多就是“人”，就是对人民有功绩的人，死后被人民尊封为神的。这种从“人”升格的“神”，直到最近几十年前还是有。

在中国神话里，最高的主神是“天”，但天只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直到后来，才有整个的“天堂”搬了来，以“玉皇大帝”为主神，而围绕在他的周围的，则有许多二十八宿等等的文武侍从们。但在古代，那些神道们是没有的。在古代，我们的“诸神庙”还

不曾有一个大的系统和完整的组织。古代的人民相信鬼和神。鬼是人死后的精灵，原始人全都怕它。这种"鬼"会替自己复仇。《左传》里有"相惊以伯有"的故事，有豕人立而啼的故事。殷人尚鬼，每事卜。墨子也明鬼。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在古代的祖先崇拜的信仰上，鬼的作用很大，它的精灵是指导着人的活动的。武王伐纣就奉了文王的木主以同行。还有"社"，那是农业社会的主神，大地的神，群众集会的地方。"不用命，戮于社"。鬼的传说是很多的。但天堂、地狱的故事，到了佛教输入以后才有之。

六朝宣传佛教的故事很多。不外：(一)信佛拜佛、造像写经的人有福了，遇难成祥，得病有救。(二)不信佛、毁像谤佛者入地狱受罪。必身历地狱，复活告人。

一直到明代，这一类神话还在创造。《土地宝卷》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伟大的神话。土地公公，小老头子，和玉皇大帝斗法。后被烧化为灰，但其灰却洒遍天下，故处处有"土地"。象征着天与地的斗争。

神话成为系统的，最早的是元刊本的《出相搜神广记前后集》、嘉靖刊本《三教搜神大全》七卷(叶翻本)和《出像增补搜神记》六卷(富春堂本)、《仙佛奇踪》八卷(洪自诚)、《有像列仙全传》九卷(汪云鹏刊本)、《仙媛纪事》九卷(杨尔曾)、《罗汉图录》(乾隆间刊本)。

古代的神话与传说，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和诸子里的很多。十日并出，后羿射之。嫦娥奔月的故事。黄帝杀蚩尤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故事性很强，意义很深刻。《穆天子传》里的西王母只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女王或女酋长而已，但后来却成了神话的中心人物之一，成为东王公的匹对，或成为王母娘

娘，似是主持玉皇大帝的宫庭了。但那是后话。

古代的英雄传说，有以后羿为中心的，有以大禹为中心的，有以姜尚为中心的（武王伐纣），以周穆王为中心的，以燕太子丹和荆轲为中心的（《燕丹子》），以伍子胥为中心的，有以东方朔、汉武帝为中心的，有以李陵、苏武为中心的，以韩凭夫妇为中心的，以舜子至孝为中心的，以晏婴为中心的。箭垜式人物，诸善皆归焉，或众恶皆归焉，也有以王昭君、蔡文姬为中心的。那是数之不尽的。但还没有人有系统地编写出来。

汉代以前和汉代的图籍，大都已不存了，只有《晏子春秋》、《燕丹子》、《山海经》和《穆天子传》寥寥几部书而已。而在子、史里，存在的神话和传说相当的多。

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则志怪之书大增，存在的也多了。故事的范围广大了，地狱输入了。因果报应之说，代替了“运命”论。人间的小故事，也流传得很广。可分为三类：

（一）志怪之书，继往古之余徽：《列异传》（曹丕）、《搜神记》（干宝）、荀氏《灵鬼志》、《搜神后记》、《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洞冥记》、《神仙传》、王嘉《拾遗记》。

（二）佛教的宣传著作：《续齐谐记》（吴均）、《冥祥记》（王琰）、《驺衍谈天》、《冤魂志》（颜之推）、刘义庆《幽明录》。

（三）人间的故事与笑谈：《汉武故事》、葛洪《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笑林》（邯郸淳）、《启颜录》（侯白）。

## 第二讲　唐代传奇文与变文

唐这时代：雄伟壮丽，但是压迫太甚——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士子的苦闷：举进士与中进士——王维《郁轮袍》——行卷

(温卷)——以诗歌为主——但后来也用了“传奇”文——清代的《全唐文》不收，但宋以来也甚重视——三个类别，也代表了三个发展的阶段：——（1）六一八——七六六，继承六朝志怪之书，王度《古镜记》，把琐事串合起来，并有描状——《游仙窟》的突出与其影响——（2）七六六——八五九，梦幻中的富贵繁华与恋爱——真实的事情，凄惋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不平的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3）八六〇——九〇六，晚唐的割据，反映了更苦难的生活——人民的报仇雪恨的“泄愤”的故事；剑侠的故事——变文的发现——一个外来的新的文体——《韩诗外传》等的韵散合体——《列女传》(史赞)——《本生鬘论》的介绍——佛教翻译的三个阶段——“变文”的伟大创作者：僧侣，文溆——《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有相夫人升天曲》——伍子胥，王陵，王昭君——《张义潮变文》——变文的远大的影响——诸宫调(戏曲)——词话(小说)——一个更伟大的时代的萌芽。

(一)阶级的矛盾——（1）封建地主官僚与人民的矛盾，压迫更甚、更深。杜甫的《前后出塞》、《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2）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士子的苦闷——士的阶级的生活态度：放荡、浮薄，疯狂地追求感官的刺激——奇特的故事的产生——不满意现实的政治——讽刺作品：以退为“进”——沈既济《枕中记》、《任氏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陈鸿《长恨歌传》，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沈亚之《秦梦记》、《冯燕传》，李朝威《柳毅传》，蒋防《霍小玉传》，牛僧孺《幽怪录》，牛肃《纪闻》。

(二)薛用弱《集异记》，裴铏《传奇》(《聂隐娘》)，段成式《酉阳杂俎》(《盗侠》)，李复言《续玄怪录》，袁郊《甘泽谣》(《红线》)，

张读《宣室志》，苏鹗《杜阳杂编》，范摅《云溪友议》，皇甫枚《三水小牍》(《非烟传》)，杜光庭《虬髯客传》，无名氏《原化记》，孙光宪《北梦琐言》，吴淑《江淮异人传》。——写出了现实生活里的惨剧，封建的残酷的压迫，流露着对旧制度的反抗情绪，多多少少地暴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腐朽。——但作者常有腐见，仍是正统派的主张，或作为掩护欤？——艺术性很高。故事的渊薮，影响很大，不能不懂。

“变文”——一九〇七年史坦因的发现——民间歌曲、小说等——《本生经》——圣勇的《本生鬘论》——《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贤愚经》)，舍利弗与左师斗法，五次输败——《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八相成道经变文》——《佛本生经变文》——《有相夫人升天曲》——非佛教故事：《列国志》(伍子胥)——《明妃变文》二卷——《舜子至孝变文》——影响：诸宫调——杂剧——词话：《快嘴李翠莲记》、《刎颈鸳鸯会》。

## 第三讲　宋元话本

这一时代——主要矛盾是民族纷争，次要是内部——统一的愿望，大乱方定，国力薄弱，休息生养——罢藩镇兵权，武将无权力——金的占领中国北部——南中国的繁华——蒙古的南下与南宋的灭亡——经济上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时代，统治不大强，市民阶层与小地主的兴起——海外交通与贸易——手工业的发达——“瓦子”的兴盛——市民文学的起来——元朝的兴盛，海外贸易茂盛——市民层与手工业者的力量更大——大变动时代——说书的四派——说“小说”——讲“史书”——中国文学上第一次保存下来的人民自己的文学作品——“说话人”的来历与

其出身——特点一：出于人民之手，为人民所享有，为人民而写，且为人民所喜爱的——特点二：既讲且唱，变文的子孙之一（唐代就有之）——特点三：第三身称的讲话，中国小说的特色——特点四：小说是一次讲毕，史书是多次讲，分回目——特点五：有"得胜头回"——入话——"小说"，主要是讲市井新闻，以耸人听闻为主——"银字儿"——烟粉灵怪——公案传奇——发迹变泰——"词话"与"诗话"——讲"史书"——说三分，说五代史——《复华篇》与《中兴名将传》——《薛仁贵征辽传》（？）——《至治新刊平话》五种——施耐庵与罗贯中——"书会先生"——与人民同生活、共呼吸的作者们——能够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与好恶的、深入民间的作者们——有那末一批人，不是士大夫阶级，或是出于那个封建地主阶级，而是没落了的逆子叛徒——处处可见出其暴露黑暗，批判或讽刺统治者的精神与态度——登台打严嵩或曹操——表现人民生活的大作品——第一次，被侮辱与被压迫者的成为小说里的"主人翁"。始于唐，盛于宋。给予后来小说的大影响。市民阶层要求文学为他们服务。宋元话本，存者有五十多篇，数量多，质量高。以现实社会和人民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知之既深，写来便切。"说话人离开了庙宇。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说经，讲史书，合生。《武林旧事》：演史，乔万卷、陈小娘子等二十三人。小说，自蔡和到史惠英（女流）凡五十二人。《梦粱录》：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孙宽等讲史，李慥等小说，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十二种。晁瑮《宝文堂书目》。《六十家小说》：（一）《雨窗》，（二）《长灯》，（三）《随航》，（四）《欹枕》，

(五)《解闲》,(六)《醒梦》。《冯玉梅团圆》(“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我朝元丰年间”)。《种瓜张老》。《简帖和尚》。《山亭儿》。《西湖三塔》。《定山三怪》(《崔衙内白鹞招妖》)。《碾玉观音》(“宋人小说”)。《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宋人小说”)。《志诚张主管》(“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拗相公》(“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刎颈鸳鸯会》(《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杨温拦路虎传》。《洛阳三怪记》(“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市唤做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合同文字记》(“去这东京汴梁城离城三十里有个村”)。《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计押番金鳗产祸》。《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禄寿三星度世》。《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红白蜘蛛记》)。《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彩鸾灯记》(《张舜美元宵得丽女》)。《错认尸》(“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这浙江路宁海军”)。《戒指儿记》(“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兔演巷”)。《薛录事鱼服证仙》。《小水湾天狐贻书》。《张孝基陈留认舅》。《风月瑞仙亭》。《柳耆卿玩江楼记》。《钱塘佳梦》。《宿香亭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赵正、侯兴)。

诗话:(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十七章。(二)《张子房慕道记》。

《梁公九谏》,北宋人作,文意俱为拙质。

讲史——《五代史平话》十卷,存八卷。《宣和遗事》二集。(一)《武王伐纣书》。(二)《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前集是《孙庞演义》?)。(三)《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四)《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正集是《楚汉相争》?)。(五)《三国志平话》,共十五卷。罗

贯中《十七史演义》。《薛仁贵征辽传》(《永乐大典》本)。

## 第四讲　《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

一、讲史书的发展——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六大夫——《十七史演义》——人民的文学——从那里得到历史知识,批判历史人物,吸取历史教训——人民的好恶所在——为受难者泣下,而切齿于奸恶权臣——当然是封建社会的批判,但是被剥削者们的批判——“是非不违于公道”(替天行“道”)。

二、“书会先生”,生长于人民里的作家们——是读书人,但是依靠了人民而维持生活的,故好恶是非,不能违背人民的愿望——他们自己也是“阶级的叛徒”——《风月紫云亭》——《蓝采和》。

三、施耐庵与罗贯中——施是谁呢?——施惠——施耳,施子安——白驹人(江苏兴化)——一二九六生——一三七〇死(或一二六〇——一三四〇)——罗贯中——本——木(牧),“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一三六四,元顺帝二十四年)复会。别后又六十余年(约一四二四,明成祖二十二年),竟不知其所终”。——武林人,庐陵人——周亮工:“洪武时人”——若一三六四为四十岁,当生于约一三二四年,生卒约为一三三〇——一四二四——《三国志演义》——《唐传演义》——《残唐五代传》——《粉妆楼》(罗灿、焜)——《说唐传》——《平妖传》二十回——胡永儿、圣姑姑——王则——文彦博——诸葛遂智——马遂——李遂——《说唐传》(前传六十八回,《小英雄传》十六回,罗通扫北)——他们是“书会先生”吧——以供给“话本”

和“剧本”为业，自己不登场。

四、《三国志演义》，讲史的代表作——唐李义山：“张飞胡”——改写了，题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据史书以正“话本”的大不合理处——删去“司马仲相”阴司断狱一段——删去刘备到太行山落草，张飞喊断长坂桥等——焕然一新，成了他自己的创作——三访诸葛亮——描写的简捷高超——曲折而明畅。

五、《三国志演义》的得人民喜爱的原因——(一)爱憎分明，体现人民的爱与憎；歌颂爱护人民的、善良忠厚的政治家，反对狠毒诡诈的奸雄。(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及其与人民间的矛盾。)虽然不见有人民在活动；(二)故事曲折动人；(三)刘关张的义气——血兄弟在中国；刘关张，平民出身；(四)诸葛亮的忠诚智慧，代表了正直无私的人物；(五)勇敢的将官，失败了的英雄。人民所熟悉的英雄人物，有代表性的。

六、从讲史到“英雄传奇”，即从《三国》到《水浒》——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水浒传》：英雄传奇的开始——从讲史分了出来——对历史的片断而加以剖析——不是历史人物，而是人民的英雄——性质不同，作风也不同——真实地在人民里生长起来，从人民里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们为自己，也为人民，反抗着统治者——“官迫民反”——“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为自己雪恨报仇——为人民的正义而抱不平。

七、《水浒传》的时代性——封建社会的没落期——宋元与元明之间——政治的黑暗，官僚的压迫，连大地主也被迫而反。

八、《水浒传》的形成——今本《水浒传》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嘉靖本)，正像石玉昆，创作并结集了《水浒》故事——(一)先有元

剧？后有小说？小说是逐渐扩大的。（二）简本先？繁本先？——《水浒》故事的“几个单元”：（1）王进、史进、鲁智深三——七。（2）林冲七——一二。（3）杨志一二——一三，又一七。（4）生辰纲一三——一六。（5）小夺泊一八——二〇。（6）宋江二〇——二三。（7）武松二三——三二。（8）宋江三二——四二。（9）李逵四三。（10）杨雄、石秀四四——四六。（11）三打祝家庄四七——五〇。（12）雷横、朱仝五一。（13）柴进五二——五四。（14）高俅五五——六〇。（15）卢俊义六一——六三。（16）关胜等六四——七一，（曾头市）。（17）李逵七二——七五。（18）童贯、高俅七六——八〇。（19）受招安八一——八二。（20）征辽八三——八九。（21）田虎九〇——一〇〇。（22）王庆一〇一——一一〇。（23）方腊一一一——一一八。（24）大结束一一九——一二〇。一百回本无（21）及（22）两单元。

九、《水浒传》人物出身的分析——

（一）平民：李逵、白胜、石秀、武松、刘唐、时迁、燕青、三阮（小二、小五、小七）。

（二）吏：晁盖、宋江、朱仝、雷横、杨雄、戴宗。

（三）大地主：史进、柴进、卢俊义、李应。

（四）武将：林冲、杨志、鲁智深、关胜、索超、董平、花荣、徐宁、秦明、呼延灼、黄信、孙立。

（五）技艺人等：吴用、公孙胜、安道全、皇甫端、汤隆、蒋敬、金大坚、萧让等。

（六）地方有势力者及强盗等：王英、孔明、张青、孙二娘、李俊、张横、张顺、穆春、陈达、杨春、燕顺、周通等。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游离分子——“官迫民反”——同一个原因，迫得他们会聚在一起，梁山泊。——梁山泊的道德（李

逵)。

十、继承了宋人"小说"之后，写平民，写社会生活。融合了讲史与小说之所长。有战争，有英雄历险，也有日常的生活。(小人物写得很好)——博得人民的同情与喜爱：攻击腐化透顶的官僚地主阶级以及一切"为虎作伥"的坏蛋。处处充溢着不平之气与正义感，同情于被压迫者(《双献功》)(李逵)，被侮辱者——以打倒恶霸为主——仗义疏财——《三国》成为兵法之渊薮，《水浒》成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了。所以，统治者十分厌恶之。"三世皆喑"。

## 第五讲　《西游记》、《金瓶梅》及其他

一、这个伟大的时代：正德至崇祯(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中叶，一百五十年)——"世纪末"的开始与结束。从上到下的讲究享受。肉的追求。官僚地主阶级的豪华——《天水冰山录》——专横——卖身投靠——黑田的繁多——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讲"美"，讲"精"，甚至讲"求仙问道"，讲丹术——士的阶级也要做神仙起来了：屠隆等——罗马帝国的末年——封建道德的崩溃，在小说里表现得最深刻。

二、《西游记》出现得比较早，就讽刺了这个时代——处处是幽默，也处处表现着反抗的精神——孙悟空，正直可爱的代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与猪八戒的矛盾(灵肉冲突)——在"八十一难"里，都有个道理，有点幽默——妖魔鬼怪皆通人情——实际上是人间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即是各式各样的人的化身——(1)一——七回，孙悟空传；(2)八——一二回，魏征斩龙，刘全进瓜；(3)一

三——一〇〇回，唐僧取经八十一难——《西游记》原有所本，但作者吴承恩却给以血肉和新的生命与灵魂了。

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杨致和《西游记》（四十一回）——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西游记》"魏征梦斩泾河龙"——取了这个"故事"来讽刺世事——充满了艺术性，方言的运用，精细的描写。

四、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人。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有《射阳先生存稿》。嘉靖甲辰（一五四四）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一五六七），归山阳，万历初卒（一五〇〇？——一五八二？）。一五五〇流寓南京，卖文为活。《禹鼎志》，不传。

五、《金瓶梅词话》的出来——假如《西游记》为讽刺，《金瓶梅》则是"破口大骂"了——最细腻入微的小说——描写这个世纪末的封建社会，入骨三分——没有战争，没有英雄历险，几乎全是平平常常的日常遇到的小人物——主角是一个大坏蛋——以欺诈为生的恶霸——西门庆的真相：商人？小官僚？——向上爬的一个统治者，剥削阶级——新兴的市民阶级？——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无告者的形象——帮闲者的形象：十兄弟，应伯爵，花子虚——李瓶儿、潘金莲、春梅等——狗腿子。

六、《金瓶梅》的作者——两个版本：（1）词话，万历本；（2）金瓶梅，崇祯本。关于作者的传说：(1)王世贞（苦孝说）（2）薛应旗（3）赵南星（清明上河图）（沈德符《野获编》：嘉靖间某名士）"兰陵笑笑生"——序欣欣子，即其人——山东峄县人——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觞政》已引之，可见作此书的，当在一六〇〇之前，或一五五〇左右？——这个作者一定是出生于人民之间的，最熟悉人民的生活，而且抱着满腔悲愤的。这是大创作，

取《水浒》一片段而写的，写的是明代这世纪末的真相。"世纪末"的风气也沾染了作者，故多描春态，写春情，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正象罗马，进入了文人学士的创作之境。无所依傍，白描圣手。

七、这时代的其他作家及作品。——(一)前期的：郭勋：《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云合奇踪》十卷)——熊大木：《全汉志传》十二卷，《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宋传》《续宋传》二十卷，《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朱名世：《牛郎织女传》四卷——(二)中期的：余邵鱼(畏斋)：《列国志传》八卷，十二卷。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八卷。谢诏(杭州)：《东汉志传通俗演义》十卷。杨尔曾(字圣鲁，钱塘人，又号夷白主人)：《东西晋演义》十二卷。《韩湘子全传》三十回。罗懋登(登之，二南里人。陕西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有意作文，故意舞文弄墨。(《香山记》等。)许仲琳：《封神演义》二十卷(舒载阳本)，锺山逸叟。十九卷本(四雪草堂)，陆西星作？反抗精神最强烈的一部小说。彻底打垮封建道德，以臣讨君，以子杀父。哪吒逼父。公开地宣传。动物皆可成仙。宣传"宿命论"。那是一个大作家。纪振伦(秦淮墨客，字春华)：《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八卷。杨文广、杨怀玉与狄青冲突。《十二寡妇征西》。会极清隐居士：《平妖全传》六卷，徐鸿儒。名道狂客，栖真斋玄真子：《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六卷，"李化龙平播酋杨应龙事"。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杨致和：《西游记》。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六卷。邓志谟(字景南，号百拙生，亦号竹溪散人，饶安人)：《许旌阳铁树记》二卷，《吕纯阳飞剑记》二卷，《萨真人咒枣记》二卷。吴元泰《八仙东游记》二卷。余象斗：《华光

天王传》四卷,《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四卷。(三)晚期的:冯梦龙,犹龙,一字耳犹,吴县人。官福建寿宁县知县。《新列国志》一百〇八回,叶敬池刊本。《盘古至唐虞传》二卷。《有夏志传》四卷。《有商志传》四卷。《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三卷。《新平妖传》四十回。《隋炀帝艳史》八卷,齐东野人(鲁迅说)。袁于令(晋):《隋史遗文》十二卷。方汝浩(清溪道人)《禅真逸史》八集四十回,《禅真后史》十集十卷六十回。周游(五岳山人,仰止):《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六卷。吴门啸客:《孙庞斗智演义》二十卷。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七卷。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陆云龙(吴越草莽臣):《斥奸书》四十回,《辽海丹忠录》八卷。乐舜日:《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长安道人国清:《警世阴阳梦》十卷。吟啸主人:《平虏传》二卷。无名氏:《锺馗传》四卷。——1、改编,2、创作,3、时事——小说的盛行于世。案头之物,最易散失,存者不多,可能有好的失传了,不能作全面的研究。

## 第六讲 "三言"、"二拍"及其他

一、这一个时代——从"世纪末"到繁盛——从浪漫、颓废到严肃、认真——"奴变"与李、张的起义——大的变动:爱国主义的绝叫——但大部分旧的官僚地主阶级消灭了——"黑"田被清查出来——人民的痛苦减少——比较安宁的时代——矛盾还存在,但没有那末尖锐——遗民、遗老的悲愤——明末的余波犹在,文网还不严密。

二、冯梦龙(一五八〇?——一六四四)与"三言"——可代表这个"世纪末"的文人——"三言"里的明代创作——冯氏的创

作——“茂苑野史”——笑花主人：“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叶敬池刊《新列国志》广告说：“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教训，有正义感——《警世》，天启甲子（一六二四）；《醒世》，天启丁卯（一六二七）。

《通言》：一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一七、《钝秀才一朝交泰》，一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二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二六、《唐解元一笑姻缘》，三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三五、《况太守断死孩儿》：《恒言》：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二二、《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二九、《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三五、《徐老仆义愤成家》。《明言》：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〇、《滕大尹鬼断家私》，二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四〇、《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三、凌濛初（一五九〇？——一六四四）与“二拍”——代表了“创作”——凌的生平：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官上海县丞。代表了当时的好事之徒。纯然好奇，投合时好。

《拍案惊奇》的出来（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其作风——从“古作”里乞取题材——显得枯窘——“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阴骘积善——一二、《蒋震卿片言得妇》，一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二刻拍案惊奇》（崇祯五年壬申，一六三二）——亦有取自“古作”，而略加修改的，像“二刻”二九回“京师老郎传留”的一回书，“原名为《灵狐三束草》”——一四、《赵县君乔送黄柑》，一七、《女秀才移花接木》，二二、《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四、其他的话本集：《幻影》三十回（《三刻拍案惊奇》），梦觉道人、西湖浪子同辑——《石点头》十四卷，天然痴叟，有龙子犹

序——《醉醒石》十五回，东鲁古狂生——《鼓掌绝尘》四集四十回，古吴金木散人——《清夜钟》十六回，薇园主人（杨）述——《鸳鸯针》四卷，华阳散人——《五更风》五卷，清五一居主人——李渔：《无声戏》十二集，外编六卷，《十二楼》十二卷（《觉世名言》）——《珍珠舶》六卷，徐震——《照世杯》四卷，酌元亭主人——《二刻醒世恒言》二十四回，心远主人（雍正）——《都是幻》，潇湘迷津渡者——徐述夔：《五色石》八卷，《八洞天》八卷——《人中画》三卷，无名氏——《雨花香》三十四篇，石成金——《通天乐》十篇，石成金——《豆棚闲话》十二卷，圣水艾衲居士——《娱目醒心编》十六卷，杜纲——《警悟钟》四卷，嗤嗤道人——《生绡剪》十九回，谷口生序——《八段锦》，醒世居士——《十二笑》，无名氏——《西湖佳话》十六卷，古吴墨浪子搜辑——《西湖二集》三十四卷，周楫——《僧尼孽海》三十二则，唐寅（？）编——《弁而钗》四集——《宜春香质》四集，醉西湖心月主人——《欢喜冤家》二十四回，西湖渔隐主人。

《海刚峰居官公案传》四卷，晋人羲斋李春芳——《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六卷一百回，饶安完熙生（万历二五年丁酉）——《龙图公案》十卷一百则，有陶烺元序——《皇明诸司公案传》六卷，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二卷——《续廉明公案传》。

（一）已有分门别类的专著。1、公案传奇：《海刚峰》等。2、地方故事：《西湖》。3、色情小说：《欢喜冤家》（《贪欢报》）等。（二）世纪末的求刺激，追求于“肉”之后，要求新闻，好听睹惊险的故事、鬼神的故事。在忠孝节义的外衣掩护下，无所不谈。畅售书。“挂羊头，卖狗肉”。充分表明了这个时代的前半期的荒淫无耻的特色。（三）但到了下半期，经过了大变乱，一六六二年

康熙之后，空气寒冷起来了，大风雨，也比较干净些，没有那末"潮湿温热"了，于是有心远主人的《二刻醒世恒言》，石成金的《雨花香》、《通天乐》，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以至于杜纲的《娱目醒心编》，完全是"教训"、"说道"，缺乏与社会生活的血肉关系，小说的趣味一扫而尽，而话本的生命也就不再继续下去了。以后，便没有再写这些短篇小说了。

同时代的小说：

五、董说：《西游补》十六回。字若雨，号西庵、静啸斋主人，浙江乌程人。明亡，祝发为僧，名南潜，字宝云，别号月涵。鲭鱼精颠倒乾坤，使天地黑暗，日月无光。

六、陈忱：《水浒后传》八卷四十回。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人。"元人遗本"、"古宋遗民"、"万历序"。一〇〇回之后，宋江死后，尚存三十二人。阮小七。李俊为暹罗国王。

七、钱彩：《说岳全传》二十卷。小说趣味最多的，令人感泣的一部书。中有删节。——吕熊：《女仙外史》一百回，永乐，唐赛儿。——江日升：《台湾外纪》三十卷。

八、蒲松龄《聊斋志异》。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七十二岁岁贡生。爱国主义？狐与鬼？是无所谓的著作么？讽刺残暴贪污的官吏。《梦狼》、《王子安》、《黄英》、《连城》、《婴宁》等。——《醒世姻缘传》一〇〇回，西周生。鲍廷博说："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晁源、狄希陈。暴露黑暗。狐狸中箭报冤，虐待其夫。奴尔赫赤事？

九、"佳人才子书"——从《游仙窟》一脉相传下来。封建婚姻的反抗者，力求自主。才子必配佳人。——《吴江雪》四卷，蘅香草堂编著，"佩蘅子"——《玉娇梨》四卷，张匀（荑荻散人）——《平山冷燕》六卷，荻岸散人（张匀？张劭？）——《飞花咏》十六回，无

名氏——《两交婚》四卷，无名氏（步月主人订）——《金云翘传》四卷，青心才人——《玉支矶小传》四卷，烟水散人——《画图缘》四卷，《定情人》十六回——《赛红丝》十六回——《快士传》十六卷，徐述夔——《好逑传》四卷，名教中人——《二度梅》六卷，天花主人编。

十、讽刺小说：《锺馗全传》四卷——《斩鬼传》四卷，樵云山人——《唐锺馗平鬼传》，云中道人——《何典》十回，张南庄——《常言道》四卷。

## 第七讲 《红楼梦》、《绿野仙踪》与《儒林外史》

一、这一个时代——封建社会的走下坡路的时期——最后一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西洋事物的欣赏与输入——一切腐化贪污均表现出来——和珅的籍没——阶级矛盾又尖锐起来——新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剥削——江南一带的困苦——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起义——打垮了清朝的统治，也打垮了封建的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对外屈服，对内加紧压迫——民族革命的起来。

二、《红楼梦》——在红色的漂亮的外衣下的腐烂生活——除石狮子外，无一干净者——真切而深入地表现了这个封建社会的末期——将亡未亡，有一切死亡的征象——人人贪污剥削（凤姐）——不止写贾家的一个家庭——已不是“自传”了——从王家到刘老老——从大官僚到田家——充分同情被压迫者——袭人、晴雯的家庭——通过作者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生活而显示出其反抗性来——封建社会的叛徒——贾宝玉其人——常常被打——充满了反叛性、正义感与同情心——可做好人，有时也成

了坏蛋——反抗心不强——贾政、王夫人，封建的象征——贾母，在紧要关头的封建主子——紧紧地束缚住了人民——以宝、黛的悲剧为主要线索——封建主子的残酷无情——有高超的思想性。

三、《红楼梦》的作者曹霑——字雪芹，属汉军旗——一七二三——一七六三——百年望族——一六五〇曹振彦——曾祖江南织造曹玺——祖曹寅——父曹頫，共做了六十年——五次南巡，四次接驾——一七二八年被抄没——住西郊破屋，善画，除夕死——他只写了八十回到"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为止，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但并没有破坏了它的完整——一部完整的悲剧——"佳人才子书"在其前暗然无色。"日月出而爝火熄"——"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也者'，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第一回）。——艺术性的绝顶高超——"百美图"——人人有不同的性格和口吻，一开口即知为何人，活了起来——广大的社会，倪二等等——伟大的完整的书——还应该有更深刻的研究——不要在"曹家"兜圈子。

四、李百川的《百鬼图》（《绿野仙踪》）——最下层的生活——八十回本？一百回本？删节本——《红》的封建家庭与"李"的社会生活——写自己所熟悉的人物与生活——真真假假——一个人的两面性——冷于冰（理智的，灵的）——温如玉（感情的，肉的）——萧麻子、金钟儿诸人——浪子、强盗、商人、猿、狐均可成仙——结束，有万钧之力——有不少幻怪的与淫秽的

描写，但无害——江南人？山东泰安人——悲愤的书。

五、《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相同，骂“科举”（骂“禄蠹”），“取士之法”——“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科举”与“礼教”——五十卷、五十五卷、五十六卷（×）、六十卷（×）——以王冕始，以季遐年（字）、王太（棋，卖火纸筒子）、盖宽（诗、画，当铺、茶馆）、荆元（琴，裁缝）终——“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写尽富贵炎凉之态——杜慎卿，少卿——虞育德——庄尚志——泰伯祠，制礼作乐。

六、吴敬梓，字敏轩，又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一七〇一——一七五四。三十三岁，住于南京，死于扬州，年五十四岁。——《文木山房诗文集》四卷。《诗说》七卷，已佚——理想社会——托古改制——暴露当时的各式各样的黑暗——反抗性很强——其艺术性，刻画极深，却也有做作处——随起随结，以“理想”为串线，而不是以人物故事为串线——许多短故事的集合体——对于后来的影响很大——黑幕小说，随时可起可结——“始料不到的”！

七、《镜花缘》二十卷一百回，也把自己的全部“学问”放在那里了。讽刺，海外游历——唐闺臣，唐敖、多九公两次海外游历——有很好的描写——为妇女争气，反封建、剥削的反抗——但后面比较地弱了——笔力不够——李汝珍（一七六三？——一八三〇？）——字松石，大兴人，官河南县丞，著《李氏音鉴》——反抗、暴露。

尚有不太重要的小说如下：

八、《歧路灯》二十卷一百〇五回（石印本），李海观，乾隆四十二年自序。字孔堂，号绿园，河南新安人，官贵州印江县知县。

教训之说，家庭小说。但故事性还算强。

九、《野叟曝言》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又一百五十四回。夏敬渠，字二铭，江苏江阴人。乾隆时举博学鸿词，不第。曾拟呈献，变了白纸——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中明义理之学，文武全才——文素臣的政治愿望及野心——枯燥无聊——一部恶劣下流的小说——人物塑造得粗糙生硬。

十、《蟫史》二十卷，屠绅作，字笏岩，一字贤书，江阴人，官至广州通判。书中主人翁甘鼎，即傅鼐。全部文言，怪诞无聊。

十一、《品花宝鉴》六十回，陈森作。森字少逸，江苏常州人，以乾嘉时文人为主人翁，同性爱的比较文雅者，但过于做作，大为恶心——为什么清代猥“伶”？功令极严。（毕沅事）

十二、《花月痕》十六卷，写太平天国的故事。魏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福建侯官人——韦痴珠，韩荷生，二人即一个人——富贵贫穷——其后写陈玉成等事，极尽污蔑之能事！

## 第八讲　晚清的小说

一、这一个时代——光绪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宣统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一→一九一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方兴的帝国主义者们向东方侵略——以英、法为主——封建社会的腐烂与死亡——崩溃下来的封建经济组织——资本主义道路的走不通——帝国主义者们不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帝的门户开放——徬徨觅路的时代——向哪里走呢？——（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声光化电的作用——（二）政治上的改革，立宪派，革命派——（三）文化艺术的改革——林纾的翻译工作——外国也有司马迁，而且比他还写得好——梁启超

的认识文艺的作用——《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创办《新小说》——小说杂志——李宝嘉的《绣像小说》——冷笑的《新新小说》——吴沃尧、周桂笙的《月月小说》——黄摩西的《小说林》——以刊物为中心的文艺运动的展开——翻译和创作并重。

二、前期的小说，旧型的——北方的武侠的小说——文康（字铁仙，旗人，官安徽徽州府知府）（伪雍正序）的《儿女英雄传》，一八七八活字本——维护封建道德，但有新的一方面——人物塑像不真切——十三妹——其影响——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与《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忠烈侠义传》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活字本——《忠烈小五义传》一百二十四回（一八九〇），《续小五义》一百二十四回（一八九一）——《施公案奇闻》九十七回（一七九八）——《续施公案》一百回（《清烈传》）（一八九三）——《万年清》八集七十六回（乾隆）——《永庆升平前传》九十七回（一八九二），姜振名、哈辅源演说——《永庆升平后传》一百回（一八九四），贪梦道人——《彭公案》一百回（一八九二），贪梦道人——续八十回，再续八十一回——《七剑十三侠》一百八十回，唐芸洲——不肖生：《江湖奇侠传》。

三、前期的小说之二——南方的狎邪小说——《青楼梦》六十四回，俞达（一名宗骏，字吟香，江苏长洲人），一八八八年——大类《野叟曝言》——最后的挣扎——《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一八九四年——韩邦庆其人（字子云，号太仙，亦署大一山人，江苏华亭人），《海上奇书》三种——吴语小说的始创者——《海上尘天影》六十章——邹弢，一八九四——张春帆（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的《九尾龟》一百九十二回，一九〇八——孙家振（字玉声，上海人，《笑林报》）的《海上繁华梦》一〇〇回三集，一九〇

三——一九〇六——在这里，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的上海的生活——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依靠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猖獗——畏惧与屈服——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在李宝嘉与吴沃尧的作品里有了，更为明显，深刻。

四、李宝嘉，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字伯元，江苏上元人，号南亭亭长。编《绣像小说》《游戏报》《繁华报》。死时，年未四十。《官场现形记》五集六十回，又六集七十六回。光绪癸卯（一九〇三年）序。深刻而穷形极相地描写（暴露）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别是统治的官僚地主阶级的黑暗与丑态——不朽地写出了这个时代——给长期的官僚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为改革作张本——反帝——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教案的叙述——教士的专横——大地主与统治者——激成了"教案"——从"教案"到义和团——爱国主义的反帝运动。

五、吴沃尧，写的更多，更能表现那个时代——多方面的作家——也写历史小说（《两晋演义》、《痛史》），也改编（《九命奇冤》），但主要的是写那个时代——字茧人（趼人），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一八六七——一九一〇——一九〇六《糊突世界》十二回，一九〇八《上海游骖录》，一九〇八《瞎骗奇闻》，一九〇八《新石头记》——一九一〇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八卷一百〇八回——还有《恨海》（八国联军）——《黑籍冤魂》（鸦片）——《劫余灰》（拒约）——《立宪万岁》——亦官亦商——作者理想的失败——初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失败——反美运动——退出《楚报》——为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

六、比较地旧型的——刘鹗，一八五〇？——一九一〇？《老残游记》二十卷，续六卷，比较地早期的作品。即反对旧的，

也反对新的。彷徨、徘徊的代表者——军师——以治河来象征治国——北拳南革——二毛子——甲骨文的搜集者。

七、比较地旧型的二——曾朴，笔名鲁男子，字孟朴，齐燮元的财政厅长。一八七一——一九三五——《孽海花》，一九〇七，二十回，二十四回，又续三十回——“新儒林外史”——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清流的一败涂地——洪钧的地图——“此中有人，呼之欲出”——非“典型”化——主张些什么？——批判了什么？——包括作者在内，最后的封建士人的形象——旧的结束。

八、写新人物的——不寄予同情——叶景范（杭州人）的《上海维新党》——《文明小史》——吴沃尧——看不见新的事物与新的发展。

九、历史小说——描写太平天国的——黄小配，一九〇九《洪秀全演义》五十四回——描写鸦片战争的——观我斋主人的《莺粟花》，一九〇七——描写庚子事件的——忧患余生的《邻女语》十二回——描写美国排斥华工及中国抵制美货的——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二十回，一九〇七——《苦社会》——《拒约新谭》——很早地就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与美帝的倒行逆施。

十、以上所讲的中国小说是继续不断，继续发展的——有新的力量与血液——印象与西方的影响——有很高的成就——本身是不朽的文学名著——同时，整个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发展历史，可在中国小说里见到——批判坏的，表扬好的——真正的好作品的推荐——这工作还正在做，且要继续做下去——利用一切坚实的资料的基础，不完全考证，马列主义。

（《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五日）

# 中国的戏曲集

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史时，觉得有一件事是可惊异的：便是中国戏曲发达的迟缓。希腊的戏剧产生极早。其余各国，戏剧作家也都出现在文学史的初期。独中国则迟至金、元之时始有剧本的产生。他们的发达所以会这样迟缓，大概是因为"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观支配人心太坚牢了之故。所谓正统派的文人，大概都不屑去做剧本，即在元、明杂剧传奇流行极盛的时候，这班文人还是很看不起他们，还是以他们为游戏的非正当的作品。因此剧本及戏曲集一类的书，流传下来的很不多。现在且把我所见过的戏曲选集，举其较为重要者列下（个人的戏曲集不录）：

（一）《元人百种曲》（即《元曲选》） 明臧晋叔选。明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此书为许多元人杂剧选本里最完备的一部。

（二）《元人杂剧选》 明万历间息机子刻。此书共选杂剧三十种。近有石印本《元曲大观》出版，即此书的翻印本。

（三）《盛明杂剧》 此书共有二集。共选杂剧六十种。近武进董氏有翻印本。

（四）《古名家杂剧》 明陈与郊编。共选元明人杂剧四十种。

（五）《新续古名家杂剧》 亦陈与郊编。

（六）《杂剧新编》 清邹式金编。此为清代杂剧的选本，共有三十四种。

（七）《杂剧十段锦》 武进董氏影印本。

（八）《六十种曲》　明毛晋汲古阁刻。此书共选自高则诚《琵琶记》以下传奇六十种。为中国戏曲集里的极重要的一部书。

（九）《纳书楹曲谱》　清叶堂订。乾隆辛亥刊。此为演习歌唱用的选本，所有说白俱被删去；除汤临川“四梦”外，其余传奇都只选三五出。

（一〇）《缀白裘》　清钱思沛撰。此书坊刻本很多，选传奇里常演奏的几出戏（大约每部传奇都只选一二出）。

（一一）《暖红室汇刻传奇》　现代贵池刘氏辑刊。自《董西厢》以下已刊者有三十余种。

（一二）《赐书台汇订曲谱》　亦为刘氏所刊。此书与《纳书楹》同性质，为供实演者之用。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 中国戏曲的选本

## 一

所谓“戏曲的选本”，便是指《纳书楹》、《缀白裘》一类选录一部戏曲的完全一出或一出以上之书本而言。象《雍熙乐府》，象《九宫大成谱》，象《太和正音谱》，那都是以一个曲调为单位而不是以一出为单位而选录的。那不是戏曲的选本，乃是“曲律”与“词律”一类的书，专供作词的人之用一样。至于象《吴骚合编》，象《南宫词纪》，象《阳春白雪》，那更是与戏曲无关的诗歌选集了。

戏曲的选本，可分为二类。第一类如《纳书楹》，本不是供一般人阅读的，乃是专供唱曲者之用的。他们对于每一个调子的音谱，一定要注出，且审订得极为周密精详，俾学者可以按谱而拍唱的。叶堂自序说：“自元、明以来，法曲流传，无虑数百种，其脍炙人口者，鼎中一脔耳。而俗伶登场，既无老教师为之按拍，袭谬沿讹，所在多有，余心弗善也。暇日搜择讨论，准古今而通雅俗，文之舛淆者订之，律之未谐者协之。”是可知其完全供唱者用也。第二类象《缀白裘》，它是不注音谱的，其目的也似乎与他们两样。它不仅供给专门的伶工或爱美之“票友”用的，它且是给一般人以戏曲的精华，而使之尝鼎一脔的。乾隆庚寅程大衡的《缀白裘》序说：“撷翠寻芳，汇成全璧，洵可怡情悦目。”于此益

可很明显的知道这部书乃是兼供读者怡情悦目用的了。当然，在现在看来，这两种选本中，《缀白裘》一类的价值要比《纳书楹》等更高些，而其影响也更是普遍些。然而大多数的"戏曲选集"，却都是注有工尺，而专供唱曲者之用的。象《缀白裘》那样的不注音谱者，并不多。

这种戏曲选集，流传者甚伙；差不多每一个曲师，都有他自己的一种秘本曲谱，但大都为传钞的本子，若刊印传流者则不多见。今就作者个人所见所知，列举最流行的十数种如下：

（一）《弦索辨讹》 沈宠绥著，崇祯乙卯刊本。宠绥别著《度曲须知》，乃专论唱曲之方法者，此则列举《北西厢记》、《千金记》、《焚香记》、《宝剑记》、《红拂记》、《西楼记》、《红梨记》、《珍珠衫》诸剧中的数出（《西厢》最多，余皆一二出），指示歌唱戏曲者以正规。"以吴侬之方言，代中州之雅韵，字理乖张，音义径庭"，自多差讹。宠绥乃"取中原韵为楷，凡弦索诸曲，详加厘考，细辨音切，字必求其正声，声必求其本义，庶不失胜国元音而止"。全书皆仅录曲文，不附宾白，盖专供唱曲者之用，非备读曲者之阅览也。

（二）《征歌集》 未知编者姓氏，明刊本，我仅得其第一卷一册，选录《荆钗》、《白兔》、《幽闺》、《草庐》、《香囊》、《金印》等剧凡十八出，插图极精。曲白全录，仅有点板而无工尺谱。

（三）《怡春锦》 题冲和居士选，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集；刻得很精工，每出之前，或附插图，或录题词。大约是分类选集的，如第一集（礼集），便是专录各戏本中"幽期写照"诸出的，若《西厢记》之《赴约》、《红拂记》之《私奔》、《玉簪记》之《词媾》、《还魂记》之《惊梦》、《玉玦记》之《入院》、《水浒记》之《野合》、《明珠记》之《珠圆》、《红鞋记》之《私会》等等皆是。原名本来不是《怡

春锦》，乃后人取原版改了一个“怡春锦”之名的。改刻之痕，显然可见。第一集首页第一行尚题着“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幽期写照礼集”，是坊贾疏忽未及改者。第二集以后，想各有其名，却已俱为他们所改了。此书仅有点板，而无工尺谱，当为纯粹之戏曲选集。

（四）《纳书楹曲谱》 长洲叶堂编选，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全书分好几部分，第一部分是“四梦全谱”，即取汤显祖之《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及《紫钗记》四种之全部曲文而加以音谱者，这是叶堂他自己最着意之工作。第二部分是《正集》、《续集》、《外集》，这三集选录《琵琶记》以下诸剧之名出而加以音谱；正集选曲文最佳妙者，续集取当时最流行而曲文较次者，《外集》则选编者不大觉得好的曲文。第三部分是补遗。因原谱“于梨园家搬演，尚多遗置”，故又补录这一部分。除四梦外，正、续集及补遗各四卷，《外集》二卷，共十四卷，凡录剧本九十种，计三百二十九出，又散曲十出，时剧二十三出（总计三百六十二出），皆当时剧场上之最流行者。在叶氏之前，如此工程巨大的曲谱，实未见过，在叶氏之后，亦未有能超过他的更巨大的曲谱出现过。在这九十种的剧本里面，有许多原本是近代不大见到的，有许多原本是已经散佚了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戏曲者，确是一部绝不可少的要籍，而所选时剧二十三出尤为重要，可以使我们看出那时剧场上所新产生的所流行的时剧是什么样子，更可以使我们得到好几出的笑剧，如《拾金》、《花鼓》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别的书上所无的。可惜这部大著作，原来是预备给唱曲子的人用的，所以全书都仅载曲文，不录宾白，亦不录唱者何人，故在一般读者看来，其价值未免要减削些。

（五）《缀白裘》 全书凡十二集，初集为玩花主人所编选，后

钱德苍乃增辑为十二集，陆续出版，于乾隆庚寅年，全书始告成，每集四卷，共四十八卷，所选与《纳书楹》相差不远，计所收剧本凡八十八种，其中有《纳书楹》有而这书没有者，有这书有而《纳书楹》未录者，惟所选出数则多至四百二十九出，此外，尚有杂出三，高腔一，乱弹腔三，梆子腔五十一（总计四百八十七出），较《纳书楹》多出三分之一以上，实为所见选本中之最浩大者。此书与《纳书楹》有两点大不相同者：《纳书楹》专为唱曲者而选集，有曲无白，全书都注音谱；此书则非为唱曲者作，而为一般人作者，全书不注音谱，而曲白则俱全。此其一。《纳书楹》所选者，可以代表一个严格的曲师，一个传统的戏剧批评家之意见；此书所选者，则可以代表一个平常人，一个对于戏剧特别有兴趣的人的意见。此其二。所以这书选得滥，且时有错误，《纳书楹》则精确无可訾议。然在现在看来，《缀白裘》实远较《纳书楹》为有用，因其曲白俱全，且所录较多也。《缀白裘》中最可注意的部分乃在他所选集的高腔、乱弹腔及梆子调等剧文五十余出；这是研究中国戏剧发展史者所必须参考的资料。

（六）《审音鉴古录》 此书编辑者姓名忘考，所选颇少，仅《琵琶记》、《荆钗记》、《红梨记》、《儿孙福》、《长生殿》、《牡丹亭》、《西厢记》、《鸣凤记》、《铁冠图》九种，凡六十五出。每种曲白俱全，且注音谱。

（七）《醉怡情》 清青溪菰芦钓叟辑。亦为曲文宾白完全而不加宫谱者，所录不及二百出，较《缀白裘》材料单薄得多了。

（八）《遏云阁曲谱》 王锡纯编，有传刻本。

（九）《吟香堂曲谱》 与《纳书楹曲谱》相同，仅注宫谱而无宾白，冯起凤氏编。仅录《牡丹亭》及《长生殿》二种，尚不及百出。

（十）《六也曲谱初集》 张怡庵编选，光绪末振新书社印行。

所收剧本凡十四种，出数凡三十四；曲白俱全，并加音谱。

（十一）《六也曲谱》　张怡庵编选，凡元、亨、利、贞四集，较之《初集》，已大为扩充，计剧本五十五种，出数二百；然《初集》所有，而这四集里所未收者亦有之，如《铁冠图》（四出）、《吉庆园》（二出）及《西厢记》（二出）是。

（十二）《春香阁曲谱三记》等　亦为张怡庵编，上海朝记书庄出版。计《琵琶记》全谱四册，《西厢记》曲谱一册，《拜月亭》全谱二册，《牡丹亭》曲谱二册，《春香阁曲谱三记》一册。《春香阁曲谱》计录：《玉簪记》四出，《浣纱记》四出，《艳云亭》二出。全书亦皆曲白完全，并注音谱者。

（十三）《霓裳文艺全谱》　太原氏编选，光绪二十二年出版。共四册，计《生长殿》选十四出，《满床笏》选四出，《邯郸梦》选六出，《双官诰》选二出，《紫玉钗》选二出，《渔家乐》选四出，《宵光剑》选六出，《党人碑》选二出，《牡丹亭》选八出，《醉菩提》选二出。亦皆曲白俱全，并加音谱者。

（十四）《集成曲谱》　王梦九、刘凤叔编选，民国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近来一部很巨大的"曲选"，选择考订俱很精审，每出曲白俱全，并注音谱。共录剧本八十八种，凡四百十五出，分金、声、玉、振四集，每集八卷，共三十二卷。所选大抵不能出《纳书楹》及《缀白裘》二书范围之外，不过再加上些新的东西，但也不多。

（十五）《梨园集成》　李世忠编纂，光绪四年出版。选录皮黄戏剧本的书，恐将以此书为最古了。凡录自商朝至明朝之故事剧，凡四十六出；然其中亦有全本者，如《火牛阵》是；《火牛阵》凡分六本，乃源源本本的叙乐毅灭齐、田单复齐之故事者。

（十六）《戏考》　王大错等编选，中华图书馆出版。

以上所举各种，除了《梨园集成》之外，皆为杂剧传奇之选本（仅《缀白裘》选了五十几出的梆子调等剧本，此外皆为纯粹的南北曲的选本）。然近数十年来，二黄戏殊为发达，在舞台上的地位几占夺了全部昆剧的地盘而有之（向来在舞台上扮演者亦仅昆剧而已，北剧演者至少）。这种二黄戏的剧本，大都辞句鄙野，且时近不文。虽然举国皆好之，而他们在文艺上的地位则几等于零。最近几年，颇有几个文人为他们编剧，然这种剧本亦未流布外间。所流布的"京戏"剧本，皆为鄙野不文，由伶人口头录下，或由他们的秘本钞下者。此类的选本亦颇多，不能一一列举，今以《梨园集成》及《戏考》为代表；《戏考》所录"京戏"剧本凡五百余出，实同类著作中之最完备、最巨大者。

## 二

这种戏曲选本，向不为研究中国戏曲者所重视。他们所要读的是全剧；他们所要考究的是版本。至于象《纳书楹》、《缀白裘》之类的书，乃是伶人及度曲者所用的，乃是一般初次去听戏者所用的，他们是不屑顾问的。《纳书楹》因考订音律，校正错讹的地方颇多，他们尚略略的知道注意，至于《缀白裘》一类的书，则他们久已不放在心上了。然而这种见解，这种轻视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戏曲选本，在中国戏曲研究上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对于一般读者也很有用处。

第一，他们保存了戏剧研究的重要原料不少；如《纳书楹》里的许多"时剧"，如《缀白裘》里的许多梆子腔剧本，如《梨园集成》里的全部剧本，如《戏考》里的许多曲文，都是在他处不能得到的，如果没有这些选本把他们保存着，他们大约是早已散佚无存

了。这是这些选本的大功绩，值得我们重视的，值得戏剧研究者去探索的。还有，许多久已散佚或传本绝少的杂剧传奇，也可借这些选本，而保留其一部分之精华或一部分之面目，不致全然灭绝或为世人所全不注意。

第二，他们在实际演唱方面，有极大的影响；我们试看，好几部戏曲选（如底下本文的第三节中所录的一表所示的）里，他们所选的东西，差不多是相同的。例如，《幽闺记》，《纳书楹》选的是《结盟》、《走雨》、《出关》、《踏伞》、《驿会》、《拜月》、《店会》等七出，《缀白裘》选的是《拜月》、《走雨》、《踏伞》、《大话》、《上山》、《请医》等六出，《集成曲谱》选的是《结盟》、《走雨》、《出关》、《踏伞》、《驿会》、《拜月》等六出，其中大多数是相同的；又如《宵光剑》，《纳书楹》选的是《救青》、《功宴》等二出，《缀白裘》选的是《相面》、《扫殿》、《闹庄》、《救青》、《功宴》等五出，《集成曲谱》选的是《扫殿》、《救青》、《功宴》等三出，亦几为全部相同也。这大约是因为曲师伶工，不能演习冗长之传奇全部，势不得不取其中他们所认为最好者几出，加以选习，而其余的许多出，遂渐渐的因习之者日少而成为“广陵散”了。所以除了最好的几部传奇外，现在差不多没有一部传奇是可以全部上场扮演的。因此，我们在这些选本中，便可以看出近三百年来，“最流行于剧场上的剧本，究竟有多少种，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更可以知道“究竟某一种传奇中最常为伶人演唱者是那几出”。这在演剧史上也是很重要的消息。

第三，即撇开专门的研究不说，这些选本，对于一般读者，一般于中国戏曲有特殊兴趣的读者亦很有好处。中国戏剧传本极不易得，如欲聚得三四百种之好剧本在手边，更是难之又难的事。在没有中国戏剧大丛书出现之前，这些选本，至少可以把各

种重要剧本的精华，呈现于我们之前。虽他们选择得未必尽善尽美，然已是“慰情聊胜于无”了。再有一点，我个人觉得中国戏曲的结构太相同了，第一出一定是开场，第二出一定是生出，最后一出一定是生旦当场团圆，层层相因，毫无变化，往往有极好的题材，一套上这个旧皮袋，便要完全变成了极不堪喝的酸酒了。尽管剧中有很出色的几幕，有很富于诗意的描写的一二段，有戏剧力很强烈的几节，有很动人情思的几出，一放在这个陈腐的全局结构中，便未免要联带的大为减色。在选本中，则把这些精华的地方取了出来，不觉的使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较之放在全剧中读来，只有更为精神，更可爱，反倒可诱引起我们去读全剧的勇气。剧场上渐渐的少演“全本戏”，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并不是退步。

## 三

为了要使大家更明了这些选本的性质及内容，为了要使大家知道得更清楚些三百年来剧场上演剧的变迁与所演最多的是何剧，及何剧的某某几出起见，今特将《纳书楹》、《缀白裘》、《审音鉴古录》、《六也曲谱》、《集成曲谱》五书，以原剧名为纲，列举其所选各剧中之各出名于下表。

表之后，更就个人所知，将所举各剧之作者及所知之版本列叙于下，其不知者则阙之。

|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气英布 | 赚布 | | | | |
| 货郎旦 | 女弹 | | | | 女弹 |
| 红梨花 | 卖花 | | | | |
| 马陵道 | 摆阵、孙诈、擒庞 | | | | 孙诈 |
| 昊天塔 | 五台 | 盗骨 | | | 五台 |
| 两世姻缘 | 离魂 | | | | 离魂 |
| 苏武还朝 | 告雁、还朝 | | | | |
| 古城记 | 挑袍 | | | | |
| 单刀会 | 单会 | | | | 训子、单会 |
| 四声猿 | 骂曹 | | | | 骂曹 |
| 莲花宝筏① | 北饯 | 北饯 | | | 北饯 |
| 不伏老 | 北诈 | | | | 北诈 |
| 风云会② | 访普 | 访普 | | | 访普 |

| 东窗事犯 | 扫秦 | | | | 扫秦 |
|---|---|---|---|---|---|
| 虎囊弹 | 山亭 | 山门 | | | 山亭 |
| 琵琶记 | 称庆、规奴、逼试<br>分别、训女、登程<br>梳妆、饥荒、陈情<br>吃饭、吃糠、赏荷<br>思乡、剪发、赏秋<br>描容、盘夫、谏父<br>廊会、书馆、扫松<br>别丈、愁配、关粮 | 辞朝、盘夫、逼试<br>规奴、赏荷、坠马<br>廊会、书馆、扫松<br>训女、剪发、卖发<br>称庆、谏父、描容<br>别坟、分别、长亭<br>别丈、思乡、饥荒<br>拐儿、请郎、花烛<br>吃饭、吃糠、 | 称庆、规奴、嘱别<br>南浦、吃饭、噎糠<br>赏荷、思乡、盘夫<br>贤遘、书馆、扫松<br>训女、镜叹、辞朝<br>嗟儿 | | 称庆、规奴、逼试<br>嘱别、南浦、训女<br>登程、梳妆、坠马<br>饥荒、议婚、愁配<br>辞朝、关粮、抢粮<br>请郎、花烛、吃饭<br>吃糠、赏荷、思乡<br>剪发、赏秋、描容<br>别坟、盘夫、谏父<br>回话、弥陀寺<br>遗像、廊会、题真<br>书馆、扫松、别丈<br>旌奖 |
| 浣纱记 | 前访、访圣、后访<br>分纱、储谏、赐剑<br>思越、泛湖、采莲<br>“誓师”(初) | 进施、寄子、赐剑<br>前访、回营、姑苏<br>采莲 | | 越寿、前访、拜施<br>分纱 | 前访、越寿、行成<br>回营、离国、劝伍<br>养马、打围、后访<br>歌舞、寄子、别施<br>进美、采莲、储谏<br>赐剑、思越、泛湖 |

续表一

|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幽闺记 | 结盟、走雨、出关踏伞、驿会、拜月店会 | 拜月、走雨、踏伞大话、上山、请医 | | | 结盟、走雨、出关踏伞、驿会、拜月 |
| 南西厢 | 听琴、惊梦、游殿酬韵、请宴、寄柬送方、佳期、长亭跳墙 | 惠明、佳期、请宴拷红、游殿、寄柬跳墙、着棋、长亭 | 游殿、惠明、佳期拷红、伤离、入梦 | “跳墙、着棋”(初) | 请宴、听琴、寄柬跳墙、佳期、拷红长亭、惊梦 |
| 桃花扇 | 访翠、寄扇、题画 | | | 访翠、寄扇、题画 | 访翠、寄扇、题画 |
| 祝发记 | 祝发、渡江 | 做亲、败兵、渡江 | | 做亲、败兵 | 祝发、渡江 |
| 西楼记 | 侠试、楼会、错梦载月、会玉、觅缘空泊、集艳 | 楼会、拆书 | | 楼会、拆书、玩笺错梦 | 督课、楼会、拆书空泊、玩笺、错梦打妓、侠试、赠马邸合 |
| 红梨记 | 问情、诗要、拘禁访素、赶车、草地 | 赏灯、踏月、窥醉盘秋、亭会、访素 | 访素、草地、问情窥醉、亭会、卖花 | 访素、赶车、踏月窥醉 | 诗要、赏灯、拘禁访素、赶车、草地 |

|  |  |  |  |  |  |
|---|---|---|---|---|---|
|  | 路叙、托寄、窥醉亭会、咏梨、花婆三错、“解妓” | 草地、北醉隶花婆、赶车、解妓 |  |  | 路叙、盘秋、托寄窥醉、亭会、醉皂咏梨、花婆、三错 |
| 长　生　殿 | 定情、春睡、幸恩献发、复召、疑谶制谱、夜怨、絮阁侦报、窥浴、密誓惊变、骂贼、闻铃情悔、哭像、尸解弹词、见月、怂合雨梦、得信、重圆闻乐、偷曲、合围冥追、神诉、觅魂补恨 | 絮阁、弹词、定情闻铃、醉妃、惊变埋玉、酒楼 | 定情、赐盒、疑谶絮阁、闻铃、弹词 | 定情、疑谶、夜怨絮阁 | 定情、春睡、酒楼闻乐、制谱、偷曲舞盘、合围、夜怨絮阁、侦报、窥浴密誓、惊变、埋玉骂贼、闻铃、哭像神诉、弹词、见月雨梦、觅魂、补恨重圆 |
| 玉　簪　记 | 手谈、佛会、茶叙琴挑、偷诗、阻约秋江 | 催试、秋江、送别琴挑、姑阻、失约 |  | 茶叙、问病、催试秋江 | 手谈、佛会、茶叙琴挑、偷诗、阻约 |
| 红　梅　记 | 脱阱、鬼辩 | 算命 |  |  | 脱阱、鬼辩 |
| 眉　山　秀 | 婚试、诏赋、游湖 |  |  |  | 衡文、婚试 |
| 太　平　钱 | 缀帽、窥妆、种瓜 |  |  |  |  |

续表二

| 所选何出选本名称／所选剧名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牧羊记 | 小逼、牧羊、望乡、煎粥、告雁 | 庆寿、颁诏、小逼、望乡、大逼、看羊、遣妓、告雁 | | 小逼、大逼、牧羊、遣妓 | 小逼、看羊、望乡、告雁 |
| 金印记 | 逼钗、背剑、刺股、封赠 | 封赠、不第、投井、逼钗 | | 逼钗、寻夫、刺股、金圆 | 逼钗、背剑 |
| 白兔记 | 麻地、养子 | 养子、回猎、麻地、相会、送子、闹鸡 | | 赛愿、养子、出猎、回猎 | 麻地 |
| 千金记 | 追信、点将、虞探 | 跌霸、别姬、楚歌、探营、起霸、撇斗、拜将 | | 鸿门、撇斗、追信、拜将 | 追信、拜将、虞探、别姬 |
| 连环记 | 北拜、拜月、问探、赐环 | 议剑、梳妆、掷戟、起布、问探、赐环、拜月、小宴、大宴 | | 起布、议剑、献剑、问探 | 赐环、拜月、问探、小宴、大宴、梳妆、掷戟 |
| 三国志③ | 训子、挑袍 | 刀会、负荆、训子 | | 训子、刀会 | |
| 宵光剑 | 救青、功宴 | 相面、扫殿、闹庄 | | | 扫殿、救青、功宴 |

|  |  |  |  |  |  |
|---|---|---|---|---|---|
|  |  | 教青、功臣宴 |  |  |  |
| 唐三藏 | 回回④ |  |  |  | 回回 |
| 天宝遗事 | 马践 |  |  |  |  |
| 渔樵记 | 渔樵、逼休、寄信 |  |  |  | 北樵 |
| 一捧雪 | 祭姬 | 送杯、搜杯、刺汤<br>祭姬、换监、杯圆<br>审头、边信、代戮 |  | 换监、代戮、刺汤<br>祭姬 | 饯别、拜别、路遇<br>豪宴、露杯、换监<br>代戮、株连、审头<br>刺汤、祭姬、边信<br>坟遇、杯圆 |
| 永团圆 | 述缘、闺艳、双合 | 逼离、击鼓、计代<br>堂婚、闹宾馆 |  | 逼离、赚契、击鼓<br>堂配 | 会衅、逼离、击鼓<br>计代、堂配 |
| 占花魁 | 劝妆、一顾、再顾<br>探芳、醉归、独占<br>巧遇、赎身 | 劝妆、种情、串戏<br>雪塘、独占、酒楼 |  | 卖油、湖楼、受吐<br>独占 | 劝妆、品花、卖油<br>湖楼、定愿、受吐<br>独占 |
| 水浒记 | 前诱、刘唐、活捉<br>借茶、后诱 | 借茶、刘唐、杀惜<br>活捉、前诱、后诱<br>拾巾 |  | 借茶、拾巾、杀惜<br>放江 | 刘唐、前诱、后诱<br>活捉 |
| 西游记 | 撇子、认子、胖姑<br>伏虎、女还、借扇 |  |  |  | 撇子、认子、胖姑<br>借扇、思春 |

续表三

|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 "思春"、饯行<br>定心、揭钵、女国 | | | | |
| 焚香记 | 阳告、阴告 | 阳告 | | 阳告、阴告 | 勾证、回生 |
| 疗妒羹 | 题曲 | 题曲 | | 题曲、浇墓 | 梨梦、题曲 |
| 燕子笺 | 写像 | | | | 写像、拾笺、奸遁<br>诰圆 |
| 郁轮袍 | 假伶 | | | | |
| 红拂记 | 靖渡 | | | | 靖渡、私奔 |
| 荆钗记 | 议亲、绣房、闺思<br>忆母、女祭、发书<br>回书、男祭、夜香<br>开眼、上路、女舟<br>"钗圆"、回门<br>赴试、前拆、别任<br>大逼、见娘 | 参相、见娘、舟会<br>说亲、绣房、别祠<br>送亲、改书、别任<br>前拆、女祭、开眼<br>上路、男舟、遣仆<br>回门、哭鞋、男祭<br>迎亲 | 议亲、绣房、别祠<br>参相、见娘、男祭<br>上路、舟中 | 议亲、绣房、见娘<br>男祭 | 眉寿、议亲、绣房<br>别祠、送亲、迎请<br>回门、赴试、闺思<br>参相、改书、前拆<br>别任、大逼、投江<br>忆母、哭鞋、女祭<br>见娘、发书、梅岭 |

| | | | | | |
|---|---|---|---|---|---|
| | | | | | 回书、夜香、刅祭<br>开眼、上路、拜冬<br>女舟 |
| 跃　鲤　记 | 思母、看谷 | 看谷 | | | 忆母、芦林、看谷 |
| 琥　珀　匙 | 山盟、立关 | | | | |
| 珍　珠　衫 | 歆动、诘衫 | | | | |
| 金　锁　记 | 私祭、斩窦 | 送女、探监、法场<br>私祭、思饭、羊肚 | | 说穷、羊肚、探监<br>斩娥 | 私祭、斩娥 |
| 千　种　禄 | 惨睹、归国、庙遇<br>打车 | 奏朝、草诏、搜山<br>打车 | | | 惨睹、搜山、打车 |
| 彩　楼　记 | 泼粥、彩圆 | 拾柴、泼粥 | | 拾柴、泼粥 | |
| 葛　衣　记 | 嘲笑 | 走雪 | | | |
| 金　雀　记 | 乔醋、竹林、玩灯<br>觅花、庵会、醉圆 | 乔醋 | | | 觅花、庵会、乔醋<br>醉圆 |
| 狮　吼　记 | 梳妆、跪池、梦怕 | 梳妆、跪池 | | 梳妆、跪池、梦怕<br>三怕 | 梳妆、游春、跪池<br>三怕 |
| 寻　亲　记 | 跌包、荣归、饭店 | 饭店、茶坊<br>跌书包、荣归 | | 送学、跌包、复学<br>茶访 | 荣归、饭店 |

续表四

| 所选剧名 \ 所选何出 \ 选本名称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 --- | --- | --- | --- | --- |
| | | 前索、出罪、府场、刺血、遣青、杀德、送学 | | | |
| 双红记 | 显技、青门、猜谜 | | | 谒见、猜谜、击犬、盗绡 | 摄盒、谒见、猜谜、击犬、盗绡、青门 |
| 艳云亭 | 痴诉、点香 | 痴诉、点香 | | 放洪、杀庙 | 痴诉、点香 |
| 牟尼合 | 渡江 | | | | |
| 明珠记 | 侠隐、煎茶、假诏 | | | | |
| 清忠谱 | 骂祠 | 书闹、拉众、鞭差、打尉 | | | |
| 春灯谜 | 游街 | | | | |
| 万里圆 | 三溪 | 打差、三溪、跌雪 | | | |
| 江天雪 | 走雪 | | | | |
| 金不换 | 自惩、侍酒 | | | | 守岁、侍酒 |

| | | | | | |
|---|---|---|---|---|---|
| 蕉帕记 | 闹题 | | | | |
| 风云会 | 送京 | 送京 | | | 送京 |
| 翠屏山 | 反诳 | 反诳、交账、戏叔<br>送礼、酒楼、杀山 | | 交帐、送礼、反诳<br>杀山 | |
| 风筝误 | 婚闹、诧美、茶圆<br>惊丑、逼婚 | 惊丑、前亲、逼婚<br>后亲 | | 惊丑、前亲、逼婚<br>后亲 | 惊丑、梦验、前亲<br>导淫、拒奸、逼婚<br>诧美、茶圆 |
| 醉菩提 | 打坐、伏虎、醒妓<br>换酒、佛圆 | 付篦、打坐、石洞<br>醒妓、天打 | | | 打坐、伏虎、醒妓<br>当酒、嗔救、佛圆 |
| 一种情 | 冥勘、拾钗 | | | | 冥勘 |
| 渔家乐 | 卖书、纳姻、藏舟 | 藏舟、相梁、刺梁<br>羞父、纳姻 | | 卖书、赐针、纳姻<br>羞父 | 逃宫、端阳、藏舟<br>侠代、刺梁、营会 |
| 烂柯山 | 前逼、痴梦、泼水<br>悔嫁 | 寄信、相骂、逼休<br>痴梦、悔嫁、北樵<br>泼水 | | 前逼、悔嫁、痴梦<br>泼水、“后逼、寄信”<br>(初) | 悔嫁、嫁梦、泼水 |
| 铁冠图 | 询图、夜觇、刺虎 | 守门、杀监、别母<br>乱箭、借饷、刺虎<br>探营、询图、观图<br>夜乐 | 借饷、别母、乱箭<br>守宫、煤山、刺虎 | “询图、观图、守门<br>杀监”(初) | 探山、别母、乱箭<br>守门、刺虎 |

续表五

| 所选何出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鸣凤记 | 写本 | 写本、辞阁、严寿、河套、醉易、放易、吃茶、夏驿、斩杨 | 辞阁、吃茶、河套、写本 | | 写本 |
| 杀狗记 | 雪救 | | | | 雪救 |
| 绣襦记 | 剔目、劝嫖、打子、莲花 | 坠鞭、入院、打子、收留、鹅雪、扶头、卖兴、乐驿、当巾、教歌、剔目 | | 聘乐、乐驿、坠鞭、入院 | 莲花、剔目 |
| 双冠诰 | 夜课 | 蒲鞋、夜课、借债、见鬼、荣归、赍诏、诰圆 | | 做鞋、夜课、荣归、诰圆 | 借贷、舟访 |
| 吟风阁 | 罢宴 | | | | 罢宴 |
| 昙花阁 | 点迷 | | | | |
| 八义记 | 翳桑、付孤、观画 | 遣钽、上朝、扑犬、吓痴、翳桑、闹朝 | | | 付孤、观画 |

| | | | | | |
|---|---|---|---|---|---|
| | | 盗孤、观画 | | | |
| 四　才　子 | 冶游、婉讽、索姝<br>艳醋、双圆 | | | | |
| 玉　合　记 | 笺允、往边 | | | | |
| 四　弦　秋 | 送客 | | | | 送客 |
| 如　意　珠 | 密订 | | | | |
| 虎　符　记 | 劝降 | | | | |
| 宝　剑　记 | 夜奔 | | | | |
| 义　侠　记 | 打虎 | 戏叔、别兄、挑帘<br>做衣、捉奸、服毒<br>打虎 | | 诱叔、别兄、显魂<br>杀嫂 | 打虎、挑帘、裁衣 |
| 人　兽　关 | 前设、后设 | 演官 | | 演官、幻骗、恶梦 | 演官、恶梦 |
| 后　寻　亲 | 后索 | 后索债、后府场<br>后金山 | | | |
| 十　五　贯 | 判斩、见都、踏看<br>测字 | 见都、访鼠、测字<br>判斩、勘问、拜香 | | 见都、踏勘、访鼠<br>测字 | 判斩、见都 |
| 钗　钏　记 | 谒师 | 谒师、相约、相骂<br>讲书、落园、会审 | | 相约、讲书、落园<br>讨钗 | 相约、讲书、落园<br>谒师 |

续表六

| 选本名称<br>所选何出<br>所选剧名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 --- | --- | --- | --- | --- |
| | | 观风、赚赃、出罪 | | | |
| 如是观 | 刺字、败金 | | | | |
| 乾坤啸 | 劝酒 | | | | |
| 牡丹亭 | 全谱 | 冥判、拾画、叫画<br>学堂、游园、惊梦<br>寻梦、圆驾、劝农<br>离魂、问路、弔打 | 劝农、学堂、游园<br>惊梦、寻梦、离魂<br>冥判、弔打、圆驾 | | 训女、学堂、劝农<br>游园、惊梦、寻梦<br>写真、离魂、冥判<br>拾画、叫画、魂游<br>前媾、后媾、回生<br>婚走、问路、急难<br>硬拷、圆驾 |
| 南柯记 | 全谱 | | | | 情著、就征、尚主<br>之郡、花报、瑶台<br>召还、芳陨、寻悟<br>情尽 |
| 邯郸记 | 全谱 | 扫花、三醉、捉拿 | 扫花、三醉、番儿 | | 扫花、三醉、授枕 |

| | | | | | |
|---|---|---|---|---|---|
| | | 法场、仙圆 | 仙圆 | | 入梦、骄宴、外补、凿陕、番儿、云阳、功白、生寤、仙圆 |
| 紫钗记 | 全谱 | | | | 述婚、议婚、就婚、折柳、阳关、陇吟、军宴、避暑、边愁、移参、裁诗、拒婚、哭钗、侠评、遇侠、钗圆 |
| 儿孙福 | | 别弟、报喜、势僧、下山、宴会 | 报喜、宴会、势僧、福圆 | 别弟、报喜、势僧、宴会 | 势僧 |
| 惊鸿记 | | | | | 吟诗 |
| 双珠记 | | 汲水、诉情、杀克、卖子、舍身、天打、二探、月下 | | 诉情、杀克、卖子、投渊 | 投渊 |
| 蝴蝶梦 | | 叹骷、扇坟、毁扇、病幻、吊孝、说亲、回话、做亲、劈棺 | | 访师、弔奠、说亲、回话 | 叹骷、扇坟、毁扇、弔奠 |
| 吉庆图 | | 扯本 | | “扯本、醉监”（初） | 扯本、醉监 |
| 慈悲愿④ | | 认子、回回 | | 撇子、诉因、认子 | |

续表七

| 所选何出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 | | | 北饯 | |
| 鸾钗记 | | 遣义、杀珍、探监拔眉 | | 遣义、杀珍、拔眉探监 | |
| 翡翠园 | | 预报、拜年、谋房谏父、切脚、恩放自首、副审、封房盗牌、杀舟、脱逃 | | 盗令、吊监、杀舟游街 | |
| 党人碑 | | 打碑、酒楼、计赚闭城、杀庙、赚师拜帅 | | 打碑、酒楼、请师拜帅 | |
| 西川图 | | 芦花荡 | | 三闯、败惇 | |
| 鲛绡记 | | 草相、写状、狱别监绑 | | 写状、别狱、监绑草相 | |
| 九莲灯 | | 火判、问路、闯界求灯 | | 火判、指路、闯界求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还金镯 |  |  |  | 分镯、诉魁、天打 |  |
| 香囊记 |  | 看策 |  |  |  |
| 精忠记 |  | 秦本、扫秦、交印刺字 |  |  |  |
| 百顺记 |  | 召登、荣归、贺子三代 |  |  |  |
| 四节记 |  | 嫖院 |  |  |  |
| 雁翎甲 |  | 盗甲 |  |  |  |
| 节孝记 |  | 春店 |  |  |  |
| 彩毫记 |  | 吟诗、脱靴 |  |  |  |
| 青冢记 |  | 送昭、出塞 |  |  |  |
| 望湖亭 |  | 照镜 |  |  | 照镜 |
| 草庐记 |  |  |  |  | 花荡 |
| 钧天乐 |  |  |  |  | 诉庙 |
| 红楼梦 |  |  |  | 扫红、乞梅 | 葬花、扇笑、听雨补裘 |
| 修箫谱 |  |  |  |  | 拥髻、访星 |

续表八

| 所选何出 选本名称 / 所选剧名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茂陵弦 | | | | | 买赋 |
| 十面埋伏 | | | | | 十面 |
| 衣珠记 | | 折梅、坠水、园会埋怨、关粮、私嘱堂会 | | 园会、饥荒、衙叙珠圆 | |
| 盘陀山 | | 拜香 | | | |
| 淤泥河 | | 番衅、败虏、屈辱计陷、血疏、乱箭哭夫、显灵 | | | |
| 白罗衫 | 井遇 | 贺喜、请酒、游园看状、井会 | | 游园、看状、详梦报冤 | 井遇、游园、看状 |
| 一文钱 | 济贫 | 舍财、烧香、罗梦 | | 烧香、罗梦、济贫 | |
| 满床笏 | 纳妾、跪门 | 笏圆、卸甲 | | 纳妾、跪门、后纳笏圆 | 郊射、龚寿、醉荐纳妾、跪门、求子参谒、后纳、祭旗 |

| | | | | | |
|---|---|---|---|---|---|
| | | | | | 卸甲、赐婚、笏圆 |
| 麒麟阁 | 三挡 | 扬兵、反牢、激秦<br>三挡 | | | 三挡 |
| 雷峰塔 | 法海 | 水漫、断桥 | | 烧香、水斗、断桥<br>合钵 | 水斗、断桥 |
| 孽海记 | 思凡、僧尼会 | 思凡、下山 | | | |
| 散曲 | 兀的不、归来乐<br>百岁、柳飞、枕痕<br>咏蝶、咏花、红日<br>紫甸、小十面 | | | | |
| 时剧（杂出） | 小妹子、罗梦、<br>来迟、孟姜女、<br>崔莺莺、闺思、<br>闺怨、怀春、金<br>盆捞月、醉杨妃、<br>烹茶寻夫、私推、<br>夏得海、昭君、<br>小王昭君、琵琶<br>词、芦林、踏伞、<br>磨斧、借靴、拾<br>金、花鼓 | 赏雪、小妹子<br>八仙上寿 | | 赐福、福禄、上寿<br>送子 | |

续表九

| 所选副名 / 所选何出 / 选本名称 | 纳书楹 | 缀白裘 | 审音鉴古录 | 六也曲谱 | 集成曲谱 |
| --- | --- | --- | --- | --- | --- |
| 梆子腔 | | 落店、偷鸡、花鼓、买胭脂、途叹、问路、雪拥、点化、探亲、相骂、过关、安营、点将、水战、擒幺、堆仙、上街、连相、杀货、打店、借妻、回门、月城、堂断、猩猩、看灯、闹灯、抢甥、瞎混、赶子、请师、斩妖、闹店、夺林、缴令、擂台、大战、回山、戏凤、私行、算命、别妻、斩貂、上坟、除盗、磨房、串戏、打面缸、宿关、逃关、二关 | | | |

| | | | | | |
|---|---|---|---|---|---|
| 乱弹腔 | | 阴送、搬场、拐妻<br>挡马 | | | |
| 高腔 | | 借靴 | | | |

（注一） 《莲花宝筏》，《缀白裘》作《安天会》。

（注二） 《风云会》，《纳书楹》作《雍熙乐府》，大约叶堂未见《风云会》一剧，仅依据《雍熙乐府》而选《访普》一折，故径名为《雍熙乐府》也。

（注三） 《纳书楹》与《六也曲谱》所选之《三国志》，均有《刀会》一出，此出在《纳书楹》乃为《单刀会》之一折，本应改正移到《单刀会》下面，因演者相沿混入已久，姑不更动。

（注四） 《慈悲愿》之《撇子》、《认子》数出，皆即为《西游记》之文，不知此二剧是否即为一种，今姑两列之。又《缀白裘》所录之《慈悲愿》，有《回回》一出，前半与《纳书楹》所录《唐三藏》一剧中《回回》一折略异，后半则全同；不知是伶人混入，或是《慈悲愿》作者原来引用。

《气英布》 元尚仲贤著，叙汉刘邦招降英布事。有《元曲选》本，有《元刻杂剧三十种》本。

《货郎旦》 元无名氏著，有《元曲选》本。

《红梨花》 元张寿卿著，有《元曲选》本。

《马陵道》 元无名氏著，叙孙膑擒庞涓于马陵道事，有《元曲选》本。

《昊天塔》 元朱凯著，叙孟良至昊天塔盗取杨令公之骨骸事，这是北宋杨家将故事之一，有《元曲选》本。

《两世姻缘》 元乔吉著，有《元曲选》本。

《苏武还朝》 未知著者，叙苏武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始放还事。系杂剧，与《牧羊记》不同。

《古城记》 清无名氏著，叙关羽辞别了曹操而去事。

《单刀会》 元关汉卿著，叙关羽仗单刀赴东吴之宴会事。有《元刻杂剧三十种》本。

《莲花宝筏》 无名氏著，叙唐玄奘及猴王孙行者事。清朱佐朝有《莲花筏》一本，非此剧。

《不伏老》 无名氏著，叙尉迟敬德事。

《风云会》 元罗贯中著，叙宋太祖赵匡胤及郑恩事。有明刊本。

《东窗事犯》 元孔文卿著（一作金仁杰著），叙秦桧陷害岳飞事。有《元刻杂剧三十种》本。

《虎囊弹》 清邱园著，叙鲁达事，这是水浒故事中最有声色者之一。

《琵琶记》 明初高明著，叙蔡伯喈、赵五娘事，为传奇的最早作品之一。今有《六十种曲本》，有董氏影印元刊本，有暖红室刊本，有坊刊本。

《浣纱记》　明梁辰鱼著，叙范蠡、西施事，有李卓吾评刊本，有《六十种曲》本。

《幽闺记》　亦名《拜月亭》，为明初四大传奇“荆刘拜杀”中之一种，相传作者为施君美。有《六十种曲》本，有陈眉公评刊本，有暖红室刊本。

《南西厢》　明李日华著，有《六十种曲》本，有暖红室刊《西厢十则》本。

《桃花扇》　清孔尚任著，叙侯方域、李香君事，有原刊本，有坊刊本，有暖红室刊本，有群益书社铅印本。

《祝发记》　明张凤翼著。

《西楼记》　清袁于令著，有《六十种曲》本。

《红梨记》　明徐复祚著，有《六十种曲》本。

《长生殿》　清洪升著，叙唐明皇、杨贵妃事，有原刊本，有暖红室刊本。

《玉簪记》　明高濂著，叙潘必正、陈妙常事，有《六十种曲》本，有陈眉公评刊本。

《红梅记》　明周朝俊著，有玉茗堂评刊本。

《眉山秀》　清李玉著。

《太平钱》　明无名氏著。清李玉亦著此剧，未知是否即为一种。

《牧羊记》　叙苏武使匈奴被留事，明无名氏著。

《金印记》　明苏复之著，叙苏秦事，有暖红室刊本。

《白兔记》　明初无名氏著，叙刘知远、李三娘事，亦名《刘知远》，为“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之一，有《六十种曲》本，有暖红室刊本。

《千金记》　明沈采著，叙楚、汉之战事，以韩信为主角，故谓

之《千金记》(取名于信之以千金报漂母一饭之恩的一段事)。有《六十种曲》本。

《连环记》 明王济著,三国故事之一,叙吕布与貂蝉事。

《三国志》 无名氏著。

《宵光剑》 明徐复祚著。

《唐三藏》 未知何人著,叙唐玄奘事。

《天宝遗事》 元王伯成著,叙唐明皇、杨玉环事,原书今已散佚,仅有一出见于《纳书楹》,其他曲文,散见《雍熙乐府》诸书。

《渔樵记》 无名氏著,叙朱买臣事。

《一捧雪》 清李玉著,叙莫怀古因一玉杯名"一捧雪"者获罪,几不得免,赖义仆替死,始得合家团圆。有原刊本,有乾隆时翻刊本。

《永团圆》 清李玉著,有原刊本,有乾隆时翻刊本。

《占花魁》 亦李玉著,叙卖油郎独占花魁事,有原刊本,有乾隆时翻刊本。

《水浒记》 明许自昌著,叙宋江事,有《六十种曲》本。

《西游记》 元吴昌龄著,叙唐玄奘至西方取经事,原本似久佚,但近日日本又发见一本,未知是否即吴昌龄所著。

《焚香记》 明王玉峰著,叙王魁、桂英事,有《六十种曲》本,有玉茗堂评刊本。

《疗妒羹》 清吴炳著,叙冯小青事,有原刊本。

《燕子笺》 明阮大铖著,有原刊本,坊刊本,及暖红室刊本。

《郁轮袍》 明西湖居士著,叙王维事,与《盛明杂剧》中之王衡的同名的一剧,同叙一事而文句不同。

《红拂记》 明张凤翼著,叙李靖、红拂事,有《六十种曲》本。

《荆钗记》 明宁王朱权著,叙王十朋、钱玉奴事,为明初四

大传奇之一，有《六十种曲》本，有暖红室刊本。

《跃鲤记》 明陈罴斋著。

《琥珀匙》 清叶稚斐著。

《珍珠衫》 清袁于令著，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事。

《金锁记》 明叶宪祖著，叙窦娥事，依据于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而写，结果略有不同（一作袁于令著，或作系宪祖著，于令改作）。

《千钟禄》 清无名氏著，叙方孝孺事。

《彩楼记》 清无名氏著。

《葛衣记》 明顾大典著。

《金雀记》 明无名氏著，有《六十种曲》本。

《狮吼记》 明汪廷讷著，叙陈季常惧内事，有《六十种曲》本。

《寻亲记》 明无名氏著，有《六十种曲》本。

《双红记》 明无名氏著，叙红线及红绡事。

《艳云亭》 清朱佐朝著。

《牟尼合》 未知何人所著。

《明珠记》 明陆采著，叙无双事，有《六十种曲》本。

《清忠谱》 清李玉著。

《春灯谜》 亦名《十认错》，明阮大铖著，有原刊本，有武进董氏刊本，有暖红室刊本。

《万里圆》 一作《万里缘》，清李玉著。

《江天雪》 清无名氏著。

《金不换》 未知何人所著。

《蕉帕记》 明单本著，有《六十种曲》本。

《风云会》 清李玉著，此为传奇，非罗本著的同名的杂剧。

《翠屏山》　明沈璟著，叙杨雄杀妻事。

《风筝误》　清李渔著，有《笠翁十种曲》本。

《醉菩提》　清张大复著，叙僧道济事，济即俗所谓济颠者。

《一种情》　明沈璟著。

《渔家乐》　清朱佐朝著。

《烂柯山》　清无名氏著，叙朱买臣休妻事。

《铁冠图》　清无名氏著，叙明末流寇之乱事。

《鸣凤记》　相传为明王世贞作，一云世贞之门客作，叙杨继盛事，有《六十种曲》本，有玉茗堂评刊本。

《杀狗记》　明徐畛著，叙孙大妻杀狗劝夫事，为明初四大传奇之一，有《六十种曲》本。

《绣襦记》　明薛近兖著，叙郑元和、李亚仙事，有《六十种曲》本，有陈眉公评刊本。

《双冠诰》　清陈二白著。

《吟风阁》　清杨潮观著，是一部杂剧集，凡录剧三十二种，《罢宴》叙寇准罢宴事。有原刊本，有坊间铅印本。

《昙花阁》　未知何人所著。

《八义记》　明徐叔回著，叙赵氏孤儿事，有《六十种曲》本。

《四才子》　清黄兆森著，分《王维》、《裴航》、《杜牧》、《饮中八仙》四种。

《玉合记》　明梅鼎祚著，有《六十种曲》本。

《四弦秋》　清蒋士铨著，乃演唐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之者。马致远有《青衫泪》，顾大典有《青衫记》，皆演此事，惟蒋氏之作为最佳，其所叙之情节亦最合于情理，无虚构的不合理的故事。有《藏园九种曲》本。

《如意珠》　未知何人所著。

《虎符记》　明张凤翼著,《阳春六集》之一。

《宝剑记》　明李开先著,传本少见。

《义侠记》　明沈璟著,叙武松事,有《六十种曲》本。

《人兽关》　青李玉著,有原刊本,有乾隆间翻刊本。

《后寻亲》　清姚子懿著。

《十五贯》　清朱素臣著。

《钗钏记》　明月榭主人著。

《如是观》　清张大复著。

《乾坤啸》　清朱佐朝著。

《牡丹亭还魂记》　明汤显祖著,叙杜丽娘、柳梦梅事,为明代最有名的传奇之一。刊本极多,以冰丝馆刊本、吴山三妇评本、臧晋叔刊《四梦》本、叶堂《纳书楹》本为最著。《六十种曲》收录二种本子。

《南柯记》　汤显祖著,有《六十种曲》本,有臧刻《四梦》本。

《邯郸记》　汤显祖著,有《六十种曲》本,有臧刻《四梦》本。

《紫钗记》　汤显祖著,合上三剧,并称为"四梦"。叙李益、霍小玉事。故事的骨架略依据于唐蒋防有名的《霍小玉传》,而结局则与之大异,言二人虽因奸人之播弄,而终得重圆。有《六十种曲》本,有臧刻《四梦》本。

《儿孙福》　未知何人所著。

《惊鸿记》　明吴世美著。

《双珠记》　明沈鲸著,有《六十种曲》本。

《蝴蝶梦》　清无名氏著,叙庄周与其妻事。

《吉庆图》　清朱佐朝著。

《慈悲愿》　清无名氏著,叙唐玄奘取经事,似即为前举之

《西游记》之别名，或系坊贾及伶人剽窃前书以为之者。因《缀白裘》及《六也曲谱》所选载《慈悲愿》之数出，文句皆与《纳书楹》所选载《西游记》之数出同。

《鸾钗记》 明无名氏著。

《翡翠园》 清朱素臣著。

《党人碑》 清邱园著。

《西川图》 清无名氏著。

《鲛绡记》 未知何人所著。

《九莲灯》 清朱佐朝著。

《还金镯》 未知何人所著。

《香囊记》 明邵给谏著，有《六十种曲》本。

《精忠记》 明姚茂良著，叙岳飞事，有《六十种曲》本。

《百顺记》 明无名氏著。

《四节记》 明沈采著。

《雁翎甲》 明秋堂和尚著。

《节孝记》 未知何人所著。

《彩毫记》 明屠隆著，叙大诗人李白事，有《六十种曲》本。

《青冢记》 无名氏著，叙王昭君事。

《望湖亭》 明沈璟著。

《草庐记》 未知何人所著。

《钧天乐》 清尤侗著，有《西堂全集》本。

《红楼梦》 清陈钟麟著，有原刊本。

《修箫谱》 清舒位著，系杂剧集，凡载杂剧四种，有钱塘汪氏刊本。

《茂陵弦》 清黄韵珊著，叙司马相如、卓文君事，有《倚晴楼七种曲》本。有《玉生香传奇四种》本（《玉生香传奇》将此剧易名

为《当炉艳》)。

《十面埋伏》　明王子一著。

《衣珠记》　明无名氏著。

《盘陀山》　清无名氏著。

《淤泥河》　无名氏著；此剧叙罗家将故事，以昆剧而杂梆子，乱弹诸腔，是一部很可注意的剧本。惜仅见《缀白裘》所选载之数出，未能见原剧全部。

《白罗衫》　清无名氏著。

《一文钱》　明徐复祚著。

《满床笏》　未知著者姓名。

《麒麟阁》　清李玉著，叙秦琼、程咬金诸人事，传本少见。

《雷峰塔》　一作《白蛇传》，清无名氏著，叙许仙、白蛇事，传本少见。

《孽海记》　未知著者姓名。

## 四

上面的一个表，完全是关于杂剧传奇一部分的；今更将《梨园集成》及《戏考》二书之内容各列一表于后，以明皮黄戏内容之一斑。皮黄戏的戏本决不止这些数目，然最流行者也不过如此而已。《梨园集成》之表，系完全依其本来之目录者，编者已将其剧本，据了故事发生之朝代分好。虽有疑义，如把《闹天宫》放在商朝之类，亦姑仍之。《戏考》之分类，则完全为我费了两三天的力量去整理出来的，有的以故事发生之朝代为纲，有的以人名书名为纲。

(甲)《梨园集成》之内容

商朝：《闹天宫》《摘星楼》

周朝：《百子图》《大香山》《火牛阵》《双义节》

战国时：《烧棉山》《湘江会》《鱼藏剑》

汉朝：《刚王莽》

三国时：《长坂坡》《战宛城》《祭风台》《反西凉》《取南郡》《濮阳城》《骂曹》《鲁肃求计》

晋朝：《麟骨床》

南北朝：《因果报》

隋朝：《蝴蝶媒》《临江关》《秦琼战山》《南阳关》

唐朝：《摩天岭》《药王传》《芦花河》《桃花洞》《回窑》《观画》《天开榜》《沙陀颁兵》

五代时：《风云会》

宋朝：《斩黄袍》《碧尘珠》《双龙会》《求寿》《红阳塔》《探母》《闹江州》《五国城》

明朝：《红书剑》《检柴》《观灯》《双合印》《走雪》

（乙）《戏考》之内容

三国故事：《空城计》《打鼓骂曹》（一名《群臣宴》）《捉放曹》（一名《中牟县》）《取成都》（一名《石伏岩》）《黄鹤楼》《天水关》（一名《初出祁山》）《七星灯》《战北原》《柴桑口》（一名《孔明吊丧》）《祭长江》《白门楼》《华容道》《群英会》（一名《诸葛借箭》）《逍遥津》《辕门射戟》《回荆州》《连营寨》《战长沙》《定军山》《孝义节》《凤鸣关》《别宫》《临江会》《阳平关》《失街亭》《斩马谡》《凤仪亭》《长坂坡》《濮阳城》《战宛城》《荐诸葛》《白马坡》（一名《斩颜良》）《赵颜借寿》《洛阳桥》《司马逼宫》《赠别挑袍》《借赵云》《伐东吴》《鲁肃求计》《铁笼山》《古城相会》

《南屏山》(一名《借东风》)《献西川》《三气周瑜》《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取南郡》《三让徐州》《骂王朗》《襄阳宴》《斩貂蝉》《金雁桥》(一名《擒张任》)《连环计》《甘露寺》《冀州城》《过五关》《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讨荆州》《麦城升天》《许田射鹿》《赠袍赐马》《哭祖庙》《关公显圣》《芦花荡》《木门道》《六出祁山》《受禅台》《酣战太史慈》《滚鼓山》《三结义》《怒斩于神仙》《诈历城》《桂阳城》《雍凉关》《安五路》《徐母骂曹》《七擒孟获》《葭萌关》

目连故事:《目连救母》《滑油山》《戏目莲》

白蛇故事:《白状元祭塔》《白蛇传》《水漫金山寺》《双断桥》

《一捧雪》故事:《莫成替主》《雪杯圆》《审头刺汤》

春秋战国故事:《黄金台》(一名《田单救主》)《文昭关》《八义图》《鱼肠剑》《浣纱记》(一名《子胥投吴》)《孝感天》《海潮珠》(一名《崔子弑君》)《刺王僚》《五雷阵》《伐子都》《长亭会》《战樊城》《完璧归赵》《烧棉山》(一名《介推逃隐》)《摘缨会》《将相和》《挡幽王》《兴赵灭屠》《浣溪纱》《盘关》《湘江会》

《西游记》故事:《金钱豹》《盗魂铃》《沙桥饯别》《芭蕉扇》《闹天宫》《倒厅门》

楚汉故事:《取荥阳》(一名《纪信替主》)《蒯彻装疯》《未央宫》《张良辞朝》《霸王别姬》《博浪锥》

汉光武故事:《飞叉阵》《刘秀走国》《取洛阳》《吴汉杀妻》

杨家将故事:《洪羊洞》(一名《孟良盗骨》)《清官册》《李

陵碑》《四郎探母》《黑风帕》(一名《牧虎关》)《辕门斩子》(一名《白虎堂》)《五台山》《雁门关》《八郎探母》《破洪州》《佘塘关》《穆柯寨》《焰火棍》《双龙会》《太君辞朝》

《红楼梦》故事:《黛玉焚稿》《晴雯补裘》《贾政训子》《晴雯撕扇》《芙蓉诔》《宝玉出家》《宝蟾送酒》《馒头庵》《黛玉葬花》

《五虎平西》故事:《延安关》

薛平贵故事:《彩楼配》《探寒窑》《武家坡》《三击掌》《平贵回窑》《回龙阁》《赶三关》

《二度梅》故事:《二度梅》(一名《杏元和番》)《失金钗》

隋唐故事:《取帅印》《双投唐》《罗成托梦》《当锏卖马》《罗成叫关》《虹霓关》《白良关》《宫门带》《南阳关》《贾家楼》《锁五龙》(一名《斩雄信》)《临潼山》《骂杨广》《望儿楼》《打登州》《晋阳宫》《选元戎》《界牌关》(一名《盘肠大战》)

五代故事:《飞龙山》《沙陀国》《双观星》《太平桥》《战潼台》《磨房产子》《汴梁图》《珠帘寨》

明末故事:《煤山恨》《别母乱箭》《明末遗恨》《山海关》《道州城》《宁武关》

朱买臣故事:《马前泼水》

《水浒》故事:《乌龙院》《庆顶珠》(一名《打鱼杀家》)《翠屏山》《大名府》《昊水关》《闹江州》《狮子楼》(一名《武松杀嫂》)《浔阳楼》《秦淮河》《丁甲山》《武松打虎》《戏叔》《曾头市》《燕青打擂》《清风寨》《蜈蚣岭》《借茶活捉》

《金雀记》故事:《乔醋》

《施公案》故事:《连环套》《落马湖》《莲花湖》《恶虎村》《罗四虎》《八蜡庙》《淮安府》《殷家堡》《茂州庙》《义旗令》(一名《盗金牌》)《洗浮山》《河间府》《北霸天》

《封神传》故事:《朝歌恨》《进妲己》《碧游宫》《斩妲己》《渭水河》

《英烈传》故事:《取金陵》《白凉楼》(一名《兴隆会》)《游武庙》《智取北湖州》

《飞龙传》故事:《斩黄袍》《风云会》《高平关》《下河东》《雪夜访普》《打刀》《困曹府》《贺后骂殿》《打桃园》《郑恩做亲》

《岳传》故事:《八大锤》(一名《王佐断臂》)《岳家庄》《请宋灵》《泥马渡康王》《潞安州》《疯僧扫秦》《风波亭》《骂阎罗》《挑华车》《九龙山》《别母刺背》

《绿牡丹》故事:《宏碧缘》

《琵琶记》故事:《赵五娘》《扫松下书》

《西厢记》故事:《拷红》

《孽海记》故事:《思凡》

包公故事:《乌盆计》(一名《奇冤报》)《探阴山》(一名《闹五殿》)《琼林宴》(一名《打棍出箱》)《断太后》《打龙袍》《柳林池》(一名《三官堂》)《双包案》《铡美案》《铡包勉》《打鸾驾》《乌盆计》上本《五花洞》《黑驴告状》(《琼林宴》后本)《狸猫换太子》

唐明皇故事:《马嵬坡》《进蛮诗》《贵妃醉酒》

《荆钗记》故事:《荆钗记》

《彭公案》故事:《瑨球山》《三雅园》

《牡丹亭》故事：《游园惊梦》《春香闹学》

薛家将故事：《双狮图》（一名《举鼎观画》）《独木关》（一名《薛礼叹月》）《徐策跑城》《金水桥》《汾河湾》（梆子）《法场换子》《芦花河》（一名《梨花斩子》）《马上缘》《摩天岭》《汾河湾》《凤凰山》（救驾）《凤凰山》《金光阵》

《七侠五义》故事：《花蝴蝶》《铜网阵》

杂出：《三娘教子》《桑园寄子》（一名《黑水国》）《朱砂痣》《牧羊卷》《打金枝》《钓金龟》《梅龙镇》《宇宙锋》《红鸾喜》（一名《棒打薄情郎》）《桑园会》（一名《秋胡戏妻》）《打严嵩》《化子拾金》《战蒲关》（一名《杀妾犒军》）《富春楼》《阴阳河》《打花鼓》《丑表功》《南天门》《盗宗卷》《四进士》《大保国》《叹皇灵》《忠孝全》《女起解》《玉堂春》（一名《三堂会审》）《小放牛》《遗翠花》《新安驿》《小上坟》《天雷报》《法门寺》《六月雪》《二进宫》《御碑亭》《双摇会》《胭脂虎》《审李七》《大劈棺》（一名《蝴蝶梦》）《草桥关》《九更天》《状元谱》《宝莲灯》《花田错》《梵王宫》《探亲相骂》《上天台》《三疑计》《罗锅子抢亲》《挡亮》《董家山》《打杠子》《云台观》《红梅阁》《四杰村》《紫霞宫》《英杰烈》（一名《铁弓缘》）《紫荆树》《庆阳图》《赵家楼》《拾玉镯》《大锯缸》《万里寻夫》《背娃入府》《三上轿》《郿鄠县》《苗善出家》《三上殿》《假金牌》《张古董借妻》《别妻》《孝妇羹》《排王赞》《龙凤呈祥》《盘山》《五人义》《迷人馆》《顶花砖》《双铃记》《九龙杯》《磐河战》《戏迷传》《采花赶府》《青楼梦》《送花楼会》《铁公鸡》《玉玲珑》《泗州城》《天宝图》《双合印》《以德报怨》《堂楼详梦》《喂药》《梅降

雪》《双锁山》《金马门》《佛门点元》《洗耳记》《老西嫖院》《合凤裙》《东宫扫雪》《胭脂判》《三门街》《戏牡丹》《打沙锅》《看香头》《长生乐》《童女斩蛇》《九阳钟》《行路哭灵》《卖胭脂》《背凳》《关王庙》《木兰从军》《妻党同恶报》《端午门》《香妃恨》《串珠记》《十二红》《牢狱鸳鸯》《闺房戏》《莲花湖》《瑶池会》《红门寺》《蓝关雪》《新四十八扯》《党人碑》《白傅遣姬》《斗牛宫》《独占花魁》《蝴蝶杯》《卖身投靠》《铁莲花》《纺绵花》《算粮登殿》《浣花溪》《杜十娘》《胭脂褶》《失印救火》《二姐逛庙》《双钉记》《十八扯》《烈女传》《卖绒花》《青石山》《马鞍山》《双冠诰》《杀狗劝妻》《打面缸》《得意缘》《锁云囊》《双沙河》《查头关》《卖饽饽》《烟鬼叹》《监酒令》《拿高登》《明月珠》《送银灯》《洛阳桥》《少华山》《春秋配》《日月图》《甘凤池》《血手印》《审刺客》(一名《粉宫楼》)《御林郡》《皮匠杀妻》《战太平》《刺巴杰》《玉门关》《药茶计》《老黄请医》《白水滩》《打樱桃》《除三害》《错杀奸》《度白俭》《烟花镜》《池水驿》《杀子报》《宾铁剑》《艾孝子》《醋中醋》《新三娘教子》《慈孝图》《麻姑献寿》《大香山》《翠花宫》《天女散花》《刀劈三关》《嫦娥奔月》《三字经》《珍珠衫》《三世修》《钟馗嫁妹》《五雷报》《贩马记》(一名《奇双会》)《玉门关》《戏姻缘》《阎瑞生》《万花船》

皮黄戏之题材，据上面的两个表看来，可知其来源不外下列四支：

(一)昆剧　如《赵五娘》出于《琵琶记》，《闹天宫》出于《安天会》，《目连救母》出于《目连救母行孝戏文》，《水漫金山寺》、《双

断桥》等出于《雷峰塔》，《审头刺汤》出于《一捧雪》，诸如此类者，一时言之不尽。大抵皮黄剧本大多数俱为承袭昆剧之遗产而加以通俗化的。

（二）小说　如《过五关》、《麦城升天》、《七擒孟获》等，俱出于《三国演义》，《四郎探母》、《五台山》等出于《北宋杨家将》，《宝蟾送酒》、《黛玉葬花》等出于《红楼梦》，《连环套》、《恶虎村》等出于《施公案》。此类取材于小说的剧本亦极多。

（三）梆子腔等　如《打花鼓》、《买胭脂》、《打面缸》、《戏凤》（即《梅龙镇》）等，皆为承袭梆子腔剧本的遗产者。

（四）创作　如《武家坡》、《朱砂痣》、《二进宫》、《十八扯》、《妻党同恶报》、《烟鬼叹》、《白水滩》等皆为皮黄家的创作；有一部分是不坏的，如《朱砂痣》之类；有一部分则为模拟他剧而无确切之背景者，如《武家坡》之类；有一部分则为完全胡闹者，如《十八扯》、《戏迷传》之类。

本文匆促草成，有许多不及细核细考处，错误想必不能免。读者如有所指正，极为欢迎。

（《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一九二七年六月）

#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

关汉卿的杂剧六十二种，传于今者，仅《元曲选》中的《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八种，又，《元人杂剧三十种》中的《双赴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四种，凡十二种而已。此外，我们知道在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中尚有《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一种。然《古名家杂剧》存亡不可知，此剧的存亡遂亦在不可知之列。近来涵芬楼购得明顾曲斋所刊的十六种曲，《绯衣梦》竟亦在其中。这个无意中的发见，使我高兴了好几天。这个消息，想也是研究元曲的人所皆乐闻的吧。顾曲斋不知系何氏的"斋名"，顾曲斋所刊元曲，究竟有多少种也不能知道。现在知道的顾曲斋所刊曲，仅有涵芬楼藏的十六种，日本盐谷温君藏的二种，共十八种而已。涵芬楼的一部，插图皆已被人撕去，盐谷君的一部，则尚有插图，至为精美。当是万历时或其后的刊本。顾曲斋所刊元曲，与《元曲选》所刊的，其面目却甚有不同之点。上月我到南京江南图书馆去时，曾借出八千卷楼旧藏的《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与《元曲选》校对，其面目亦大不相同。然丁氏的《元明杂剧》与顾曲斋所刊的元曲，其内容却并无差异。如就二书所同收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一剧而言，我校对了全剧之后，相差者不过数字而已，且这数字也还是刻雕上的偶错。此可见《元曲选》与同时明人所刊的元曲，其不同的程度是如何的大。臧晋叔氏

自己在序上说，他所得的是内府藏本，故与坊本不同。然这话却未必十分可信。臧氏所谓“内府藏本”也许竟是如金圣叹氏的《古本水浒传》、毛宗岗氏的《古本三国志》同是“乌何有”之物，也未可知。我们就臧氏的削改汤氏“四梦”的事实观之，可知臧氏的削改元曲并不是不会有的事。叶堂氏在他的《纳书楹》上便已猛攻着臧氏，说他是一个“孟浪汉”，不知埋没多少好的元曲了。

《元曲选》以外的许多明人刊、或元人刊的杂剧集的出现，乃是最可乐观的事；即使并没有佚著的发见，也已足够订正《元曲选》的本子了。十数年前的元曲学者以《元曲选》为惟一研究资料的迷梦，今日殆已打得粉碎了。元、明刊的元曲集子更有多少种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但我们却颇希望像《元人杂剧》、《顾曲斋所刊曲》之类，能够再发见几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同时并希望已发见的几种元曲，能够逐一的印行。这有裨于元曲研究者却非浅鲜呢。

有人疑心《顾曲斋所刊曲》，即为陈氏的《古名家杂剧》。我没有见过陈氏的书，不敢下断语。然我的意思，却以为并不是一书；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十八种顾曲斋刊的元曲中，很有几种与陈氏所刊的《古名家杂剧》不同的。

明人刊行元曲的，当必甚多。他们虽没有臧氏那末大的魄力，一时刻了百种之多，然而他们却都是较臧氏更为小心的刻书者，不敢以意擅改古作的。所以他们刊的元曲，多半是最近于元曲的真相的。

（《小说月报》二十卷一号，一九二九年一月）

# 元人小令集序

陈乃乾先生曾将张禄《词林摘艳》里的一卷《南北小令》，重刊单行本，有功于元曲研究者不浅。现在又加入了许多材料，将那一卷的东西扩充许多倍，成为现在式样的《元人小令集》。这更使我们爱读元人散曲的兴奋而且欢喜。

元剧的研究，明万历间已很热闹了。臧氏百种曲外，选刊元曲的不下七八家。独有元人散曲，则染指者寥寥。山东李中麓家藏词曲最富，号称词山曲海，然他所刊行的，不过乔、张二家的小令罢了。清人于词最为致力，而于曲很少措意。《四库总目》仅列乔、张二家于存目。朱竹垞、厉樊榭是精工此道的，也不曾做过辑录的工作。乾隆间，曾刊小令数种，在竹垞《叶儿乐府》、樊榭散曲、板桥《道情》之外，仍只录了乔、张二家的小令。姚梅伯《今乐府选》，录书较多，然而此选迄未流传于世。

清末，词学盛到了极点，王氏四印斋、吴氏双照楼、朱氏强村，莫不以刊布宋、元词人的著作为职志。而散曲则寂寂无闻。

吴瞿安先生是第一位着手收集元、明以来的散曲的；颇有意于流布曲集。《奢摩他室曲丛》方始印行，而涵芬楼的巨劫突来。善本精刊，一时扫地以尽。吴氏书亦多波及，致吴氏有“曲者不祥之物也”之叹。

然当宋、元词的研究不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时，学人们的转而趋向于散曲的探讨，乃是必然的现象。

友人任中敏、卢冀野二先生于此最为致力。中敏的《散曲丛刊》，实集十余年来散曲研究的大成。

现在距中敏结集之时，又六七年了。在这六七年间，奇书异本，日出不穷，多有中敏当时所未见者。《吴骚合集》、《吴歈萃雅》、《雍熙乐府》之类，已成为易得之书；而《吴骚集》、《吴骚二集》、《南音三籁》、《乐府群珠》，以及元、明人诸专集，亦渐为我们所得到。

现在的研讨元人散曲，实有点像王、吴、朱诸氏竞刊词集时候的情形。

乃乾此书在这个时候出现，正足鼓励同道者，唤起他们不少的勇气。

年来颇有辑集元、明以来散曲的心愿，只因搜罗未备，未敢问世。乃乾乃先获我心，成此巨著。读之，能不汗颜乎？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

（《元人小令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 中国剧场的变迁是怎样的？古剧里面有无脸谱和“武打”之类的成份

中国只有戏曲史，没有演剧史；只有记载伶工的事迹和技艺的“伶史”，却没有舞台史。要想像一个中国剧场进展的情形，却是极不容易的事，在一堆堆的古书里，所可得到的都只是一鳞半爪的记载。

但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最富于伸缩性的剧团；它可以上演于有数百数千的观众的舞台上，也可以上演于小小方厅的红氍毹上。随时带了砌末，便可以“出差”，放下了砌末便也可以做清唱一类的事（详见《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它可以不需要多少人；最好的时候，一个剧团的组织，往往只是限定于兄弟夫妇母女，以及妻的兄弟们等等。全是一个家庭式的组织。其后便有所谓“科班”，那也是家庭式剧团的变相（详见《蓝采和杂剧》）。

既是这样的一种组织的剧团，一种无需乎大规模的布景和砌末的场面，那末剧场的需要，自然是比较的不大迫切；而他们所需要的剧场，也便是可以“因陋，就简”，无需乎设备得如何完全。

今日在每个神庙之前面所见的舞台，乃是中国所最流行、最常见的构造。四方形的高出于地面约五六尺的木台子，三面是空的，支以木柱，可以容观众看得见舞台上的一切戏剧动作的进行。后面是被一片板壁挡住的，这板壁的左右，各有一扇洞门；

演剧时，用布帘子挡住了。此二门便是演员上下场用的。板壁之后便是后台了。观众站在舞台前面观看的时候最多。特殊的人物才有座位，有时规模较大的，不在露天而在内天井的舞台，便有两傍的看楼，常是供给女眷们坐观的。

北平的旧式戏园，变更不了多少这样的结构，只不过舞台下面，布排了许多横凳而已。

乐队总占据在舞台的之上，和剧中人物，同时显露于观众之前。

这样原始式的剧场，到如今也还是极普遍的散布于中国内地。

想来，最原始的剧场，也未必有逊于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构造。

元人杜善夫所作的《庄家不识构阑》的散套，已把元代的剧场，描写得并不怎么简单。由陶宗仪《辍耕录》所记载的松江勾阑塌倒的惨剧的情形看来，元代的剧场竟是规模很不小的。

我们想像，"勾阑"之为物，原来不是单作为剧场用的。"勾阑"是一种"栏干"，大车的周围常用它的。南宋或北宋的瓦子里，卖艺人为了要把自已和听众隔开，便使用这种"勾阑"。故以后遂称"瓦子"里卖艺场为"勾阑"，更后来则"勾阑"几代表"剧场"的这个名称了，当戏剧发展到极盛的时候。

什么时候把"勾阑"的这一种东西在舞台的周围除去掉，我们不能知道。然今日我们如果到什刹海等等地方去，我们依然还是可以看见有类乎"勾阑"这一种东西的存在。

中国社会的发展的迟延，实在是令人可惊！我们想像过去的剧团大抵是"游行剧团"，没有固定在一处演唱的性质的；到今日也还是如此。

舞台是固定的，剧团是流动的。这两句话或足以解释过去演剧的情形。

从最简单的铺展于平地之上的红氍毹，到清代宫廷的具有三层转台的大剧场，我们的演员们都可以有充分伸缩自由，在那里活动着；似乎并不以缺少了什么特殊的设备而减少其演唱的兴趣。

这诚是中国剧的一种最大的特色。

清代宫廷剧的发明三层的转台，大约是因为要演出《目连救母》（即《劝善金科》）、《西游记》（即《莲花宝筏》）等等有神佛登场的弘伟的剧本，便不能不有这种特殊的设备。这可以说是：中国的剧场发展的最高点。

然因其设备过于复杂，终也不能流行。

中国剧的最奇特的特色，还有两点，也不妨在此提出讨论一下。

我很痛心，看见近来制造玩具的商人们竟大批的制造着流行于剧场上的"脸谱"，在那里贩卖，——不知为了什么原故。这种斑斑烂烂的"脸谱"，确是中国剧的特色之一。这是起源于何时呢？古剧里究竟有无"脸谱"这种的东西呢？

"脸谱"无疑的是"蛮性的复现"的一种表征。但什么时候才有这种"脸谱"出现呢？

以"兰陵王"的面具作为脸谱的起源之说是不可靠的。因为那时候根本上还没有戏曲的一种东西。

原始的面具——不是脸谱——在不发言的人或物是常用的；但那种面具是极简单的，或像物的头部——如牛、猪、狗等，——或像某种人的头饰——如《度柳翠》的和尚与柳翠的面具，——都是平常之至的，一点也没有怪诞可怕的颜色涂抹于其

上的。就"影戏"的人形而论吧，那脸部也绝少"打脸"的。较古的弋阳腔和昆山腔的脸谱都是极简单的。

《青楼集》所记的，和元、明剧所偶然提到的，都只有"花旦"——色旦——净、丑等脚色，说明是脸上有了"粉墨"的。"粉墨登场"云云，便是此意，可见古剧里所涂抹的至多也不过粉墨二色。

至于红脸、蓝脸、黑脸、金色脸乃至像斑马似的、红印度人似的怪脸谱，其起来却是最后的。我们找不到它的最早的来源。直到明末还不见其迹。

我猜想，那末复杂的脸谱的产生，一定是跟随了场面复杂、演员众多的清代宫廷剧的产生而俱来的。为了易于辨别剧中人计，不能不抹上点颜色。以后愈变愈复杂，便成了今日的脸谱。

这"脸谱"，或出于作剧者的几个人的想像的创造，或出于未受教育的伶工们的自己的想像，俱未可知。然其盛行的时代却在乾隆以后。

"武打"也是中国剧的特色之一。而其起源也是不会很古的，弋阳腔和昆山腔的古戏，"武打"的场面是极罕见的。元剧的写战争往往以探子的报告了之。纯粹以"武打"为骨干的戏像《白水滩》等等在元、明剧里是绝对没有的。

"武打"的加入，我疑心是卖艺者的侵入剧场的结果。他们不大说话，有时简直不唱，只是一味闷打。武旦戏多以耍枪花为能；武丑戏都表现其能上数丈之台，跳数丈之墙为能。全不是剧场上所必须的东西。

高尚的剧场简直成了马戏班似的什么了。

"武打"在"人道"上是说不过的！训练"武打"的演员时，其所受的苦楚，是不忍出诸口的。

“武打”有时是很有“韵律”的；这种以“金鼓”为节的“演武”，常易使人视武事为儿戏。他们把生死的决战是那样的“韵律”化；恐怕是地球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有这种同样的东西了。

（《文学百题》，一九三五年七月）

# 跋所藏散曲目

散曲自来无专目，有之自此目始。余喜收藏宋、元以来歌词剧本，因并及散曲焉。积二十年，以所得写为此目，不意竟成一帙，物集于所好，信不诬也。明人曲选，每杂糅剧曲清曲为一书，清代词集，亦往往附曲，故并录焉。数经丧乱，南北迁徙，道路之间，不免散佚。今藏于东区之图籍万数千册又陷于敌，闻已尽付一炬，凡此已佚之书，概不入目焉。方今倭人扰我中华，壮士舍生于炮林弹雨之中，老弱流离转徙于后方，时不免罹酷祸。余既未能驰驱于疆场之上，乃独坐斗室，一灯荧然，务此不急之事，诚自愧也。惟念积书盈屋，不乏孤本，所得既半烬于敌火，此未烬者且不知命在何时，不及今存一目，则一旦若荡为云烟，则并作者之姓氏亦将不可考知，不其有负先民著述之苦心乎？遂以数日之力，写定此目，并手自刷印十余册分贻友好。炮火稍间，将复次第写印他目焉。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午夜，郑振铎跋。时繁星满天，机声正轧轧盈耳，惟祝卫国男儿健康无恙也。

（《救亡日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 明钞本录鬼簿跋

《录鬼簿》二卷元锺嗣成撰

《续编》一卷明抄本，二册

十七八年前，赵斐云先生自北平南下访书。时马隅卿先生方归四明杜门读书，我辈偶发豪兴，欲至甬访之，借以登天一阁观未见书。海上台风适大作，未能成行。便先至杭州，转绍兴，至宁波。中途赶车，独雇大汽车一，飞驰而去。西湖、鉴湖之胜，皆不暇揽之矣。至则与隅卿先生日夕欢谈，意兴豪甚。隅卿出札记数册相示，皆有关小说戏曲之掌故与史料也。予与斐云大喜过望，竟钞数十则。又有《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册，予睹之如获异宝。隅卿云：此录创始于陈大镫氏，王孝慈得之，复加增补若干人。隅卿从孝慈处钞出，又就所知补入若干。予请于隅卿，穷半日之力，复传录之。就所忆及者，又补入若干。隅卿更就予所补者补入焉。此数日放诞高论，旁若无人，自以为乐甚。夜寓隅卿老宅东厢，屋顶作半穹形，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古趣盎然。予尝笑谓二君曰：是入王伯良校注《西厢记》之画中矣。隅卿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于是我辈乃谋访鄞地各藏书家，尽数日之力，于冯孟颛、朱鄮卿、孙蜗庐诸氏所藏，皆得睹其精英焉。孟颛所藏姚梅伯稿本甚多，予钞得姚氏《今乐

府选》全目，殊为得意。鄦卿藏曲子亦不少。蜗庐于书深藏秘锢，而于我辈则尽出其佳品。《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是白绵纸本，劫中曾出现于沪市，予无力收之，为徐君伯郊所得。而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余辈丐求携归细阅一过，蜗庐慨然见允，他书遂亦无心相赏矣。立携书归，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钞毕。后此钞本北大曾付之影印。又于大酉山房见姚氏之《今乐考证》，亦矜为秘笈。后为隅卿所得，北大亦尝为之覆印。此行所获良多，归装固不俭也。今者世事大变，隅卿墓木已拱，蜗庐亦已下世。隅卿所藏书尽散。蜗庐所藏，顷亦为杭贾挟之沪上求售。予见此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亟函告斐云，斐云云：将为一跋以记之。予乃述我辈访书经过，以眎斐云。呜呼！当时少年气盛，豪迈不可一世，今友朋之乐尽矣。谁复具好书之癖如我辈者，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文艺春秋》三卷五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 接收遗产与戏曲改进工作

旧戏曲在人民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且其根柢也非常深厚。今日旧艺人的数目，据简单的不完全的统计，总在三十五万人以上。这一支文艺大军，是会发生巨大的作用的，且向来都在散布他们的影响，发挥他们的力量。

中国古代的戏曲的开始，要推到南宋时代。那时候，演的戏叫做"戏文"。到了元代，用北方语言演的戏，叫做"杂剧"。明代以后，戏文和杂剧都在发展着。而戏文（后来名为"传奇"）的势力尤大。流传到各地，使用各地方言来唱。江西的弋阳腔，普及四方，声势最盛。昆山腔起于嘉靖、隆庆间，尤为"文人学士"们的那个特殊阶级所喜爱，且也经常的为之写作剧本。就为了剧本是出于"文人学士"们之手，便和人民大众脱节了。清代中叶以后，称昆曲为"雅部"，而其他戏曲，则别名为"花部"。或称"花部"为"乱弹腔"。故清末伶人们常有"昆乱不挡"之号，即指其各种戏曲皆能演唱也。

乱弹腔是什么呢？在《缀白裘》里，我们看出，已包括了不少种类。但后起的"徽调""汉调"和"京戏"等等还不包括在内。到了今天，昆曲几成为绝响，而融"徽""汉""秦"诸腔于一炉的"京戏"或"皮黄"戏，则已成为流遍全国的戏曲。

然而，民间的粗野的戏曲，还在不断的滋生着，发展着，改变着。许多的地方戏，原来都还只是极朴素的演唱故事，或只是歌

舞而不扮演故事。但受到了“京戏”或“昆曲”的影响，不断的陆续的也变成了正式的戏曲，也穿起“戏衣”来，也演唱着整本的故事。象“越剧”，象“申曲”（沪剧），都是很晚才变化成为正式的戏曲的。故在演剧的技术上、服装上等，都还沿袭着“昆曲”、“皮黄”的老套子（申曲多用时装上台，比较的不同）。

谈到接受遗产，这份遗产可算是丰富无比了。第一是演技：那样的象征性的动作，如手执马鞭，作跨鞍上马姿态，手扶作想象的楼梯上下楼，以手作开门闭门状等等，在物质条件不够，布景不完全的农村间，是无可厚非的。且已成为大众皆知，皆懂，似不妨加以采取、接收。有的地方，如可改进的，则也不妨勇敢的改革。特别是演历史剧，如非完全用旧的剧本，则在服装上恐怕要费一番考据的工夫。在旧剧里，那服装是不唐不宋、非汉非明的，时间性是一点也看不出。新的历史剧必须在这方面用点工夫，花些力气。

第二是题材：在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下，劝忠教孝的教条式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养成了奴才的思想，颠倒了历史的事实，隐蔽了故事的本来面目。戏曲改进工作，首先是，要去其荒唐过甚的。其次是，删改其过于谬错的部分。在今天，还只能采取稳步改进的方式。

但即在重重的封建压迫之下，人民大众的反抗的力量也还是极大的。就在许多愚忠、愚孝的故事之中，也还有很多大胆的反抗封建力量的作品。这，就要我们披沙拣金的去发现了。在许多地方戏中，这种故事或剧本是不在少数的。象《庆顶珠》（《打渔杀家》）之类，就是很可推荐的。即在文人学士们的著作之中，也还可以发掘出若干晶莹可喜的珠玉出来，象杨潮观的《吟风阁》里，有一出写东方朔偷桃的故事，简直把统治阶级冷嘲热骂

得够了。又象元曲里，这一类的剧本也还有不少。

有计划的改进旧剧，稳步的改革其演技，删改补充其剧本，在今天是有必要的。而旧的剧本，旧的演技，也尽有可以为我们所接受的遗产在。那末丰富的遗产，宝贵的人民大众的智慧的结晶，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力量去发掘，去发现，去研究，去接受的。

（《光明日报》，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有关发扬昆剧的三个问题

##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昆剧座谈会上的讲话

昆剧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是某一种地方戏。它是个综合性的戏曲，是古代戏曲的总结，有许多古代的戏曲，由于昆剧的存在，而被保留下来。这种情况正如同有许多昆戏如《断桥》、《夜奔》等，在京戏中被保留下来一样。因此，它里面有许多古代的东西。例如音乐方面，就有许多古代的音乐，如“辞朝”（《琵琶记》）里，就全是宋朝的大曲。又如我这次在苏州听见“道教音乐研究组”的古代道教音乐，仔细一听，简直就是昆曲的音乐。又如曲调，明朝本来有南北两派，就是北曲和南曲，后来经过魏良辅的创作，造出来昆山腔，就包罗了两种腔调的好处。特别在音乐方面，综合了北曲的弦索和南曲的箫管，成为“管弦”合奏，实在是一个大进步。又如元人杂剧现在还有二三十出保留在昆剧里，如《刀会》、《训子》等，其中叙事的成份特别多，《刀会》讲究关公坐在船头上唱，连冠上的绒球都不能动。又如弋阳腔《滑油山》里的刘氏在台上缓步而唱，牵她的大鬼则在表演动作，这种情形，正说明了它们都是从讲唱文学改变过来的戏剧；如同现代的北方大鼓，苏州的前后滩，坐在那里是弹唱，穿上了行头加上表演就是戏。这些方面都证明它是把过去的各种戏剧集大成的东西，所以它是全国性的戏曲，不是地方戏。

另外，在戏曲文学中能够拿得出手的，恐怕还以昆剧为最

多，剧本词藻的优美，是其他剧种赶不上的。京戏中就有许多不成为文学剧本。不成为文学剧本，就很难得保存下来。而在昆剧的传奇中，就是过去明人认为“具品”的，实际上也还有很多好东西。我们的《古典戏曲丛刊》，预备印一千多种，现在已出了三百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的作品。也没有这么早的作品，现在还能演的。如关汉卿是十三四世纪的人，他的作品中《单刀会》，现在还能演。英国的莎士比亚是十六七世纪的人（一五六四——一六一六），他的作品，现在却已不是原本原样的上演了。

我有个幻想，也是愿望吧，假定我们有个国家剧院，如同莫斯科歌剧院一样，贴出海报去，头一个肯定是昆剧，因为真正能表示民族戏剧的最高成就的还是昆剧。

我们明年准备纪念汤显祖和关汉卿两位，希望大家准备准备，把他们的戏曲上演一下。

如何发展昆剧，我现在提出三个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第一是宣传的问题。大家要多写文章，介绍它的好处。宣传是很有用处的，《十五贯》刚刚上演时，看的人并不太多，经过大力宣传以后，全国就都知道了。我们的宣传要多方面的，出版社要多印些昆剧的剧本，报刊可以多介绍昆剧的技术。同时我们不仅要写文章，也要多演，使人真的看到它的好处。昆剧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些小戏如《借靴》、《狗洞》、《照镜》都是很漂亮的笑剧，有些个戏，如《交印》、《刺字》非常慷慨激昂，刺字时描写母亲在儿子身上刺字，想刺而不忍刺时的表演是演戏最高的技术，有些戏如杨潮观的《罢宴》提倡节约的观点，如果能演出，一定是轰动全国的。

希望大家考虑考虑，如何多写。譬如搞戏曲史的，就可以在

戏曲史的范围里来写，这样文章就多了。

第二是改编的问题，昆剧要不要改呢？我觉得真正大作家的作品，是一个字也不能动的。外国也是这样，英国的莎士比亚，苏联的高尔基，都绝对不能改。我们的关汉卿、汤显祖也是一样，明朝人最喜欢改，沈璟就把《牡丹亭》改过，弄得汤显祖很不高兴，后来冯梦龙也曾把《牡丹亭》改为《风流梦》，陈与郊把《宝剑记》改为《灵宝刀》，许自昌也改过许多剧本。《西厢记》被改为南曲，先有崔时佩，后有李日华，好处是改成南曲可以上演，但对话中加了许多猥亵下流的词句。当然我们现在情况和从前不同，如果每剧都演全本，不但演员有困难，观众也没有这多的时间来看。那么可以在全本戏中挑出几折连合起来，照过去演宋十回石十回的办法，每折力求保存古本的面目，对话偶然可以动一动，曲文不要更动，特别是大手笔的作品，更不要动，象《十五贯》就是这样，它只在原本中两条线索中拿掉一条，原本的精彩地方等都没有改。而且过去的词曲也很难改，譬如我们现在有许多人把古代诗翻成现代的白话文，大都翻得不好，改曲词就更难了，象"教歌"一类弋阳腔调等戏改起来还容易，但是要改名作如《单刀会》等，恐怕谁也没有这种天才。我们不要觉得《十五贯》改编得成功了，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把过去的戏剧都拉过来大改，那是很不妥当的。

第三是组织问题。昆剧是否要由中央组织剧团，过去中央也考虑过。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文化部，剧团是要组织的，但是不一定集中在中央，也可以分散在各地，在各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以中国地方之大，全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昆剧剧团是可以容许的。这样分散开来，大家都向前发展，更可以比一比，竞赛一下，人才就更可以辈出。而且分散开来，宣传的效果一定会更

大。至于有的同志提出建立昆曲研究院的问题，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我们现在是求实不求名，我们现在的需要是建立一个组织，至于是“院”或者是“团”，那是比较次要的。

这一次上海演出以后，希望大家能合起来到北京去演一下，名义不必叫观摩会演，就叫演出也可以。事前要多做些准备工作，剧本可多印些，幻灯片也可以帮助解决听不懂的困难，我们平常看其他戏，往往唱得词太快，来不及看完幻灯片，已经唱过去了，昆剧是“水磨腔”，唱得很慢，不怕幻灯片看不完，只怕幻灯打错，这一点也要注意的。

培养新生力量也是个重要问题，三十年前，我看新乐府的时候，大家都很年青，但是现在年纪都大了，所以培养新生力量很重要。我们培养新生力量要注意严格的训练，当然也不能完全象旧日科班那一套。过去几年对学生的训练，是有放松的情况，以后要注意。学生学一遍不成要学两遍，学两遍不成要学十遍，或者学一百遍，一定要学好，当然实在没有希望的，也可以设法给他转业。

昆剧还有个好处，就是它里面各种角色都可以一显身手，和京戏一样。京戏里青衣花旦如梅兰芳、程砚秋可以挑班，武生如杨小楼也可以作主角挑班，花脸如郝寿臣、金少山也可以挑班，这是与其他一些地方戏不同的。有些地方戏如北方的评剧，都是女子作主要演员，所演的又大多数是悲剧，象《秦香莲》等，就是专门讲男人坏的戏剧（所以我这次主张演《荆钗记》，这个戏就不是单讲女子守贞，王十朋听见妻子死了也坚决不再娶，这就是双方都互守贞节，是个很好的戏）。又如晋剧的丁果仙，豫剧的常香玉，都只能以演悲剧见长，这自然也与曲调有关，曲调限制了她们。昆剧则不然，以唱法而论，就有合唱的办法，在《琵琶

记》蔡伯喈夫妻分别的一段，先是男的唱几句，后来是女的唱几句，最后是“合头”，就是合唱，这样大家都可以发展。而且昆剧的戏很多，能上演的就有四五百个，各方面的描写都有，因此就更完备了。

现在有些戏，北昆能演，南昆不能演；也有些南昆能演而北昆不能演，所以分散开来，也可以大家竞赛一下，互相吸收。演出的时候可以多请些专家来看看，他们一看就可以指出毛病来，现在北京还有些昆剧票社，其中颇有些专家，都可以帮助的。

昆剧中有些现在是无法上演了，譬如黄源同志，前次建议要演《桃花扇》，我就提出谁来点板的问题。但是我们可演的戏还是很多的，要多演些不同的剧目，不要老演这几个戏。现在有个倾向，就是人家演什么我们也演什么，《十五贯》红了以后，北京有“七”《十五贯》；王十朋红了，大家都是王十朋。实际上中国戏绝不止这几个好的，要尽力的发掘出来。

总之，大家要有信心，相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有优美传统的剧种发扬起来，至于组织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求实不求名，现在先组织起来，不在名义上的院不院，将来自会水到渠成的。

（《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一九五七年八月）

#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

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深厚的基础。它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上，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使其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而且得到满足与享用的了。它们在农村的临时搭盖起来的戏台上演唱，在城市的庙宇里或游艺场上演唱。它们传达出人民的情感与愿望，人民的欢愉与忧戚，人民的愤怒与痛苦。在戏曲里，最能够看出人民的爱憎是如何的分明。凡是人民所憎恨的昏君、权相、贪官、污吏、奸雄、恶霸，我们的剧作家也必予以贬斥，使之丑化，使之为人民所唾弃；凡是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正直忠贞的英雄、烈士，所同情的负屈含冤的男女，我们的剧作家也必加以褒扬，予以伸雪，使之正义大张，使之感动人民，以至于哭泣难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褒贬往往是正确的，不会冤枉了一个好人，也不会饶恕过一个坏蛋。我们的剧作家们便这样的与人民的好恶爱憎紧紧的联系着。亦有若干皇家供奉之作，颂扬圣德之章，但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人民不会接受它们。而凡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也就是说凡能流传久远、传唱极盛的，必定是具有活泼泼的生命的东西，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戏曲从一开始便是充满了人民性的。剧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有深切的联

系，一部中国戏曲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戏曲史。从宋、金时代（约十二世纪）开始，整整的八百多年间，凡有名目可稽考的剧本，总在四千种以上（根据王国维《曲录》及任讷《曲录补正》）。许多地方戏的剧本，仅有抄本流传的，或仅凭口传的，还不计算在内。单就数量来看，就可以知道，人民是如何的重视戏曲，喜爱戏曲。它们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戏曲在文学形式中是高级的、复杂的创作，创作家不仅需要文学修养，也需要音乐修养，还需要熟悉舞台艺术。而在八个世纪之间，竟能有那么大量的剧本产生出来，这不是奇迹，这正是适应了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过去，所谓正统派的文人们是看不起戏曲的，它们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红楼梦》里的少女们偶然引用了《西厢记》里的辞句，就觉得不该如此。然而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戏曲文学的光辉成就，却不是任何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所能加以磨灭的。元曲、明传奇毕竟受到一部分批评家的注意，而和唐诗、宋词同被称为一代之奇。有好些文人还做了不少搜集整理和结集刊印的工作。《永乐大典》里收有杂剧九十九本，戏文三十三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很早的就在元代流行着。明代李开先自夸所藏为“词山曲海”。山东于氏、常熟赵清常、山阴祁氏淡生堂、山阴沈复粲鸣野山房都曾搜集了大量的剧本而加以整理。赵清常合订的元明杂剧就在三百种以上。《杂剧十段锦》刊行于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龙峰徐氏刊印过《古名家杂剧选》。臧懋循刊印过《元人百种曲》。黄正位刊印过《阳春奏》。顾曲斋、息机子、童野云也印行了不少元人杂剧。孟称舜的《柳枝》、《酹江》二集，所收凡五十六种。沈泰编《盛明杂剧》初、二集，所收凡六十种。邹式金的《杂剧新编》，所收凡三十四种。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传奇，据说有百种，今所见的已过三十

种。文林阁、世德堂、继志斋、容与堂、广庆堂、吴兴凌氏、闵氏等所刊传奇，为数亦伙。毛晋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流行最广。惟到了清代，则结集刊印之举，寂然无闻。三百年来，仅黄文旸辈曾在扬州把古剧做过一番整理的功夫而已（有《曲海总目提要》）。清末民初，贵池刘世珩始复炽刊印古剧之风，暖红室所刻传奇凡二十余种。吴瞿安先生曾将所藏曲子编为《奢摩他室曲丛》初集六种、二集二十九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亦把所藏清代短剧编为《清人杂剧》初、二集八十种印出，又影印了明人传奇六种。此外，汇印古剧四五种为一集的亦不在少数，但其规模总没有臧懋循、毛晋二家之大。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老想把古剧搜集起来，大规模的影印出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却始终不曾有机会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今日欲得一部明刊本传奇，正象乾嘉时代欲得一部宋刊善本那样的不易。只有从事搜集资料的人，只有研究戏曲史的人，方才知道搜集资料是如何的困难。那工作是艰苦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古剧收藏家的辛勤，诚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而集腋成裘，更幸而历劫仅存，怎能不急急的要想使之化身千百，俾古剧能为今人所用呢？商之同志，皆赞其成。乃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家所藏，并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们，集资影印这个《古本戏曲丛刊》六百部，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二代戏文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此皆拟目已定。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更将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或

更可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此愿甚弘，但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一九五四年二月）

#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依靠了公私收藏家们、戏剧作家们、专家们和许多团体的力量，得以如期出版。这部远远超过汲古阁《六十种曲》的煌煌巨编的问世，引起了很多作家们和研究戏曲者们的注意。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并供给了不少资料。因此，《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依靠了大家的力量也就紧接着编成付印，并能够很快的印成出版。众擎易举，于此可证。二集里所收的戏曲仍为一百种，除了流行于民间的比较早期的剧本，象《彩楼记》、《刘秀云台记》、《范雎绨袍记》、《高文举珍珠记》、《王昭君和戎记》等十数种之外，都是晚明时期（万历初到崇祯末即公元十六世纪的八十年代到十七世纪的五十年代）的作品。将这一百种的剧本集腋成裘，编为此集，大非易事。编目访书何止三易其稿。亦有久访未得，只好待之将来再收的，如沈嵊的《息宰河》等。即此百种，已是公私收藏家们三十多年来辛勤搜集的结果。晚明剧作多半是孤本流传，象陈与郊的《诊痴符》四剧，汪廷讷的环翠堂七种，孟称舜的《娇红》、《贞文》二记，范文若的《花筵》、《鸳鸯》等三剧，阮大铖的咏怀堂四种（此四种虽有近刊，而经妄人肆意窜改，大失本来面目，今悉依原本影印，足以发覆），以至王穉登、吴世美、郑之文、叶宪祖、周履靖、史槃、金怀玉、陆华甫、王骥德、吴德修、佘翘、姚子翼、朱宗藩、邹玉卿、朱九经、沈自晋、西湖居士诸家所作，都是研究戏曲

的专家们求之多年万难全获的。今有此巨帙，陈之案头，搞晚明戏曲的人，当不会再有书阙有间之叹了。其中若卜大荒的《冬青记》，虽残缺过甚，以无他本可补，也只有照原来残本印出了。虽未必珠玑尽收，网罗无遗，而晚明七十多年间的剧作，于此可见其代表。大抵这一时期的剧作约可分为两大支。第一支是文士的创作，逞才情者，多瓣香临川（汤显祖），求本色者，则祖述宁庵（沈璟），而若士的影响尤为深远。别有一部份有志之士，则关怀当时政局，大不满于明帝国没落期的种种腐败黑暗的现象，而于其所作剧曲里加以大胆的暴露，加以直接的攻击与讽刺。或借古人之酒杯，浇时人之块垒，象《喜逢春》、《磨忠记》，象《双烈》、《玉镜台》、《精忠》、《厓山》、《冬青》诸记，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慷慨悲歌，光彩动人。同时，以佳人才子的遇合为题材之作，也产生不少，无非是始恋中阻终得团圆的场面，陈陈相因，极少惊人之笔。第二支是修改旧剧，或重编流行于民间的剧本。这些作者们多半是默默无闻的，至少是并无赫赫之名的。这些剧本则都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与愿望，表扬善良，打击坏人，敢于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且富有人民的尖锐的机智与讽刺，长期地在各地演唱，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二集》兼收并蓄这两大支的剧作，缘是内部资料，故亦不废若干靡靡之音。我想，这二集的印行，不仅可助戏剧作家们的推陈出新之资，可供戏曲研究的专家们以大批的研讨的资料，而对于要论述明帝国没落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期的社会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可提供出不少活泼真实的史料来。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于昆明。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一九五五年七月）

#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

《古本曲丛三集》一百二十册，又得藉大家的同心协力而告成了！这次的出版，迟之已久，延期再四，主要的原因，是纸张供应的困难。幸赖商务印书馆的努力和当地负责同志们的帮助，最后才得解决。摩挲着这部巨编，于兴奋喜悦之余，不禁重有感焉。这部三集所收传奇，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十几位大作家的剧本为主。恰在酣歌醉舞，沉溺于燕子春灯，秦淮夜月，恣意尽情地享受着世纪末的欢乐的当儿，受不住压迫的农民起义了。紧接着，清兵的铁蹄又奔进关内。他们的霓裳羽衣舞的好梦惊醒了。他们旧的依靠，象冰川似的消失了。在喘息稍定之后，便不得不象三百年前的蒙古时代似的，再一次的把他们的运命和才华，交给了广大的市民阶层，把他们的生活，寄托于广大的市民阶层的喜爱与同情之上。于是从吴炳的《绿牡丹》、《疗妒羹》，范文若的《花筵赚》、《鸳鸯棒》，沈自晋的《望湖亭》、《翠屏山》，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等沿袭着玉茗的宗风余绪的，一变而进入李玉、二朱兄弟、邱园、张大复、叶稚斐、周坦纶、盛际时、陈二白他们的一个新的大时代。李玉他们，象关汉卿，象高文秀，象郑德辉，是以写作剧本供应剧团的演出为生的。他们的创作力极为充沛，取材极为广泛。有一人而写作三十多本传奇的，象李玉，那是空前未有的盛况（关汉卿写了六十多本杂剧，但都比较的短）。假如不是一位专业的剧作家，那是不会有那末弘伟而伙多

的成就的。在他们的手里，任何内容的题材，都运用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们写绣户传娇的情事，也写需以铁板铜琶伴唱的热闹非凡的大戏。他们的造辞遣语，也不复象《香囊》、《玉玦》那末骈四俪六，句句掉书囊，可以当得起出奇制胜，雅俗共赏的赞许。没有比这个时代这些作家们的剧本，更受梨园子弟们的欢迎的了。往往是看家戏，演出准不会失败。虽然这些作者们大多数是苏州人，用的是水磨调的昆山腔，对白有时还用的是苏州话，但照样地流行于全中国。凡有井水饮处，没有听不到这些吴侬柔语的昆山腔的。但有一个特点，这个时期的传奇流传下来的，毕竟以梨园传抄本为最多，刻本仅占少数。是不是不曾有过刻本呢？我想不是的。朱素臣的《秦楼月》，就题着"苼庵传奇第十五种"。可见在当时，那些剧本可能大多数是都曾刊印出来的。那末，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大量的刻本不传了的呢？主要是，作为梨园子弟们习唱的脚本，最容易消失，最难于保存下来。当原本成了流传很少，或仅是孤本的时候，梨园抄本便出现了。今日所赖以延一线之脉者，往往独藉此种潦草破烂、鲁鱼亥豕连篇累牍的梨园传抄之本耳。更有任意删削，不成完书，名目虽是，内容已非的。我们采用的时候，十分慎重。一剧每搜集两三种钞本以资对勘比较。弃其残阙不全者，用其最近于原本面目者。实是孤本流传，无可取舍者，则即不全之本，亦复收入，惟为数不多耳。我们研究戏曲史的人，独以对此辉煌异常的一个大时代的剧本，最难读到。今则，凡有可搜得者，已毕集于此。有此一集，则李玉他们的传奇，便得以传播于世，延命若干世纪了。然此集之成，较之初、二集为功尤巨，经历过程，尤为艰苦。有些合印者们，对于这部三集的内容，起了怀疑，觉得这是成为若干剧作家的专集了。又有些人，根本上对于这种影印的方法有了意见，感到这样

的印刷方法是浪费。我们以为，这部丛刊本来是内部参考资料性质的图书。凡是参考资料，应该是要尽量地搜集更多的可能得到的一切资料，和供给一般读者们作为精读之用的选本或读本，基本上是不相同的。又这些参考资料，原来也可以用铅印、油印或抄写的方法流传的。但铅印费力太多、太大，绝对不适宜于只印行几百部的书籍，且排校费时费力，不知在何年何月才有出版的可能。油印和传抄，则浪费更大，错误更多，且极不方便。试想传抄或影抄或油印一部一百页左右的传奇，要浪费多少时间财力和人力呢？这种用照相石印的印刷方法，乃是用以替代钞胥之劳和油印本子的费多而不精的办法，且足以解除铅印工厂的紧张情况的比较最可能想到的最经济而且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似乎是应该坚持下去的。我们非常感谢最大多数的合作者们努力地支持我们。他们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也给我们以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这部三集的巨编是不会继续出版的。谨于此谢之！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郑振铎序于青岛黄海路。时涛声大作，海面上的远灯，有规律地时明时灭，大似乘舟破万里浪时也。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一九五七年二月）

#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

《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收集了元、明二代的杂剧，共三百七十多本，几等于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的三倍半以上。其中，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是网罗殆尽。明人杂剧也收了一部分。凡我们所见和所知的明代刊印或传钞的元人杂剧，除了传本甚多的臧晋叔编印的《元曲选》和罕见或未见传本的李开先编印的《名贤传奇》和童野云编印《元人杂剧选》之外，可以说是已经全部收集在这个集子里了。但这第四集仍然是仅供专家们研究需要的内部参考资料，所以，还是本着"求全求备"的主张，有好些本杂剧，是同时收入了好几个本子的。像乔吉的《玉箫女两世姻缘》、马致远的《汉元帝孤雁汉宫秋》和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等，就一见再见地出现于这个集子里。这只是对专家们的研究有些用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像这样范围狭窄得只是供应专家们研究参考的书籍的印行，在此时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普及是当前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普及工作的本身就在不断地提高。"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原则性的指示。看不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事业的迅速向"提高"发展，就如同忽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的普及运动浩浩荡荡的进军的绝大的气势一样。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文化科学之后，便会立即向"提高"发展的。运动不可能在原地踏步不前，而是永远地前进，再

前进的。所以，在“普及”的同时，“提高”并不能加以忽视。他们是车的二轮，鸟的双翼。有矛盾，但会迅速地统一，而且必须统一的。我们不能说，印行少量的这类戏曲集子便是“提高”工作之一。但不可否认，乃是为“提高”的研究事业准备的条件之一。元代和明初的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有其光辉灿烂的篇页的。关汉卿、王实甫等大剧作家的姓名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生长于人民群众里，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服务。他们辉煌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生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在封建统治的官僚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的痛苦与呼号，在许多作家的作品里都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当然，也有若干是专为官僚地主阶级或统治的王室服务的剧作，像明朝教坊编演的《宝光殿天真祝万寿》和明朱有燉写的《瑶池会八仙庆寿》等等的宫廷戏、祝贺戏，那是全无意义的东西，但在其间，为数毕竟很少。绝大多数的题材是为人民所喜爱的。前人有“唐诗、宋词、元曲”的赞评。元曲的确是代表了“元”这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其影响到了明代中叶，即十六世纪之末，而尚存在。把这三百多年的戏曲文学加以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我们戏曲工作者们是有意义的，对于新的戏曲创作，也会有些启发的。当然，我们必须说明，像这样的戏曲集子，只是供给专家们的研究需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用处不大，甚至没有用处的。故遂采用了少量印行的办法。实际上，只是代替“钞胥”之劳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 关汉卿传略

我们今年以兴奋而感谢的心情和全世界爱好人类最优秀遗产的人民，共同举行中国的最早的最伟大的一位戏曲家和诗人关汉卿的戏剧活动七百年的纪念。中国的戏曲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中国人民非常喜爱这样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是属于人民自己的，能够替人民表达出他们的喜悦与愤怒，同情和憎恨，以及人民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在封建王朝的受压迫的苦难的生活。差不多在每一个省和市，在每一个县和村，都有他们自己的地方戏。而最早的留存到今天的最好的若干剧本，则是关汉卿的创作。他是第一个作家创作了“杂剧”这样一种戏剧形式，同时，也是这个戏剧形式的一位最伟大的作者。

关汉卿是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人，约生于一二一〇年左右。当金代在一二三四年为蒙古王朝所灭的时候，他还是一位二十多岁左右的青年。他的戏剧活动，大约开始得很早。他的职业是医生。他曾在皇家的“太医院”里做过医官。因为他有机会经常地接近病人，他便对于人民的生活和心理有了很细致、深入的考察。这乃是他所以能够对于他所创造的人物，描写得那末栩栩如生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成就不仅仅止于此，他不仅剖析人民的身体上的病症，他同时更有成就地且更为成功地在剖析着社会的病症。在他的那个时代，即元朝统治着中国的时代，虽然旧的封建贵族和地主被推翻了，虽然因为海外交通的畅通，中国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量地输出，形成了社会经济的一时繁荣的现象，但新的更严酷无理的压迫和剥削，却使广大的人民受到无可告诉的痛苦。特权阶级的横行无忌，捐税的繁重的负担，黑暗的官吏的贪酷和昏庸无知，都使人民遭受到空前的不幸的运命。特别是，蒙古的和色目的官，大都是不懂汉语的，依赖着作为翻译的"吏"为耳目，产生了更多的前代所很少发生过的悲剧。这些元代的悲剧，构成了关汉卿所写的剧本的主要题材。他揭发着那些底层的小人物们的含冤负屈的故事，勇敢地在舞台上公开地表演着、控诉着。他是那样地同情于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而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为之号呼，为之尽量地倾诉着胸中的冤抑之情。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当时的观众看到那些悲剧时是怎样地泪落涟涟、悲愤难平啊。他和广大人民群众是血脉相连、呼吸相通的。在他的《窦娥冤》这部大悲剧里，他把窦娥作为当时受苦受难的小人物的代表了。窦娥为一个恶人所追求，但她勇敢地拒绝了他。他因之设计陷害她。黑暗的法律和不公平的审判，使窦娥不明不白地无辜地被杀害了。但窦娥是至死不屈伏的。她虽然含冤负屈以死，但她是坚定地斗争着。她代表了当时无量数的同样的无故被害的社会上小人物们，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民族的不可屈伏的贞坚的勇敢的气概。《鲁斋郎》是关汉卿的另一部重要的悲剧。那个鲁斋郎乃是一个特权阶级，他可以随意地压迫人民。他见到银匠李四的妻很美丽，就抢夺了去。在清明时，他在郊外见到张珪的妻生得很漂亮，又强行夺去。这些可能都是当时发生过的无数次的真情实事。后来，作者又假托宋朝的贤明的审判官包拯出来，设计把鲁斋郎斩了。那样的结局，在宋朝已是不可能的事，何况在蒙古时代呢。《蝴蝶梦》写的也是一个特权阶级葛彪，他杀死了人，像揭下屋脊上的一片

瓦，一点也不用担心法律制裁。有一天，因一位王老头子误撞到他的马头上，葛彪就把他打死了。王老头子的三个儿子为父亲报仇，也打死了葛彪。这却是一件大事，必须偿命。他们的母亲以她的亲生子王三去偿命，却求审判官包拯，释放了她丈夫前妻的二子王大、王二。这自我牺牲的精神，感动了包拯，竟把王三也释放了。那结局是作者的"姑作快意"之笔，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六部剧本，在其间，无疑地以悲剧为写得最好。但他的喜剧也不是不成功。他的《望江亭》，是很美丽的一部喜剧，却仍是渗透着他的不可抑止的悲愤。谭记儿是一位美丽的寡妇，杨衙内想娶她为妾，她却嫁给了白士中。杨衙内因此设计要杀害白士中。谭记儿改扮渔婆，以她的勇敢和机智，取得了杨衙内的势剑金牌，救下了她丈夫的性命。他的《救风尘》写一个妓女赵盼儿，从一个凶狠的恶霸手下，救出了被欺骗、受压迫的另一个妓女。他的《调风月》，写一个婢女燕燕，和一个年轻的公子热恋着。不料那个公子却是来娶她的小姐莺莺的。她失恋了。她是那末疯狂地诅恨着，冤叫着，完全表现出一位小人物的狂热的爱情来。像这样的题材乃是关汉卿第一个捉到剧本里来的。就在这些喜剧里，他又是多末深刻地描写着不幸的人物和作者怎样地对于他们所表示的同情啊。

关汉卿也写着历史剧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剧本，描写着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特别是无依无告的被压迫、受侮辱的小人物。他热情地写着，以整个生命和感情来写着。在中国，没有一位大戏剧家有写得像他那末多的剧本的，同时，也很少有像他那样地表现出对于社会上被压迫、受侮辱的小人物的同情，而为之作代表人，大声疾呼地控诉着的。凡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没有不

是道德崇高的，充满了对于苦难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为之奔走呼号的。我们的戏曲家关汉卿就是属于这样的伟大的作家之列。

他的戏曲活动在一二五〇年到一二八〇年达到了最高峰。他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这在他的剧本里随处可以见到，同时，又是一位很幽默的诗人。他的故事曾广泛地流传于后代人所写的书籍里。他和写《西厢记》的王实甫，写《潇湘夜雨》的杨显之，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都是同情于遭受苦难的人民的戏曲家。他于一二七九年蒙古王朝灭了南宋王朝的时候，到过南宋的故都杭州。不知道他在那里有没有写出什么剧本来。现在，我们保存着关汉卿的剧本凡十八种，有悲剧，有喜剧，也有历史剧。我们是深深地宝爱着这一部分优秀的可珍奇的剧本的，不仅能读，其中有一部分还能舞台上演出。十三世纪的剧本到今天还能演出，而且是可信其为仍保持着原来的式样，这是多末大的幸运啊。

关汉卿的卒年大约是一三〇〇年左右。他活了将近九十岁。他离开我们已经七百年了，但他还像活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剧本，有的保持着原来的式样演出，有的保存着故事和题材而改变了演出式样，但不论怎样，都是能够十分地感动人的。为人民而写作，为人民作代言人的戏曲家是永远地不朽的，永远地会为人民所忆念着的。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

# 论关汉卿的杂剧

关汉卿是一位大诗人，也是一位大戏曲作家。他所写的许多杂剧，都是很好的诗剧。今所知的关汉卿所创作的杂剧，凡六十七本：

(一)《唐明皇启瘗哭香囊》(亡)(有辑本，见《关汉卿戏曲集》九二五页)
(二)《风流郎君三负心》(亡)
(三)《老女婿金马玉堂春》(亡)
(四)《太长宫主认先皇》(亡)
(五)《请退军勾践进西施》(亡)
(六)《徐夫人雪恨万花堂》(亡)
(七)《诈妮子调风月》(存)
(八)《甲马营降生赵太祖》(亡)
(九)《金锢交钞三告状》(亡)
(一〇)《刘盼盼闹衡州》(亡)
(一一)《邓夫人哭存孝》(存)
(一二)《荒坟梅竹鬼团圆》(亡)
(一三)《担水浇花旦》(亡)
(一四)《曹太后死哭刘夫人》(亡)
(一五)《薄太后救周勃》(亡)
(一六)《宋上皇御断鸳鸯簿》(亡)
(一七)《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存)

(一八)《鲁元公主三啖赦》(亡)(明钞本《录鬼簿》作《三吓吓》)

(一九)《吕无双铜瓦记》(亡)

(二〇)《风雪狄梁公》(亡)

(二一)《风雪贤妇双驾车》(亡)

(二二)《柳花亭李婉复落倡》(亡)

(二三)《唐太宗哭魏征》(亡)

(二四)《晏叔原风月鹧鸪天》(亡)

(二五)《关大王单刀会》(存)

(二六)《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亡)

(二七)《双提尸鬼报汴河冤》(亡)

(二八)《开封府萧王勘龙衣》(亡)

(二九)《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存)

(三〇)《闺怨佳人拜月亭》(存)

(三一)《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存)

(三二)《关张双赴西蜀梦》(存)

(三三)《醉娘子三撇嵌》(亡)

(三四)《隋炀帝牵龙舟》(亡)

(三五)《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存)

(三六)《温太真玉镜台》(存)

(三七)《月落江梅怨》(亡)

(三八)《屈勘宣华妃》(亡)

(三九)《武则天肉醉王皇后》(亡)

(四〇)《汉元帝哭昭君》(亡)

(四一)《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存)

(四二)《丙吉教子立宣帝》(亡)

(四三)《楚云公主酹江月》(亡)

(四四)《翠华妃对玉钗》(亡)

(四五)《感天动地窦娥冤》(存)

(四六)《介休县敬德投唐》(亡)

(四七)《刘夫人救哑子》(亡)

(四八)《金谷园绿珠坠楼》(亡)

(四九)《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存)

(五〇)《汉匡衡凿壁偷光》(亡)

(五一)《没兴风雪瘸马记》(亡)

(五二)《窦滔妻织锦回文》(亡)

(五三)《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亡)

(五四)《白衣相高凤漂麦》(亡)

(五五)《风流孔目春衫记》(亡)(有辑本,见《关汉卿戏曲集》九二七页)

(五六)《终南山管宁割席》(亡)

(五七)《藏阄会》(亡)

(五八)《晋国公裴度还带》(存)

(五九)《秦少游花酒惜春堂》(亡)

(六〇)《孙康映雪》(亡)

(六一)《萱草堂玉簪记》(亡)

(六二)《状元堂陈母教子》(存)

(六三)《升仙桥相如题柱》(亡)

(六四)《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存)

(六五)《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存)

(六六)《尉迟恭单鞭夺槊》(存)

(六七)《孟良盗骨》(亡)(有辑本,见《关汉卿戏曲集》九二八页)

以上是综合了几个本子的《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书的记载写录下来的。若合之世传的《西厢记》第五本,也是他写的话①,则他所写的杂剧一共有六十八本了。但在这六十八本里,可能有少数是误入他的名下的,也可能有极少数是一名

① 这个《西厢记》第五本不会是他写的。

两见的重复本子①。无论如何，关汉卿写了六十本或六十本以上的杂剧是无可置疑的。在中国戏曲史上，还有谁有他那末大的气魄，能够写出六十本以上的剧本来呢？很可惜的是，在他的六十七本杂剧里，今存者仅有十八本。如果我们能够完全见到他的全部剧本，那末，对于他的思想和作风会有更好的更全面的了解。像（九）《金银交钞三告状》，一定是一部很深刻的讽刺剧，不幸而失传，这便使我们对于关汉卿的讽刺剧不能进行探讨了。但即就今存的十八个剧本而论，对于他的创作的成就也还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我们现在分三部分来分别地研究他的悲剧、喜剧和历史剧。

## 一 关汉卿的悲剧

关汉卿所写的悲剧，最足以代表他的作风，并且能够反映出他对于元代的黑暗统治的愤恨和对于被损害、被侮辱的受压迫的无可控诉的小人物的同情和热爱。他在这里表现出一位真正的伟大的诗人和戏曲家的正义感和正直的性格。他看见不平不公的事件，凄楚悲痛的活生生的故事的产生，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既无法当场救全或保护或平反那些负屈含冤的小人物，便带着愤怒和难平的激动的心情来把那些故事写到他的剧本里去，而使之不朽，使之传播得更广、更远，发生更深、更大的影响。这样的悲剧乃是以作者的血和泪来写下的。我们读着，也不禁地泪落如泉。想来在当初舞台演出的当儿，会是怎样地令观众悲痛、愤怒和哭泣啊。这样的悲剧，乃是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珍贵

① 一切有关关汉卿的杂剧的真伪问题，将见作者的另外一篇文章。

的遗产之列的，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最优秀的作品之列的。

现存的关汉卿所写的悲剧有：一、《感天动地窦娥冤》，二、《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三、《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四、《刘夫人庆赏五侯宴》，五、《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如果把《关张双赴西蜀梦》和《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也算上，则共有七本之多了。

他的悲剧，首先当然要指出《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是一部最能感动人的大悲剧。到今天，还以各种不同的戏剧形式来反覆地重演这个故事，也同样地能够感动人、吸引人。但最能使我们读之生愤恨不平之意的，当然还是关汉卿的这本原作。

《感天动地窦娥冤》写的是，在楚州地方，有一个寡妇蔡婆婆，以放高利贷为生。她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有秀才窦天章的，去年借了她五两银子，到了今年却要还她十两。因为没法还银子，就以他的女儿端云，给了她作童养媳。这时，端云是七岁，天章就上朝应举去了。过了十三年，端云已和蔡婆的儿子结了婚。不幸她丈夫又死去。只有婆媳二人，相依为命。蔡婆仍以放高利贷为生。有一个赛卢医的，欠下了她银子。蔡婆去讨还。赛卢医却诱她到城外无人处，要用绳子勒死她。恰好被张驴儿和他的父亲撞见救下了。张父强迫蔡婆嫁给他。如不依他，也要勒死她。蔡婆只好应允，和他们一道回家。这时，窦端云，即窦娥，已经二十岁，她丈夫也已经亡过三年。她的身世是那末凄惨：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休，便做道人心难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有谁问，有谁偢。

想不到蔡婆归来时，却带来了两个男子汉同回。窦娥反对她婆

婆嫁给张公，没有成功，蔡婆反而劝她也嫁给张驴儿为妻。被窦娥严正地拒绝了。张驴儿却一心一意地想要窦娥为妻。(以上第一折)不久，蔡婆害病，张驴儿去买药，却去赛卢医那儿，讨得一服毒药，要想药死那婆子，那妮子好歹就会随顺他了。窦娥替她婆婆做了一碗羊肚汤，被张驴儿把毒药放在汤里。蔡婆让张公先吃。他吃下汤就死去。张驴儿却诬指是窦娥害死的，问她要官休私休。官休是拖她到官司，告她药死公公的罪犯，私休是与他做了老婆，便饶了她。窦娥立即严辞拒绝。张驴儿便拖她见官去。(以上第二折)楚州州官是一个昏庸无比、贪酷无能的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他听了张驴儿一面之辞，就把窦娥拷打，打昏了过去，又喷水醒回。

〔感皇恩〕呀，是谁人唱叫扬疾，不由我哭哭啼啼。我恰还魂，才苏醒，又昏迷。挨千般打拷，见鲜血淋漓。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这是多末残酷的情景！但窦娥有她的坚贞不屈的性格，任怎样也不肯招认。州官道："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窦娥为了救护她婆婆，就只好屈招了。州官命把她下在死囚牢里，到来日押赴市曹典刑。窦娥愤恨地说道：

〔尾声〕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不走了你个好色荒淫漏面贼！想青天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竞到底，到如今说甚的。冤我便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我到把你来便打的，打的来恁的？若是我不死，如何救得你。

她以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来救全她婆婆。到了第二天，窦娥被提出处刑。她怎能不呼冤喊屈呢？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我将天地合埋怨：天也！你不与人为方便。

她要刽子手走后街，不走前街。"前街里去只恐怕俺婆婆见。"她怕她婆婆见了伤心。但她婆婆还是来了。窦娥是"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我不分说，不明不暗，负屈衔冤。"她告监斩官，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落在地下，却飞在白练上。如今是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了窦娥尸首。着这楚州亢旱三年。这时天色阴了，果然下起雪来。窦娥死了，她的血都飞在丈二白练上去。楚州自此大旱三年。（以上第三折）三年之后，窦天章做了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到了楚州来。他寻访蔡婆家，不曾寻着，老是思念着她的女儿端云。一夜，看案卷疲倦，伏定书案歇息。窦娥的鬼魂特来托一梦与他，把这案情详细的告诉他：

〔雁儿落〕你孩儿是做来不曾做来，则我这冤枉无边大！我不肯顺他人，着我赴法场。不辱我祖上，把我残生坏。

她盼望她父亲，

〔尾声〕你将那滥官污吏都杀坏，敕赐金牌势剑吹毛快。与一人分忧，万民除害。……后将文卷舒开，将俺屈死的于伏罪名儿改。

第二天天明后，窦天章将审问窦娥的官吏和蔡婆、张驴儿、赛卢医等都提上来。将张驴儿、赛卢医杀了，将官吏罢职除官。蔡婆则到窦府养老。（以上第四折）这悲惨的故事就这样"大快人心"地结束了。象这样的结束，虽然使观众大大地出了一口怨气，却并没有减弱这大悲剧的效果。观众明白地知道，那冤枉的事例是常见，窦娥罪的改正和昭雪却是偶然的，也许只是在戏台上所能见到的吧。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写鲁斋郎是一个花花太岁，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惯常劫掠老百姓家的财物，无人敢惹他。他是

什么样身份的人呢？象这样的人物，在别一个时代是很少有的。所以，我们的作者虽把这悲剧发生的时代作为宋朝，其实却乃是元代所惯常发生的真情实事。鲁斋郎有一天见到一家银匠铺里有一个好女子，她原来是银匠李四的妻房。鲁斋郎强行将她夺去。李四到郑州大衙门里告他，遇到六案都孔目张珪。张珪听见鲁斋郎的名字，唬得一跳，说道："提起他名儿也怕。你不如休和他争，忍气吞声吧。"李四只好走了。

是清明时候，家家上坟祭扫。鲁斋郎到郊野外踏青，想遇到一个生得好的女人。张珪带了他妻去上坟，被鲁斋郎遇见了，就喜爱上了她，悄悄地对张珪说道："把你媳妇明日送到我宅子里来。"张珪怎么敢违抗他呢？但"几曾见夫主婚，妻招婿"的事呢？岂料"今日个妻嫁人，夫做媒"，竟发生了呢？正是："平地起风波二千尺，一家儿瓦解星飞。"只好在第二天就把他妻送到鲁斋郎家中去了。这时，他已厌倦了银匠李四的妻，就将她赏赐给张珪了。恰好李四来访他，却遇见了他自己的妻。张珪知道了情由，就将妻还给李四，他自己到华山出家为道士。过了十年，包拯奏知天子，说有一个鱼齐即，苦害良民，强夺人家子女，犯法百端。天子就着包拯斩之，第二天，他要宣那鲁斋郎时，却已被斩了。原来包拯在鱼字下边添个日字，齐字下边添个小字，即字上边添一点，就此变了鲁斋郎的名字，才得斩了他。张珪方才还了俗，重新和他的妻团圆。包拯道："则为鲁斋郎倚势欺人，把人妻强占为亲，被老夫设计斩首，方表出百姓艰辛。"为什么鲁斋郎的案件那么难于处理呢？为什么非改名便不能杀了他呢？这就够说明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了。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写的是另外一个"权豪势要"的凌虐老百姓的故事。这个人名叫葛彪。他打死人不偿命。有一天，有

王老头儿上街替孩子们买些纸笔，却误撞葛彪马头，被他活活的打死了。王婆婆和她的三个孩子王大、王二、王三，知道了这消息，连忙到长街上收尸。三个孩子遇见了葛彪，就拿住他，也把他打死了。王婆婆道："一壁厢磣可可停着老子，一壁厢眼睁睁送了孩儿。可知道福无重受日，祸有并来时！"这案子解到开封府，说是弟兄三人打死平人葛彪。"小县中百姓怎敢打死平人"呢？所谓"平人"正指的是和"百姓"不同身份的一种人物。这不是一个特殊阶级是什么？和鲁斋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乃是当时横行无忌的一个阶级，即占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把"平人"作为"蒙古人"在当时的一个"阶级"的称号，想来是不会错的。因为他们弟兄三人打死的是一个"平人"，案情便显得特别重大。他们三人和王婆婆都争先认罪，都说是自己打死的。包待制要把王大拿去偿命，王婆婆却说他糊涂。她道："则是我孩儿孝顺。不争杀坏了他，教谁人养活老身？"他又教着第二的偿命，王婆又说他胡涂，她道："则是第二的小厮会营运生理。不争着他偿命，谁养活老婆子？"包拯便决定将第三的拿去偿命。王婆婆不说什么了。包拯猛然想起，说道："争些着婆子瞒过老夫。这两个小厮必是你亲生的，这一个小厮必是你乞养过房螟蛉之子。"王婆婆说道："那小的一个是我的亲儿，这两个，我是他的继母。不争着前家儿偿了命，显得后尧婆忒心毒。"包拯深为这个贤母所感动，想起：刚才昼寐，梦见一个蝴蝶坠在蛛网中，一个大蝴蝶来救出他。次者亦然。后来一小蝴蝶亦坠网中，大蝴蝶虽见不救，飞腾而去。他心存恻隐，救小蝴蝶出离罗网。他就立心要救这小的之命。在王婆婆到监狱里送饭的时候，王大、王二都被释放走了，却对她说，要将小的盆吊死，替葛彪偿命。"明日早墙底下来认尸。"第二天，王婆婆和王大、王二来认尸，不料包拯却以

偷马贼赵顽驴来代替王三死去，而将王三也释放出狱来。

这个悲剧主要是描写女主角王婆婆的感情与理智的斗争。王三是她的亲生子。她为了在理智上要救护她丈夫的前妻的二子，不能不牺牲她自己的亲生子，但在感情上，她是不能没有留恋的。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样的矛盾心理的描写简直入骨三分，动人之至。但在描写监狱的黑暗与恐怖以及葛彪的狠凶处，也不是不着力。这悲剧应该是属于世界上最好的悲剧之列的。

《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写当时地主们欺骗和压迫百姓的凶暴的情况极为深刻。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当时应该仍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我们在这个悲剧看得十分明白。潞州长子县有妇人李氏，嫁的夫主是王屠。生了一个孩儿王阿三之后，王屠便下世了。家中一贫如洗。李氏要将这孩儿卖去，埋殡他父亲。地主兼放债为生的赵太公见了她，便叫她典身三年，到他家里抱养他的没了娘的孩子。不料赵太公生了恶心，本来是典身，却被他改做卖身文书，永远地在他家使唤。一月之后，有一天，他叫李氏抱了两个孩子出来看。赵太公道："怎生我的孩子这等瘦，偏你的孩子这般将息的好。这妇人好无礼也！"便动手殴打李氏，且要想摔死李氏的孩子。李氏苦苦地哀求着他：

〔金盏儿〕你富的每有金珠，俺穷的每受孤独，都一般牵挂着他这个亲肠肚。我这里两步为一蓦，急急下街衢，我战钦钦身刚举，笃速速手难舒，我哭啼啼搬住臂膊，泪漫漫的扯住衣服。

这一场话真是一字一泪，泪与血交流着。她道："员外可怜见！便摔杀了孩儿，血又不中饮，肉又不中吃，枉污了这答儿田地。员外，则是可怜见！"赵太公便逼她丢弃了她的孩子。在大雪天，

她抱着王阿三，走向荒郊野外。她将那孩儿放在地上，哭一回去了。她行数十步，可又回来，抱起那孩儿来又啼哭。恰好被沙陀大将李嗣源见了，他便收养了王阿三为子，改名为李从珂。十八年后，李从珂长大成人，也做了将官，和其他四位武将一同打败了王彦章。他做殿后，缓缓而回。这时，赵太公的儿子赵脖揪也已长成。赵太公有病在身，便挑拨他儿子，说李氏是买来的，并将当初"将那好奶与他养的孩儿吃，将他无乳的奶来与你吃，因此折倒的你这般瘦了"那样的谎话也说了。赵太公死后，赵脖揪虐待她更为凶狠。又是一个大雪天，好冷天道，她在井边打水，却将那吊桶落在井里去了。她不敢回家去。到家里又是打，又是骂。她横了心，要在井边寻个自缢。恰好李从珂领兵经过，救下了她，并命兵士打捞水桶出来给了她。她见李从珂活象她的儿子王阿三，看看又啼哭起来。从珂问其原因，她便说出十八年前把王阿三给了李嗣源为子的事。李从珂暗地疑心，怀疑他自己就是那个王阿三。不然，为什么和他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呢？这时李克用封他们五将为侯，克用的妻刘夫人设一宴庆贺他们，名唤做五侯宴。可是李从珂回来得最晚，并且一回来就向李嗣源询问收养王阿三的事。嗣源和刘夫人不得已而实说了出来："则这个王阿三可则便是你。"从珂便领了百十骑人马，去认他母亲去。那时，赵脖揪正在百般凌虐李氏，每天要她打一百五十桶水饮牛，嫌她不够数，便将绳子来，吊起这婆子来，直要打死她便罢。她是那样地惊慌失措啊！

〔双调新水令〕则听的叫一声拿过那贱人来，我见叫叫吖吖，大惊小怪。狠心肠的歹大哥，欺侮俺无主意的老形骸。也是我运拙时乖，舍死的尽心儿奈。

但有谁来救她呢？有，有！李从珂刚刚领了众军赶来，救下了李

氏，母子方才相认。他把赵脖揪杀了，与母亲换了衣服，坐上车儿，一同上京。它的情节有些象《白兔记》里的李三娘的故事，但较之更为惨酷耳。

《邓夫人苦痛哭存孝》是一个历史剧，也是一个悲剧。李克用有十三个义子，号为十三太保，其中一个是李存孝，英勇无敌。他本名安敬思，是一个牧童出身。他的妻邓夫人乃是他主人家的女儿。在全剧里，李存孝不是主角，主角却是他的妻邓夫人。他的不幸的遭遇和心情，都由邓夫人的嘴里吐露出来。这是很奇特的写法，恰也正是"杂剧"由"诸宫调"转变而来，还未脱尽"叙事诗"的歌唱方式之处。克用的两位义子李存信、康君立老是妒忌存孝，想害他。有一天，假传克用之命，要各个义子都恢复本名。存孝信以为真，便改为安敬思。不料李存信、康君立却在克用面前诉说李存孝心怀怨恨，所以改名，想要造反。克用大怒，便欲起兵讨之。他的妻刘夫人连忙阻劝，由她自己去把存孝带来，辨明是非。当存孝到来时，克用正在大醉，糊里糊涂便命将存孝车裂了。第二天醒来时，明白了一切，便也将李存信、康君立车裂了，为存孝报仇。

《关张双赴西蜀梦》也是一个历史剧，但同样地，也是一个异常凄楚的悲剧。刘备终日夜地思念着关羽和张飞，但他们一个在荆州，一个在阆州，均先后的被杀害了。张飞和关羽的鬼魂，同到西蜀托梦给刘备，要他为他们二人报仇雪恨。张飞做了鬼，还是很勇猛的，但毕竟是鬼，不是人了。他进宫时，却难得进去。

〔倘秀才〕往常真户尉见咱当胸叉手，今日见纸判官趋前退后。原来这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立在丹墀内，不由我泪交流，不见一班儿故友。

处处对照着生前与死后，"原来咱死了也么哥"，他到这时才猛省

着自己是死了。他见到了刘备。

〔倘秀才〕官里向龙床上高声问候，臣向灯影内凄惶顿首。躲避着君王，倒退着走。只管里问缘由，欢容儿抖擞。

最后，方向刘备把被害的事说明了。在这里把张飞的性格和他在骤然间改变了生死的不同境地时的感情的变化描写得十分深入。象这样地对照着写生与死的间隔和不同的景况，在别的剧本里似乎还很少见到过。这便构成了凄楚无比的悲剧的场面。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① 写王闰香与李庆安指腹成亲。后来，李家穷了，王家有悔亲之意。一天，王闰香在花园里见到了李庆安，向他说："今夜晚间收拾一包袱金珠财宝，着梅香送与你。"要他来娶她。那天晚上，梅香拿着一包袱到花园里，却被一个贼杀了。李庆安来时，在死了的梅香身上绊了一跤，染了一手鲜血。他被捉到官里去。胡涂的官把他屈打成招。钱可新除开封府尹，才判明了这案件，把真正的杀人犯裴炎捉到，而将李庆安释放了。王员外这时才肯将王闰香嫁给了李庆安为妻。

此外，关汉卿写的悲剧还很多，象《唐明皇哭香囊》、《屈勘宣华妃》、《武则天肉醉王皇后》、《汉元帝哭昭君》、《金谷园绿珠坠楼》等，因为它们都已经佚去不传，所以不能在这里加以讨论。如果它们都还存在的话，我们对于关汉卿的悲剧一定会有更全面的研究的。

就在上面七部悲剧看来，关汉卿的悲剧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在思想和感情的深处，同情于不幸的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的。那些小人物在过去的文学创作里是极少成为主

① 《脉望馆古今杂剧》作《王闰香夜月四春园》。

人翁的。我们看，窦娥、银匠李四、王婆婆、王屠的妻李氏，以至李庆安，哪一个不是封建社会里最常见到的小人物呢。他们是生长于人民当中的小人物，象他们那样的负屈含冤的悲剧是经常地产生的。象那样地为人民作喉舌的悲剧，怎能不深入人民之间，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呢。象那样地和人民的痛苦、冤抑打成一片的悲剧，以至那些悲剧的写作者关汉卿，乃是属于人民自已的，乃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呼吸、同血脉的。

第二，在关汉卿的悲剧里，所揭露的坏人坏事，主要是属于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的。官吏总是那末贪污而昏庸，坏人总是那末肆无忌惮地欺压和剥削善良。他口诛笔伐的矛头永远地指向着统治阶级和压迫农民的地主等等。不论是赵太公，是王员外，是鲁斋郎，是葛彪，是张驴儿，是所有的昏官污吏，他们一出现在舞台上，就会令人发指。在这里，善与恶是和黑与白一般的分明。但实际生活里，恶人们却又常常地占上风。窦娥诉说道：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显，有山河今古监。天也，却不把清浊分辨，可知道错看了盗跖、颜渊。有德的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也！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我今日负屈衔冤哀告天，空教我独语独言！

这一席话便是老百姓们所要同声诉说着的，也便是符合于实际生活里所发生、所出现的真情实况。

第三，在关汉卿的悲剧里，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人最后是得到了伸雪，恶人结果是遭到了应得的罪罚。连已被杀了的窦娥和已被车裂了的李存孝，也都得到了报仇雪恨。这样的处理，会不会削弱或减少悲剧的效力呢？想来是不会的。他的每一个悲剧，其发生的过程都是十分悲惨和残酷的，已能令观众泣不自

禁，愤恨不已，从那些悲惨故事里，会联想到日常发生的许多真情实事，甚至还有比那些悲剧更加凄惨的。是不是会永远地是悲剧，是永远地无可挽回，无可补救呢？在实际生活上可能是那样，可是也可能会出现偶然的情况。我们的作者便把可能出现的偶然情况，作为实际上应该产生的事例来处理了。这样的作者想象中的比较圆满的结局，是更会激起观众的与实际生活相对比的不平与不满的效果的。“大快人心”的结局是只能在舞台上出现的，而且，也只可能在宋代，在有了象包拯、钱可那样的公正贤明的官的时候方会出现的。这不足够说明在那个时代的反面的黑暗无比的实际情况么？象包拯、钱可那样的贤明的官难得遇到，有的作者们便把想象中的报仇雪恨的事，寄托于英雄们，象梁山泊里的李逵、燕青等英雄们的身上。那样的处理方法也是一种偶然性的。但在关汉卿的悲剧里，却不曾出现过梁山泊的英雄们。可能他是早期的作家，《水浒》故事在那时候还未曾广泛、普遍地流传，所以，不曾为他所运用。在实际上，梁山英雄们下山来为负屈衔冤的老百姓们报仇雪恨的事，同样地和偶然出现了一二位象包拯、钱可那样的贤明的官一样的“千载难逢”。象这样地“过屠门而大嚼”的聊且快意之举，在效果上，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观众的悲愤的心情和悲惨的气氛的。

我们读了关汉卿的悲剧，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现实地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必然性的悲剧的故事，特别可以知道，在蒙古时代，那样的一个封建社会里的畸形时代，在地主和农民的主要矛盾之外，还要加上一层民族矛盾。他写这些矛盾与冲突，把他们具体化了，又正确，又鲜明，又生动。他的这些悲剧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也是长期的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几千年的镜子。他的深入浅出，一点也不做作的笔调，把那些

故事不朽了，而他的悲剧同样地是不朽的。

## 二　关汉卿的喜剧

关汉卿不仅善于写悲剧，也善于写喜剧。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悲剧就能叫你泪落满面，心酸难忍，他写喜剧又能让你象吃甘蔗，从头到尾，越吃越甜，一层层地深入，一处处地让你笑个痛快，以他的无比的智慧，让你也增长了不少可宝贵的智慧。看他在山穷水尽之处，怎样地又出现一番柳暗花明之景的，便可以明白喜剧是难于下手，更难于有美好的成就的。

他的喜剧是那样地轻盈活泼、爽脆可喜啊。象绝早的清晨，太阳光刚露出一丝红彩的时候，碧水涟涟的池塘里，红的白的荷花，在绿茸茸的荷叶的清香丛里，轻微地卜卜有声地彼争此竞地张放了他们的花瓣；而玫瑰的小花朵，经过了一夜的蓄精养锐的休息，这时也正莹然有光，娇艳非凡地向着朝曦，开放它们的红色的唇吻。我们仔细地读了他的喜剧就可以明白这些譬喻，不是徒然的赞颂。

今存的关汉卿的喜剧有：一、《温太真玉镜台》，二、《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三、《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四、《诈妮子调风月》，五、《闺怨佳人拜月亭》，六、《望江亭中秋切脍旦》，七、《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共七本。这七本喜剧都是无瑕的杰作，简直没有败笔。

《温太真玉镜台》是一个老故事了。晋代的温峤是一位有名的人物。他有个从姑刘氏，生女倩英，年长十八岁。温峤接了他们到京居住。他这时已丧偶，一见倩英，便钟上情。她是那么娇美，“但风流都在她身上，添分毫便不停当。”刘夫人要温峤教她

弹琴写字，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他沈醉在她的美丽的丰神里。刘夫人要温峤为倩英保一门亲事。他说，有个学士，“年纪和温峤不多争，和温峤一样身形，据文学比温峤更聪明，温峤怎及他豪英。”夫人便应允了。温峤就将玉镜台作为定物。等到官媒去说亲时，原来那学士就是温峤他自己。倩英很不愿意地嫁给了他。结婚后，不许温峤走近她。她说，“若近前来我抓了你那脸。教他外边去。”两个月来，他总不得亲近她，尽管他“百纵千随”，“满面儿相陪笑”。他说：只要她“与些好气呵，我浑身儿都是喜”。但倩英总不答理他。两个月之后，有王府尹设下鸳鸯会，请他们赴会，要在筵宴之间，教他们两口和合。在这会上，会做诗的，学士金钟饮酒，夫人插金凤钗，搽官定粉。做不出诗来的，学士瓦盆里饮水，夫人头戴草花，墨乌面皮。这时候，倩英方才着急起来，要温峤做出诗来；在这时候，她方才唤他一声丈夫。温峤果然吟出诗来。他和他夫人从此团圆。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里的钱大尹，就是上面《钱大尹智勘绯衣梦》里的钱可。他做着开封府尹，有一个友人柳永，游学到此，留恋着上厅行首谢天香。有一天，柳永要上京应举去，向钱大尹谢行，再四地以谢天香为托。他走后，钱可唤了谢天香来唱词。他为谢天香的娇艳和聪明所感动，使她乐案里除了名字，与他做个小夫人。她怎敢违抗他呢？她叹道：

> 〔尾声〕罢，罢！我正是闪了他闷棍着他棒，我正是出了箏篮入了筐，直着咱在罗网！休摘离，休指望，便似一百尺的石门教我怎生撞！便使尽些伎俩，干愁断我肚肠，觅不的个脱壳金蝉这一个谎。

她到了钱大尹相公宅内，又早三年光景，把那歌妓之心消磨尽了，但钱大尹却始终不曾和她亲近。有一天，钱大尹对她说，要拣

个吉日良辰，立她做小夫人。这时，柳永一举状元及第，知道钱可娶了谢天香，大为不满。钱大尹坚请他赴宴，并叫谢天香出来陪酒。这两位旧日情人相见的情景是很狼狈的，各有千般言语，万种情思，却没能倾诉出来。柳永酒也喝不下去。钱可到了这时才将那谜底揭开，原来他智娶谢天香，完全是为了成全柳永。说明了之后，他们一对情人乃喜悦异常地团圆了。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在关汉卿的喜剧里是最著名的一本，的确，它当得起是十分隽秀的一部迷人的喜剧。许多写妓女的戏曲，不是写得凶狠无情，象《玉玦记》，就是写得情意十分深厚，象《绣襦记》或《曲江池》，但很少把妓女的被侮辱、受损害的心理写得真切地深入地的。关汉卿所写的妓女却不同，他们是入情入理的平常的女人。假如有什么不同于良家妇女之处，只是为了她们是被损害、受侮辱得最深最切的小人物。对于她们的描写很少有象关汉卿那末给予以同情的。他对于赵盼儿，对于谢天香，对于杜蕊娘，全都是如此。他写赵盼儿对安秀才说的话道：

〔油葫芦〕姻缘簿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一个聪俊的，他每都拣来拣去转一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相配；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相抛弃。遮莫向狗溺处藏，遮莫向牛屎里堆。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那时节睁着眼怨他谁。

安秀才因为他的所爱的妓女宋引章要嫁给周舍，便托赵盼儿去劝她。赵盼儿明知周舍不是一个好东西，便去劝宋引章不要嫁他。那知宋引章执迷不悟，一心只恋着周舍，为的他能够做小伏低，体贴十分。赵盼儿再三劝阻她不听。她便嫁了周舍。那知一过门，周舍的态度便大变，先打了她五十杀威棒，还道：“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宋引章托人带信给赵盼儿，要她

去救她。赵盼儿设下一计，打扮得十分动人，到了周舍住的地方郑州去。她住在一家客店，着人去唤周舍来。周舍见了她，想起当初“破亲”的事，便有忿恨之心。但赵盼儿娇媚地向他说，当初她见了他时，不茶不饭，一心待要嫁他，不料他却娶了宋引章，所以，特意地要“破亲”。如今好意将车辆鞍马奁房来找他，却受到他的如此的冷遇，便欲拦回车儿，要回转家去。周舍听了，便留下了她。赵盼儿道：“你休出店门，只守着我坐着。”周舍道：“就守着你坐一两年也成。”过了两三天，宋引章寻找了来，假意地大闹一番。赵盼儿道：“好呀，你在这里坐着，却叫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拦回车儿，我回转家去。”周舍便答应休了宋引章，娶她为妻。但他也狡猾得狠，怕“弄的尖担子两头脱”，便要她说下个誓，还要送酒、送羊、送红罗给她下定。但她早已预备下了，在车上有十瓶酒，有熟羊，也有一对大红罗。她说道：“争什么，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周舍回家，就写了休书给宋引章。她是逃得性命出了这恶霸的家门了。这里，周舍却到客店里娶赵盼儿，不料她也已经走了。周舍才知道着了她道儿，连忙追赶了去。他见赵盼儿和宋引章同行着。他要宋引章回家，骗得休书到手，却把它咬碎了，还对赵盼儿道：“你也是我的老婆。”她道：“我怎么是你的老婆？”他道：“你吃了我的酒来。”她道：“是我车上的十瓶好酒。”他道：“你可受我的羊来。”她道：“我自有一只熟羊，怎么是你的？”他道：“你受我的红定来。”她道：“我自有大红罗，怎么是你的？”周舍无言可答，却迫着宋引章跟他回家。赵盼儿笑吟吟地说道：“咬碎的休书是假的，真的休书在我这里呢。”周舍大怒，便扯了她们二人去告官。官却将不安本业的周舍杖六十，而将宋引章断给安秀才为妻。这喜剧的故事，象剖蕉似的，层层深入，而且奇峰突起，常象是打了死结，却不料却是个活结，

很轻松地便解开了。赵盼儿这样地愚弄恶人，是足以使观众快意怡情的。

《诈妮子调风月》是一本以婢女为主角的喜剧。一个大官家里，来了一个小千户，夫人便唤婢女燕燕去伏侍他。燕燕见了那年轻的小舍人，便爱上了，十分殷勤小心的伏侍着。

〔那吒令〕等不得水温，一声要面盆，恰递与面盆，一声要手巾，却执与手巾。一声解纽门，使的人无淹润，百般支分。

小千户也爱上了这娇艳多情的小女子。他们很快地便相恋着。清明时节，全家都去郊外踏青，燕燕却留在家里。她喝了些酒，和女伴们蹴着秋千，但一心记挂着小千户，急忙忙地回到书院里来。

〔粉蝶儿〕年例寒食，邻姬每斗来邀会。去年时没人将我拘管收拾，打秋千，闲斗草，直到个昏天黑地。今年个不敢来迟，有一个未拿着性儿女婿。

他却已经在书院里坐着了，没情没绪地不奈烦着。燕燕问他："吃饭么？"他也不应。燕燕猜是在郊外去逢着什么邪祟，或者，是不是因为她微微喘息，衣衫不整，起了疑心。但当她替他更衣时，却把一块手帕落在地上了。燕燕连忙拾起手帕，紧紧地追问道："哥哥撇下的手帕是阿谁的？"她一时间愤妒交集，开始对他的信心动摇了。

你养着别个的，看我如奴婢，燕燕那些儿亏负你！

她是那样地失望伤心，象一块火红的热铁，一下子落在冷水里。

我枉常受那无男儿烦恼，今日知有丈夫滋味。

她是那样地痛愤难忍：

出门来一脚高，一脚低，自不觉鞋底儿着田地。痛怜心除他外谁根前说，气夯破肚，别人行怎又不敢提。

她又自悔、自怨、自艾地说道：

呆敲才敲才休怨天，死贱人贱人自骂你。……这的是折桂攀高落得的！

她是那样地烦恼着。“短叹长吁，千声万声。倒枕捶床，到三更四更。”小千户入得她房门，再三的央告她，对月说誓。她哄得他出房门，却紧闭了门，“铺的吹灭残灯”，任他百般求告，都不答理。他便含怒而去。

第二天，夫人命燕燕向小姐去说亲。她说，不会。夫人怒说，她是个能言快语的人，一说准能合成，为什么不去？她只好去了。她见小姐一说就许，十分懊恼，要着几句话，破了这门亲。她说道：“小姐，那小千户酒性歹。”却被小姐骂了一顿。她恨道：“说得他美甘甘枕头儿上双成，闪得我薄设设被窝里冷。”

到了他们结婚的日子，燕燕为新娘梳妆插戴，却恶毒地诅咒着。被他们发觉了。问起缘由，她方才诉说她和小千户的一段恋爱经过。夫人允许她也嫁给小千户为第二夫人，她心愿才偿。这故事很简单，没有什么大风波，大曲折，只是写一个少年婢女的恋爱经过，却把这个婢女燕燕的热烈的感情，爽直而勇敢的性格，写得淋漓尽致，大起大伏，尽情地爱，尽情地恨，尽情地诅咒。热爱着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心全意地恋着她的情人。失恋的时候，她又是那样地一心一意地自怨自艾，并且愤恨得象野火烧山，一发不可复止。有谁曾经象关汉卿似的写过这末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而且敢于愤恨，敢于诅咒的婢女呢？《西厢记》里的红娘要是和燕燕比较起来，红娘便要显得不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感情的人物，而只是一个“撮合山”的陪衬的脚色而已。

《闺怨佳人拜月亭》写金代的一个城市，为外来侵略者攻破，许多人家都落荒逃难。有王瑞兰的，与她母亲相失，只好跟随一个书生蒋世隆同行。他们在一家客店住下。蒋世隆生了病。恰好王瑞兰的父亲经过，认出了她，便硬生生的逼她抛下她生病的丈夫和他同去。这是多么惨苦的场面。

〔乌夜啼〕天那！一霎儿把这世间愁都撮在我眉尖上，这场愁不许堤防！……咱这片霎中如天样，一时哽噎，两处凄凉。

她到了她父亲官衙里，母亲也在着，还多了一个她母亲在路上遇到的女子蒋瑞莲，她成为她的义女。她虽然生活得舒服，却老是想念着那染病的男儿，未知他此时是死是活。她对着残春，恹恹如有所思。瑞莲说她，是想念男人吧。她道：“你这个小鬼头春心儿动也！”但到了深夜间，她却在后花园里烧夜香。她祝祷道：“这一炷香愿爸爸减削了些狠恶心肠，这一炷香祝俺那抛下的男儿健康。”她向明月深深地拜道：“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瑞莲却从暗里出来说破了她，她只好将她和蒋世隆的事从头诉说一番。瑞莲听了，却哭泣起来。她大为疑心，说：“我哭，是为了怨感，你哭，却为甚的？你莫不是俺男儿的旧妻妾？”瑞莲说，世隆是他哥哥。二人便更加亲近了。

过了一时，朝廷开科取士，蒋世隆中了文状元，王瑞兰的父亲将她嫁给了他。原来新人便是旧人。他们二人彼此都不满意，她道：“我常把伊思念，你不将人挂恋！亏心的上有青天。”她又道：

〔胡十八〕我便浑身上都是口，待交我怎分辨。枉了我情脉脉，恨绵绵，我昼忘饮馔夜无眠。则兀那瑞莲便是证见，怕你不信后，没人处问一遍。

这时，世隆才和他妹子瑞莲重遇。经过妹子的说明，二人方才和好重圆了。他妹子也嫁给武状元为妻。

这有名的《拜月亭》故事，后来在南戏的《拜月亭记》里有了更详尽的发展，但其骨架，乃至其中的若干“绝妙好辞”，却都是关汉卿此剧所有的。

《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写一个寡妇谭记儿，生得美貌非凡，常到白姑姑的尼庵里攀话。她丈夫死了三年光景。这三年里，她是“日暮愁无限”。“这愁烦恰便似海来深，忧和闷却兀的无边岸”。白姑姑有意地要使她嫁给自己的侄儿白士中，便设下一计，使他们二人见面，趁机命她嫁给了他。二人便同到潭州赴任去。有一个杨衙内的，是花花太岁，街下小民闻他的名也怕。他闻知谭记儿大有颜色，便欲娶她做个小夫人，不意被白士中先行娶做夫人了。杨衙内怀恨在心，便奏知圣上，说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皇帝便准许他去取白士中首级。士中得到京中家信，知道了这事，愁眉不展。谭记儿见他执着信沉吟不语，还当是他前妻的来信，再三地追问白士中，方才告诉她杨衙内奉旨来取他首级的事。谭记儿道，不妨，有计在此，“着那厮满船空载月明归”。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杨衙内正对月喝酒，谭记儿却扮做一个卖鱼婆张二嫂，将一尾金色鲤鱼在望江亭上，与杨衙内切脍。杨衙内被她的美色所迷，饮酒甚多，并要娶她做二夫人。她乘机骗取了他的势剑、金牌和文书。他沉酣地熟睡着，她却下船回去了。杨衙内醒来时，才知道不见了势剑、金牌，但他仍到潭州，要拿下白士中。白士中道：“你凭什么文书来拿我？”他的文书却失去了。这时，张二嫂来告状，说杨衙内在半江心里欺骗她来。杨衙内方才心慌，说，“如今你的罪过我饶了你，你也饶过我罢。”他向白士中要求见他夫人一面。谭记儿出来一见，原来就

是那张二嫂。“唬得他半晌价口难言”。只是说道：“你好见识，被你瞒过小官也。”正在这时，官府李秉忠来了。他奉命体察这件事，知道杨衙内的罪过，就将他削职闲住，做一个庆喜会，庆贺白士中夫妇团圆。在这本喜剧里，把杨衙内的凶狠好色，谭记儿的聪明有智，写得十分地曲折而逗人欢笑。作者特别着力地写谭记儿，写她做寡妇时的心情，写她见到她丈夫执信沉吟时的猜妒的心情，写她当机立断，怎样地乔装改扮，江上卖鱼，怎样地愚弄杨衙内，和他喝酒吟诗，灌得他沉醉，骗取了他的金牌势剑和文书，是出色当行的一位有魄力、有胆有智的心意坚强的少年妇人，和他笔下的赵盼儿、谢天香、燕燕等，又自不同。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写一个书生韩辅臣，在济南太守石好问席上，见到了上厅行首杜蕊娘，二人一见钟情，便住到她家里去。半年之后，二人感情更深，一个要嫁他，一个要娶她。只是那虔婆坚执不肯。石好问二年任满，朝京后，皇帝命他仍为济南府尹。这时，韩辅臣还在济南，并未进取功名去。有一天，他却到石好问那里，告诉杜蕊娘欺负他。在这里，恐怕原来的剧本有些脱落，或错乱处，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二人竟有了误会。韩辅臣一去半月不来她家。杜蕊娘疑心他又恋着别人，心里十分不忿。更怕他人闲话，教她怎生见人。

〔南吕一枝花〕东洋海洗不尽脸上羞，西华山遮不了身边丑，大力鬼顿不开眉上锁，扬子江流不断腹中愁。闪的我有国难投，抵多少南浦伤离后。爱你个杀才没去就，明知道你雨歇云收，不指望他天长地久。

但她实是深爱着韩辅臣的。他虽离了她眼底，却“忔憎着又在我心头”。只是不知“他在那搭儿续上绸缪”。有一天，她正弹

着琵琶散心适闷，韩辅臣来了。她只推看不见。“不见他思量些旧，倒有些意儿相投，我见了他扑邓邓火上浇油，恰便似钩搭住鱼腮，箭穿了雁口。”活画出一个心高气傲的少妇来。任着他百般哀告，她只是不答理他。韩辅臣又到石好问那里去告她。石好问托几个人在金线池上设下酒宴，要为他们两口儿圆和。杜蕊娘来了，先说明要行个酒令，可不许题起韩辅臣的名字。但在不知不觉间，她自己却说出了韩辅臣这名字来。她喝醉了酒，韩辅臣暗地上来扶着她。她一见是他，便喝他靠后，说道：“看破你传槽病，掴着手分开云雨，腾的似线断风筝。”韩辅臣见她真个不顺从，便又到石好问那儿去告她。这次石太守却以失误了官身的罪名，提了她来，准备大棍子要责打她。她道：“可着谁人救我哪？”正遇见韩辅臣在那里，便揣着羞脸儿哀告他。韩辅臣道：“你随了我么？”她道：“我随顺了你。”石好问便出十两花银给她母亲，则今日便着杜蕊娘嫁了韩辅臣。他们两口儿“从今后称了平生愿”。

在这七本喜剧里，正象他的好几本悲剧，剧中的主角全都是女子。有的是年轻的宦门少女象刘倩英，有的是被贱视、被侮辱的妓女们，象谢天香，象赵盼儿，象杜蕊娘，有的是在官家作婢女的，象燕燕，有的是在热恋中而突然离别了她丈夫的少妇，象王瑞兰，有的是有智有勇的年轻夫人，象谭记儿，没有一个不写得好。她们不是同一性格的。有的是温柔懦弱，没法反抗家庭的或社会的压迫的，象谢天香和王瑞兰。但他更着力写的乃是热情充溢，象春天的花朵似的，浑身是力，是爱，是火，自恃年轻貌美，心高气傲，相恋时，万种娇柔，失意时凶猛得活象母狮，燕燕和杜蕊娘就是那样的人物。还有一类妇女，那是世间所少有的，象赵盼儿和谭记儿，智勇双全，胆量无比，能将凶狠恶辣的淫棍，

惩治得服服贴贴，难于反抗。还有，象刘倩英那样的少女，她受到了欺骗，虽成了婚，也还不甘屈伏，不肯服从。这倒是不乏见的例子。这七个主人翁，被我们的作者写来个个生气勃勃，各有不同的口吻、性情和行为。虽出身相同的，却各有不同的面貌。从前画家有一套底稿，凡画美人便都是鹅蛋脸，细眉小口，千人如一。但在这里，作者所写的美貌佳人，才是千篇不一律！一扬眉，一顾盼，一开口，一举步，便都是各有神情，各有体态，各有颠倒人的地方。光说是"美"，是完全笼统的不切合现实的赞叹。那"美"，是有千千万万的不同呢。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歌颂作者绘写人物的工细和真实，而且，也是深入的、创造性地表状明白，毫不模糊不清。

就在这些喜剧里，他也是那末深刻地描写着那个黑暗时代，那些受压迫、被侮辱的小人物，和他自己是怎样地对于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啊。

## 三　关汉卿的历史剧及其他

关汉卿也写不少历史剧。现在存世的，除了上举的悲剧《西蜀梦》和《哭存孝》之外，还有《关大王单刀会》，《尉迟恭单鞭夺槊》，《山神庙裴度还带》。

《关大王单刀会》是关汉卿最有名的一个历史剧，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舞台上见到。很早以来，"三国"的故事便成为民间所喜爱的历史题材。像关羽那样的英雄人物，乃是喜爱正直不欺的爽直的英雄的中国人民所崇拜的。人民的喜怒好恶的倾向，把这位英雄更加"神"化了，更加"神话"化了。

我们的作者对于像这样的神话似的英雄人物是很着力地来

描状的。谁说我们的作者只善于写妇女而不善于写男子呢？他是以千钧之力来写这个勇猛的英雄关羽的，连在他左右的人物，像周仓、关平也都有了生气。曾有人说，读了《水浒传》里武松醉打蒋门神的一段，连酒店里的空缸空瓮也都被震撼得嗡嗡有声。在这里，我们读到，“大江东去浪千叠”的一段独唱，还不同样地像听到大江的水在滚滚地流着，而勇猛的英雄的豪气更有甚于江水的浩淼地急流么？

我们看，关汉卿是怎样地处理这位勇猛的英雄的？这剧本的第一折写东吴大夫鲁肃，设下三计，要想请关羽过江赴宴，就此索取荆州。他若不与，便埋伏兵丁，一拥而出，将他捉下，将他去换来荆州。鲁肃请乔公商议此事。乔公力言不可，并赞扬关羽的英勇事迹一番。第二折写鲁肃又去访问隐士司马徽，商酌索取荆州事。司马徽说起关羽是盖世英雄，勇猛难近，也劝他息了此心。鲁肃还是不听。终于如计行事，遣人去请关羽过江赴宴。第三折写关羽在荆州接得鲁肃的邀请，便决定过江赴宴。他的儿子关平以为宴无好宴，劝他不要去。这里，乃是从关羽自己口里，说出他自己的英雄事迹，豪迈心情。他无所畏惧地上船赴宴而去。第四折是剧中最高的顶点，写关羽到了江东赴宴。鲁肃说起索还荆州事。关羽大怒，以大义折服了他，并劫持了他，要他送自己上船，回到了荆州。这剧本千言万语，密云不雨，烘烘托托地写尽关羽的勇猛，然后才使关羽出场来，然后方以最后一折，写赴宴的事。表面上看来，前三折仿佛是多余的。但这样衬托地描写着，正是“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的伎俩，才显得出最后一折的效果更大更好。现在舞台上还能照原本演出的，有此剧的第三折（名《训子》）和第四折（名《刀会》）。那些，便是关汉卿的所能照原样上演的仅存的两折了。一部十

三世纪的剧本还能照原样上演、还能听得到关汉卿写的原来的歌词，那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的事么？

《尉迟恭单鞭夺槊》，有的研究者以为即是《介休县敬德降唐》一剧。但这剧所述的故事，和《敬德降唐》显然不同。《敬德降唐》所写的应该是尉迟恭早年的英勇事迹和他知道刘武周已死，方才肯投降于唐的事。这个《单鞭夺槊》写的却是敬德降唐以后发生的事。他的投唐经过，只是在剧前楔子里草草叙明一下而已。为什么会把二剧混作一剧呢？主要是因《太和正音谱》所著录的关汉卿的剧本名目，只有《敬德降唐》一剧而无《尉迟恭单鞭夺槊》一剧之故。还有的戏曲研究者，将《单鞭夺槊》和尚仲贤所作的《三夺槊》混而为一。按尚仲贤所作的《三夺槊》，今存于《元刊杂剧三十种》里，和《单鞭夺槊》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剧本。故我们仍以此剧归之关汉卿。在作风上，和关汉卿的也颇为相同，是同样地朴素而有力，曲折而生动。

《单鞭夺槊》的主人翁是李世民。他初得尉迟恭投降，心中十分之喜，他亲自去奏知李渊，"将敬德将军的牌印来"。不料他刚一离开，三将军李元吉就想起尉迟恭曾经打他一鞭，打得他吐血的事，要想报仇。他唤了尉迟恭来，说他想带领本部人马还山后去，便将他下牢，要害他性命。徐茂功闻知这个消息，连忙去追赶李世民回营来。世民回来，证实了尉迟恭并无二心。元吉说，他逃走时，是被元吉自己捉了回来。但当场表演时，敬德却单人独马，将元吉的槊夺来，并叫他坠马。事情是十分明白了，尉迟恭的冤屈是伸雪了。恰好王世充的前部先锋单雄信来索战。李世民和段志贤去看洛阳城，被单雄信追赶得走投无路。徐茂功恰巧跑来，揪住雄信，叫世民逃命。雄信拔出剑来，割袍断义。茂公只好回营求救兵去。在这危急的时候，尉迟恭骤马而来，大

喝一声，如雷动的响亮。他用单鞭打败了单雄信，打得他吐血而走，并夺得他的枣槊。这场凶猛的战争，在剧本里又从“探子”的口里，重新渲染了一番，以加重地形容尉迟恭的勇猛，其手法和《关大王单刀会》颇为相同。

《山神庙裴度还带》是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唐裴度微时，一贫如洗，到汴梁去投他的姑丈王员外。他姑丈劝他休读书，去做买卖吧。他愤怒而去，住在一个山神庙里，而寄食于白马寺。有一天，天上纷纷扬扬下着一场好大雪。他到白马寺吃斋，和长老闲话时，遇见一个相者赵野鹤，决定裴度明日不过午，便要一命归阴。裴度大怒而归。这时，洛阳韩太守因被冤陷狱中，要追还赃款三千贯。已还了二千贯，尚有一千贯无法还出。他女儿韩琼英到邮亭上卖诗救父。遇李文俊，怜其遭遇，赠以玉带，可值千贯。琼英因大雪，到山神庙中暂避。天色晚了，急忙回家，却遗忘了玉带在庙里。裴度回庙时，拾得这玉带，就想还给那遗带之人。第二天，天一亮，韩夫人和琼英就到庙里寻找玉带不见，皆欲寻个自尽。裴度连忙出来阻止并将玉带还给她们。当裴度送她们出庙的时候，山神庙忽然地倒塌了，但他却幸免于祸。他又到白马寺。赵野鹤一见到他，便大惊，说他阴骘文耳根入口，不仅不死，久后必然拜相。这是因为他救了人命之故。这时韩夫人也寻踪而来。她丈夫叫她把琼英许给裴度为妻。裴度要上京应举，白马寺长老赠给他路费，方得成行。后来，韩太守的冤伸雪了，升做参知政事，裴度也一举状元及第。他就招裴度为婿。他家结起彩楼，由琼英抛绣球儿招新状元。这绣球儿打中了裴度，他却不肯就婚，说，自己有了妻室。问他的妻是何姓名时，原来就是韩琼英。他们便结了婚。这时，白马寺的长老和赵野鹤都来找他，他设宴款待他们。他的姑丈王员外夫妇也来贺

喜。裴度却不答理他们。经过长老的说明，原来白马寺的斋食和上京的路费全都是王员外托他供给裴度的。这时，裴度方才恍然大悟，而深感王员外的恩意。“方信道亲的原来则是亲。”

还有《状元堂陈母教子》一剧，《录鬼簿》也说是他所作。在他的所有的悲剧、喜剧、历史剧等里面，这本杂剧是最驽下的了。只是再三地铺叙着贤母教子成名的事，情节很简单，也很平庸，对白尤为陈腐。可能那对白是后人加添的，故显得很不调和，而曲文还是相当地隽秀的。北宋时，有陈氏老母生了三个儿子，陈良资、陈良叟、陈良佐和一个女儿梅英。她盖了一座状元堂，要儿子们个个成名。后来，陈良资中了状元回家，第二年，陈良叟也中了状元回家。只有陈良佐在第三年并没有中状元，而中状元的却是王拱辰。她将女儿梅英招王拱辰为婿。她独对第三个儿子陈良佐责备甚厉，不让他夫妇二人上门。陈良佐因此再去上朝求官应举去。果然也得到了头名状元。这一家，共是四个状元。贤母着他们四人亲自抬着兜轿，去见寇莱公，他是奉了圣旨，对他们加官赐赏的。这本杂剧很像是一本“庆贺”的戏曲，那当然是不会写得好的。我很怀疑，这个剧和上面的《山神庙裴度还带》都不像出于关汉卿的手笔，他们的风格和题材，以至于思想内容，和关汉卿的其他各剧是那样地不相同。譬如将《陈母教子》里的陈母和《蝴蝶梦》里的王母比较起来，王母写得是那末生动有力，写她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的矛盾心理是那末深刻而真切；而陈母的心理却是不大可理解的，只是追求着儿子们“状元及第”，不知何故。只有在剧首的发现埋金不取和后来的严厉地责备了陈良佐的受了老百姓的一匹蜀锦的二事，足以当贤母之称而无愧。

（《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 关汉卿戏曲集代序

## 一

中国的古代戏曲，在十三世纪中叶之前，不曾有什么作品流传下来。但从十三世纪中叶起，到十四世纪之末，伟大的戏曲作家们却像雨后春笋似的竞生于世，所作的剧本，流传于今的，无虑有二百多本。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以戏曲为主要的文学型式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开始就呈现着“百花齐放”，灿烂异常的繁荣景象。而领导这个新的戏曲运动的，乃是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

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末，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为何戏曲会突然地大为繁盛起来？为何大戏曲家们会产生得特别多呢？

这是不平凡的时代。蒙古在公元一二〇五年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在公元一二三四年灭了占据着中国北部的金国，在一二七一年改国号为元。金国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他们几乎是全部继承了它的文化遗产，包括戏曲一类的文学珍宝在内。元世祖忽必烈在公元一二七九年二月，又灭了南宋，统一了整个中国，袭有南宋的灿烂的文化宝藏。在这个时候，南中国盛行着“戏文”一类的戏曲，那就是使用南方的歌曲和方言来演唱的一种戏剧体裁。此种戏曲演唱的时间比较冗长，一天或一个昼夜

的时间是演唱不了一个剧本的。它有“开场白”似的“家门始终”。每个剧中人物都要歌唱。有独唱,有合唱。每个脚色都可以有“休息”的机会。像第一出是男主角主唱的话，第二出便是女主角主唱。而在同一出里，别的脚色也都要歌唱。所以其剧本不妨长些。但在北中国流行的“杂剧”，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戏曲的体裁。它是从一种流行于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叙事歌曲，即既讲且唱的“诸宫调”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过程，和现在的把南方弹唱的一种叙事歌唱变成了“沪剧”，把北方的歌唱的一种叙事诗歌变成了“曲剧”的情形十分相同。因之,“杂剧”这个北方的戏曲,即以北中国的歌调演唱的一种戏曲,虽然是穿扮了剧中人物,登场演奏,但还一时脱离不了那种叙事歌曲的深刻的影响。第一,“诸宫调”是一人独唱的,主唱的人有男,有女。男的是男班,女的是女班。因之,“杂剧”也有男、女主唱之分：以男主角歌唱的称为“末本”,以女主角歌唱的称为“旦本”。第二,“诸宫调”是叙事歌唱,故杂剧没能摆脱那种叙述的影响，常常地歌唱着叙事体的诗曲。第三，因为只是一个主角(男的或女的)独唱到底,故剧本不能太长,经常的以四“折”，即四出为限。其余的配角,都只是用“说白”和“动作”来增加主角歌唱的情绪和加强剧情的发展而已。

在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末期的戏曲运动，乃是以北方的杂剧为主的,主要的戏曲作家们也都在编写杂剧的剧本。直到十四世纪末,南方的“戏文”方才重行繁盛起来。我现在在这里,只谈杂剧，不谈戏文。

关汉卿乃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一位杂剧作家，他的一生都是为这个戏曲运动而奋斗着。在他之前，不曾产生像他那样的一位伟大的杂剧作家过。很有可能，他乃是第一个创作杂剧

这样一种戏曲体裁的人。正像古希腊大悲剧家阿史齐洛士的创作了"悲剧"那个剧种一样。他的创作力极为旺盛，一生写了杂剧六十六本，比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所作，几乎多出一倍。可是他没有莎士比亚的幸运，我们只保存了他的四分之一稍多一些的作品，即十八个剧本。

关汉卿是大都人（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但也有人说他是河北省祁州的伍仁村人。他约生于一二一〇年左右。当蒙古灭金的时候，他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故有人称他为金代的遗民。到了元代，他的戏曲活动便大为活跃起来，同时有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也在写着各式各样的杂剧。相传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其第五本是他所续成的。这话不可靠。但很有可能，他和王实甫是相识的好友。他的友人，还有写有名的《潇湘夜雨》杂剧的杨显之。他也是大都人。关汉卿和他有深交，汉卿写了什么作品都要和显之商酌其文字和内容。故时人称他为"杨补丁"，即替汉卿校订杂剧里文字的意思。还有费君祥和梁退之，也都是大都人，都写过杂剧。在当时，关汉卿的名字几乎和"戏曲"这个名称成为同意字。东平府戏曲家高文秀年轻早死，都城的人就称他为"小汉卿"。杭州人沈和甫，在十四世纪初期写杂剧，很有名，人便称他为"蛮子汉卿"；"蛮子"乃是元时称南方人的名称。也就是说，沈和甫是被人称为南方关汉卿的。

关汉卿曾在蒙古灭南宋后，到过南宋的都城杭州。那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地方。关汉卿游杭州的时候，当在一二七九年之后不久。故他写的《杭州景》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的话。在这个时期，他已是将近七十高龄了。他的卒年，约在一二九八年到一三〇〇年之间，但至迟似不能超过一三〇〇年。锺嗣成的《录鬼簿》，作于一三三〇年，列关汉卿于已死才人的第

一人。他在记录那些前辈已死才人的姓名和剧本后面，又遗憾的说道："余生也晚，不得与几席之末。"可见他和关汉卿的年辈，至少要相差三十年左右。他只是元代的初期的戏曲作家。他不曾进入过十四世纪。但十四世纪的元代戏曲的繁华，他是给予了很大的影响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关汉卿，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元曲时代"会不会是现在所见的样子是很可怀疑的。

## 二

元代戏曲的繁荣，和关汉卿等戏曲作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这个不平常的时代里，有许多条件，使得像杂剧这样的一个戏曲形式，能够在全中国普遍地流行起来。基本的条件是，长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在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后，整个地垮台了。旧的地主阶级去了，新的地主阶级还不曾完全形成。农民的生活暂时有了改善。同时，蒙古人以兵力打通了久已闭塞的东西交通的大道。中国出产的许多手工业品能大量地输出西方去。从前只靠海运，如今是可以大量地陆运西去了。像丝织品、瓷器、茶叶等等，都随着蒙古军队的西行而大批的运出。那些手工业的产品和农业副产品，不仅使在宋、金时代就已经繁华了的城市手工业的工人们生活得很好，而且也影响了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一篇很重要的曲子，是那时一位大诗人杜善夫写的，名为《庄家不识勾栏》，描写一个农民，初次进城市来，第一次到剧场看戏曲演出的情形。在以前，农民是很少地会有什么机会观看戏曲演出的。但在元代，他们的经济情况不同于前，虽然进入剧场的入场券的价

格是二百钱，相当的高，但农民是付得出的。城市的人们的经常出入剧场，那是不需提及的了。这样，刺激了戏剧活动的昌盛。剧团的组织更多起来，需要新的剧本也更为迫切起来。于是，像关汉卿那样的大作家便经常地不断地写作新的剧本，以供应剧团和剧场的需要。关汉卿他们和剧团的合作是密切的。剧团供给剧作家们以相当丰厚的报酬。剧作家们很可能是曾专门为某一位著名的男主角或女主角写出适宜于他或她演出的剧本。在那时候，为士人们进身之阶的“科举”早已停止。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在元代，其生活是十分狼狈的，故他们的才能和知识难得“货与帝王家”，便不得不向广大的人民投靠，而以写作为人民所需要的戏曲或小说，或其他通俗的东西为生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动。这说明了为什么元代的作家们会有那末许多人投身到戏曲活动里去的原因。

其次，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在一二七九年之后，大批的跑到南中国去。他们的足迹，无远不届，有的是做官，有的是经商，更多的是驻防的军队。他们需要适合于他们的娱乐，主要的就是以北曲歌唱，说北方方言的杂剧。因此，杂剧便随着他们的足迹，而普遍地流行于整个中国。南方的中国人民也逐渐地喜欢这种新的戏曲形式，甚至南方的作家们也开始模拟这个体裁而创作出新的剧本来。当然，北方的戏曲家们也不断地到南方去。有时，便定居于江南而不再回到北方去了。他们为了剧团的需要，也在写着新的剧本。戏曲运动便在全中国都推动起来，一时呈现着万花竞秀、百鸟齐鸣的巨观。

## 三

关汉卿代表了这样的剧作家们。他可能偶然也粉墨登场。因此他对于剧场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不懂得透戏曲演出的规律与风格是不会写出好剧本来的。明代臧晋叔在他编的《元曲选》序上说，关汉卿"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这话虽然是"想当然"的，但离实际情形当不会很远。关汉卿至少是出入剧场，和剧团中人物天天在一起生活的。他的日常行动，没有什么惊险，没有什么奇遇和大的政治上的活动。《录鬼簿》说他是"太医院尹"。可能他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医生，但他有更多的时间在体验、观察社会的生活。他的戏曲的天才使他把长期的观察所得的材料，运用到他的剧本的题材里去。他入骨三分地抓住了这个不平常的社会的特点而把它们不朽地写了出来。在这个时代，农民和手工业者们，经济上的负担，有一个时期是减轻了些，但政治上却仍是忍受着残酷而沉重的压迫。蒙古或色目的官儿，往往不懂得汉语，不认识汉字，完全依靠着翻译们或助手们（即衙门里的"吏"）做耳目。政治上可能是空前的黑暗。又，商人的地位突然地抬高了不少。游手好闲、欺压人民的占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个个像是有特殊权力的贵族。他们也造下了不少的"不平"的故事。这些，都增加了人民和我们的许多伟大的戏曲作家们包括关汉卿在内的愤怒和反抗。我们的戏曲作家们把这些现实的题材，借用历史上的故事和人物，写了出来，并交给和他们有关系的剧团演唱了出来。这正谐合着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情。是娱乐的泉源，同时又是政治的表演。广大的人民群众是需要这样的戏曲的。我们的戏

曲作家们就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了。关汉卿在其间是第一个在这个不平常的时代，创作这样剧本的作家，同时，也是创作这样剧本的最伟大的作家。他的题材，有时借用着晋代或宋代的人物，其实个个人是他同时代的活人。他使他们永久地不朽了。他们到现在还是栩栩如生地活在剧本里或舞台上的人物。

关汉卿最善于写妇女。我怀疑在蒙古时代的剧团是以女演员为主角者居多。故关汉卿的剧本，也以妇女为主角的居多。他所写的女主角是多样的：有负屈含冤、无可控诉的少年媳妇；有感情丰富、争春暗斗的妇女；有要牺牲己子，理智和感情相冲突的老婆婆；有巧设智计，救出可怜的女伴的妓女；有夫妻相离，拜月思念的闺中佳人；有热爱着的少年男女，中经阻隔而终得团圆的故事；有美艳多才的少妇，设计赚骗了恶霸而救全了她丈夫；有被欺骗结婚的少女，终于不得不和她丈夫和好的曲折的情节；有做了鬼魂还救出她情人于监狱的女子；也有为正直的友人所保护而在等待她丈夫归来的风尘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妇女，有的是悲剧的，有的是喜剧的，都写得异常的真切与动人。在中国的许多大作家里，没有一个能够像关汉卿那样描写着各式各样的不同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生活，不同年龄的妇女们而恰如其份，没有丝毫的雷同的。他是那样地深刻而细腻地绘写着他的时代和这时代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剧本里，他是那样地精心一志地结构着，使他的戏曲效果达到了最高的顶点。他的戏曲能够使观众时而笑，时而哭，时而深思，时而愤怒，也时而快意。

他所写的悲剧，当以《窦娥冤》为代表。《窦娥冤》写的是一个青年妇女窦娥，因她父亲欠了蔡婆几十两银子，而将她作为蔡

家的童养媳。她的丈夫不幸死了。蔡婆招了一个张老头子为丈夫。他的儿子张驴儿也想娶窦娥为妻。她坚执不从。张驴儿买了毒药，想害死蔡婆，不料却误害了他自己的父亲。他告到官里，说是窦娥谋害了她公公。在审判官的糊涂的问判与当时法律与吏治的黑暗的压力之下，糊里糊涂地把窦娥判决了死刑。窦娥含着满心的冤枉，无处也无法申诉。当她被杀时，她宣言道：她是无辜的！为了误杀了她，她的鲜血将上溅于一丈二尺的白布之上；在六月的暑天，天将降下大雪；这个地方将大旱三年。果然，她的冤抑，招致了天时的大变。黑云密布，天空降下了大雪。其他的预言也一一地实现了。最后，她父亲做了官，才替她报了仇。窦娥不向黑暗的暴力屈服。她坚强的意志，代表了中国人民在这不平常的时代的坚忍不屈的精神。她的含冤负屈的死，十足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的暗无天日的统治和人民所受的痛苦和无可告诉的压迫。想来在当时演出这本戏的时候，观众的眼泪是会如泉水似的涌流出来的。

关汉卿的《蝴蝶梦》原是一个悲剧，却因主持审判的是著名的公正无私的清官包待制（拯），结果却成了喜剧。王婆婆的丈夫无故地被恶霸葛彪打死。她的三个儿子为父亲报仇，杀死了葛彪。包待制审判时，说要将她一个儿子偿命。三个儿子都争着要去偿命。包公要王婆来决定：究竟那个孩子去偿命。王大、王二是她丈夫前妻生的，王三是她亲生的。她的理智和感情斗争了许久，最后决定要将她自己的儿子王三去偿命。某一夜，她和王大、王二到监狱后面去收尸时，迎接的却是活泼泼笑嘻嘻的活王三！原来包公饶了他，而以一个偷马贼代替他死去。这故事，说明了人民的愿望，迫切地需要一个清正的不畏强豪的官儿，像包公似的，为社会，为人民主持公道。元代戏曲里，包公戏

的盛行，恐怕是产生于这样的一个愿望之中的吧。

他的《望江亭中秋切脍旦》，表现了一位凶暴的官吏杨衙内，为了要娶漂亮的孀妇谭记儿未成，便设计陷害谭记儿的新嫁的丈夫。亏了谭记儿智扮渔婆，赚得杨衙内的金牌势剑，方才救得她丈夫的性命。这也是一件暗无天日的故事。像这样的黑暗的陷害无辜的故事，在当时是不会少的；但像谭记儿那样的有智有勇的美妇人却恐怕是不会多的。

他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乃是一个喜剧，虽然描写的也是一件黑暗的故事。赵盼儿是一个妓女，她的一个女友嫁给了恶人周舍。周舍百般的虐待她，她向赵盼儿哭诉，并求她拯救她脱离出这苦海。赵盼儿设计向周舍献媚，说要嫁给他，周舍便和他的妻离了婚。但赵盼儿顿时翻脸不认账，使周舍既失去他的妻子，又得不到赵盼儿。在封建社会里，男子的权力大极了，但在这剧里，不仅描写了这黑暗的一面，却还嘲笑了、讥讽了它，向它挑战，而且得到了胜利。这是一部很大胆的反抗封建统治的好剧本。

描写得十分漂亮，像新出水面的荷花，又像清晨刚刚开放着娇艳的蓓蕾的玫瑰，花瓣上还带着滚圆的小露珠似的两部喜剧，乃是《诈妮子》和《拜月亭》。关汉卿在这两部喜剧里，描写着两个不同类型的少女，她们都在热爱中，却被夺去或将被夺去她的情人。她们是怎样地倾诉其热爱并怎样地为自己的爱情而斗争啊！《诈妮子》是那样地反反覆覆地绘写着那个少年婢女燕燕的初恋的心情和她知道她的情人将被夺去时的悲愤，以及怎样地要想破坏那新的婚姻而为维护自己的爱情作斗争。像这样的一位真正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红娘”，纯然为自己的而不是为了她的“主子”的爱情作斗争的人物，在中国戏曲里，恐怕只有关

汉卿所写的这位燕燕而已。《拜月亭》写离别了她丈夫的王瑞兰，怎样地忆念着他，却又说不出口来，只好在夜晚拜月的时候，祷念着他的平安。活活地画出了封建时代的少年妇女的娇羞的心情。其情节的曲折和词语的鲜艳都是属于最好的杂剧之列的。

关汉卿不仅善于描写妇女们，在描写勇猛无比的英雄们方面，他也是一位能手。他的《关大王单刀会》乃是到今天还能在舞台上见到的极少数的元代杂剧之一。关羽在这个剧本里，充分地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写得更为动人的乃是《关张双赴西蜀梦》。关羽和张飞都已被杀，但刘备却还未知其事。他们二人的鬼魂到西蜀去告诉他。虽然是鬼气森森的场面，却写的是那么入情入理，凄楚异常。他们生前的勇猛之气犹在，却不知做鬼的乃处处不自由。他们只能在灯影下向刘备凄惶顿首，怎还能像生前似的相亲近呢!

还有一个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在《录鬼簿》没有著录，但《元曲选》却说是关汉卿作。这剧写的是恶人鲁斋郎为非作歹，无人可奈何他。但包待制到了那个地方，却设计杀了他，为民除害。这是善恶分明、是非皎然的一部戏曲，很有可能，也是出于这位为人民作喉舌的伟大戏曲作家的手笔。

今年是关汉卿戏剧创作的七百年纪念，也就是他的生年的大约七百四、五十年或他卒年的大约六百五、六十年纪念。我们纪念他不仅是为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戏曲作家，为了他创作了杂剧，而是也为了他是和人民最亲近的作家。他为人民而控诉着当时的黑暗统治，为了人民而写作。他和当时的人民是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人民的喜怒哀乐，也就是他的喜怒哀乐，并且，他把当时的人民的这种喜怒哀乐之情，写了下来而使之永远不朽。

（《关汉卿戏曲集》，一九五八年四月）

# 刘知远诸宫调跋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沿着河西走廊从兰州到敦煌千佛洞去，一路上见到不少古代的荒城废址，在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古代黑水城的遗址。我下了车，在堆满了细沙的废城上徘徊着。太阳光晒得很猛烈。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矗立着不少高出地面的沙丘。那沙丘之下，便是古代的宫殿、庙宇和住宅吧。从沙漠上反射出来的耀眼的单调的金黄色的光芒，使得下午的太阳更加恶毒起来。我在那废址上走了好久，也走了很远，但除了细沙和废砖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东西。

这个古代黑水城，便是俄国柯智洛夫探险队在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间发掘过的一个古城。由于这次的发掘，使这个湮没已久的黑水古城的名字重复显赫地出现于人间。这次发掘的规模相当大，所获得的古物及西夏文的经卷、文书极多，其中也有若干汉文的书籍。在那里，最有名的是乾祐二十一年（公元一一九〇年）刻的《蕃汉合时掌中珠》，又有平阳姬氏刻的《四美人图》和平阳徐氏刻的《义男武安王位》的两幅大型版画。更为惊人的，乃是一部《刘知远诸宫调》的被发现，它的年代大约也是属于十二世纪的产物。

老早地便流传着有宋版《刘知远传》的被发现的消息。我曾托耿济之先生去打听，但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一九三〇年春天，由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部抄本，才明白它乃是一部“诸宫调”，并

非小说或戏曲。同一年秋天，我到了北京，才见到它的原本照片。这部照片只有四十二页，内容和抄本完全相同。不知什么原因，只残存着：

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

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

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仅存第一、第二的两页）及

知远探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

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第十二

一共是四则多。到了“第十二”已经是全书完毕的了，但从“第三”的第三页起到“第十”为止，将近八则，却不曾见到。是不是原来便残佚了的呢？为什么不像常例似的，所缺佚的不在首尾而在中间部分呢？我很怀疑本来不缺，而是照相的人不曾照全。二十多年间，老抱着要看看这部书的原本的愿望，想要一决此疑。一九四九年五月，曾到过列宁格勒，却不曾见到此书。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冬天，我和艾德林、索洛金二同志到列宁格勒访问时，才在东方研究所见到它。那是多么兴奋的一个时刻啊！我血液急流着，呼吸紧张，脸上表现着无比的喜悦。原书正在装裱。我就在装裱台上，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的确只有四十二页。中间的将近八则，估计约有八十多页吧，是原来缺佚了的。这个久蓄的疑问算是解决了。但摩挲着这部七百多年前所刻的古本诸宫调，即中国最古的一部刻本的诸宫调，心里是又喜又惆怅。这是一个袖珍本，完全是金代（公元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刻本或稍后的蒙古刻本的式样。在中国，像这一类的古代刻本，现在保存着的也已不多。读了这部《刘知远诸宫调》，觉得那种朴拙刚劲的民间文学的作风，是足以表现最好的中国文学的传统的。我读了又读，舍不得离开去，不知何时再能读到它。完

全没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光，这部伟大的民间文学的杰作《刘知远诸宫调》的原书，已经回到北京，已经被珍藏到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了！这部书，连同四十六册的彩绘本《聊斋图说》，是由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代表苏联政府在本年四月间赠还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怎能有这样大气魄的赠还之举呢！这足以充分的证明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是怎样地恳挚和巩固！就在两年多之前，苏联政府已经把收藏在苏联各文化机构里的《永乐大典》古写本六十多册送还我们了。中国人民重行见到这些祖国久已佚失的鸿宝的归来，将表示怎样地喜悦之感和对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感谢之情呢？

说起"诸宫调"来，许多人可能都不大熟悉。"诸宫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

原来，在很古老的时候，中国人民之间就流行着一种讲唱故事的风气。有人在讲故事，同时，又有他的"同伴"弹奏着乐器，在唱着。一边讲，一边唱，唱完了又讲，讲完了又唱，使听的人不感到单调。这样的讲唱文学到今天还在人民之间盛行着，那就是北方的说唱大鼓书的和南方的说唱弹词的。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讲唱文学的特殊形式。在福建，就被称为说"平话"的；在广东，则被称为唱"木鱼书"的。

远在唐代，在佛教寺院里，就有僧侣们在说唱着"变文"。在宋代，就有以一种曲调来讲唱一个故事的，像赵德麟写的《商调蝶恋花咏会真记》就是用着十阕的"蝶恋花"的调子，来反复歌唱着《会真记》的故事的。但不久，就在北宋时代，有一个天才的民间作家孔三传，创作了一种崭新的讲唱文学的形式，那就是"诸宫调"。为什么称它做"诸宫调"呢？因为这种讲唱作品乃是使用着不同"宫调"里的曲子来歌唱的，像《刘知远诸宫调》的

“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里，其所使用的歌调有：

中吕调牧羊关　　仙吕调醉落托　　黄钟宫双声叠韵
南吕宫应天长　　般涉调麻婆子　　商角定风波
般涉调沁园春　　高平调贺新郎　　道宫解红……等等。

这便较之单独使用同一的曲调反复地歌唱着来咏吟一个故事的显得有变化、动人听，而且复杂得多了。这是讲唱文学里的一个大进步。可惜古代的讲唱文学的作品，特别是“诸宫调”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太少了。向来只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一种；还有散见于《雍熙乐府》里的元代王伯成的《开元天宝遗事诸宫调》的曲子数十段。如今发现了这部《刘知远诸宫调》，乃是鼎足而三，再没有第四部了。

刘知远和李三娘的故事，在早期的《五代史平话》里就显得很突出，像刘知远那样贫穷无依无靠的到处流落的雇工，一旦到了小地主李家作赘婿，那就等于成为永久地无偿的雇工或农奴了。他受尽了他妻子的两个兄弟的虐待。他没法再在李家生活下去了，便走上了一般年轻雇工所常走的一条路，便是去到太原投军去。在《刘知远诸宫调》的“第一则”、“第二则”里写的正是这一段故事。那是很能赚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热泪的。

李三娘是一个善良的女子：她热爱她的丈夫。她也受尽了兄弟和嫂嫂的欺凌，但仍坚守着刘知远不嫁。她生了一个男孩子，也由邻居抱送到太原去了。她的故事是很凄惨的，但在《刘知远诸宫调》里，却都已佚去了。我们在明代的戏曲《白兔记》里，还可以看到她的“磨房产子”等等的苦难的经历。

后来，刘知远在太原“发迹变泰”了，他成为太原岳节度使的女婿。在古老的封建社会里，这个婚姻关系是使他得到权力的一个很方便的阶梯。他就此一步步的得到了兵权，也得到了攻

权。最后，他回到李家村，迎接了他妻李三娘同去，共享富贵荣华。那团圆的结局，似乎并没有消散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悲惨故事的悲剧气氛。在中国的民间故事里，往往有意地使其故事成为团圆的喜剧的结局。为什么会是那样地布置呢？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有意识地使贫苦的人民的悲惨遭遇，得有幻想的或理想的翻身的或团圆的结局，以寄托其“想当然”的或“应该如此”的想像的场面。所以，刘知远、李三娘的故事之能在中国人民之间长久地受到欢迎，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现在把这部久佚的《刘知远诸宫调》影印出来，一方面使比较多的读者们能够得到这部古代的优秀的民间创作，一方面也表示我们对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感谢之情！

我们在这里敬把这部影印本的《刘知远诸宫调》献给苏联政府和人民！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刘知远诸宫调》，一九五八年八月）

# 步韵诗

中国诗里，有一个束缚真情最甚的桎梏，便是步韵，在作步韵诗者的意见，不过以步和前人或同时人的韵，而能工切，益可显出他们的雕斫的才能。而不知五七言的格律，已足限制真情的流露；如并选韵的自由而更剥夺之，则恐即诗才极盛的人，也决不能畅其所欲言了。纳兰容若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 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人只是做韵，谁曾做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渌水亭杂识》卷四）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 纳兰容若

纳兰容若是明珠的儿子，很有些诗才。他刻过一部很重要的《通志堂经解》，又著有《侧帽词》、《饮水词》，近阅他的《渌水亭杂识》，觉得其中有几段论诗的话，极有见地。

>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
>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
>
>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
>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这种见解，都是前代的人所不敢说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一诗，为中国最长的叙事诗。欧洲各国，前如希腊，后如英、德，其最初之文学皆为史诗。中国则史诗极不发达。《诗经》里的诗，以抒情诗及颂歌为最多。后来作者，只白居易最善于叙事诗，他所作的却都不很长。所以《孔雀东南飞》虽不及二千言，而已被称为古今第一长诗。

这首诗的字句，各本颇不同，文词也有费解的地方。最可怀疑的便是，前言"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后言："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在二三年中小姑决不会由扶床而走的孩子，骤长至与新妇同长。即以二三为相乘之数，言新妇在焦仲卿家已六年，而六年的时间，也不能使小姑由扶床而走，而长至如新妇之长。《乐府诗集》载此诗，将"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二句删除。宋本的《玉台新咏》也不曾载此二句（据丁福保《全汉魏六朝诗》附注）。但考《古诗纪》及通行本《玉台新咏》则皆有此二句。丁福保以为"此二句乃后人添入"，实为臆断之言，不足信。细读原诗，"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四句，语气融成一片，决非后人添入，且后人也无故将前后矛盾之句添入之理。如删去"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二句，则"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二句，便变为毫无意义了。宋人最好臆改古书。《乐府诗集》及宋刻《玉台新咏》见此处不可解，便删去二句，以求其无病。而不知斧痕显然，反

失原诗低徊悲惋之意。丁氏不从《玉台新咏》，而信宋人，更强造后人添入之言，殊可笑！我以为古书偶有错，并不要紧，决不会因此便失其真价。我们遇到这种地方，只应该明明白白的把他举出，不宜巧辞强解，代古人掩护。这种无理的武断的掩护，中国人最喜为之。对于古书，是有害无益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 碧鸡漫志

古代的诗，都是可以歌唱的。《诗经》便是一部颂神、婚丧、宴会的乐歌集。大概他们的诗，都是先有情而后有言，然后才配以音律。所以情感不至受音律的拘束而难于充分表现。自汉以后，乐府渐兴，乃至先有音律，而后有文辞。音律不能表现情感，而情绪反受音律的支配。中国抒情诗不大十分发达，大概这也是一个原因。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对于这一层，有几段话说得极好：

> 或问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记》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
>
>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

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

他的见解，真是很高！现在的歌曲，也都是先有歌然后制谱，正是“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 李后主词

好的诗词，情感必真挚，词采必美丽。如春水经流于两岸桃花、轻舠唱晚之境地中。读者未有不为其美景所沈醉的。李后主词，在许多词人中，可算是一个已到了这个境地的。亡国后所作，尤凄惋动人。如“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凤笙休向月明吹，肠断更无疑”、“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及“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谁不读之凄然呢？苏东坡议后主《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诸语，以为“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不应“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不知此正后主至情流露处。他心里不愿哭庙谢民，便不哭庙谢民。此种举动，实胜于虚伪的做作万万。好的作品，都是心里想什么，便写什么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 唐　诗

王若虚说："崔护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又云'人面只今何处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两今字不恤也。'刘禹锡诗云'雪里高山头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门庆'。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门使之高，二义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叠用字。'如此二说，何其相反欤？予谓此皆不足论也。"(《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

像这种不足论的解说，"诗话"里不知道有多少。他们常常因此发生了许多无聊的辩论。若虚以"皆不足论"四字评之，真是痛快之至。

(《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一九二三年二月)

# 郑　厚

郑厚是郑樵的哥哥，年长于樵四岁。他的著作已散佚。只有《说郛》里节录的一部《艺苑卮言》到现在还流传在人间。偶读《滹南遗老集》，见所引郑厚的话，都是很有见地的。现在且钞关于文艺的一段，以见他的文学批评的一斑。有机会还很想把他的遗著辑成一本。但此愿恐非一时所能达耳。

> 魏晋以来，作诗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韵，不复有真诗矣。诗之有韵，如风中之竹，石间之泉，柳上之莺，墙下之蛩。风行铎鸣，自成音响；岂容拟议！夫笑而呵呵，叹而唧唧，皆天籁也。岂有择呵呵声而笑，择唧唧声而叹者哉！（《滹南集》卷三十九引）

（《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一九二三年二月）

# 王若虚的文学评论

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学评论”(Literary Criticism)，对于王若虚应该加以二十分的注意。他对于诗与文，都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古代文艺的不合理处，与批评者的曲说附会处，都能大胆的举出，痛快的攻击。自刘彦和、刘知几、郑渔仲、朱晦庵后，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他并肩而立的批评家。而他的实事求是、勇于求真的精神，除郑渔仲外，更无人能及。现在且举他批评黄山谷诗的几段话，以见其批评精神的一斑：

>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
>
> 山谷诗云：“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谓阿底耳。顾恺之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指桓温卫士云“明公何须壁间阿堵辈”是也。今去“物”字，犹“此君”去“君”字，乃歇后之语，安知其为钱乎？
>
> 山谷诗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东坡谓其太澜浪，可谓善谑。盖渔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

(《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一九二三年二月)

# 几部词集

五七言的古律诗，在唐以后，便衰落了下去，现在虽还有人崇拜所谓“宋”诗，然而为“宋”代文学的骄傲的，乃非“诗”而为“词”，正如为元、明二代的骄傲的，乃非“诗”、“词”而为“杂剧”、“传奇”一样。

“词”是从“乐府”蜕变出来的，在五七的古律诗外别启一新的文体。当“诗”的一体，已成为陈言腐调，不复有真率活泼之气时，“词”的作家，便如经过濛濛春雨后的春笋一般，纷纷的拔地而出；在倦极欲眠的文坛里，射进一道新鲜的曙光。我们只要把五代、宋时的“诗”与“词”拿来比较一下，便可知二者精神的相差了。

所以我们欲了解五代及宋的文学的真精神，便非对于他们的词集，加以十二分的注意不可。

现在就我所知道的，把较为重要的几部词集写在下面。

(一)《词律》 清万树撰。原刻本，石印本。这部书很重要，对于历来的错误，校正不少。

(二)《词综》 清朱彝尊编，王昶补。原刻本，光绪间金匮浦氏重刻本。

(三)《词苑英华》 汲古阁刊本。这部书汇刊《花庵词选》、《中兴绝妙词选》、《草堂诗余》、《花间集》、《尊前集》、《词林万选》及《诗余图谱》，极为重要。惜不易得。

(四)《六十家词》 汲古阁刊本，石印本。

(五)《名家词集》 《粟香室丛书》本。

(六)《词学丛书》 原刊本。这部书汇刊《乐府杂词》、《阳春白雪》等六种。

(七)《四印斋词丛》 光绪间王鹏运刊本。

(八)《历代诗余》 乾隆间原刊本。

(九)《古今名家词刻》 原刊本。

(十)《彊村丛书》 现代朱祖谋刊本。 此书搜罗最为宏富，校刊亦精，计有总集四种，唐词别集一家，宋词别集一百十二家，金词别集五家，元词别集五十家。

(《小说月报》十四卷三号，一九二三年三月)

# 李 清 照

我们很不容易在中国的诗词里，找到真情流露的文字。他们为游戏而作，为应酬而作，多半是无病而呻的作品。其真为诚实的诗人，真有迫欲吐出的情绪而写之于纸上者，千百人中，不过三四人而已。李清照便是这最少数的真诗人中的一个。她的《漱玉词》和《金石录后序》，都足以使人读之而凄凉悲抑不能自已的。我所见的《漱玉词》有二本，一为汲古阁本，一为四印斋本。四印斋本较汲古阁本为完备。其中好句极多，如“记取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更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翦梅》）、“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蝶恋花》）等语，都是极好的。《苕溪渔隐丛话》曾引她批评前代词人的话，几无当她意的人。虽秦七（少游）黄九（鲁直），也受她的讥弹。其实她的词，确较秦、黄诸人为高。秦、黄等仅以词工为主，而她的词则都是从心底流出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三号，一九二三年三月）

# 孟姜女

孟姜女的故事是中国流传最广最久的民间故事之一。我的朋友吴立模先生曾做了一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载在《星海》中，探寻出这个故事的根源，说孟姜女就是《左传》中的杞梁妻，万喜良就是齐侯之将杞梁，并逐步的引用了好些书，以证明齐侯之变为秦皇，杞梁之变为万喜良，杞梁妻之为孟姜女之故。于是孟姜女的故事的根源与其转变之迹，便使每个读者都瞭然的知道了。我们尚有无数的故事，是与孟姜女有同样的来源的。如孟子所叙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者"的故事，至今尚盛传于各地民间；我曾见福建的一个唱本，名为《墦间祭》的，即叙写此故事，几乎每个福州的人都会唱——虽然一部分的人已不知道它的根源。如果我们肯费了一番工夫，去搜寻各地的民间传说，一定更可以得到无数的由古书中所叙的短故事蜕化出来的传说。（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很有趣味的。不知各地有人高兴去做否？）由此可知，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固然常被文人采取而写在纸上，却同时也有许多书籍上的故事，被民间所流传，辗转重述，而成为传说的一部分。

演叙孟姜女的故事的，在现在有唱本，有戏剧《孟姜女寻夫》的十二月歌调，为现在流行最广的民歌：

正月梅花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

别人家丈夫团圆聚，我家丈夫去造长城。
二月杏花暖洋洋，双双燕子到南墙。
燕窠修得端端正，对对成双歇画梁。
三月桃花是清明，桃红柳绿正当景。
家家坟上烧白纸，万喜良坟上冷清清。
四月蔷薇养蚕忙，姑嫂双双去采桑，
桑篮挂在桑枝上，揩把眼泪勒把桑。
五月石榴是黄梅，黄梅发水落下来。
家家田中黄秧栽，孟姜女田中草成堆。
六月荷花热难当，蚊虫飞来叮胸膛，
宁可吃奴家千口血，莫叮奴丈夫万喜良。
七月凤仙秋风凉，家家窗前裁衣裳，
青红蓝绿都做到，孟姜女家中是空箱。
八月木樨雁门开，孤雁足下带书回。
闲人只说闲人话，那有人儿送衣来。
九月菊花是重阳，重阳美酒菊花香。
满满斟杯奴不喝，无夫饮酒不成双。
十月芙蓉稻上场，牵砻掼稻纳官粮。
家家都有砻来牵，孟姜女家中是空仓。
十一月冰冻雪花飞，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前面乌鸦来领路，哭倒长城好惨凄。
十二月腊梅过年忙，杀猪杀羊闹洋洋，
家家都有猪羊杀，孟姜女家中苦断肠。

这只歌辞，差不多自田间的农夫牧童，以至于城市中的妇人与孺子，舆夫与负担者无不会唱。其势力较任何诗人的作品

都大。

叶堂的《纳书楹曲谱》，亦载有《孟姜女》一剧的歌辞：

俺只见愁云叆叆，昏迷不见天，为遭逢乱世，远涉穷边。实指望夫妇同回转。谁料世情更变，夫丧蛮烟，再难相见！哭得我肝肠断。往长城寻遍，寻遍，枉生嗟怨。望苍天，苍天若肯行方便，收取夫尸返故园，收取夫尸返故园。

奏因依，奴是齐国东人氏。祖贯居民孟氏，名姜女，我夫婿，范杞梁。到此筑城池。谁想他丧在边城！念奴家迢迢千里送寒衣。送寒衣，实指望夫妇一同还乡里。小妇人当要寻尸，不辞迢递，也只为结发恩和义，结发恩和义。

我儿夫，我儿夫，筑死在长城底。要寻尸首无踪迹。叹命低。小妇人到处寻尸，哭得我流红泪。阴魂怜念寻尸意，忽然间城倒地，蓦见尸骸迹。这便是骨肉重逢！想是天怜取，想是天怜取。

望慈悲，望慈悲，怜念我贱妾来千里。可怜我夫妇二人都做了他乡鬼。恨儿夫，恨儿夫，生不遇时，遭逢乱世，死于边地。千恨万恨，只恨奴时不利。望大王息虎威，饶妾归家里，埋葬儿夫婿，存亡深感激！情愿身膏斧锧，何足惜！身膏斧锧何足惜！

怜妾苦楚来千里，愿大王洪福齐天不改移。万古流传，教人作话提。

这里，以孟姜女为齐国人，以她的夫婿为范杞梁，而非万喜良，很可为吴立模先生的文辞的一个旁证。但不知此剧是何时人作？叶堂把此剧归入“时剧”内，想此剧在当时必很流行。大约是明末清初的一个作者所写的罢！杞梁妻之变为孟姜女原是

很古远的事；至于杞梁之变为万喜良，则恐怕是很近的事，因为在此剧中尚作杞梁，只不过把他加上了一个姓："范"。万喜良三字恐即由此剧中的范杞梁的字音转变而来。

（《文学旬刊》一三七期，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 平鬼传与捉鬼传

岂明先生：

久未通音问了，真是疏懒之至！顷读《语丝》八十七期(?)上的止水先生一文，论到《何典》与《平鬼传》。他好像说，《平鬼传》是不大容易见到的书，谁发见了此书，其功劳当不下于发见《何典》。其实，这部《平鬼传》并不是一部僻书。也许是止水先生记错了，也许是现在的书贾把它改了名吧，现在的书名乃是“捉鬼传”。通常都把它列入“才子书”之林，与《三国》、《水浒》、《西厢》、《琵琶》、《平山冷燕》诸书并列，而其次第则为“九”，故亦名为九才子。全书共十回，从钟馗自刎而死起，至他灭尽了世间诸鬼，受上帝之封赐为止。这部小说大约是不得志的文人做的，愤慨的话不少，时时有些很有余味的讽刺，仿佛较《何典》还好。其结尾说，德宗皇帝给钟馗一匾，挂于庙门，是柳公权题的，果然写的齐整，盆口大的五个字，说道：那有只样事。

如此作结，真比《何典》好。书中有不少地方要用方方，或加以……的，如果有人要标点的话，因为多违碍的字样。

止水先生文中引了酸鬼上钟馗文一段，据原书，上这个呈文的，是不通鬼，不是酸鬼，原书里并无酸鬼之名。

天气太热，又有小病，什么事都不能做，今天写了这么长的信，真是几个礼拜来未有之事也。

七月十七日，西谛上

(《语丝》第九十四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 警世通言

冯犹龙所编辑的《喻世》、《警世》、《醒世》的“三言”，是平话系短篇小说的大宝库，其中至少有十之三四是旧本。《醒世》传本颇多；《喻世》以《古今小说》为蓝本，而选了二十一篇，又加以从《警世》、《醒世》选出的二篇，故亦无甚重要。惟《警世》则四十篇中，不经见之作甚多。此书的出现，对于研究中国小说者实有很重要的关系。第一，当然是因为她供给了好几十篇的重要的短篇小说。《今古奇观》所选者，不过四分之一而已，其中四分之三皆为不经见之作。研究宋、元、明短篇小说的人，加上了这三十篇的作品，其关系的重大，我们很可以想见。第二，《京本通俗小说》的发见，怀疑的人不少。但在《警世通言》中，选《京本通俗小说》者竟有七种之多；《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京本》之《拗相公》，《陈可常端阳仙化》即《京本》之《菩萨蛮》，《崔待诏生死冤家》即《京本》之《碾玉观音》，《范鳅儿双镜重圆》即《京本》的《冯玉梅团圆》，《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京本》的《西山一窟鬼》，《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京本》的《志诚张主管》。缪刻《京本》时，所言《定山三怪》一卷，破碎不完，故未录入者，竟亦在其中，改名为《崔衙内白鹞招妖》，编《警世》者，并于题旁特别注明：

“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

“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

有了这个有力的旁证，我们很可以不必再致疑于《京本》的伪作了。而《定山三怪》一卷竟在这里发见的事实，更足以使我们高兴。又有《计押番金鳗产祸》一卷，原注“旧名《金鳗记》”。玩其文句的结构，以及其描状的活泼生动，当亦系宋人平话之一种。

宋人平话是文学史的珍宝之一，可惜我们不能够得到十种以上。缪刻的七种是很重要的，而在《警世》中也竟有了七种以外的二种，这真是一种并不寻常的发见。

日本内阁文库中有一种平话小说集，名《清平山堂》，凡选入平话十五种，其中当亦有宋人之作，可惜不曾见到原书，无从下断语。最近，听说《永乐大典》中的“平话”一部分，又有在北平发见的消息。惟不知所发见者是否六十卷的全部，或仅为其中的一部分。然无论如何，这个发见的重要是无可否认的。我们相信其中的古平话——宋、元人的词话、诗话——一定是很多的。这个发见也许较《警世》的刊布更为惊人耳目。

《警世》将由商务刊行，所根据的一本，其来源亦自日本，惟非内阁文库藏本（疑系尾州本），其中卷数，颇多脱讹，又无总目，无插图，疑系重刊本，或书贾借旧版补刻重印者。

（《小说月报》二十卷一号，一九二九年一月）

# 老虎婆婆

《小红冠》式的故事，即虎或狼一类的吃人的猛兽，变了人——常常是老太婆——去吃小孩子的故事，是世界各处都有存在着的。中国式的《小红冠》故事，与欧洲式的《小红冠》故事其间区别得很少。不过欧洲式带些后来附加上去的教训意味，中国式则无之，而欧洲式的小孩子为一人，中国式的小孩子则常为二人而已。其间特别相同之点，是孩子见了外婆的突然变了样子，例如，眼睛大了，身上有毛之类，常要发生疑问，而猛兽外婆则常以巧辩掩饰过去。欧洲式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兹不复说，中国式的故事，则因时地的不同，也颇有变异之点。这个故事第一次见于记载上的是黄之隽的《虎媪传》(黄承《增广虞初新志》卷十九)：

> 歙居万山中，多虎。其老而牝者，或为人以害人。有山甿，使其女携一筐枣，问遗其外母。外母家去六里所，其稚弟从。年皆十余，双双而往。日暮迷道。遇一媪问道："若安往?"曰："将谒外祖母家也。"媪曰："吾是矣。"……草具夕餐。餐已，命之寝……既寝，女觉其体有毛，曰："何也?"媪曰："尔公敝羊裘也，天寒衣以寝耳。"夜半闻食声。女曰："何也？"媪曰："食汝枣脯也。夜寒且永，吾年老不忍饥。"女曰："儿亦饥。"与一枣，则冷然人指也。女大骇起曰："儿如厕。"媪曰："山深多虎，恐遭虎口。慎勿起。"女曰："婆以大绳系儿足，有急则曳以归。"媪诺，遂绳系其足而操其末……(女)急解去，缘树上避之。媪俟

久，呼女不应。媪哭而起，且走且呼，仿佛见女树上，呼之下，不应，媪恐之曰："树上有虎。"女曰："树上胜席上也。尔真虎也，忍啖吾弟乎？"媪大怒去。无何，曙，有荷担过者，女号曰："救我！有虎！"担者乃蒙其衣于树，而载之疾走去。俄而媪率二虎来，指树上曰："人也。"二虎折树，则衣也。以媪为欺己，怒，共咋杀媪而去。

今时流传于民间的这一则故事，其概略是如此：二儿山行遇虎，虎诈为其外婆。偕之同睡。睡至中夜，女闻外婆食物声，便向之索。索得视之，则为其弟之手指。女大骇，设计脱身。虎追之，女又设计毙虎，为弟报仇。这与黄氏的传，有一点很不同。黄氏以为虎媪的毙，是毙于同类，民间传说则以为虎媪之毙，是毙于女手。欧洲式的故事，则又以为"狼媪"之毙，是毙于樵者之手。这故事中，传说最纷歧的，恐怕便是结局的一段了。

（《小说月报》二十卷五号，一九二九年五月）

# 蝴蝶的文学

## 一

春送了绿衣给田野，给树林，给花园；甚至于小小的墙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阶下，也点缀着新绿。就是油碧色的湖水，被春风溝溝的吹动，山间的溪流也开始淙淙汩汩的流动了；于是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蓝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花开了，于是黄的、白的、红的、黑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蝴蝶们，从蛹中苏醒了，舒展着美的耀人的双翼，栩栩的在花间，在园中飞了；便是小小的墙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阶下，只要有新绿的花木在着的，只要有什么花舒放着的，蝴蝶们也都栩栩的来临了。

蝴蝶来了，偕来的是花的春天。

当我们在和暖宜人的阳光底下，走到一望无际的开放着金黄色的花的菜田间，或杂生着不可数的无名的野花的草地上时，大的小的蝴蝶们总在那里飞翔着。一刻飞向这朵花，一刻飞向那朵花，便是停下了，双翼也还在不息不住的扇动着。一群儿童们嬉笑着追逐在他们之后，见他们停下了，便悄悄的蹑足走近，等到他们走近时，蝴蝶却又态度闲暇的舒翼飞开了。

呵，蝴蝶！它便被追，也并不现出匆急的神气。（日本的俳句，我乐作）

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感得全个宇宙都耀着微笑，都泛溢着快乐，每个生命都在生长，在向前或向上发展。

## 二

在东方，蝴蝶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画家很高兴画蝶。甚至对在我们古式的帐眉上，常常是绘饰着很工细的百蝶图，——我家以前便有二幅帐眉是这样的。在文学里，蝴蝶也是他们所很喜欢取用的题材之一。歌咏蝴蝶的诗歌或赋，继续的产生了不少。梁时刘孝绰有《咏素蝶》一诗：

> 随蜂绕绿蕙，避雀隐青薇。映日忽争起，因风乍共归。出没花中见，参差叶际飞。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

同时如简文帝（萧纲）诸人也作有同题的诗。于是明时有一个钱文荐的做了一篇《蝶赋》，便托言梁简文与刘孝绰同游后园，“见从风蝴蝶，双飞花上”，孝绰就作此赋以献简文。此后，李商隐、郑谷、苏轼诸诗人并有咏蝶之作，而谢逸一人作了蝶诗三百首，最为著名，人称之为“谢蝴蝶”。

> 叶叶复翻翻，斜桥对侧门。芦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西子寻遗殿，昭君觅故村。年年方物尽，来别败兰荪。（李商隐作）

> 寻艳复寻香，似闲还似忙。暖烟沉蕙径，微雨宿花房。书幌轻随梦，歌楼误采妆。王孙深属意，绣入舞衣裳。（郑谷作）

> 双眉卷铁丝，两翅晕金碧。初来花争妍，忽去鬼无迹。

（苏轼作）

何处轻黄双小蝶，翩翩与我共徘徊。绿阴芳草佳风月，不是花时也解来。（陆游作）

桃红李白一番新，对舞花前亦可人。才过东来又西去，片时游遍满园春。江南日暖午风细，频逐卖花人过桥。（谢逸作）

像这一类的诗，如要集在一处，至少可以成一大册呢。然而好的实在是没有多少。

在日本的俳句里，蝴蝶也成了他们所喜咏的东西，小泉八云曾著有《蝴蝶》一文，中举咏蝶的日本俳句不少，现在转译十余首于下。

就在睡中吧，它还是梦着在游戏——呵，草的蝴蝶。（护物作）

醒来！醒来！——我要与你做朋友，你睡着的蝴蝶。（芭蕉作）

呀，那只笼鸟眼里的忧郁的表示呀；——它妒羡着蝴蝶！（作者不明）

当我看见落花又回到枝上时，——呵！它不过是一只蝴蝶！（守武作）

蝴蝶怎样的与落花争轻呀！（春海作）

看那只蝴蝶飞在那个女人的身旁，——在她前后飞翔着。（素园作）

哈！蝴蝶！——它跟随在偷花者之后呢！（丁涛作）

可怜的秋蝶呀！它现在没有一个朋友，却只跟在人的后边呀！（可都里作）

至于蝴蝶们呢，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的姿态。（三津人作）

蝴蝶那样的游戏着，——一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似的！（作者未明）

呀，蝴蝶！——它游戏着，似乎在现在的生活里，没有一点别的希求。（一茶作）

在红花上的是一只白的蝴蝶：我不知是谁的魂。（子规作）

我若能常有追捉蝴蝶的心肠呀！（杉长作）

## 三

我们一讲起蝴蝶，第一便会联想到关于庄周的一段故事。《庄子·齐物论》道："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一段简短的话，又合上了"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篇》）的一段话，后来便演变成了一个故事。这故事的大略是如此：庄周为李耳的弟子，尝昼寝梦为蝴蝶，"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间，其意甚适。醒来时，尚觉臂膊如两翅飞动，心甚异之。以后不时有此梦。"他便将此梦诉之于师。李耳对他指出夙世因缘。原来那庄生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蝶，因偷采蟠桃花蕊，为王母位下守花的青鸾啄死。其神不散，托生于世做了庄周。他被师点破前生，便把世情看做行云流水，一丝不挂。他娶妻田氏，二人共隐于南华山。一日，庄周出游山下，见一新坟封土未干，一少妇坐于冢旁，用扇向冢连扇不已，便问其故。少妇

说，他丈夫与她相爱，死时遗言，如欲再嫁，须待坟土干了方可。因此举扇扇之。庄子便问她要过扇来，替她一扇，坟土立刻干了。少妇起身致谢，以扇酬他而去。庄子回来，慨叹不已。田氏闻知其事，大骂那少妇不已。庄子道："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欲扇坟。"田氏大怒，向他立誓说，如他死了，她决不再嫁。不多几日，庄子得病而死。死后七日，有楚王孙来寻庄子，知他死了，便住于庄子家中，替他守丧百日。田氏见他生得美貌，对他很有情意。后来，二人竟恋爱了，结婚了。结婚时，王孙突然的心疼欲绝。王孙之仆说，欲得人的脑髓吞之才会好。田氏便去拿斧劈棺，欲取庄子之脑髓。不料棺盖劈裂时，庄子却叹了一口气从棺内坐起。田氏吓得心头乱跳，不得已将庄子从棺内扶出。这时，寻王孙时，他主仆二人早已不见了。庄子说她道："甫得盖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扇干坟！"又用手向外指道："我教你看两个人。"田氏回头一看，只见楚王孙及其仆踱了进来。她吃了一惊，转身时，不见了庄生，再回头时，连王孙主仆也不见了。"原来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田氏自觉羞辱不堪，便悬梁自缢而死。庄子将她尸身放入劈破棺木时，敲着瓦盆，依棺而歌。

这个故事，久已成了我们的民间传说之一。最初将庄子的两段话演为故事的在什么时代，我们已不能知道，然在宋金院本中，已有《庄周梦》的名目（见《辍耕录》），其后元、明人的杂剧中，更有几种关于这个故事的：

《鼓盆歌庄子叹骷髅》一本（李寿卿作）

《老庄周一枕蝴蝶梦》一本（史九敬先作）

《庄周半世蝴蝶梦》一本（明无名氏作）

这些剧本现在都已散逸，所可见到的只有《今古奇观》第二

十回《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东西。然诸院本杂剧所叙的故事，似可信其与《今古奇观》中所叙者无大区别。可知此故事的起源，必在南宋的时候，或更在其前。

## 四

韩凭妻的故事较庄周妻的故事更为严肃而悲惨。宋大夫韩凭，娶了一个妻子，生得十分美貌。宋康王强将凭妻夺来。凭悲愤自杀。凭妻悄悄的把她的衣服弄腐烂了。康王同她登高台远眺。她投身于台下而死。侍臣们急握其衣，却着手化为蝴蝶。(见《搜神记》)

由这个故事更演变出一个略相类的故事。《罗浮旧志》说："罗浮山有蝴蝶洞在云峰岩下，古木丛生，四时出采蝶，世传葛仙遗衣所化。"

我少时住在永嘉，每见彩色斑烂的大凤蝶，双双的飞过墙头时，同伴的儿童们都指着他们而唱道："飞，飞！梁山伯，祝英台！"《山堂肆考》说："俗传大蝶出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梁、祝的故事，与韩凭夫妻事是绝不相类的，是关于蝴蝶的最凄惨而又带有诗趣的一个恋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来源不可考，至现在则已成了最流传的民间传说。也许有人以为它是由韩凭夫妻的故事蜕化而出，然据我猜想，这个故事似与韩凭夫妻的故事没有什么关系。大约是也许有的地方流传着韩凭夫妻的故事，便以那双飞的凤蝶为韩凭夫妻。有的地方流传着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便以那双飞的凤蝶为梁山伯、祝英台。

梁山伯是梁员外的独生子，他父亲早死了。十八岁时，别了

母亲到杭州去读书。在路上遇见祝英台；祝英台是一个女子，假装为男子，也要到杭州去读书。二人结拜为兄弟，同到杭州一家书塾里攻学。同居了三年，山伯始终没有看出祝英台是女子。后来，英台告辞先生回家去了；临别时，悄悄的对师母说，她原是一个女子，并将她恋着山伯的情怀诉述出。山伯送英台走了一程；她屡以言挑探山伯，欲表明自己是女子，而山伯俱不悟。于是，她说道，她家中有一个妹妹，面貌与她一样，性情也与她一样，尚未定婚，叫他去求亲。二人就此相别。英台到了家中，时时恋念着山伯，怪他为什么好久不来求婚。后来，有一个马翰林来替他的儿子文才向英台父母求婚，他们竟答应了他。英台得知这个消息，心中郁郁不乐。这时，山伯在杭州也时时恋念着英台，——是朋友的恋念。一天，师母见他忧郁不想读书的神情，知他是在想念着英台，便告诉他英台临别时所说的话，并述及英台之恋爱他。山伯大喜欲狂，立刻束装辞师，到英台住的地方来。不幸他来得太晚了，太晚了！英台已许与马家了！二人相见述及此事，俱十分的悲郁，山伯一回家便生了病，病中还一心恋念着英台。他母亲不得已，只得差人请英台来安慰他。英台来了，他的病觉得略好些。后来，英台回家了，他的病竟日益沈重而至于死。英台闻知他的死耗，心中悲抑，如不欲生。然她的喜期也到了。他要求须先将喜轿抬至山伯墓上，然后至马家，他们只得允许了她这个要求。她到了坟上，哭得十分伤心，欲把头撞死在坟石上，亏得丫环把她扯住了。然山伯的魂灵终于被她感动了，坟盖突然的裂开了。英台一见，急忙钻入坟中。他们来扯时，坟石又已合缝，只见她的裙儿飘在外面而不见人。后来他们去掘坟。坟掘开了，不惟山伯的尸体不见，便连英台的尸体也没有了，只见两个大凤蝶由坟的破处飞到外面，飞上天去。他们知道二人是化蝶

飞去了。

这个故事感动了不少民间的少年男女。看它的结束甚似《华山畿》的故事。《古今乐录》说："《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装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扣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也许便是从《华山畿》的故事里演变而成为这个故事的。

## 五

梁山伯、祝英台以及韩凭夫妻，在人间不能成就他们的终久的恋爱，到了死后，却化为蝶而双双的栩栩的飞在天空，终日的相伴着。同时又有一个故事，却是蝶化为女人而来与人相恋的。《六朝录》言刘子卿住在庐山，有五采双蝶，来游花上，其大如燕。夜间，有两个女子来见他，说："感君爱花间之物，故来相谐，君子其有意乎？"子卿笑："愿伸缱绻。"于是这两个女子便每日到子卿住处来一次，至于数年之久。

蝶之化为女子，其故事仅见于上面的一则，然蝶却被我东方人视为较近于女性的东西。所以女子的名字用"蝶"字的不少，在日本尤其多（不过男子也有以蝶为名）。现在的舞女尚多用蝶花、蝶吉、蝶之助等名。私人的名字，如"谷超"(Kocho)，或"超"

(Cho)，其意义即为蝴蝶。陆奥的地方，尚存称家中最幼之女为太郭娜（Tekona）之古俗，太郭娜即陆奥土语之蝴蝶。在古时，太郭娜这个字又为一个美丽的妇人的别名。

然在中国蝶却又为人所视为轻薄无信的男子的象征。粉蝶栩栩的在花间飞来飞去，一时停在这朵花上，隔一瞬，又停在那一朵花上，正如情爱不专一的男子一样。又在我们中国最通俗的小说如《彭公案》之类的书，常见有花蝴蝶之名；这个名字是给与那些喜爱任何女子的色情狂的盗贼的。他们如蝴蝶之闻花的香气即飞去寻找一样，一见有什么好女子，便追踪于他们之后，欲而一逞。

在这个地方，所指的蝴蝶便与上文所举的不同，已变为一种慕逐女子的男性并非上文所举的女性的象征了。所以，蝴蝶在我们东方的文学里，原是具有异常复杂的意义的。

## 六

蝶在我们东方，又常被视为人的鬼魂的显化。梁、祝及韩凭的二故事，似也有些受这个通俗的观念的感发。这种鬼魂显化的蝶，有时是男子显化的，有时是女子显化的。《春渚纪闻》说，建安章国老之室宜兴潘氏，既归国老，不数岁而卒。其终之日，室中飞蝶散满，不知其数。闻其始生，亦复如此。既设灵席，每展遗像，则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遇避讳之日，与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随至，不论冬夏也。其家疑其为花月之神。这个故事还未说蝶就是亡去少妇的魂。《癸辛杂识》所记的二事，仍直捷的以蝶为人的魂化："杨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连岁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于江氏旁，竟日乃去。及闻讣，聚

族而哭，其蝶复来，绕江氏，饮食起居不置也。盖明之未能割恋于少妻稚子，故化蝶以归尔……杨大芳娶谢氏，谢亡未殓。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帐中徘徊飞集窗户间，终日乃去。”

日本的故事中，也有一则关于魂化为蝶的传说。东京郊外的某寺坟地之后，有一间孤零零立着的茅舍，是一个老人名为高滨(Takahama)的所住的房子。他很为邻居所爱，然同时人又多目之为狂。他并不结婚，所以只有一个人。人家也没有看见他与什么女子有关系。他如此孤独的住着，不觉已有五十年了。某一年夏天，他得了一病，自知不起，便去叫了弟媳及她的一个三十岁的儿子来伴他。某一个晴明的下午，弟媳与她的儿子在床前看视他，他沈沈的睡着了。这时有一只白色大蝶飞进屋，停在病人的枕上。老人的侄用扇去逐她，但逐了又来。后来她飞出到花园中，侄也追出去，追到坟地上。她只在他面前飞，引他深入坟地。他见这蝶飞到一个妇人坟上，突然的不见了。他见坟石上刻着这妇人名明子(Akiko)，死于十八岁。这坟显然已很久了，绿苔已长满了坟石上。然这坟收拾得干净，鲜花也放在坟前，可见还时时有人在看顾她。这少年回到屋内时，老人已于睡梦中死了，脸上现出笑容。这少年告诉母亲在坟地上所见的事，他母亲道：“明子！唉！唉！”少年问道：“母亲，谁是明子？”母亲答道：“当你伯父少年时，他曾与一个可爱的女郎名明子的定婚。在结婚前不久，她患肺病而死。他十分的悲切。她葬后，他便宣言此后永不娶妻，且筑了这座小屋在坟地旁，以便时时可以看望她的坟。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五十年中，你伯父不问寒暑，天天到她坟上祷哭，且以物祭之。但你伯父对人并不提起这事。所以，现在，明子知他将死，便来接他：那大白蝶就是她的魂呀。”

在日本又有一篇名为《飞的蝶簪》的通俗戏本，其故事似亦是从鬼魂化蝶的这个概念里演变出。蝴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因被诬犯罪及受虐待而自杀。欲为她报仇的人怎么设法也寻不出那个害她的人。但后来，这个死去妇人的发簪，化成了一只蝴蝶，飞翔于那个恶汉藏身的所在之上面，指导他们去捉他，因此得报了仇。

## 七

《蝴蝶梦》一剧是中国古代很流行的剧本之一，宋、金院本中有《蝴蝶梦》的一个名目，元剧中有关汉卿的一本《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又有萧德祥的一本同名的剧本。现在，关汉卿的一本尚存在于《元曲选》中。

这个戏剧的故事，也是关于蝴蝶的，与上面所举的几则却俱不同。大略是如此：王老生了三个儿子，都喜欢读书。一天，他上街替儿子们买些纸笔，走得乏了，在街上坐着歇息，不料因冲着马头，却被骑马的一个势豪名葛彪的打死了。三个儿子听见父亲为葛彪打死，便去寻他报仇，也把他打死了。他们都被捉进监狱。审判官恰是称为中国的苏罗门的包拯。当他大审此案之前，曾梦自己走进一座百花烂漫的花园，见一个亭子上结下个蛛网。花间飞来一个蝴蝶，正打在网中，却又来了一个大蝴蝶，把他救出。后来，又来第二个蝴蝶打在网中，也被大蝴蝶救了。最后来了一个小蝴蝶，打在网上，却没有人救，那大蝴蝶两次三番只在花丛上飞，却不去救。包拯便动了恻隐之心，把这小蝴蝶放走了。醒来时，却正要审问王大、王二、王三打死葛彪的案子。他们三个人都承认葛彪是自己打死的，不干兄或弟的事。

包拯说，只要一个人抵命，其他二人可以释出。便问他们的母亲，要那一个去抵命。她说，要小的去。包拯道："为什么？小的不是你养的么？"母亲悲哽的说道："不是的，那两个，我是他们的继母，这一个是我的亲儿。"包拯为这个贤母的举动所感动，便想道："梦见大蝴蝶救了两个小蝶，却不去救第三个，倒是我去救了他。难道便应在这一件事上么？"于时他假判道，"王三留此偿命"，同时却悄悄的设法，把王三也放走了。

## 八

还有两则放蝶的故事，也可以在最后叙一下。

唐开元的末年，明皇每至春时，即旦暮宴于宫中，叫嫔妃们争插艳花。他自己去捉了粉蝶来，又放了去。看蝶飞止在那个嫔妃的上面，他便也去止宿于她的地方。后来因杨贵妃专宠，便不复为此戏。（见《开元天宝遗事》）

这一则故事，没有什么很深的意味，不过表现出一个淫佚的君王的佚事的一幕而已。底下的一则，事虽略觉滑稽，却很带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长山王进士𪧐生为令时，每听讼，按律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梦一女子衣裳华好，从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言已，化为蝶，回翔而去。明日，方独酌署中，忽报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闺中戏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见之，以为不恭，大受斥骂而返。由是罚蝶令遂止。（见《聊斋志异》卷八）

（《海燕》，上海新中国书局一九三二年七月版）

# 什么叫做“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

“变文”的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里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却在一千年前被埋在西陲的一个石洞的宝库里，到了一九〇七年方才重见天日。

“变文”的躯壳虽死，他的生命却是永远存在的，只有一天天的更光辉更有生气。

且不说受它间接的影响的东西，就是直接的为其子系孙系的已不止有两种三种的文体。

“变文”的研究为近数年来的事业，这种文体，从前曾被误称为佛曲或俗文；亦有称其为讲唱文的。

“变文”是受印度文体的直接影响的一种。这是中国古所未有的东西。以边唱边讲的结构，来演述一件故事，这便是所谓变文。

唱的一部分，总是用“韵文”组织之；讲的一部分则为散文。大抵唱的时候多，讲的时候少。想来必是以唱为主体的。

何以谓之“变文”？那正和盛行于六朝、唐的“变相”相同，都是演述佛经的故事的。吴道子画的著名的“地狱变相”，便是以图画来表现佛经故事和景色的。

“变文”却是以文字来演述佛经故事的。

以“变文”为相当于后来的“演义”的一个名称，却是颇为妥切的；不过“演义”为散文的演述，“变文”则必兼讲唱，且更还以唱为主体耳。

讲唱“变文”为僧人的专业。唐代诸大梵刹，每多讲唱“变文”为号召信徒之资。有时，所讲唱的也多溢出佛经的故事的范围之外。（见赵璘《因话录》）

唐五代变文之重要者，关于佛经故事的有：

（一）《维摩诘经变文》

（二）《降魔变文》

（三）《目莲救母变文》

（四）《佛本行经变文》

关于非佛教故事的有：

（一）《舜子至孝变文》

（二）《王昭君变文》

（三）《伍子胥变文》

等等，总计今存者，重要的约尚有四十卷。

“变文”的被发现，实在是研究中古文学的一个最大的消息。有了“变文”的出现，那末唐、宋以来的许多新生的文体，便都有确定其起源的可能。

“变文”的讲唱，在北宋的时代，曾和诸异教的说道，同时被禁止。僧人们所讲述的遂仅限于佛典的理论和故事。这便是，《东京梦华录》诸书所记载的：

（一）说经

（二）说参请

（三）说诨经

这一类的专门的说“经”的起源。

然关于非佛经故事那一部分的讲唱却“附庸蔚为大国”，不久便族大而蕃起来。虽然不复有“变文”之名，骨子里却是“变文”的“孝子贤孙”。

“诸宫调”也是以“唱”为主、以“讲”为辅的，而唱的一部分，音调却更为复杂。不复以梵调为主，而是代之以当时流行的曲调的。

“诸宫调”也是长久不被注意的一种文体；今所存者仅《刘知远传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及《天宝遗事诸宫调》（辑）三种耳。

保持着梵调的歌唱，而其性质更近于“变文”，也以宗教的故事为讲唱之主体的，有“宝卷”。宝卷确为“变文”的长房子孙，一直承袭其遗产以至于今的。虽也曾加入一部分的流行的曲调，却不大多，大体还是纯粹的“变文”体。

宝卷在今日，在民间尚有极大的势力。于《孟姜女》、《梁山伯》诸故事之外，大体仍是讲唱《香山宝卷》、《刘香女》等等佛教的故事。

初以为宝卷是很近代的东西的假设是完全被破坏了。虽然宋版的宝卷尚未被发现，然元代写本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一册，已足证明宝卷的生命是紧接着变文的。

弹词和鼓词在近代民间文学里有着很大的影响，且也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他们也是以唱为主体的。没有可疑的也都是由变文蝉蜕而生的。

在宋代，变文还间接的助产了几种以“讲”为主体的新文体，像“讲史”和“小说”等。

（《文学百题》，一九三五年七月）

# “词”的存在问题

词是什么？从前名之曰“诗余”，曰“长短句”，而今日则皆知其为“诗”的一支；其和五七言诗的区别，正象唐代律诗之和汉、魏古诗或周、秦四言诗的区别，毫无二致。

所以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运动产生！

根本上不明了什么是词，什么是诗，还恋恋着“词牌”的空壳子，而仅仅装上了俳优式的调笑语，而公然亦名之曰“解放”，我真将为“解放”二字一痛哭。

词是可歌唱的诗。但当词不复能够歌唱的时候，词体便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它失掉它的生存的意义，失掉它的在文坛上重要的地位，只是苟延残喘，被若干迷古的文人学士们所追摹着而已。五代、宋词是活的，明、清词便只是伪拟古主义的产物。所以任凭是敦厚的刘基，是生龙活虎的陈卧子，是渊博的陈维崧、朱彝尊，是清隽的纳兰成德，都是不能当行出色的。王国维论词，颇多特见；他对于自己的词也大有自负之意。然而他的《人间词》，在实际上只不过是李后主的舆台而已；也许学得有几分象，然而终于是赝鼎。

明白的人知道要走上别一条路才可生存。故元人向北曲走去，明人向南曲走去，明末人便也竞写着《挂枝儿》、《银纽丝》、《罗江怨》、《吴歌》，而不再作什么《水龙吟》、《玉楼春》。同是“长

短句”，为什么不“填”可歌唱的活的歌曲而要“填”什么已死僵了的“词牌”呢？用过倍的精力，然而所得的却是空虚！天下吃力不讨好的事，孰有过于此者。

所以“词”固不必“填”，而词的“解放”则尤为多事。除了怜恤其无知以外，别无他话可说。

如果有人要写些新的“长短句”来自己唱唱的话，其应当走的路，只有两条：

（一）是自度曲，即他为一个制曲家，会自己作谱，创造若干新的歌曲出来；

（二）是采用了民间的歌曲或西洋歌的曲谱来做切切实实的“填”的工作。

这是活泼泼的有趣的事业：有志的人为什么不一试身手呢？前途的伟大，谁都看得出。今日歌坛是那末寂寞，可唱的歌是那末少！中学、小学的唱歌集有几本是拿在手里有些份量的！

正是才子文人们最好的一个创造新体歌曲的时代！白居易、韦庄、刘禹锡、李后主的出现，是不会在别一个时期的，而关汉卿、马致远、张小山、乔梦符的产生，也正在象这样的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走新的路，不要再徘徊瞻顾！向后走是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的。

活人要听活的歌曲，做了曲或打了谱，立刻便可在无数活人的口中歌唱出来，这是如何愉快的事呢。王伯良《曲律》尽力鼓吹着做南曲，也为的是听自己的歌被歌唱出来，其感动之情是言之不能尽的。

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四印斋、双照楼、强村所刊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他们的提倡，今日

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拥皋比”而做“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着一个：

词学昌明

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们的做词；尽管不通，他们会改得清顺的。即使完全不会做，也可以有人会代做，或马马糊糊混过去的。故大学之所谓“词”的讲座，几完全消磨在“词”的作法之中。

这不是把不正确的迷古的毒素向青年们输送么？由这种“词学家”包办了词的讲授，新歌曲还会有出现的时候么？

“词”的讲座，自然该设立，“词”也不是不该研究。却单单不是为了昌明词道。这是大学主持者或教授们所该明白的。现在，对于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账的时代。我们研究，我们讲授，都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用较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是必要的。如果要借讲授之便而散布毒素，而迷恋乃至追摹古作甚至要强迫一般青年们同路走，那便非反对不可了。

扫除这一批为真正古文学研究者的障碍物的“传教者”们，为了新的文学发展上的必要。

新的大路是那末明显而坦荡的摆在那里！

（《短剑集》，一九三六年一月）

# 词与词话

## 一 五代到宋末的时代

唐经过比较安定繁荣力量强大的时期之后，到末年逐渐衰落下来。安史乱后，变乱频繁，中央政权日趋堕落，藩镇割据，拥兵自重，自行留后承继，可达数代。诸藩镇间又互相吞并，得胜者皇帝加封，权势日大。黄巢起义进攻唐中原地区，占领长安称帝。这时藩镇甚至外族借口勤王起兵，黄巢则内部分化，到公元九〇七年，部将朱温叛变，杀帝自立，称“梁”，于是五代开始。朱温残暴不堪，专横无道，投自称清流的知识分子于浊流，知识分子分奔各地。同时各处割地自立，成十国。朱温死传子。梁先后共十七年，至九二三年为外族李克用灭。李克用称“唐”（后唐），克用死，其子存勗继立。李存勗文雅风流，爱音乐宠伶官，政权移伶官手，终为伶官所杀。明宗在公元九三六年为部将石敬瑭所篡，称“晋”。石敬瑭起兵时借契丹兵，敬瑭死后，其子即位，欲反抗，于九四六年被契丹所灭，晋前后十一年。九四七年刘知远起兵，入长安称帝，为后汉。四年后公元九五一年被部将郭威篡，为后周，至九六〇年灭亡。接着是柴世宗称帝，他死后，其子小，将士拥赵匡胤为帝，称“宋”。这时中央政府虽屡经更替，但地方割据仍然，石敬瑭时且曾将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

赵即位后，杯酒释兵权，兵权全归中央，由近亲掌握。政权巩

固后更逐渐消灭藩镇，最后灭南唐，统一中国，从公元九六〇年——一一二七年间史称北宋。此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除契丹外又有金族兴起。宋本常败于辽，到真宗时，想恢复燕云十六州，攻辽，但大败。至徽宗时，野心很大，雄才大略，有很好制度，首创养老院官医院药房等等。文章艺术修养亦高，曾编《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画谱》等。当时力量渐强，天下尚丰足，思报世仇，遂与金联系共同灭辽，收回了燕云十六州。但金要求极高，终于又逐渐南侵，占燕云十六州。徽宗退位让于子，钦宗立。金兵入开封俘徽、钦二帝，此时有很多起义兵，北方汉人亦大批南下，这时徽宗子高宗南渡，公元一一二七年在杭州（临安）称帝，史称南宋，至一二七九年灭亡。经一五二年的休整，力量渐强，又思恢复中原。金背后有银（蒙古），宋连银灭金。但是蒙古却又借此南下，公元一二七九年元兵打到广州崖山，宋亡。元统一中国。南北宋共三二〇年。这三二〇年是不大太平的时期，国力弱，政策坏，经常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宋采取远交近攻的手段，结果前门去狼，后门进虎。全宋一代没出什么大政治家，而争夺政权极甚，当时对武官控制非常严，对文官则宽，在文学方面遂出现一种新的文体——词。词一向被认为离现实最远，实际上却也是能够表现现实的。

## 二 词的起源

词就是诗的一种体裁。有人说词是诗余，是余兴，实际不然。作词称填词，这是有道理的，因词原是唱的，带音乐，音律极严，有谱，因此词必须按谱填写。诗需吟，朗诵即可，不用配音乐，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词来源很早，唐初武则天时即有。之

后凡能入乐能唱者皆称词。词曲调极多，其来源主要由四部分合成：（一）旧调，由六朝传留下来的五、七言诗；（二）民间歌谣，如刘禹锡、白居易的《杨柳枝》、《竹枝词》；（三）胡夷之曲，即外来曲调，如新疆、印度、维吾尔的歌曲，最有名的甘州、梁州的歌曲，当时流传的非常广，是与中原不同的新曲；（四）文人创作的新调。这四者结合起来称词。词至唐明皇时已很发达，传说李白的词写的很多又很好，最有名的是《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但是不是李白所作现不可确定。因为那种情调是要更晚些时候（五六十年）才能产生，是属于晚唐温、李系统的。

## 三 "花间"词人们

唐末到五代的词人统称花间词派，当时集最好作品而成的《花间集》，于九四〇年由四川文人编成。共收十八家词近五百首词。这中间第一个奠定词的基础，从原始到成熟的最大作家即温庭筠。《花间集》的作风脱离不了他的作风范围之外。他诗风同李商隐相像，有些朦胧似可解似不可解，是黄昏时的景象。这种作风后来遂变成词中很流行的作风。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可以代表花间词人的。

韦庄非四川人，但四川的词却应说是由他开始，他在中原之乱时逃到四川。他的词相当重要，作风属温派。此外和凝、孙光宪亦皆非四川人。《花间集》中还有外族，即波斯人李珣。

不在《花间集》内的大词人有李存勗（后唐庄宗），他的词情绪缠绵，潇洒漂亮，虽然收集起来只十几首，但写的都非常好。另一派最重要的词人是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比《花间集》稍晚。当时文人为了避乱都逃到南方。生活渐渐安定，经济

比较繁荣，南京除为政治中心外，同时也成为文艺中心。李璟和李煜的词收集起称南唐二主词，李后主雄才大略，字写的好，画画的好，词填的好，诗做的好，他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学保护人。中主的宰相冯延巳亦大词人，有《阳春集》。这些词中多是借题发挥个人感情，采取象征比喻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花间集》作品表面看好象离现实太远，但仔细看起来其中也有许多是现实主义的。

## 四 北宋的词人们

北宋词在体材和曲调方面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花间词多小令，唐人及五代词也都是短的，到了宋初新的音乐家、新的词人都不满意于小令，遂创慢词，后又转成大曲，集数套于一首，唱法与以前不同，重复七八遍到十遍。这在《琵琶记》中曾保存下来，在日本、朝鲜也有保存。此时词拘束少、内容广、体材自由，很多作家都喜欢做词，故词风气很盛。由于宴会时常唱词，故词调多别离之感、伤悲之调，又唱者多为歌妓，而那时有官妓，由官管，常和官恋爱，因此词中又有恋爱情歌的发生。写这类词最著名者为柳永，他编歌极多，他的词最流行，当时有“凡有井水处，皆唱柳词”的说法。他的词不再是朦胧象征，而是直抒感情，是首先脱离花间影响的人。欧阳修在散文和诗作上虽道学气十足，在他的词中却表现出他真正的赤裸裸的感情，是充满了人情味的。苏轼做词很多，他不会唱曲，所以他的词也是不能唱的。他作风雄壮、豪爽、明朗，说尽人意，他不受曲子的限制，甚至在词中发表议论，他写景咏物词亦极佳，另外他也做政治词。他虽也学柳词，但终不掩本色。苏柳之后集北宋词之大成的为大音乐

家周邦彦，他的词称《清真词》，音律精深，词律最严。北宋末期有三个不受苏柳影响不在此范围内的词人，即朱敦儒，宋徽宗和李清照。朱敦儒作《樵歌》描写田园生活。徽宗赵佶的词是言中有物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词中流露真正的深刻的亡国后的沉痛感情，但可惜留传的很少。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词作的很好，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以女主人翁的立场在词中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她的词与欧柳情调不同，写别离之情调很多，但少颠沛流离之意。

## 五　南宋的词人们

南宋词分三期：(一)变乱时候，北方为金兵侵占，文人南迁，喘息未定，一心恢复中原，因此词中民族意识非常浓厚。岳飞的《满江红》可为代表。其次张元干、张孝祥情感也非常激烈。其中最大词人辛弃疾，他属苏东坡豪放一派，他在词中发表政治议论，慷慨激昂，完全没有太平盛世的柔美作风，当时仿辛而夸夸其谈的为刘过，而可与辛相比的是陆游。陆词份量最多，诗亦多，词中多表现了他的沉痛生活，他生活中变化多，是南逃人共有的沉痛感情，始终念念不忘中原，他感到自己是“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词中充满了热烈的民族意识。临死还留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很悲惨的，母亲专制，因而他的婚姻生活不圆满，被迫与妻子分离。这一方面他也写了不少的词。但到后来生活逐渐安定，许多作家忘记过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于是他们的词中也就有了流连宴会之乐的作品。(二)安于偏安，习惯了江南生活，在词上还注意格律，在字句上做工夫，因此格律严整。词人们专门描写小东

西，句子要求新奇漂亮，出人头地。其中最主要有两人，即姜夔（白石）和吴文英（梦窗）。姜有《白石词》，格律非常严，随时可以唱。吴词亦然，有《梦窗词》，由于他专求文字漂亮，有时就不免庸俗，有人说吴文英的词为“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他曾有“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的词句，是唐代很流行的格式，完全是一种文字游戏。另一个喜欢把句子雕饰的更精炼的是史达祖，他把情景融而为一，把自然人格化了，有“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句子。（三）宋将亡时四大词家可作代表，即张炎（玉田）、周密（草窗）、王沂孙（碧山）、蒋捷（竹山）。他们有同一作风是工于咏物，借以寄寓忠君爱国的感情。南宋最后作家是文天祥，他的词很朴素有感情，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痛苦，表现了国破家亡无处投身沉痛的感觉，他不仅描写了个人的情感，而且是蒙民族压迫下整个南宋的情况。

## 六　鼓子词与诸宫调

大曲仍较严格，离不开词曲，鼓子词则比较短，用统一的调子唱一个故事，说唱并用，完全是变文的子孙，但没有变文的气魄。鼓子词再发展成诸宫调，即由各种宫调结合起来表演讲唱一个故事。唱期长短少者十天半月，多者半年一年，分男班女班，魄力最大、组织能力很强的孔三传即诸宫调名家。《董西厢》也是主要的诸宫调。此外如《刘知远诸宫调》则是描写个人生活，甚至唐宋五代民间贫苦农民的生活，俗语应用的非常纯熟，写的很深刻。中国现在的诸宫调只有两部，一部全的是《董西厢》，一部不全的是《刘知远诸宫调》。诸宫调也是从变文中来的，神宗时即有。

## 七 词话（话本）

所谓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唱的地方用词，说的地方用话，故称词话。词话也是从变文中来的，是讲唱文学的一种，诸宫调是以唱为主，而词话则是以讲为主，以唱为副。他的特点有四：（一）是讲唱的，以讲为主。（二）讲的时候用第一身称或第二身称，以对话或讲演方式讲的。（三）夹叙夹议，有很多活泼生动的话。（四）首有“入话”象弹词的开篇，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产生的特殊体材，因为说书人是依靠听众的，所以他必须想尽办法吸引听众，但听众有来早来晚的不齐，他不能讲正文，同时又避免冷场，所以便想出两全齐美的办法，温习一遍旧故事称入话。入话写的较漂亮的如《天雨花弹词》。这四个特点一直保存到现在，宋说唱人分四家，主要有两家，现在还存在。

## 八 小 说

小说要求短小精炼，一两次就可以讲完，要能层出不穷，才能抓住听众，因此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有趣味，说新闻、时事，有声有色。《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等都是写得很好的民间故事。新闻时事的材料有限，小说遂又讲鬼讲神。这类故事在《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等书中记载很好。据考证出于宋人之手者有二十七篇，如《闹樊楼》、《沈小官》、《二郎神》等。

## 九 讲 史

讲史即讲长篇故事，其中三国最引人注意，所谓“说三分”。当时霍四究专门说三分，说的最好。五代虽只五十五年历史，但换了很多皇帝，而且去宋不远，因此讲朱温、石敬瑭、刘知远的故事也是应时的。尹常卖《五代史》，当时还有讲抗战故事的，如王六大夫说韩世忠、岳飞抗金兵的故事，名《复华篇》，长篇的有《中兴名将传》等。《大宋宣和遗事》及《五代史平话》，虽号称宋版，实则恐为元人精刻修改而成。总起来说，这时短篇小说已很发达，长篇刚刚开始。当时讲史的人最怕说小说的人，因为小说是短小的故事，很快就可以讲完，而讲史往往都需一年半载，而且必须有很好的口才才能讲长篇的东西，否则没人听，因此长篇东西发展的比较慢一些，也晚一些。

（根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

# 影宋本楚辞集注跋

右宋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所定《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为熹孙朱鉴于宋理宗端平乙未（一二三五年）所刊本。这是今日我们所见《楚辞》的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黎庶昌尝于日本获见一元刊本的朱氏《集注》，已惊为秘笈，亟为之覆刻，收入《古逸丛书》中。今得此宋本，又远胜于《古逸》本了。我曾把这两个本子，初步对读了一下，即发现元刊本有不少错误失真之处。如宋本朱熹序中“世不复传”四字，元本作“世复不传”，一字颠倒，语气便大有出入。又宋本《辩证》卷上中“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一句，元本佚去“然”字，作空格。“楚辞卷第一”下，宋本仅有“集注”二字，元本则增为“朱子集注”四字。又宋本《后语》之末，附有邹应龙、朱在、朱鉴的三篇跋文，元本均佚去，令人无从知道《后语》成书与印行的经过，以及朱在刊书的始末。可见书贵古本，不仅因其“古”而贵之，实在是为了实事求是，要得到一个最准确、最无错误的本子，作为研究的依据，以免因一字之差，而引起误会，甚至不正确的论断。朱熹为宋学大家，毕生勘定了不少经典古籍，很有些特见，足以纠正汉儒的谬解。《楚辞》的最早的本子，为汉刘向所写定，凡十六卷。后汉王逸为之章句，续增了他自著的《九思》一篇，定为十七卷。宋洪兴祖为之补注。这是代表汉学家的一个注释本子。宋晁补之又择后世文辞与《楚辞》相类似者，编

为《续楚辞》二十卷，凡二十六人，计六十篇；又择其余文赋或大意祖述《离骚》、或一言似之者，为《变离骚》二十卷，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朱熹根据了王逸和晁补之二家的书，加以增删，附入注释，定为此本。他的《集注》八卷，是依据王逸所定的本子，删去了《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而增入贾谊的《吊屈原》、《服赋》二篇，并将扬雄的《反离骚》一篇，附录于后。他的《后语》六卷，则是根据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二书而加以增删者，所取凡五十二篇。他的《辩证》二卷，则为他自撰的不能附入注释中的考证之语。这是一个比较的最完备的楚辞集子，包括屈原的全部作品，和受屈原影响的许多历代（到宋为止）的最好作品。今日晁补之的二书已不传，王逸《章句》和洪兴祖《补注》二书的宋刊本也已不可得而见，则朱熹的这个注本，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古刻本了(《四部丛刊》所收《楚辞补注》乃是明翻宋本)。王逸的注释，多牵强附会之处，未脱汉儒说经的习气。朱熹的注释是比他进了一步的。在《辩证》里，他曾把王逸的错误与附会之处，详加批判。在《楚辞》的许多注释本里，这也可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本子。朱熹作《辩证》的时间，在宋宁宗庆元己未(一一九九年)，是在他死的前一年。他的《后语》则是未完成的本子(只注释了前十七篇，以后三十五篇无注)。他的《集注》则大约是完成于一一九五年左右。赵希弁云："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涵芬楼影印宋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第五下)按熹作牧于楚，是一一九三年的事。赵汝愚罢相，则在一一九五年。是他成书的日子，当在一一九五年至九六年之间。这个《集注》，先曾刊行。今存者有嘉定癸酉(一二一三年)江西刊本，《辩证》二卷，并附于后。但《后语》六卷，则于熹死后，始由其子朱在为之印出（一二一七

年)。现在,这个朱在本也已失传了。再经过十六年,他的孙子朱鉴,才集合了这三部分,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一部书。他把这《集注》和《后语》里的重复的三篇删去了(《集注》里已收贾谊的《吊屈原》、《服赋》二篇,又附载扬雄的《反离骚》一篇,《后语》里又收此三篇。朱鉴本则于《集注》部分里删去《反离骚》一篇,于《后语》部分里删去《吊屈原》、《服赋》二篇,避免复见),以见全书的整齐划一。他这个刊本,可以说是朱熹这部书的今存的最早的最完备的刊本,且也是最后的一个定本了。明蒋之奇堂重刊宋度宗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年)潭州湘阴令施南向文龙的一个刻本,而那个本子却是刻在朱鉴刻本出来以后的三十二年。这部仅存于世的朱鉴刻本,为山东聊城海源阁旧藏,后为东莱刘氏所得。去年,由刘少山先生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今年是屈原逝世的二千二百三十年。我们借此机会,把这部最古的最完备的《楚辞集注》定本,影印出来,作为对于屈原这位古代伟大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的一个纪念。同时我们想,这部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屈原的专家们也将会有些贡献与帮助。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

(《楚辞集注》,一九五三年六月)

# 屈 原 传

屈原（公元前三四〇——二七八年）是古代楚国的大诗人，也是中国的一个不朽的大诗人。他的诗虽然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但他的影响是极大的；地域不限于楚，时代不限于战国；整个中国，从两汉到明、清，他的影响是一直深入于诗人们的心里的。他们不仅同情于他的不幸的悲惨的生平，且也为他的作品里所包括的真挚的感情、丰富的想像、弘伟的气魄、汪洋无际而又美丽绝伦的诗语与音调所震撼，不由得不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他的影响。楚国的歌是音调曼长，而又运转自如，像荷叶上的朝露，玉盘里的圆珠似的。所以汉代初年的人，最喜欢楚歌。刘邦、刘彻不仅喜爱楚歌，而且是都会创作楚歌的人。大政治家贾谊，则因为自己的身世有点像屈原，所以，他的几篇赋，便完全用的屈原的风格。情调也很相同。无疑的，楚歌是古代南方的最流行、最美丽的歌曲，而屈原则把它大大的提高了一步，使其更为充实，更为美丽，更为弘伟，更有创造性与不朽的艺术性。《诗经》为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所编定，不能收进这些古代的南方歌词，但我们祖先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就保存下来的屈原、宋玉等楚国诗人们的作品，实际上是超过了《诗经》三百篇的。

屈原，他的名字又叫做屈平，是楚国国王的同姓贵族。他生于公元前三四〇年。他初期的生活，过的是一般贵族豪华生活，在政治上也有很高的地位。楚怀王（熊槐）叫他做“左徒”，这个

官地位很高，仅次于令尹（丞相）。这时大约是在公元前三一五年左右，他大约是二十五岁左右。他的学问很好，知识很丰富，对于政治形势的变迁，知道得明白，又很会外交辞令。楚怀王很信任他。叫他参预大政，编订法律；有时也叫他接待各国来的使节，还常常派他出使各国。有一位同事的人，叫上官大夫的，和他争权，又妒忌他的才能，老想把他排挤出去。有一次怀王叫他编定国家的法令，屈原正在起草，上官大夫看见了，就要抢夺了去，做为他自己所写定的东西。屈原当然不肯给他。上官大夫就向怀王说他坏话道："王叫屈原做法令的事，是大家都晓得的。每一种法令公布出来的时候，屈原就自己居功说，这法令要不是他做就没法定得出来。"怀王很生气，就此疏远了他，不让他再做左徒了。这时，他大约不过三十岁左右。屈原很伤心，觉得他自己一心为国，尽了忠心，费尽智力的为国家做事，却无端为奸臣所排挤。国王却是非不明，听信坏人的话而不相信他的忠直。他虽有很好的意见，再也不能向国王陈述了。心里老是郁郁不乐，便写了一篇伟大的诗，名为《离骚》，来倾吐他自己的幽郁的情绪与忠贞的抱负。从他离开了政府之后，楚国的政治便一天天的混乱下去。这时候，秦国的兵力是最强的，有计划的要逐渐的消灭别的国家、统一整个的中国。楚国占的地方最大，齐国最富，楚、齐两国邦交很亲密，这是秦国统一计划中的最大的阻碍。秦惠王很怕他们两国老是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他，就想要离间齐、楚的联合防御的政策。他派了张仪到楚国来，送了一份重礼，怀王就叫张仪做官。张仪告诉怀王道："秦国最不满意的是齐国，但楚国现在却和齐国联盟。要是你王爷能够和齐国断绝邦交，秦王愿意送给你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地。"怀王是个贪心的人，又轻信张仪的话，就立刻和齐国绝交，派人随张仪到秦国要那六百里

地，张仪骗那使臣道："我和你王爷说的是送给你国六里地，不是六百里。"楚王使臣大怒回国，告诉怀王。怀王也大怒起来，在公元前三一二年，出兵攻打秦国。却吃了一个大败仗，士兵死了八万多人，大将屈丐也被俘虏去，楚国的汉中一带地方也被秦人占领去了。怀王不甘心失败，便征调了全国的军队，再去攻秦。秦楚两国的兵正在蓝田地方相持着，胜负未分的时候，魏国知道楚国空虚，便起兵来攻袭楚的后方。怀王恐怕国内有失，就把前方的兵调了回来。这时，齐国很生气，不来救楚。怀王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便又叫屈原出来，出使到齐国去恢复联盟。屈原这时是三十九岁。秦王知道了这事，怕齐、楚两国又联合起来，便派人到楚国求和，愿意还给楚国他所侵占的汉中地方。这是公元前三一一年的事。楚怀王一心怨恨张仪，就对秦使说，他不愿得地，只愿秦国把欺诈的张仪送来让他报仇。张仪告诉秦王道："以我一个人来换整个汉中地方，我为什么不去呢？"他就到了楚国，送了一份厚礼给当权的奸臣靳尚，又勾结了怀王的宠爱的妃子郑袖。怀王听信了他们的话，又轻轻易易的把张仪放回去。这时候，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回来，连忙进朝劝谏怀王道："为什么不把张仪杀了呢？"怀王后悔起来，再派人去追赶张仪，已经追不上了。此后十多年，楚国的政治更昏乱了，兵力也衰弱下去。有一次，各国来攻楚，楚又大败，大将唐昧也被杀死了。屈原眼看着国家政治、军事方面的种种的失败与混乱，他自己又不做左徒的官，没法上朝去进谏，心里异常的忧愁、愤怒，便前前后后的又写了好些诗篇，以抒写心里的悲愤与怨恨。他愤怨那些当权的奸臣们，蒙蔽国王的耳目，颠倒黑白，贪污乱法，而他自己一心为国的人，明知祖国的前途异常的危险，人民的生活异常困苦，满肚子的话却无法向国王说，一腔的忠贞的心，却不为他所了解。他

们在中间阻挠着、压迫着他，不让他有申述直言的一点机会，便只好把一切的悲愤都托之于诗篇里了。这些诗篇，为当时的人所传诵，使他成为一个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诗人。他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文学事业上成功了。

公元前二九九年的时候，秦昭王和楚国王族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借此缓和了楚国与秦国之间的仇恨。他想和怀王会面。怀王相信了秦王的和亲政策，就想去秦国和昭王相见，这是一件大事。屈原这时已是五十岁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只好不顾一切的入朝劝谏怀王道："秦国是一个如虎似狼的国家，万不能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还是不要去的好。"怀王的最小的儿子子兰，却力劝他父亲前去，说：不应该拒绝秦国的求和好的好意。怀王听信了他的话，毅然的走了。一入秦国的武关，秦兵就把住了关口，留他住下去，强求怀王割让国土给秦国。怀王又懊悔，又愤怒，好容易想办法逃到了赵国。赵国却不肯收留他，他又被秦兵扣留住。过了三年（公元前二九六年），他死在秦国。屈原十分的悲伤！他的儿子熊横（顷襄王）继他为王。楚国的政治还是那么昏乱，一点清明的气象都没有。熊横叫他的弟弟子兰做令尹。他们采取的是一贯的和秦亲善的政策。熊横又娶了秦王的女儿做妻子。对秦人全不作准备。子兰是向来恨屈原的直言的，他当了政，当然屈原更被疏远了。他在朝廷上是一点说话的力量和机会都没有。他又把他的一腔悲愤，倾吐在他的诗篇里了。这些诗篇，未免语中带刺，讽讥朝政的不明。子兰听人读了那些诗，非常的不痛快，就叫上官大夫在熊横面前说了屈原不少坏话。熊横大怒，就把屈原赶逐出郢都，流放他到南方的汨罗江边去，省得他在郢都里多言多语。这时候大约是公元前二八六年，屈原已经五十四岁。他从此离开了他所亲爱的楚都，不再能够

望，他悲伤，他愤恨当权者的为非作歹，只图自己的享受，全不以国事民生为意，他更忧愁楚国的力量的削弱，生怕一旦秦兵侵入，无法抵抗得住。所有这些幽愤隐忧的心情，他也都在几篇美丽而铿锵的诗歌里表白出来。他在汨罗江边，一住九年，因为忧愁，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气色十分的憔悴，常常披散了头发，在江边散步，口里吟诵着诗句。当地的人民是很敬爱他的。他们祭神所用的新歌，好些都是由他改编出来的。公元前二七九年，大祸果然来了。秦国的猛将白起，带兵攻楚，占领了鄢郢西陵。第二年（公元前二七八年）春天二月的时候，白起又一举而攻下楚国的都城郢都，纵兵烧了楚国的王陵。屈原知道了这消息，悲伤不已，觉得国家前途是绝望了。这时他是六十二岁，精神和身体都实在受不住这个太沉重的打击。他写了一篇《哀郢》，又写了一篇《怀沙》，就在这一年夏天，五月初五日那一天，抱了石块，投到汨罗江里自杀了。离开郢都的陷落，不到三个月。他留下二十五篇弘伟而美丽的歌辞，楚国的人民都能够歌唱它们。他们哀痛这个伟大诗人的悲剧的死亡，据传说，曾纷纷的竞划着船到江上去救他。从此传下一个风俗，每到五月初五日那一天，全国的人民便都在江上划龙船，还投下粽子，说是给蛟龙吃，叫它不要吞食屈原的尸体。已经是经过了二千二百三十年了，这风俗还存在着。我们伟大的诗人屈原是这样为人民所喜爱，所崇敬！他不仅是属于古代的，也不仅是属于楚国的，他乃是中国的一个不朽的伟大诗人！

（根据《史记·屈原列传》及郭沫若先生的考据写出。其他各种不同关于屈原生卒年月的考证，都不一一的举出了。）

（《新建设》，一九五三年六月号）

# 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是既广大又深入的。王逸说道："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岁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刘勰说道："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王逸、刘勰说的是，"著造词赋"的作家们都受到屈原作品的形式与辞华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屈原的影响的确是极为深刻的。司马迁说道："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指的是楚国作家们直接受屈原的影响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唐勒、宋玉以下作赋者凡六十六家，七百七十一篇，又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我们可以看出从战国到西汉末，这四百多年间，屈原的影响有多末大！王逸所编的《楚辞章句》十七卷，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其后十卷则载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以及王逸他自己的作品。这也不过百中取一而已。其后经东汉三国六朝唐宋，他的影响总是绵绵不绝，直到了清代的末叶还不衰。宋代的晁补之择后世文辞与"楚辞"相类似的，编为《续楚辞》二十卷，收二十六家，计六十篇；又择其余文赋或大意祖述《离骚》，或一言似之的，为《变离骚》二十卷，收三十八家，计九十六首。朱熹将晁氏二

书，加以增删，所取凡五十二篇，编为《楚辞后语》六卷。他们所选的，也只是取十一于千百而已。

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文学里的名为“词赋”的一个“文体”，是在屈原影响之下而发展的。一部“词赋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受屈原影响的一类特种作品的历史。

在其间，值得特别提出来的，首先是宋玉。今天我们在《文选》、《古文苑》诸书里所见的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大言》、《小言》诸赋，实际上都不是他的作品，都是后人所依托的。他的《九辩》乃是一篇很成功的好作品，不愧是屈原的好弟子。《九辩》以九则或九篇的诗歌组成，每一则或每一篇都是精莹的珠玉。这些，乃是屈原《离骚》和《九章》的“亲骨肉”。

> 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
>
> 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榘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

满怀伤感而又孤高不屈，的确是屈原作风的一个承继者。他决不是一个谄媚取容的人。把后人伪作的什么《风赋》、《高唐赋》、《大言赋》、《小言赋》都作为他的作品，那自然便要把他看成非屈原的同俦了。

贾谊是汉初受屈原影响很深的人。他的身世很像屈原，所以对于屈原是十分同情的。他过湘水，作《吊屈原》。居长沙三年，又作《服赋》。“服”是一种鸟，似鸮，是当时以为不祥的鸟。在

《服赋》里，贾谊倾吐出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他说道："至人遗物，独与道俱"，"真人恬漠，独与道息"。也只是悲伤之极而故作旷达而已。

《服赋》的格调是拟仿《卜居》、《渔父》的。像这样的一种问答式的赋，在后来流行极了。差不多每个文人，要申诉他的愤懑，他的不平、不满，他的不幸、不安，换言之，即要诉说他的"怀才不遇之感"时，总是采取了这个体裁。东方朔有《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扬雄有《解嘲》，班固有《答宾戏》，王褒有《四子讲德论》，崔骃有《达旨》，张衡有《应间》，直至唐代的韩愈，还写着《进学解》。

汉代的好些文人们所写的《九怀》（王褒）、《九叹》（刘向）、《九思》（王逸）等，都是从屈原的《九章》、宋玉的《九辩》一脉相传下来的。但写得都不太好，大都是无病呻吟之作，徒求貌似而失去真挚的情感的。朱熹编《楚辞集注》和《后语》，便老实不客气地删去了它们。扬雄的《反离骚》、《广骚》、《畔牢愁》，也是空虚无物，徒知追摹形式的东西。难怪洪兴祖编《楚辞补注》时，对《反离骚》大加讥弹。

但像庄忌的《哀时命》，班倢伃的《自悼赋》，王粲的《登楼赋》，王维的《山中人》，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招海贾文》、《惩咎赋》、《梦归赋》、《吊屈原文》等，却都是有血有肉之作。柳宗元的《招海贾文》，曾给予清代的汪中以相当的影响。汪中的《哀盐船文》是一篇力作，它是瑰丽而凄楚的诗篇，是以血泪写成的描写人间地狱的控诉状，是值得特别提出来的一篇近代的重要作品。

《招魂》所给予后人的影响是源细而流长的。像那样的细腻的深入的描写，铺张夸大的形容，乃是后来赋家所竞为取法的。

首先是枚乘的《七发》，可以说是一篇很高明的拟作。从《七发》发生了更大的影响，曹植有《七启》，张协有《七命》。《隋书·艺文志》著录有谢灵运辑的《七集》十卷，无名氏集的《七林》十卷，可见"七"的一体的流行。

还不止于此。后世文学上的一支大宗的"赋"，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左思的《三都赋》到专门描叙一件事，像班彪的《北征赋》，潘岳的《西征赋》，一个宫殿，像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何晏的《景福殿赋》，一个自然现象或景物，像木华《海赋》，郭璞《江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一个人的哀伤的情感，像曹植的《洛神赋》，陆机的《叹逝赋》，潘岳的《怀旧赋》、《寡妇赋》，江淹的《恨赋》、《别赋》，一个动物，像祢衡的《鹦鹉赋》，张华的《鹪鹩赋》，鲍照的《舞鹤赋》，一件器物(特别是乐具)，像王褒的《洞箫赋》，马融的《长笛赋》，嵇康的《琴赋》，潘岳的《笙赋》，乃至论述文学批评的文章的也采用"赋"的形式，像陆机的《文赋》，都是由《招魂》那样的描写方式引伸出来的。这些大赋(像《两京》、《三都》)和小赋(像《月赋》、《恨赋》)，格调虽然是套用了屈原的，但其所叙写的，所表现的，所蕴蓄的内容与情绪，已经不是屈原的同调了。他们另外走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未必是很宽敞的，但还走得通，走得很远。他们记录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也抒写了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所要说的话，甚至在恣意地呈现出他们的绝代才华和广博的知识，在极力地施展出他们的优美的写作的技巧。这些由附庸蔚为大国的赋，是有其好的，而且是有用的一面的。不过推演到宋代吴淑的《事类赋》之类，便成了干燥无味的有韵的辞书、类书之流了。

在其间，具有活跃的生命的东西很不少。有好些作品乃是文学史上的杰出的不朽的著作。刘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叙述幽山荒谷的恐怖，要求隐士回到人间来，和《招魂》异曲同工。班固的《幽通赋》力拟《离骚》，张衡的《思玄赋》意远情长，王粲的《登楼赋》具真实的情感，向秀的《思旧赋》抒伤逝的悲痛，鲍照的《芜城赋》怀古伤今，笔力独健，而沈炯的《归魂赋》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尤为悲恻动人。他们均经历艰苦绝伦的境地，身为羁囚，目所见的都是异族之人，耳所闻的都是胡语之声，或得归而追述逆境（像沈炯），或竟被羁留，欲归不得（像庾信），情动于中，不得不发，所以，都是言之有物，不仅貌似《离骚》，实可说是神意相通，情感相近。在那个大变乱的黑暗时代，产生出这两篇大作品，留下深刻感人的悲戚的故事与生活情况，正与战国时代的将趋灭亡的楚，留下屈原的伟大作品相似。六朝以后，赋的作者还相继不绝，好的作品也不少。在唐宋二代还产生了一种"律赋"，那是应试之作，形式刻板，只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没有丝毫的情韵。宋代的几个古文家，又创作了"文赋"，即有韵的散文的赋。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都可算是抒情的好文章。

屈原的《天问》是最奇谲而不容易学的东西，但在后代也还有人在亦步亦趋地摹拟着。像江淹的《遂古篇》便明说是"兼象《天问》"的。他把域外的异人奇物和《山海经》上的怪现象都写上了。像柳宗元的《天对》，便句句扣准了《天问》而答，显得食古不化。

在赋的体制之外，屈原的作品对于后来的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各方面的影响也是深入而普遍的，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

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特别是在大变动的时代，像唐代的天宝之乱，南北宋的末期，明帝国的覆亡，发出“楚”声，写出类似的不朽的作品出来。他们虽不袭用屈原的形式和格调，但那悲愤，那牢骚，那穷愁的号呼，那忠贞正直的不屈的心，那爱国、爱人民的真挚的感情，那嫉恶如仇、独立不移的精神，却是上下二千年，一直是一脉相通，绵绵相继的。举几个重要例子。像汉末的《孔雀东南飞》，曹植的煮豆燃萁之叹，晋代嵇康的“游仙诗”，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刘琨的《赠卢谌》诗，陶渊明的《停云》、《时运》、《归园田居》，唐代骆宾王的《帝京篇》，陈子昂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蜀道难》，杜甫的《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寓居同谷县作歌》，宋代苏轼、陆游的许多诗篇，辛弃疾的词，文天祥的《指南录》，谢翱的《晞发集》，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末黄道周的《石斋先生集》，王夫之的《薑斋诗文集》，吴伟业的《梅村家藏稿》和《通天台》，陈忱的《后水浒传》，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曹霑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等等，都是震撼读者心肺的出于真性情、大手笔的作品。

甚至一处拂逆之境，便也不由得不想起屈原来，而写作着类似的作品，像嵇永仁的《续离骚》四剧，便是一例。这样的例子多极了。许多文人学士们的发牢骚的讽刺的作品，都可归到这一类里来。

把屈原的故事写为剧本的，有元代的睢景臣的《屈原投江》，可惜已经不传于世。明代的郑瑜有《汨罗江》，叙的是，屈原在汨罗江上遇到渔父，写出《离骚》来。他把《离骚》的全文都引上了。清初的尤侗，写了《读离骚》，也是借着屈原的悲剧的生活而发泄

他自己的牢骚的。周文泉的《补天石传奇》八种，想把古来的好些悲剧都变成了"皆大欢喜"的团圆的结局。其中有《纫兰佩》一种，就是写屈原的故事的。他叙述：屈原投江时，为仙人所救。徒步赴赵国乞师，大破秦兵。楚怀王亦潜逃回国，以屈原为令尹。张仪、靳尚均得到应有的下场。这剧虽离开事实太远，但表现出作者对于屈原的同情与其主观的愿望。

还应该提起嘉、道年间的一个女作家吴苹香写的一篇《饮酒读骚图》（一作《乔影传奇》）的短剧。这个短剧把封建社会里的女子被压抑的感情，尽量地倾吐出来。她欣羡男子的自由的生活，自己悲叹着"束缚形骸"，竟改扮作男装，穿戴巾服，一边饮酒，一边诵读《离骚》。她幻想着种种的男子世界的自由奔放的生活，但立刻便警觉道：

> 唉！一派荒唐，真是痴人说梦。知我者尚怜标格清狂，不知我者反谓生活怪诞。

像这样的情调，在好些女子写的弹词，像《天雨花》、《笔生花》里，也都沉痛地表现着。

为什么屈原的作品会在后代发生了那末大，那末深入，那末普遍的影响呢？

首先是，屈原的悲剧的生活，悲剧的死，和他忠直不屈，与贪污腐朽的执政者反抗到底的精神，感动了后代一切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作家们。在封建社会里，在专制的封建王朝里，一个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作家是最容易遭受到和屈原同样的命运的。他们不由得不同情屈原，乃至摹拟屈原，而发出同样的哀弦促节的歌声来。屈原成了后代封建社会里一切不得志、被压抑，甚至在大变动时代里受到牺牲、遭到苦难的人的崇敬和追慕的目标。

次之，屈原的惊人的精湛清丽的作品，在艺术上有伟大的不朽的成就。谁读了《离骚》、《九章》等诗篇，便都会为其绝代辞华惊人秀句所捉住。班固道："宏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的遣辞造语的"美"，是不朽的，是具有永久的人民性的。因此很自然地，它们便成为后来作家们的追求、摹仿的对象。不是楚地的人，便也都拟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固然后代的摹拟的作品，有不少是"貌合神离"的，但实在有许多是真实的伟大的著作，不仅"貌合"，而且也是屈原的真实的承继者。它们成为后代作家们吸取不尽的泉源。

还有一点：屈原的作品是出自民间的。他是采用了楚地人民的歌曲的格调，而加以洗炼提高的。而楚地的歌，在秦汉之际最为流行。刘邦把项羽围困在垓下时，刘邦的兵在四面唱着楚歌。刘邦最喜欢楚歌，而且他自己也会写。"大风起兮云飞扬"，是脱口而出的歌声。刘彻的《瓠子之歌》和《秋风辞》乃是两篇很好的诗。在这个基础上，屈原的作品在汉代初期便大为流行，而成为许多文人们，像贾谊、枚乘、司马相如辈追摹的对象了。由于他们的摹拟和仿作，屈原的影响便一天天的更加扩大，更加深入。

屈原的传统是一个好的传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这个优良的传统整整地保持着二千多年的深入而普遍的影响，对于历代的文人们不断地给以启发，给以激动，给以力量，给以崇高的规范。在这个优良的传统的影响之下，我们产生了不少好的作品。这是我们在读着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会时时有所发现的。

（《文艺报》一九五三年第十七号）

# 劫中得书记

# 劫中得书记

## 新　序

《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曾先后刊于开明书店的《文学集林》里。友人们多有希望得到单行本的。开明书店确曾排印成书，但不知何故，并没有出版。这次，到了上海，在旧寓的乱书堆里，见到这部书的纸型，也已经忘记了他们在什么时候将这副纸型送来的。殆因劫中有所讳，不能印出，遂将此纸型送到我家保存之耳。偶和刘哲民先生谈及。他说，何不在现在将它出版呢？遂将这副纸型托他送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看看可否印行。在我回到北京后不久，他们就来信说，想出版这部书，并将校样寄来。我仔细地把这个校样翻读了几遍，并校改了少数的"句子"和错字。象翻开了一本古老的照相簿子，惹起了不少酸辛的和欢愉的回忆。我曾经想刻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中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也。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

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弃我取”之举。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常舍去大经大史和别处容易借到的书而搜访于冷摊古肆，以求得一本两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常有藏书家们所必取的，我则望望然去而之他。象某年在上海中国书店，见到有一部明代蓝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梁廷枏的《小四梦》同时放在桌上，其价相同。《清明集》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有关法律的书，“四库”存目，外间流传极少，但我则毅然舍去之，而取了《小四梦》。以《小四梦》是我研究戏剧史所必需的资料，而《清明集》则非我的研究范围所及也。象这样舍熊掌而取鱼的例子还有不少。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后，注意这类书者渐多，继且成为“时尚”，我便很少花时间再去搜集它们了。但也间有所得。坊友们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时购获若干。谁都明白：文献图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需的工具之一。过去，图书文献散在私家，奇书异本，每每视为珍秘，不轻示人。访书之举，便成为学士大夫们的经常工作。王渔洋常到慈仁寺诸书店，盛伯希、傅沅叔诸君，几无日不坐在琉璃厂古书肆里。今非昔比，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研究机关、学校、专业部门的图书馆，访书之勤，不下于从前的学者们。非自己购书不可的艰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从事于科学研究者们是完

全可以依靠于各式各样的图书馆而进行工作的了。访书之举，便将从此不再是专家们所应该做的工夫之一了么？不，我以为不然！我有一个坏癖气，用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去买。不知别的人有没有和我有这个同样的癖习？我还以为，专家们除了手头必备的专门、专业的大量的参考书籍之外，如有购书的癖好，却也是一个很好的癖好。有的人玩邮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爱打球，有的人好听戏，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该逛逛书摊么？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我知道，有这样癖好的人很不少。我这部《得书记》的出版，对于有访书的癖好的人，可能会有些"会心"之处。《得书记》所记的只是一时的、一地的、且是一己的事。天下大矣，即就一时一地而论，所见的书，何止这些。只能说是，因小见大，可窥一斑而已。在两篇《得书记》之外，这次又新增入了"附录"三篇。《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在《得书记》之前写成，且也在《文学集林》上发表过。因为此文比较长，且非自己所购致的，故便不列入《得书记》里。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

对于我，它的发现乃是最大的喜悦。这喜悦克服了一言难尽的种种的艰辛与痛苦，战胜了坏蛋们的诬陷。苦难是过去了。若干"患得患失"的不寐的痛苦之夜是过去了。"喜悦"却永远存在着。又摩挲了这部书几遍，还感到无限愤喜交杂！故把这篇跋收入《得书记》里印出。一九四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家，隐姓埋名，避居在上海的"居尔典路"。每天不能不挟皮包入市，以示有工作。到那里去呢？无非几家古书肆。买不起很好的书了。但那时对于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兴趣。先以略高于称斤论担的价钱得到若干。以后，逐渐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遂写成一个目录。那篇"序"和"跋"都是在编好目录后写成的，从没有机会印出。现在，是第一次在这个"附录"里和读者们相见。又在《得书记》里，有几则文字是应该改动的。因为用的是旧纸型，不便重写，故在这里改正一下：(一)《得书记》第五十三则"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里，说我所得的那部"残本"是"元刊本"。这话是错的。今天看来，恐仍是明嘉靖间蒋旸的翻刻本。向来的古书肆，每将蒋序撕去，冒充作元刊本。(二)《得书记》第八十六则"陈章侯水浒叶子"里，说起，我所得的那部水浒叶子是黄子立的原刻本。其实，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三)《得书续记》第十则"琅嬛文集"里，说：张宗子的许多著作，都无较古的刻本。其实不然。近来曾见到清初刻本的《西湖梦寻》，刻得极精。其他书，恐怕也会有较早的本子，只是没有见到耳。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郑振铎序于青岛

# 序

凤凰从灰烬里新生
金赤的羽毛更光彩灿烂

——见 The Physiologus, 及 Herodotus (ii.73),
Pliny (*Nat hist.* x.2) Tacitus (*Ann.*vi.28)

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每思编目备检。牵于他故，屡作屡辍。然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辄识诸书衣，或录载簿册，其体例略类黄荛圃藏书题跋。大抵余之收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孤罕之本，虽零缣断简亦收之。通行刊本，反多不取。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诗词、版画之书，印度、波斯古典文学之译作，亦多入庋架。自审力薄，未敢旁骛。"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皆近人著作。"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

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于所失，殆淡然置之。惟日抱残余书，祈其不复更罹劫运耳。收书之兴，为之顿减。实亦无心及此也。而诸肆亦皆作结束计，无书应市。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间或顾视，辄置之，无得之之意。经眼失收者多矣。书籍存亡，同于云烟聚散。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战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谢光甫氏搜求最力，所得独多。余迫处穷乡，栖身之地，日缩日小；置书之室，由四而三而二；梯旁榻前，皆积书堆。而检点残藏，亦有不翼而飞者，竟不知何时失去。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果得丁氏所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六十四册，归之国库。复于来青阁得丁氏手钞零稿数册。友人陈乃乾先生先后持明刊《女范编》、《盛明杂剧》及孙月峰朱订《西厢记》来。余竭阮囊，仅得《女范编》与《西厢记》。而于《盛明杂剧》虽酷爱之，却不果留矣。乃乾云：有李开先刊元人杂剧四种，售者索金六百。余力有未逮，竟听其他售。至今憾惜未已。中国书店收得明刊方册大字本《西厢记》，附图绝精，亦归谢氏。但于戊寅夏秋之交，余实亦得隽品不鲜。万历板《蓝桥玉杵记》，李玄玉撰《眉山秀》、《清忠谱》，程穆衡《水浒传注略》，螺冠子《咏物选》，冯梦龙《山歌》，萧尺木《离骚图》以及《宣和谱》，《芙蓉影》，《乐府名词》等，皆小品中之最精者，综计不下三十种。于奇穷极窘中有此收获，亦殊自喜。然其间艰苦，绝非纨裤子弟、达官富贾辈，斤斤于全书完阙，及版本整洁与否者，所能梦见。及今追维，如嚼橄榄，犹有余味。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者，盖足偿苦辛有余焉。

今岁合肥李氏书，沈氏粹芬阁书散出。余限于力，仅得《元人诗集》（潘是仁刊本），《古诗类苑》，《经济类编》，《午梦堂集》，《农政全书》与万历板《皇明英烈传》等二十余种。初，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者，由传新书店售予平贾，得九百金。而平贾载之北去，得利几三数倍。以是南来者益众，日搜括市上。遇好书，必攫以去。诸肆宿藏，为之一空。沪滨好书而有力者，若潘明训、谢光甫诸氏皆于今岁相继下世。余好书者也，而无力。有力者皆不知好书。以是精刊善本日以北，辗转流海外，诚今古图书一大厄也。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过沦散。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运于万一乎？昔黄黎洲保护藏书于兵火之中，道虽穷而书则富。叶林宗遇乱，藏书尽失。后居虞山，益购书，倍多于前。今时非彼时，而将来建国之业必倍需文献之供应。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而夏秋之际，处境日艰。同于屈子孤吟，众醉独醒。且类曾参杀人，三人成虎。忧谗畏讥，不可终日。心烦意乱，孤愤莫诉。计惟洁身而退，咬菜根，读《离骚》耳。乃发愿欲斥售藏书之一部，供薪火之资。而先所质于某氏许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种，复催赎甚力。计子母须三千余金。不欲失之，而实一贫如洗。徬徨失措，踌躇无策。秋末，乃以明清刊杂剧传奇七十种，明人集等十余种归之国家，得七千金。曲藏为之半空。书去之日，心意惘惘。大似某氏之别宋板《汉书》，李后主之挥泪对宫娥也。然归之公藏，相见有日，且均允录副，是失而未失也。为之稍慰戚戚。立持金取得质书。自晨至午，碌碌不已。然乐之不疲。若睹阔别之契友，秋窗翦烛，语娓娓不休。摩挲数日夜，喜而忘忧。而囊有余金，结习难忘，复动收书之兴。兹所收者乃着眼于民族文献。有见必收，收得必随作题记。至冬初，所得凡八九百种。而

余金亦尽。不遑顾及今后之生计何若也。但恨金少，未能尽数诸沦落之图籍耳。每念此间非藏书福地。故前后所得，皆寄庋某地某君所。随得随寄，未知何日再得展读。因整理诸书题记，汇为数册，时一省览，姑慰相思。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是为序。

## 离　骚　图

萧云从绘　十卷三册　清顺治二年刊本

余初得罗振常复印陈萧二家绘《离骚图》四册，以未见陈章侯、萧尺木二氏原刊本为憾。后于中国书店得陈氏绘《九歌图》初印本，须发细若轻丝，黑如点漆，大胜罗氏所据之本。然于萧氏书则遍访未得。武进陶氏模本《离骚图》出，虽经重绘，甚失原作精神，然明晰却过于罗氏本。民国十九年冬，余至北平，即历访琉璃厂、隆福寺诸肆，搜购古版画书，所得甚多，而于萧氏《离骚图》则未一遇。后二年，乃终于文禄堂得之。价甚昂，《天问图》且阙其半，以陶氏本配全。虽于心未惬，而甚自喜。其衣冠履杖，古朴典重，雅有六朝人画意，若"黄钟大吕之音"，非近人浅学者所能作也。国军西撤后，古籍狼藉市上，罕过问者。三五藏书家，亦渐出所蓄。余以友人之介，获某君所藏《山歌》及《离骚图》。虽亦在朝不保夕之景况中，竟毅然购之，不稍踌躇。一以敬重某君之节概，一亦以过爱此二书也。此本大胜余在平所得

者，极初印，且完整不阙。访求近十五年始得其全，一书之难得盖如此；诚非彼有力之徒，得之轻易，而惟资饰架者所能知其甘苦也。尺木为明遗民，故绘《离骚》以见志；仅署“甲子”而不书“顺治”年号。李楷序云：“尺木穷甚于洛阳、河东，能以歌呼哭啼尚友乎骚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于此盖有不忍悉者矣！”清辑《四库全书》时，为补绘《九章》、《卜居》诸图，大非尺木原意，而图亦庸俗不足观。陶氏模本首附扉页，有“书林汤复”语，惜此本无之。

## 童痴二弄山歌

冯梦龙辑　十卷四册　明刊本

《童痴二弄山歌》十卷，与《楚辞图》同时自某君处散出。余先得《离骚图》，以《山歌》有新印本，姑置之。然实酷爱此书。明代民歌刊本，传世者绝少，且为冯梦龙所辑，与《挂枝儿》〔童痴一弄〕（？）同为明末民歌集中之最丰富最杰出者，尤不宜失之。因复毅然收入曲藏中。是时，欲得之者不止数人。余几失，而终得，可谓幸矣！《山歌》初为传经堂朱瑞轩所购得，影钞一部，邮致北平顾颉刚先生。友辈传观，诧为罕见。因劝其重印行世。颉刚为之句读，余等均有序。原书则先已归之某君，不意终为余有，可谓遇合有自矣。惟《童痴一弄》之《挂枝儿》，始终未见全书。余所见不足百首，恐不敌原书四之一。不知何日二书方能合璧也。

## 古今女范

黄尚文编次

四卷四册　明万历三十年刊本

乃乾得《古今女范》四册，曾持以示余。图近二百幅，为程伯阳绘，黄应泰、黄应瑞（伯符）昆仲所刊，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是徽派版画书最佳者之一。余渴欲得之，屡以为言，而乃乾不欲见让。后在北平王孝慈先生处亦见此书一部，印本相同。他处则绝未一见。屡访各肆，皆无之。十余年来，未尝瞬息忘此书也。丁丑冬，国军西撤，乃乾忽持此书来，欲以易米。余大喜过望，竭力筹款以应之，殆尽半月之粮，然不遑顾也。斗室避难，有此"豪举"，自诧收书之兴竟未稍衰也。数日后，过中国书店，复于乱书堆中得《女范编》残本三册。

## 女　范　编

刘某增订本　残存三卷三册

此书即黄尚文《古今女范》，残存三册，缺第一卷一册。价奇廉，故复收之。印本较后，程伯阳及黄氏昆仲之署名，皆被挖去，而补入刘金煌、刘玉成、刘振之、刘汝性诸名，盖刘氏得其板而掩为己有者。末又增入《刘宜人》、《吴氏节》、《天佑双节》，《节妇刘氏》，《贞烈汪氏》数则，皆与刘氏有关者。但所增数则之图，亦典雅精整，足与黄氏媲美。

## 水浒传注略

### 程穆衡撰稿本　王开沃补　二卷四册

为章回小说作注者，于此书外，未之前闻。程穆衡引书凡数百种；自《史》《汉》以下至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僻书颇多。《水浒》多口语方言，作者于此亦多详加注释，不独着意于名物史实之训诂。故此书之于语言文字研究者亦一参考要籍也。穆衡《自序》云："乃数百年来，从无识者。即自诩能读矣，止窥其构思之异敏，用笔之飞幻。若其炉锤古今，征材浩演，语有成处，字无虚构，余腹笥未可谓俭，然且茫如望洋焉。……余为是役，盖直举秘书僻事以发厥奥。俾知奥由于博，斯其为学也大矣。"其用力盖至勤且深。此原稿本未刊。王氏所补数十则，皆分别粘签于其上。余于暮春，偶过来青阁，见此书，即敦嘱留下。后见者数人，皆欲得之。谢光甫先生亦以为言。寿祺问可见让否？余执不可，乃终归于余。彼等皆欣羡不已。余所藏小说注本，未刊者，于《红楼梦微言》外，仅此书耳。宜亟为刊布，俾不没作者苦心。作者所据为金圣叹本，似未见明刊诸本，不无遗憾，然于"天下太平四个青字"条下注云："按《水浒传》正本不止于此。在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方终耳……乃坊本毅然并此后俱删去，使全书无尾，真成憾事。"并引《录鬼簿》所载高文秀、杨显之、康进之诸《水浒》剧以证"七十卷以后"非"续本"，其识力不可谓不高。

王氏补注中有关于"图像"一条，云："今俗本《水浒传》前有画像，每页一人。此崇祯时陈章侯所图，后人摹之入卷。"余近得

雍正刊本《第五才子书》及陈章侯《水浒叶子》，知此语亦确。（补记）

## 汪氏列女传

十六卷八册　明万历间刊知不足斋初印本

《汪氏列女传》图绘笔致同汪廷讷之《人镜阳秋》。盖亦万历间徽郡人士所辑也。故书中多叙述徽郡节烈妇女，尤以汪姓为多。知不足斋得此书版片，重为印行，而加注“仇十洲绘图”字样，其实，图非十洲笔。余初得知不足斋后印本，图已模糊。后在中国书店得白绵纸残本二册，每则之后，“汪”字皆尚为墨钉，洵是最初印者。又于杭州某肆得竹纸印残本二册，亦尚为明代初印本。有汪辉祖藏印。携以至平。孝慈见之，赞叹不已，因以贻之。而白绵纸本始终珍秘之。不意人事栗六，竟失所在，遍觅不获。战后，树仁书店以此本求售，价尚廉，且较初印，因复收之。忆竹纸本及白绵纸本，于“烈”部较今本均多出数十则，皆是宋末殉难之妇女。知不足斋本皆去之，殆以违碍故也。惜今不可得而补入矣！余得此书后，不数日，树仁书店不戒于火，存书尽毁，此书以归余，幸免于劫。

## 朱订西厢记

孙矿评点　二卷四册　明末诸臣刊本

此朱墨本《西厢记》，题孙月峰评点。余得明刊本《北西厢

记》十余种，所见亦多，却绝不知有此本。乃乾以此书及《盛明杂剧》见示。余时正在奇窘中，竭阮囊得此书。以《盛明杂剧》余已藏有残本，且尚有复刻本，不如此书之罕见也。首附图二十页，凡四十幅，殆集明代《西厢》图之大成。其中有从王伯良校注本摹绘者，但多半未之前见。刻工为刘素明，即刻陈眉公评释诸传奇者。绘图当亦出其手。素明每尝署名于图曰："素明作"。明代刻图者多兼能绘事。盖已合绘、刻为一事矣。已与近代木版画作者相类，不仅是"匠"，盖能自运丘壑，匪徒摹刻已也。

## 宣 和 谱

介石逸叟撰　二卷二册　清康熙间刊本

以《水浒传》为题材之杂剧，元明二代最多。高文秀至有黑旋风专家之称。明传奇则有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沈自晋《翠屏山》等，至今传唱不衰。但诸作皆同情于《水浒》英雄，惟《宣和谱》作翻案笔墨（又名《翻水浒》），以王进、栾廷玉、扈成等剿平水浒诸寇为结束。殆受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影响，并又为俞仲华《荡寇志》作前驱。余得之来青阁，甚得意。春夏间，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不少，皆归余，殊感之。

## 新镌汇选辨真昆山点板 乐 府 名 词

鲍启心校　二卷二册　明万历间岩镇周氏刊本

此书余得于来青阁。从此明刊乐府集又多一种矣。凡选传

奇《琵琶记》以下三十四种，散曲《步步娇》“闺怨”（万里关山）以下二十一套。不知何以于散曲后，更杂入《金貂记》传奇一种。所选传奇，中有《四节记》、《减灶记》、《合璧记》较罕见。然如《京兆记》，则巧立名目，故为眩人，实即汪道昆四剧中之《京兆眉》耳。明人故多此恶习，而于俗本、坊本尤甚。

## 古今奏雅

无撰人姓名　存卷六一册　明末刊本

此书余亦于来青阁得之。写刻至精，首附图八幅亦小巧玲珑，虽尺幅而有寻丈之势。惜仅残存一卷。不知原书究有若干卷。马隅卿先生亦曾藏有残本一册。惜未记为第几卷。所选皆散曲。此第六卷，为“黄锺调”“越调”“双调”三种，近九十页。颇疑此书与《怡春锦》等为同类，半选剧曲，半选清曲也。至多八卷而止，似不当更超此数。若全选清曲而有八卷之多，则诚足为南曲选中之一巨帙矣。

## 眉山秀

李玉撰　二卷四册　清顺治十一年刊本

李玄玉所著传奇至多，今传世者仅“一人永占”四种耳。此本题“一笠庵新编第七种传奇”，惜其他各种，未能一一发见也。书凡二卷，二十八出，述苏氏父子兄妹事。以《今古奇观》之《苏小妹三难新郎》一话本为依据。明清之际，传奇作家每喜取材于

"话本",此亦其一种。惟所述情节较复杂,范围亦较广耳。首有顺治甲午某氏序,序末署名已被铲去,但有"题于拂水山房"语,当即钱谦益。此书,余得之来青阁。中华书局曾有复印本,易名《女才子》。以其少见,复收之。玄玉传奇,余更有《千锺禄》,《太平钱》二种,皆传钞本。原刻本殆极少见。得此,甚自喜也。

## 韩晋公芙蓉影 传奇

西冷长撰　二卷二册　明末刊本

此是明末《四梦》盛行时代,佳人才子传奇之一。述韩樵(晋公),与谢鹃娘相遇于道院芙蓉下,缔订姻缘,中经离散,终赖林太傅、卢侍御之维持,韩生得中状元,与鹃娘团圆终老事。全书二卷,三十二出,首附图十二幅,作圆形,与一笠庵原刻本"一人永占"之图相同,皆明末清初流行之板式也。书殊罕见。余得之来青阁。

## 吴门忠孝传 清忠谱

李玉撰　二卷二册　清顺治间刊本

偶过中国书店,唐某持《清忠谱》二册售余,余不论价,立携之归。曲藏中又多一种罕本矣。书为李玄玉作,叙述周顺昌事,而以颜佩韦等五人仗义就戮为关节。今所演《五人义》即其事。首有吴伟业序。盖作于清初者。明代阉寺流毒最久,而以魏阉之祸为尤酷且烈。东林诸贤,遭难之惨,过于汉之党锢。士人无

不切齿。崇祯初，客魏失败，立有演其事为传奇小说者，如《喜逢春》等，均传于世。玄玉此作非创笔。题曰："吴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同里叶时章雉斐、毕魏万后、朱皠素臣同编。"以其皆为吴人，故独以吴事为题材。词气激昂，笔锋如铁，诚有以律吕作锄奸之概，读之，不禁唾壶敲缺。毕魏，向作毕万侯，今乃知其名魏，字万后，非万侯，此亦重要之发现也。

## 蓝桥玉杵记

云水道人撰　二卷四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刊本

末附：《蓬瀛真境》《天台奇遇》二剧

余于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最多；战后半载间，寿祺凡有所得必归之余。戊寅秋日，寿祺电告余，收得明刊白绵纸本《蓝桥玉杵记》，末并附杂剧二种。余立即驱车至来青阁，细阅一过，爱不忍释。此书为杨之炯作，《曲品》列之下中品。题材为习见之裴航遇仙事。曲白均庸腐。然诸家目录，均未见有此书。盖佚已四百年。一旦获睹原刊本，诚堪自喜，何忍更剔瑕疵。所附插图，豪放而不粗率，犹有明初作风，不同于徽派诸名家所刊者。时正奇窘，然终以半月粮购得之。亟付装潢，面目焕然若新刊。诚是明刻传奇中之白眉，亦余曲藏中最可珍秘之一种矣。书刊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首有《裴仙郎全传》、《刘仙君传》(樊夫人附)、《裴真妃传》、《铁拐先生传》、《西王母传》，并有凡例。共二卷，三十七出。凡例云："本传原属霞侣秘授，撰自云水高师。首重风化，兼寓玄铨。阅者斋心静思，方得其旨。"又云："本传中多圣真登场。演者须盛服端容，毋致轻亵。"明代士大夫曾有一时盛信仙道，以幻

为真，屠隆、周履靖辈皆堕此障，莫能自拔，杨之炯盖亦其中之一人。虎耘山人序云："至若出入玄谷，吐咳丹朱，则烟霞之味，又在抚无弦者赏之。彼烟火尘襟，欲深天浅者，宁能作自观耶？"盖彼师徒辈入魔深矣！末附《蓬瀛真境》一套，有曲无白，无排场，疑为清曲。又附《天台奇遇》则为述刘阮事之杂剧也；诸曲目皆未著录。

## 文　　通

明朱荃宰撰　三十一卷八册

明天启六年评漫堂刊本

此书得于来青阁。以其无甚独见，初不欲收。后念明人诗文评传世者不多，姑留之。然欲攘之去者竟不止数人，可见此书之罕见。绍虞闻余得此书，亦自平驰函索读。"是编考证经史子集制义两藏文章源流体格。"体例略类《史通》。而多引明人语，偶有己见，亦殊凡庸，固不足以与语"著作"，更不足与《文心雕龙》、《史通》比肩也。荃宰别有《诗通》、《乐通》、《词通》、《曲通》，"嗣刻"公世。然诸家书目皆未载，当均未成书。荃宰字咸一，黄冈人。此书则刻于南京。末卷为《诠梦》，亦摹拟刘勰《文心雕龙》之《自序》。

自序（节录）

爰考诸书之书，汇成文、诗、乐、曲、词五编，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汇而言之：陈思品第，止及建安；士衡九变，通而无贬。吁嗟彦升，不成权舆。《雕龙》来疥驼之讥，《流别》竭捃摭之力。伯鲁广文恪之书，号称《明辨》，自述而皆不本之经史。吴详于文

而略于诗，徐又遗曲。或饮水而忘其源，或拱木而弃其韡。世无经学，故无文学。未有通于经而塞于文者也。今不揣固陋，会通古今谈经、订史、说诗、言乐、审音之书，弁短取长，明法究变，尊是黜非。每编汇为一通，每体汇为一篇。文则经史子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条晰缕分，而殿以统说。诗自三百，乐府古近，题例艳趋，厘音叫响，而弁以总论。乐左书右图，诗曲右调左赞；经义宪章祖训，起弊维新。

## 螺冠子咏物诗

周履靖著　二十八卷十二册

明万历三十三年金陵书林叶如春刊本

螺冠子作《锦笺记》，最著于世。王国维《曲录》初未知螺冠子何名。余得明刊本《锦笺记》，乃知其为周履靖之别署。履靖曾刻《夷门广牍》，甚不易得。其中图谱数种，刊印尤精。余在北平曾见残本数十册，因循失收，甚憾惜！又得其所刻巾箱本《十六名姬诗》，珍为秘笈，不轻示人。兹复获其《咏物诗》。版式同《夷门广牍》，乃未收入《广牍》中。古人无专以"咏物诗"成专集者。履靖此书所咏自天文至花卉杂物，无所不包，近二千首，可谓洋洋大观。末附"诗余"、"词余"及酒歌、酒咏。诗词皆不俗。清人辑"咏物诗选"，未录履靖作只字，殆未见此书也。

# 唐宋诸贤 绝妙词选

黄玉林辑　十卷二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秦堣刊本

黄玉林《绝妙词选》原分"唐宋诸贤"与"中兴以来诸贤"二集。今所见于毛晋刊《词苑英华》本外，罕睹他本。《四部丛刊》所影印者为《英华》外之别一明刊本，所谓明翻宋本者是也，未知为何人何时所刻。余见万历丙寅秦堣刊本于朱瑞轩许，即《丛刊》所据之祖本也，以其价昂，未收。不数日，乃于来青阁得之，价已大削。虽仅为"唐宋诸贤"一集，未获全璧，亦自得意。首有茹天成一序，《四部丛刊》本已夺去。殆坊贾有意取下，以欺藏家，冒为明初本者。兹录茹序于下，以证刊刻源流。

重刻绝妙词选引

自汉武立乐府官采诗，以四方之声，合八音之调，而乐府之名所由始。历世以来，作者不乏。上追三代，下逮六朝，凡歌词可以被之管弦者，通谓之乐府。至唐人作长短词，乃古乐府之滥觞也。太白倡之，仲初、乐天继之。及宋之名流，益以词为尚。如东坡、少游辈，才情俊逸，籍籍人口，往往象题措语，不失乐府之遗意。然多散在各家之集。求其汇而传之者，惟玉林黄叔旸所选为备。自盛唐迄宋宣和间为十卷，自宋中兴以后，又为十卷。凡七百余年，得人二百三十，词千三百五十。词家之精英，可谓尽富尽美矣。盖玉林乃泉石清士，尤长于词，为当时名家所赏。观其附录三十八篇，隽语秀发，风流蕴藉，则其选可知矣。余友本婴秦太学堣，夙好古雅，每见其鼻祖少游词章，辄讽玩不休。今得是编，颇惬其向往之初心。既乐多词之妙丽，又慨旧刻之舛讹，遂详

校而重梓之。余重玉林之词，嘉本婴之志，因缀数语，以引其端。万历岁在阏逢摄提格（甲寅）仲春上浣之吉，河内茹天成懋集甫书。

## 诗经类考

明沈万钶辑　三十卷十二册　存十一册

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此残本《诗经类考》，得于中国书店，阙第二十七及第二十八两卷。石麒以其残也，未加重视。余尝搜集宋元以来说《诗》之书近三百种，"八一三"之变，大都荡为寒烟。本无意于复收此书。以其廉，且明人说《诗》之作本不多，故遂收得之。在明人著述中，此书编例，实甚谨严。盖《诗》考之长篇也。凡例云："是编只属丛记。蕲无漏，未蕲订定。故自经传子史，以至稗编琐录，靡不该收。盖宇宙间事未可执一。将以资详说，反之约也。"第一卷为《古今论诗考》，第二卷为《逸诗考》；第三卷以下为音韵，天文，时令，地理，列国，人物，宗族，官制，饮食，服饰，宫室，器具，珍宝，礼乐，井田，封建，赋役，刑狱，兵制，四夷，禽虫，草木诸考；第二十六卷以下则为国风，大小雅及三颂异同考；第三十卷为《群书字异考》。所录甚富；凡万历以上之著述，殆无不兼收并蓄之。《逸诗考》一卷，搜采亦甚备；且亦择取甚慎，不似他明人之随意选载"白帝子"等之伪诗入书也。

## 唐堂乐府

清黄兆森著　不分卷二册

清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余十余年前获得石牧《忠孝福》传奇，未加重视。惟盼能得其所著《四才子》。然终不可得。真州吴氏藏书散出，为王富晋所购，待时索价，价奇昂。中有《四才子》之二(《郁轮袍》、《梦扬州》)，装一函。余狂喜，不惜重值购之。后至苏州访吴瞿安先生，欲借其藏本，钞补《饮中仙》及《蓝桥驿》二种。但吴先生殊珍惜此书，颇有吝色。遂不再谈及钞补事。七年前在北平，坊贾以《忠孝福》及《四才子》半部求售。仍只有《郁轮袍》等二种。遂退还之。前日偶至来青阁闲坐。寿祺告余，新收得《唐堂乐府》一部。亟取阅之，即石牧所著《忠孝福》及《四才子》之全部也。久求不获者，乃忽于无意中获之。一书之得，诚非易也！首并有序，知刻于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16)。石牧生平，借此以知之者不少。而《唐堂乐府》之名至此始发现。可见"研究"较专门之学问，板本之考究，仍不能忽视。彼轻视"板本"者，其失盖与专事"板本"者同。总之，博闻多见，乃为学者必不可忽者也。

## 元名家诗集

明潘是仁编　存二十八家一百十七卷十六册

明万历四十三年刊本

一、元遗山诗集十卷(好问)

二、刘静修诗集三卷(因)

三、陈笏斋诗集六卷(孚)

四、贯酸斋诗集二卷(云石)

五、困学斋诗集二卷(鲜于枢)

六、松雪斋诗集七卷(赵孟頫)

七、吴草庐诗集六卷(澄)

八、卢含雪诗集三卷(亘)

九、马西如诗集三卷(祖常)

一〇、范锦江诗集五卷(椁)

一一、杨浦城诗集四卷(载)

一二、虞邵庵诗集七卷(集)

一三、揭秋宜诗集五卷(傒斯)

一四、王柏庵诗集二卷(士熙)

一五、薛象峰诗集二卷(汉)

以上元初

(元末诸名公姓氏爵里)

一六、萨天锡诗集八卷(都剌)

一七、张外史诗集六卷(雨)

一八、陈荔溪诗集三卷(旅)

一九、贡南湖诗集七卷(性之)

二〇、杨铁崖古乐府三卷(维桢)

二一、傅玉楼诗集四卷(若金)

二二、柳初阳诗集三卷(贯)

二三、张蜕庵诗集四卷(翥)

二四、泰顾北诗集一卷(不花)

二五、李五峰诗集二卷(孝先)

二六、余竹窗诗集二卷（阙）

二七、贡玩斋诗集三卷（师泰）

二八、成柳庄诗集四卷（廷珪）

（下阙六家）

此书余得之来青阁，由合肥李氏散出。余所得李氏书，以此种为最罕见。余究心元剧，因傍搜及于元人著述；惜限于力，所得不多。故得此书，殊感喜慰。此书本名《宋元名家诗集》；凡录北宋十七家（内五家未刻），南宋二十家（内六家未刻），元初二十一家（内五家未刻），元末十九家。今此本于南北宋诸家全阙，于元初诸家中，仅阙释清珙《温石屋集》一家；于元末诸家中则阙倪瓒、陆景龙、迺贤、丁鹤年、龙从云、郑允端六家。以其罕见，虽为残本，亦亟收之。宋人集合刊者至多，自陈思、陈起而下，无虑七八家，而合刊元人集者，则于汲古阁《元十家集》，《元四家集》外，他无闻焉。《元诗选》所据诸集，今不知能有十之七八存世否？故此虽仅寥寥二十八家，而余亦甚珍视之。惟潘氏究未脱明人习气，未言各家集所据之本，且每与原集相出入；若《陈旅集》，此本仅有诗三十七首，实则《四库》著录之《安雅堂集》，诗凡三百二十八首，此仅十之一耳。疑罕见诸家，仍是从诸选本汇辑录入。潘氏实未睹原本也。

## 午梦堂集

叶绍袁辑　明崇祯九年刊本

一、鹂吹集二卷鹂吹附集（沈宜修撰）

二、百闵遗草一卷（叶世偁撰）

三、愁言芳雪轩遗集一卷(叶纨纨撰)

四、窈闻一卷(叶绍袁撰)

五、续窈闻一卷(叶绍袁撰)

六、返生香(疏香阁遗集)(叶小鸾撰)

七、鸳鸯梦(叶小纨撰)

八、伊人思(沈宜修辑)

九、梅花诗(沈宜修撰)

一〇、屺雁哀(叶世佺等作)

一一、秦斋怨(叶绍袁撰)

一二、彤奁续些二卷(沈纫兰等撰)

此书近人叶德辉有翻刻本;惟印本至劣,大失原刻精神。余十五年前曾见原本一部,刊印极精。惜当时失收,至今耿耿!顷以低值获此,足慰夙愿。叶刻本凡十四种,尚有《灵萱》及《琼花镜》二种,为此刻所无。罗氏《续汇刻书目》所收,则仅八种。疑当时所刻,原无定本,随刻随增,故种数多寡,每本不同,非不全也。顷见日本某家书目,载此书细目,亦仅有十二种也。

## 佛祖统纪

宋志磐撰　五十四卷十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

宋明单刊佛经,不多见。余前在北平,得宋至明初有图单刊本经近五百本,最为巨观。然以民间流行之《心经》、《陀罗尼经》、《观音经普门品》及《金刚经》为最多。无关"佛学",更少禅宗之著作。合肥李氏书于夏间散出,悉为汉文渊所得,余初不知。

偶于一夕，过来青阁，遇姚石子先生。且谈且翻阅案上新收书。中有明刊《午梦堂集》、《古逸民史》，潘是仁刊《元人诗集》等，余皆欲得之。复有佛书一堆，皆明刊禅学著作，余初不加注意。偶一翻检，觉刻本甚精，便嘱寿祺留下。议价妥后，抱书而回。《禅宗正脉》、《禅林僧宝传》，皆为写刻本，《吴郡法乘》则为旧钞本。明日，过汉文渊，所得书已售去过半。但余仍得《佛祖统纪》及《阅藏知津》等。《阅藏知津》虽阙末册，而每册皆有助刊人姓名，洵是原刊本。余甚珍之。《佛祖统纪》破蛀不堪，但实为诸书中之白眉。寿祺云：此批书中，"小部头"最精者皆已为余得。他若明刊《资治通鉴》、《文选》等巨帙，则余力不能收，即收得亦无余地可藏也。高丽旧钞本《东国文献备考》一百册，则为叶揆初先生所得。

## 经济类编

明冯琦编　一百卷一百册

明万历三十二年刊本

《经济类编》仿《艺文类聚》等书例，分总类二十（自帝王类至杂言类），细目三百余，约三百万言，自诸子百家以下，几无书不采，而尤着意于经济之言，故录载奏疏特多，实为后来诸"经世文编"之祖。体例集若"类书"，而实非"类书"；盖每录全文，不若诸类书之条文琐碎也。陈元愫于万历时，辑《经济文辑》，陈子龙于明末辑《皇明经世文编》，即仿其意。而子龙之书尤难得。

## 古诗类苑

明张子象编　一百三十卷五十八册

明万历间刊本

“是编首自上古，下迄陈隋，一枝片玉，搜括无遗”（凡例），实全上古汉魏六朝诗之一总集也。而以类为主，不以时世为次。盖变冯氏《诗纪》之例者。其与《诗纪》不同者，惟兼收两京以后箴铭颂赞，于汉晋六朝之“乐府”，则“依郭茂倩旧次，汇为一部”，不复分类。其分类之部门，略依《艺文类聚》、《初学记》各类书，而微加详悉。于各类书、小说、《列仙传》、《真诰》所载之诗，亦均录入。既有《诗纪》，此等书似可不备。但当时编辑之意，当是便于士子涉猎之用。余以其罕见且廉，故收之。

## 古逸民史

明陈继儒辑　吴怀谦校　二十二卷六册一函

明万历二十六年刊本

眉公著述，余所得颇多；见者亦不少。惟大抵皆明季坊贾妄冒其名，或挖去作者姓氏，补印眉公名里，以资速售耳。《古逸民史》确为眉公所著之一。《宝颜堂秘笈》未收，传本甚罕见。眉公著此书，实有所感。彼盖自托于“逸民”之列，正是做“山人”之张本也。所谓“逸民”，类多有托而逃。其末数卷所录诸宋末“逸民”，皆义人志士也。眉公果何所托而“逃”乎？明人曾有嘲“山

人”诗、曲，盖正指眉公辈而言。惟眉公虽优游林下，享名甚盛，却非专事“飞来飞去宰相衙”者流。其殚心撰述，主持风雅，亦未可加以蔑视也。

## 东谷遗稿

汤胤绩撰　十三卷二册

明成化十四年刊本

余既得李氏书若干种于来青阁，复数过汉文渊，得《经济类编》等书。偶见案上有《东谷遗稿》，为成化黑口本，价至廉，却无人顾问。余以其附“词”，且平易浅近类口语，甚喜之，即携之归。作者为汤胤绩，明初功臣汤和裔，死于王事，盖武臣而能文事者。诗不甚佳，词具别致。余正辑明人词，故亟收得之。

## 农　政　全　书

余前在北平，渴欲获得徐光启原刊本《农政全书》。数与书贾辈言之，均未有此书。后见邃雅斋架上有之，询价，乃奇昂。以绌于资，未及购。转瞬间，书已他售，为之懊丧者久之。由平至沪，仍以此书访询各肆，或言前曾售过，今未见。或以清代翻版者见示。前数月合肥李氏书散出，余见其目，有此书。询之林子厚，知为原版，但已售之富晋书社。立追踪至富晋处，卒获得之。十年求之不遇，而遇之一旦，殊自喜。书纸蛀甚，然尚可读。明末初得泰西机械法，介绍甚力，余既获王征《奇器图说》等数种，故于此书尤着意访求。不仅有关西学东渐之文献，且于版画研

究上亦一要籍也。

## 鸣沙石室秘录

罗振玉编　不分卷一册

清末国粹学报社铅印本

此是最早之敦煌文书目录。惜所据仅为伯希和所见所知之若干种耳。

## 敦煌石室真迹录

王仁俊编　五卷三册　清宣统元年石印本

此书亦为敦煌书目，所据亦为伯希和所携来及所忆及者。甲卷上载石刻拓本三种。以后各卷亦多录原文。惟王序未及罗振玉，罗氏诸书亦未一及王氏，不知何故。当敦煌石室发现消息由伯希和传出时，仁俊正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传录敦煌写本，当以王氏为最早。而其名为罗氏所掩，今知之者罕矣。而此书亦不甚易得。诚有幸有不幸也！

## 文始真经(关尹子)

宋抱一子陈显微注　三卷一册

明万历二十一年刊本

连日细雨绵绵，大有春意。颇思阅肆，因而阻兴。下午四时，借校中汽车，至开明书店一行，随转赴中国书店，遇杨寿祺及平贾数人在彼闲谈。得唐赓虞死耗，为之愕然！唐为经手买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杂剧者。几成交而为孙某所得。因此一转手，遂多费不少交涉与金钱。唐在沪设听涛山房，颇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苏州。寿祺谈购李氏书事颇久。此次转售诸籍颇得利。并知有《石仓明诗选》四集为平贾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经》一册，因其为明代单刊本，购之。《关尹子》初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书局《百子全书》中。此为抱一子注本，颇罕见。

## 丽则遗音

元杨维桢撰　六册　明汲古阁刊本

此为铁崖赋集；汲古阁附刊于《铁崖古乐府》后。前数日下午，于中国书店遇姚石子先生，同检堆于桌上乱书。较可注意者，有《铁崖乐府》、《复古诗集》及此书，并为汲古阁刊本。且均初印者。余思得之而未言。惟嘱其留下《丽则遗音》。石子当时亦未言欲得之。明日再过，则肆中人言，《古乐府》及《复古诗集》

已为石子购去。惜此《丽则遗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当移赠石子，以成“完”书也。

## 辍 耕 录

元陶宗仪撰　三十卷四册

明玉兰草堂刊本

《辍耕录》为余常引用之书，然初收者却为铅印本及汲古阁刊本。后复得玉兰草堂初印本残帙二册。迨《四部丛刊》影元本出，诸本似皆可废。武进陶氏之影元刊本，亦已不足重视。今春过中国书店，睹一玉兰草堂刊本全帙，首附《秋江送别图》，为堵文明所绘，并有贝琼、赵俶、钱宰、牛谅、詹同、周子谅、张孟兼、王泽、富礼及宋濂诸人《送陶九成东归诗》，贝琼并有序。盖宗仪于洪武六年被荐至南京，以疾辞归。诸人喜其归而惜其别，乃追祖于龙江之上。“而文明工绘事，因写而为图。视其舣舟于岸者，行人欲发而未发也。引骑或前或却者，宾客之咸集也。波涛汹涌，云山惨淡。相与置酒劳劳亭上，俯仰金陵之景无穷，而古今之离思亦无穷也”。诸诗及图为各本所无。我所见玉兰草堂本无虑五六部，亦均无之。余正搜集版画，观其图窈远有深趣，因亟收得之。某君意亦甚欲，但卒为余先得矣。此本别有万历甲辰王圻重修序。然此图却非圻所增入。盖《东归诗》页下仍均有“玉兰草堂”四字。同时并于文汇得万历戊寅徐球刊本，亦精。

## 孟 兰 梦

清严保庸撰　不分卷一册　清道光间刊本

余集清剧，编为《清人杂剧》初二集行世。"三集"因故迄未续印。《孟兰梦》亦为三四集中拟收之剧。柳翼谋先生曾以国学图书馆所藏传钞本影印。其实此剧本有严氏原刊本。余得此原刊于中国书店，末并附曲谱。殊得意。惟因末阙数页，拟借程守中先生藏本抄补，故至今尚未装潢成册。

## 宋元名人词十六家

旧钞本　四册

宋元人词自《强村丛书》出，罕传之作已少。友人赵万里先生及周泳先君并有补辑。大凡传世之词集，几无不被收入此三书中。然旧本亦自可贵。十年前，缪筱珊钞本《典雅词》散出，价甚廉。余思得之，而未果。后归北平图书馆。顷于听涛山房得旧钞本《宋元名人词》十六家。（张纲《华阳词》，高登《东溪词》，朱雍《梅词》，朱熹《晦庵词》，吴儆《竹洲词》，许棐《梅屋诗余》，欧良《抚掌词》，文天祥《文山乐府》，赵闻礼《钓月词》，朱淑真《断肠词》，欧阳彻《飘然词》，赵孟頫《松雪斋词》，刘因《樵庵词》，萨都刺《雁门词》，倪瓒《云林词》，陶宗仪《南村词》）十年前，此十余家皆秘笈也，足补毛氏《六十一家词》。今则皆行世矣。此书每册皆有陈仲鱼印，为坊贾伪托，然钞本甚旧，至晚亦在道、咸中。

惜未知校辑者何人耳。

## 思 玄 集

明桑悦撰　十六卷八册　明万历间刊本

桑悦为明中叶一奇人。诗词作风均大胆，辟李贽，徐渭一途风气。集甚罕见。此本余得之来青阁，为万历徐威所注。然其注不详。于“词”则不加只字注释。每卷下，又题：“后学翁宪祥选”，疑非全本。恨未得原刊本一校之。

## 新刻魏仲雪先生评点琵琶记

上虞魏浣初批评　李裔蕃注释

二卷一册　明末刊本

此为明清之间写刊本；魏仲雪当亦为其时人。北平图书馆藏有一本，余尝从之借印数图。此本正文不阙，图则夺去。某贾从杭州回，因某先生之介，以此书归余。末有万里题云：“民国元年六月十八号，同乐之、中甫游永定门。途经琉璃厂，于旧书摊上，以铜元八枚易之。”盖陈万里先生手笔也。万里寓杭，其藏书当尽罹于劫。余于此书外，并得其所藏内府钞本曲数种。

## 谢禹铭五刻

明谢镛辑　存二种一册　明天启间刊本

谢氏辑阴符、鬼谷、黄石、武侯、青田五家书刻之，故名“五刻”。皆兵家言也。“天时地利，将将将兵，大略具诸书中”。谢氏盖有志于“请缨”者。此书仅存二种，《黄帝玉诀阴符经》及《鬼谷子》；余得于中国书店。明刻本诸子，甚可矜贵，余锐意欲多收之。于劫中见者多，失收亦多。及今挽救，已似亡羊补牢矣。

## 新刻皇明开运辑略<br>武功名臣英烈传

明　未知撰者　六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皇明英烈传》刻本甚多。余有万历刊徐渭重订本，有通行本；内容均互异。今得此书，则又多一种矣。沈氏萃芬阁书散出。为余所最欲得者为万历版《异梦记》及此书。《异梦记》议价未妥，已为平贾所得。此书则终归余有。明刊传奇尚时时可见，惟小说则绝少。故亟收之。《萃芬阁书目》列此书于“史”部，且注为嘉靖刊本，实则为万历间所刻。其插图形式，大类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及周曰校本《三国志演义》，自是同时代之产物也。《英烈传》在清代为一禁书，不知所禁者为何本。此书遇庙讳皆抬头，述元人处则皆曰“胡”或“虏”。所禁或即此本也。作者未知何人。但可信为一最早之祖本。相传武定侯郭勋作此传以

彰其先世郭英之功绩。有人更作《真英烈传》以纠之。《真英烈传》今不传。今所传诸《英烈传》，文字虽不同，而事迹则大致相类。此亦可证其为同出一源。

## 启隽类函

明俞安期纂　一百卷三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俞安期纂辑三《类函》；余先得《诗隽类函》及《唐类函》。《唐类函》庋于东区，烬于此劫，复于劫中得一部。独阙《启隽类函》。《诗隽类函》及《唐类函》皆不足重视，惟《启隽类函》则搜集启札甚富，颇有资料。余求之十余年未得。顷过中国书店，见案下有乱书一堆，为朱惠泉物，中有此书。盖某书贾曾购之，以其阙佚不全，复退回者。余乃收得之。所阙仅末数卷。明人启札集至多；以升庵、禹金二书为最流行。惟究以此书收明人作最多。（禹金所收均古作。）

## 西学凡

明艾儒略答述　不分卷一册　明天启三年刊本

此书题西海耶稣会士艾儒略答述；与《三山论学纪》合订为一册，版式亦同。盖天启时杭州单刊本，非《天学初函》之零种也。《西学凡》叙述十七世纪时欧洲学术之大凡；《三山论学纪》则记艾儒略与叶向高问答语，宣传耶教之作也。《论学纪》首有扉页，题“武林天主堂重梓”，“同会阳玛诺、费奇规、费乐德订，值

会阳玛诺准，杭州范中，钱塘舒芳懋校”，皆西学西教东渐之重要文献也。

## 程氏墨苑

明程大约撰　六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彩印本

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十余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初，徐森玉先生告余，陶兰泉先生处，有彩色印《程氏墨苑》。余将信将疑。于孝慈处，曾睹《墨苑》二十八宿图，符篆皆为朱色，意此即为彩印本。时正从事版画史，欲一决此疑。乃以森玉之介，访兰泉先生于天津。细阅此书竟日，录目而归。曾语兰泉先生：他书皆可售，此书于版刻史上、美术史上大有关系，不宜售。后兰泉迁居沪上，藏书几尽散出。余意此书亦必他售矣。秋间，至友某君来沪，遇兰泉，余恳其询及此书。竟尚在。时余方归“曲”于国库，囊有余金，乃以某君之介，收得此书。书至之日，灿灿有光，矜贵之极。曾集同好数人展玩至夕。复细细与他本《墨苑》相校，其中异同处甚多。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今所知之彩色木版画，当以此书为嚆矢。元明之交，我国受欧洲中世纪手钞本的影响，一时盛行金碧钞本。今存者尚多。嘉靖间，宫妃布施经藏，亦每施以彩绘。惟皆于版画上手绘金彩。无以彩色施之版上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于刻版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后来诸彩色套印本，盖即从此变化而出。《墨苑》后印诸本则皆渍墨，不复能加彩色矣。我人谈及彩色套版，

每不知其起源于何时。得此书，则此疑可决矣。

顷阅日本《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知阁中亦藏有彩色《墨苑》一部。则当时彩印之本必不止一二部也。

## 李卓吾评传奇五种

十卷十册　明万历间刊本

此书亦陶兰泉先生所藏，与彩印《程氏墨苑》同归于余。余方斥售明刊传奇数十种，乃复收此，结习难忘，自叹，亦复自笑也。此五种传奇为：《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及《鸣凤记》。其中《金印》、《鸣凤》、《香囊》三记尤罕见。图版精良，触手若新。《浣纱记》首有《三刻五种传奇总评》，甚关重要。初刻或为"荆刘拜杀"及《琵琶》，二刻当为《幽闺》、《玉合》、《绣襦》、《红拂》、《明珠》。合之，凡十五种。《荆记》尚有传本。"刘拜杀"则不可得而见矣。颇疑李卓吾只评《琵琶》、《玉合》、《红拂》数种。其后初刻，二刻、三刻云云，皆为叶昼所伪作，故合刻数种，殆皆为翻印本。不细校，不知原刻之精美也。

三刻五种传奇总评

浣纱尚矣！匪独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断称作手无疑。若《金印》、若《香囊》，俱书生之技，学究之能，去词人远矣。可喜者《锦笺》一传，组局既工，填词亦美。虽未入元人之室，亦已升梁君之堂，近来一作家也。如《鸣凤》，原出学究之手。曲白尽佳，不脱书生习气。而大结构处极为庞杂无伦，可恨也。噫，安得"荆刘拜杀"而与之言传奇也

哉！安得"荆刘拜杀"而与之言传奇也哉！不独传奇已也。若至今日，诗文举子业皆不可言矣。奈何奈何！付之长叹而已矣！

秃　翁

## 快　书

明闵景贤辑刊　五十种五十册　明天启六年刊本

此书余曾读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在诸明人杂辑丛著中，此书体例，尚称谨严。虽多巧立名目，而尚注出原书名称，并注明是删本或元本。殊非《小窗四纪》诸书揉杂群言者之同类。顷于文汇书局见一部，乃收得之。价甚昂。别有《广快书》五十种，为何伟然所纂，惜未得见。明末人最善于谈花评酒，穷奢极欲于生活上之享受，纯是"世纪末"之病态。余本有意于研究此一时代，故每喜搜罗此类书。

## 渭南文集

宋陆游撰　五十卷十六册　明末汲古阁刊本

汲古阁刊《放翁全集》，非难得之书。惟所见每为后印本。余十年前曾得初印本《剑南诗藁》，并附《南唐书》、《斋居纪事》、《家世旧闻》等。但阙《渭南文集》及《老学庵笔记》。月前，于文汇书局睹《渭南文集》一部。亦为初印本，亟收之。然仍阙《老学庵笔记》。一书之全，其难如此，诚非以书为赏玩之资者所能理会也。放翁有心人也，生当南北宋之际，身经中原陆沈之痛，见朝廷上

下，宴安嬉乐，若自甘于小朝廷之局面者，愁然忧伤，见之诗文。回天无力，呼吁谁闻。屈子孤吟，贾生痛哭，其心苦矣！临终时，犹有恢复之念，乃有“家祭无忘告乃翁”语，伤矣伤矣！其心何日忘中原也！岂知小朝廷饮鸩自娱，日陷日深，竟至复有“胡马渡江，翠华浮海”之变。放翁死不瞑目矣！余幼时即喜诵放翁诗，今置“全集”案头，几日日快读数十百首。每不觉悲从中来，泪涔涔下，渍透纸背。然念今时局面，决非昔比，则又自壮！

## 大明一统志

明李贤等辑　九十卷五十册

明万历间万寿堂刊本

此书有明天顺及弘治二刊本，价奇昂。此为万历间金陵坊贾所刻；其印时则已入清，故凡“大明”二字均挖改为“天下”二字，书名亦作《天下一统志》。故价甚廉。余得于朱瑞轩处。明代《一统志》修于天顺时，撰者为李贤诸人。乃直至万历间尚未重修，仍沿用旧本，至可诧怪。若《清一统志》则一修于乾隆，再修于嘉庆。于斯可见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时务与经世之术。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风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谈“政治”之设施乎？

## 中晚唐十三家集

刘云份辑　十六卷八册　明末刊本

附《八刘诗集》八卷

刘云份初辑《八刘诗集》(刘叉、刘商、刘言史、刘得仁、刘驾、刘沧、刘兼、刘威),因得中晚唐人集不少,复辑十三家为一集(姚合、周贺、戎昱、唐球、沈亚之、储嗣宗、曹邺、姚鹄、邵谒、韩偓、林宽、孟贯、伍乔),盖有得即刊也。所据原本,均未甚佳。蒋孝于嘉靖中刊《中唐人诗》十二家,此无一家与之重复;《唐诗纪》仅刊"初""盛",未及"中""晚"。云份此刊或意在补阙欤?

## 唐宫闺诗

刘云份辑　二卷二册　明末刊本

此书一题"唐人遗咏"《女才子诗》,余得于文汇。离余得《中晚唐十三家集》,不及一月也。刘云份序云:"近辑《中晚唐人诗》,遍阅诸集。念此帘幕中人,兰静蕙弱,何能搦数寸之管,与文章之士竞长斗工。彼其微思别致,托物寄情,婉约可风,精神凝注,亦与白首沈吟者辉耀后世,可谓卓绝矣。忍视诸选家取此遗彼,令其珠明花艳,顾沦没于书虫竹蠹间乎?爰从仇定之次,广罗而全录之。取其品行端洁者列为上卷正集;若夫败度逾闲者列为下卷外集。"唐宫闺诗无单刊者,胡震亨《唐音统签·庚签》有宫闺诗九卷,然未刊。流传于世者亦仅薛涛、鱼玄机诗集耳。此书

所辑虽遗漏尚多，然实为辑全唐女子诗之椎轮也。

## 谱　双

明　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正德刊《欣赏编》本

沈氏萃芬阁书散出，某肆得《元十家集》、《升庵词品》及正德本《欣赏编》，求售于余，价甚廉。余嘱其留下。明日过之，已悉为他人所得。余尤喜《欣赏编》。为之懊丧不置。一月后，托中国书店于杭州某肆收得《谱双》一册，盖《欣赏编》中之零种也。具人物图，且有生动之趣者，《欣赏编》中亦仅有此种。得此，可不备全书矣。余于书，本不作收藏想，只视为取材之资而已。似此类书，本不必求全也。

## 欣赏修真

明　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刊本

得《谱双》后，复得《欣赏修真》，同一版式，盖亦《欣赏编》中之一种。首有"长兴王氏诒庄楼藏"印。惟余见《欣赏编》总目，却无此种。盖在"续编"中也。惟"欣赏续编"为万历间茅一相集，而此书则似为正德刊本，不知何故。疑沈杰之《欣赏编》原有"续编"而今未见也。

## 精选点板<br>昆调十部集 乐府先春

陈继儒选　三卷一册

明万历徽郡谢少连校刊本

明刊散曲传世者甚罕，南曲选尤不易得。余十年前得天一阁旧藏《新编南九宫词》于乃乾许，曾诧为不世之遇。后又钞得吴瞿安先生藏本《南词韵选》，及《情籁》，北平图书馆藏本《三径闲题》，某氏藏本《词林白雪》。以重价购得《南北词广韵选》及《吴歈萃雅》、《彩笔情词》、《吴骚集》、《吴骚二集》、《吴骚合编》、《怡春锦》、《词林逸响》、《太霞新奏》、初印本《南北宫词纪》等书。(又于斐云处见《南音三籁》，惜未录副)战时，又于来青阁得《乐府名词》及残本《古今奏雅》。收藏此类书者，恐以余为最多。然《南九宫词》于翻印后即转让于北平图书馆，《南北词广韵选》、《乐府名词》及《古今奏雅》三书最近亦于录副后，归诸国家。《南词韵选》则于南下后遍觅未获，不知何时失去。存者仅寥寥数种。收书之兴，为之顿减。然顷于无意间乃复获得《乐府先春》一册，顿使黯然减色之"曲库"为之绚烂生光辉。余本有志于编刊明曲，获此，得助不少。初，余于课余偶过中国书店，遇性尧，立谈甚久。夜色苍茫，灯火逐渐四现，正欲归去，抱经堂主人朱瑞祥忽携数册破书来，要郭石麒鉴阅。余久不与之交易，姑问有何好书。彼云：新从杭州收得此数种。略一翻阅，赫然有《乐府先春》在。首附插图八幅，为黄应光所镌，图中人物，古朴类唐画。书分三卷，首卷有套数二十，上卷有套数六十五，下卷有套数五十七。题松江陈眉公选，其刊刻年代当与《吴骚集》约略同

时（万历四十年左右）。余得之，不忍释手。询价，索金五十。立即收得，不复踌躇观望，盖一失之，即不可复得也。方斥售“曲库”中物大半，精本尽去，不意乃复得此，诚自喜！中有俞羡长、姜凤阿、郑翰卿、朱射皮、李复初等十余家曲，皆他处所未见者。抱书而归，满腔喜悦，不复顾及餐时已过，饥肠碌碌矣。

## 汇雅前集

明张萱编　二十卷

存一——二、五——七、十——十五，共六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

此残本《汇雅前集》，余得于石麒许。余所藏《北雅》，为张孟奇刻。初不知张孟奇为何人。今见此书，乃知孟奇即张萱。萱为回教徒，居南京，刻书甚多。所谓清真馆本《云笈七签》，即其所刻。此书萱自序，亦正署“题于金台之清真馆”。萱又著《疑耀》七卷，重编《文渊阁书目》为《内阁藏书目录》八卷。盖亦好事之徒。此书以《尔雅》为纲，而以《广雅》、《小尔雅》、《方言》、《释名》诸书，汇于《尔雅》之下。又以《埤雅》、《尔雅翼》汇为“后编”，今未见。萱自序谓：“余为《字觿》，计非十年不敢出以示人。然一出当令古今字书皆废。”而以此书先之。《字觿》未知曾成书否？而此书则实为“前无古人”之作也。

##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

宋王黼等撰　存第一、二及十五、十六卷二册

明嘉靖间蒋旸翻刻本

《宣和博古图》流行于世者为万历戊子泊如斋刊本。乾隆间黄晟得其版，合《考古图》及《古玉图》称三古图。余于劫中，得泊如斋初印本《博古图》于来青阁。寿祺云：苏店尚有明嘉靖间《博古图》残本。余促其邮来。不数日，书至。虽仅四卷，余亦收之。此书卷帙甚大。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七字。诸家书目间载此书，而每为残本，罕有全者。

（编者按：本篇初版作者以为所得为元刊本，据新序订正。）

##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杨齐贤集注　萧士赟补注

二十五卷六册　明万历间许自昌刊本

许自昌曾刊《太平广记》，不易得，又撰《水浒记》，演唱者至今不衰。余久欲得其所刊李杜集。虽不难得，却一时未遇。顷在上海书林朱瑞轩架上，见有李集，且价甚廉，乃收之。不知杜集何时可以收得。

## 古今名公 百花鼓吹

《唐诗》五卷 《宋元明梅花鼓吹》二卷

《梅花百咏》八种 又《牡丹百咏》一卷 二册

明万历三十六年梁溪九松居士(王化醇)尊生斋刊本

抱经堂从杭州携来一批书,余得万历版《乐府先春》,为其中白眉。数日后,至中国书店,又在乱书堆中,获见《百花鼓吹》及清人某氏之《百花词话》,亦为抱经堂物,闻已售之北平文殿阁。余渴欲得《百花鼓吹》,即取归。明日再过之,则《百花词话》已为程守中先生所得。余方斥去万历杨氏原刊本之《唐诗艳逸品》,乃忽发兴欲得此书,思之,不禁自笑其多事。然《艳逸品》尚有朱墨刊本可得,《百花鼓吹》则绝罕见,且所附之宋元明《名家梅花鼓吹》二卷及《梅花百咏》等尤多不易得见之诗篇。《梅花百咏》传世者向仅中峰禅师及冯子振撰二种,《夷门广牍》中则仅有冯作及周履靖之和作。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有《梅花百咏》一卷,为元韦德珪撰。今此书于中峰、子振、德珪所作外,别有王达善、于谦、周正及无名氏几种,且附张豫源之《牡丹百咏》,故必欲得之。此类书虽无甚大意义,然亦元明文学资料之一种,不宜听其沦落也。

## 鸳鸯棒

明范文若撰　二卷二册　明崇祯刊本

荀鸭撰《博山堂三种曲》有原刊本，附《北曲谱》，二十年前，余曾见一全书于受古书店。后为涵芬楼所得。“一二八”之役，与楼同烬。每曲皆附图，作圆形，甚精致。劫中，先得《北曲谱》四册于来青阁，价甚昂。顷又得《鸳鸯棒》一种，末亦附《北曲谱》。惜图夺。余所藏《玉夏斋传奇十种》中有荀鸭二剧（《鸳鸯棒》与《花筵赚》），独阙《梦花酣》。荀鸭作传奇甚多；今所知者尚有《倩画姻》、《勘皮靴》、《金明池》、《花眉旦》、《雌雄旦》、《欢喜冤家》、《生死夫妻》等，皆稿本未刊，仅见数曲于《南词新谱》。（玉夏斋本《鸳鸯棒》，实即用博山堂旧版刷印者。）

## 筹海图编

明胡宗宪编辑　十三卷六册
明天启四年刊本

此书翻印本甚多，均不佳。此本为天启刊白皮纸本；于所见各印本中最为精良。惜嘉靖壬戌原刊本，不可得见，是一大憾事。《筹海图编》为防倭而作，于沿海形势，言之甚详。倭患经过，亦加详述。“经略”中，论水战船艇之构造与战术，最可注意。所附各图皆精。单桅与双桅船之桅上，均有“望斗”，为他书所未见。足与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同为明代倭患史中

## 续说郛

清陶珽纂　四十六卷二十四册　清顺治间刊本

珽既刊《说郛》，复纂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余种以续之。但间亦阑入宋元人作。此本余与《说郛》同时得之，亦佳。《汇刻书目》注“阙”之《龙兴慈记》（卷五），《云南山川志》（卷二十五），《水品》（卷三十七），《拇阵谱》（卷三十九），《野菜笺》（卷四十），《虎苑》，袁弘道《促织志》（四十二），《广寒殿记》，《李公子传》，《仓庚传》（卷四十三），《莲台仙会品》，《后艳品》，《续艳品》（卷四十四），《杂纂三续》（卷四十五），此本均有之。但目录中注阙者仍有数种。不知初印本完全不阙之正续《说郛》各藏家有之否？

## 皇朝四明风雅

明戴鲸辑　四卷四册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甬上耆旧诗》与《续耆旧诗》，选四明人作已大略无遗。此为戴鲸辑，入选者皆明人，故名《皇朝四明风雅》（序作《四明雅集》）。“四库”入存目，传本罕见。余得之平湖胡氏。近购得地方诗文集不少，而明本则不多，于《金华文征》外，仅有此书耳。

## 金华文征

明阮元声辑　二十卷八册　明崇祯间刊本

此书余得于富晋书社，刊印尚精。清人辑《金华文略》，多取材此书，而被削去之篇章不少。故此书仍不能废。元声别有《金华诗粹》一书，惜未收得。顷北平来薰阁复于此间得正德本《金华文统》。迨余知而追询，则已载之北去矣。

## 鹤啸集

明朱盛淓著　二卷二册　明崇祯十年刊本

今岁书市因平贾之麕集而顿呈活跃。各家皆出书目，杭州诸肆亦每寄临时目录来。但均无甚好书，盖好书不待目出皆已为平贾攫去。前在中国书店见杭州某肆目中有《鹤啸集》，名目较生僻，即托其代购。顷书来，为崇祯写刻本，甚精，首题楚鄂渚朱盛淓著。明代楚地朱氏，多楚藩后，至二三万人。盛淓当亦为宗室。诗无惊人语，然稳妥。

## 海内奇观

明杨尔曾辑　十卷十册　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

杨尔曾自号雉衡山人，所辑书不少，有《仙媛纪事》，《杨家府

演义》及《韩湘子传》等，殆为杭地书肆主人，或代书肆辑书者之一人。此书余在北平曾见一部，未留下。近编"版画史"，思得一本，而上海各肆均无之。平贾王涬馥云：彼肆中有之。乃嘱其寄来。价不甚昂，遂收之。明人辑名山游记者有都玄敬（穆）、何振卿（镗）诸人，而其书皆不附图。名山记之有图，盖自尔曾此书始。图为钱塘陈一贯绘，新安汪忠信镌，甚精雅，惟尚微具粗犷气。崇祯间无名氏《天下名山胜概记》出，则其图渐趋细致纤弱矣。此书"说"皆出尔曾手笔，不类他书之专集昔人游记也。

## 金汤借箸十二筹

李盘撰　十二卷五册　明崇祯十二年刊本

此书有清代翻刻本，甚易得，然已削去违碍语。盖原本在禁书之列，久不得复睹矣。顷从叶铭三许得此书原本，甚为快意。李盘生当崇祯末年，乱兆方萌，此"十二筹"："筹修备"，"筹训练"，"筹积贮"，"筹制器"，"筹清野"，"筹方略"，"筹申令"，"筹设防"，"筹拒御"，"筹厄险"，"筹水战"，"筹制胜"，虑深思周，固亦一有心人也。明代兵家言，自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后，作者至多，皆附图说，偏于实用。亦有辑古语故事者，若《百名将传》、《经世奇谋》等。但类多辗转钞袭。此书则合将略、故事及器用为一编，亦多蹈袭语。似为兵家实用之一手册。附图亦甚精雅。

# 百名家诗选

福清魏宪选　八十九卷存二十二册

（缺一——六）　枕江堂刊本

| | | | |
|---|---|---|---|
| 卷　一 | 魏裔介 | 卷　二 | 李　霨 |
| 卷　三 | 王崇简 | 卷　四 | 龚鼎孳 |
| 卷　五 | 梁清标 | 卷　六 | 王熙（以上缺） |
| 卷　七 | 钱谦益 | 卷　八 | 吴伟业 |
| 卷　九 | 曹　溶 | 卷　十 | 申涵光 |
| 卷十一 | 曹申吉 | 卷十二 | 佟凤彩 |
| 卷十三 | 杨思圣 | 卷十四 | 戴明说 |
| 卷十五 | 沈　荃 | 卷十六 | 陈廷敬 |
| 卷十七 | 王士禄 | 卷十八 | 王士祯 |
| 卷十九 | 曹尔堪 | 卷二十 | 施闰章 |
| 卷二十一 | 严　沆 | 卷二十二 | 宋　琬 |
| 卷二十三 | 张永祺 | 卷二十四 | 梁清宽 |
| 卷二十五 | 范承谟 | 卷二十六 | 魏裔鲁 |
| 卷二十七 | 孔胤樾 | 卷二十八 | 郜焕元 |
| 卷二十九 | 陈宝钥 | 卷三十 | 柯　耸 |
| 卷三十一 | 毛　逵 | 卷三十二 | 成　性 |
| 卷三十三 | 程可则 | 卷三十四 | 周令树 |
| 卷三十五 | 李衷灿 | 卷三十六 | 傅为霖 |
| 卷三十七 | 程　云 | 卷三十八 | 严曾榘 |
| 卷三十九 | 顾大申 | 卷四十 | 陆求可 |

| | | | |
|---|---|---|---|
| 卷四十一 | 周体观 | 卷四十二 | 王曰高 |
| 卷四十三 | 范　周 | 卷四十四 | 王紫绶 |
| 卷四十五 | 遴窦奇 | 卷四十六 | 王追骐 |
| 卷四十七 | 李赞元 | 卷四十八 | 纪映锺 |
| 卷四十九 | 刘六德 | 卷五十 | 黄骐若 |
| 卷五十一 | 宋　翔 | 卷五十二 | 孔兴釪 |
| 卷五十三 | 申涵盼 | 卷五十四 | 袁　佑 |
| 卷五十五 | 毛升芳 | 卷五十六 | 梅　清 |
| 卷五十七 | 计　东 | 卷五十八 | 赵　威 |
| 卷五十九 | 孟　瑶 | 卷六十 | 程启朱 |
| 卷六十一 | 杨辉斗 | 卷六十二 | 成　光 |
| 卷六十三 | 黄　伸 | 卷六十四 | 黄　任 |
| 卷六十五 | 张祖咏 | 卷六十六 | 张鸿仪 |
| 卷六十七 | 张鸿佑 | 卷六十八 | 刘友光 |
| 卷六十九 | 戴其员 | 卷七十 | 李念慈 |
| 卷七十一 | 陆　舆 | 卷七十二 | 沈道映 |
| 卷七十三 | 朱　骅 | 卷七十四 | 孙　郁 |
| 卷七十五 | 刘元徽 | 卷七十六 | 杨州彦 |
| 卷七十七 | 杨思本 | 卷七十八 | 刘维祯 |
| 卷七十九 | 王泽弘 | 卷八十 | 丘象升 |
| 卷八十一 | 叶雷生 | 卷八十二 | 宗元鼎 |
| 卷八十三 | 毛师柱 | 卷八十四 | 黄之鼎 |
| 卷八十五 | 曹玉珂 | 卷八十六 | 吴学炯 |
| 卷八十七 | 释大依 | 卷八十八 | 释读彻 |
| 卷八十九 | 魏　宪 | | |

右《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魏宪辑，盖续《石仓诗选》者。实

只八十九家。每家有一小序，足资知人论世之助。“百”字系后来挖改，疑非原来书名。余先有魏氏《诗持》三集，复于传新书局徐绍樵许得此。价甚廉。故虽阙前六卷，仍收之。绍樵云：有《石仓诗选》百二十余册。余力促其出售。未商妥，而先获此。南洋中学有此书全帙，当借钞补足。宪自附其诗于后，不脱明人积习。所选未必皆可观。然其中诗集不传者居多。赖此，得窥豹一斑。

## 唐十二家诗集

不分卷十四册　明万历十二年杨一统刊本

| | | | | | |
|---|---|---|---|---|---|
| 一 | 王　勃集 | 一册 | 二 | 杨　炯集 | 一册 |
| 三 | 卢照邻集 | 一册 | 四 | 骆宾王集 | 一册 |
| 五<br>六 | 陈子昂集<br>杜审言集 | 合一册 | 七 | 沈佺期集 | 一册 |
| 八 | 宋之问集 | 一册 | 九 | 孟浩然集 | 一册 |
| 十 | 王　维集 | 二册 | 十一 | 高　适集 | 二册 |
| 十二 | 岑　参集 | 二册 | | | |

右唐十二家诗集十四册，为南州杨一统（允大）刊本。明人编选唐诗者至多，自高棅《唐诗品汇》以下，至冯惟讷《唐诗纪》、张之象《唐诗类苑》、胡应麟《唐诗统签》（仅见戊签及癸签二集）、曹学佺《唐诗选》，无虑数十百家，而合刻数家诗者却不多见。合刻初盛唐诗十二家者，有嘉靖壬子永嘉张逊业本，有晋安郑能本，余皆未见。此本题为“重刻”，却未说明系复刊何家者。三家所选十二家，名目皆相同。未知张郑二家孰为祖本。十月二十

日，余终日清理书籍，欲脱离古书于虫鼠之厄，奔波于楼之上下，筋疲力尽，乃姑置之。乘车至中国书店，无一可资留恋之书。正欲废然而返，在堆满“廉价”书之桌上忽发见破书一堆，为书贾叶某之物，其中有旧钞本《天启宫词》及此书等。索价不昂，便收得之。自喜不虚此行也。时日色黯淡，西风凄厉，衣衫单薄，渐觉凉意侵人，然挟书臂下，意甚自得，同时获得者尚有程荣刊《嵇中散集》一册。孙仲逸序此书云：“于时作者众多，篇章繁赘。选醇摘粹，种种相望。苛严于历下，泛滥于新宁，使务精者致憾于多，博摭者遗恨于寡。均之二集，未为折衷。故总唐初四杰及陈沈王孟十二人为集。上尽正始之英，中罗开元之美，外联甫白之华，下杜中晚之澌。有唐之盛，班然备于斯集矣。”虽多溢美之词，然知择此十二家，尚有识力。暇当与他本校之，未始非重辑“全唐诗”之助也。每册均有“御赐天存阁”及“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二印，盖自康氏散出也。同时散出者尚有刘侗《帝京景物略》等，悉为平贾所得。（北平图书馆亦藏有此书残本。）

## 嵇中散集

十卷一册　明万历间程荣刊本

程荣为刊《汉魏丛书》者。当时承七子之余风，士人竞以刊刻汉魏名著为事。《汉魏丛书》流传甚广，但荣此刻却不多见。不知尚刊有其他汉魏人集否？余颇思多搜罗明人单刊诸子与六朝人集。此愿不知何日可偿。盖限于力，未必能每见皆收也。此刻首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序，似重刻省曾本。但其中异处甚多。鲁迅云：“程荣刻十卷本，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鲁迅全集》第

余顷复收得原刻老莲《水浒叶子》一册，与此本图像对校，此本果即翻刻老莲所作者，不出余所料。原刻本所缺刘唐、秦明二像可以此本补之。惟此本将武松、戴宗二赞互易，大误。李逵亦易为手执二板斧，与原作异，原作神采奕奕，此本则形似耳。

## 石仓十二代诗选

明曹学佺编　存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

明崇祯间刊本

《石仓十二代诗选》为明代诗选中最弘伟之著作，其明诗一部分尤关重要。《四库全书》所收，明诗仅至次集而止。谓三集以下均佚。《汇刻书目》载其全目，亦谓六集以下为钞本。实则石仓所刻明诗，不止六集。所谓礼亲王府藏本，于明诗六集外，别有明续集五十一卷，再续集三十四卷，《闺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江右》、《江西集》各五卷，《陕西集》三卷，《河南集》一卷。于六集中，又有：三续集十三卷，四续集九卷，续五集四卷，五续集六卷，六续集二卷，均刻本也。（《汇刻书目》作钞本，系据《啸亭杂录》，误。）群目为最足本。尝为陶兰泉所得。后兰泉所藏丛书悉售之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此书亦东去不返。（此本有礼王府藏印，必即为《汇刻书目》所云之本；惟《汇刻》所举，尚有七至十集，此本无。恐《汇刻》误记。以“九集”本即《社集》也。见后。）十五六年前，乃乾尝得残本百余册，中有明诗七集及八集十数册，却又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后乃乾所藏归于北平图书馆，其中七集及八集则归于南洋中学

图书馆。余七年前，尝在北平邃雅斋见此书一部，亦有七集。渴欲得之，以索价奇昂而止。但终在他肆得次集五十余册，载之南归。合肥李氏书散出，中有明诗四集。余未及知，已为平贾所得。秋间，偶过传新书店，得清人词五十余种。徐绍樵云：有《石仓十二代诗选》一百余册，正在装订，其中明诗有八集九集。平贾欲得之，议价未妥。我闻之，心跃跃动。即嘱其为余留下。时未见书，亦未询价也。数日后，绍樵持魏宪《百名家诗选》来，余即购之。宪书盖续《石仓》者，不意竟先得之。叶铭三闻余购《石仓诗选》，亦至。云：彼亦有残本《石仓诗选》百余册。余促其携来。不数日，书至，凡一百十六册，反先于绍樵书归余。自古诗、唐宋元诗、明诗初、次、三、四、五集均有，而明诗奇零之极，三集仅有一册。然余竟以高价收之。绍樵书却久不送来。数次速之，一月后，书乃至。凡一百二十册，均为明诗，竟有八集三十余册，《社集》十五册，（以其中间标作九集，故绍樵目之为九集。）矜贵之至。八集数册及《社集》全部，其卷数均尚为墨钉，未刻。经数日之整理，剔除重复，凡得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独七集竟无一册，续集则仅存第四十五卷一册；三集亦仅存一册（四卷）。其他各集，阙卷，阙页，比比皆是。然余已感满意。以斯类材料书固不能斤斤于完阙与否也。惟不知何日方得配齐全书耳。即借钞亦不易也。一书之难得如此！岂坐享其成者所能想象得之乎？八集中未刻卷数者凡三卷：（一）王留《匏叶诗》（附王醇）；（二）李生寅《高卧楼集》（附李德继 、李德丰）；（三）文元发《兰雪斋集》。《社集》所收者凡二十九卷，均无卷数次第：（一）陈衎《玄冰集》，（二）张千垒《舒节编》。（三）陈正学《灌园集》，（四）陈伟《容阁集》，（五）郑邦泰《木笔堂集》，（六）林光宇《情痴集》，（七）徐熥《幔亭集》，（八）高景《木山斋集》，（九）崔世召《秋谷

集》,(十)陈瞻《四照编》,(十一)林叔学《蒹葭集》,(十二)张燮《藏真馆集》,(十三)黄天全《葆谷堂集》(附黄尚弘),(十四)吴潜《竹房稿》,(十五)颜容轩《鸣剑集》,(十六)倪范《古杏轩稿》,(十七)杨叶瑶《鸣秋集》,(十八)陈翼飞《紫芝集》,(十九)周婴《远游编》,(二十)林祖恕《山房集》,(二十一)游日益《辟支岩集》(附游及远),(二十二)李天植《冥六斋草》,(二十三)陈宏已《百尺楼集》,(二十四)陈鸿《秋室集》,(二十五)游士豪《□□集》,(二十六)游适游草,(二十七)李岳《湖草集》,(二十八)王宇《乌衣集》,(二十九)陈仲溱《响山集》。殆随得随刻,故不记卷数。以作者皆闽人,且皆学佺同社,故曰《社集》。不知较礼亲王藏本(仅二十八卷,此本多一卷)异同如何。明诗初集每卷皆附原集旧序或传,次集以下,则均无之。又一集之中,往往卷数多重复。为例甚不纯。当是未加整理之作,然明人诗赖此而活者多矣!自余购此书后,叶铭三知余亦收残书,复持某氏残书目二册来。中有天一阁旧藏本甚多。余得五六十种,亦意外之收获也!

## 陶诗析义

明黄文焕编　四卷一册　明刊本

六朝人诗,以《渊明集》刊本为最多。余既收《楚辞》不少,乃复动收陶集之兴。顷见正德刊何孟春注本十卷,为平贾所得,索价至二百金,为之愕然。力不能收,亦不欲收。但劫中所得陶诗,实多明刊本,而以黄文焕刊本为较罕见。文焕尝辑《诗经考》,余十年前收得一本。此书不屑屑于字解句注,惟释其大意而已。然多妄赞语,类大宗师之评点墨卷。盖犹是李贽、叶昼、孙矿辈

批评诸书之手法也。

## 碎金词谱

清谢元淮编　六册　又续谱四册

清道光间刊本

以工尺谱谱词者，此书当为第一本。余以其多窃取《南北九宫大成谱》，不甚注意，故虽屡见之，均不收。近来歌词之风渐盛，且有翻为西乐谱以便唱者。于是此书乃大行于世，颇不易得。此书有二刻，以写刻本为佳。余前在来青阁得写刻本“续谱”，顷复在中国书店得宋体字刻本正集。余集“词”甚多。此书自当在“词山”中占一席地。惧其渐趋难得，故遂收之。非趋时尚也。

## 管　　子　二十四卷八册
## 韩　　子　二十卷八册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刊本

《管》、《韩》二子，明刊本不多，且均不佳。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无注。惟赵用贤刊本独佳，均有注。(《管子》注，题唐房玄龄撰；《韩子》注，题李瓒撰。)足匹《世德堂六子》，为《管》、《韩》定本。大抵明人刊书，每多窜乱篇章，任意增删注语，甚乏忠于古本之精神。用贤所刊，则一以古本为主，谨慎严密，不师心自用。万历末有所谓“花斋管子”者，朱长春刊，即据用贤本，加以

评释。《韩子》旧本，多所佚脱。用贤始据宋椠校补，力谋恢复原书面目，用力至劬。相传用贤刊书，均由子琦美助之。琦美即脉望馆主人，号清常道人，藏书甚富，钞校书亦不少，是明代一最谨慎小心之读书人。所刊书自是不苟。此二书余同时得于文汇。惜一为白绵纸本，一为竹纸本，未能匹俪。

## 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

清张万选编注　不分卷一册

清顺治间刊本

萧尺木《离骚图》，余藏有二本。惟《太平山水图画》则久访未得。十余年前，曾于蟫隐庐案上见一本，正在装订。询其价，不过三十金。思得之，而肆中人云：已为日人某所购。留连数刻，不得不舍去。后见《支那古版画图录》，中收《太平山水图画》一幅，正是蟫隐庐售去之本，印本甚模糊，尚可相识。秋间，偶与石麒谈及此书，深憾未能获得。石麒云：张尧伦先生尝于劫中得一本，甚初印。我闻之，心跃跃动，力恳石麒向尧伦借阅，时余犹未识尧伦也。不数日，尧伦果慨然以此图相假。余感之甚！细阅一过，图凡四十三幅，无一幅不具深远之趣。或萧疏如云林，或谨严如小李将军，或繁花怒放，大道骋骑；或浪卷云舒，烟霭渺渺。或田园历历如毡纹，山峰耸叠似岛屿；或作危岩惊险之势；或写乡野恬静之态；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已！不忍独秘，遂再度商之尧伦，付之印厂。后尧伦闻余收太平天国书数种，甚欲得之。余拟与此图相易。尧伦复慨然见允。于是此“版画”绝作，遂归于余。十载相思，得遂初愿，

喜慰何已！所尧伦割爱相贻之情，亦“衷心藏之无日忘之”也！

付印后，某贾见告：某社曾翻印过一本。取得阅之，殊失原作精神，且原本亦非初印者。此本仍有重印之必要。几乎幅幅皆精，故不忍舍去一幅。竟全收于《版画史》之图录中。

## 礼 记 集 说

元陈澔著　十卷八册

明万历间书林新贤堂张闽岳校梓本

此书得于来青阁。版式甚怪，每页上半均空白。寿祺云：此书无用，拟将上半页旧纸截下，作为补书之用。余亟救取之。首有“凡例”数则，述所据之“校雠经文”及所“援引书籍”，为通行本所未见。末页附一图，图绘数鲤向龙门跳跃状，殆坊贾用以祝颂士子者。顷出此书示乃乾。乃乾云：上端空白，当是“高头讲章”，后人铲去不印入者。余本疑其为“高头讲章”本。果然余二人所见略同。

## 南　柯　梦

汤显祖撰　二卷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此《玉茗四梦》之一，于《还魂》外，此曲刊本独多。余有柳浪馆评本，有臧晋叔改本，顷复收得一万历间刊本，甚精。不知为何人所刊。然实刊于臧本及柳浪馆本之前。附图亦甚精美。数年前余在平曾获一本，甚初印，惟阙末数页，此本则首尾完全。杭

州某肆于秋间出一书目，中有明刊《四声猿》及此书，价均廉。余托中国书店购之。但均已为他人所得。《四声猿》归朱瑞祥，复转售于来薰阁。此本则归富晋书社。余以十倍于原价之数，从富晋得之。嗜书之癖，弥增顽强，诚不易涤除也。

## 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

元高明撰　二卷二册

明万历二十六年陈大来刊本

《琵琶记》明刊本最多，今所见者亦不下十数本，武进某氏影印之《琵琶记》，号为元刊本，与《荆钗》为双璧，均传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礼居，后归暖红室。今则在适园。然实亦嘉靖间刊本，非元本也。北平图书馆得尊生馆本，最精，余欣羡不已。然二十年来，余亦得精本不少。玩虎轩刊本，号为“元本《琵琶记》”，凌初成朱墨本亦自云据元本。别有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金陵唐晟刊“出像标注”本，则通行本也。劫中，又得魏仲雪评本一种。然大略均不甚相歧。顷复于富晋书社收得陈大来重刊嘉靖戊午河间长君校元本，刊刻至精。唐晟本亦云出河间长君本，然夺去“凡例”“总评”及《音律指南》，河间长君序亦不署年日。此本独备。似尤胜尊生馆本。细校之，知玩虎轩本所云“元本”者，实亦据此本。而评语注释多攘窃之迹，而又妄事臆改，不若此本之忠实。此本为朱惠泉物，本欲求售于余，乃为富晋所夺。余必欲得之。乃以二倍之价，归于余。今所见诸明本《琵琶记》，于适园藏嘉靖本外，当以此为最精良矣。

## 皇清职贡图

董诰等编　九卷九册　清乾隆三十六年刊本

明人多绘苗傜图，施以彩色。清本苗图亦多。余以其皆为写本，不收。明刊《三才图会》，《精采天下便览博闻胜览考实全书》，及《石渠阁诸书法海》诸书中，皆有“九夷图”，而甚妄诞不经，甚至收及《山海经》中人物。《皇清职贡图》中所刊诸蕃夷，近自西南夷，远至西洋诸国人，则皆写实之作。原序云：“非我监臣所手量，我将帅所目击，我驿使所口陈者，不以登椠削焉。统计以部曲区名者凡三百数，以男女别幅者凡六百数”。此语诚可信。此六百幅图像，皆可作“信史”，确非妄为向壁想象者，不啻“册府传信之钜观”也。余在北平曾见一部，以价昂，未收。兹于富晋书社得之。绘图者为监生门庆安、徐溥、戴禹汲、孙大儒四人，刻工未署名。笔法软弱，虽细致而不奔放，盖“匠人”之作也。皇家刻本，大抵皆然。

## 尺牍新语二集

清徐士俊、汪淇同辑　二十四卷八册

清康熙六年刊本

余得《尺牍新语广集》于北平，甚有用。尝于来青阁架上见有《尺牍新语二集》，疑即一书，未加留意。后来青阁《临时书目》印出，载有此书，姑取来与《广集》一校。二书编制相类，取材却

全歧。《尺牍新语》为徐士俊辑；《二钞》为士俊与汪淇同辑；《广集》则为淇独辑；俱收明清之际士大夫启札，多有关史实之文字。因复收得。周在浚等之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集，亦即其类。余尝得《新钞》二三集，未得初集；此书亦独阙《新语》（即初集）。想均不难配全。

## 澹生堂藏书训约

明祁承㸁著　不分卷一册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

《绍兴先正遗书》本《澹生堂书目》首附《藏书约》、《庚申整书小记》及《整书略例》；缪筱珊尝刊祁氏之《藏书约》及《藏书训》、《读书训》。此书则为万历原刊本，《读书训》、《约》及《整书小记》等均备于一编，诸藏书家皆未著录，诚秘笈也。首有郭子章、周汝登、沈漼、李维桢、杨鹤、马之骏、钱允治诸人题序，亦他书所未见者。叶铭三携明刊残书百数十种来，余选购数十种，价甚昂。此书亦在其中，独不阙。余得之大喜。快读数过，若与故人对话，娓娓可听；语语皆从阅历中来，亲切之至。盖承㸁不仅富于藏书，亦善于择书、读书也。惟甘苦深知，乃不作一字虚语。余所见诸家书目序跋及读书题跋，惟此书及黄荛圃诸跋最亲切动人，不作学究态，亦无商贾气。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从至性中流露出来之至文也。缪刻多错字，《绍兴先正》本亦多所删削。稍暇，当以此本重印行世，以贻诸好书者。

## 读书志

**明江阴周高起辑　不分卷二册**

**明万历四十八年周氏玉柱山房刊本**

余今晨得明刊本《澹生堂藏书训约》一册，不禁大喜，快读数过，余味若犹在舌端。此诚是真藏书人，真读书人之精神也！语语浅近，而无不入情入理。天阴欲雨，清晨皆消磨于斯。饭后微雨，地膏润若暮春时节。余欲访叶某，商购若干明人集残本，便冒雨至中国书店。心头犹带轻快之感。未遇叶而遇石麒。桌上堆满乱书，多为友人某君托售者。好书已去不少。余亦选购数种，皆诗人小传之属。此类材料，至有用。正选时，石麒打开一包云："此为某先生所托售者"。内为《兰桂仙》及《读书志》二书。《兰桂仙》，余已有，遂置之。细阅《读书志》，正似将祁承㸁《读书训》扩大数倍之物。不分卷，却分"好、蓄、护、专、癖、慧、适、友、助、激、观、遇、闰"十三部。周氏编纂此书时，与《读书训》刊刻时间相差不过五年，或是受祁氏影响而纂辑者。采摭颇富，而皆不注来历。仍不免明人纂书通病。但甚罕见；亦足为好书者案头常备之物。一日而连获此二书，颇自喜"书"运之佳也。

## 南华真经副墨

明陆西星述　八卷二十六册

明万历六年刊本

明人注诸子，好臆解，不如清儒之笃实。余方集周秦诸子，乃不能弃明人注不收。于罕见单行者，尤锐意购求，数年后或可略具规模。年来所获已十数种。今日过中国书店。郭石麒方自内地回。所得各书，已大半为平贾所得。案上尚余数书，为彼辈所未见。余乃尽得之。中有《南华真经副墨》，刊本精至，书亦罕睹。通帙书法宗颜鲁公，庄重古雅，殊可爱。然其注则不佳。虽分八卷，而三十篇皆自为起讫。此种编法，亦是前无古人。

## 皇朝经世文钞

陆耀编　三十卷十六册

清同治八年金陵钱氏刊本

此书一名《切问斋文钞》；编于乾隆四十年，但原刊本未见。贺长龄之《经世文编》即续此而辑。余陆续收得贺氏、盛氏及光宣间刊印之若干"续编""新编"等。独《文钞》未遑购入。沪战后一二月，旧书贾以筐篚挑书，沿街叫卖。有陈生者曾以此书及其他明版集子问余可购否。余未便夺之，但劝其留下此书。今乃无意于上海书林得之。价奇廉，仅国币二纸。此类书颇有用，不当视如敝屣也。

## 请缨日记

清唐景崧撰　十二卷四册

清光绪十九年台湾布政使署刊本

余尝发一弘愿，欲收清季史料书。然实多至不可胜收，万非斗室所能容。乃先收其较罕见及记述较确实者。于中英、中法、中日及拳乱诸变，均有所得。顷于积学书社得唐景崧《请缨日记》，尤得意。景崧守台湾。中日战后，清廷割台于日。台人大忿，景崧被拥戴为“总统”。违命抗战。虽失败，其事则可泣可歌。此书为景崧身预中法之役，以日记体述其经过者。初刊于台湾布政使署。中有数页阙佚，以铅印者补入。当是携版归后重印于沪上者。

## 知本堂读杜

清汪灏辑　二十四卷八册

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杜甫诗，注者极多，余不耐搜集，几于一种都无。近方收明刊本数种，（许自昌刻本，严羽评本等。）皆不惬意。此书以年统诗，颇与余意相合。灏自序云：“读杜必须编年。孟夫子知人论世遗训也。”又云：“合年谱于诗目中，庶读者了然，易于贯彻。”全集共收诗一千四百七首，而以附录殿之。其卷二十四：为“钱宗伯本附录”。凡《哭长孙侍御》以下四十八首；仇少宰本附录，“选

存"《汉川王录事宅》等三首；更附"表赋"。清人注辑书，皆慎重将事，不似明人之轻率。不宜以其"近"而弃之也。

## 陈章侯水浒叶子

陈洪绶绘　黄肇初刻

存三十八页(缺二页)一册　清初翻刻本

余酷嗜老莲画。力不能得真迹，则思得其刊木之本，以其近真而不能作伪也。初获《九歌图》，墨色如漆，毛发可数，喜甚。持以较诸本，皆无出余右者。后获睹张深之本《西厢记》，首有老莲图，却不能收得，至今为憾。尝在北平肆文堂得李告辰本《西厢记》，亦有老莲绘图；其莺莺像尤佳，半弛其衣，态荡情醉，若出手迹，不类刷木。又友人周子竞先生藏有老莲绘《博古页子》，余尝假以付故宫印刷所影印二百册。独老莲《水浒叶子》则屡求而未获一睹。诸家皆无之。某君曾收得《第五才子书》，云其人物图像为翻刻老莲本。然余亦未之见。读张宗子《水浒牌序》(《瑯嬛文集》卷一)，益深神往。私念不知何日得见此本。月前，于中国书店收得雍正刊《第五才子书》，首附人物图四十幅，疑即是翻老莲作，而未敢确信。昨夜，遇抱经堂朱瑞祥，谈及木刻书，彼云：所藏尚有数种罕见者。有《水浒叶子》，拟付石印，不出售。余喜甚，将信将疑。力促其携来一阅。今日果携来。刻者自署黄肇初，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

（编者按：本篇初版时作者以为所得为黄肇初原刻本，据新序订正。）

## 花草粹编

明陈耀文辑　十二卷附录一卷

存四、六、九至十二卷六册　明万历间刊本

陈耀文尝著《正杨》，纠正升庵缪处不少，又著《天中记》，盖博雅之士也。《花草粹编》十二卷，又附录一卷，选辑唐宋人词；于诸明人词选中，为甚谨严之著作。所谓“花草”者以“花”代《花间集》（唐五代词），“草”代《草堂诗余》（宋词）也。惟实非“花”“草”之合编，其所选尽多出二书外者。此书原刊本甚不易得，即清金氏活字本亦罕见。（国学图书馆有影印袖珍本，甚易得。）余尝在中国书店见残本二册为“四库底本”。馆员改易卷次，整齐词例之笔迹尚在。（《四库》析为二十二卷，不知何故。）以余未有“四库底本”一册，故收之，以备一格。叶铭三顷又携残本四册来，亦收之。合之，仅得原书之半耳。

## 三经晋注

明卢复辑　十二册　明末刊本

所谓《三经晋注》者，盖合刻晋王弼注之《周易》、《道德经》及郭象注之《南华经》也。卢复《义例》云：“谈理莫若晋人。《老》、《易》之有弼，《庄》之有象，一曰理窟新义，一曰疏外别解。盖已

为象弼之书，非复羲文，柱下，漆园之书也。”于《易》外，《老》、《庄》二书，均附李宏甫、袁中郎、刘孟会、杨用修、孙月峰之批评于眉端。此亦明人刻书之癖习。顷见来青阁书目有此书，以其不多见，且甚廉，遂收之。明刻诸子，以正德嘉靖间所刻者为最不苟。万历间赵用贤刊《管》、《韩》二子亦佳。启祯时所刻者则类多急于成书，未免草率将事。此书亦其一也。

## 古文品内外录

明陈继儒辑　《品内录》二十卷八册

《品外录》二十四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古文品外录》为万历间陈继儒选评，首有王衡、姚士粦二序及总校全书姓氏。所选皆为旨远情深之文，凡三百余篇。初无《品内录》之名也。二书版式亦绝不相类。《品内录》首有眉公序，所选自《考工记》以下至唐宋诸家文，二百余篇。每卷书名上所列陈眉公三字，似均系挖改补入。颇疑眉公序亦伪作，殆坊贾以《品外录》盛行，遂别选《品内录》以匹之。后更冒名以资号召。凡万历崇祯间诸坊本，号为眉公评选者，殆皆此类。余曾藏《品外录》一部，以此本璧合《品内》、《品外》二书，甚可怪，故复收之。

# 劫中得书续记

## 序

余于三月前辑劫中所得书诸题跋为《劫中得书记》，实未尽所得之十一也。友好见之，乃妄加策励；并有欲诱之使尽所言者。斗室孤灯，寂寂亡憀，乃复丛集诸书，钞录各跋。并续作新得各书之题语，汇为《续记》。夫余所得，较之天壤间因劫所失者何啻九牛之一毛，固不足以语于收拾劫灰之残余；即就余所已烬者言之，亦仅得十之二三耳，复何沾沾之不已邪？然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括江南诸藏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辇之美日为主。百川东流而莫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为后人计，中流砥柱之举其可已乎？顷见上海三月八日各报载：

> （哈瓦斯社华盛顿航讯） 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博士，昨就中国图书输入美国情形，发表谈片，略谓："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希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各图书馆者，盖不甘为日本人所攫，流入东土也。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二十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由此种情形观之，该国时局今后数年内，无论若何变化，但其思想文化，必可绵延久远。稽之史乘，古罗马

帝国瓦解后，陷于黑暗时期者，历四世纪之久，远东中国不虞其若此也。抑中国国有各藏书楼所藏书籍，想已安然运来美国，目下所运来者，多系私家藏书，其中大部分原属中国北方之名阀世家所有，盖其祖先往往诰诫儿孙什袭珍护，永世弗替，故凡一经庋藏，便尔秘不示人，后之学者，虽求观摩而不可得也。曩者，余尝求见一珍本，主人欣允，然亦须征得其族人之全体同意，始得一睹，其难可知。惟因此类书籍之弥珍，故为任何学者所不获寓目，敢信其中必有丰富之宝藏。今既流入美国，尔后当予学者以机会，俾为探讨此种丰富之智识源泉，而大规模之编目工作，亦待着手进行。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四千余年以来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抑中国伟大的典章文物之流入美国，对于美国思想界，亦必有相当重大的影响，盖中国文明，乃社会民主政治之极则，与美国文化，殊途同归，而美国教会儿童之生长中国者，原已将中国哲学气息，渗入美国生活之中，所望尔后美国全国学生，于本国永久贮存之中国伟大学术富源，多加研讨焉。”

（路透社七日华盛顿电） 国会著名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墨尔顷称：“极可珍贵之中国古书，从战火中保全者，现纷纷运入美国。中国藏书家将其世藏珍本，以贱价售之，半为避免被日人掠去，半为维持其难民生活。国会图书馆本有中国书籍二十万册，今在华购书之代表又购进数千册，尚有许多将分置于全国各大学之图书馆中，无论中国如何，然寄托于文字中之中国灵魂，将安然保全于美国，故中国局势，将与罗马陷落致欧洲发生四百年黑暗时代之情形相似”。渠预料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中国藏书家之出售其书籍，实出于不得已，与其听令永远丧亡，不如由同情的外人收藏之为愈。渠以为中国古书之大批输入，当可补救泰西物质主义，盖中国文化实在社会民政与技术发展中代表人类之

更大进步，可使人类安居无扰也。近已运抵美国之中国书籍中，有数千种系地方之史乘，如府志，县志之类，此种史乘中，对于女子事业纪载颇多；其他为法律书及判例，此亦外人前所罕闻者也云。

赫美尔之言，虽未免邻于夸大。然涓涓不息，其所言必有实现之一日则可知也。美国哈佛及国会诸图书馆，对于“家谱”“方志”尤为着意收购；所得已不在少数。尽有孤本秘笈入藏于其库中。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徬徨，每不知涕之何从！虽近来收书，范围略广，然为力所限，每有见之而不能救者。且自开岁以来，生计日艰，余囊已罄，节衣缩食，所得不过寥寥数十种。余之苦心孤诣，索解人其可得乎！每劝友辈购书，而大抵亦皆清贫如洗，所入仅敷数口之食，竟亦不能从事于此也。而江南自经此次兵火劫掠之后，诸书院、书局及私家所存之版片，亦多残缺不全，或且全部付之劫灰。乱定后，即求光宣间所刊之普通图籍，恐亦有苦于难得之叹矣。闻南菁书院之《续经解》版片已烬于火；浙江书局之《九通》版片，广雅书局所镌诸书之版片，常熟、苏州各地私人所刊书之版片，亦均十九不存。或为兵丁持作爨具，或为平民攫去作薪柴。即有幸免于难者，亦往往残阙不全，修补为难。且今兵事方急，烽火未宁，即若干此时幸免于劫之版片，其运命亦尚在未可知之天。呜呼！文化之遗产，历劫而仅存者其能有几乎！故余不仅苦心瘏口，敦勉藏家之网罗放失，且亦每每劝励书贾辈多储有用之书，以为将来建国之助。曾见一人持书单一纸，欲购《九通》或商务版之《十通》，开明版之《二十五史》，足迹遍此间坊肆，急切间竟不能得其一；即并任何版本《九通》或《二十四史》，亦并不能存一二部于架上。诚可哀已！余困居斗室，储书之所极窄小。于此等书竟亦未能收藏一部两部。有力者或将闻风兴

起，有意于此乎？综余劫中所得于比较专门之书目、小说及词曲诸书外，以残书零帙为最多。竹头木屑，何莫非有用之材。且残书中尽有孤本秘笈，万难得其全者。得一二册，亦足“慰情”。藏书家每收宋元残帙，而于明清刊本之残阙者多弃之不顾。余则专收明刊残本，历年所得滋多。将别为《三记》一篇，专收残帙之题记焉。是为序。

## 中 州 集

金元好问辑　十卷十册　汲古阁刊本

末附《中州乐府》一卷

汲古阁刻《中州集》，后附《中州乐府》，余久欲得之。以其有石印本，因循未收。近校《中州乐府》，乃亟思得一本。月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本，印工尚好，价亦甚廉，欲取之而未言。适性尧亦在，为其捷足先得。余询性尧：可否见让。性尧却坚欲得之。余甚怏怏。石麒云：此书不难得。再有，必代留。不及旬日，果复见一部，印本极佳，远胜性尧所得者。乃即携归。惜中阙一册。石麒云：原系全书，必不阙。然在该肆桌上架上却遍索不获。数日后，该肆送来所阙之一册，盖得之乱书堆中者。此不难得之书也，得之，乃亦大费周折，可叹也！《中州集》以董氏影刊元本为佳。《四部丛刊》曾据以复印。汲古本《中州乐府》尽去作者小传，却不知张中孚、王浍、“宗室从郁”及折元礼四传，未见《中州集》，不应一并删去。此可见毛氏校勘之疏忽，而影元刊本之足贵益著。书贵旧刊，实非仅保存古董也。乾嘉诸老，往往重视影抄旧本，几与宋元刊本等量齐观，良有以也。

## 重刊宣和博古图录

三十卷十六册　明万历间郑朴刊本

宋刊本《宣和博古图录》，并一页亦未之见。今所见者多为元重刊本。余尝得皮纸印残本数册。细阅之，却是明翻至大本。嘉靖时，蒋旸尝缩小图型重刊之。今此本亦罕遘。独泊如斋本盛行。顷郭石麒以万历间郑朴重刊蒋本见售。绵纸初印，古朴可爱。余访蒋本不能得，念得郑本亦佳，遂收之。盖郑本实亦不多见也。后又见郑本二部，均竹纸后印者，不若余此本之精绝。顷以曝书检出，复细细翻读一过，甚爱重之。与此书同时收得者有夏树芳《玉麒麟》二册，亦为白绵纸初印本。

## 佳日楼集

明方于鲁撰　十三卷六册

明万历三十六年刊本

方于鲁《佳日楼集》为明人集中最罕见难得者之一。程君房、方于鲁墨讼案，哄传当代。程氏《墨苑》至附《中山狼传图》以诟于鲁。然当时士大夫中，亦有左袒于鲁者。方诧于鲁《墨谱》中何以无一语以自辩解，今得此集，见所附续集《师心草》中乃有《喻谤》一文，则于鲁亦未尝不欲有所言也。《喻谤》序曰："古人有言，息谤无辩；又曰：止谤莫如自修。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叠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

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夫墨以磨而知真赝，以试而测底里。法眼有在，何用谤为！余既不能已谤，不能弭谤，不能有辩，不能无辩。于是作《喻谤》之篇，托为鱼登日之辩。游戏笔墨，将以解嘲。”文末乃云：“既不能投之山鬼，又不能屏之岛夷，将使侠者扼其喉而断其舌，仇者残其形而鞭其尸。彼斯恶之为害，谁能甘其肉而寝其皮。”则亦至破口大骂矣。余因收集版图，乃广搜《墨苑》、《墨谱》诸作。兰泉所藏诸墨图，除汪氏《墨薮》已于十年前归余外，其彩印本《墨苑》亦于今岁暑中归余。但《方氏墨谱》及方瑞生《墨海》等书，则归张氏约园。余于他处亦获得《墨谱》、《墨苑》初印本，且所得不止一部。所未得者惟《墨海》耳。因《墨谱》诸书乃连类推及而欲收程方诸家集。程集绝不可得。方集则今方遇之，亦兰泉物也。由孙实君转售于余。闻兰泉年内奇窘，故不得不斥售所藏书。急景凋年，不祭书而去书，其心境之恶，亦可知矣！于鲁诗殊不恶，故李维桢、屠隆诸序皆盛推之。得此不仅得一程方公案之文献，且亦得一晚明之佚著也。独惜未能并获程氏诸集耳。

## 史　外

清汪有典撰　八卷四册　清同治刊本

旁晚，驱车赴文汇书店小坐，睹案上有待装钞本《史外》四册，小字密行，钞甚旧，而字不工，即携之归。盖以其卷数甚多（三十二卷），与通行本不同，疑有溢出者。置架上数日。又至秀州书社购得刻本《史外》四册（八卷）。以一夜之力，细细校过。二本分卷虽不同，而内容不殊，文字亦绝鲜可资校勘处。且抄本讹

字触目皆是，反不若刻本之佳。书贵旧抄，尤贵宋元人集之旧抄者，以其足以补正四库馆臣之妄删乱改也。若斯类抄本，实不值一顾。遂舍抄而取刻。（后闻此抄本售于某，得善价。盖彼辈仅耳闻旧抄可贵，而不知旧抄之所以可贵者何在也。）

## 帝京景物略

明刘侗著

余甚喜读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亦若余之喜读张宗子文也。朱竹垞《日下旧闻》杂辑他书以成之，不若《景物略》之轻蒨窈渺，体物入微。前在北平，曾得《景物略》一部，以其价昂，复退还某肆。然实念念不忘此书。劫中，于中国书店见南海康氏散出书中有此书一部；惜为平贾某所夺去，未能收得，怅惘无已。顷过树仁书店见其架上有此书，亟取下。然其价竟较康氏藏本倍昂，而与平肆前时所索者略等。以不欲再失去，乃挟之而归。灯下披读，如见故人。不厌数回读之书，斯其一已。故都沦陷，未知何日得重游，在在皆足触动悲楚之感。东京梦华、武林旧事，低徊怆恻，倍增切怛。然中兴非梦，恢复可待，他日挟书北海，朗声长吟，为乐殆无量也！

# 太平三书

清张万选编注　十二卷十一册

清顺治间刊本

余得萧尺木《太平山水诗图》后，友人某君致函云：有《太平三书》并《太平山水诗图》求售，欲得之否？余不自意，此绝难得之书，乃竟先后有二本出现，且均能归余，殊喜跃不禁！遂毅然复收之。书来，《太平山水诗图》一卷，乃后印模糊者。惟《太平三书》佳甚，极初印，恰可与余前所得者配合成一完书。"四库"所收，有《太平三书》而无《诗图》。盖当时馆臣亦未见《诗图》也。北平图书馆所藏之一本，亦阙《诗图》。疑当时《诗图》本别行，故传本往往有书而无图。然《诗图》本为书之第一卷，不知何以独阙之。惟书亦不多见。得之，亦甚自喜也。

# 瑞世良英

明金忠辑　五卷五册　明崇祯间刊本

余酷爱版画，尤喜明人所镌者，故每见必收得，一若余之搜购剧曲、小说诸书者然。坊贾知余喜此类书，每收得，必售之余。然每每亦故昂其值。寓平时，余之天和厂宅中，几无日不有三五书贾之足迹。有刘某者，本为九经堂伙友，后出而自立门户，至余家尤勤。余所得诸精品中，若宋刊《天竺灵签》等书，皆为彼所持售者。然索价则往往高昂绝伦。余渐疏之。彼尝持也是园旧藏

明刊《天文图》等书四册来，索四百金。余以其昂，未之收。再询之，则已他售。此为永不能忘之一大憾事！后又持残本《御世仁风》二册见售。无首尾，并书名亦不存。且每页均经截割重裱，书品极尘下。惟尚初印，且价亦廉，遂收之。孝慈处有此书全本。故余意：得此残本亦佳。孝慈本后归北平图书馆。十余年来，迄未再遇第三部。余乃益自珍此残本。自余得此本后数月，刘某复携《瑞世良英》四册来。价乃奇昂。余深喜是书，而怒其妄索高价；抑之。分文不让。乃忿然退还之。后知为孝慈所收。喜其得所，且喜仍可得借读也。孝慈卒，乃不知此书流落何所。孙实君从兰泉许得书甚多，此书亦在其中。盖又从孝慈许转归兰泉，兹复散出也。余如见故人，立收得之，不问价也。不意乃较刘贾所索者尤昂。余念：此次不能再交臂失之矣。遂毅然留下。所费几尽一月粮。自笑书癖之深乃至于此。劫火弥天，黄流遍地。报国无方，乃复抱残守阙，聊以自慰，亦可哀矣！

## 席刻唐诗百家

清席启寓编　六十册　清康熙间刊本

余数遇席刻《唐百家诗》，皆未之收，盖以其颇易得，且有扫叶山房石印本也。年来，收唐人集颇多，乃欲得一席本。急切间，未遇一部。屡访之坊肆，皆无此书。顷至中国书店，见平沪诸贾纷集，若有所待。询之，云：郭君方自城中得盛氏书数十捆，即可至。余乃亦坐候。书至，中乃有席刻《唐诗》及《唐诗类苑》。遂选得之。余已有《古诗类苑》，故欲并得之《唐诗类苑》也。席氏所刻唐诗，从宋本出者不少，刊印亦精。惟亦若纳兰容若刊之

《通志堂经解》，皆经重写，改易版式，面目全非。大是憾事！盖其时风尚如是也。今宋刻本唐人集存者屈指可数。绛云楼所藏宋版《唐诗》三十册，已荡为云烟，不可一睹。若席氏能竟摹宋版，其功当尤伟。独惜影宋刊本之风，至乾道而始盛。汲古主人亦仅知抄本之应景宋而不知翻刻宋本。盖翻刻宋本之风，至明代嘉靖后即中绝矣。

## 唐诗类苑

四十卷　明万历间刊本

余既得《古诗类苑》，乃思更得《唐诗类苑》。以此类书虽非上品，然搜辑之功，究不可没，且余方收唐人集，得此，亦甚有用。数月来，遍访各书肆，竟未能得。石麒近从城中购得盛氏书数十捆，多常见之物。惟中有席刻《唐百家诗》及《唐诗类苑》，余乃并收之；价且奇廉。明人辑书，于一二大家外，往往因陋就简，徒供举业词章之用，而不知学问之道。此书亦其一也。本是"全唐诗"，自应以时代与人为次第，却琐琐分类，不伦不类，不知编者何不惮烦至此也。臧懋循辑之《古唐诗所》，亦有此弊。固远不如冯惟讷《诗纪》，梅鼎祚《诗乘》、《文纪》，及《唐诗纪》之有裨"诗学"，有关"诗史"也。惟椎轮为大辂之始。明人所辑唐诗，自朱警《唐百家诗》以下，迄未见全帙。胡震亨之《唐诗统签》，今传于世者仅戊癸二签，则我人所见之"全唐诗"，自当以此书之辑为其祖祢焉。明末，钱谦益始有志于辑"全唐诗"，后其稿为季振宜所得，乃踵成之，即为康熙间所刊《全唐诗》之底本也。

## 瑯嬛文集

明张岱著　四册　清光绪间刊本

张岱之《石匮书》，余几得而复失之。其《瑯嬛山馆笔记》则十余年来遍访未得。其《橘中言》，尝于亡友马隅卿先生许得一读，今则沦陷于故乡，并录一副本而不可得矣。余于宗子，何缘之悭也！岱所著，得时时置案头者，惟《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书易见耳。最后，乃获《瑯嬛文集》四册。此书非难得者，昔尝收一不全之抄本。顷过福煦路书摊，见有此书刻本，亟与论价得之，价奇廉。携归，快读数过，若见故人。岱为明末一大家，身世豪贵，历劫，乃家资荡然。然才情益奇肆；一腔悲愤，胥付之字里行间。《梦忆》一作，盖尤胜《东京梦华》、《武林旧事》。其胜处即在低徊悲叹，若不胜情。

（编者按：本篇初版有"张宗子的许多著作，都无较古的刻本"字样，据《劫中得书记》新序校删。）

## 十竹斋印存

胡正言篆　四卷四册　清顺治四年刊本

又《胡氏篆草》　不分卷一册

平贾孙实君于陶兰泉许得明版书数十种，正在打包寄平。余匆匆翻阅一过，检出《方于鲁集》、《毛古鹭集》及《十竹斋印存》

三书，云：余欲得之，勿寄出。实则，余所欲者不止此；以阮囊羞涩，仅检最所心喜者购之。实君立交予携归。时年关将届，余所存不足三百金。乃与实君商，先付书价之半数。彼亦允诺。在此三书中，余所最留意者，尤在《十竹斋印存》。此书余在平时，曾于某肆一睹之。以其价昂，未之购。不意乃为兰泉所得，且终归于余。余于“印谱”素不留意，前曾遇一《赖古堂印谱》，价奇廉，亦未收。此以其为十竹斋胡氏之作，乃收之。盖余于十竹斋所刊书，几于见无不收。收十竹斋版书最多者，国内似当以余为首席焉。（惟最重要之《十竹斋画谱》，初印本仅有二册。）携归后，细细翻阅《印存》一过，乃复有奇获。《印存》凡四卷，首有“丁亥”周亮工序及杜濬诸人序。按“丁亥”为顺治四年，亮工序仅署“甲子”而不序年号，盖时犹为遗民，未仕“新朝”也。正言于明末弘光时旅居南京，尝供奉宫庭。国变后，起居一楼，不屈节。年已逾七望八，以篆刻为生。《印存》四卷中，所刊刻之印章，故多为忠臣烈士及诸遗老。（间亦有后仕“新”朝者，然其时则皆是遗民也。）自钱士升、倪元璐、范景文、杨文骢、冯如京、孙必显、徐石麒、锺惺、谭元春、王思任、杨嗣昌以下，凡百余家。中有“史可法”“道邻”二印，尤为可宝。而龚鼎孳、周亮工、杜濬、萧士玮诸人印章亦预焉。盖包罗万历末至顺治初之诸文士名流，亦以见胡氏生平交游之广也。印章皆押于开花纸页上，其色彩至今犹焕耀鲜明。气魄甚大，不拘拘于摹拟秦汉印。吴奇跋云：“曰从《印存》，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矜饰。是亦余所心折者矣。余尝谓藏锋敛锷，其不可及处全在精神。此汉印之妙也。何必糜蚀残驳，宛出土中，然后目为秦汉！”此语诚足针今印人之失也！末附《胡氏篆草》一册，则皆为“出游五岳，归卧一丘”，“纫秋兰以为佩”，“文章有神交有道”诸“闲章”。

## 毛古庵先生全集

明毛宪撰　十卷四册

明嘉靖四十一年刊本

《古庵集》十卷，为其子训所刊，首八卷为文，后二卷为诗，末附《毗陵正学编》。古庵为弘治正德间人，笃志好古，专致本然之良知。"知行并进，着实践履。"于阳明之说"虽心服其高明，然不敢轻变其学以从焉"，然实深受阳明之影响。此集甚罕觏。原为陶兰泉氏所藏。余从孙实君许得兰泉藏之《十竹斋印存》、《瑞世良英》，同时并得此集。首有清末其裔孙鸿达手跋，当是从其家散出者。

## 皇朝礼器图式

十八卷十八册　清乾隆间刊本

一书遇合之巧，殆无过于余之收得《皇朝礼器图式》。初，余在中国书店，见平贾王浡馥打包寄平之书中，有残本《皇朝礼器图式》九册。略加翻阅，见其印本甚佳；衣冠之花纹、毛片，极为细密光致。虽非上乘之版画，然殊精工可爱。便对店中人云：此书余欲得之，可留下否？数日后，再过之，闻此书终于寄去。余心殊怏怏！但店中忽复收得此书五册，石麒云：此五册足配前九册，系从同一家散出。余即收得之。并嘱其作书至平，将前九册寄回。十日后，书果寄来。惟已三倍其售价。然余竟收得之。

此十四册，装璜一律，果是一书。细阅之仍缺四册。私念：此一书将终无能配全者矣！顷于旁晚过传新书店，与绍樵闲谈。见某贾正以残书一包，与绍樵论价。中有残本《三才图会》数册，绍樵指以示余，云：郑先生正收《三才图会》，此数册可售予之。余领之。复翻阅他书，忽见有《礼器图式》四册杂于其中。余立检出，讶其装璜与余所得者酷似，即询其从何处得之。某贾云：与前售予平贾之九册同出一家。余知其必为所佚之余册，立与论价，得之，持归，与前十四册合之，果为一书，竟完全无阙。深叹其巧合！夫时近二月，地隔平、沪，书归三肆，余乃一一得之，复为之合成全帙，快何如也！书之，不仅见余访书之勤，亦以见有心访购，终可求得。费一分力便得一分功。一书之微如此，学问之道亦然。然在劫中散佚不全之书多矣！此书固幸，却亦为无数散佚之书浩叹无穷也！

## 宝古堂重修 宣和博古图录

存第二十三、二十四卷二册　明万历刊本

明代所刊书，往往被后人攘窃，作为己有，而于新安所刊者为尤甚。盖徽地产良材，所镌书版，坚致异常，易代而后，每完好如初。版片售去后，得者略易数字，便成“新刊”。知不足斋印之《列女传》，为最著之一例。黄晟印之《三古图》，其原版亦是明代泊如斋所刊。然少有人知“泊如斋”三字亦是后来挖改者，最初之印本，乃是宝古堂所镌。今人知有泊如斋者已稀，更无复知有宝古堂者矣。《郘亭知见书目·考古图条》下，注云：“丁禹生有《宝古堂重修考古图》十卷，刊印精绝。”则宝古堂并刊有《考古图》矣。

但郘亭未悟泊如斋之版片即是宝古堂所遗下者。殆未见其书欤？余于明本版画书无不收，即对于一页半幅之残片亦加意收下。故得独多，所见亦较广。昨在中国书店，遇朱贾惠泉，云：新收得残书数种。余索阅之，中有宝古堂《博古图录》二册，即收之。石麒云：宝古堂本《博古图》从未前见。余则疑其与泊如斋本为同一版片。惟原为白绵纸初印本，而所见泊如斋本则大抵皆竹纸后印者。此可证泊如斋本为攘窃之宝古堂者。携归后，取泊如斋本细校一过，果如余所料。

## 玩虎轩本 养正图解

明焦竑撰　残存一册　黄鏻刊

又清初印本二卷二册

明新安汪光华玩虎轩镌行戏曲书不少，亦万历季年一重要之书肆也。余尝得其所镌《琵琶记》，又从汪树仁处，得其所镌《红拂记》半部。月前树仁又送来玩虎轩本《养正图解》残本一册，(残存祝世禄序及卷上八页。)余不以其"残"而斥去，仍收之。然今乃得其用。至友某君为余在平得白绵纸印《养正图解》二册，价近百金，殊昂。此本有康熙己酉曹钤重刊序，标题亦署作《重刊养正图解》。然细察其图式与字型，真是明代刊本，图式绝精工，万非康熙时人所能及，余疑莫能决。顷因检理所藏版画书，乃取此本与玩虎轩残本一对读，竟是一本。不过曹氏本刷印在后，图中细致之线条已有模糊并合之迹。盖玩虎轩本版片在清初为曹氏所购得。曹氏乃攘为己有，云是"重刊"，欲以湮其攘夺之实。若余不收得玩虎轩本，几无不为其所愚者。可见复本残帙，

殆无不有可资考证之处也。祝世禄序云："镌手为'黄奇'。""黄奇"二字，玩虎轩本原作"黄辚"。则玩虎轩本之插图，其刊刻实出黄辚手。博闻多见，诚为学之要著哉！

## 藿田集

范驹著　十三卷　附《岳班集》范日觐著

清人集多不胜收。余所取者仅千之一，而皆为案头所需者。间亦取"词"人诸集。而于集后附"曲"者，则每见必收之。盖余尝辑《清人杂剧》，并欲编清人散曲为一书也。因之，亦得"僻"集不少，《藿田集》其一也。范驹为东皋人，集中以"赋"为多，"诗""文"不及三卷，其第十三卷则是"曲"；散曲十余套以题"照"者为多，仍是清人习气；末附"戏曲"《送穷》一篇，则为《清人杂剧》之资料也。"这穷鬼非但算个吉神，亦可当个益友。不须为逐贫之扬子云，转该做留穷之段成式矣"。驹盖为穷不得志之士，有激而言者。《岳班集》为其子日觐所著，首为"诗"，后为"曲"为"词"，"曲"仅二套。此书刊于道光间，为驹婿张金诰所辑。中经太平天国之乱，版片必已毁失，故传本甚罕见。

## 子华子

程本著　明金之俊评阅　十卷二册

川南雷鸣时刊

《子华子》，伪书也，首有刘向序，亦伪作。然明单刊本则不

多见。此书明代川中刻本，版片至清犹在，故附有康熙甲寅吴琯跋，及雍正五年李徽序。金之俊所评，纯是明人习气，无足观。余于中国书店书堆中见之，以其罕觏，乃收之。

## 云林石谱

宋杜绾著　三卷一册　明新安程舆刊本

《云林石谱》一书，于"丛书"本外，所见皆传抄本。顷乃于中国书店得一万历程舆单刊本，为之狂喜。盖今日所见之刊本，殆未有早于此本者。而此本迄亦未有人知之。首有高出序。出序云："汉唐以来，所谓石，犹是碑版文字耳。无好真石者。好真石，起于近代。如米海岳翁，以奇癖著称。后人颇多仿。则物色辨识，核于贾胡，进退取舍，严于律令，又增一家赏鉴。好事至涌直千万，镵削赝欺者矣。"盖"石"之赏鉴，起于宋，盛于元，至明而大炽，乃成画家一派。倪云林拳石小景，于尺幅寄江山万里之思，尤为伟观。明清人"石谱"不少概见，而皆托始于此书。绾字季阳，号云林居士，山阴人。所收自"灵璧石"至"石棋子"，凡九十三品，每品说明甚详，独惜未有"图"耳。

## 唐诗戊签

明胡震亨辑　二十册　明末刊本

《唐诗纪》仅辑成"初""盛"二纪而未及"中""晚"。胡震亨之《唐诗统签》则网罗全代，弘富无比。惜《统签》迄未见有全书。

故宫博物院曾藏有一全部，殆是海内孤本。不知今尚无恙否？坊间所流行者惟《戊签》与《癸签》耳，《癸签》辑“诗话”，《戊签》则足以补《唐诗纪》之未备，皆为研讨唐诗者所不能不置于案头者。余去岁访得《戊签》一部，尚是明代初印者。惜阙佚数十页。配全想亦不难。

## 唐 诗 纪

明吴琯编　一百七十卷　明万历间刊本

余力不能得宋元本唐人集。“书棚”本、“蜀”刊本之小集与李杜元白诸集，价等经史，虽间有遇者，亦无能致之。仅于去岁，以廉值得元刊之韩柳二集。韩集且阙一册。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求多得明刊本各集耳。余求《古诗纪》至数载，近始获一残本，一竹纸后印全本。求《唐诗纪》亦至数载，近乃得一万历吴氏刊本。《唐诗纪》编纂谨严，与《唐诗类苑》之分类杂糅者不同。尝于季振宜辑《全唐诗》底本中，见一嘉靖刊本《唐诗纪》，分上下二栏，上栏甚狭窄，载校勘及音释，下栏为本文。今万历本，则校勘及音释均杂入本文中矣。《唐诗纪》仅成“初”“盛”二代，“中”“晚”惜未著手。然搜辑之勤，已足沾溉后人。余得此书于叶铭三许，初仅得半部，后乃配全。寒士之得书，诚不易也！

## 唐诗纪事

八十一卷二十四册

明嘉靖间张氏刊本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宋计有功撰：因诗存人，因人存诗，甚有功于“诗”与“史”。论述唐代之诗史者，自当以此书为不祧之祖。余初仅得医学书局石印本，后又得商务影印洪楩刊本。惟商务本阙洪氏序，余尝借群碧楼藏本补全。尚有嘉靖间张氏刊之一本则迄未收得。平贾王某顷寄来古籍数十种，中有张刊本《唐诗纪事》，价颇廉，尚为余力所能及，乃收得之。尝见钱谦益辑《全唐诗》(后由季振宜补全)，凡一百十余巨册，皆剪裁明人所刊诸唐人集粘贴而成者；其诗人传记一部分，则于新旧《唐书》外，以取诸《纪事》者为最多。可见此书之重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所收不过百许传，而《纪事》所收者则凡一千一百五十家。余久有志于重辑唐诗，故甚欲得《纪事》诸本，校勘一过，作为“定本”，以资引用。张刊本之收得，自是得意。“校勘”之工，虽若奢靡，实则为基本功夫之一也。

## 唐音癸签

三十六卷十六册　明末刊本

胡震亨既辑《唐音统签》，复搜集关于唐诗之评论成《癸签》一书。其用力之劬，不下于计有功之《唐诗纪事》，尤袤之《全唐

诗话》；而于明人诗话，所收尚多；尽有今日不易得见之本。余既得《唐音戊签》，复访《癸签》，久未得。后乃见一本于某肆，索价奇昂，弃之不顾。平贾孙实君顷持书单一纸，中有此书，余乃亟收得之。余欲重辑唐一代诗，立愿已久，思先集诸家评论为一集，此书亦一重要之取资渊薮也。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统签》一部，今未知已救出否？如能付之重印，则此奇籍将藉为重辑之底本。不知此愿何日得遂。清人刊《全唐诗》，其诗人传仅寥寥数语，不足为知人论世之助。季辑《全唐诗》底本，虽传语较详，然亦不甚完备。故重辑之功，仍当以此《癸签》为主而再加以展拓者也。

## 燕 京 岁 时 记

长白富察敦崇撰　不分卷一册

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清远道人尝致书其友，痛诋北平之风土，以为不适南人，俗谚亦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说。然汤氏久为南都闲曹，或有所激而云然。而自民国建立以后，北平市政亦已大易旧观，若干重要之大道皆整洁平直，不让其他大都市。而北平之“美”乃毕见。尝于春日立天安门之石桥上，南望正阳门以内，繁花怒放，红紫缤纷，自迎春之一片娇黄，至刺梅之碎雪飘零，几无日不在闹花中过活。每独自徘徊于花影之下，不忍离去。而中山公园牡丹、芍药相继大开时，茶市尤盛，古柏苍翠，柳絮扑面，虽杂于稠人中，犹在深窈之山林也。清茗一盂，静对盆大之花朵，雪样之柳絮，满空飞舞，地上滚滚，皆成球状。不时有大片之白絮，抢

飞入鼻，呼吸几为之塞。夏日则荡舟北海，荷香拂面，时见白鹭拳一足独立于木桩上。远望塔影横空，钓者持长杆静坐水隅，亦每忘其身在闹市中。至秋则菊市大盛。西山之红叶，似伸长臂邀人。鲜红之柿，点缀枝头，若元宵灯火。冬则冰嬉风行，三海平滑如镜，甚羡少年儿女辈之飞驰冰上，纵横转折，无不如意。白雪堆积街旁，至春乃融。冰花凝结窗上，尤饶兴趣，而腊鼓声催，家家忙于市年货。古风未泯，旧俗依然。而四时庙会不绝，别具风趣。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夏日之十刹海，亦为一大市集。尝听雨楼头，阵雨扫过荷叶上，声若瀑泉迸出，清韵至佳，至今未忘。总之，四时之中，殆无日不有可资留连之会集，无时不有令人难忘之风光。今去平六载矣！每一思及，犹恋恋于怀。独恨当时人事倥偬，未能遍历平市繁华耳。何时复得遨游于此古都乎？读此《燕京岁时记》，种种景象，皆宛在目前。然而远矣！惟有在梦中重温一过耳。被迫去平者多矣，远适川滇者尤多。殆皆与余有同感。痛饮黄龙之日，当是我辈重聚古柏下，芍药旁，谈天说地之时也。

## 今吾集　笔云集

钱曾撰　各一卷一册　旧抄本

余夜睡甚早。于微酣后，尤具“吾醉欲眠君且去”之概，不问客为何人也。盖疏懒成性，早眠早起惯矣。昨夜，乃乾来，挟以与俱者为钱遵王《今吾》、《笔云》二集。余一见狂喜。兴奋异常，

竟谈至深夜。此二集为旧抄本，亦间有后来补抄之迹，中有牧斋字者必加涂乙或挖去。但不知何人，又以朱笔补入。可见此抄本必在牧斋文字被厉禁之前。原诗更有涂改处，字迹苍老，极类遵王手笔。则原本殆是遵王之稿本欤？询价颇廉，遂收之。细细翻读，殊为得意。遵王诗文极罕见。于《读书敏求记》及《述古堂》、《也是园》二书目外，几无他作可得。牧斋《吾炙集》以遵王之作为压卷，然《吾炙集》向亦仅有抄本传世，且所选毕竟寥寥。今一日而并得此二集，得诗近二百首，不可谓非幸事！遵王为牧斋侄孙，绛云灾后，牧斋所蓄，几尽归之遵王。后来，遵王又悉售之季沧苇。其《读书敏求记》及《述古》、《也是》二目所载，多绛云旧物；沧苇之目又多是遵王旧物。渊源有自，授受之迹犁然可见。古代文献，历劫仅存，其保存维护之功，殊不可没。然牧斋殁后，有柳如是身殉之变，遵王受谤最甚，几不为乡人所齿。其诗文之不传，或以此故欤？遵王之诗，以《述怀诗四十韵呈东涧先生》为最传诵一时。“感极翻垂涕，衔悲只自知。颛愚象品藻，侗直荷恩私。”感恩之深，溢于言表。“谤伤殊可畏，欲杀又何辞。俗子添蛇足，狠奴窃虎皮。”是在牧斋生前，已腾谤一时。牧斋答以：“牛角从他食，鸡窠且自全。”“敢谓斯文付，私于老我便。”解之，亦以勉之也。《遵王集》凡八，已刊者有三集，未刊者有五集。然已刊之本，今亦绝不易得。诸家书目皆无之。余今得此二集，传布之责，当肩之不疑。

## 批 点 考 工 记

元吴澄考注　明周梦旸批评

二卷二册　明万历刊本

明人批点文章之习气，自八股文之墨卷始，渐及于古文，及于《史》《汉》，最后，乃遍及经子诸古作。《批点考工记》亦此类书之一也。余于中国书店书堆中得之，颇罕见。首有万历丁亥十一月郭正域序。周氏批语，列于上栏。吴澄考注，则列于每节正文后，皆加以“吴氏曰”三字，体例尚谨严。所评多腐语，点亦无聊。正文间之附评，所谓“句法”“字法”等，则直以此古代文献作为“八股文章”应用矣。

## 闵刻批点考工记

二篇一册　明末闵氏朱墨刊本

明末湖州有凌闵二氏，刊书均甚多，且均是以朱墨二色或三色四色套印者，世号曰“闵刻”，而凌氏之名竟被湮没焉。大抵闵氏所刊以经史子集等读本为主，而凌氏则多刊小说、戏曲。近来收“闵刻”书，成为一时风气，北方有陶兰泉氏，南方有周越然氏，皆收集闵刻书近百种。陶氏书后售予某军人；越然书则大都烬于“一二八”之役。今此类朱墨本，坊间亦不多见，见亦必索高价。然闵刻读本，虽纸墨精良，实非上品。每每任意删节旧注，未可称为善本。余既得周梦旸《批点考工记》，复于某肆架上，取得闵

刻本《批点考工记》一册，以其索价不昂，收之。顷灯下校读二本，于闵刻本之不尽不实处竟大为惊诧，闵本首亦为郭正域序，但删去序末："吾楚周启明氏为郎水部，品藻记文而受之梓。夫所谓在官而言官者乎？郎以文章名。所品藻语，引绳墨，成方圆，进乎披矣。有所著《水部考》行于世。则冬官之政举矣。请校《周礼》，吾从周"等四十五字。复易"卷"为"篇"，并不标出吴澄及周梦旸之名，于"考注""批评"及"音义"均任意删改变动。若余不先收得周氏刊本，直不知"批点"出于周氏手而"考注"之为吴澄著也。闵刻书之不可靠，往往如是。世人何当以耳代目乎？

## 焦氏澹园集

明焦竑撰　存四十一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焦竑《澹园集》列清代禁书目中，故极不易得。余久访未得全本，乃收此残本。竑门人许吴儒题云："澹园先生所著，多不自惜。顷直指黄云蛟公欲刊布之，乃稍稍检括，裁什二三耳。……先是，有《焦氏类林》八卷，《老庄翼》十一卷，《阴符解》一卷，《焦氏笔乘》六卷，《续笔谈》八卷，《养正图解》二卷，《经籍志》六卷，《京学志》八卷，《逊国忠节录》四卷，业行于时。《东宫讲义》六卷，《献征录》一百二十卷，《词林历官表》三卷，《词林嘉话》六卷，《明世说》八卷，《笔乘别集》六卷，尚藏于家。余刊行文字书籍，托名者众，识者自能辨之。"后《献征录》亦已刊行，然亦甚罕见。按目卷四十二至卷五十九为诗词及《崇古堂答问》、《古城答问》、《明德堂答问》。此本共佚八卷，幸"文"均全，仍甚有用。

## 新锲诸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诀

明李叔元辑　四卷

明万历三十二年建邑书林存德堂陈耀吾刊本

此为习举业者应用之陋书也。当时此类书必多，然今则已甚罕遇矣。分元、亨、利、贞四部；元、亨二部皆述八股文作法；利部为“分类摘题偶联”，并附诸家论作八股文法。贞部则为“作论要诀”及“诏诰表统论”，作“判”“策”要诀，而以“王凤洲先生诗教”为结束。论述八股文及“表”“策”“试帖诗”之作，本不多，此犹是明人所集，故虽陋书，亦收之。

## 三依啸旨

清嘉定汪价著　五册　清康熙十八年刊本

《三侬啸旨全集》凡二十六册，已刻者仅此五册，自第六册《登高小牍》以下均未刊。尚有外集《中州杂俎》三十五册，《侬雅》四册，《增定阳关图谱》二册，《人林题目》八册，《蟹春秋》一册，《俗语三绝倒》三册，《妙喜老人琐记》四册亦均未刻。此未刻诸册，今当均已佚去，不可得睹矣。此五册为：(一)《七十狂谈》，自《三侬赘人自序》以下杂收诗、词及文数十篇。(二)《天外天寓言》，自《郭将军传》以下，凡录文二十一篇，诗词二十七首，“文多假借，语杂诙谐”。(三)《书带草堂弄笔》，录《广自序》一文。(四)《上元甲子百八吟》。(五)《半舫词》。价字介人，盖老不得志者，故

多牢愁语，明末人积习至此尚涤除未净。价尝被聘总纂《江南通志》，为其生平最得意事。故于《自序》中琐琐言之。“一生落拓，不谙家计。操家秉者，早年有父，中年有妻，晚年有子。介人晏然衣食而已”。其一生，殆一典型之有产士大夫生活也。衣食无忧，惟未衣紫腰金。以此缺憾，乃发为牢愁之言。

## 刘随州集

### 刘之驷校宋本　五卷一册

余与公鲁有一面缘。公鲁辫发尚垂于脑后，世目为“遗少”。家富藏书，然聚学轩所藏，亦渐散出易米。前岁，苏州遇大劫，公鲁竟以身殉城，余甚伤之！公鲁殉难后不久，所藏乃全部为平贾辈所得，多半辇之北去。余无意中于来青阁得公鲁校之《刘随州集》一册，亟收之，以志永念！底本系《全唐诗》，首有公鲁四跋。封页题云：“以北宋活字本略校一过，公鲁记。”跋云：“此《刘随州诗集》，序云：集十卷，内诗九卷。今编诗五卷。而北宋胶泥活字本则诗十卷，而诗反较此为少。今据宋本校勘。凡宋本有者，皆以朱笔圈出，并记异同于眉。但以债所迫，将鬻宋本于人。而购者急于星火。匆匆一校，未能详也。可叹！可叹！戊辰六月十七日公鲁记。”此宋本今不知流落何方。公鲁云：“宋本每半页九行，行十七字。”疑仍是明初活字本，非宋本也。其行款与明初活字本诸唐人集正同。

# 梅岩胡先生文集

宋胡次焱撰　十卷二册

明正德间刊本

宋明人集佚者多矣！余前于汉文渊得成化本明汤胤绩《东谷遗稿》二册，甚自喜。兹复于中国书店以廉值得正德本《梅岩胡先生文集》十卷二册，尤为得意。此是罕见宋人文集之一也。诸家书目皆无之。卷一至八均为文，仅卷六有诗数篇。卷九为诸家次韵之作，及洪杏庭《梅岩胡先生传》，卷十为曹弘斋（名泾）致梅岩书四通；尚有第五通以下，因末数页已阙，不可得见，且未知究竟有若干通。"文集"末附友辈赠诗与文者，颇罕见；杨冠卿《客庭类稿》末亦附有时人书启及赠诗，殆宋人之风气如是也。次焱字济鼎，号余学，又号梅岩，婺源人，登咸淳四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湖口县主簿，改授贵池县尉。德祐乙亥，微服归乡。以《易》教授乡里，后学来集者常百许人。金华胡长孺跋其诗曰："宋疆于淮，重兵在山阳、盱眙、合肥，池岸江域，恶渠隘浅，荷戈不满千人。兵未及境，都统制张林，潜已纳款降附。与异意，辄收杀之。当是时，济鼎为附城县尉贵池，羸尪弓手数十百人，势不得独婴城。家寒亲耋，无壮子弟供养。隙张出迎，托公事，过东流县，作冢于道周，书木为表识曰：贵池尉死葬此下。用杜张猜疑，令不相寻迹。"是梅岩乃宋遗民也。高尚其志，不屈身于强者。此集诚宜刊布表彰之。

## 花镜隽声

明马嘉松选定　存九卷二册　明刊本

余前得马曼生《花镜隽声》八卷于北平，自汉魏诗至历朝词均全，自以为系全书矣。顷复于中国书店得残本二册，第一册为卷一至卷四，卷五以下缺。第二册复为卷一至卷六（中阙卷五），却系明诗，为余本所无。乃复收之。卷六以下仍阙佚。相隔数年，得之两地，仍未能配全，一书之不易得有如是乎！诚非纨袴子弟、富商大贾辈之封书于架上，徒以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艰苦也。明人喜刻宫闺诗。然多为选本，每不足重。周履靖尝刻《十六名姬诗》，最为美备。此亦一选本也，不殊于他选，惟选明诗特多，每有本集已佚者。得之，亦足资论明代诗者之考镜。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卷四）载：《花镜隽声》十六卷。则此本明代部分亦是八卷，佚去者为第七及第八卷。

## 牧牛图颂

释袾宏辑　不分卷一册

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万历刊本《牧牛图颂》，余未之前见。康熙翻刻本，世已稀有。今所传本，皆是乾隆间所刻者。陶兰泉氏石印本亦是从乾隆本出。余尝得一乾隆本于北平。顷济川自杭回，得此万历本，即送至余所。彼甚得意，余亦甚喜。虽索价甚昂，竟收之。图凡

十：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伏，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泯。图之下方各附普明禅师颂一篇。末另附十颂，自寻牛至入尘，惟无图。写刊俱精，虽寥寥十许页，而意境无穷。此种单行薄帙，最易散佚。得者能不宝之乎？作者深隐禅机，所谓"牧牛"，盖象征"学道"之历程也。"人牛不见杳无踪，明月光寒万象空。若问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丛丛。"意不难知。

## 圣谕像解

梁延年辑　二十卷十册

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

此书有道光间广东翻刊本，刊者为叶名琛父志诜，其精工处几可乱真。然细校之，则原刊本之精美仍自见。坊贾于此类书素卑视之，不索高价。近以版画书颇有罗致之者，乃亦竟有以叶刊本去序伪作原刊者。余数遇之，皆未收。曾见一原刊本于北平，又见一本于中国书店，均未之购。去岁，以印行《版画史》，乃欲得一本。急切间各肆皆无有。汉文渊有一本，为平贾所得。闻是开花纸初印者。价不过三十金。急追迹之，则已辇载北去。姑购一叶刊本归，孙实君闻予欲得是书，乃自平寄一本来，竟索价至一百金以上，遂退还之。济川自杭返，携有此书及《牧牛图颂》；同时并得之，所费亦仅三十余金。按《圣谕》凡十六条，自"敦孝弟以重人伦"至"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凡一百十二字，梁氏乃衍为二十卷，仿《养正图解》及《人镜阳秋》为之图说。异族帝王，防闲反抗，无微不至。此《圣谕》十六条亦"防闲"之一术也。"像解"是为虎添翼，助纣为虐之作。殊恶之，姑取其图耳。

## 洹词

明崔铣著　十二卷十二册　明嘉靖间刊本

《洹词》为明人集中最易得者之一。此本刷印甚后，颇不佳。得于福州路某书摊。以其价奇廉，故收之。有“知不足斋”及“江夏徐氏”、“徐恕”诸藏印，盖从徐行可许散出者。崔铣力排王守仁之学，为嘉靖间一大政治家。此集编年排比，分为《馆集》、《退集》、《雍集》、《休集》及《三仕集》，颇可考见时事得失。

## 滟滪囊

李馥荣编辑　五卷六册　清道光间欧阳鼎刊本

末附《欧阳氏遗书》一卷

通行本《滟滪囊》皆不附《欧阳氏遗书》。此道光刊附《遗书》本，不多见。余颇欲多收明末史料书，乃于文汇书局得此本，同时并得《史外》一部。叙蜀中张献忠事者有《蜀碧》。但未必是信史。受难者肝脑涂地，粉身碎骨，读之，无殊入屠兽场，令人戚然寡欢。《滟滪囊》所叙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刘承莆序云：“曾见二三父老，聚饮一堂，述其乱离之况，闻者莫不心胆堕地。或老而劓刵者，曾遭摇黄劫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遭张献忠劫者也。”呜呼，亦惨矣！《欧阳氏遗书》为欧阳鼎之高祖欧阳直所著；直事见《滟滪囊》，身死明季之难。未死前，曾将身所经历，撰《纪乱》一书，即此《遗书》是也。目睹身经者之所述，自较

“采辑”者为更动人。内忧外患，几无代无之，而于明季为最烈。论述国史者，于农民起义时之背景与心理，必应有极确切之分析也。

## 农桑辑要

明胡文焕校补　七卷　明万历二十年刊本

农、桑一类书，与《本草》诸书同，均甚有实用。惟诸家书目所载，均以农桑之作为最鲜。宋邓御夫隐居不仕，作《农历》二百卷，较《齐民要术》为详。其书不传。元王祯作《农书》，乃今所见“农桑”书中，于《农政全书》外之最详备者。元刊本今并一页未见。明嘉靖时有刻本。四库馆臣未见此刻本，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此《农桑辑要》七卷为元世祖时司农司所撰，颁之于民。今刻本亦极罕见。余于传新书店得此胡文焕刊本，亟收之。自“农功起本”、“蚕事起本”至“孳畜”、“禽鱼”、“岁用杂用”，凡种殖之事无不毕备。惜胡氏不翻刻原本，而仅以《农桑通诀》(即王祯《农书》)诸书为之“校补润色”，未免减色耳。明人刻书之不可靠，于斯可见。

## 何大复集

明何景明著　三十八卷十二册　明嘉靖间刊本

《大复集》亦明人集中之易得者。余顷于来青阁见一部，以其廉，收之。此本曾经火厄，每页均缺其右角，惟已抄补完全。景

明与李梦阳同为“前七子”之柱石。梦阳之作，赝鼎也，景明则有自得之趣。薛君采云：“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殆是定评。

## 月壶题画诗

上海瞿应绍著　不分卷一册　清道光间刊本

应绍字子冶，天才清逸，擅能三绝。所作诗，芊绵温丽，出入玉溪、飞卿之间；而其题画诸作，尤清新可喜，“诗中有画”。陶兰泉尝以此本付之石印。余顷于中国书店得此原刊本，甚是得意。余喜王、孟之作；于明诗中，则喜石田、六如，皆以其诗中有画也。朱氏《明诗综》多窃牧斋《列朝诗集》，不足道，而其多收六如题画诗（多本集佚去者），则深为余所爱好。子冶诗，若“红林碧草写霜天，隔岸斜阳客唤船。最喜秋光似春色，白苹花外一溪烟”，若“墨痕淡极如含雾，竹粉香时欲染衣。记取春三游屐处，一山寒绿雨霏微”，若“冷云吹树树当门，恐是江南黄叶村。落日在林风在水，满山空翠湿烟痕”诸绝，皆隽妙。

## 惠山听松庵竹垆图咏

清吴钺辑　四集一册　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友人某君为余得此本于平，附图四幅，极精良可喜。乾隆三次南巡，皆经惠山，曾题此卷。诸画为秦文锦所临，书简者则为吴心荣，均佳妙。第一图为九龙山人王绂制，第二图为履斋写，

第三图为吴理写，第四图则为张宗苍所补绘。元明人真迹，传世者罕矣！得此摹本阅之，亦慰心意。邹炳泰《午风堂丛谈》（卷五）云："乾隆己亥，是卷为邑令邱涟取入官廨，不戒于火。名山巨迹，了无一存。大吏奏入。皇上于几暇亲洒天笔，为作第一图，复命皇六子补第二图，贝子弘旿补第三图，侍郎董诰补第四图，御制诗章冠于卷首。于每卷图后，补录明人序疏诗什，依其原次，以还旧观。"按此本刊于乾隆壬午（二十七年），至己亥（四十四年）而原卷烬于火。存此摹刻之本传世，犹依稀可见古作之面目，幸矣！

## 春灯谜

明阮大铖撰　二卷四册

阮氏之《燕子》《春灯》，余于暖红室及董氏所刊者外，尝得明末附图本数种，均甚佳，惟惜皆后印者。陈济川以原刻初印本《春灯谜》一函见售。卷上下各附图六幅，绘刊之工均精绝。余久不购书，见之，不禁食指为动，乃毅然收之。董绶经刊《阮氏四种曲》时，其底本亦是原刻者。原书经董氏刻成后，即还之文友堂；后为吴瞿安先生所得。瞿安先生尝告余云：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日必发其覆。今瞿安先生往矣，此事竟不能实现！原本仍在川滇间，他日当必能有人继其遗志者。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时，当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也。忆瞿安先生藏本，插图均夺去。独此本插图完整无阙，尤足珍也。余去岁售曲数十种于守和，"曲藏"为之半空。今乃复动收"曲"之兴，殊自诧收书之志，虽历经挫折而仍未稍衰也！守和云：君年力正富，不患不能

偿所"失"。余深感其言。自信：若假以岁月，余之"曲藏"，诚不患其不复能充实丰盛也。

## 十竹斋笺谱初集

胡曰从编　四卷四册　明崇祯十七年刊本

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去岁暑中，因某君介，从陶兰泉氏许，得彩色本《墨苑》，诧为难得之奇遇！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十竹斋画谱》坊肆翻刻本甚多，均粗鄙不堪入目。初印本几绝迹人间。北平图书馆前曾得初印本数册，余极健羡之。孝慈生前，亦尝从琉璃厂文昌馆中某肆，得开花纸初印本三册。余出全力与之竞，竟不能夺之。后乃以十年前在杭肆所得《汪氏列女传》初印本二册与孝慈易得《竹谱》一册。又从刘贾处得白绵纸（明末之最初印本也）印《石谱》二十余页。乃亦自诧幸运不浅！至《十竹斋笺谱》则仅获于某君处一睹之。亦孝慈物也。矜贵之至，不轻示人。然余终能设法借得，付之荣宝斋翻刻。刻至第二卷，孝慈卒；复与其嗣君达文、达武商，欲继续刊刻。惟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之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即达文愿见售，实亦无力得之也。幸此本终归公库，并承守和慨允续借，刊刻之工得不至中断。兰泉原亦藏有《笺谱》一部，惜已于十年前付之某氏，并他书数十种售于日本文求堂。田中君出

书目时，《笺谱》竟在“目”中，且标价仅五百元。余乃作函田中，欲得之。十日后，得复函，乃云：已售去。实则，彼已自藏，不欲售出也。余叹息不已，深憾无缘。后晤兰泉于天津，尚再四致叹于此书之外流不已！已闻上海狄氏处亦藏有一部。然不可得见。二月前，徐绍樵来告云：淮城一带有《笺谱》一部可得。余闻之狂喜！力促其设法购致。然久久未有消息。每过传新，几无不问及此书。绍樵云：必可得。得则必归之余，无他售理。后微闻他贾云：此书不全，仅存半部，且为黄纸印者。余私念：即得半部乃至十数页亦佳。然久未见其送来。日夜忐忑不宁，惟恐其不能得，或得之而已为有力者负之而趋。生平患得患失之心，殆无有逾于此时者。余久不购书，然于此书，自念必出全力以得之。盖余于此书过于著意，将得而复失之者数矣。此次如再失之，将无再逢之期！微闻他书已运到。然《笺谱》则仍无音耗。几日至传新，丁宁追询。绍樵云：尚未到。到则必为余留下。闻之，心稍慰。昨日微雨绵绵，直类暮春，艰于外出。绍樵突抱书二束至。匆匆翻阅，《笺谱》乃在其中。绍樵果信人也，竟为余得之！且四册俱全，各册之篇页亦多未佚去，（惟佚去第二册之“如兰”十幅）。足补孝慈藏本之阙页不少。并彩印本《花史》一册，顾曲斋刊《元曲》二册，索六百金，价亦不为昂。余乃欣然竭阮囊得之。时距余得彩印本《墨苑》恰为一岁余也。生平书运之佳，殆无逾于此二年者。虽困于危城劫火之中，亦不禁为一展颜也。而于绍樵则至感之！此本《笺谱》为黄绵纸印。忆孝慈本亦是黄绵纸者，恐人间未必有白绵纸本耳。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深夜披卷，快慰无极！复逐页持以与余翻刻本对读，于翻刻本之摹拟入神处，亦复自感此番翻刻之功不为浪掷也。

## 彩印本花史

明□□□辑　残存二卷一册

徐绍樵知余喜收版画书，有所得，必售于余。然数年以来，竟无一佳品。此次既为得《十竹笺谱》四册，复俪以《花史》一册，亦彩色本。此册未知为谁氏所辑，且复是后印者，彩色模糊，欠鲜妍明快。然典型犹在，可推见初印本之必神彩焕发。虽名《花史》，实“花卉谱”也。残存“秋”花谱二十页（第六十一页至八十页），“冬”花谱二十二页；每页先列彩色印之“花卉”图，后附简略之说明及种植法。意必分为“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后，并附古今人诗若干首。然作者多谬误，“冬集”之首，冠以“南国有嘉树”一诗，乃署曰：“唐梅圣俞”，可见明人考证之疏陋。然余仍深喜此书。虽残，亦收之。不仅以其罕见，且亦为余版画书库中增一光辉也。绍樵云：忆昔年曾以此书一册，售之周越然氏，不知能补配得全否。他日当持此册与越然所藏者一印证之。

## 稗海大观

商濬《稗海》为甚易得之书。其版片殆至清代犹存，故刷印甚多，流传颇广。惟初印本却极难得。余尝于中国书店以廉值得《稗海》（缺《龙城录》一种），顷复于石麒案上，见有明刊白绵纸书一堆，题作《稗海大观》者。平贾阴宏远正在翻阅，云：似是《稗海》零种。余略略一阅，即惊其为罕见之秘笈。即告石麒云：余欲得之。数日后，全书送至。即与《稗海》细校，果为初印本之

《稗海》；无续编，且中阙数种，然无伤也。《稗海》之初名《稗海大观》，实无人曾论及者。首册且多出“序”“凡例”及编校姓氏等；此种重要之“文献”，后印本皆已佚去。“总校”之钮纬（字仲文，浙江会稽人），即明代有名之世学楼主人，藏书极富。《稗海大观》中各书，殆皆出于钮氏之藏。“分校”为商濬及陈汝元二人；故各书或题濬校，或题汝元校不等。“同校”为谢伯美及钮承芳。承芳殆亦世学楼之裔也。“总校”中尚有陶望龄，则为当时之名流，亦会稽人。濬序云：

余尝流揽百氏，综核群籍，自六经语孟之外，称繁巨者莫逾左右史。然周秦而上，其说芒芴杳昧，练饰诡诞，缪戾圣轨。周秦而下，风气日开，人事日众，骇于听荧者不胜伙矣。故周志晋乘，郑书楚杌，与尼父麟笔，并垂霄壤。离是而还，龙门世授，班氏家承，其文艺体裁，为百代称首。历世沿袭，类相仿效。大都才望名位，俱表表人伦。虽极之舆统崩析，方策零落，然先后嗣续，掇拾修纂，终无泯灭。第势殊时异，叙议参商，则有或僭或散，或褊纡索米，或秽黩贿成，即正史犹未足冯据。于是有虞初、稗官之谭，下俚、齐东之语。书不出于兰台，籍不颁于实录，职不列于金马。人抒胸臆，置丹铅，亦足识时遗事，垂示后人耳目所不及。盖礼失而求诸野也。即是非褒贬，不足衮钺当世，而缥缃坐披，景色神照，则亦博古搜奇者所不可阙。惜乎书隐辞偏，宣播弗广。昔子云《太玄》，以禄位不逾中人，仅给覆瓿。此辈简编杂遝，湮没无闻者，要不止什而八九矣。吾乡黄门钮石溪先生，锐情稽古，广搆穷搜，藏书世学楼者，积至数百函，将万卷。余为先生长公馆甥，故时得纵观焉。每苦卷帙浩繁，又书皆手录，不无鱼鲁之讹。因于暇日撮其记载有体、议论的确者，重加订正。更旁收搢绅家遗书，校付剞劂，以永其传，以终先生惓惓之夙心。凡若干卷，总而名之曰《稗海大观》。夫珍裘以众腋成温，大厦以群材合搆。海之所以称巨浸者，为不择细流也。方其滥觞浸润，杯勺尔，蹄涔尔，行潦尔。卒

之，赴溟渤，达尾闾，汪洋浩淼，于是乎望洋者向若，蠡测者反步，观水毕是，始无余观矣。今兹集也，就一书观之，所载方言，所谭阶除，所诧愕者幽异，诚不齿圣贤绪余。然合而数之，上下千百载，涉阅百端，牢笼百态。从汉魏以下，种种名笔，罔不该载，谓之《稗海大观》也固宜。夫天壤间杀青掷管，充栋汗牛，讵敢云稗史尽是。然较之蹄涔行潦，抑有间矣。漆园叟有言：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乃余之惧选不尽耳，若夫明不明，则以俟诸达观者。万历壬寅秋桂月望日会稽商濬书。

凡例：

一、古今小说无下数百家。是集悉获之钞本。其旧刻二十家，四十家，并《说海》等书所收，并不重载。即钞本中又必拔其尤者。而碌碌无奇则罢去之。间有散见诸书，未经盛行者不妨收入，以免遗珠之叹。

一、小说体裁虽异，总之自成一家。好事者往往摘而汇之，取便一时观览。而挂一漏万，遂使海内不复睹其全书，良可惜也。是集一依原本校刻，不敢妄有增损。

一、是集几经钞录，亥豕虽多，而又苦无善本可校。姑以意稍订其易通者。而不可意通者，则阙之以存其旧。俟高明者厘正焉。

一、是集所录诸家，各以世代为序。而一代之中，非巨卿名士，无从稽考，不无一二紊淆。其原本不著姓氏者，则分附各代之后。

一、是集俱出前代名贤之手，足与六籍并垂。我明人文丕振，非直理学经济，超轶前修，而小说家亦极一时之盛。当博采续梓，庶称合璧云。山阴陈汝元谨识。

濬序及汝元之"凡例"均为后印本《稗海》所无。

# 忠义水浒传

施耐庵集撰　罗贯中纂修

存卷之十一一册　明嘉靖间刊本

此《忠义水浒传》虽是残本，余殊珍重视之。亡友马隅卿尝语余云：鄞县大酉山房林集虚处，有残本《水浒传》一册，为友好零星索取，仅存二页。此二页后为隅卿所得。余尝假得影洗数份，为研究中国小说者之参证。即此嘉靖本也。今得此一册，诚足偿素愿矣。此册为第十一卷，存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原书当以五回为一卷，全部当为二十卷，一百回。卷端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虽与高儒《百川书志》所著录者略异，然儒所见，或当即此本也。明刊本小说，传世最为寥寥。盖通俗读物，阅者众多，最易散佚；而藏家亦绝不加以保存，每听其湮没无闻。而所存诸本反可于海外得之。近二十年来，着意收购者渐多，而书亦渐出。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曾于沪肆获见一部，由涵芬楼影印行世。我辈得之，诧为希世之珍秘。后在平，乃数遇之。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我辈方于日本得残页七张，亦大喜过度，竞加影洗。不意一月后，乃于文友堂获得全书。独《水浒传》则遍访不获。虽获二残页，仍于研究少所裨助。余今得此，足以傲视诸藏家矣。惜隅卿墓木已拱，未及见此，可痛也！曾持此与李玄伯先生重印百回本《水浒传》校读一过，正文歧异甚少，惟此本每回有引"诗"，李本皆删去。如第五十一回，此本有"诗曰：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多方。魁罡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幼读经书明礼义，长为吏道走轩昂。名扬四海称时雨，呣呣

朝阳集凤凰。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冈。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报冤率众临曾市，挟恨兴兵破祝庄。谈笑西陲屯介胄，等闲东府列刀枪。两赢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施功紫塞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李本即无之。此本无征田虎、王庆事，故此诗亦不提田、王。正文中之诗篇，被删去者亦多。今所知之《水浒传》，此本殆为最古、最完整之本矣。书贾朱某以五元从地摊上得之。后辗转数手，归中国书店。余以一百二十金从中国得之。以一残本，而费至百金以上，其奇昂殆前人所未尝梦见者。

## 玉霄仙明珠集

明苏台吴子孝刊　二卷　明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明刊本明人词集最为罕见。《四库全书》一部未收，仅于"存目"著录瞿佑《乐府遗音》，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及施绍莘《花影集》三部。此《玉霄仙明珠集》二卷，首有"翰林院"印，并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呈印记，盖即四库馆臣所见之本也。子孝字纯叔，长洲人，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后罢职家居。文集未见。此词集首有顾梦圭序。梦圭称其"意态流动，似艳而实雅，无一语蹈袭前人。"实则语语平实流利，不甚着力，又多寿词，大类夏桂洲词，尤不及刘伯温也。集中《定风波》四首，多感慨语，似是述怀之作。"伊吕勋名曾梦想，怅望，不如沉醉卧花茵。"盖"横罹谗忌"后之作也。

## 文山全集

宋文天祥撰　二十卷十册　明万历刊本

余尝重印文山《指南录》，所用底本，为明末所刊者。惜无他本可校。兹于中国书店得此《文山全集》，甚觉高兴！尝持此本中《指南录》及《指南后录》（第十三及十四卷）与余所印者对校一过，二本互有详略，次第亦有不同处。当非出于一源。某氏处藏有宋末刊本《文山集》，惜未得借校。

## 袁中郎先生批评<br>唐伯虎汇集　四卷<br>又外集　一卷

明唐寅著　万历刊本

伯虎诗文真率自然，间有浅易语。然大体皆隽妙。余初得清刊本《伯虎集》，不知何时失去。劫中又得一部。然遍访明刊本未遇也。后从王贾许得万历刊本《外集》一册，《外集续编》二册。取校清刊本，几皆已收入，无甚遗漏。顷又于朱惠泉处得此袁中郎批评本；虽名《汇集》，诗文杂著，反不及清刊本之多。中郎云："子畏小词，直入画境。人谓子畏画笔之妙，余谓子畏诗词中有几十轴也。特少徐吴辈鉴赏之耳。"所见正与余同。余所深喜者乃子畏之题画诗也。

## 牡丹亭　还魂记

明汤显祖编　二卷　明万历刊本

自臧晋叔改本《还魂记》出，而《还魂记》失其真面目矣；自冰丝馆刊本《还魂记》出，而《还魂记》遂无全本矣。何若士之多厄也！余旧有万历间石林居士本《牡丹亭》《还魂记》二册，为独得其真，甚珍示之。此本版片，至明清间似犹在人间。歙县朱元镇尝得版，重加刷印。朱印本虽较模糊，然流传颇广；惟去石林居士序，并于题下多"歙县玉亭朱元镇校"数字为异耳。不知者皆误为朱氏重刊本。余曾得此本数部，皆破蛀不全。叶铭三顷以此本见售。以其独为完整不阙，复收之。

## 胭　脂　雪

清盛际时撰　二卷　存下卷二册

清内府四色写本

余收得升平署钞本剧曲不少，惟无若此本之精钞者。此本"曲牌名"以黄色笔写，"曲文"以黑色笔写，"白"以绿色笔写，"科"以红色笔写，眉目极为明晰。自第一出，首尾完全，故坊贾逐页挖去"下卷"二字，冒作全书。其"上卷"当亦是从第一出至十六出也。此戏昆弋二腔杂用，每出用何腔，皆于出目下注明，可见清初昆弋二腔均流行甚广。故王正祥等既辑《十二律昆腔谱》，复辑《十二律京腔谱》也。

## 陶 然 亭

吴下习池客填词　不分卷一册　稿本

清人杂剧每喜用实事为题材；作者自述之作尤习见不奇。徐爔之《写心杂剧》，即全部以自身之琐事为题材者。此剧亦写实事。正名云："乐升平车马清明节，会文武诗射陶然亭。"作者自署"吴下习池客"，实为许名仑之别署。名仑字访槎，许廷鑅之侄，尝客纳兰常安履坦许，故履坦尝为其《梅花三弄》作序。《梅花三弄》仿沈君庸《渔阳三弄》而作，写范少伯、蔡中郎、陈季常事，惜不传。

## 卷 石 梦

吴下习池客填谱　不分卷一册　稿本

正名云："古虎丘改瘗碧鬟仙，来鹤楼感现卷石梦。"所叙者为刘碧鬟事。碧鬟为乾隆时吴人盛传之乩仙。满纸荒唐言，实不足存。以为其稿本，姑收之。

## 新刻金陵原板易经开心正解

四卷四册　明万历间闽建书林熊成冶刊本

首有熊成冶序云："近太史鲁象贤家，亲笔课儿《易经正解》，

不泛不略，不艰不诡，字字启发，句句明莹，诚初学之芳规，为举业发轫之门路也。”首卷为《易经各色考实》，凡十一页，皆是插图。每页分三栏，亦尚存古意。余则以其图而取之。斯类童蒙读物，最易散佚。余收购二十载，所得亦不过二十余种耳。诸藏家殆皆未见，即见，亦未必收。然收之，于论述近古童蒙教育者，或不为无用也。

## 新锲翰府素翁云翰精华

十二卷六册　明万历间熊冲宇刊本

熊冲宇名成冶，即镌《易经正解》者。熊氏在闽建书林中，刊书甚多；通俗应用书及童蒙读物所刊尤伙，此书为供民间实际应用之尺牍，与元刊本《翰墨大全》颇相类。分上下二栏，各为六卷。自启札、行柬、庆贺至“名公文翰”，所收颇多。上栏第五卷为“拦门诗”（有祝赞及撒帐诗句）及对联。下栏第一卷为“文公冠礼考证”，余皆柬牍也。

## 新锲两京官板校正锦堂春晓翰林查对天下万民便览

明邓仕明修编　四卷一册

明万历间闽建书林陈德宗梓行

此闽建坊贾所刊通俗应用书之一。每卷之首，附插图一幅，作风同当时闽肆所刊他书，而颇精善。明人诗联之书颇多。经厂

刊本有《对类》，李开先有《拙对》，大都皆供诗人抉择之用。惟此书所录，多为宅舍、庆贺、祭吊、游赏时景之用，则当是实际上民间之应用书也。每页分上下二栏，尚存古风。多收时人之诗，亦一特点。第一卷之前数页及末卷之最后若干页已佚去。余向收此类通俗书不少，且以其有图，故竟以五十金购之，亦豪举也。

## 鼎镌校增评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

四卷　明万历十九年闽建书林郑世豪刊本

《日记故事》为童蒙读物之一，不知为何人所撰。今所见最古本为嘉靖时所刊者。余旧藏一嘉靖本，上图下文，亦建安书坊所刊。此本插图已易为全页大幅；可窥见闽地版画作风之变迁。首有吴宗札序。卷一题下，署"岭南亚魁约庵吴宗札□□，武夷门人海东彭滨□□"，盖坊贾好假借魁元之名以傲俗，此风建贾尤甚。此书以"生知"始，以"治国"终。"生知"凡收诗三首，其一云："问天知大志，论日岂凡材。人号张曾子，座称谢颜回。对蚕吟磨转，灌水取球来。正字讽朋党，救儿击瓮开。"每句叙一故事；句下便注明此故事，并加以评释。然亦有非"诗"者，如"君臣"类："焚身祷雨君，伐罪吊民君"，"剖心直谏臣，强项尽忠臣"，"父子"类："问安西伯子，尝药文帝子"，"杀鸡以奉亲，求鲤以养亲"等，然不多。晚清流行之童蒙读物《龙文鞭影》之类，殆即从此脱胎而出。

##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

二卷　存上卷一册　明末刊本

余旧藏此本一部，卷首图像已被夺去。后又收清初刊金圣叹评本《西厢记》，首有"十美图"，甚精美，即从此本抚印者。然以不得原刊之图像为憾。孙助廉得此残本一册，秘不示人，且已寄平。余闻之，力促其寄回。乃得归余所有。图像原有二十幅，今仅存十幅有半。零缣断简，弥见珍异！刊工为武林项南洲，亦当时名手之一。

## 徐文长四声猿

公安袁宏道评点　不分卷　明末刊本

《四声猿》刊本最多，余旧所得者已有三种。此为明末刊本，首有钟人杰序。插图四幅："渔阳意气"，"暮雨扣门"，"秋风雁塞"，"玉楼春色"，为歙人汪修所画，意态绵远，镌印精工，惜未知镌者为何人。殆亦新安名手之作也。余旧有此本，遍觅未得，当已于南北迁徙中失去。此本初印可爱，因复收之。人杰序云："袁中郎先生未识文长名，见四剧惊叹，以为异人。海内始知有文长。此《太玄》之于桓谭也。予因得中郎所点评者，图而行之。或谓点评，词受其妍媸，不碍板乎？图奚为？图以发剧之意气也。北拍在弦而不在板，予固审所从矣。"万历以来，无剧不图。人杰固从俗也。

## 秦词正讹

明秦时雍撰、练子鼎辑　二卷存上卷

明嘉靖四十年刊本

秦时雍散曲，最罕见。余重印《新编南九宫词》，曾发见时雍数曲，甚以为喜。沈璟《南词韵选》亦收秦曲数首。此本虽非全帙，却为诸藏家所未见，最为珍秘。书贾从内地收得，序缺第一页之前半，中缝均已加挖改，盖欲泯上下二卷之痕迹，冒作全书也。陈良金序云："吾姻家复庵子，慧敏颖脱，博闻强识，蚤负盛名，晚掇京科。宰畿县，竟以不能粉饰俯仰见绌。其居常抚景怀人，触物起兴，启口容声，即成佳韵。凡得一曲，远近争脍炙之，曰：此秦词也。但其传诵既久，泾渭混淆，识者惑焉。此崇藩归来，而《秦词正讹》所由辑也。"此上卷存套数十九，小令三十六，以赠妓闺怨之作为最多。集中《忆白兰畹》(《步步娇》套)，《之汴忆兰畹》(《甘州歌》套)，《忆王翠筠》(《步步娇》套)，《忆杜弱兰》(《二犯傍妆台》套)，《张雪仙昼眠》(《啄木儿》套)，《雪夜忆雪仙》(《步步娇》套)，《寓京师寄雪仙》(《黄莺儿》套)，《为高幽闺》(《山花子曲》)等，皆赠妓作也。绮腻深情，尚有元人遗风。

## 国朝词综补

清无锡丁绍仪辑　五十八卷　清光绪九年刊本

余喜收词曲书。清词选本及别集，二十年来，所得不少。惟

丁绍仪《国朝词综补》一书，久访未得。后闻无锡丁氏藏有一本，亦无暇向之借钞。午后，春雨连绵，百无聊赖。友人某先生电告予云：有书贾送丁氏《国朝词综补》一书来，索一百八十金，意不欲留。知子索此书久未得，可送来否？余闻之狂喜，即告以欲得意。不数刻，书果至。盖即无锡丁氏所藏之本也。置之案头，摩挲未已。森玉先生恰在此，见之，亦甚慰悦，云：亦未见此书。价虽昂，仍勉力收之。亦词曲藏中不可阙之物也。丁氏此书，所收清词凡一千三百余家；有补王氏原书所未备者，有续王氏未及见收者，亦有仅补"词"者。弘富过于王黄二家。闽侯林氏别藏有丁氏续补八卷；无锡图书馆亦藏有丁氏手稿本三卷，皆溢出此本外。当借钞配全之。惜丁氏于原词每改易字句，又往往不注明各词所从出处；仍不免蹈明人编书之陋习。

上劫中所得，多为明刊小品。经史巨著，宋元善本，以至明钞名校之书，虽多经眼，却无力收之矣。书生本色，舌耕笔耘，其不能网罗散佚，汇为巨观者，势所必然。"巧取"固所不忍，"豪夺"更无可能。入春以来，书值暴涨，若山洪之奔湃，一发不可复收。我辈更无"问津"之力矣。《得书记》之着笔殆与收书之兴同归阑珊矣！虽尚有若干去岁所收之书，颇值一记者，亦竟无意于续作，不禁搁笔三叹！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十八日西谛跋。

# 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 一

元人杂剧多赖臧晋叔《元曲选》而存。从前研究元剧的，几以臧选为唯一的宝库。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所选杂剧凡百种①。殆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不仅前无古人，抑且后鲜来者。孟称舜于崇祯六年刊《古今名剧柳枝集》及《酹江集》，多据臧选②。所录连明作并计之，亦不过五十六种而已。十年来，陆续发现刊行于臧选之前或约略同时的杂剧选集若干种，象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尊生馆主人（黄正位）的《阳春奏》，《古名家杂剧选》，《新续古名家杂剧选》，顾曲斋刻元剧，童野云刻元剧，继志斋刻元剧③等，较之臧氏百种，均相形见绌。所载的至多不

---

① 臧晋叔《元曲选》实际上只选了元人杂剧九十四种（其中还有可疑的在内），余六种为明人作。

② 《古今杂剧柳枝集》选剧三十种，《古今杂剧酹江集》选剧二十六种，余有崇祯原刊本。孟氏批语，几乎每剧必提及臧选。文字有异同处，必注出"从原本改"云云。

③ 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共三十种，万历二十六年刊本。尊生馆主人刻《阳春奏》共三十九种，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古名家杂剧选》及《新续古名家杂剧选》相传为陈与郊所编刊；今知乃为龙峰徐氏所刊。共四十种，又"新续"二十种，但实际上不止此数。见后。顾曲斋刻杂剧今知有十八种。童野云刻元剧见《罗氏续汇刻书目》。继志斋刻元剧，海宁赵氏曾得其所刊《汉宫秋》一种。

过臧选的一半。且所能补充臧选的，也不过寥寥的几种而已。我在顾曲斋刻元剧里得到关汉卿的《绯衣梦》一种，曾诧为不世之遇。在《古名家杂剧选》里所见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杨梓《忠义士豫让吞炭》，无名氏《汉锺离度脱蓝彩和》，《龙济山野猿听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①，在息机子《杂剧选》里所见的《九世同居》，《符金锭》，在《阳春奏》里所见的《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都曾使我感到兴奋过。在《金貂记》卷首发现的《敬德不伏老》也使我有相当的激动②。六本的《西游记杂剧》③的出现，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八千卷楼书目》(卷二十)所载明抄本《燕孙膑用智捉袁进》，《吴起敌秦挂帅印》二种④，曾引诱过我特地跑到南京。等到知道这二种不知何时已亡佚了去，我却懊丧了好几天。这些发现都是零零星星的。

最大的发现是《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是黄荛圃旧藏，经罗振玉、王国维的发见而流传于世的⑤。在这三十种里便有未见收于臧选及他选的元剧十七种⑥。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可以见

---

① 均见残本之《古名家杂剧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曾付之影印，名《元明杂剧二十七种》。

② 《金貂记》有富春堂刊本，北平图书馆藏。

③ 《西游记杂剧》有日本刊本，《世界文库》本。

④ 丁氏所藏《捉袁进》等二剧，在未归国学图书馆时，王国维曾见到过。

⑤ 《元刊杂剧三十种》原为上虞罗氏藏本。日本帝国大学曾借印出版（红印本；又有上海石印本。有王国维《叙录》)。

⑥ 这十七种是，(一)《关张双赴西蜀梦》；(二)《闺怨佳人拜月亭》；(三)《关大王单刀会》；(四)《诈妮子调风月》；(五)《好酒赵元遇上皇》；(六)《尉迟恭三夺槊》；(七)《风月紫云庭》；(八)《李太白贬夜郎》；(九)《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十)《东窗事犯》；(十一)《霍光鬼谏》；(十二)《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十三)《辅成王周公摄政》；(十四)《萧何追韩信》；(十五)《诸葛亮博望烧屯》；(十六)《张千替杀妻》；(十七)《小张屠焚儿救母》。

到元人刊元剧的本来面目①。借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明初周宪王（朱有燉）刊行他的"乐府"②时，为什么每种都要注出是"全宾"③。当时，黄荛圃在书签上曾写着"乙编"二字。这二字曾引起了王国维和许多人的幻想，以为既有"乙编"，必有"甲编"乃至"丙编"、"丁编"等等④。那末元人刊的元剧必不仅这三十种而已，也许还再有三十种，六十种的发见。

这期望并没有落空，却以另一个方式出现于世。

我们虽然不曾得到元人刊元剧的"甲编"乃至"丙编"、"丁编"，——这幻想证明了终于是"幻想"，永远不会实现的⑤——然而我们却终于又发见了更大的一个元明杂剧的宝库，这宝库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种的元明杂剧，在种数上，较之臧选更多到一倍半，而足以补臧选及他书之未及的。

单在元剧方面，已有二十八种，明剧则有六种，元明之间，所谓"古今无名氏"所作的则有一百种以上。这弘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

---

①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作"大都新编"或"大都新刊"者四，作"古杭新刊"者七。余皆作"新刊关目"或"新刊的本"字样。其中宾白多略去，犹可见元人刊剧之面目。

② 《诚斋乐府》三十一种，几乎每种剧目下皆注明"全宾"二字；《诚斋乐府》有《奢摩他室曲丛》本。（仅刊二十五种，未全。）

③ "全宾"是指"说白"完全，并不删节之意。可知当时刊杂剧者每每删节"宾白"；有"全宾"者反须特别标出。

④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叙录》云："题曰乙编则必尚有甲编；丙丁以降亦容有之。"

⑤ 按黄荛圃藏书，凡宋元板以甲、乙别之。宋板为"甲"，元板为"乙"。此"乙编"盖指系元板而言。

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见，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这发见，并不是没有预兆的。

相传明初亲王就藩时，每赐以杂剧千本①。《永乐大典》录元杂剧二十一卷。（卷之二万七百三十七至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七）前二卷杂剧名目，《大典目录》②已阙。然此十九卷所载已有九十本。这恐怕是汇选杂剧之始。我们也知道，明代收藏杂剧者往往将若干单帙薄册之杂剧合钉为一本。明季《祁氏读书楼目录》③曾记载着：

| | |
|---|---|
| （一）名剧汇 | 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种，有详目） |
| （二）杂剧 | 十四本（无目） |
| （三）抄本杂剧 | 十二本（无目） |
| （四）未钉杂剧 | 二帙（无目） |

《晁氏宝文堂书目》④里，载有薄册单刊之杂剧不少。钱遵王《也是园书目》⑤所载杂剧名目独多；虽不注明合钉为若干册，但今知也实是合钉着的。《季沧苇书目》⑥也载有钞本元曲三百种，

① 李开先《张小山乐府》序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

② 《永乐大典目录》卷五十四，原阙十五至十六两页，故杂剧一及二的二卷，恰在所阙之中。余所见诸本《大典目录》均同；不知是否脱叶或原阙未刊。

③ 有明季钞本，凡六册，北平图书馆藏。

④ 《宝文堂书目》三卷，有明钞本。又见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

⑤ 《也是园书目》有钞本（北平图书馆藏），《玉简斋丛书》本。

⑥ 《季沧苇书目》有黄丕烈刊本，扫叶山房石印本。

一百册（见后）。晁氏祁氏之书已不可得见。《也是园书目》最著称于世。王国维《曲录》①全载其杂剧部分。（王氏未见晁氏及祁氏二目）而这一部分的书，也徒令人有“书亡目存”之感。

民国十八年十月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里载有丁初我的《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忽发现黄氏的《古今杂剧跋》。这书凡六十六册（原注：今缺二册）。丁氏注云：“也是园藏赵清常钞补明刊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又云：“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荛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

这是如何重大的一个消息！在民国十八年间，丁氏还曾见到这六十四册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则此书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虽然已阙失了一百零一种，但余下的二百三十九种必定还在人间！这消息的流布，使我喜而不寐者数日。立即作函给北平的友人们追求其书的踪迹，又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们去直接询问丁氏。但丁氏只是说，阅过后，便已交还给旧山楼。他的跋里原来也是这样的：“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但我总耿耿于心，念念不忘此书。我相信此书必定还在人间，并且也不会流落到很远的地方去。同时，要踪迹此书的，还

① 《曲录》有《重订曲苑》本（未定稿），《晨风阁丛书》本，及《王忠悫公遗书》本。所录元明杂剧部分，除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外，几全据《也是园书目》。

有武进某君。旧山楼藏书，多半归于盛宣怀。他曾至盛氏藏书处细阅，只见有《元曲选》，并无此书。后盛氏书由政府中某氏赠给了约翰大学图书馆，再度检阅，也无此书在内。难道此书竟真的荡为云烟么？

旧山楼在江南齐卢战役，曾驻过军队。所遗存的古籍多半为兵士们持作炊柴；兵退后，残帙破纸与马粪污草相杂，狼藉于楼之上下。难道此书竟被兵士们当作举火之用么？

问之虞山人士，胥不知此书存佚。辗转问之赵氏后人，也都不知，再问之丁氏，还是一个“不知”。不久，丁氏归道山，更没法去追问此书的消息了。

但我还不曾灰心；耿耿不忘于心，也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我曾辑元剧佚文，但因希望能见到此书，始终不愿付之剞劂。

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书竟被我所发现！

## 二

这是不能忘记的一天！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刻！

在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曾发现三十余册的元剧，其中有刻本，有钞本；刻本有写刻的，象《古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钞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里怦怦的跳动着，难道这便是也是园旧藏之物么？我相信，一定是此物！他说，从丁氏散出。这更证实了必是旧山楼的旧物。丁氏所云：“匆匆归赵”，所云“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均是英雄欺人之谈。我极力的托他代觅代购。他说，也许还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现。

当时，我只是说着要购藏，其实是一贫如洗，绝对的无法筹措书款。但我相信，这"国宝"总有办法可以购下。我立即将这好消息告诉在汉口的卢冀野先生和在香港的袁守和先生。第二天下午，我到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先生也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有三十多册，在唐某处，大约千金可以购得；还有三十余册则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大约也不过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购得。他已见到此书。这消息是被证实了。我一口托他为我购下。虽然在战争中，我相信这二三千金并不难筹。

这一夜，因为太兴奋了，几乎使永不曾失过眠的我，第一次失眠。这兴奋，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

第二天，一见到几位同事，便托其设法筹款。很高兴的，立即筹到了千金。这温厚的同情与帮助，是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当天下午，便将此款交给了杨寿祺先生。他一口答应说，明天下午可以从唐某处取得此书三十余册来。

我立即又作一札告诉袁守和先生，说这部书大约三千金可得；不知北平图书馆有意收购没有。

渴望的等待，忘情的喜悦，与"万一失之"的恐惧，交战于心，又是一夜的不能入睡。

不料，第二天下午，到了来青阁书庄，那"恐惧"竟实现了！杨君说：他去迟了一步，唐某处的三十余册，已以九百金归之孙君了。此书成了完璧，恐怕要涨价不少。同时，并以原金还给我。

没有那样的"失望"过！象熊熊火红的热铁突然抛入水中一样。垂得而复失之，格外的令我难过！想望了十年的东西，一旦失之交臂，这懊丧，这痛苦，是足够忍受的。这一夜又患了失眠。

明天一早，苦笑的把原金还给了同事们，说，恐怕永远的不

偕乃乾持千金至孙君处，签定了契约。在这时，我方才第一次见到了原书！一册又一册的翻阅着。不忍释手；不忍离目。每册有汪阆源藏印。首册有黄荛圃手钞目录，多至三十九页。几乎每册都有清常道人的校笔及跋语。何小山也曾细细的校过。钱遵王却只留下了数行的钞补的手迹。董玄宰也有跋四则。到了这时，此书的授受的源流方才皎然明白。原来所谓也是园藏者，只不过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人而已，实应作脉望馆钞校本。黄目总名作《古今杂剧》，不知为谁氏所命名。除刻本外，钞本多半注明来源；或从内本录校，或由于小谷本传钞。刻本只有二种，一为《古名家杂剧选》本，一为息机子《杂剧选》本。此书的钞校为万历四十二至五年间，恰在臧氏《元曲选》刊行于世的时候，故所收独不及臧选。

黄荛圃尝自夸所藏词曲甚富；但通行本《士礼居题跋记》所载词曲寥寥无几。今见此书首册黄氏手钞所藏曲目及跋，始知"学山海之居"中所庋藏词曲，果不下于"词山曲海"之李中麓也。

这六十四册的宝库，包含钞本、刻本的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几乎每种都是可惊奇的发现；即其名目和臧选及其他选相同，而其文字间也大有异同。较之往日发现一二种杂剧即诧为奇遇者，诚不禁有所见未广之叹！

我有充足的勇气措置这事；我接受了这契约。这书的价值决非数字所能表示的。我最恨市贾的把"书"和"金钱"作相等的估计。无数的古籍、名著决不是区区金钱所能获致的。以古香古色的名著较之金钱，金钱诚如粪土。我获见此书，即负契约上的一切损失也愿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因为内地汇款的困难，还是没有什么消息

来，只来了一个电报，叫设法在上海筹款于限期内付出。仍依赖了同情与友谊，我居然筹到了借款，而在限期内将书取回。——这借款过了两个多月方才寄到归还。

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

## 三

脉望馆藏曲初无藉藉名。谈曲的人向来只知道也是园而不知道脉望馆。今传的《脉望馆书目》①，所载词曲，寥寥无几。在"书目"盈字号词曲类里，所列的不过：《㑳梅香杂剧》二本，《秦仙仙传》一本，《大雅堂集》一本，《状元堂陈母教子杂剧》一本，《诚斋传奇》十本、杂剧四本，《游春记》一本，《下船杂剧》一本，《梁状元不伏老》一本，《泰和记》一本，《昆仑奴传》一本，《古本西厢》一本，《红拂杂剧》一本，杂剧三本，《谭板西厢》一本，《莽张飞大闹石榴园杂剧》一本，《拘栏》一本，《楚昭王疏者下船杂剧》一本，(《玉简斋》本此下有"《升庵杂剧》二十本，二套"；按"剧"应据《秘笈》本改作"刻"）等而已；与今所见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多至六十册以上者大异。疑《脉望馆书目》为后来所编，此书或已转售，故不著录。

清常道人为赵琦美的别号。按赵氏"家乘"："琦美原名开

---

① 《脉望馆书目》有《玉简斋丛书》本，又《涵芬楼秘笈》本。

美，字仲朗，号玄度，嘉靖癸亥（公元一五六三年）生。以父（用贤）荫，历官刑部贵州司郎中，授奉政大夫。天启甲子（公元一六二四年）卒。邑志有传。配徐氏，光禄监事勉之公懋德女，赠宜人。继吕氏，孝廉名道炯女，封宜人。葬桃源涧。子五，士震、振羽、振海、振华、士升。女三；长适瞿式耒，次适江阴缪贞白，次适钱昌韩。"①邑志的"传"，写他的生平较详：

> 赵琦美字元度，文毅公（用贤）子。天性颖发，博闻强记。以父荫，历官刑部郎中。生平损衣削食，假书缮写，朱黄仇校，欲见诸实用。得善本，往往文毅公序而琦美刊之。其题跋自署清常道人。有藏书之室曰脉望馆。官太仆丞时，尝解马出关，周览博访，上书奏条方略，随例报闻。遂以使事归里。著有《洪武圣政记》、《伪吴杂记》、《容台小草》、《脉望馆书目》。子士震，官徐州卫经历。②
>
> ——《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

他的藏书大抵以得之北方为多；而所校书也以在北方为最多。归里后，他的藏书似乎也全都捆载而南。在什么时候，他的

---

① 据《玉简斋丛书》本《脉望馆书目》所引。

② 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记其父，称先将军应祺为赵公用贤门生；又称公长子琦美为先将军契友，若愚以父执事之，尝为同僚。钱谦益《初学集·刑部郎中赵君墓表》：君天性颖发，博闻强记。欲网罗古今载籍，甲乙余次，以待后之学者，损衣削食，假借缮写三馆之秘本，兔园之残册，刓编啮翰，断碑残壁，梯航访求，朱黄仇校，移日分夜，穷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也。官南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廨，费减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将作营造也。（按《也是园书目后序》云：赵玄度初得李诫营造法式，中缺十余卷，遍访藏书家，罕有蓄者。后于留院得残本三册，又借得阁本参考。而阁本亦缺六七数卷。先后搜访，竭二十余年之力，始为完书。图样界画，最为难事。用五十千，命长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夺，沟浍易盈，焉知一书之难得如此。）丞太仆，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马经》也。

藏书散出来，已不可知。但总在天启、崇祯之间。钱谦益①得到他的钞校本的全部。②相传他卒后，他的子孙不肖，将他的藏书售去时，曾闻有鬼在啜泣。这"话"见于钱曾的《读书敏求记》；虽是一段"鬼"话，却可知清常道人是如何的笃爱他的藏书，如何宝重他的亲自手校的文籍。这部手校的《古今杂剧》也当是当时归之谦益的一种。谦益将未与绛云楼同毁的清常道人钞校本的书全部赠给了钱曾。③所以《古今杂剧》也被收于《也是园书目》。惟遵王并不举总名，而将杂剧名目一一列举。其中次第是否照旧，或遵王有否增入若干种，已不可知。但想来，当是脉望馆原来的面目；盖在万历四十三年以后刊行的杂剧集，象《元曲选》等

---

① 钱谦益，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坐事削籍归。福王时，召为礼部尚书。清初，为礼部右侍郎，旋归乡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

② 钱曾《读书敏求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条》："清常殁，其书尽归牧翁。武康山中，白昼鬼哭，嗜书之精爽若是。伊予腹笥单疏，囊无任敬子之异本，又何敢厕于墨庄艺圃之林。然绛云一烬之后，凡清常手校秘钞书，都未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赠。"按章钰《敏求记校证》云："崇祯九年，常熟人张汉儒疏稿讦谦益，见刑部郎中赵玄度两世科甲，好积古书古画，价值二万金，私藏武康山内。乘其身故，欺其诸男在县，离隔五百余里，罄抢四十八橱古书归家，以致各男含冤，焚香咒诅。"此说似未必可信。谦益《初学集》有《刑部郎中赵君墓表》，于琦美备致赞颂，未必于赵氏诸男有隙，且举赵氏钞校本书悉以赠诸遵王，则当初似亦未必夺诸赵氏也。然赵氏藏书悉归谦益，则为事实。

③ 钱曾字遵王，谦益族孙嗣美子。谦益《嗣美墓志铭》云："从孙嗣美好聚书，书贾多挟策潜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颇嗛其分吾好也。嗣美名裔肃，万历乙卯，以《春秋》举。子四人，次名曾。曾好学，藏书益富。"遵王《寒食夜梦牧翁诗》自注云："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玄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

均不曾钉入，可见遵王并不曾改动了原来合钉的式样。

钱遵王藏书，多半归于泰兴季沧苇。[1] 故《季沧苇藏书目》[2]所载多半述古旧物。其中有：

元曲三百种一百本　抄

一项。[3] 此书殆即今见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何煌[4] 为何焯之弟，亦好书。他所得元明人曲本甚多，也勤于校。今此钞校本中所见之朱笔密校，署名“小山”或“仲子”者，皆煌手笔也。他并藏有《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故每以元刊本校此钞校本。

煌所藏曲，此书及《元刊杂剧三十种》，并《琵琶记》等后均归于黄丕烈的百宋一廛。[5] 丕烈跋此书云：“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刊旧钞名校等种，列目如前。”

后来，黄氏士礼居藏书散出，此书归汪阆源[6] 所有，故每册之首均钤有汪氏印章。汪氏散出后，此书又归赵氏旧山楼。[7] 由旧山楼再转入丁初我手。盖此书自北南下后，始终未出苏州及

---

① 《天禄琳琅书目》：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扬州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授兰溪令，历刑户两曹，擢御史。钱曾《述古堂书目》（《粤雅堂丛书》本）序云：“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

② 士礼居刊本，又民国三年扫叶山房影印士礼居本。

③ 见季目第四十三叶。

④ 《藏书纪事诗》（四）：“煌字心友号小山，尝自署何仲子。”按煌为何焯弟，长洲人。

⑤ 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字绍武，乾隆戊申举人。喜藏书。购得宋刻百余种。学士顾莼颜其室曰百宋一廛。王芑孙《黄荛圃陶陶室记》云：今天下好宋板书，未有如荛圃者也。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板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荛圃亦时自笑也。故尝自号佞宋主人云。

常熟二地。未遭绛云之炬，历脱兵火大劫，至今三百余年，乃大显于世。其受授源流可列表如下：

赵琦美——钱谦益——钱曾（遵王）——季振宜（沧苇）——何煌（小山）——黄丕烈——汪士钟（阆源）——赵宗建（次侯）——丁祖荫（初我）

丁氏字芝荪，号初我，常熟人，尝知常熟县事。故于旧山楼散出故籍，所得独多。他曾搜求虞地著作，刊为《虞阳说苑》二编（乙编仅成四册）。后居苏州以终。这次苏城失陷，他的藏书殆尽被劫散出，此书便是其中之一。他生前对于此书极端保守秘密；即其至友亦不知其藏有此书。这实是一件不可了解的神秘。今乃经大劫而反显于世；且更付之剞劂，不日可以告成。则三百多年来的秘册，将成为人人可得之物了。

但在授受的渊源里，有一点可疑的，即此书中有董其昌跋四则，似董氏曾挟此书于舟中览阅。也许在钱谦益得到此书之前，或曾经他收藏过。或者他曾借阅于赵氏，也说不定。

## 四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辗转授受，这部最弘伟的戏曲的宝库，不能没有损失。清常所藏的原来有多少种，已不可知。据《也是园书

---

⑥ 同治《苏州府志》："黄丕烈藏书归长洲汪士钟。黄丕烈《郡斋读书志序》：阆源英年力学，读其尊甫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采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阆源父厚斋，名文琛，开益美布号，饶于资。其藏书印曰：民部尚书印。又有三十五峰园主人印。"

⑦ 赵宗建，字次侯，号非昔居士，其藏书之所曰旧山楼。

目》则有三百四十种(除重复外)。季沧苇书目则有三百种,一百册(似三百种之数,系季氏举成数而言,非实际之数目)。但到了黄荛圃手里,则仅存六十六册,二百六十六种,较之也是园所载已阙了七十四种。在荛圃跋里及他手钞目录里均已一一举出。①这阙失了的七十几种重要的东西实在不少:

*1王瑞兰私祷拜月亭
元关汉卿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
2王魁负桂英
*3洞庭湖柳毅传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4玉清殿诸葛论功
以上元尚仲贤撰
*5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临江驿潇湘夜雨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元杨显之撰
7风月两无功
元陈定甫撰
*8说专诸伍员吹箫
元李寿卿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9韩退之雪拥蓝关记
元赵明远撰
*10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1抱侄携男鲁义姑
12女元帅挂甲朝天
以上元武汉臣撰
13神龙殿栾巴噀酒
元李取进撰
*14铁拐李借尸还魂
元岳伯川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5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元康进之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6黄桂娘秋夜竹窗雨
*17秦修然竹坞听琴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元石子章撰
*18陈季卿误入竹叶舟
范子安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9沙门岛张生煮海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① 据黄荛圃手钞"待访古今杂剧存目"凡七十一种。

*21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元张寿卿撰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2秦太师东窗事犯
元孔文卿撰
（按此剧有元刊本）
*23便宜行事虎头牌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4邓伯道弃子留侄
以上元李直夫撰
*25花间四友东坡梦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6唐三藏西天取经
（按今传《西游记杂剧》疑即此剧）
以上元吴昌龄撰
27贤达妇荆娘盗果
28摔袁祥
29孝顺贼鱼水白莲池
*30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按此剧当为息机子刊本；《元曲选》亦收之，作武汉臣撰）
*31王鼎臣风雪渔樵记
（按此剧当为息机子刊本；渔樵记》）
32行孝道郭巨埋儿
33宣①门子弟错立身
以上元无名氏撰
34遥天笙鹤
元明丹邱先生撰
*35天香圃牡丹品
*36兰红叶从良烟花梦
*37四时花月赛娇容
*38文殊菩萨降狮子
*39关云长义勇辞金
*40档搜判官乔断鬼
*41豹子和尚自还俗
*42甄月娥春风度②朔堂
*43美姻缘风月桃源会
*44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
*45神后山秋猕得驺虞
*46小天香早夜朝元
*47李妙清花里悟真如
以上明周王诚斋撰
（按以上各剧均有通行刊本及传钞本）
48花月妓双偷纳锦郎
49郑耆老义配好姻缘
以上明陈大声撰

① “宣”误，应作“宦”。
② “度”误，应作“庆”。

*50杜子美沽酒游春

明王渼陂撰

（按此剧有《盛明杂剧》本）

*51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

明康对山撰

（按此剧有《盛明杂剧》本）

52诸葛亮挂印气张飞

53诸葛亮石伏陆逊

*54诸葛亮隔江斗智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55老陶谦三让徐州

56寿亭侯五关斩将

57关大王月下斩貂蝉

58关云长古城聚义

59米伯通衣锦还乡

以上三国故事

60苏东坡误入佛游寺

以上宋朝故事

61李琼奴月夜江陵怨

62崔驴儿指腹成婚

63鹄奔亭苏娥自诉

64赛金莲花月南楼记

以上杂传

65吕洞宾戏白牡丹

以上神仙

66保国公安边破虏

67英国公平定安南

以上明朝故事

68南极星金銮庆寿

69贺万年拜舞黄金殿

70献祯祥祝延万寿

71西王母祝寿瑶池会

但荛圃的"待访目"尚遗漏了：

*1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萨真人夜斩碧桃花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3河嵩神灵芝庆寿

（按此剧有通行本）

*4南极星度脱海棠仙

（按此剧有通行本）

*5善知识苦海回头

（按此剧为也是园原目所未载，亦见于《杂剧十段锦》）

五种。丁初我谓除重复外，实阙七十四种，这计算是对的。盖以《河嵩神灵芝庆寿》及《南极星度脱海棠仙》二种为复出也。荛圃待访目为什么漏列了这几种呢？岂以其或为重复者，或已见于息机子《元人杂剧选》（荛圃藏有此书）么？

以上五代故事

25小李广大闹元宵夜

26宋公明劫法场

27宋公明喜赏新春会

以上水浒故事

第二次所佚阙的二十七(六)种，系据汪阆源氏所钞现存目录(丁氏云：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与荛圃手钞目录相校计的。自汪氏再传到丁氏，则此“现存”的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种，并不曾再有什么损失。

经过了这两次佚阙，较之《也是园书目》所载，总计阙少一百零三种①，将及全书的三之一。这些佚阙的杂剧恐怕我们是再也不能够见到的了。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在其中，仅四十七种今有传本，其他五十六种却都是人间孤本，再不能够有遇到第二本的机会的。象尚仲贤、庾吉甫、戴善夫、康进之、陈定甫、赵明远、武汉臣、李取进、石子章、李好古、李直夫、陈存甫、周仲彬、丹邱先生、陈大声诸作者的著作，以及元无名氏的几种，春秋故事、五代故事的几种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于他们的亡佚实在是抱憾无穷，同时对于那二百四十二种②之得幸存于今，则更觉得欣幸无已也。

## 五

在今存的二百四十二种里，重要的作品自然是很不少；但也有很无聊的颂扬功德剧，应节喜庆剧，且也有写的不大高明的；而这里却也保全了很可宝贵的资材。竹头木屑，何一非有用

① 按实应作一百零二种。

② 丁初我跋云：“实存二百三十九种”；盖以《赵礼让肥》等复见之杂剧，均剔除不计也。在实际上复见之杂剧不止三种。见后。

之物。董其昌跋《众神圣庆贺元宵节》云：

> 此种杂剧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

这种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对于古代的著作与文献，我们是应该以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他们，不仅仅单着重于保存重要的名著而已。

在其间，元人所著的杂剧，当然引起我们特殊的注意：

*1破幽梦孤雁汉宫秋①（古名家本）

*2马丹阳三度任风子（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3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古名家本）

*4江州司马青衫泪（古名家本）

*5半夜雷轰荐福碑（古名家本）

*6西华山陈抟高卧（古名家本）

*7孟浩然踏雪寻梅②（息机子本）

*8开坛阐教黄粱梦（息机子本）

以上八种马致远撰

*9苏子瞻风雪贬黄州（钞本）

以上一种费唐臣撰

*10四丞相歌舞丽春台③（古名家本）

11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钞本）

以上二种王实甫撰

*12死生交范张鸡黍（息机子本）

以上一种宫大用撰

*13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古名家本）

14刘夫人庆赏五侯宴（钞本）

*15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钞本）

---

① 今有通行本者以＊为记。以下除所得为钞本外，概不另注。

② 按此剧实为周宪王作；息机子误署马致远名。

③ “台”，《元曲选》作“堂”。

（按此剧有元刊本）

*16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古名家本）

*17温太真玉镜台（古名家本）

*18望江亭中秋切脍旦（息机子本）

*19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古名家本）

20邓夫人苦痛哭存孝（钞本）

*21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古名家本）

*22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古名家本）

*23感天动地窦娥冤（古名家本）

24山神庙裴度还带（钞本）

*25尉迟恭单鞭夺槊①（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26状元堂陈母教子（钞本）

以上十四种关汉卿撰

*27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古名家本）

28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钞本）

*29裴少俊墙头马上（古名家本）

以上三种白仁甫撰

30保成公径赴渑池会（钞本）

*31好酒赵元遇上皇（钞本）

（按此剧有元刊本）

32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钞本）

以上三种高文秀撰

33立成汤伊尹耕莘（钞本）

34锺离春智勇定齐（钞本）

*35㑳梅香骗翰林风月（息机子本）

*36醉思乡王粲登楼（古名家本）

*37迷青琐倩女离魂（古名家本）

38虎牢关三战吕布（钞本）

以上六种郑德辉撰

39张子房圯桥进履（钞本）

*40同乐院燕青博鱼（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41破苻坚蒋神灵应（钞本）

以上三种李文蔚撰

42老庄周一枕蝴蝶梦（钞

① 按此剧实为尚仲贤作；脉望馆主人误为即是《敬德投唐》，故阑入关氏所著诸剧中。

本）

以上一种史九敬先撰

*43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孟汉卿撰

*44陶学士醉写风光好（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戴善夫撰

*45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息机子本）

*46孝义士赵礼让肥（息机子本）

47陶母翦发待宾（钞本）

以上三种秦简夫撰

48宋上皇御断金凤钗（钞本）

*49布袋和尚忍字记（息机子本）

*50楚昭公疏者下船（钞本）

（按此剧有元刻及《元曲选》本）

*51看财奴买冤家债主（息机子本）

*52包龙图智勘后庭花（古名家本）

*53断冤家债主（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六种郑廷玉撰

*54宋太祖龙虎风云会①（古名家本）

*55诸葛亮博望烧屯（钞本）

（按此剧有元刻本）

*56庞涓夜走马陵道（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57忠义士豫让吞炭②（古名家本）

*58锦云堂美女连环记（息机子本）

*59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古名家本）

60郑月莲秋夜云窗梦（钞本）

*61王月英月夜留鞋记③（息机子本）

以上八种元无名氏撰

*62河南府张鼎勘头巾（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孙仲章撰④

---

① 按此剧为罗贯中作。

② 按此剧为杨梓作。

③ 按此剧为曾瑞撰。

④ 按此剧原作“无名氏”，黄目改正作孙仲章撰。

*63朱砂担滴水浮沤记（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4货郎旦（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5敬德不伏老①（钞本）

（按此剧今有《世界文库》本）

66施仁义刘弘嫁婢（钞本）

67刘千病打独角牛（钞本）

*68杀狗劝夫②（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69大妇小妻还牢末③（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0讲阴阳八卦桃花女④（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1玎玎珰珰盆儿鬼（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2刘玄德醉走黄鹤楼⑤（钞本）

*73玉清庵错送鸳鸯被（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4关云长千里独行（钞本）

*75孟光女举案齐眉（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76雁门关存孝打虎（钞本）

77狄青复夺衣袄车（钞本）

78摩利支飞刀对箭（钞本）

79降桑椹蔡顺奉母⑥（钞本）

*80罗李郎大闹相国寺⑦（古名家本）

*81马丹阳度脱刘行首⑧（古名家本）

82阀阅舞射柳蕤丸记（钞本）

*83逞风流王焕百花亭（钞本）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

① 按此剧为杨梓撰。

② 按此剧为萧德祥作。

③ 按此剧为李致远撰。《古名家杂剧选》作马致远撰，误。

④ 按此剧为王晔撰。

⑤ 按此剧为朱凯撰。

⑥ 按此剧为刘唐卿撰。

⑦ 按此剧为张国宾撰。

⑧ 按此剧为杨景贤撰。

*84龙济山野猿听经（古名家本）

85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古名家本）

*86汉锺离度脱蓝彩和（古名家本）

*87李云英风送梧桐叶①（古名家本）

*88赵匡义智娶符金锭（息机子本）

*89包待制智赚生金阁②（息机子本）

*90包待制智斩鲁斋郎③（古名家本）

*91张公艺九世同居（息机子本）

92月明和尚度柳翠④（古名家本）

（按此剧与《元曲选》本全殊如臧本所录为李寿卿作则此当是另一作者所著）

以上三十种元无名氏撰

右九十二种，钉二十四册，皆为元人著作。即此已足和臧氏《元曲选》并驾齐驱。其中的六十二种，今有传本可得；其他二十九种则皆为人间孤本。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关汉卿的《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四种；发现了费唐臣的《贬黄州》；发现了王实甫的《破窑记》；发现了白仁甫的《东墙记》；发现了高文秀的《渑池会》、《襄阳会》；发现了郑德辉的《伊尹耕莘》、《智勇定齐》、《三战吕布》；发现了李文蔚的《圯桥进履》、《蒋神灵应》；发现了史九敬先的《庄周蝴蝶梦》；发现了秦简夫的《翦发待宾》；发现了郑廷玉的《金凤钗》；发现了朱凯的《黄鹤楼》；发现了刘唐卿的《蔡顺奉母》；还发现了无名氏的《云窗梦》、《刘弘嫁婢》

---

① 按此剧为李唐宾撰。

② 按此剧为武汉臣撰。

③ 按此剧《元曲选》作关汉卿撰。

④ 原刊本附108《玉通和尚骂红莲》后，二剧连刊，并不分页，不知何故。案《乐府考略》（即《曲海总目提要》）以《度柳翠》为王实甫作；今此剧既与《元曲选》本全异，则《度柳翠》二本，其一或有为王撰的可能，未知《考略》何据耳。

等；这消息是足够以令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惊诧不已的！

何况，即在与臧选及他选名目相同的剧本里，其“异文”也是触目皆是；有的简直是成为另一个本子；其重要实不下于“孤本”的被发现，《敬德不伏老》今仅见《金貂记》附刊本，而阙佚甚多，得此本足以补正不少。《关大王单刀会》，元刊本残佚曲文不少，赖此，得以读得畅顺。《好酒赵元遇上皇》也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元刊本的情节不少。

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少半的，可以说是全书里最可惊人的部分；单是这一部分的发现，已足够我们神往了。

然在明剧这一部分也不是什么凡品，多数是我们久久欲读而不可得的！

93冲漠子独步大罗天（钞本）

94卓文君私奔相如（钞本）

以上二种丹邱先生（朱权）撰

*95刘晨阮肇误入天台（息机子本）

以上一种王子一撰

96黄廷道夜走流星马（钞本）

以上一种黄元吉撰

*97吕洞宾三度城南柳（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谷子敬撰

*98铁拐李度金童玉女（古名家本）

99吕洞宾桃柳升仙梦（古名家本）

*100萧淑兰情寄菩萨蛮（古名家本）

*101荆楚臣重对玉梳记（古名家本）

以上四种贾仲名撰

*102翠红乡儿女两团圆（息机子本）

以上一种杨文奎撰

103宴清都作洞天玄记（古名家本）

以上一种杨慎撰

104独乐园司马入相（钞本）

（按此本似据刻本影钞）

以上一种桑绍良撰

*105灌将军使酒骂座记（古名家本）
*106金翠寒衣记（古名家本）
*107渔阳三弄（古名家本）
*108玉通和尚骂红莲①（古名家本）
*109木兰女（古名家本）
*110黄崇嘏女状元（古名家本）
111僧尼共犯传奇（钞本）
以上七种明无名氏撰②
*112东华仙三度十长生（古名家本）
*113群仙庆寿蟠桃会（古名家本）
*114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古名家本）
*115惠禅师三度小桃红（钞本）
*116张天师明断辰钩月（钞本）
*117洛阳风月牡丹仙（钞本）
*118赵贞姬身后团圆梦（古名家本）
*119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古名家本）
*120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古名家本）
*121紫阳仙三度常椿寿（古名家本）
*122福禄寿仙官庆会（钞本）
*123十美人庆赏牡丹园（钞本）
*124善知识苦海回头③（古名家本）
*125瑶池会八仙庆寿（钞本）
*126黑旋风仗义疏财（钞本）
*127清河县继母大贤（古名家本）
以上十六种朱有燉（周宪王）撰

上明人杂剧三十五种，钉七册（第二十五册至第三十一册）。丹邱先生二种的发现，其令人快慰，不下于关王诸作之发现。黄

① 剧后原附《月明和尚度柳翠》。
② 按七种均非无名氏所作。105、106二剧为叶宪祖撰；107至110四种为徐渭撰，即《四声猿》；111为冯惟敏撰。
③ 按此剧亦见于《杂剧十段锦》，为陈沂撰，不知如何阑入宪王杂剧中。《千顷堂书目》宪王杂剧全目中实无此剧。

元吉、杨慎、桑绍良诸人所作，也是素来罕见的。贾仲名的《桃柳升仙梦》也为初次发见的东西。

128伍子胥鞭伏柳盗跖①
129十八国临潼斗宝
130田穰苴伐晋兴齐
131后七国乐毅图齐
132吴起敌秦挂帅印
133守贞节孟母三移
以上六种春秋故事
134汉公卿衣锦还乡
135运机谋随何骗英布
136随何赚风魔蒯通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37司马相如题桥记（古名家本）②
138韩元帅暗度陈仓
以上五种西汉故事
139马援挝打聚兽牌
140云台门聚二十八将
141汉姚期大战邳同
142孝义士赵礼让肥③
143寇子翼定时捉将
144邓禹定计捉彭宠
以上六种东汉故事
145十样锦诸葛论功
146曹操夜走陈仓路
147阳平关五马破曹
148走凤雏庞统掠四郡
149周公瑾得志娶小乔
150张翼德单战吕布
151莽张飞大战石榴园
152关云长单刀劈四寇
153寿亭侯怒斩关平
154关云长大破蚩尤
155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156张翼德三出小沛
157张翼德大破杏林庄
以上十三种三国故事
158陶渊明东篱赏菊
以上一种六朝故事
159长安城四马投唐
160立功勋庆赏端阳
161贤达妇龙门隐秀
162招凉亭贾岛破风诗
163众僚友喜赏浣花溪
164魏征改诏风云会

---

① 以下各剧除138《司马相如题桥记》一种为刻本外，余均为钞本，不一一注出。

② 按此剧别有《杂剧十段锦本》。

③ 与46复见。

165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166徐茂公智降秦叔宝
*167小尉迟将斗将将鞭认父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68尉迟公鞭打单雄信
169十八学士登瀛洲
170唐李靖阴山破虏
以上十二种唐代故事
171李嗣源复夺紫泥宣
172飞虎峪存孝打虎①
173压关楼叠挂午时牌
以上三种五代故事
174存仁心曹彬下江南
175八大王开诏救忠臣
176杨六郎调兵破天阵
177焦光赞活拿萧天佑
178宋大将岳飞精忠
179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180张于湖误宿女真观
181女学士明讲春秋
182赵匡胤打董达
183穆陵关上打韩通
以上十种宋代故事

上五十六种，钉十七册（第三十二册至第四十八册），皆为自春秋以下的历史故事剧；内容至为庞杂；其作者为元为明颇不易分别；亦多半出于教坊伶人之手。但重要的是，借此得以窥见历史故事在元明间递嬗变化之迹。这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者、戏剧史者均极有关系。诸剧的宾白往往有雷同或互相抵牾处，一一抉出，至为不易。

*184相国寺公孙汗衫记②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185海门张仲村乐堂
186王闰香夜月四春堂③
187女姑姑说法升堂记
188清廉官长勘金环
189雷泽遇仙记
190若耶溪渔樵闲话
191徐伯株贫富兴衰记
192薛包认母
193认金梳孤儿寻母
194四时花月赛娇容④

① 与76《雁门关存孝打虎》复见。
② 按此剧为元张国宾撰。
③ 按此剧即《绯衣梦》。（与21复见）
④ 按此剧为明周宪王撰。

195王文秀渭塘奇遇
196庆丰门苏九淫奔记
197风月南牢记
198秦月娥误失金环记
以上十五种杂传

在“杂传”里差不多全都是“社会”剧和“恋爱”剧，写得好的不少。象《海门张仲村乐堂》、《徐伯株贫富兴衰记》和《苏九淫奔记》、《风月南牢记》等，和张国宾、关汉卿诸作较之，也并不见得有“驽下”之感。惟《雷泽遇仙记》、《渔樵闲话》等则比较单调，大似“神仙”剧的同类耳。

199释迦佛双林坐化
200观音菩萨鱼篮记
以上二种释氏
201许真人拔宅飞升
202孙真人南极登仙会
203吕翁三化邯郸店
204吕纯阳点化度黄龙
205边洞玄慕道升仙
206李云卿得悟升真
207王兰卿服信明贞传
208太平仙记
209瘸李岳诗酒玩江亭
210太乙夜断桃符记
211南极星度脱海棠仙①
212张天师断风花雪月
213时真人四圣锁白猿
214猛烈那吒三变化
215二郎神锁齐天大圣
216灌口二郎斩健蛟
217二郎神射锁魔镜②
以上十七种神仙

上仙释剧十九种结构往往雷同，故事也陈陈相同；尤以“神仙度世剧”一类之作，更为读之令人厌倦。惟关于二郎神诸剧，气魄很伟大，是仙释剧的另一方面的成就。

---

① 按此剧为周宪王撰。

② 按此剧与85复见。

218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219梁山五虎大劫牢
220梁山七虎闹铜台
221王矮虎大闹东平府
222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223黑旋风双献功①
（按此剧有《元曲选》本）
以上六种《水浒传》故事

关于《水浒传》的杂剧，元明人写作的均不少；高文秀至被称为“黑旋风专家”。周宪王也写着《豹子和尚自还俗》诸剧。惟较之康进之的绝妙好剧《李逵负荆》，似均尚隔一层。上六剧，除《黄花峪》外，均无甚生气，《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尤为无聊之极，只有若干人物进进出出耳；不仅无“戏剧力”，且连“结构”也幼稚之至。与明人的许多《水浒》传奇较之，诸明传奇似均还高出远甚也。但《水浒》一传的故事的演变，有了诸剧，却可更明显的寻出其线索来。《水浒》里的诸英雄，大约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南宋的时候吧——便已甚为民间所喜爱、崇拜的了。

224奉天命三保下西洋
以上一种“本朝故事”
225宝光殿天真祝万寿
226众群仙庆赏蟠桃会
227祝圣寿金母献蟠桃
228降丹墀三圣庆长生
229众神圣庆贺元宵节
230祝圣寿万国来朝
231争玉板八仙过滨海
232庆丰年五鬼闹钟馗
233河嵩神灵芝献寿②
234紫薇宫庆贺长春寿
235贺万寿五龙朝圣
236众天仙庆贺长生会
237庆冬至共享太平宴
238贺升平群仙祝寿
239庆千秋金母贺延年
240广成子祝贺齐天寿
241黄眉翁赐福上延年
242感天地群仙朝圣
以上十八种“本朝教坊编演”

① 按此剧为元高文秀撰。

② 按此剧为周宪王撰。

上明代故事剧的《三保下西洋》，似乎可以写得活泼些，但实在却是"笨伯"之作；罗懋登的《西洋记》，鬼怪百出，谎话连篇，还比这有生气些；罗贯中的《龙虎风云会》，"访普"一折之外，无一折不是浪费的笔墨；而这剧却自始至终是"浪费"而且无聊的。直辜负了这好题材！

"教坊编演"的十八剧，除《争玉板八仙过海》比较的活泼有趣外，几乎无一剧不是很讨厌的颂扬剧。董其昌所谓欲"效楚人一炬"者，正是指此等剧而言。在结构的雷同，故事的无聊，叙述的笨涩方面，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蒋士铨的《西江祝嘏》① 四剧，虽同为颂扬剧，而较之这些"教坊编演"的剧本则诚为清隽之至的才人之笔了，这一部分剧本，在戏曲的"题材"上说来，诚是重要的发现；因为这一类的题材，在任何选本上都是不会被选录，因之，也不会为我们所见到。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清代升平署的若干钞本耳。但在批评家的眼光看来，这些无聊的剧本却是最不值得流传下来的。在这二百四十二种的剧本里，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最驽下而且无用的了。

## 六

赵琦美钞校这一部"古所未有"的弘大的剧本集，就今所见的他的跋语看来，当开始于万历甲寅（四十二年）的冬天。他跋《切脍旦》云："十二月二十日校内本于真如邸中。"是他第一次见到"内本"乃在"真如邸中"。此后，几乎每月都校对了好几本。以万历乙卯（四十三年）所校的为最多。在这一年的春天，他于"内

① 《西江祝嘏》有江西原刊本。

本”之外，又见到了山东于小谷所藏的杂剧。最早的一个提到于小谷本的跋是在乙卯孟春念有五日。

万历四十三年孟春念有五日校（此字似当作“假”）山东于相公中舍小谷本抄校（《浣花溪》跋）

此后经过了丙辰（四十四年），经过了丁巳（四十五年），也时时都在钞在校“内本”及“于小谷”本。这些剧本的钞校至少占据了他三年以上的时间。他一得暇，便从事于此：

四十三年正月朔旦起朝贺待漏之暇校完（《连环记》跋）

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贺冬至节四鼓起侍班梳洗之余校于小谷本（《勘头巾》跋）

而在夜间灯下校对的时间也不少：

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漏下二鼓校于小谷本（《题桥记》跋）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二十一日灯下校内本（《立功勋庆赏端阳》跋）

甚至在“奉差”的旅途中也不曾放弃了这工作：

于小谷本录校乙卯二月初八日有事昭陵书于公署（《十八学士登瀛洲》跋）

甚至在家里有人结婚的时候也还偷笔在校着：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七月初十日校内本是日瑞五成婚并记（《海门张仲村乐堂》跋）

他对于这校剧的工作可谓深嗜而笃好之。

他大约先得到了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

剧选》二书，然后去借"内本"、于小谷藏本来钞、来校。

他的钞校的工作是：对于有刻本的，则以"内本"或"于本"校其异同；对于只有钞本的，则以原本和钞胥所录的复本校对一过。故"钞本"只是改正了几个错字；而对于"刻本"的校勘则费力较多。

就今日所存的二百四十二种杂剧计之，刻本有六十九种，余一百七十三种皆为钞本。在刻本里，有十五种是息机子本，余皆为《古名家杂剧选》本。

今所见《古名家杂剧》凡二集；第二集名《新续古名家杂剧选》①。第一集凡四十种，第二集则仅二十种。然诸家藏本往往有出此二集外者；即这里所收的五十四种，出二集外的已经很不少。诸家书目皆以《古名家杂剧选》为陈与郊编刊。今见《女状元》之末，有一牌子云：

万历戊子（十六年）夏五西山樵者校正，龙峰徐氏梓行

则知编刊者并非陈氏了。缘世人均未见此牌子，故致有此误。

在一百七十三种钞本里，其来源也只有二种，一是"内本"，一是"于小谷本"。但不注明来源的也有，兹列为一表如下：

（1）内本　九十二种　　（2）于小谷本　三十二种

（3）未注明者四十九种。

"内本"有一个特征，即每剧之末均附有"穿关"。"穿关"殆即"穿扮"之意；每折指明登场人物所穿戴的衣服、帽鞋，并指明髭髯式样。这里，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山神庙裴度还带杂剧穿关

头折

① 见《续汇刻书目》及《文学季刊》第二期。

王员外　一字巾　圆领　绦儿　三髭髯

旦儿　鬏髻　手帕　比甲袄儿　裙儿　布袜　鞋

家童　纱包头　青衣　褡膊

正末裴度　散巾　补纳直身　绦儿　三髭髯

第二折

长老　僧帽　僧衣　数珠

行者　僧陀头　僧衣

王员外　正末裴度　同前

赵野鹤　散巾　道袍　绦儿　三髭髯　裙扇

韩夫人　塌头手帕　补纳袄儿　补纳裙　布袜　鞋

韩琼英　手帕　补纳袄儿　补纳裙　布袜　鞋

李邦彦　一字巾　补子圆领　带　三髭髯

张千　攒手　圆领　项帕　褡膊

韩琼英　又上　同前　提盔罐

第三折

山神　凤翅盔　膝襕曳撒　袍项帕　直缠　褡膊　带　三髭髯

韩琼英　正末裴度　韩夫人　同前

楔子

长老行者　赵野鹤　正末裴度　夫人　同前

第四折

韩太守　一字巾　补子圆领　带　苍白髯

张千　同前

媒人　同前旦儿

山人　方巾　青直身　绦儿

韩琼英　花箍　补子袄儿　膝襕裙　布袜　鞋

正末裴度　幞头襕　偏带　三髭髯笏

韩太守又上　同前

夫人　塌头手帕　补子袄儿　裙儿　布袜　鞋

赵野鹤　长老　王员外　旦儿　李邦彦　同前

我把附有"穿关"都当作了"内本"，大约不会是很错的。臧晋叔的《元曲选》也多半出于"内本"。晋叔云："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这话是可靠的，我们观于今日出现的清代升平署藏曲与车王府藏曲之多至三四千种，可知明代"御戏监"所藏曲本一定是很多的。李开先所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正可说明其情形。

至于于小谷（清常跋中亦简作小谷）是什么人呢？清常在诸跋曾提到他是东阿于谷峰子。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于小谷藏本。于即东阿谷峰于相公子也。（《东墙记》跋）

按于谷峰名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号谷峰。隆庆进士。万历初，历修撰，充日讲官。以忤张居正，请疾归。居正卒，起故官，后历官至东阁大学士。卒谥文定。有《谷城山馆诗文集》及《笔麈》。《明史》有传①。但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戏曲的收藏者，而且对于戏曲很有研究。在山东，我们只知道李开先（中麓）家里藏词曲最多，有"词山曲海"之目，想不到在东阿还有一个于家。清常云：

于谷峰先生查元人孟寿卿作。（《忍字记》跋）

于相公云：不似元人矩度，县隔一层。信然！相公，东阿人，拜相。见朝后便殂。观其所作《笔麈》，胸（中）泾渭了了。惜也不究厥施云。（《司马相如题桥记》跋）

则慎行对于他的藏本必有"题识"或校记一类的东西，可惜除此

① 见《明史》卷二百十七。

清常引的二则外，均不可得见。

小谷为慎行子；《明史》及《慎行墓志铭》均未述及。按道光(九年)重修《东阿县志》(卷十二)“恩荫”里有于纬，注云：“以父文定公荫中书舍人，历户部主事，员外郎中，广东雷州府知府。”正和清常一跋里所云“中舍”相合。大约他和清常同在北平时，正官“中书舍人”。二人之出身很相同。清常也是以“恩荫”出身的。同书“艺文”四(卷十八)叶向高《谷城山馆全集序》云：

> 公没，而孝廉(郭应宠)与公之子纬，申公遗指，余益怆然，因为之叙。

但于纬是不是即为于小谷呢？这里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同书(卷十二)“封赠”里，有于慎由，注云：“以出继子纬贵，天启间赠户部郎中。”慎由为慎行弟。是慎行本无子，以弟之子纬为子也。纬为小谷之名，当可无疑。

小谷他自己对于戏曲有没有什么研究，我们已不可考知。但他的“藏本”，却有许多经了清常的转钞而大显于世。他也可以借此而传了。我很怀疑，凡清常钞本里，没有注明来源，而且也不附有“穿关”的，大抵都是于氏的藏本。那末，合计之，于氏的钞本，殆有八十一种流传于今了。“物常聚于所好！”山东于氏、李氏和清代的孔氏①都是藏曲的大家。今所见的许多重要的曲本，殆多数源出于山东。

## 七

清常对于这些杂剧不单是钞校而已。大约他在钞校的工作

① 山东孔氏藏曲近来出现者不少，吴兴周氏所藏《宝剑记》等即出于其家。

完成了之后——在把“内本”，“于小谷本”钞录完毕了之后——便把刻本的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和《古名家杂剧选》拆散了，和那些钞本合钉在一处，成为一百册（或一百册以上，但至少是一百册）。①

他的排列的次序是依据于《太和正音谱》②的。故他也以马致远为首，而以费唐臣、王实甫、宫大用、关汉卿等继之。其无名氏诸杂剧也依据着《正音谱》的次第。至于《正音谱》所不载的无名氏诸作，则统名之曰："古今无名氏"，而以"类别"为次第。这次第，虽则历经各收藏者之手均不曾拆散，或改易过③。《也是园书目》虽略有更动，象把《单鞭夺槊》一剧，改正为尚仲贤作；把周宪王诸作提前到明初丹丘先生之后等；但始终不曾改动了原书的次第。故原书的排列，与《也是园书目》略有前后次第不符处④。

清常在排列次第的时候，大约又依据了《太和正音谱》把这些杂剧的名目及作家们加以考证。故于原书的作者及剧名间附有考证、改动及注释。大约他当初并不曾见钟嗣成的《录鬼簿》⑤，故一切皆以《太和正音谱》为依归。直到了最后一年（万历四十五年）的十二月，方才见到他有援引《录鬼簿》处。大约在这时候他方才见到了这部书。

他在各剧的跋里，每说明其校订的工作的功力，象：

① 这有《季沧苇书目》可证。

② 《太和正音谱》二卷，有明洪武刊本，有《涵芬楼秘笈》本，有明万历间张孟奇刊本（易名《北雅》）。

③ 见《也是园书目》及原书首册所附黄荛圃手钞“目录”。

④ 《也是园书目》改动原书次第的地方仅只这二处。

⑤ 《录鬼簿》有明蓝格钞本（今有复印本），《楝亭十二种本》，王国维校注本，马廉新校注本。

内本世本，各有损益。今为合作一家。（《任风子》跋）

於于小谷本与众说不同处，亦每注明，象：

于本作费唐臣。（《范张鸡黍》跋）

但以据《正音谱》者为最多。

《太和正音》作《廉颇负荆》。（《渑池会》跋）

《太和正音》名《敬德降唐》。（《单鞭夺槊》跋）

按在此剧封面里页，另有一人注道：

此尚仲贤所作，非汉卿。玄度误认作《敬德降唐》故目。

和《也是园书目》对照起来，知道这“注”大约出于钱遵王之手。

《太和正音》有《伊尹扶汤》，或即此，是后改今名也。然词句亦通畅。虽不类德辉，要亦非俗品。姑置郑下，再考。清常。（《伊尹耕莘》跋）

按郑作《伊尹扶汤》，据《录鬼簿》① 其全目为《耕莘野伊尹扶汤》，似即此剧。

《太和正音》作《无盐破环》。（《钟离春智勇定齐》跋）

于元无名氏所作，也是全以《正音谱》的次第为次第的。

《太和正音》无名氏凡一百一十折此所编号依其次也。

在那里，考证似尤详。于原本作元罗贯中撰的《龙虎风云会》，则宁据《正音谱》列入无名氏中。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① 据明蓝格钞本《录鬼簿》。

于其间，间有附以批评的意见，象：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二十九日晦日校内本。大约与《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同意。此后多管通一节。笔气老干，当是元人行家。（《博望烧屯》跋）

亦有直证“时本”之非者，象《大妇小妻还牢末》，跋云：

别作马致远，非也。依《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此外，他的跋里，可注意的地方还很多。兹汇刊数则于下：《刘玄德醉走黄鹤楼》跋云：

《录鬼簿》有《刘先主襄阳会》，是高文秀所作。意者即此词乎？当查。

《降桑椹蔡顺奉母》跋云：

《太和正音》作《蔡顺分椹》。①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原作元张国宾撰）跋云：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马丹阳度脱刘行首》（原作元杨景贤撰）跋云：

《太和正音》作无名氏。

又注云：

《太和正音》作本朝人。

---

① 按清常初仅见《正音谱》，故不知此剧为刘唐卿作。《正音谱》所载唐卿剧，仅有《麻地傍印》一种。（明蓝格钞本《录鬼簿》同）但各本《录鬼簿》则均有此剧。

《阀阅舞射柳蕤丸记》跋云：

内本与世本稍稍不同，为归正之。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原作元关汉卿撰)跋云：

此本《太和正音》不收。

又于《张公艺九世同居》后跋云：

此后俱《太和正音》不收。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跋云：(原作元谷子敬撰)

《太和正音》作本朝。

在《升仙梦》、《菩萨蛮》、《玉梳记》三剧题目上，并注云：

《太和正音》不载。

《司马相如题桥记》跋云：

《录鬼簿》有关汉卿《升仙桥相如题柱》，当不是此册。四十五年丁巳十二月十八日，清常道人又题。

他跋中引《录鬼簿》处，仅此则与《醉走黄鹤楼》跋而已；而作“跋”的时间则均为丁巳十二月（《醉走黄鹤楼》跋写于十二月十九日）。可见他见到《录鬼簿》必较《太和正音谱》迟得多。故前跋均未之及。他对于剧文亦间附批评，但不甚多，象《女学士明讲春秋》跋云：

于小谷本录校。此必村学究之笔也，无足取，可去。

《雷泽遇仙记》跋云：

录于小谷本。此词是学究之笔。丁巳仲夏端日。

《王文秀渭塘奇遇记》跋云：

于小谷本录。此村学究之笔也，姑存之。时丁巳六月初七日。

《庆丰门苏九淫奔记》跋云：

于小谷本抄校。词采彬彬，当是行家。

《秦月娥误失金环记》跋云：

于小谷本录校。大略与《东墙记》不甚相远。

总之，他是一位很忠诚的校录者；在他的"校改"上，很少见到"师心自用"的地方，有许多种杂剧，并不委之钞胥，还是他自已动手钞写的。对于象这样一位恳挚的古文化保存者、整理者，我们应致十分的敬意！

这一百册左右的戏剧宝库在清常死后便流落在人间。到底是即传之钱谦益呢还是曾经过他人之手，今已不可知。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董其昌（自署思翁）① 的四则跋文：

细按是篇与元人郑德辉笔意相同。其勿以为无名氏作也。思翁。（《百花亭》跋）

崇祯纪元二月之望，偕友南下。舟次无眠，读此消夜，颇得卷中之味。（《孟母三移》跋）

是集余于内府阅过，乃系元人郑德辉笔。今则直置郑下。（《斧劈老君堂》跋）

此种杂剧，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庆贺元宵节》跋）

这是一个谜。似乎在崇祯元年左右，这戏剧集曾经落在董

---

① 董其昌：华亭人，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敏。其书画为明末之冠。有《容台集》。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其昌手里过。这时，距清常之死已近五年。①读《孟母三移》跋，似董氏曾携此书“南下”。到底他是借了清常的，还是借之牧斋的，还是他自己所获得的，实是一个谜。难道是由他家再传到牧斋手中的么？而此书之曾经牧斋收藏则无可疑。牧斋得到清常的钞校本书最多，此书自当在内。故当绛云焚后，他把所有清常校本都送给了钱遵王时，此书也传到了遵王手里。(见上文)

牧斋在此书上不曾留下过什么痕迹。遵王则曾钞录全目，列之《也是园书目》中，并曾略加排比过，而对于原书的次第则不曾改动。在《三醉岳阳楼》剧中有遵王手书三行，系补钞原书的残损处者。

对于此书用过很大的校勘工夫的，还有一位何煌。他在清雍正三年至七年间，曾用所得到的李开先②钞本元剧及开先旧藏元椠本的杂剧数十种，以校此书。他以朱笔密校此本与元椠本不同处。有的简直是等于补写了全剧。在他的跋文里可见出他用力之劬：

> 雍正己酉(七年)秋七夕后一日，元椠本校。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耐中。(《范张鸡黍》跋)
>
> 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刻本校。(《单刀会》跋)
>
>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钞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倒曲二，悉据钞本改正补录。钞本不具全白。白之缪陋不堪，更倍于曲，无从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为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力足致名优演唱之，亦一快事。书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记。(《王粲登楼》跋)
>
> 用李中麓所藏元椠本校讫了。清常一校为枉废也。仲子。雍正

① 按清常卒于天启甲子(四年)，见赵氏“家乘”。(《玉简斋丛书》引)

② 李开先，山东章邱人，字中麓，曾与王九思相酬答。有集及《宝剑记》传奇。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魔合罗》跋)

雍正乙巳八月二十六日灯下，用元刻校勘。仲子。(《冤家债主》跋)

下面一则，虽不曾署名，却确知其亦必出于仲子手笔：

经俗改坏，与元刻迥异，不可读。(《疏者下船》跋)

他的校勘的重要处，便是得到李开先旧藏元椠杂剧① 及其他钞本，可惜他所校的种数并不多。

荛圃以下，诸收藏家，都只是“抱残守阙”，② 对于原书并不曾有什么变易。故我们可以说：原书的面目在大体上还是三百二十多年前清常钞校并手订的原来面目。

我们对于元明杂剧的研究，因了这部重要的弘伟的戏剧宝库的发现，而开始觉得有些“定论”；特别重要的是，许多明代“内本”——即《元曲选》所依据的“御戏监”本——的存在，顿令人有焕然一新耳目之感。

谁知道呢：黄荛圃时代、汪阆源时代所佚去的本书若干册③，也许还会出现于世吧；晁氏宝文堂，祁氏读书楼所藏的若干元明杂剧，也许也还会出现于世吧！我们不敢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

① 按仲子所谓“元刊杂剧”即今传之《元刊杂剧三十种》。但在仲子提到之前，我们都不知是李开先旧藏。

② 黄荛圃于手钞原书目录外，并编有《待访古今杂剧存目》，而于他所藏元刊本及明刊本(息机子本及《古名家》本)中，有收载者并加注于下，可谓爱护此书之至。

③ 两次约佚去三十册至四十册之间。第一次佚阙的时间，大约是在雍正至嘉庆间。(荛圃跋作于嘉庆九年)第二次大约是在嘉庆道光间。(由黄氏转入汪氏手时)时代都比较的不远，似有“尚在人间”的可能。

关于本书所有的“穿关”及“宾白”二点，对于元明杂剧的研究者是很重要的问题；又本书各剧“提要”，我也已随笔记录得颇详；将继续此文而更将有所论述。

作者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写毕

## 附录一　黄荛圃题识

余不善词曲，而所蓄词极富。向年曾见蔡松年词，金刊本，因其未全，失之交臂。后为抱冲所得。盖其时犹于古书未能笃好，不免有完缺之见存也。嗣后收得词本极多。宋刻单行词本，一册都无。元刻如苏辛，极古矣。外此，若毛抄旧抄名校都备。往因欲得宋本《太平御览》，而无其资，始有去词之意。其目稍稍散出。有杭人某，几几乎欲全得去。幸勉力购得《御览》，以他书易之而酬其半直。词本可保守勿失。至曲本略有一二种，未可云富。今年始从试饮堂购得元刊明刻旧抄名校等种，列目如前。即欲买词之杭人亦曾议并售去。今词议未成而曲更勿论。因思毛氏云：李中麓家词山曲海无所不备。而余所藏培塿沟渠也。然世之好书者绝少。好书而及词曲者尤少。或好之而无其力，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好矣，而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此好终不能专。余真好之者也，非有力而好之者也。故几几乎得而复失，皆绌于力以致未能伸所好也。兹幸矣！幸世之有力而不能好者，得遂余之无力而卒能好者也。拟裒所藏词曲等种，汇而储诸一室，以为学山海之居。庶几可为讲词曲者卷勺之助乎？甲子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读未见书斋主人黄丕烈识于百宋一廛之北窗。

# 附录二　丁祖荫跋

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卷首尚有所谓元刊明刊杂剧曲目，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并注明阙失。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荛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古名家杂剧目录》，（分文行忠信四集。）《刻元人杂剧选目录》，《待访古今杂剧存目》（以上四目剧本，俱也是园目所载，为此书所阙。并也是园原目朱笔标著其次第。）及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容台》脉望小神仙，（清常诗集名《容台小草》，藏书目曰脉望馆。）炳烛丹黄待漏前。（此本系清常官刑部郎时所校，卷尾常有四鼓待漏校完之语，兼及时事。）点出盛明新乐府，神宗皇帝太平年。

武康山下鬼声哀，也是园中历劫来。何事明珠遗百一，不随沧海月明回。（转入士礼居、艺芸精舍时递佚曲百一种矣。）

未谙音律老荛翁，（黄跋云然）甲乙分题箧衍中。（荛圃手录《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目于册首，案即今上虞罗氏所刊本，序云手题箧面曰乙编，则此必为甲编也。）此是清常编定本，纵然异曲亦同工。（罗刊《三十种》序云，不知编者名姓。）

词山曲海（亦跋中语）等尘沙，散入黄汪又赵家。莫向春风笺《燕子》，更谁解唱《后庭花》！（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丁初我《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中。）

# 清代文集目录序

予收书始于词曲小说及书目。继而致力于版画，遂广罗凡有插图之书。最后乃动博取清代文集之念。自壬午至甲申，予几无日不阅市。每见清人集，必挟之以归。时或数日不得其一，亦有一日而获得数种，乃至十数种。不问美恶精粗，但为予架上所无者，则必收之。予初亦间致清集，所得约二三百种。然大抵必取所喜者，若《鲁岩所学集》、《悬榻编》诸书。惜今皆燹于兵火矣。此三年间，则无所不取，而尤着意于嘉、道二朝所谓朴学家之文集。惜入手已迟，佳者极不易得。即七八年前俯拾即是之《敬孚类稿》、《月斋文集》等，今亦须博访南北各肆而始得之。忆大变方起，北估纷集申江，日以贱值获精品。积学斋徐氏所藏清集二十余箱，亦为彼辈捆载而北。而友人陈乃乾先生所藏清集二三百种，竟以千数百金斥去。其中当时即诧为罕见之物，不在少数。而予皆交臂失之。及今念及，可胜慨惜！然三年来专心一志之所获，亦有足一述者。壬午初春，上海孙某书散出，为蕴华阁所得。予以半月之力，择取清代文集百许种。然绝无佳者。癸未春，吴县胡玉缙书售出，予托郭石麒得其二十许种，而精品皆为孙贾实君所取，已径行北运。予见其目，乃亟购置之。价已昂数倍。《孟陔堂文说》至千金，《琴士文钞》亦耗三百金，《小石渠阁文集》竟须二百金。然均不能不节衣缩食以得之。后扬州何氏、无锡丁氏诸家藏书散出，予皆有所得。其间零星购于各肆

者，亦不下三四百种。甲申春，孙贾助廉先后为予致六七十种。夏初，孙贾实君为予致五六十种。综前后所得，凡八百数十种。于是予所藏清代文集，粲然可观矣。凡此皆予三年间心力所结聚者也。待访未得者，尚有五十许种。然诸大家、诸朴学家之作，应备者则大略已具备之矣。今日书值日昂，春初较之去岁，已增数倍。入夏以来，复增数倍。前之以三百金得《孟亭居士集》者，今则八倍之尚不易得。前之以八百金得《学福斋集》，自以为豪举。今则五倍之而尚不以为昂。予力已殚，今后恐不易更有所增益矣。暑间多暇，杜门不出。遂发箧陈编，汇为一目，以自省览。予之不收诗集而专取文集者，盖以诗集多不胜收，清新之作少，而庸腐之篇则充栋汗牛。文集固亦有滥竽充数者，而大体则都为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订之作。而治经子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绝之言，为我人所不能不取资者。晚清诸家集，亦足以考见近百年来之世变，往往为予《晚清文选》所未收。续选有日，必将据此成编。而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缪、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文钞；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予之致力于斯，殆为后人任其艰辛耳。世变方殷，劫火未熄，念集之之不易，乃不能不虑及保存之方。世有同心者，其将有感于斯而合力协谋之欤？但愿不至目在书亡，为他日无穷之憾耳。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九日序

# 清代文集目录跋

右清代文集八百三十六种，皆予二十余年来所累积而得者。“一二八”之变，储于申江东区之书，胥付一炬，而清集十去其七八。凡此目所著录者，十之八九，皆为壬午以后三年中所补购。此三年中，志不旁骛，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案头尝置北平图书馆编印之《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一册。有所得，必就册上识之。册中所无者，则别录一目。暑中闭户索居，乃录一清目以自省览。综计《清集索引》所收者，予已获得十之七八；而溢出索引外者，则在四百八十种以上。他日当复可据予所得，编印一索引续编也。夫清集之收集，似易而实难。在清末民初易，在今日则难。而专收文集则尤难。今日遍索南北各坊肆，有能得文集二三百种者乎？即集一百种，恐亦未易。予尝持一单访于各肆。单中物凡九十余种，而耗时一月有余，遍历诸肆，所得尚不及七八种。即数年前，尘封架上，无人顾问之《小仓山房文集》、《西陂类稿》诸书，一举目可得数部者，今则都不复见。可知集此八百三十许种，诚“若有天幸”也。亦往往得之无意中。沈钦韩《幼学堂集》，藏书家素目为难得之书。每获睹一部，必竞收之。然藏此者，海内亦不过寥寥三数家耳。予今岁乃不意于一已停业之古书肆得之，为之狂喜数日。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向来最罕见。后邃雅斋至楚刷

印十数部归，散售南北。今则复珍为难得之物矣。许印林《攀古小庐文》，仅一册，刊于光绪间。日本尝复印之。然今则复印本与原本同不易收。而原本附有续编，尤称奇珍，为价几等清季之宋板书。陈鳣《简庄文钞》凡三刻。今原刻本固难得，而光绪间羊氏刻本附有续钞者，亦自罕遇。王宗炎《晚闻居士集》凡二刻。予尝失收一翻印之活字本，后终得一道光原刻本，自诧为幸事。丁寿昌《睦州存稿》，欲见不得者久矣。去岁，书友徐绍樵至江北收书，乃为予获之。冯伟《仲廉文钞》刊于道光间，蒋学佣《樗庵存稿》刊于嘉庆癸酉，倪模《迂存遗文》刊于光绪间，皆访之已久，而后于无意中次第收入。张鉴《冬青馆集》有嘉业堂刊本，予迟迟未之收。然仓卒间欲得其一，却亦不易。去岁偶过某肆，乃于其架上获得一道光原刊本，犹是未装成册之最初印本也。大抵清初诸遗老集，目最难求。而道光一代所刊者，以中经太平天国之变，往往刊成即毁于兵，亦多可遇而不可求。即同光以来所印者，似易得矣。而亦每以所印无多，毁弃最易，反较乾嘉诸通行文集为不多见。而乾嘉道诸朴学家集，除戴段诸家刻本多而易得外，若程瑶田《通艺录》，今《安徽丛书》收之。沈彤《果堂集》，赵垣《保甓斋集》，赵一清《东潜文稿》，邵晋涵《南江文钞》，沈豫《芙村文钞》，金鹗《求古录礼说》，法式善《存素堂集》，赵绍祖《琴士文钞》，胡赓善《新城伯子集》，彭元瑞《恩余堂辑稿》，黄汝成《袖海楼杂著》，沈大成《学福斋集》，洪朴、洪榜《二洪遗稿》，鲁九皋《山木居士集》，盛大士《蕴愫阁集》诸书，皆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至今，王鸣盛《西庄始存稿》，胡承珙《求是堂集》，宋翔凤《朴学斋集》诸书，予犹悬目待访焉。古书日少，劫火方红。前之不易得者，今固尤甚，而前之易得者，今亦成为难见之书矣。清目写成，

循读一过，念集之之艰辛，颇自珍惜。而为力所限，每不能讲求版本。讲求清代刊本之版本学，今尚无其人。但取其易致，但求其丰富，往往不复计及其为原刊初印者与否。牧斋《初学》、《有学》二集，《梅村家藏稿》诸书，以已收入《四部丛刊》而未取。《袖海楼杂著》以已有北平新印本，尝见一原刊本而未留。《章氏丛书》则但收古书流通处影印本，而未求浙江书局刻本。《义门集》亦为坊间印本。但以应用为主，不复奢求。然坊本后印本，亦每有较原刊初印本所收为多者。《小仓山房文集》袖珍本，即较乾隆刊本多出数卷。羊氏刊《简庄文钞》，亦较原刊本《简庄缀文》多出续编二卷。湖北刊本《变雅堂集》，亦较康熙原刊本收文为富。我辈收书原为致用计，不能若藏书家之专事罗集古董也。惟历年所得，亦未尝无佳本精刊。《二洪遗稿》近有北平石印本。然予所收则为原刊本。《董文友集》、《王昆绳集》均为康熙原刊本。谭莹《乐志堂集》，《清集索引》仅收《文略》四卷，予则并有文集十八卷。其他善本，亦不在少数。此但可为知者道耳。又清人文集每有未刻单行本而但在丛书中者，或单刊本不易得，而丛书中却收之者。予每为致一文集，却不得并致一家之丛书。蒋侑石《问奇室文集》一卷，在遗书中。崔东壁《无闻集》亦在遗书中。他若邹叔子、邹征君、宁都三魏、章太炎诸家，皆不能不因其文而致其全集。张成孙《端虚勉一居文集》、蒋彤《丹棱文钞》，单刊本最罕见。曾收入《常州先哲遗书后编》中。然《常州先哲后编》印行不多，亦难觅得。尝于修文堂见到一部，索一万三——四千金。踌躇半月，方思得之，而已归他人有矣。稍纵即逝，遗憾无穷。今复欲得其一，恐非大费周章不可矣。孙助廉尝为予言：有开花纸本纳兰容若《通志堂集》，欲售二千余金。亦以无力，致当时未收。

及再询之，则已售去矣。吴荣光《石云山人全集》、冯登府《石经阁集》亦均几得之，而中途为人夺去。北方书友某云：有胡承珙《求是堂集》，索五百金，亟向之收得，则为诗集非文集也。吴槎客拜经楼原刊《愚谷文存》正续编，尝于汉学书店架上见之。偶大意未取。数日后再过之，则已为人购之矣。幸后终得《愚谷文存》续编，足以稍慰。《愚谷文存》收入《拜经楼丛书》中，较易得。似此一意求书，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书可尽得乎？求一类之书，其难尚如此，况讲大举收藏乎？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如此书癖难除，积习不销，思之每自笑，亦复时时觉自苦也。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则区区苦辛营求之劳，诚不足道也。

三十三年九月三日，写毕清目。

# 书 林 杂 记

# 求书日录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的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沈》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象神龙一现似的竟见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骞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首半

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会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罢。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

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末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也实在可佩服！在这末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弘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末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

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船到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

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末温热，那末兴奋，那末紧张，那末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象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末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末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末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

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胪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资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赜，更广赜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顾（黄荛圃、顾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

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材: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花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需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骛,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的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少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的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那一部不是国之瑰宝,那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的,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

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抄校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力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摩挲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极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末少！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

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囿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辇载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一包包的邮件，堆得象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道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末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末窄小，实在有类于以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末多，那末齐整，那末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余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绠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出，他们也几乎网罗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

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蟠据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象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弢〕那里去。殿板书和开花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我觉得：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象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

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象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象这两批那末量多质精的。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里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了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一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我家里的“样本”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都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

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末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末天真地高兴着，那末一股傻劲的在购求着，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日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太多，庋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撷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

残留在沪的藏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西。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乡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荛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庋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末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

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着，在访问着；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失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祷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我们要竭全力以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

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的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象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

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

这次那末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假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沓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料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的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末热忱的招呼

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干系；有的代为庋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末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末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末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日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日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纪录。

##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一月四日（星期四）**

昨夜入睡太迟，晨起，甚疲。叶铭三来索款，以身无一文，嘱其缓日来取。闻暖红室刘公鲁藏书，已售给孙伯渊。此人即前

年卖出也是园元明杂剧者。本来经营字画古董，气魄颇大，故能独力将公鲁书收下。恐怕又要待价而沽了。拟托潘博山先生向其索目一阅。暖红室以汇刻传奇著于世，所藏当富于戏曲一类的书。惟自刘世珩去世后，藏书时有散出，我在十多年前便已收到好几部曲子；象用黑绸面装订的明末刊本《荷花荡》，就是其中之一。又有黄荛圃旧藏之明初刊本《琵琶记》及《荆钗记》，为今日所知的传奇的最古刊本，亦曾归他所有。但《琵琶》已去，《荆钗》已坏，目中自决不会有的。公鲁为人殊豪荡，脑后发辫垂垂，守父训不剪去。时至上海宴游，偶作小文刊日报上。我和他曾有数面缘。他尝有信向我索《清人杂剧》，作《国朝杂剧》，可知其沾染"遗少"气味之深。"八·一三"后，敌军进苏州。他并未逃走。闻有一小队敌兵，执着上了刺刀的枪，冲锋似的，走进他家。他正在书房执卷吟哦，见敌兵利刃直向他面部刺来，连忙侧转头去，脑后的辫子一摇晃，敌兵立即鞠躬退出。家里也没有什么损失。然他经此一惊吓，不久便过世了。他家境本不好，经此事变，他的家属自不能不将藏书出售。但愿能楚弓楚得，不至分散耳。

傍晚，蔚南来电话，说某方对他和我有不利意。我一笑置之。但过了一会，柏丞先生也以电话通知此事，嘱防之。事情似乎相当的严重。即向张君查问，他也说有此事；列名黑单里的凡十四名，皆文化教育界中人。（此十四人皆为文化界救亡协会之负责人）予势不能不避其锋。七时，赴某宅，即借宿一宵。予正辑版画史，工作的进行，恐怕要受影响了。夜梦甚多。

**一月五日（星期五）**

西禾至某宅访予。他知道了这事，连忙来慰看；谈久之，方

别去。至新民村访予同，未遇，复至四合里，遇之。偕至锦江茶室喝茶。予云：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予同云：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这是达观之论。十一时许，至中国书店，遇平贾孙实君等数人，知彼辈寄平之书，未到者甚多。且于十二月间，曾在火车上焚失不少邮包。先民文献，无端又遭此一劫，殊可悼伤！但此后彼辈辇书北去，当具若干戒心矣。向朱惠泉购得光绪二十八年成都木刻本《四川明细地图》一巨幅，价八元，作入川之准备。赴传新书店，购得元刊吴师道校注本《战国策》残本一册，《罗汉文征》一册，《粤海小志》一册等，共价十一元。抱书回高宅，翻阅过午，竟未及午餐。书癖诚未易革除也。午睡甚酣，至三时才醒。写《版画史》"引用书目"，以参考材料不在手头，未能完工；又眷清《版画史》自序，未及一叶，即放下，亦以手头无书之故。似此"躲避"生涯，如何能够安坐写作呢？可见在这样日月失光、沧海横流的时候，要想镇静宁心的从事于什么"名山事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夜九时睡。

**一月六日（星期六）**

晨七时起。眷写《版画史》自序，殊见吃力。因为太矜持，反而写得慢，写得不大流利痛快了。下午五时许，至文汇书店，得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份《京报》十余册，系由新闻报馆排印者，价二元。晚至航运俱乐部晚餐。连日天气很暖和，很像暮春三月，但今天日落后，渐渐的冷起来。睡在床上，独自默念着：家藏中西图书，约值四五万元，家人衣食，数年内可以无忧。横逆之来，心仍泰然。惟版画史的工作，比较重要，如不能完成，未免可惜，且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在这几年内去从事的，自当抛却百事，

专力完成之。因此，便也不能不格外的小心躲避。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

**一月七日（星期日）**

晨起写《版画史》自序三页，仍极慢，至午后，方才写毕。即至伯祥处，托他将自序校阅一遍。傍晚，赴东华处。落日如红球，金光四射，满天彩霞灿烂。迎之而西行，眼看其落下地平线去，而天色则渐渐由红而紫而灰。天气有点冷飕飕的。觉得神清气爽。八时归，整理《太平山水图画》及《黄氏所刊版画集上》二册，所缺仍多，非赶印不可。

**一月八日（星期一）**

晨起，回"庙弄"一行。几天不曾回去，仿佛隔了几年，情绪有点紧张，也有点异样。一推开门，家中人声嘈杂，正在纷纷议论。一见我回来，争来诉说，方有巡捕十许人，押一青年人至宅，说曾住此处。其实，并不认识其人。纷扰数刻，刚刚离去。予匆匆取了应用之物若干，即出。有满地荆棘之感。"等是有家归未得"，仿佛为予咏也。下午，至传新书店，得《皇朝礼器图式》残本三册，图极精细。闻有九册，前为平贾王渤馥得去。如能合璧，大是快事。若英见予《劫中得书记》，赠予明刊锺伯敬、王思任集数种。翻阅数过，百感交集！夜，仍住某宅。

**一月九日（星期二）**

晨起，阴云密布，西北风大作，冷甚。赴校办公，无异状。作致菊生、咏霓二先生函。午后，杨金华带了《版画史》的锦函来，

函尚潮湿，即将书签贴好，尚为古雅可观。访家璧，见他正在校对我所写《谈版画之发展》一文。箴有电话来，说，外间情形很紧张，以少出门为宜。在这个“危境”中，写些研究性质的东西都不可能了么？直不知人间何世！原来便不该做些“不急”“无补”之务的！愤懑之至！十时半睡。

**一月十日（星期三）**

晨起，整理《版画史图录》第一辑各册页子，仍缺少十余页，应催其早日印齐。今日之事，一天是一个局面，是一个结束，能够有一天，便可多作一天的工作，也便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情形呢？每天早晨看见窗外的太阳光的时候，总要松了一口气，轻喟的自语道：这一天又可以算是我的了！为了要争取时间，便不能不急急忙忙的在工作着。九时，赴校上课。是这学期的末一课了，当敦勉各生安贫励志，保持身心的清白，为将来国家建设工作的柱石。国家所以不动员青年学生入伍，就要为将来的建设工作打下基础的。他们似均颇有感动。午后，至上海书林购王绶珊所藏《方志目》钞本二册，价六元。傍晚，过中国书店，遇平贾孙殿起。孙即编《贩书偶记》者，为书友中之翘楚。彼专搜清人诗文集及单行著作之冷僻者，颇有眼光，见闻亦广。谈甚畅。七时许，在暮色苍茫中，抱所得书及印样一包归。十一时，睡。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晨七时起，甚觉疲倦，疑有些伤风。十时许，赴中国书店，又赴万有书店，晤姜鼎铭，得嘉靖本《东坡七集》，明刊本《昌黎集》及明仿宋刊本《黄帝内经素问》，价三百五十十元。此类明刊白绵

纸书，予以其价昂，而上不及宋元本之精美，下不如清代板之适用，故不甚罗致之。然刻工之精者，往往能鱼目混珠，被书贾们染纸加蛀，冒作宋元刊本。且未经删改，尚存古本面目，藏书家固应收之。予力薄，仅能偶得一二种耳。吴瞿安先生锐志欲收此类嘉靖刊本书百种，尝颜其所居曰百嘉室。恐终未能偿其愿也。镇日心闷意乱，似觉伤风甚剧。八时即睡。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连日天阴，欲雨不雨，正如予心境之灰郁。上午，整理《版画史图录》。下午，访家璧。自觉体力不支，头涔涔欲晕，勉强归所寓。即解衣睡倒，晚饭也不能吃。热度高至三十八度许。疑是伤寒，故以不吃为上策，吃了两颗阿司匹灵，中夜出了一身大汗。但热度仍不退。双眼耿耿待旦，殊无聊。倚枕读东坡诗。

**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仍阴云满天，昨夜艰于入眠，偶一阖眼，即又醒来。天尚未明，微见朦胧之晨影。一灯荧荧，卧听远鸡相继而鸣。心头感触万端，觉得时间过得格外的慢，听得出床头小钟，一秒一分的在慢吞吞的走着。读东坡诗。不知不觉间，放手释卷，复又熟睡。八时起，热度仍在三十八度。请了郑宝湜医生来诊。他也疑是伤寒。吃了蓖麻油，洗清肠胃。终日不想吃什么，亦不觉饥。下午，服药两次，热度反而高到三十九度。柏丞先生来一信，说蒋复璁先生从渝来，有事亟待面洽。勉强打一电话给他，说明病情，请他先与张凤举先生谈洽。终日倚枕读《东坡集》，颇有所得。时睡时醒，竟不知是昼是夜。

## 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微有日影。热度已退，觉精神清爽，惟四肢无力耳。仅发热两天，不知如何，竟会这样的疲弱！郑医生云：心脏甚弱，肺部亦不甚强。向来好胜，今后当静养少动了。上午，十一时许，柏丞先生来。说起蒋复璁来此，系为了我们上次去电，建议抢救，保存民族文献事；教部已有决心，想即在沪收购，以图挽救。拟推举菊生先生主持其事。惟他力辞不就，已转推张咏霓先生。此事必当进行，惟亦须万分机密，且必须万分谨慎，免得将来有人说话。我不想实际参与其事，但可竭力相助。当与柏丞先生约定，在后天中午，与蒋、张诸位在菊生先生宅商谈此事。终日以牛奶、豆浆代饭，甚觉乏力。

##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晨，天阴，下午，微雨。三时许即醒来，不久，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五时半，又醒来。天色尚未发白。倚枕听鸡声陆续而作，又闻窗外鸟声渐渐的喧闹起来。热度已退净，惟全身仍觉软弱无力，十余年来，未有大病过，以此次卧床两日，最为严重。早吃西米粥，中午，吃挂面及鲫鱼汤，渐觉体暖有力。然上下楼梯，足尚颤战，不大得劲。午时，柏丞先生来电话，说复璁先生正在菊生先生处劝驾，未知有效否。要我下午也去一趟。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本《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钞名校本。他想，将为此事赴苏一行。他说，意在不任中国古籍流失国外耳。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

辈中人，故尤具热忱。至良友，晤家璧，与他约定，每四个月，可出《版画史》四册。想来不会失约的。但须看第一辑销路如何而定继续与否。予向来有一自信：但肯做事，不怕失败。且往往是不会失败的。予计划颇多，每甚弘巨，且邻于不自量力。然竟每每成功者，以具有此种勇猛直前、鲁莽不顾之毅力也。予已过中年，然此毅力至今犹旺。不似其他中年人之兢兢于小利害，亦不似老年人之徘徊却顾，遇事不敢下手。以此，往往弄得生计窘迫，室人交谪。然天生好事，终未能改变也。四时许，至柏丞先生处，谈了一会。又至菊生先生处，以病辞，未见。颇为不快。至凤举先生处，相见甚欢。将此事经过，详细的告诉了他，他也十分的高兴。我们只负发动、鼓吹之责，成功则不必自我。当初一念发动，茫无把握，或已觉无望，乃至绝望，但却会意外的在灰心失望之后得到了成功。"自古成功在尝试"，此语诚不诬也。六时，归，仍吃挂面。八时许，即睡。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阴雨终日。身体已复元，精神亦佳。四时许，醒。很早的便起身梳洗。八时许，到校办公，清理积牍。晤柏丞先生，谈及购书事，已决定由菊生、咏霓、柏丞、凤举四位及我负责。下午，回家一行，检出几部需用之书携带在身边。至中国书店，晤姚石子先生，谈甚畅。傍晚，至万宜坊，访蒋复璁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事中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诸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到我们的去电事。予则谈起江南各藏书家损失的情形，谈起平贾们南来抢购图书的情形；谈起玉海堂刘氏，积学斋徐氏藏书散失的经过；然后说到我们发电的

原因和我们的购书计划。最后，说到我个人在劫中所得的东西，说到某某书，某某书失去了的可惜。我们谈到九时许，竟忘记了吃饭。出门，细雨霏霏。至大三元晚餐，用二元。回家，已近十一时，亲戚们很恐慌，不知予何在，恐怕会有什么事故。心头觉得惨怆而温暖。即睡。

**一月十七日(星期三)**

昨睡甚迟，意今晨必可晏起，但不到四时，又已醒来。眼睁睁的看电灯，看天花板，看黑漆漆的窗户，思潮起落不定。六时，穿衣起床。天色方见灰白。倚窗，见屋瓦皆润湿，知雨丝又在飞洒矣。九时，赴图书馆办公。翻阅几种书目。午餐后，回家一行，看望贝贝的病。他热度不高，惟大便未通，爱睡爱哭。在三楼，整理小说书及半。鼠粪甚多，灰尘不少。双手墨黑，屡洗屡黑。不知何故，老鼠总喜欢在书堆里做窝逞其破坏的惯技，恨不一一扑杀之。四时许，至中国书店，知有一批书要售出，群碧楼书亦要在年底以前出脱。当嘱以款可设法，惟不能售给平贾或分散零售。八时许归。博山有电话来，说玉海堂刘氏书，可以谈判成功，目录可于星期日上午送来，闻之，甚为兴奋。晚餐，仍进挂面。

**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阴雨终日。今晨又是睁了眼看天亮。此实生平所未有之经验。六时，起身。作一函，致菊生先生。清理《太平山水图画》二份，拟赠给慰堂先生。九时，赴校办公。陈某来谈，态度颇可疑，或有刺探之意。说起前日所传绑架事，谓出慰南误会；又说不过是神经战的一种。我不欲听他的话，但亦须十分戒备。“我有

笔如刀”，书生的笔的诛伐的力量，也许还在戈矛之上。惟为了工作的关系，尚不能不隐忍自重，不欲多言招患。午餐后，回家整理小说书。大致已完毕，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说已经应有尽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中国小说如此之贫乏可怜，实在令人骇异。历史不为不久，作家不为不多；然而数量却是那末少。曹雪芹只写了一部《红楼梦》，吴敬梓也只写了一部《儒林外史》。为什么他们不能多写些呢？为什么中国小说家没有象狄更司、托尔斯泰诸人的魄力呢？四时后，过中国书店。石麒云：来青阁收到《碧山乐府》一部，后附曲三种。立至来青阁取阅，乃是崇祯本之至后印者；所附者为南曲《次韵游春记》及《中山狼》。予原藏有两部，即弃之不顾。至传新书店，得清词数种。八时归。十时睡。

**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小雨连朝不止，有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未明即起。九时许，赴校。至张咏霓先生处，商谈购书事。他提出两点意见：(1)对外宜缜密；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名义购书。（2）款宜存中央银行。他因小病，未能赴菊生先生宅，故托我代达其意。正午，与柏丞先生同赴张宅。慰堂、凤举二位亦到。谈甚久。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二家，当先行收下。我极力主张，在阴历年内必须有一笔款汇到，否则刘、邓二家书将不能得到。又主张，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仿黄荛圃诸藏家的办法，多端收书。但他们的意见，总以注

意大批的收藏为主。最后，一致同意，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风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予生性好事，恐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三时许散。至中国书店，又得《皇朝礼器图式》四册，装潢与前在传新所得者相类，仍是从一部中拆散出售者。叶铭三以抄本唐宋词六本见售，价四十元。向校借一百元，以须付富晋书款也。归来甚倦，晚餐后即睡。

**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夜眠甚酣，六时方醒。窗外雪片飘舞。今年第一次见雪，天气要逐渐寒冷了。十时，至来青阁，购《四库标注》一部，价三十元，即着人送到慰堂处。下午，至中国书店，与石麒谈购书事，费庚生送来装订好之《玉夏斋十种曲》，甚精雅。此书在平购得，久受“风伤”，触手即破，今则可翻读矣。每本装订费二元，似甚昂。四时，赴良友晤家璧，商《版画史》事。他觉得第二辑能否继续出版，尚未甚把握。五时归。六时半，赴胡咏骐宅晚餐。吴耀宗谈到内地旅行的经过，觉得前途有无限的光明，许多地方可指摘，但大体上还不错。我们对于现状，应该以望远镜看，不应该用显微镜看。乐观的成份究竟居多，很觉得兴奋。九时半归。雪尚未止。十时半睡。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雪止，微雨。天气又转暖。七时许起。博山来谈，约定下午至孙伯渊处看玉海堂书。二时许，偕博山同赴孙处。先看目录，不过十多部书，佳品不少。按目看书，一部部的翻阅一过。《玉

海》二百册，确是元刻元印本。与后来所谓“三朝本”，补刻极多，字迹模糊不清者截然不同。其他元刻本数种亦佳。戏曲书凡二十余部，以明刻本《董西厢》、张深之本《西厢记》，及有附图的原刻本《画中人》为最好，余皆下驷耳。刘氏尝刻《暖红室汇刊传奇》，意其收藏善本戏曲必多而精，实则，浪得虚名也。伯渊索价二万五千金。当答以考虑后再商谈。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晨起，即致函菊生、咏霓二位，详述玉海堂所藏的内容。因购书款须俟慰堂归渝后方能汇来，现在尚不能与书贾有何具体的商谈与决定，只能力阻其不散售，留以待我们全数收购耳。九时，赴校，与柏丞先生谈此事。他的意思，最好由菊生先生再去看一遍，作最后之决定。下午，赴中国书店一行，无所得。九时睡。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晨起，见薄雾蒙蒙，万家瓦上皆霜，胸襟寥阔凄清。读苏诗自遣。九时，赴校授课。饭后，至中国书店一行。无意中得《林下词选》二本，为之大喜。我收词集不少，未见此书。今得之，于“词山”中又增一珍石了。《林下词选》为吴江周铭编集，凡十四卷，刊于康熙辛亥，首有尤侗序。所选皆闺秀词，自宋至清初，搜辑甚备。叶仲韶有《填词集艳》，沈慕熼有《初蓉集》，皆未刊，铭得之，遂增益之，以成此选，其间明清二代词，颇多失传之作。四时，归，灯下阅《词选》，颇高兴。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晨，赴校。饭后，至孙伯渊处，再细阅玉海堂书。菊生先生亦来。他见多识广，普通书甚难入眼。这批书似无甚足以使他留连惊喜者。《玉海》虽初印，然外间尚不难得。我自己则独恋恋于《董西厢》及张深之本《西厢记》。我自己搜集《西厢》异本已十年，所得不过二十种，明刊《董西厢》，迄未得一本，而张深之本《西厢》，图出陈老莲手，精采夺人；曾于北平一见，遍访未能获之。今睹此本，数数翻阅，未肯释手。如得之，必当将图收入《版画史图录》中。武进董氏尝印《千秋绝艳图》，中亦收入张本插图，然刷印不佳，且有半页系补绘的，神采已失，故有重印必要。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与咏霓、柏丞先生商购玉海堂书事，决定不任流散。书价则托博山与孙伯渊磋谈。博山说，伯渊已允减让，但必须于废历年内解决。我们不能肯定的答复，怕那时候渝款未必能到。但又不能不姑允之，以免他人下手。下午，赴中国书店等处，见平贾辈来者不少，殆皆以此间为“淘金窟”也。今后“好书”当不致再落入他们手中。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晨起，精神不振，恐怕又要伤风了。连忙喝热茶数钟。下午，至中国书店，无一书可取。又至他肆，也没有什么新到的东西。在来青阁偶见明黄嘉惠刊本《山谷题跋》四卷，姑购得之。我对于宋人题跋，很喜观看。汲古阁本《津逮秘书》里收得不少。

但单行明刊本却不多见。这些题跋，在小品里是上乘之作，其高者常有“魏晋风度”，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灯下，读《山谷题跋》，不觉尽之。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博山来电话，云：玉海堂书，伯渊已允减让到两万元。与张、何二位相商，仍觉得太昂。下午，至来青阁，闻平贾某曾购得爱日精庐旧藏书数种，为之诧然，即追踪觅之，已不可得。仅知其中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绝佳。某贾必欲挚之北去，售给董康。迹其来源，知系得之老书贾汪某。汪与我交易有年，绝无好书。前偶得《杂剧新编》一部，为之惊喜欲绝。但只是“昙花一现”耳。今闻其数数至虞山，得书不少。皆售之平贾，坚不肯说出为何家之物。此人连年潦倒，能稍得润余，聊慰晚景，我也要为之高兴的。即访之，坚嘱其有好书必要为我留下，价可不论。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连日无甚动静，恐怕只不过是谣言。住在外面，种种不方便。晨起，即回家。想把书籍整理一过。但堆积太多，无可下手处。我向来买书，不加编目，也无排列次序，除了小说、戏曲及词，均分开来入藏外，别的书都是乱堆乱放的，故找起来很不容易。要决心编目，已不止三四次，但总是中途而废。今天起，想要彻底的清点一下。不知有此恒心否。整理了半天，倦甚。夜，住在家中。中夜，还有些不安之感。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博山来电话云：孙伯渊催解决玉海堂事。当答以书价如能

再减让若干，即可成交。九时，至校。即与柏丞先生详商。以待渝款寄来，恐必不及，拟先付给定洋若干。归饭时，即致函咏霓先生，说到我们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无论如何，这一批书必须由我们截留下来。下午，博山来谈，说，伯渊已肯减让到一万七千金，不能再少，且须早日解决。否则，他因年内需款，有意他售，我说，三天以内，一定有确定的回答给他。博山走后，我踌躇了好久；三天后果有办法么？款果有着落么？玉海堂书固未必为上乘之收藏，但弃之也十分可惜。但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晨起，即致函咏霓先生，述昨日交涉经过。九时，赴校又与柏丞先生谈起这事。他们都主张，书价一万七千金可以同意；此时只能先付定洋若干。余款须俟渝款到时再付。当即致电慰堂催款。下午，至中国书店，得《遵生八笺》一部。此书，我少年时候很喜欢它；虽然包含明人的浅薄的"养生"知识不少，但其中也有很有用的材料。关于鉴别古书的一部分，很有见识。灯下翻阅，如见故人。童年好弄，尝信其言，欲植小荷花于碗中，终于无成。然在北平，实亲见小杯中，所植之红白荷花，莲叶，花藕，无不具体而微，则其所说固非无稽也。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未明即起，四无人声。梳洗后，阅王征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此书刊本甚多，以崇祯间武位中刊本为最可靠，图式皆准确无错。后来新安书坊所刊者，已大为改动，谬讹百出，象齿轮之类，刻工每图省事，往往刻作圆形，与原意已大为不同。如

果按图制器，必当终岁无成。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此等事可作为一例。《图书集成》曾收入此书，亦系用新安本，故图式亦均大错。可见此书出后，一时颇为流行，而好事之徒，按图作器者，则恐鲜其人，故能任其谬种流传也。否则，一经试作，纰谬立见，必不至将“伪图”辗转翻刻也。此本亦是新安刊本之一，题新安后学汪应魁校订，刻工为黄惟敬，图中符记，尚用AE，未改甲乙，但图式亦均失原形。武位中本并不难得，不知《图书集成》编者何故收新安本而不收正确之武本？王征序云：“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在明末时代，西学本来可以大盛，所译各书亦多可观者。惜未能大量译出。且不久便遇“国变”，科学之萌芽遂遭摧残以尽，驯至二百余年后，方再有“西学为用”的口号提出，百事遂都落人后了。阅此，感触万端。下午，至中国书店。无所得。

**二月一日（星期四）**

晨起，赶校。博山来电话，催问玉海堂书事。当与柏丞先生商定，先借数千金为定洋，余款允于旧历年内付清。下午，至中国书店，得《宝古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残本两册，极为得意。此是明刊白绵纸初印本，已均挖去“宝古堂”三字，且都是竹纸本，神采还不及此本。明刊书籍，其版片往往辗转贩卖。得之者每挖去原刊者姓氏及斋名，即作为自刻之书。论述版本者常易弄错。象《博古图录》和所谓《仇绘列女传》便是转手最多的。其实，原本只是一个，后印者所加种种堂名斋名，皆是幻化之物。根本上，原书版片并不曾改动过。《列女传》版片，至清代犹存，尝为知不足斋所得，重印若干部，故今往往误为知不足斋本，实则仍是明刊原本也。我历年得到《博古图录》

好几部，今始发现其祖源，其喜悦可知！《列女传》我亦收到了三本，一是后印之"知不足斋本"，二是明刊竹纸本，三是明刊白绵初印本。后二者虽均是残本，然可考见其授受之迹，故甚珍之。由平南归后，一本为孝慈假去不归，一本亦遍寻不得，至今惆怅不已！

**二月二日（星期五）**

晨九时，赴校。下午，至中国书店，又至三马路各古书肆，无所得。知平贾辈南来者不少，有所企图，目的在苏州群碧楼邓氏书。邓氏书曾刊有书目二种，《群碧目》中所有者已扫数售于中央研究院，其《寒瘦山房鬻余书目》中物，则方在"待价而沽"之中。此目所载，宋元本不足道，明本颇多，而佳妙者亦少，其精华所在为若干精钞名校本。有《全唐诗集》一部，为季沧苇稿本，《全唐诗》全窃之，却不说明来历。如能得此，可证断三百年前的一重公案。惟恐所求太奢，不易应付耳。然必当设法得之，不任其零星售出，散失四方。

**二月三日（星期六）**

晨起，博山来电话，说，孙贾催促甚急，以早日决定为宜。当答以三日后必可有确定之办法，即致函咏霓先生，并到校与柏丞先生商谈，决定先付给定洋三千金，余款一万四千金，于半个月内付清取书。下午至博山处，将此办法告诉他。他觉得孙贾当可同意。至中国、来青等肆，得残本《六十一家词》六册，系愚园图书馆散出者，初印甚精。我从前所用《六十一家词》是博古斋石印小本，取其廉，便，颇想得原本一读。此虽残帙，亦足快意。淮海、小山二家，均为予所深喜，亦均在其中。灯下，披卷快读，浑

忘门外是何世界。

**二月四日(星期日)**

晨，有书贾某来谈，谓群碧楼书求售甚急，平贾辈亦志在必得，有集资合购说。孙伯渊亦为此事赴苏州。此事殊感棘手。这批书一旦落于书贾之手，必将抬价甚高，我辈或不易有此力量购得之。惟其中钞本、校本，佳者极多；如失了去，大是可惜，故仍须用全力设法购致。下午，至三马路各书肆，无所得。

(1945年11月1日至12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 关于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一部编纂于五百四十多年(明成祖永乐间)前的大类书。全书有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多字。其编纂的经过是这样的：明永乐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闰七月，朱棣(明成祖)告诉翰林学士解缙们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到了第二年十一月，书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还觉得不满足，再叫姚广孝、解缙等，开馆于文渊阁，召集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并叫光禄寺给朝暮酒馔。当时参加的人数，据说在三千人左右。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定为《永乐大典》。在这部书之前，我们已有了不少的类书。像三国六朝时，魏时有缪袭等《皇览》六百八十卷，梁有刘孝标《类苑》一百二十卷，北齐有祖珽等《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唐有魏征等《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许敬宗《瑶山玉彩》五百卷，欧阳询《艺文类聚》一百卷，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张昌宗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宋时，有李昉《太平御览》一千卷，王钦若《册府元龟》一千卷，晏殊《类要》七十七卷。在《永乐大典》之前，卷帙最多的不过一千多卷。就今存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

平御览》、《册府元龟》诸书看来，他们全都是分类抄辑群书的。像《永乐大典》那末煌煌钜帙，卷数多至二万以上的，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大类书。又像《永乐大典》那样的依着韵目的次序编纂起来的，也是空前未有的体裁。《大典》的这种体例，原来是依据了元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宋钱讽的《回溪史韵》的体裁而编的。他们把每个字依照“韵目”的次序编起来。但篇幅都是很少的。《回溪史韵》已佚，仅见残本。《韵府群玉》则只有二十卷。《大典》却把原来的二十卷扩大了一千多倍，成为二万二千多卷了。

因为这部书的卷帙过钜，所以在明代就不曾刊印出来过。仅在嘉靖时候，钞过一个副本。永乐时代的原本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毁失了，连一页也不曾留下。现在所见的都是嘉靖时候钞的副本。

明代也刊印过几部类书，像章潢的《图书编》（一百二十七卷），王沂的《三才图会》（一百六卷），卷帙都不过百卷左右，清代的类书，像康熙时编纂的《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其卷帙也都没有超过六百卷（《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又拾遗一百十二卷。《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为康熙时陈梦雷所编，铜活字印本，插图为木刻的，可以说是印本中最大的类书了，但也还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篇幅）。所以像《永乐大典》那样的一部大类书，也可以说是“绝后”的。

像这样大规模的煌煌巨制，所费的编纂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四年（永乐三年至六年），恐怕只够钞写的时间而已。所以，其体例是十分不纯的。有的书被分割成一章一节的收入，有的书则又全部收入，有的书则又自成一类的一连几十部都被收入。《水经注》是被全部收入的一个例子。像“戏”字内，收入的“戏

文"就有三十三本;"剧"字内,收入的"杂剧"就有九十多本;"话"字内,收入的"平话" 就占了二十六卷。当时草草成书,以多为贵,编者们就不曾想到过要整齐划一。

就因为这部书编得那么乱,那么草率,反而保存了无数的古代的文学作品和文献在内。无数的宋元人的诗文,古代的方志、医书、杂书,宋、元、明人的小说、戏曲等等,都因为这个缘故,而得大量的被收罗在内。恐怕当时编纂的时候,是见书必收的。当时所依据的,主要的是文渊阁的藏书。但就今日所传的《文渊阁书目》看来,尽有许多书是超出于这《书目》之外的,特别是关于小说、戏曲等书。编者们并没有"正统派"的文学观念,眼光相当的阔大,见解相当的"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好些最可宝贵的民间的文学作品。古本《西游记》的一段"魏征梦斩泾河龙"是被收在"梦"字内的;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是全部被收在"辽"字内的。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不幸,这部大类书的运命是很艰辛的。永乐时的原本既已不知去向,不存一页,而嘉靖时钞的副本也劫运重重,至今仅百存其三四(今日统计,海内外所藏的全数不过三百九十多本。也许还有未曾被发现的。但总数恐怕不会超过五百本以上)。但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在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从嘉靖以后,那部副本,一直被保存在"皇史宬"。雍正时,移存到东交民巷翰林院。清乾隆时,曾经点查过一次,只存了九千多本。有一位翰林院学士朱筠,见到了这部书,觉得其中保存的古代佚书不少,就建议要从其中辑出许多古书来。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性质却完全变更了。乾隆抓住这个机会,开了一

个“四库全书馆”，下令征集天下的书籍，作了几次彻底的审查，把凡有反抗侵略的有爱国思想的书籍，或予以全毁，或予以抽毁，或予以删改。许多古书的面目，一进了“四库全书馆”就有些改变。而从《永乐大典》辑出来的佚书，则选择其重要的，编印了一部《聚珍版丛书》。这是古代文献的最大的一次浩劫。我们看到了四库馆臣所涂改的《四库底本》（即就原书加以删改而要誊清加入《四库全书》中的本子）就不禁目击心伤。

在这个时候，江南的文人们，像黄丕烈、顾广圻等，出来提倡“校”书，对于古书的校勘，一字不失其真相，恐怕是有鉴于四库馆臣们的胡乱涂改古书的一种反抗运动吧。

许多翰林院的学士们，趁这个机会，都从《大典》中钞辑出许多他们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出来。像法式善专钞宋人的集子，徐松专钞史料文献，一直到文廷式、缪荃孙，也还在钞辑着。不过，他们钞辑的规模都不大，故所保存的资料也不很多。

最谨慎、最仔细的一次钞辑工作，是在编纂《全唐文》的时候。清代编纂了许多官书，大部分都是“因人成书”，专以钞袭为能事。像《渊鉴类函》钞的是《唐类函》，《全唐诗》全偷季振宜的著作，《钦定曲谱》全钞《太和正音谱》和《南九宫谱》，但《全唐文》却是一部谨严而周密的书。虽然用了所谓“正统派”的眼光，不收唐人传奇文，但其他的唐文却是网罗无遗的。《大典》的被利用，在这一次算是最彻底的了。可遗憾的是，他们只钞辑唐五代文，没有注意到宋、元以后的著作。如果在那时候，再动手钞辑宋、元诗文的话，《大典》至少是可以十存其四五的。

乾隆以来，《大典》曾被儒臣们陆续私携出不少。但只是零星的散佚而已。最大的浩劫乃是一九〇〇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一次。《大典》被烧毁了一部分。未烧为灰烬的，却全被帝

国主义者挟之而去，盗运回国。至今，在伦敦拍卖行里还不断有《大典》出现，大都是那时候所劫掠的赃物。从这一次大劫之后，《永乐大典》这一部煌煌巨制就被分割为若干部分，分藏于世界各国的公私书库里了。北京图书馆许多年来竭尽全力去搜集，也只保存了一百一十册而已。更可痛心的是，保存在国内的若干私人手中的数十百册的"大典"，也竟陆续为美、日帝国主义者所垂涎，相继归到他们的图书馆里去。

这是帝国主义者掠夺我们祖国重要文献资料和文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把这个例子叙述出来，足以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足以增强我们保护祖国文化、艺术遗产的信念和决心。

更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使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有深刻的认识。那就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东方语学系图书馆，在最近把多年来所藏的《永乐大典》十一册全部赠还给北京图书馆。这件"礼物"并不是泛泛的物质的赠遗。这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只有在苏联，才能这样无保留的慷慨的把自己所珍藏着的文物赠还给了我们。这与帝国主义者们千方百计的掠夺我们的文物的举动对比一下，敌友的界限更分得清楚了。

同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也由于张元济先生的提议，把涵芬楼所藏的《永乐大典》二十一册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涵芬楼的藏书，为大江以南最丰富、最珍贵的宝藏之一。"一·二八"日寇侵略上海时，该楼化为灰烬，大部分的藏书也都随之化为灰烬。《大典》幸得保存到今天。该馆今以历劫仅存的最珍贵的图书捐献给人民政府，其化私为公，热爱政府的心，是值得钦佩的。人民们信赖与热爱自己的政府，曾不断把他们的所藏捐献出来。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足够说明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如何与人民的生活休戚相关，血肉相联，使他们能够无保留地把自己所最珍视的东西贡献给政府。他们明白人民政权会十分重视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会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给人民大众加以应用与参考研究的。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 漫步书林

## 引　言

在路上走着，远远地望见一座绿荫沉沉的森林，就是一个喜悦，就会不自禁地走入这座森林里，在那里漫步一会儿，仅仅是一会儿，不管是朝暾初升的时候也好，是老蝉乱鸣的中午也好，是树影、人影都被夕阳映照得长长地拖在地上的当儿也好，都会使我们有清新的感觉。那细碎的鸟声，那软毯子似的落叶，那树荫下的阴凉味儿，那在枝头上游戏够了，又穿过树叶儿斑斑点点的跳落在地上的太阳光，几乎无不象在呼唤着我们要在那里留连一会。就是地上的蚂蚁们的如何出猎，如何捕获巨大的俘虏物，如何把巨大的虫拖进小小的蚁穴等等的活动，如果要仔仔细细地玩赏或观察一下的话，也足够消磨你半小时乃至一小时的工夫。

从前的念书人把"目不窥园"当作美德，那就是说，一劲儿关在书房里念书，连后花园也不肯去散步一会的意思。如今的学生们不同了。除掉大雪天或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在屋里是关不住的了。三三两两地都带了书本子或笔记本子到校园里、操场上、或者公园里去念。我看了他们，就不自禁有一股子的高兴。我自己在三四十年前就是这样地带了书本子或带了将要出版的书

刊的校样到公园里工作的。

可是言归正传。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个“引子”的“引子”。“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句鼓励念书人的老话。当然，我们如今没有人还会想到念书的目的就是去住“黄金屋”。不，我们只明白念通了书，做了各式各样的专家，其目的乃是为人民服务。在念书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在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里，在从事这种劳动的当儿，研究工作的本身就会令人感染到无限喜悦的。——当然必须要经过摸索的流汗的辛苦阶段，即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阶段。在书林里漫步一会儿，至少是不会比在绿荫沉沉的森林里漫步一会儿所得为少的。

书林里所能够吸引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决不会比森林里少。只怕你不进去，一进去，准会被它迷住，走不开去。譬如你在书架上抽下一本《水浒传》来，从洪太尉进香念起，直念到王进受屈，私走延安府，以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你舍得放下这本书么？念《红楼梦》念得饭也吃不下去，念到深夜不睡的人是不少的。有一次有好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们抢着念《海鸥》，念《勇敢》，直念到第二天清晨三时，还不肯关灯。结果，只好带强迫地在午夜关上了电灯总门。有人说这些是小说书，天然地会吸引人入胜的。比较硬性的东西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不然。情况还是一般。譬如我常常喜欢读些种花种果的书。偶然得到了一部《汝南圃史》，又怎肯不急急把它念完呢。从这部书里知道了王世懋有一部《学圃杂疏》，遍访未得。忽然有一天在一家古书铺里见到一部《王奉常杂著》，翻了一翻，其中就有《学圃杂疏》，而且是三卷的足本（《宝颜堂秘笈》本只有一卷），连忙挟之而归，在灯下就把他读毕，所得不少。有一个朋友喜欢逛旧书铺，一逛就是几个钟头，不管有用没用，临了总是抱了一大

包旧书回去。有时买了有插图的西班牙文的《吉呵德先生传》，精致的德文本的《席勒全集》，尽管他看不大懂西班牙文或德文，但他把它们摆在书架上望望，也觉得有说不出的喜悦。有的专家们，收集了几屋子的旧书、旧杂志，未见得每本都念过，但只翻翻目录，也就胸中有数，得益非浅。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东西，就在这一翻时"得来全不费工夫"。宋人的词有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境界在漫步书林时是经常地会遇到的。

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或多或少地有收获的。

以上只是一个开场白。下面想把我自己在这座书林里漫步的时候的所见所得，择要地"据实道来"。只要大家不怕厌烦，我的话一时完不了。

## 王祯：农书

书林浩瀚如大海，"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只能就自己所熟悉的谈谈吧。"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首先介绍几部古代的有关农业的书籍是有意义的。中国夙称"以农立国"，但有关农业的书却不很多，远不如兵书之多，更不如医书的"汗牛充栋"。《四库全书》所著录的自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下凡十部，其附存目则自唐陆龟蒙《耒耜经》以下凡九部。其他书目里，著录的农书也很少。但如

果把有关经济作物的书，有关花、果、药物的书，水利的书，和有关牛马等牧畜的书一同统计在内，则也可成一巨帙。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中国农业书目》一册印行，惜今已罕见。我之所以收集农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有木刻的插图。后来，连类而及，就连没有插图的农书也兼收并蓄之了。在有木刻插图的农书里，我最喜欢元代王祯撰的《农书》。这是一部篇幅相当大的书。我曾于某氏处见到一部明嘉靖九年(公元一五三〇年)的山东刊本，凡六册，首有临清阎闳序。书中插图，浑朴有力，气象甚为阔大，是木刻画里的上乘之作。因着意欲收购一部。访之南北各肆，乃获残本一部，凡五册，仅阙《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至二十。虽非全书，亦自满意。此书包罗甚广，凡分三部分。首为《农桑通诀》，分六集。(《通诀》目录下注云："古之文字皆用竹帛。逮后汉始为纸疏，乃成卷轴，以其可以舒卷也。至五代后汉〔按"汉"应作"唐"〕明宗长兴二年，诏《九经》版行于世，俱作集册。今宜改卷为集"。内聚珍本无目录，却改集为卷。)自"农事起本"，"牛耕起来"，"蚕事起本"，"授时篇"，"地利篇"，"孝弟力田篇"，"垦耕篇"，"耙劳篇"，"播种篇"，"锄治篇"，"粪壤篇"，"灌溉篇"，"劝助篇"，"收获篇"，"蓄积篇"，"种植篇"，"畜养篇"，"蚕缫篇"到"祈报篇"，是"通论"性质的书，特别着重说明南北各地的土宜。"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垦耕篇")象这一类的"因地制宜"，切合各地需要的话是随处可以读到的。次为"农器图谱"，分二十集："田制门"、"耒耜门"、"䦆臿门"、"钱镈门"、"铚艾门"、"杷朳门"、"蓑

笠门”、“蓑蕢门”、“杵臼门”、“仓廪门”、“鼎釜门”、“舟车门”、“灌溉门”、“利用门”、“𦓤麦门”、“蚕缫门”、“蚕桑门”、“织纴门”、“纩絮门”及“麻苎门”，凡农桑所需的器物，无不毕具，绘图立说，极为详尽。第三部分为“谷谱”，分十一集：集之一至二为“谷属”，集之三为“蓏属”，集之四至五为“蔬属”，集之六至八为“果属”，集之九为“竹木”，集之十为“杂类”（苎麻、木绵、茶等），集之十一为“饮食类”（这类内阙“豳七月诗说”及“食时五观”二篇，各本皆同）。

这部书作于元皇庆癸丑（公元一三一三年），离今已有六百四十多年了，读起来还觉得语语翔实，通俗合用，不仅总结了古代农业科学的好的经验，而且，更有新的见解和新的创造。《四库提要》云：“《图谱》中所载水器，尤于实用有裨。”的确，在“灌溉”、“利用”二门里，有的水器是很重要的创作。王祯自云：“既述旧以增新，复随宜以制物，或设机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赖其功。”（“灌溉门”引言。）《图谱》的最后，附有法制长生屋，造活字印书法等。造活字印书法乃是乾隆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出版前的一篇最详尽的叙述活字印书的方法的文章，极为重要。其中说，有用烧熟瓦字的，有铸锡作字的，又有雕板木为字的。从宋代毕升创作胶泥活字版后，到了十四世纪的初期，已进一步地用到锡活字和木活字了（欧洲用活字印书开始于十五世纪中）。叙述检字方法，说：“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皆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这也是一个创造。我从前见排板的工人们皆立而摘字，所谓“以人寻字”的，却没有利用到六百四十多年前就已发明的这种坐而摘字，“以字就人”的科学方法。

这部《农书》是徐光启《农政全书》出版之前最详尽的农业科学的总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而又结合实际地叙述着许多耕种、缫织的技术。没有一句空谈，没有不能见之实用的幻想。作者是把农民们的实际的经验总结起来的，所以，决不是一部“闭门造车”的书。我们应该把这部书作为农业学校里的必读的教科书才是。

这部书的作者王祯，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字伯善，东平人，曾官丰城（按疑应作“永丰”）县尹。”他自己说，曾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我在顺治十三年刊本的《旌德县志》卷七《官师志》里，果然找到了有关于他的一段材料：“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任。东鲁人。修学宫，建尊经阁，治坛、庙、桥、路，施药济人。”《农书》就在那时候开始写的。因为要印行《农书》，所以创造了木活字。“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他迁任信州永丰县。曾将这副活字携而之官。这时，他的《农书》已经写成了。“方欲以活字嵌印”，却知江西已经命工刊板，遂中止。

《农书》的版本，除嘉靖本外，我曾在上海见到一部明“万历二载甲戌（一五七四年）济南府章丘县刊行”的本子（福建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农书》即从此万历年刊本出），显然是翻刻那部嘉靖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载王氏《农书》，说：“《农桑通诀》六，《农器图谱》二十，《谷谱》十，总名曰《农书》。”其内容正与嘉靖本同。惟他未注明版本，不知所收的是嘉靖本还是万历本。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里辑出这部《农书》来。按《大典》目录，卷之六百二十五到卷之六百四十，共十六卷，所收皆为《农书》，惟在《农书》十四、十五下，注：“农桑辑要”，在《农书》十六下，注：“农桑衣食辑要”。在《农书》一至《农

书》十三下，则并未注有书名。《四库全书·农书提要》云："《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则其中有八卷是王祯《农书》。至所余五卷究是何书，则今已不可得而知了。我曾将从《大典》本书的内聚珍本《农书》和嘉靖本对校了一下，异同不多，可见《大典》所收乃是王氏全书，且是最近于王氏原本的本来面目的。惟《大典》本有王氏的《农书》原序，云："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嘉靖本无此序)。《大典》既并之为八卷，内聚珍本又分之为二十二卷，只有嘉靖本作三十六集，尚存原本规模。究竟内聚珍本分作二十二卷有何根据呢？据《提要》说，是根据《读书敏求记》的。但我们所见的各本《敏求记》从没有将《农书》分作二十二卷的。不知当时馆臣所见的是何本《敏求记》。好在原书的篇目次第俱在，固不难于恢复原本的本来面目。这部分作三十有七集的恢复本来面目的《农书》希望能够早日重印出版。现在，不要说嘉靖本，或万历本《农书》已在市上绝迹，就是内聚珍本，福建重刻《聚珍版丛书》(江西和浙江重刻的《聚珍版丛书》，均无《农书》在内)，广东广雅书局重刻《闽聚珍版丛书》，乃至石印小字本、铅印本的《农书》，也都成了"可遇不可求"之物。象这样的一部重要的而且必读的农业科学的古典著作，是值得几位专家们尽快地花费若干时日，把它整理一下的。

## 刘基(传)：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是一部流传得相当广的民间日用书，从饮食、服饰、器用、百药、农圃、牧养，一直到阴阳、占卜等类，凡人民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均具于书中。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又分三卷，共十二卷。今所见最早的刊本是

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年)青田县儒学教谕程法所刊的，又曾见一部稍后的本子(万历刊)，亦有程法的序。这书的作者相传是刘基。“刘伯温”这个名字，在民间是人人知道的，他的知识广博，多能鄙事，未占先知，料事如神，也是人人都晓的。流传很广的预言书之一《烧饼歌》，就相传是他作的。这部书从第八卷起，足足有五卷，述的都是："大小六壬课"、"营造吉凶"、"营生杂用"、"上官出行"、"麻衣道言"、"杂占法"等，依托于他的所作，是不足怪的。惟第一至第七卷则多实用的知识，象"造酒法"、"造醋法"、"糖蜜果法"、"洗练法"、"染色法"、"理容方"、"种水果法"、"种药物法"、"养治六畜法"等，大类《齐民要术》、《饮膳正要》、《农书》所述的，有时且加详，补其所未备。可能有些"经验"良方，是很有用、有效的。象"理容方"里的乌须方，治落发方等，不知有人试过没有。又象"洗糨铁骊布法"云：

“松子肉研细糨之，不脆”。

又法："用好茶末少许入糊糨之，或煎浓茶入香油一滴糨，亦佳。"(卷之四服饰洗练法)

“铁骊布”，在明代很风行，今日似已不大见到(比湖南浏阳出产的夏布更薄、更细、更脆硬)。象这样的小小经验，都是出于实际的多次试用的结果，然后才加以推广的。但有些经验却颇为怪诞，是属于民间的迷信、禁忌的一流，则是五百多年以前的社会里所不免会产生的。不过，我们对于推广那些"经验良方"等等，却要特别加以小心。非得有确实的试验的结果，不宜冒失地便加以采用。我有一个想法：对于古代流传的许多种植法，食物、水果保存法，酒酱酿造法，理容法，养治六畜法，以及经验良方等等，应该分别由有关部门，象农业研究所，食品工业部门，医

药卫生部门等等，加以有组织、有系统的试验。是好的，就要发扬之。是有害的，就要加以批判、驳斥，不能听任其“谬种流传”。总之，在保存和发扬古代优良的传统和经验的同时，还要对人民的健康和生产安全负责。这一段话，不仅是专指《多能鄙事》这部书说的，也适用于一切我底下所谈到的好些类似的书。不然的话，不免要成为胡乱介绍若干谬诞的经验和方法了。

## 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象这样一类书，为民间日常所需要的，历代都有不少，惟不易流传下来耳（今所知的，在宋代、元代就有不少部。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却绝少保存下来）。人民是需要这一类日常顾问式的百科全书的。在二十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印的《日用百科全书》就颇受欢迎。上次述的一部《多能鄙事》，也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无撰者姓氏——象这一类的书都是不易知道确实的作者的——是明代万历初年的经厂刊本。分甲至癸十集。甲集是“为学”和“家书通式”等。乙集是“家法”、“家礼”，末为“族葬图法”。丙集是“仕宦”，却有“周公出行吉日”、“百怪断经”、“梦寐因想”三项包罗在内，足征仕宦者的“患得患失”的心理。丁集为“宅舍”，并及“牧养良法”。戊集为“农桑类”，却附以“文房适用”、“宝货辨疑”。己集为“诸品茶”以至“酒曲类”、“饮食类”。庚集为“饮食类”、“染作类”、“香谱”、“闺阁事宜”。辛集为“吏学指南”。壬集为“卫生”，以“养老奉亲书”“治诸病经验方”为主。癸集为“谨身”，以“三元参赞延寿之书”及“修养秘论”为主。其中，以丁、戊、己、庚、壬五集为最有关于民生实用，甚类《多能鄙事》。其他五集则专为仕宦和学人们准备

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了。其中有许多种植、牧畜、酿造之法和治诸病的经验良方可与《多能鄙事》相印证相补充。“宝货辨疑”是典当铺的教科书，相传的都是钞本。这却是最早的见于“刻本”里的。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却把它抽出作为一部单行的书印出。

## 邝　璠：便民图纂

这部书很有用，但不多见。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便民图纂》不知何人所辑。锓板于弘治壬戌（一五〇二年）之夏。首列农务、女红图二卷。凡有便于民者，莫不俱列。为人上者，与《豳风图》等观可也。”章钰云：“《明史·艺文志·农家类》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是书为璠撰无疑。同治《苏州府志·名宦》：璠字廷瑞，任丘人，进士。弘治七年（一四九五年）知吴县，循良称最。”（《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中）我所藏的一部明万历癸巳（一五九三年）刊的《便民图纂》，于永清序上就说：“邝廷瑞氏《便民图纂》，自树艺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调摄之节，刍牧之宜，微琐制造之事，捆摭该备，大要以衣食生人为本。是故绘图篇首而附纂其后，歌咏嗟叹以劝勉服习其艰难。一切日用饮食治生之具，展卷胪列，无烦咨诹。所称便民者非耶？”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嘉靖甲辰（一五四四年）蓝印本，有欧阳铎、吕经二序，黄昭道、王贞吉二跋。惟弘治原刊本则未见。嘉靖本为十六卷，万历本则只有十五卷。盖以万历于永清本，把农务、女红二图并作一卷了。其余“耕获类（麻属附）”、“桑蚕类”、“树艺类（二卷）”、“杂占类”、“月占类”、“祈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牧养类”及“制造类（二卷）”等，凡十一类十四卷，则嘉靖、万历二本皆

同，文字也没有什么歧异。惟嘉靖本的农务、女红图甚为粗率，有的几乎仅具依稀的人形。万历本的插图，则精致工丽，仪态万方，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木刻画之一。农务凡十五图，女红凡十六图，出于傅汝光、李桢、李援、曾中、罗锜诸人所刻。他们都是这时代的北方刻工之良者。这个“耕织图”可信是从宋代楼玮的本子出来的。邝璠题云：“宋楼玮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者。”他所撰的吴歌的确是平畅易晓，特别是用了“山歌”体，吴人是会随口歌之的。象“下壅”云：

稻禾全靠粪烧根，豆饼河泥下得匀。
要利还需着本做，多收还是本多人。

于施肥的功效说得简单而明了。又象“喂蚕”云：

蚕头初白叶初青，喂要匀调采要勤。
到得山上成茧子，弗知几遍吃艰辛。

这些，都是可以顺口歌唱出来的。楼玮写的《耕织图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加以著录，却没有“图”。今所见的“耕织图”的刻本，当以此书所附的“农务”“女红”二图为最早了。“耕获类”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开垦荒田法”：

> 凡开久荒田，须烧去野草，犁过，先种芝麻一年。使草木之根败烂，后种五谷，则无荒草之害。盖芝麻之于草木，若锡之于五金，性相制也。务农者不可不知。

如果这个法子试之有效，则对于今天开垦荒地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在“调摄类”里，有治“鼓胀”（血吸虫病）方三。不知

中医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于南方好几省的农民们关系很大，故录之如下：

〔紫苏子汤〕苏子（一两）、大腹皮、草果、厚朴、半夏、木香、陈皮、木通、白术、枳实、人参、甘草（各半两），水煎，姜三片，枣一枚。

〔广茂溃坚汤〕厚朴、黄芩、益智草、豆蔻、当归（各五钱）、黄连（六钱）、半夏（七钱）、广茂、升麻、红花（炒）、吴茱萸（各二钱）、甘草（生）、柴胡、泽泻、神曲（炒）、青皮、陈皮（各三分），渴者加葛根（四钱）。每服七钱，生姜三片，煎服。

〔中满分消丸〕黄芩、枳实（炒）、半夏、黄连（炒，各五钱）、姜黄、白术、人参、甘草、猪苓（各一钱）、茯苓、干生姜、砂仁（各二钱）、厚朴（制一两）、泽泻、陈皮（各三钱）、知母（四钱），共为末，水浸蒸饼，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熔热白汤下。

这部书的全部都可以说是适合于农民们日常应用的，与《居家必用》至少有半部是为“学士大夫”们所适用的不同。我想，虽然其中不免有迷信，禁忌之语，但大体上是“便民”的，也应该在加以整理后印出，供农业部门和医药卫生部门等专家们的参考。

## 无名氏：墨娥小录

在一家古书店的架上，看到一函袖珍本的书，题作《墨娥小录》。这书名甚奇，不知道书里究竟讲的是什么。便取下来看，原来是《多能鄙事》这一类的东西，也不知是何时人写作的。首有一序，题光绪癸未（一八八三年）武林玉书振麟氏隶。又有学圃山农一序，明说是明隆庆间胡君文焕所重刊的。其中多有制造秘方、种植巧技和养禽宜忌，香谱、牙牌谱等。小小妙术，多有“谈言微中”之处。后在上海，得明刻本一部，已将书名改过。回

到北京后，又在邃雅斋获明胡文焕刻本一部，即所谓《格致丛书》本的。为了要搞清楚这一部的来源，又到北京图书馆检阅馆藏的（一）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和（二）明隆庆辛未（一五七一年）吴继刊本。这两部恐怕都不是全书。胡文焕本凡十四卷，天一阁本却只有头五卷，吴继刊本却只有头六卷。第七卷以后，不知吴本为何脱落了。颇疑原来是完全的。吴继的序说道："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凡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不知辑于何许人，并无脱稿行世。晦且湮者亦既久矣。客有访余，出共阅之。以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居家必用》及《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类诸所未备者，聿皆裁之。按简应事，则愚可明，拙可巧。锓而广之，亦觉世之一道也。"按种植、服食、治生诸类在第八卷到十一卷里。由此可证吴继刊本并不缺，惟北京图书馆所藏吴本，却是一个残本耳。光绪间刻的袖珍本也非全书。独胡文焕本最为完备。本书所述的秘方妙诀，有不少的确可补《多能鄙事》诸书之所未备。但荒诞无稽的话却更多。修真养性，丹房烧炼，乃是明代中叶以来一部分士大夫们的幻想。居然有人信以为真，以为仙人可致，仙境可登。象屠隆所作的《修文记》剧曲，就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也。这个风气越传越盛。直到农民大革命起来之后，官僚地主们的修仙迷梦方才被惊醒了。但除了那些不经的荒诞之谈以外，《小录》里毕竟还有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好的成就和经验的记录。这些成就和经验，其创始者和发明者们，虽都已姓氏湮如，但在日常应用上和科学技术史上，却大是值得注意保存之，甚至应该加以发扬光大之的。譬如，造浆糊就有两法：

〔糊法〕 乳香、白芨粉（即腻粉），明矾黄蜡胶，更兼白石钳（石灰也），永保百年牢。

〔粘合糊〕 糊内入白芨末、豆粉少许，永不脱。

粘瓷器法是："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些少，再研用，妙甚。这些都是可以在试验有效后加以推广的。象这一类的"玩意儿"还多得很呢。又象"打饼三五日尚软条"云："和面时入盐、蜜各少许在内，可留三五日永不硬。"这方法如果试之有效，和民生是颇有关系的。其中"艺术戏剧"一门（卷六），尤多有关古代的"化学变化"的话。象造"烟火"就有很多的方子。象"铅化锡"就有两个方子。染色的方法尤多。他们把那些化学变化都叫做"艺术戏剧"，正如把"火药"的发明，用作炮仗和烟火一样。在那些游戏项目里，可能会找出些新的东西来。又这书的每个本子，可能都会"后来居上"，新增些"东西"进去。吴继的刻本，就比明抄本多出若干则来。象千里茶（卷四）以下三则，枯痔药方（卷五）以下五则，都是抄本所无而为刻本所增的。象这一类书，明代中叶以后，写作得甚多。在《格致丛书》、《夷门广牍》和《宝颜堂秘笈》里就收有不少部。独高濂（作《玉簪记》的）的《遵生八笺》是单行的。它们往往包罗万象，而尤着意于养性修真、打坐炼丹诸术，与《墨娥小录》大体是同一类的东西。我只举最早的一部《墨娥小录》谈谈，不再话及其它的了。

## 汪懋孝：梅　　史

古书之失传者多矣。幸而孤本相传，偶一遇之，得不象爱护头眼似地爱护它么？我在杭州一书肆，获见《梅史》，即诧为未见书，亟购得之。携之行箧，不离左右，可谓珍惜之至。作者汪懋孝，字虞卿，休宁人，大概是一位画家。吴子玉的序道："予邑汪伯子虞卿，乃独耽而专焉，为一时邑之画学所称。"书为万历间

(约一六〇〇年)所刻,甚精,刻工为黄时卿,是一个徽派版画刻工的能手。首有"写梅叙论"七则:原起、名法、楷模、笔墨、造妙、师承及郑重。以下就是"插图"了。穷态极妍,尽"梅"的清奇与古拙之致。宋代有宋伯仁的,曾刻《梅花喜神谱》。乾隆间,沈氏曾翻刻之。知不足斋鲍氏也刻之,收入"丛书"第二十六集。《夷门广牍》里有《罗浮幻质》一卷。明末,黄氏刻画谱八种,其中也有《刘雪湖梅谱》。关于论画梅的书是"我道不孤"的。独此《梅史》为最罕见。今人翻刻古画,于精致的界画,飘拂的衣袂,纤丽的蜂蝶,乃至博古、人物,均能不失原作的精神,但于翻刻老干嫩枝时,则笔力大弱,仅具形似,少有生气,完全抹煞了"疏影横斜"的风度。黄时卿刻《梅史》,则刀法极有力,也能表现出画家的本意来。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

## 余象斗:列国志传

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这件事还曾见之于新华社的上海通讯。这末一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着呢?这里面有文章。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他不仅刻书,他还编书。《四游记》里有《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己动手编辑的。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编刻"小说"的人是多末被"卫道之士"看不起!不是说他们诲淫、诲盗,就是咒诅他们要被"天火"

烧家。然而，老百姓们是多末需要看些不是颂扬皇上圣明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益处的，且是能够使他们感动，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惊叹，使他们时而泣，时而笑，时而喜，时而悲的文学作品啊。余象斗，还有其他有勇气而不顾"世俗"诽笑的出版家们(主要是在建阳、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便供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见到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可以说应该感谢他们。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亡。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得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象宋刻本、元刻本、明钞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爱，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象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他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我曾到过建阳(即建安)，那里是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斜照在群山上，证明那里曾经是"盛极三朝"(宋、元、明)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余氏世业刻书。所谓宋余仁仲本的《礼记郑注》更有大名。这个余象斗，可能就是宋代(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余家的后裔吧。那末，他的一家，经营出版事业，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了。世界上有象他家似的历史那末悠久的一家出版商么？

余象斗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他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

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建安版书籍的型式，特别着意于“插图”，就象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们阅之，兴趣倍增。这部《列国志传》也就是刻成这样古老的型式的。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工夫不浅。内容方面曾与陈眉公本的《列国志传》相对读，差别不大。

这部书，上海古书铺一下从徽州得来，只残存一册，即最后的第八册。象这样的小说残本，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它呢？倒不完全为了它是明代余象斗的刻本，刻得精美，流传得极少之故，更重要的原因，还为的它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原来，禁止以古书造纸，早已有了明令。但未能贯彻下去，各地造纸厂，不知毁坏了多少有用的好书和资料。四川省曾经抢救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的日记的稿本，足足有百册。浙江省救出了太平天国时代做过上海道，和帝国主义者们勾结起来，组织“长胜军”的吴煦家里所保存的档案。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上海方面，也在造纸厂所收集的将作纸浆的旧书里，找出了不少好书、好资料。没有被发现而在不声不响之中被毁灭了的好书、好资料，更不知道有多少！一旦失去，从此不见天日！安徽省是一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地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检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地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这不是很可伤心的事么？不仅安

徽省得好好地、大力地杜绝这样的糟蹋、毁坏文献和科学研究的资料的事的继续进展下去，别的地方也应该同样努力地防止把古书作为废纸，作为造纸浆的原料。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检拾什么，正象收集"废铜"的"社"，收到古代青铜器或旧的铜佛像等等，便先行打烂敲碎，碎得一片片地，一小块一小块地，以免"文管会"等等的人来挑选。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在作祟！这一册《列国志传》是幸运地不至"冤沉海底"了，但其他"七册"呢？已化为纸浆了！见此一册的得"救"，益盛感他册，乃至无数他书的不能及时"救"出的痛心！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宣传这部、或这一册书的主要原因了。

## 玄　烨：康熙几暇格物论

对于事物有新鲜的感觉有缜密的考察，因而发现或发明些科学原理或规律，或有益于人类的动、植物的新品种的，在中国古代实"大有其人"。且举一个比较新鲜的例子吧。

>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年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岁两种，亦能成两熟，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此种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余。曾颁给其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

惜未广也。南方气暖，其熟必早于北地。当夏、秋之交，麦禾不接。得此早稻，利民非小。若更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将来盖藏，渐可充实矣。

这一段话见于《康熙几暇格物论》(《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亦见引于乾隆本《授时通考》。清末，宗室盛昱亦曾将此编六卷抽出，录为两本，石印行世。只为了在丰泽园的阡陌上走走，留一下子神，便发现了"御稻米"这个"嘉谷"，"利民非小"！今此种"御稻米"，不知北京附近尚有种之者否？想不至绝种。应该大大地提倡一下方是。在同书里（卷二十六），又有"白粟米"一则云：

粟米(《本草》，粟米即小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粘有不粘。《本草》注云：粟粘者为秫，北人谓为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粘。七年前，乌喇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有以此粟来献者，朕命布植于山庄之内。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殆过之。

这也是偶然的"发见"。而"白粟"的一种，便自此传遍各地了。玄烨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对于"新鲜事物"，处处留神，事事研究。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藏有不少他所用的仪器。有的仪器，还是从英国来的，但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康熙这一个时代(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很值得我们历史学家们和科学史家们研究一下。又，我国各地区的稻、麦诸"谷"，品种丰富极了。我相信，可能还会有象发见"御稻米"和"白粟"那样的"嘉谷"的优良种子的机会。只要大伙儿仔细留神，处处注意，就会有碰到这个机会的可能。农村的"合作社"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有学过农业科学的青年们，他们短不了天天在阡陌上跑，倒要留点神，多

观察观察，可能会有什么优良的新品种给他们发见出来呢。那便于国计民生，关系非浅了。

## 王世懋：学圃杂疏

这是一部老老实实地讲究种花植果的书。一切平易近人，可以见之实用，没有怪诞可惊的议论与方法。此书凡三卷，第一卷是“花疏”，第二卷是“果疏”、“蔬疏”（附水草）、“瓜疏”、“豆疏”及“竹疏”，第三卷为拾遗，除补第一、二卷所未及者外，并附录慎懋官的《华夷花木考》里的若干则，那些是他自己所未曾述及的。我们最怕的是辗转抄袭、陈陈相因的书。好的书却是语语从自己经验中来的，不仅是第一手的材料，也是第一流的文章。象世懋这部书可以当得起这样的好评了。他随笔札记自己的种植花果的经验，不抄掇前人的只字片语，的确是一部有用的好书。就散文而论，似淡而实浓郁，似浅而实深厚，也可列入明文的上乘。《宝颜堂秘笈》曾收入此书，却只有一卷，是把原书的第一、二卷合并为一的。首有万历丁亥（一五八七年）世懋的序。世懋为世员弟，谈艺多崇慕世员语。但《四库提要》以其间有不赞同王、李语，便大加赞许，所以只有那部《艺圃撷余》是收入“四库”的，其余的象《学圃杂疏》等书，就都被列于存目里了。我这部《学圃杂疏》是在《王奉常杂著》里的。《杂著》卷前有“翰林院”印，当即是当时“馆臣”所用的那一部了。

## 周文华：汝兰圃史

上海的旧书店在清理底货。我听说修文堂清出此书来，亟

向之购取，则已为北京来薰阁所得。回京后，乃向来薰阁取得。在论园艺的书里，这是一部比较详明的好书。凡十二卷，从“月令”、“栽种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条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条理甚为明悉，栽种的技术也叙述得颇详细。序目均作“致富全书”，显系后来挖改。盖后人以种植花果足以“致富”，乃为易此名。首有万历庚申（一六二〇年）陈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云，得顾长佩手订《花史》十卷，乃周允斋所辑。“稍恨其诠集未该”，遂以耳目睹记，加以增补。周允斋的《花史》，书中引作《允斋花谱》，今未见。但这部《圃史》却是后来居上的。他的确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经验进去。有许多的种植方法和经验，是今天还应该加以重视的。周文华字含章，吴郡人。吴郡的“花农”现在还驰名遐迩，的确是累积了丰厚的传统的优良经验的。在搞农业副产方面，象这一类的书是极有用的，还应该多搜集，多流传，多加以实验，并于实验后，多加以推广才是。

## 谈 买 书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象俄文、法文、英文、

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倒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象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

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末，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薰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

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 谈访书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书之一。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和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

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象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象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末，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

头。常熟翁家夹巷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录，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副"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时的出现了。象《石仓文选》（明曹学佺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

尚多。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象山间的清泉似地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是胡里胡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作习学簿或账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有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末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

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 谈 整 书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象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

“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

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末，”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少，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

计划才好。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末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已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末，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

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末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象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象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象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余话》

等等，应该归到那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 谈 分 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象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象家具、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末，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象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象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象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积压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

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象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那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一九五〇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一种读物。不过，象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末，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无其他

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象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象徐家汇图书馆，其庋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的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象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又象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象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象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 谈 印 书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末，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末，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有些旧报

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是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末，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的了。

说起照相影印来，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有的装订得四不象，十分地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

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象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如象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的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门”，象《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末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的“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小的丛书出版的。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们搜集起来，为他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象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钞本。这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象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

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印”成《古本戏曲丛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用。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末多的戏曲的。其它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钞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的打字或钞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象《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料。不过，要精读的书，象《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象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象《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

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三) 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末，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

(1956年《人民日报》)

# 中晚唐诗纪

《中晚唐诗纪》，清顺治间（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年）刊本。此《中晚唐诗纪》一百三十一家，为明遗民龚贤所编。龚贤又名岂贤，字野遗，号半千。昆山人。他的画，在清初是独树一帜的。周亮工的《读画录》（卷二）里，有龚半千的传。“性孤癖，与人落落难合。其画扫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不诬也。程青溪论画，于近人少所许可，独题半千画云：‘画有繁减，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北宋人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半千早年厌白门杂遝，移家广陵。已复厌之，仍返而结庐于清凉山下，葺半亩园，栽花种竹，悠然自得，足不履市井，惟与方盦山、汤岩夫诸遗老，过从甚欢。笔墨之暇，赋诗自适。诗又不肯苟作，呕心抉髓而后成，惟恐一字落人蹊径。酷嗜中、晚唐诗。搜罗百余家，中多人未见本。曾刻二十家于广陵，惜乎无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这是关于半千的最原初的材料。他编的《中晚唐诗》，很少人知道。在胡震亨的《唐音戊签》未刻出之前，中晚唐诗是颇为寂寞的。吴琯的《唐诗纪》只及初盛，吴勉学的《四唐汇诗》也只刻初唐七十卷，盛唐一百二十四卷，都未能收入中晚唐诗。张之象的《唐诗类苑》（二百卷）是分类的。宋代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则只收“绝句”。独朱警编的《百家唐诗》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大是壮观。

然其书刻于嘉靖庚子（一五四〇年），到了半千之时，已有一百多年，传本绝少。汲古阁毛氏所刻诸唐人集，凡三十余家，亦以中晚唐诗人之作为最多。他和半千同时，不知有没有互通声气，但恐怕还是不谋而合的。半千所刻的中晚唐诗，所收甚广，随时刊刻，无法知道他究竟刻了多少。他在杨巨源诗的跋里说到："巨源诗出，是余《中晚唐诗纪》中之第七十一家。"在杨衡诗的跋里又说道："衡诗出，是余《中晚唐诗纪》中之第七十二家。"据此二跋，则他至少刻过七十二家了。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十五）著录《中晚唐诗》，云："此龚半千贤所刻中晚唐诗，分行本、秘本二集。行本凡三十二家，秘本凡三十一家。"今所见各本《中晚唐诗纪》均不分行本、秘本二集，亦不止于七十二家（更不止于叶氏所著录的六十三家）。我所藏的此书，凡有四个本子：

第一个本子（下称甲本）有三页"目录"。第一页的"目录"题着：

## 中晚唐诗姓氏总目

**中唐**

| | | | |
|---|---|---|---|
| 一、刘长卿 | 二、刘禹锡 | 三、姚合 | 四、周贺 |
| 五、储嗣宗 | 六、沈亚之 | 七、刘畋 | 八、刘真 |
| 九、唐球 | 一〇、刘商 | 一一、刘皂 | 一二、刘猛 |
| 一三、刘言史 | 一四、刘轲 | 一五、刘叉 | 一六、曹邺 |
| 一七、裴度 | 一八、刘公兴 | 一九、刘山甫 | 二〇、刘遵古 |
| 二一、刘道昌 | 二二、刘辟 | 二三、刘太真 | 二四、刘志坚 |
| 二五、戎昱 | 二六、刘瑰 | 二七、刘虚白 | 二八、刘昭禹 |
| 二九、刘郇伯 | 三〇、刘昭属 | | |

**晚唐**

三一、刘得仁　三二、刘兼　三三、孟贯　三四、姚鹄
三五、伍乔　三六、曹邺　三七、李远　三八、刘驾
三九、刘威　四〇、韩偓　四一、喻凫　四二、刘璐
四三、林宽　四四、刘沧　四五、刘耕　四六、刘庄物
四七、刘邺　四八、刘暌　四九、刘谷　五〇、邵谒
五一、刘绮庄　五二、刘鲁风　五三、刘象　五四、刘臻

在其第二页目录上，又有一个“中晚唐诗姓氏总目”，却没有一个姓刘的了。中唐诗人有：

一、鲍溶　二、张祜　三、窦常　四、窦庠
五、窦群　六、窦巩　七、窦牟　八、窦叔向
九、吉中孚　一〇、陈去疾　一一、陈通方　一二、邵楚苌
一三、许稷　一四、周匡物　一五、陈诩　一六、潘存实
一七、张籍　一八、项斯

晚唐诗人有：

一九、郑谷　二〇、江为　二一、黄滔　二二、徐夤
二三、陈陶　二四、赵嘏　二五、马戴　二六、欧阳詹
二七、欧阳衮　二八、欧阳玭　二九、欧阳澥　三〇、曹唐
三一、周朴　三二、翁承赞　三三、曹松　三四、方干
三五、汪遵

在其第三页目录上却标着“女才子”的一个总名，内收：

一、薛涛　二、元淳　三、李冶　四、鱼玄机
五、刘兰翘　六、张夫人　七、刘瑶　八、刘媛
九、刘氏妇　一〇、刘采春　一一、刘云　一二、刘淑柔

一三、刘氏

以上一共是一百〇二家，算是最多的了。第二个本子（乙本）则有四十七家，于上目之外，多出了

一、熊孺登　二、张继　三、张南史　四、朱长文
五、朱湾　六、李郢　七、朱放　八、畅当
九、李咸用　一〇、王贞白　一一、朱景玄　一二、李洞
一三、许棠　一四、许琳　一五、裴说

十五家。第三个本子（丙本）有五十一家，于上面已著录的以外，还有：

一、于邺　二、于鹄　三、于濆　四、朱昼
五、朱泽

五家，是甲乙二本所无的。最近又收到了第四个本子（丁本），虽然只有十五家，却十分地重要，因为在这个本子里，保存了龚贤的跋三篇，这有跋的三家是：

一、朱庆余　二、杨巨源　三、杨衡

恰好是上面的三个本子所没有的。这三篇跋于刻书经过说得很详细。我们常常不明白，这部《中晚唐诗》为什么老是收入一批刘姓的诗人们，又收入一批欧阳姓的诗人们，一批朱姓的诗人们？半千在朱庆余诗的跋里说道："乙丑春日，郡司马朱公过草堂，问及所刻中晚唐人诗。余出此稿。公见之甚喜，催付剞劂，愿解俸助之。公名雯，字裔三，浙人也，长于诗。其科名官位乡里才思，皆与庆余等，余谓不独是其苗裔，安知非其后身耶？今余所辑，后有朱放、朱长文、朱湾，凡唐中晚朱姓诗，嗣其成帙，皆欲附庆余而出，亦从公之志也。"半千是一位隐居的穷人，他要刻

中晚唐诗，自非借助力于有力的人不可。他的刻朱姓的诗人们的诗，既借助力于朱雯，则他的刻刘姓的诗人们的诗，当然也是说动了一位刘姓的有财力者——也许就是那位号夕青的刘云份的吧——而得以告成的。刘云份的力量比较大，合作得比较久，所以，当时就成了一位合编者。杜濬在他写的《二刘诗叙》里说道："此吾友野遗龚子，夕青刘子，闵斯道之敝，合刻二家，为诗家津梁。俾学者从此合钝近词场之聚讼，而渐知以古人为师，其用心苦矣。至其搜考广博，字画精审，前此未睹也。世传宾客，仅有前集，初刻仍之。其别集续刻，得之栎园周公所藏闽本，野遗尤以为快云。"实际上，刘云份只是一位出钱刻书的赞助者而已。又他跋杨巨源诗后道："余急欲将竹窗生之手录景山诗登梓以行世。会王昊庐先生首春来山中，询及中晚未见诗。因出此本览之，且告其故。先生欣然，身任剞劂之事，携稿归。不十日，而书成矣。此千百年以前之杨巨源诗，几几乎与草木同腐朽者，今且笔之、板之、墨之以行世。使景山有知，当如何感激于地下，歌笑于天上乎？设非先生之笔之、板之、墨之以行世，虽百竹窗生之手录，几何不与草木同腐朽也。"又跋杨衡诗后道："大索衡诗，今已得五十余首，急欲公之于世。会王昊庐先生为余刊杨巨源诗成，出此览之。先生复欣然随付剞劂。"可见他的这部书乃是藉众力以成之的。

叶德辉的《书林余话》云："半千所刻唐诗，向未见藏书家目载。余从故家获一部，订十四册，不分卷。中唐凡三十七家，晚唐凡二十家。其中有一首为一家，数首为一家，十余首为一家者，似是足数而成。其网罗散佚，表章古人之心，在《全唐诗》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贤巨矣。"这是第五个本子（戊本），凡收五十七家；除和上面四个本子相同的以外，还有：

一、孟郊　　二、贾岛　　三、韩翃　　四、秦系
五、李嘉祐　　六、温庭筠

六家，是其他本子所无的[1]。更有第六个本子（己本）别称为《十三唐人诗集》，后附《八刘诗集》，题"明淮南刘云份夕青刊"（见《增订丛书举要》卷二十一章十九——二〇页）这二十一家都是见于甲本的，当系掇拾残版、拼凑印行的，虽最为流行，却是最不成体系的一部书。

综合以上诸本，半千所刻的共有一百三十一家，已溢出周亮工所云"百家"之数。我们还见到刘云份编的《唐宫闺诗》一种，可能也是用的龚氏底本。半千原有的计划是编辑《中晚唐诗纪》，以继于吴绾的《初盛唐诗纪》之后，完成《全唐诗》的编纂大业，但因力量不够，故不能不随地（扬州和南京）随时刻若干种，始终没有完成全书。且其版片似亦不曾集中在一起，故今所见的诸本，有多有少，各有不同。

他的中晚唐诸家诗，校勘是很精审的，收罗是很完备的，确曾经过他的一番整理工夫，所据大都善本。像刘禹锡诗就是从周亮工那里得到闽中藏本的"别集"，而始成"完书"的，像鲍溶集，就比汲古阁刻的本子多出五首（汲古本《六唐人集》里的鲍集只有一百七十七首，龚本鲍集有一百八十二首）。半千云："世有庆余集，编次纰缪。如《酬李廓侍御》、《别李侍御》二诗，固庆余之作也。《天长路别朱大》、《酬朱大》二诗，则李廓之作也。一并收入朱集，奚可哉！宋洪魏公《万首唐人绝句》中辨之详矣。年代久远，完稿似不可得。顷得友人抄本，削去李廓二首，又增出

---

① 别有"畅略"一家，疑是"畅当"之误，未列入。

十数篇，所谓此善于彼可也。”我们如果要进行整理唐诗的工作，半千这部书是必须参考的。

这部书的每家诗的中缝，分别刻作“中唐诗”、“晚唐诗”便于分类。中缝的下端，有刻“玉持堂”、“贞隐堂”或“野香堂”的，亦有不题堂名的。颇疑不刻“堂”名的，当系刻于明末的，刻“贞隐堂”等的，则为刻于清初的。半千是明代的遗民之一，操守甚贞固，故以“玉持”、“贞隐”、“野香”等，题其所居，是具有深意于其中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写

（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

ISBN 7-02-000410-5/I·411
定价 6.40 元